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淮南子

陈广忠 译注

【上】



中華書局

淮南子 上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陈广忠◎译注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淮南子/陈广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1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7-101-08313-2

Ⅰ.淮…　Ⅱ.陈…　Ⅲ.①杂家-中国-西汉时代
②淮南子-注释③淮南子-译文　Ⅳ.B2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2168号

书　　名　淮南子(全二册)
译 注 者　陈广忠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责任编辑　舒　琴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40½　字数75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313-2
定　　价　82.00元



前言

在2100年前的西汉前期，江淮之间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数千名“俊伟之士”，云集古都寿春，纵论天下兴亡，探讨学术方技，寻求治国良方，而他的倡导者，就是被南宋史学家高似孙在《子略》中称为“天下奇才”的淮南王刘安。

一　天下奇才

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为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为王42年，享年58岁。淮南王博学多才，思维敏捷，著述宏富，留下的主要著作就有二十多种，涉及哲学、文学、音乐、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成为一座智慧的宝库。《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说：

>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

这里记载，属于叔辈、41岁的淮南王于前139年，将《内篇》作为珍贵的礼品，献给即位刚两年、年仅18岁的侄辈皇帝汉武帝。当时还写下了评论《离骚》的专论《离骚传》，这是我国最早研究《离骚》的文章，莫

定了两千年来评价《离骚》的基调。淮南王作为西汉文学巨子，谙于辞赋。《汉志》中载有“淮南王赋八十三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淮南歌诗四篇”。淮南王及群臣的辞赋著作，占《汉志》“屈原赋”类著作的三分之一。淮南王特别爱好“鼓琴”，在《汉志》中就留下了《琴颂》的篇名。在梁代萧统编的《文选》中，收有题名刘安的《招隐士》。在《古文苑》中，载有刘安的《屏风赋》。淮南王在《易》学研究方面也极为突出。《汉志》所载《易》类 18 种学术著作，就有“《淮南道训》二篇”。淮南王聘请九个高明的《易》学专家，潜心研究天地阴阳变化之道，又称“九师说”。淮南王对《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进行了精深的研究，并有所创新。著有《庄子略要》和《庄子后解》，《文选》李善注中多处引用了两书的佚文。

淮南王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淮南王所著的《外书》、《中篇》数十万言，已全部失传。而《汉书·楚元王传》中记载：

上（即汉宣帝）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

这两部大约是养生术和炼丹术著作，所记载的是“神仙黄白之术”。“神仙”研究的是“保性命之真”的方技，包括导引、按摩、吐纳、服饵等。“黄白”即用化学方法从各种矿物质中提炼黄金白银。当年刘向曾按书中方法提炼黄金，没有成功。而在《淮南万毕术》中，也记载了大量的科技研究成果。淮南王对天文学也做过研究。《汉志》“天文类”中有《淮南杂子星》十五卷。除了上述记载以外，见于《隋书·经籍志》的，尚有《汉淮南王集》一卷、《淮南变化术》一卷、《淮南中经》四卷、《淮南八公相鹤经》二卷等。

淮南王的上书仅存一篇。建元三年（前 138 年），闽越伐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建元六年（前 135 年），闽越又举兵攻击南越，刘安给武帝上书，留下了《谏伐闽越文》，保存在《汉书·严助传》之中。

可以知道，淮南王著述之丰富，涉猎之广泛，影响之深远，都是罕见的，而被高似孙称为“天下奇才”，亦是恰如其分的。

二 绝代奇书

淮南王的著作流传至今的，主要是《淮南子》。全书二十一卷，二十余万言(今存仅131,324字)。刘安称之为《鸿烈》和《刘氏之书》。究其写作宗旨，《要略》中说：“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含有成一家之言的意思。当代学者胡适在《淮南鸿烈集解·序》中誉之为“绝代奇书”，就其思想体系和影响来说，自然是独树一帜，有其奇特之处。

祖、父辈的自杀惨剧，宫廷斗争的暗无天日，秦汉战争的生灵涂炭，“文景之治”的相对繁荣与隐藏的深刻的社会矛盾，凡此种种，促使这饱学的侯王，不断思索着天下长治久安之策，于是《淮南子》这部融黄老道家的自然天道观、儒家的仁政学说、法家的进步历史观、阴阳家的阴阳变化理论以及兵家的战略战术等各家思想精华为一体，而以道家思想为主旨的学术创新之作，便在他的主持之下，应运而生了。

其一，《淮南子》思想深邃，理论透辟，集道家之大成。

东汉高诱《淮南子注·叙》中指出：“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这样说：“《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又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说：“《淮南鸿烈》实可谓集道家学说之大成。”《淮南子》设有《原道》、《道应》、《俶真》、《精神》等篇，探讨“道”的精义、道家的宇宙生成论以及道家生命的学说，仅《道应》就引用《老子》52处；而全书引用的《庄子》，王叔岷认为有223处。《淮南子》的“道”论及“无为”论，全部来源于《老》、《庄》，而第一次对春秋以来流行三百五十余年的“无为”论，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

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

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默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然。……圣人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以无为，岂不悖哉！（《脩务训》）

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于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政事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鸠，泥之用辅，山之用蔂……此非吾所谓为之。《脩务训》）

何谓无为？智者不以位为事，勇者不以位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惠，可谓无为矣。（《诠言训》）

可以知道，《淮南子》的"无为"，不是无所作为，消极顺应自然，而是按照"自然之势"和人类自身及社会规律办事，不要人为地违背它，这样才能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完整统一。而那种"以淮灌山"、不尊重自然规律、得不偿失的荒唐行动，才叫"有为"。这就彻底划清了"无为"与"有为"的界限。可以说，这是《淮南子》对道家理论的创新，成为西汉治国、修身的利器之一。

其二，《淮南子》文笔瑰丽，雄浑多姿，成为"文宗秦汉"的典范作品。高似孙在《子略》中说："《淮南》之奇，出于《离骚》；《淮南》之放，得于《庄》、《列》；《淮南》之议论，错于不韦之流。"《淮南子》博采众长，继承了先秦文学和诸子的写作手法，开创了具有鲜明西汉特色的雄浑博大而又绚丽多彩的文风。道家思想的超逸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楚文化的瑰丽神奇和浓重的浪漫气息，成为韵、散结合的西汉政论散文的典范，对汉赋及其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淮南子》对艺术形式的运用，独具匠心而得心应手，长于铺陈而又妙语连珠，巧设譬喻和善用神话故事，一气呵成而又韵律和谐。《淮南子》的文采，冠绝一世，备受历代文人青睐。南朝梁代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次评论淮

南王及其作品:“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命相如视草”(《诏策》),“《淮南》泛采而文丽”,“《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诸子》),“淮南崇朝而赋《骚》”(《神思》),“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辨骚》)。刘勰对淮南王的才华和《淮南子》的“文丽”,极为推崇,并给予了准确的定位。

其三,《淮南子》中杰出的科技成就,泽惠古今,令人称“绝”。

《淮南子》虽不是自然科学著作,但其中牵涉到的如天文、物理、化学、农学、医药、水利、气象、物候、地理、生物进化、乐律、度量衡等诸方面的科技成果,成为其宇宙自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汉代的最高科技水平,有的流传两千余年,到今天仍然泽惠后人。

比如:二十四节气的完整、科学的总结,第一次见于《淮南子·天文训》:“两维之间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斗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淮南子》中用北斗斗柄的旋转来确定季节,构成了一个天象、四季、二十四节气、十二月、农事、物候、气象、干支、音律、方位等的完整体系,成为两千余年我国历代朝廷施政、农事、祭祀、渔猎、实施刑法、军事活动等各种大事的主要依据,也成为道家天道观中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内容。

《淮南万毕术》中对利用太阳聚焦取火,也有奇妙的创造:“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

其制作方法是:把坚冰打磨成圆形凸透镜的形状,对着太阳,能够使光线折射会聚为太阳的“影子”,把艾叶放在后面,就能使它燃烧。水火不相容。制成冰透镜后,却能得火而冰不致融化,这真是巧夺天工的创造。

可以知道,《淮南子》作为西汉黄老道家治国理论的结晶和汉代科技成就的最高代表,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确实是空前绝后的,胡适称为“绝代奇书”,是实事求是的。

三 研究与版本

《淮南子》问世之后，引起了汉代朝野的极大关注。见于记载的就有汉武帝、刘向、刘歆、扬雄、王充、许慎、马融、卢植、高诱、应劭等人。当然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应该对《淮南子》也不陌生。在《史记》三家注中，就引用《淮南子》七十多条，说明《史记》对《淮南子》采摘甚多。东汉学者许慎大约在42岁作《淮南间诂》，并把研究成果写入《说文解字》之中。150年后，汉末学者高诱，继承前贤研究成果，前后用了八年时间，完成了《淮南子注》。许慎、高诱，成了汉代研究《淮南子》的功臣。

到了宋代，许慎和高诱注本，皆成了残卷。北宋学者苏颂《校淮南子题序》中认定八篇为许注，十三篇为高注，但两家注文皆已相掺。现在保存最早的二十一卷北宋本，是由清代道光年间刘泖生所抄，1920年收入上海涵芬楼影印的《四部丛刊·子部》之中。《淮南子》的另一种主要版本是二十八卷本，收入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正统道藏·太清部》第863—867册。其中把《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时则》、《主术》、《氾论》分成上、下，形成独特的版本体系。

《淮南子》传入日本很早。在《日本国见在书目》中，收录唐代或唐代之前《淮南子》注本就有三部，许慎、高诱各有二十一卷本。日本发现的唐抄本《淮南鸿烈兵略残卷》，说明唐代之前许慎注本已传入日本。而在日本Naikaku Bunk保存的朝鲜活字本《淮南鸿烈解》二十八卷，大约成书于1670年前后。就是说，在清朝康熙九年，《淮南子》在朝鲜半岛已经刊印。

在中国数千年的学术史上，两千一百年间，《淮南子》研究成为一大奇观。首先是同朝代的许慎、高诱等，潜心研究《淮南子》。高诱曾在《淮南子注·叙》中发出这样的感慨："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一千五百年后，清代乾嘉及其后的学者王念孙、王引之、黄丕烈、顾广圻、庄逵吉、钱

塘、卢文弨、朱骏声、曾国藩、吴汝纶等，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对《淮南子》进行校勘的是学术巨擘王念孙。这位70高龄的学者，九校《淮南子》，订正九百余条，其精华留在《读书杂志·淮南内篇》二十二卷之中。另一位学者钱塘，为《天文训》作了《补注》。严谨的学者高诱，对于《天文训》，留下了"诱不敏也"的记载，给后人研读天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钱塘前后用了十年时间，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不朽之作《淮南天文训补注》，使极其复杂而宝贵的《天文训》的要义，可以为后代学者理解和运用。到了清季晚期及近、现、当代，大批的研究者踵武先贤，继续求索。梁启超、胡适、吴承仕、杨树达、马宗霍、于省吾、刘文典、何宁、张双棣等人皆有评论和著作问世。1931年出版的胡适《淮南王书》中，首先对《淮南子》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书》又集道家的大成"。香港学者刘典爵、中国台湾学者于大成、美国学者安乐哲、加拿大学者白光华、日本学者池田知久等，也都致力于《淮南子》研究，成就卓著。可以说，至少在唐代，《淮南子》就已经走向了世界。

四　本书整理方式

本书采用的底本是上海涵芬楼影印刘泖生影写北宋本。用作对校的有明《道藏》本、清《道藏辑要》本，用作参校的有明刘绩《补注》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庄逵吉本等，并参考古今中外数十种《淮南子》研究资料。精心校勘，力求保持宋本原貌，而又融会最新研究成果。

对影宋本注文的处理，采用北宋苏颂《校淮南子题序》、清劳格《读书杂识》、清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诂》、清陆心源《仪顾堂集》之观点，认为《缪称》、《齐俗》、《道应》、《诠言》、《兵略》、《人间》、《泰族》、《要略》八篇为许慎注，其余十三篇为高诱注。然二注已多有相掺。

对北宋钞本之误进行校定。其校勘结论，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北

宋本衍文用（ ）表示，如《天文训》："道（曰规）始于一。"脱文用［ ］表示，如《原道训》："夫精［神］气志者。"

本书考释与注文力求简明准确。译文以直译为主，基本采取句句对译的形式，使古今文义一目了然。

对本书正文的分章析句，基本上以韵段划分为主，并参照其他版本，斟酌而成。

本书采用标准的简化字。文中出现的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除通假、古今字基本保持原貌外，异体字大多以简化正字取代。由于校勘需要、繁简字对应有误、繁简字无法对应等原因，保留了少量的异体和繁体字。

陈广忠
于安徽大学草野居
2011 年 8 月 25 日

目　录

第一卷　原道训

【题解】

《淮南子》中的“道”，指的是自然规律和宇宙本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空间上包容一切，时间上无穷无尽。它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此治政要实行“无为而治”。作者对“无为”、“无不为”、“无治”、“无不治”等流行说法，重新进行了界定，并赋予了新的内涵，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论。同时，作者表达了道家的“真”、“静”人性观：“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而与此有关的生命问题，作者认为形、气、神为生命三大要素，互相依存，而“神为之使”。作者强调只有掌握“道”的规律，才能适应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的发展变化。全书以探索“道”之原开篇，并以其为核心贯穿全书，充分显示了汉初黄老道家代表作《淮南子》立论之宏伟、包容之广大及体例之缜密。

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诂》：序目有“因以题篇”语，乃高注本也。与旧辑许君残注本较之，说多异。

夫道者①，覆天载地，廓四方②，柝八极③；高不可际④，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⑤；原流泉滂⑥，冲而徐盈⑦；混混汩汩⑧，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⑨，横之而弥于四

海[10];施之无穷[11],而无所朝夕[12];舒之幎于六合[13],卷之不盈于一握[14]。约而能张[15],幽而能明[16];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17],纮宇宙而章三光[18]。甚淖而滒[19],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泰古二皇[20],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

【注释】

①道:指自然规律和宇宙本原。

②廓(kuò):张大。

③柝:通“拓”,扩大。八极:八方极远之处。

④际:到达。

⑤禀授:给予。无形:指万物没有形成之时。

⑥原:水源。滂:指水盛涌出。

⑦冲:通“盅”,空虚。

⑧混混:水流不绝的样子。汩汩(gǔ):水流声。

⑨植:树立。塞:充满。

⑩弥:通“縻”,牵系。

⑪施:使用。

⑫无所朝夕:指道永恒,没有时间、空间的变化。黄锡禧本作“无朝夕盛衰”。

⑬舒:舒散。幎(mì):覆盖。六合:高诱注: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秋与季春为合,孟夏为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故曰六合。言满天地间也。一曰四方上下为六合。

⑭一握:一把。极言其小。

⑮约：缠束。

⑯幽：幽暗。

⑰四维：四角、四隅。

⑱纮(xuàn)：维系。宇宙：高诱注：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按，指时间和空间。《文子·自然》作"往古来今曰宙"。章：通"彰"，显明。三光：指日、月、星。

⑲淖溺(nào gē)：柔和的样子。

⑳二皇：指伏羲、神农。

【译文】

道，覆盖上天运载大地，扩展到四方，延绵到八极；高度不能够到达，深度不能够测量。包容天地，施予万物；像泉水涓涓流淌，由空虚却能逐渐充实；似急流汹涌，由混浊却能逐渐澄清。把它直立起来可以充满天地，把它横放着可以系联四海；使用它无穷无尽，而永远没有盛衰；舒展起来可以覆盖六合，卷拢起来还不满一把。捆束起来却能够张大，幽暗之时却能大放光明；弱小的时候却能强大，柔软的时候却能刚强；横贯着天地而包含着阴阳，维系着宇宙而使日月星发光。极其柔和，非常细微；山岳依靠它而高耸，潭渊凭借它而变深；野兽依靠它而奔跑，鸟类凭借它而高飞；日月依靠它而光明，星辰凭借它而运行；麒麟依靠它而出游，凤凰凭借它而翱翔。远古伏羲、神农两位帝王，掌握了道的枢要，而处在天地的中央；精神和万物变化相结合，来安抚天下之民。

是故能天运地滞[①]，轮转而无废[②]；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风兴云蒸，事无不应[③]；雷声雨降[④]，并应无穷。鬼出电入[⑤]，龙兴鸾集；钧旋毂转[⑥]，周而复匝[⑦]。已雕已琢，还反于朴[⑧]。无为为之[⑨]，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⑩]，而得于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神托于秋毫之末[⑪]，而

大与宇宙之总[12]。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13]，节四时而调五行[14]；呴谕覆育[15]，万物群生；润于草木，浸于金石；禽兽硕大，豪毛润泽；羽翼奋也[16]，角觡生也[17]；兽胎不贕[18]，鸟卵不毈[19]。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20]，妇人不孀[21]；虹霓不出，贼星不行[22]，含德之所致[23]。

【注释】

①天运地滞：记述的是盖天说，即“天圆地方”。运，运行。滞，停止。

②废：休止。

③应：相应。

④声：指雷鸣。

⑤鬼出：指没有踪迹。电入：指速度迅疾。电，指电神。

⑥钧：古代制造陶器所用的转轮。毂(gǔ)：车毂，车轮的中心部位。

⑦匝(zā)：周还。

⑧朴：指原始自然质朴的存在，即指道。《老子》二十八章：“朴散则为器。”

⑨无为：指顺应自然规律。

⑩恬愉：安静，安适。矜(jīn)：自大。

⑪神：精神。秋毫之末：喻极微细的事物。

⑫宇宙之总：天地的总和。

⑬优：和柔。和：和调。

⑭四时：四季。五行：金、木、水、火、土。

⑮呴谕：通“煦妪”，温恤。育：生长。

⑯奋：健壮。

⑰角觡(gé)：“角”指鹿角，“觡”指麋角。

⑱䄍(dú):兽未出生而死。

⑲毈(duàn):鸟卵孵不出。北宋本原作"瑕",形误。当正。

⑳孤:无父曰孤。

㉑孀:指寡妇。

㉒贼星:妖星。

㉓含:含怀。

【译文】

因此能使上天运行而大地不动,像车轮绕轴运行永不休止;像水流向下不会停息,和万物共相终始。如同风起便会云升,事物中没有不是互相应和的;像雷声轰鸣大雨便要降落,同时应对不会停止;像鬼魂出现没有踪迹、像闪电那样迅疾,似神龙兴起、鸾鸟聚集;像钧轮旋转车毂运行,周而复始。虽经雕琢刻画,仍然保持质朴本色。二王不加做作而做出的事情,都符合道的规律;不加修饰而发表的言论,都和德相通;安适而不自傲,上下得到和谐;万事万物虽有不同,而都符合人的天性。精神虽然有时处在细微之处,而扩大时却超过宇宙的总合。其美德覆盖着天地而协调着阴阳,节制四时而调和五行;温恤化育,万物一起生长;滋润了草木,浸透到金石之中;飞禽走兽健壮肥大,羽毛光泽润滑;鸟类翅膀强硬,鹿麋之类得到生养;野兽怀孕无死胎,鸟儿孵卵无不出;父亲没有丧子的忧愁,兄长也没有失弟的悲哀;孩童不会成为孤儿,妇人不会做寡妇;虹霓不会出现,妖星不会运行,这是二王含怀的德泽造成的。

夫太上之道[①],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②]。跂行喙息[③],蠉飞蠕动[④],待而后生,莫之知德;待之后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誉,用而败者不能非;收聚畜积而不加富,布施禀授而不益贫;旋县而不可究[⑤],纤微而不可勤[⑥];累之而

不高，隳之而不下；益之而不众，损之而不寡；斫之而不薄[7]，杀之而不残；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浅。忽兮怳兮，不可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应无形兮[8]；遂兮洞兮[9]，不虚动兮；与刚柔卷舒兮[10]，与阴阳俯仰兮[11]。

【注释】

①太上：指最高的。

②化像：自然造化而生成的物像。

③跂(qí)行：用足行走。喙(huì)息：用嘴呼吸。

④蠉(xuān)飞：指虫类飞行。蠕(rú)动：爬行的虫类。

⑤旋县：双声叠韵连绵词，形容微小的样子。

⑥勤：穷尽。

⑦斫(zhuó)：砍削。

⑧"忽兮"六句：化自《老子》二十一章。《文子·道原》略同。忽怳(kuǎng)，似有似无的样子。象，形象。屈，枯竭。幽冥，渺茫的样子。

⑨遂、洞：深远的样子。遂，通"邃"。

⑩卷舒：屈伸。

⑪俯仰：升降。

【译文】

最高的道，产生万物却不据为己有，化生成万物的形象却不去主宰。那些用脚行走用嘴呼吸的动物，飞行和爬行的昆虫类，依靠它然后才能产生，但是没有什么动物感戴它的恩德；依赖它而后死去，也没有哪一物类怨恨它。得到利益的人不能够赞誉它，采用它而失败的人也不去非难它；收敛积聚而不增加财富，施舍赈救也不会增加贫困；极其渺小而无法深究，特别细微而又没有穷尽；累叠它而不会增高，堕毁它也不会倒下；使它增加却不见变多，使它削弱而又不会减少；砍削它不会变薄，杀戮它不会伤残；挖凿它而不会变深，填塞它而不会变浅。若

有若无啊，不能够描绘形象啊；似存似亡啊，使用不会枯竭啊；渺渺茫茫啊，相应没有形体啊；幽深难测啊，不会虚妄行动啊；和刚柔一起屈伸啊，与阴阳一起升降啊。

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①，乘云车②，入云霓③；游微雾④，骛怳忽⑤；历远弥高以极往，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景；扶摇抮抱羊角而上⑥，经纪山川⑦，蹈腾昆仑⑧；排阊阖⑨，沦天门⑩。末世之御，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利锻⑪，不能与之争先。

【注释】

①冯夷、大丙："夷"又作"迟"。"丙"又作"白"。二人为传说中的仙人。一说为河神。

②乘云车：《太平御览》卷十四《天部》十四引此作"乘雷车，驾云虹"。

③入云霓：《文选·〈七发〉》李善注引《淮南子》作"六云霓"。

④微雾：天之微气。

⑤骛(wù)：奔驰。怳(kuǎng)忽：无形之象。

⑥扶摇：盘旋而起的暴风。抮(zhěn)抱：旋转曲折。《广雅·释训》："軫艳(zhěn sè)，转戾也。"抮抱，当作"抮艳 (sè) "。羊角：曲折上行的旋风。

⑦经：行。纪：通。

⑧蹈：踏。腾：上。昆仑：高诱注：山名也。在西北，其高万九千里，河之所出。

⑨排：推开。阊阖(chāng hé)：升天之门。许慎《说文》：阊，天门也。楚人名门曰阊阖。

⑩沦：进入。天门：指上帝所居紫微宫门。

⑪策：马鞭。锻(zhuì)：指马鞭末端的刺针。北宋本原作"锻"。刘绩《补注》本作"锻"。据正。

【译文】

从前冯夷、大丙的御术，乘坐雷公之车，用六条云霓为马；行走在微气之中，奔驰在浩渺的太空；历经高远而驰往无极，踏过霜雪而没有痕迹，日光照射而没有影子；随着旋转的扶摇、羊角大风向上飞行，穿过高山大川，踏上昆仑之巅；推开登天之门，进入到天帝的宫廷。末世的驾驭者，即使有轻便车子和上等好马，坚固的鞭子和锋利的刺针，也不能和他们争个先后。

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①]，澹然无虑[②]；以天为盖，以地为舆[③]；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④]；纵志舒节，以驰大区[⑤]；可以步而步[⑥]，可以骤而骤[⑦]；令雨师洒道[⑧]，使风伯扫尘[⑨]；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雿之野[⑩]，下出于无垠之门[⑪]；刘览偏照[⑫]，复守以全；经营四隅[⑬]，还反于枢[⑭]。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备也。是故疾而不摇[⑮]，远而不劳；四支不动，聪明不损，而知八纮九野之形埒者[⑯]，何也？执道要之柄[⑰]，而游于无穷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⑱]，因其自然而推之[⑲]；万物之变，不可究也，秉其要归之趣[⑳]。夫镜水之与形接也，不设智故[㉑]，而方圆曲直弗能逃也。是故响不肆应[㉒]，而景不一设[㉓]；叫呼仿佛[㉔]，默然自得[㉕]。

【注释】

①大丈夫：高诱注：喻体道者也。按，指得道者。

②澹然：心志满足的样子。澹，通“憺”，安。

③舆：车厢。

④造化者：指天地。道家也用以指道。俱：在一起。

⑤大区：大虚，指天。

⑥步：安步徐行。

⑦骤：奔驰。

⑧雨师：司雨之神。即二十八宿之毕宿。

⑨风伯：风神。也指东方苍龙之箕星。

⑩霄霏(zhào)：虚无幽深的样子。高诱注指“高峻貌也”。

⑪无垠：没有形状。按，《文选·张平子〈西京赋〉》注引许慎本作：“出于无垠鄂之门。”许注：“垠锷，端崖也。”疑脱“鄂”字。

⑫刘览：浏览观看。刘，通“浏”。偏：通“遍”，周遍。

⑬经营：周旋。隅：方，旁。

⑭枢：本。

⑮疾：急速。摇：动摇。

⑯八纮(hóng)：八极。九野：中央及八方。形埒(liè)：构形，界域。

⑰道要：《文子·道原》作“执道之要”。

⑱为：治理。指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

⑲推：探求。

⑳秉其要归之趣：《文子·道原》作“秉其要而归之”。秉，执掌。

㉑智故：巧饰，伪诈。

㉒响：回声。肆：陈设。

㉓景：通“影”。

㉔叫呼：指回声。仿佛：指影子。

㉕默然：《广韵》鉴韵：“黝，叫呼仿佛，黝然自得。”知“默”字误。黝

(yǎn)然，遗忘的样子。

【译文】

所以体道的大丈夫安静地好像不在思索，淡泊地好像没有思虑；把上天作为车盖，大地作为车子；用四季作为御马，让阴阳来驾驭；乘着白云升上九霄，和天地一起生存；放开思绪舒缓车速，而奔向太虚；能够缓步徐行，可以急速飞奔；命令雨师在前洒道，指派风神在后面扫尘；把电作为鞭子，用雷作为车轮；向上漫游在幽远之处，向下穿过没有边际的大门；虽广泛浏览观照，又恪守全部纯真；虽周游四方极远之处，还能返回到中央。因此用天作为车盖，那么没有什么不能覆盖的；用地作为车子，那么没有什么不能装载的；用四季作为御马，那么没有什么不听使唤的；用阴阳作为御者，那么万物没有什么不能齐备的。因此虽疾行却不会动摇，远行而不觉劳困；四肢不劳作，聪明不减损，而能知道八纮九野的构形和界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掌握了道的要领，进而可以畅游到无穷无尽的境地。所以天下的事情不能够违背规律去行事，应按照它的自然特点去探求；万物的变化，不能够探究明白，执掌要道变化而万物都可以归向它。像镜子和水可以照见形容，不需要任何巧饰，而方圆曲直都不能够逃过。所以回声不是要求特意响应，而影子不是物体特地设置的；但是回声和影子，都能够自然得以产生。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①；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②；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③。好憎成形④，而知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⑤。故达于道者，不以人易天。外与物化⑥，而内不失其情。至无而供其求，时骋而要其宿⑦；大小脩短，各有其具⑧。万物之至，腾踊肴乱⑨，而不失其数⑩。是以处上而民弗重，居前而众弗害，天下归之，奸邪畏之。以其无争于万物也，故莫敢与之争⑪。

【注释】

①害:《文子·道原》、《礼记·乐记》作“欲”。《史记·乐书》作“颂”。徐广曰:“颂音容。”容,活动。

②知:通“智”,智慧。

③好憎:指情欲。

④形:显现。

⑤灭:衰灭。按,以上“人生”至“天理灭矣”,化自《礼记·乐书》,《史记·乐书》略同。

⑥物化:与物变化。

⑦“至无”二句:见于《庄子·天地》。至无,道体至虚。骋,奔跑。要,通“邀”,邀约。宿,归宿。

⑧具:具备。

⑨腾踊:翻腾,跳跃。肴乱:杂乱。肴,通“殽(xiáo)”,相杂错。

⑩数:法度,规律。

⑪“是以”六句:见于《老子》六十六章。

【译文】

人生下来就是安静的,这是人的天性;受了外物感化而后有活动,它是天性的外部表现;外物到来而精神上有了反应,这是智慧的活动;智慧与外物互相接触,而好憎之情便产生了。好憎形成显露出来,而智慧被外物所诱惑,不能返回到人的本性上去,那么天性便要衰灭了。因此通达大道的人,不因为人欲来改变天性。表面和外物一起变化,但内心却不会改变他的本性。道体至虚却能供给万物任何需求,时时变化却能使万物有所归宿;不论是大小长短,各样的东西都是齐备的。世上万事万物涌来时,尽管是腾踊纷乱的,但是却不会失去法度。因此得道者居处上位却不使百姓感到沉重,处在前面而众人不感到有危害,天下的人都归向他,奸邪的人害怕他。因为他不同万物相争,所以就没有人和他相争。

夫临江而钓，旷日而不能盈罗[①]。虽有钩箴芒距、微纶芳饵[②]，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数[③]，犹不能与网罟争得也[④]。射者扜乌号之弓[⑤]，弯綦卫之箭[⑥]，重之羿、逢蒙子之巧[⑦]，以要飞鸟[⑧]，犹不能与罗者竞多[⑨]。何则？以所持之小也。张天下以为之笼，因江海以为罟[⑩]，又何亡鱼失鸟之有乎？故矢不若缴[⑪]，缴不若无形之像。

【注释】

①旷日：很长的一天。罗：箩筐。

②芒距：尖利的钩爪。纶：钓丝。

③詹何：战国楚隐者，善钓。娟嬛(xuān)：战国楚哲学家，传为老子弟子。《汉书·艺文志》"道家"有《蜎子》十三篇。数：技艺。

④罟(gǔ)：网类。下文指渔网。

⑤扜：当作"扜"，通"玗（wū）"，拉开。乌号之弓：用柘桑所制强弓名。

⑥弯：引，拉。綦(qí)卫：箭竹名。

⑦重(chóng)：加上。羿(yì)：古代善射者。《淮南子》中指尧时羿。逢(páng)蒙子：羿的弟子。射箭能百发百中。

⑧要：通"徼"，捕取。

⑨竞：争逐，比赛。

⑩因：用。

⑪矢：北宋本原作"夫"。刘绩《补注》本作"矢"。据正。缴(zhuó)：拴在箭上的丝绳。《初学记》卷二十二引："故矢不若缴，缴不若网，网不若无形之象。"可与此相参。

【译文】

到长江去钓鱼，一整天也不能装满一箩筐。即使有利钩锐爪、细丝

香饵，又加上詹何、娟嬛的绝技，还是不能够和渔网争个高下。射鸟的人张开乌号之弓，扣上綦卫这样的利箭，又加上羿、逢蒙子的巧技，来射取飞鸟，还是不能同鸟网比赛优劣。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持掌的工具太小的缘故。如果张开天下把它作为捕鸟的笼子，用长江、大海作为渔网，又怎么会有逃鱼失鸟的现象呢？所以箭头不如带绳的利箭，带绳的利箭不如没有形体的天网。

夫释大道而任小数，无以异于使蟹蒱鼠[1]，蟾蠩捕蚤[2]，不足以禁奸塞邪，乱乃逾滋。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3]，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4]。禹知天下之叛也[5]，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6]。合诸侯于涂山[7]，执玉帛者万国。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8]，则纯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远之所能怀[9]！是故革坚则兵利，城成则冲生[10]，若以汤沃沸[11]，乱乃逾甚。是故鞭噬狗[12]，策蹄马[13]，而欲教之，虽伊尹、造父弗能化[14]。欲宍之心亡于中[15]，则饥虎可尾，何况狗马之类乎！故体道者逸而不穷[16]，任数者劳而无功[17]。

【注释】

①蒱（fǔ）：《道藏》本作“捕”。《集韵》麌韵：蒱，蟹也。按，蒱，疑通“捕”。

②蟾蠩（chán chú）：蛤蟆。

③鲧（gǔn）：禹之父。三仞：王念孙《读书杂志》认为当作“九仞”。仞，八尺曰仞。

④狡心：狡猾之心。

⑤禹：夏朝开国之君。

⑥四夷：指海外之地。职：贡赋。

⑦涂山：在今安徽怀远。

⑧机械：指巧诈。

⑨怀：招徕。

⑩冲：古代用来攻城冲锋用的战车。

⑪汤：热水。沃：浇灌。

⑫噬(shì)：咬。

⑬蹄：踢。

⑭伊尹：商汤时贤相。造父：周穆王之臣，善驾驭。

⑮宍：《道藏》本作"寅"，刘绩《补注》本作"害"。《干禄字书》：宍肉，上俗下正。按，知"宍"字是。残杀义。

⑯体：效法。逸：安适。穷：困穷。

⑰任数：指玩弄权术。

【译文】

抛弃大道而依靠小技，如同用螃蟹捕老鼠，让蛤蟆捕跳蚤，不能够用来禁止奸人、堵塞邪道，混乱反而更加滋长。从前夏鲧建造了九仞高的城墙，然而诸侯国背叛了他，海外的人也离心离德。禹知道天下的人将要叛离，于是便毁掉城墙、填平护城河，把财物分给民众，销毁兵甲武器，对人民广施恩德，使海外的异族又来归服，四方诸侯纷纷献上贡赋。禹在涂山会合天下诸侯，带来美玉丝帛的国家成千上万。因此奸伪之心藏在胸中，那么纯白的东西也被认为不纯粹，精神专一的道德也被认为不全备，对于自身的情况都不懂得，又怎么能招徕远方的人呢？因此盔甲坚固就产生尖利的兵器，城墙高筑就有冲车产生，如果用热水来浇息滚水，混乱只会更加严重。因此用鞭子抽打咬人的狗，用马鞭制服踢人的马，虽然想来训练它，即使有贤相伊尹、善御者造父，也不会把它们驯服。想要残害他人的念头不存在，那么就是饥饿的老虎也可以尾随其后，何况是狗马之类呢？因此效法大道的人安逸却不会穷困，玩弄权

术的人辛劳而不会成功。

夫峭法刻诛者[①]，非霸王之业也；箠策繁用者[②]，非致远之术也。离朱之明[③]，察箴末于百步之外，不能见渊中之鱼；师旷之聪[④]，合八风之调[⑤]，而不能听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脩道理之数[⑥]，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⑦]。是故禹之决渎也[⑧]，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谷也[⑨]，因苗以为教。

【注释】

①峭法：严峻的刑法。刻：苛刻。

②箠：马鞭。繁：多。

③离朱：黄帝之臣，视力敏锐。

④师旷：春秋时晋平公著名乐师，善辨音。

⑤合：郑良树《淮南子斠理》云："合"疑当作"分"。言师旷之聪，足以分辨八风之调也。八风：八方之风。

⑥脩：修行，修治。

⑦六合：四方上下为六合。均：平。

⑧渎(dú)：大河。

⑨神农：古帝名，又称炎帝。教民播种五谷，号为神农。

【译文】

实行严刑苛法，不是成就霸王大业之路；经常使用鞭子棍子，不是御马到达远方的办法。离朱的眼睛特别敏锐，可以在百步之外看到针尖，但是不能见到深渊中的游鱼；师旷的耳朵特别灵敏，可以分辨八方之风的乐调，但是却不能听到十里之外的声音。因此任凭一个人的才能，不能够用来治理三亩大小的田宅；修行大道的规律，根据天地的自

然特性，就是整个天下也能够治理太平。因此禹疏通大河，以水流的规律为师法；神农种植五谷，根据禾苗的生长规律作为后世常教。

夫萍树根于水[①]，木树根于土；鸟排虚而飞[②]，兽蹠实而走[③]；蛟龙水居[④]，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两木相摩而然[⑤]，金火相守而流[⑥]；员者常转，窾者主浮[⑦]，自然之势也。是故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羽者妪伏[⑧]，毛者孕育；草木荣华，鸟兽卵胎；莫见其为者，而功既成矣[⑨]。秋风下霜，到生挫伤[⑩]；鹰雕搏鸷[⑪]，昆虫蛰藏[⑫]；草木注根[⑬]，鱼鳖凑渊[⑭]；莫见其为者，灭而无形。木处榛巢[⑮]，水居窟穴；禽兽有艽[⑯]，人民有室；陆处宜牛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秽裘[⑰]，干、越生葛絺[⑱]；各生所急，以备燥湿；各因所处，以御寒暑；并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观之，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⑲]？

【注释】

①萍：浮萍。树：植。

②排虚：排击空气，而获得浮升之力。

③蹠(zhí)：此指用脚践踏。实：土地。

④蛟龙：古代传说中的龙属。

⑤然：同“燃”，燃烧。

⑥守：守候。即起化学作用。

⑦窾(kuǎn)：空。

⑧妪(yù)伏：指孵卵。

⑨既：已经。

⑩到(dǎo)生：草木倒地而生。到，古“倒”字。挫伤：指凋落。

⑪搏：北宋本原作“抟”。《道藏》本作“搏”。据正。鸷(zhì)：击杀

鸟类。

⑫蛰(zhé):伏,此指冬眠。

⑬注:集中。

⑭凑:聚集。

⑮榛(zhēn):丛生。

⑯艽(qiú):兽穴里的垫草。北宋本原作“芄(wán)”。刘绩《补注》本作“艽”。据正。

⑰匈奴:汉代指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秽(huì)裘:粗陋的皮衣。

⑱干:通“邗(hán)”,高诱注:吴也。《说文》:“邗,国也。今属临淮。一曰邗本属吴。”古邗国在今扬州市东,为吴所灭。越:周代诸侯国,在今浙江东部。葛:草本植物。茎皮可织布。絺(chī):用葛纤维织成的细布。

⑲事:职掌,从事。

【译文】

浮萍扎根在水中,树木在土里生长;鸟类排空而飞,兽类着地而跑;蛟龙居住在水中,虎豹生活在山上,这是天地生成的特性。两块木头相互摩擦而燃烧起火,金属在火中便可以熔化;圆的转轮之类可以转动,中空的木船之类可以上浮,这是天然的属性。因此春风到来甘雨就要降落,化育生成万物;长羽的孵卵,有毛的孕育;草木茂盛开花,鸟兽孵雏怀胎;没有人见到它(指道)的所为,而使万物大功告成了。秋风到来寒霜下降,植木凋落倒地;鹰雕之类搏杀小鸟,昆虫越冬伏藏;草木的生命集中到根部,鱼鳖之类聚集在渊潭,没有人见到它的所为,万物消失而不见形迹了。住在树木上的会筑巢,生活在水中的有洞穴;飞禽走兽巢穴有垫草,人类会建造房室;陆地居处的适宜用马牛,舟船行走适宜多水地区;匈奴出产粗陋皮裘,吴、越生产凉爽的葛布;各个环境产生所急需的东西,用来防备气候干燥和潮湿;各人按照所处的不同地域,用不同的方式来抵御寒暑;各自都得到它们适宜的环境,万物都有它们的

用场。从这里可以看出，万物本身是按照自然规律行事的，圣人又为什么要改变呢？

九疑之南[1]，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2]，以像鳞虫；短绻不绔[3]，以便涉游；短袂攘卷[4]，以便刺舟，因之也。雁门之北狄不谷食[5]，贱长贵壮，俗尚气力；人不弛弓[6]，马不解勒[7]，便之也。故禹之裸国[8]，解衣而入，衣带而出，因之也。今夫徙树者，失其阴阳之性[9]，则莫不枯槁。故橘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10]；鸲鹆不过济[11]，貈度汶而死[12]。形性不可易，势居不可移也[13]。

【注释】

①九疑：因其山九峰相似，故曰九嶷（yí）山。在今湖南宁远南，传说舜所葬之地。

②被发：剪断头发。文身：在身上刺上鱼龙形花纹。

③短绻：短衣。绻，通“裈（kūn）”，今称满裆裤。绔（kù）：类似今套裤。

④袂（mèi）：袖子。攘（rǎng）：挽起。

⑤雁门：山名。在今山西代县西北。古以两山对峙，雁度其间而得名。北狄：高诱注指鲜卑。古代生活在中国北方。

⑥弛：解除。

⑦勒：带嚼子的笼头。

⑧裸国：古代南方国名。其民皆不穿衣，故名。

⑨失：指改变。

⑩枳（zhǐ）：落叶灌木，果实黄绿色，可入药。

⑪鸲鹆（qú yù），鸟名。即八哥。喜生活于南方。鹆，北宋本原作

"鸲"。"鸲"字形误。当正。济(jǐ):济水。古四渎之一。源于河南济源西王屋山,东汇流大野泽,入东海。今已堙。

⑫貈(hé):狗獾。分布于我国北方、朝鲜、日本、俄罗斯,毛皮珍贵。汶(wèn):水名。在山东境内。

⑬势居:指环境、地位。

【译文】

在九疑山的南面,陆地上活动的事少,而水中活动的事多,这里的百姓剪发文身,来模仿水中的动物;穿短衣不加套裤,以方便渡河游水;短袖子挽起来,以方便撑船,这是按照水乡特点而采取的措施。居住在雁门山的北狄不吃五谷,轻视年长的、重视青壮年,当地习俗崇尚勇力;人人不解下弓箭,马匹不解下马笼头,这是为了适应草原环境的需要。因此禹到南方裸国,脱掉衣服进去,系上佩带出来,这是适应当地习俗的需要。现在移植树木的人,改变了树木适应冷暖的特性,那么没有不枯死的。因此橘树移往长江以北种植,那么就会改变性态而成为枳树;鸲鹆不能渡过济水,狗獾越过汶水就要死去。它们的生理特性是不能改变的,居处的地理环境也是不能转移的。

是故达于道者,反于清静;究于物者[①],终于无为。以恬养性[②],以漠处神[③],则入于天门[④]。所谓天者,纯粹朴素,质直皓白,未始有与杂糅者也。所谓人者,偶瞪智故[⑤],曲巧伪诈,所以俯仰于世人而与俗交者。故牛歧蹄而戴角,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络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与道游者也;随人者,与俗交者也[⑥]。夫井鱼不可与语大,拘于隘也;夏虫不可与语寒,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与语至道,拘于俗、束于教也[⑦]。故圣人不以人滑天[⑧],不以欲乱情;不谋而当,不言而信,不虑而得,不为而成;精通于灵府[⑨],与造化者为人[⑩]。

【注释】

①究:探究。

②恬:安静。

③漠:淡泊。

④天门:指天然的境界。

⑤偶睋:疑通“隅差”,喻不合,相抵触。隅,不正。差,不齐。智故:巧诈。

⑥“故牛”十句:化自《庄子·秋水》。歧,分岔。络,罩住。循,依循。

⑦“夫井鱼”数句:化自《庄子·秋水》。夏虫,指蝉蜩之类。笃,限制。

⑧滑:通“汩(gǔ)”,乱。天:指自身。

⑨灵府:即精神之宅。指心。

⑩人:王念孙《读书杂志》云:人者,偶也。言与造化者为偶也。按,偶,依存。

【译文】

所以通达大道的人,可以返回到人的清静之性中去;探究事物至理的人,最终达到顺应自然的要求。用恬静来培养人的性情,用淡泊来使精神安适,那么就可以达到天然的境界。所说的天然,是指纯粹朴素,质地纯正洁白,不曾与其他的东西混杂在一起。所说的人为,是指反复无常玩弄智巧,逢迎投机虚伪欺诈,以用来和世人同沉浮而与世俗相交接。所以说牛蹄岔开而头上长角,马儿披散鬃毛而长单只蹄子,这就是天然。套上马笼头,穿上牛鼻子,这就是人为。遵循天然的人,和道一起往来;追逐人为的人,就是和世俗一起交接。不能够和井里的小鱼谈论大海,由于局限在狭隘范围的缘故;不能够和夏季的蝉蜩之类谈论寒冬,是因为受到季节的限制;不能够和见识短浅的人谈论大道,是因为他们被流俗和教养所束缚。因此圣人不因为人事扰乱自身,不因为欲

望而惑乱清静之性；圣人不经谋划而行事妥；圣；圣人不经谋划而行事经过思虑而达到要求，不必动手而干成事业求，求，不必动手而干成事而和天地互相依存。

夫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是故好事者未尝不中①，争利者未尝不穷也。昔共工之力②，触不周之山③，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④，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维嗣绝祀。越王翳逃山穴⑤，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由此观之，得在时，不在争；治在道，不在圣；土处下，不争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争先，故疾而不迟⑥。

【注释】

①好(hào)事：指好为情欲之事。中(zhòng)：伤害。

②共(gōng)工：传说中的水神。

③触不周之山：指与南方火神祝融大战，不胜，而头触不周山。不周之山，在西北，传说中天柱之一。

④高辛：即帝喾，黄帝之曾孙，五帝之一。

⑤翳：越太子名。有贤德。《庄子·让王》作“王子搜”。

⑥疾：快。迟：凝滞。

【译文】

善于游泳的人往往被淹死，善于骑马的人常常被摔死；各人凭着自己的长处，却反而成为自己的祸害。因此好事的人没有不受到中伤的，争夺权力的人没有不受到困窘的。从前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争夺霸主，因奋力而头触不周之山，使西北天柱折断大地向东南倾斜；和高辛氏争夺天下帝位，失败后便潜入到深渊之中，他的宗族被消灭，子孙断绝失去祭祀。越王太子翳逃到山穴之中，越人用火熏使他出洞，于是便

不得已出来为王。从这里可以看出，得天下，在于天时，而不在争夺；治理天下，在于得道，不在于智巧；土地位置低下，不与谁争高，所以能够平安而不危险；水是往下流的，不和谁争先，因此速度又快而又不会停息。

昔舜耕于历山①，期年而田者争垸埆②，以封壤肥饶相让③；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④，以曲隈深潭相予⑤。当此之时，口不设言⑥，手不指麾⑦，执玄德于心⑧，而化驰若神⑨。使舜无其志，虽口辩而户说之⑩，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⑪！夫能理三苗⑫，朝羽民⑬，从裸国⑭，纳肃慎⑮，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罚，何足以致之也？

【注释】

①舜：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受尧禅让。历山：一说在今山东济南历城南。

②期年：一周年。垸埆(qiāo què)：土地贫瘠之处。

③封壤：指田界。《太平御览》卷八十一《皇王部》六引此作"封畔"。

④湍濑(tuān lài)：石滩上的急流。

⑤曲隈(wēi)：崖岸弯曲处。

⑥设：陈说。

⑦指麾(huī)：指挥。

⑧玄德：天然的德性。按，出自《老子》五十一章。

⑨驰：行。神：指神化。

⑩口辩：能言善辩。户说：向家家户户陈说。

⑪莽乎：无边无际的样子。

⑫理：治理。三苗：古代生活在长江中游洞庭湖一带的少数民族。后被尧流放。

⑬羽民：南方羽国之民。

⑭从：化。《说文》：从，随行也。《四库全书》本作“徙”，误。裸国：南方国名。

⑮肃慎：生活在东北、华北的古老民族。《山海经·大荒北经》郭璞注：今肃慎国去辽东三千余里，穴居无衣，衣猪皮，冬以膏涂体，厚数分，用却风寒。

【译文】

从前舜在历山耕田，一年后种田的人争着去要贫瘠的山地，而把肥沃的田地让给别人；舜在黄河边钓鱼，一年后打渔的人争着去水流湍急的地方，把弯曲涯岸深潭多鱼的地方让给乡邻。在这个时候，舜没有去游说，也没有指挥过别人，而是怀着天然的德性，因此感化他人就像神灵驱使一样。假使舜没有远大志向，即使能言善辩挨家挨户劝说，也不能感化一个人。所以不能用言辞表达出来的道，真是广大无边啊！舜能治理好三苗，使羽民国来朝拜，让裸国来归顺，收服北方肃慎之国，没有发号施令而能够改变风气和习俗，这恐怕是内心具有美好的德行才能做到的吧！依靠法度刑罚，怎么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①]；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②]，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③]。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不为者[④]，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⑤]。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独知守其门[⑥]。故穷无穷，极无极，照物而不眩[⑦]，响应而不乏，此之谓天解[⑧]。

【注释】

①偃:停息。

②漠然:寂静无声的样子。

③澹然:淡泊的样子。

④所谓:《道藏》本“所谓”下无“无”字。刘绩《补注》本增补“无”字。

⑤然:适宜。

⑥门:指要害。

⑦眩:迷惑。

⑧天解:马宗霍《淮南旧注参正》云:“天”者言其自然也,“解”犹“化”也。“天解”犹言自然之化。

【译文】

因此圣人要在内部修治根本,而不在外部粉饰末节;保养他的内心精神,熄灭他的智巧;寂静无声地依循规律就没有什么办不成;淡泊地好像不加治理而没有什么不能治理的。所说的无为,就是不在事物没有到来之前行事;所说的无不为,就是顺应万物的规律行事。所说的无治,就是不改变自然的属性;所说的无不治,就是适应万物的变化规律。万物都有所产生的地方,而只知守持它的根本大道;各种事情都有产生的场所,而只知持守它的要害。因此圣人能探究无穷尽的事物,到达无边无际的境地,明察万物却不受迷惑,响应万物而不会贫乏,这就叫做天解。

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强[①],心虚而应当[②]。所谓志弱者,柔毳安静[③],藏于不敢,行于不能;恬然无虑,动不失时;与万物回周旋转,不为先唱[④],感而应之[⑤]。是故贵者必以贱为号,而高者必以下为基[⑥]。托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刚[⑦],用弱而强;转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所谓其

事强者，遭变应卒[8]，排患扞难[9]；力无不胜，敌无不凌[10]；应化揆时[11]，莫能害之。是故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12]。强胜不若己者，至于若己者而同；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13]。故兵强则灭，木强则折，革固则裂，齿坚于舌而先之弊[14]。

【注释】

①弱：柔弱。强：坚强，强大。

②当：适合。

③柔毳(cuì)：柔弱。毳，兽类动物细毛。

④唱：倡导。

⑤感：感触。应：应和。

⑥"是故"二句：化自《老子》三十九章之文。基，开始。

⑦而：能。

⑧卒：通"猝"，突然。

⑨扞(hàn)：抵御。

⑩凌：逾越，战胜。

⑪揆(kuí)：考察。

⑫乡(xiàng)：通"向"，方向，趋向。

⑬"强胜"四句：化自《列子·黄帝篇》。同，等同。

⑭"故兵"四句：并见《老子》七十六章、《列子·黄帝篇》、《文子·道原》。弊，破败。

【译文】

所以得道的人，意念柔弱但行事坚强，虚怀若谷而应对自如。所说的志弱，是说把柔弱安静，隐藏在不敢作为之中，行动上像不能成事一

样;静默得像没有思虑,而行动不会失掉时机;和万物一起随着自然变化,不去首先倡导,感触之后却能随时应和。因此尊贵的王公侯伯必定用低贱的孤、寡、不穀来称呼,而高大的建筑必定从底部打下基础。寄托在小处用以包罗广大,处于中部可以控制四方;行动柔弱而实则刚强,用事弱小而可以强大;随着万物的变化而转移,掌握了一的道理,可以用少数来制服多数。所说的其事强,就是遭遇变故、应对突变,能排除祸患、抵御困难;没有什么力量不能战胜的,没有什么敌人不能打败的;应对变化考察时势,没有什么人能危害他。因此想达到刚强的目的,必须用柔弱来守护它;想要达到强大的目的,必须以弱小来保护它。柔弱积累多了就能刚强,弱小积累多了就能强大;考察他的积累多少,进而可以知道祸福发生的方向。刚强的人可以胜过不如自己的,至于和自己相当的,则力量相等不能取胜;柔弱的人可以战胜超出自己的,他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兵势强大的最终被消灭,木质强硬的容易被折断,皮革坚固的容易被撕裂,牙齿比舌头坚硬但先脱落。

是故柔弱者生之干也,而坚强者死之徒也[①];先唱者穷之路也,后动者达之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寿七十岁,然而趋舍指凑[②],日以月悔也[③],以至于死。故蘧伯玉年五十[④],而有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难为知,而后者易为攻也[⑤]。先者上高,则后者攀之;先者谕下[⑥],则后者蹷之[⑦];先者隤陷[⑧],则后者以谋;先者败绩[⑨],则后者违之[⑩]。由此观之,先者则后者之弓矢质的也[⑪]。犹錞之与刃[⑫],刃犯难而錞无患者,何也?以其托于后位也。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见也[⑬],而贤知者弗能避也。所谓后者,非谓其底滞而不发[⑭],凝结而不流[⑮],贵其周于数而合于时也[⑯]。夫执道理以耦变[⑰],先亦制后,后亦制先。是何则?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

能制也。时之反侧，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逮[18]。夫日回而月周，时不与人游。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禹之趋时也[19]，履遗而弗取，冠挂而弗顾，非争其先也，而争其得时也。是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20]，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柔弱以静，舒安以定，攻大礴坚[21]，莫能与之争。

【注释】

①“是故”二句：化自《老子》七十六章。干，主干。徒，同类。

②指凑：指行止。

③月：北宋本原作“自”。《道藏》本作“月”。据正。

④蘧(qú)伯玉：春秋卫大夫，曾为相。按，此条化自《庄子·则阳》。

⑤攻：通“功”，成功。

⑥谕：越过。刘绩《补注》本作“踰”。

⑦蹷(jué)：王念孙《读书杂志》云：“蹷”当为“屩”，字之误也。《广雅》：“蹻，履也。”按，即踩踏义。

⑧隤：通“蹪(tuí)”，楚方言，跌倒，仆倒。《玉篇》：“蹪，仆也。”

⑨败绩：溃败。

⑩违：北宋本原作“逢”。刘绩《补注》本作“违”。据正。

⑪质的(dì)：箭靶。的，箭靶的中心。

⑫镦(duì)：古代武器矛和戟柄末端的铜套。

⑬庸：通“众”。公：详。

⑭底滞：停滞。底，止，滞。

⑮凝：停止。

⑯周：和调。数(shù)：技艺。

⑰耦(ǒu)：相应。

⑱逮(dài):达到。

⑲趋时:指追赶时间,掌握时机。

⑳清道:清静无为之道。雌节:指退藏自守。《经法》有《雌雄节》篇。

㉑礳(mó):同“磨”,碾碎。

【译文】

所以说柔弱是生存的支柱,而坚强则是死亡的同类;率先倡导的走的是穷困之路,后来行动的却是通达的源泉。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一般的人中寿可达七十岁,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进退行止,积日至月地悔恨,而这样一直到老死。因此卫国贤相蘧伯玉活了五十岁,回顾过去而知道了自己四十九年的过错。为什么会这样呢?前面的人做的事难以知道对错,而后面的人有了经验就容易成功了。先行的人攀上高峰,那么后面的人可以照此攀援而上;前面的人越过低洼之地,那么后面的人可以踩着越过;前面的人跌倒陷落,那么后面的人就会加以谋划;前面的人大败,那么后面的人就会另谋他途。从这里可以看出,前面的人就是后面人的弓矢箭靶。就像兵器的锋刃与把柄末端的铜套一样,锋刃坏了而铜套是安然无恙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常常依托在后面的缘故。这是平常的人都能清楚看到的,然而贤德有才智的人却不能回避。所说的后面的人,不是说停滞而不行动,凝固而不流动,可贵的是他能协调规律而合于时势。掌握了道理来应对变化,前面的也可以制服后面的,后面的可以制服前面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道随时而变,不会失去制约人的办法,人也不能够不被制约。时间的反复变化极为神速,不容有喘息之机;在它前面行动就会超越太多,在它后面行动就又达不到目的。日月运动,光阴易逝,时光不和人多作周旋。因此圣人不看重尺璧而重视寸阴,因为时光难得而容易失去。夏禹为了追随时间,鞋子丢了而没有功夫去取,帽子挂在树枝上而不看一眼,不是争着走到前面,而是争着得到大好的时光。因此圣人恪守清和之道而坚

持退藏自守，遵循着道而应时变化，常常走在后面而不赶到前头；柔弱而安静，淡泊而平定，战胜大难碾碎坚固，没有人能够和它相争。

天下之物，莫柔弱于水，然而大不可极，深不可测；脩极于无穷，远沦于无涯[①]；息耗减益[②]，通于不訾[③]；上天则为雨露，下地则为润泽；万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无好憎；泽及蚑蛲[④]，而不求报；富赡天下而不既[⑤]，德施百姓而不费；行而不可得穷极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击之无创，刺之不伤；斩之不断，焚之不然；淖溺流遁[⑥]，错缪相纷[⑦]，而不可靡散[⑧]；利贯金石，强济天下；动溶无形之域[⑨]，而翱翔忽区之上[⑩]；邅回川谷之间[⑪]，而滔腾大荒之野[⑫]；有余不足，与天地取与[⑬]，授万物而无所前后。是故无所私而无所公，靡滥振荡[⑭]，与天地鸿洞[⑮]；无所左而无所右，蟠委错紾[⑯]，与万物始终。是谓至德[⑰]。夫水之所以能成其至德于天下者，以其淖溺润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⑱]。"

【注释】

①沦：沦没。北宋本原作"渝"。刘绩《补注》本作"沦"。据正。

②耗：通"消"，消耗，亏损。

③訾：通"赀(zī)"，计算，计量。

④蚑(qí)：虫类。蛲(náo)：微小之虫。

⑤赡：富足。既：尽。

⑥淖(nào)溺：水性柔软的样子。流遁：指流散。

⑦错缪(móu):错杂。

⑧靡(mǐ)散:散乱。

⑨动溶:摇荡。

⑩忽区:无形象。

⑪邅(zhān)回:徘徊。

⑫大荒之野:特别荒远的地方。

⑬与:王叔岷《淮南子斠证》云:《天中记》九引作"任天地取与"。

⑭靡滥:水势浩荡。靡,通"瀰(mǐ)",水流的样子。滥,泛滥。

⑮鸿洞(hòng tóng):融通,连续。

⑯蟠委:盘旋,委曲。错紾(zhěn):交错变化。

⑰至德:最高的德性。

⑱"天下"五句:见于《老子》四十三章。

【译文】

天下万物中,没有什么比水更柔弱的了,但是它大到没有尽头,深到无法测量;长得达到无穷无尽的地方,远得沦没到无边无际之中;水的生息耗灭、增多减少,达到了无法计量的程度;它升发到天上就成为雨露,落到大地就能润泽草木;万物得不到它不能生长,各种事情得不到它不能成功;它包容了所有的生物,却没有喜爱厌恶;恩泽达到微细的小虫,却不求得到报答;它使天下富足而又取用不尽,德泽遍施百姓而又不认为耗费;水的流动不能够有穷尽,水的微小无法用手把握住;击打它没有创伤,行刺它不留疤痕;砍杀它也不断绝,焚烧它不会燃烧;它柔软地流向任何地方,错杂纷纠,而不能使它离散;它的锋利可以穿透金石,它的强大可以通达天下;它荡漾在无边无际的地方,自由翱翔在无穷无尽的太空;在山川、峡谷之间徘徊流连,翻腾奔涌在广袤无垠的原野;时多时少,任凭从天地中索取,施予万物而没有什么前后之分。因此没有什么公私之别,水势浩荡,和天地相连接;它没有什么左右之分,盘旋交错,和万物共度始终。这就是水的最高德性。

水之所以能在天下成就最高的德性，主要是因为柔软润滑的特性。因此老子说：“天下最柔弱的东西，可以驱使天下最坚强的东西。从不存在的地方出现，进入到没有空隙的地方。我因此知道无为是有利的。”

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声之大宗也。其子为光，其孙为水，皆生于[无]形乎①！夫光可见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毁②。故有像之类，莫尊于水。出生入死，自无蹠有③；自有蹠无，而以衰贱矣④。

【注释】

①“皆生于[无]形乎”句：北宋本“形”上原无“无”字。刘绩《补注》本有“无”字。据补。

②循：通“揗”，抚摸。

③蹠(zhí)：到。

④衰贱：指衰亡之路。

【译文】

无形生有形，因此无形成为万物的最高祖先，无音生有音，因此无音便是有声之音的老祖宗。无形的儿子是光，它的孙子是水，这些恐怕都生于无形吧！光可以见到而不可以把握，水可以抚摸而不可以毁灭。所以凡属有形象的一类东西，没有比水要尊贵的了。从清静之道出生到匿情欲入死道，从无形到有形，离开了根本；从有形到无形，不能复得根本，所以说走向衰亡之路了。

是故清静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虚而恬愉者万物之用也①。肃然应感，殷然反本②，则沦于无形矣。所谓

无形者，一之谓也[3]。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独立[4]，块然独处[5]；上通九天，下贯九野；员不中规，方不中矩；大浑而为一[6]，叶累而无根[7]；怀囊天地[8]，为道关门[9]；穆忞隐闵[10]，纯德独存；布施而不既[11]，用之而不勤[12]。是故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循之不得其身[13]。无形而有形生焉[14]，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15]，无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16]；天下为之圈[17]，则名实同居[18]。音之数不过五，而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19]。味之和不过五，而五味之化不可胜尝也[20]。色之数不过五，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21]。故音者，宫立而五音形矣[22]；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23]；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是故一之理[24]，施四海；一之解[25]，际天地。其全也，纯兮若朴[26]；其散也，混兮若浊。浊而徐清，冲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渊[27]，泛兮其若浮云。若无而有，若亡而存。万物之总[28]，皆阅一孔[29]；百事之根，皆出一门。其动无形，变化若神；其行无迹，常后而先。

【注释】

①虚而：刘绩《补注》本作“虚无”。用：《文子·道原》作“祖”。

②殷然：果决的样子。

③一：指道，又指万物的普遍本质。《诠言训》：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

④卓然：高超的样子。

⑤块然：孤独的样子。

⑥大浑：大同。浑，通“掍(hùn)”，同。

⑦叶累：积累贯通。叶，聚。无根：没有根底。言其微妙。

⑧怀囊：怀藏包裹。

⑨关：《太平御览》卷五十八《地部》二十三引“关”作“开”。又引注作“开道之门”。

⑩穆忞（mín）隐闵：不著形迹。

⑪既：尽。

⑫勤：穷尽。

⑬“是故”三句：以下三句化自《老子》十四章。循，通“揗”，抚摸。

⑭无形：指道。有形：指万物。

⑮形：形成。

⑯实：实在，实物。

⑰圈（juàn）：圈笼。

⑱名：指名称，概念。实：指事实，实在。

⑲五音：宫、商、角、徵、羽。变：指“上生”、“下生”。见《天文训》。胜（shēng）：尽。

⑳五味：甘、酸、咸、辛、苦。化：变化。

㉑五色：青、赤、白、黑、黄。

㉒宫：五音之首。宫是音阶组织中最重要的一个音级。形：正。

㉓亭：确定，调和。《文子·道原》作“定”。

㉔理：道。

㉕解：通达，解散。

㉖朴：刘绩《补注》本作“璞”，指未雕琢之玉。

㉗澹：平静不动。

㉘总：聚束。

㉙阅：具备。

【译文】

因此说清静是道德的最高体现，而柔弱是道的要害所在，虚无恬漠

是万物被使用的原因。恭敬地互相感动影响,果决地返回到根本,那么就又可以沦没到无形之中了。所说的无形,说的也就是一。所谓一,天下万物中没有同它相匹合的意思。它很高傲地昂然挺立,又很孤独地默然独处;向上可以通达九天,向下可以贯通九野;说它是圆形又不符合规的要求,说它是方形又不合矩的要求;它的形貌大同而为一,聚集贯通却没有根底;怀抱天地,为道把守门户;它无形无迹,只有纯粹的德性独自存在;施予万物却不会穷尽,使用起来却不会劳损。所以用眼睛看不到形体,用耳朵听不到声音,用手不能触摸到身子。因此说无形的道产生了有形的万物,无声之处却有五音鸣奏,无味之中才有五味形成,无色之处而有五色构成。所以说有从无中产生,实物是从虚无中产生;如果把天下作为它的圈栏,那么名与实便共处在一起。音阶的数目不超过五位,而五音的相生变化却不能够全部听完。味道的调和不过五种,但是五味的调和变化不可能全部尝遍。颜色的数目不过五样,但是五色的变化是不能全部看完的。因此在声调中,宫音确立而五音便形成了;在味道中,甘味确定五味便可以确定出来了;在颜色中,白色确立五色就可以固定了;在大道之中,一确立而万物便可以产生了。因此说一的道理,可以施予四海;一如果扩散,可以包容天地。它处于一个整体时,纯粹得像未经加工的木材;它分散开来时,混杂得像一池浑水。但是混浊可以逐渐澄清,空虚而又渐渐充满;平静不动时像深渊,飘浮不定时像浮云。若无若有,若亡若存。万物的所有变化,都聚集在道的孔洞之中;各种事物的根源,都出于道的门庭之内。它活动起来没有形体,但是变化像神灵一样;它行动起来没有踪迹,常常在后面而又因此领先。

是故至人之治也[①],掩其聪明,灭其文章,依道废智,与民同出于公[②]。去其诱慕[③],除其嗜欲[④],损其思虑[⑤]。约其所守则察[⑥],寡其所求则得。夫任耳目以听视者,劳形而不

明；以知虑为治者，苦心而无功。是故圣人一度循轨[⑦]，不变其宜，不易其常；放准修绳[⑧]，曲因其当[⑨]。

【注释】

①至人：至道之人。

②公：公正。

③诱慕：贪图荣华富贵。

④嗜欲：指情欲。

⑤损：王念孙《读书杂志》云："损"当为"捐"，字之误也。"捐"与去、除同义。《文子·道原》正作"捐其思虑"。

⑥察：罗常培、周祖谟《淮南子韵谱》作"塞"。

⑦一：统一，整齐。轨：法度。

⑧放（fǎng）：仿效。修：王叔岷《淮南子斠证》云："修"当为"循"。《汉魏丛书》本、庄本并作"循"。按，即依循义。

⑨曲：曲折周全。

【译文】

因此具有最高道德的人治理天下，掩盖起他们的聪明智慧，消灭他们的文饰，按照道的规律、废除人为的智巧，与百姓同出于公正之心。抛去名利势位的诱惑，消除自己的贪欲，捐弃自己的思虑。约束自己的职守就不会有烦扰，减少自己的需求就能精神安逸。如果放任耳目去追求音乐声色，只会使形体劳乏而不能明察；凭着智巧来治理天下，会使身心痛苦而不会成功。因此圣人统一法度、遵循准则，不去改变那些适宜的办法，不去变更那些固有的准则；依据并遵循准绳的规定，曲折周到地实行妥当的办法。

夫喜怒者，道之邪也[①]；忧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

过也；嗜欲者，性之累也[②]。人大怒破阴[③]，大喜坠阳[④]；薄气发喑[⑤]，惊怖为狂[⑥]；忧悲多恚[⑦]，病乃成积；好憎繁多，祸乃相随。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通而不变，静之至也；嗜欲不载，虚之至也；无所好憎，平之至也；不与物散[⑧]，粹之至也[⑨]。能此五者，则通于神明。通于神明者，得其内者也。是故以中制外[⑩]，百事不废；中能得之，则外能牧之[⑪]。中之得，则五藏宁，思虑平；筋力劲强，耳目聪明；疏达而不悖[⑫]，坚强而不鞼[⑬]；无所大过，而无所不逮。处小而不逼，处大而不窕[⑭]；其魂不躁，其神不娆[⑮]；湫漻寂漠[⑯]，为天下枭[⑰]。

【注释】

①邪：偏邪。

②累：牵累。

③阴：指阴气。

④阳：阳气。喜者为阳气，怒者为阴气。

⑤薄气：阴阳相迫之气。薄，迫。喑(yīn)：哑。

⑥狂：指人的精神失常。

⑦恚(huì)：怨恨。

⑧散：散乱。

⑨粹：纯粹。

⑩中：指内心。外：指情欲。

⑪牧：北宋本原作“收”。刘绩《补注》本注文作“牧，养也”。《文子·道原》亦作“牧”。据正。

⑫悖(bèi)：悖乱。

⑬鞼(guì)：折。《文子·道原》作“匮”。《经法·道原》作“撌”。

⑭窕(tiǎo)：空旷。

⑮娆(ráo):烦扰。

⑯湫漻(qiū liáo):清静。寂漠:恬淡。

⑰枭(xiāo):猛禽。这里指枭雄。

【译文】

喜悦和愤怒,是道的偏邪行为;忧虑和快乐,是德丧失的表现;爱好和憎恨,是心灵的过错;无穷的贪欲,是性情的牵累。人大怒会破坏体内阴气,大喜就会挫伤阳气;阴阳之气相冲突便使人变哑,惊吓恐怖使人发狂;忧虑悲愤使怨恨增加,疾病便会积累而成;爱好和憎恶太多,灾祸便会跟着来到。因此心里不忧不乐,是德的最高表现;通达而不变化,是清静的最高表现;贪欲不在内心产生,是虚无的最高表现;没有什么爱好与憎恶,是平正的最高表现;不与外物相混杂,是纯粹的最高表现。能够做到这五点,就和神明相通了。和神明相通的人,是内心得到充实的缘故。因此可以用内心去控制外部的情欲,那么各种事情都不会被废弃;内心得到了充实,那么外部的情欲就可以得到保养了。内心充实,那么五脏便会安宁,思虑平静;筋力强健,耳聪目明;通达而不会受到阻碍,坚强而不会被折断;没有什么太过头的,也没有什么不能达到的。处在小的地方不感到逼迫,处在大的地方也不感到空旷;它的灵魂不会感到急躁,它的精神也不会感到烦扰;清静恬淡,这才能成为天下的枭雄。

迫则能应,感则能动;物穆无穷[①],变无形像;优游委纵[②],如响之与景[③];登高临下,无失所秉[④];履危行险,无忘玄伏[⑤];大道坦坦[⑥],去身不远;求之近者,往而复反。能存之此,其德不亏。万物纷糅[⑦],与之转化,以听天下[⑧],若背风而驰[⑨],是谓至德。至德则乐矣。

【注释】

①物穆:深微的样子。

②优游:悠闲自得。委纵:委曲柔顺。

③响:回声。景:同“影”,影子。

④秉:掌握。

⑤玄仗:指道。庄逵吉本作“玄伏”。

⑥坦坦:平坦。

⑦纷糅:杂乱。

⑧听:治理。

⑨驰:疾行。

【译文】

迫近时就能应对,感触后就有行动;深微无穷,变幻无形;悠闲地委曲顺从,就像声响与回声、物体和影子一样相随;登临高山、面对平地,都不会失去所掌握的道;踏上危险的境地,不会忘记持守道义;大道平坦正直,离自身是不远的;要向自身去寻求道,离开了还可以回来。能够保守住道,他的德性就不会亏缺。万物虽然纷纭错杂,却能和它一起转移变化,用它来治理天下,就像顺风奔驰一样,这就是最高的德性。具有最高德行的人是很快乐的。

古之人有居岩穴而神不遗者[①],末世有势为万乘而日忧悲者[②]。由此观之,圣亡乎治人[③],而在于得道;乐亡于富贵,而在于德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则几于道矣[④]。所谓乐者,岂必处京台、章华[⑤],游云梦、沙丘[⑥],耳听《九韶》、《六莹》[⑦],口味煎熬芬芳,驰骋夷道[⑧],钓射鹔鹴之谓乐乎[⑨]?吾所谓乐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为乐,不以廉为悲[⑩];与阴俱闭,与阳俱开。故子夏心战而

臞[11]，得道而肥。圣人不以身役物[12]，不以欲滑和[13]。是故其为曜不忻忻[14]，其为悲不惙惙[15]。万方百变，消摇而无所定[16]，吾独忼慨遗物[17]，而与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乔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适情[18]；无以自得也，虽以天下为家，万民为臣妾，不足以养生也。能至于无乐者，则无不乐；无不乐，则至极乐矣[19]。

【注释】

①岩穴：山崖洞穴。遗：失去。

②万乘：指天子车乘。

③亡：不在。

④几(jī)：接近。

⑤京台：楚高台名。章华：楚国离宫名。今其地有四，未详何指。

⑥云梦：古泽薮名。在今湖北监利北。沙丘：相传为商纣王所筑，在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

⑦《九韶》：亦作《九招》。指韶乐中九个段落。《山海经·大荒西经》中云源于夏启。《庄子·至乐》成玄英疏谓是舜乐。《六莹》：颛顼之乐。

⑧夷：平坦。

⑨鹔鹴(sù shuāng)：鸟名。长颈绿身，形似雁。一曰凤凰之别名。按，《太平御览》卷六十五《地部》三十引作"钓射潇湘"。

⑩廉：少。

⑪子夏：孔子弟子，名商。战：交争。臞(qú)：瘦。

⑫役物：被外物所役使。

⑬滑和：扰乱天和。

⑭"是故"句：《文子·道原》作"其为乐不忻忻"。曜，刘绩《补注》本

改作“懽”，同“欢”。忻忻(xīn)，欣喜、得意的样子。

⑮惙惙(chuò)：忧愁的样子。

⑯消摇：动摇不定；无拘无束。

⑰忼慨：不得志的样子。遗物：抛弃外物。

⑱适：适合。

⑲至极乐：高诱注指：“至德之乐”。极，至。王念孙《读书杂志》：“至极乐”本作“至乐极”。《文子·九守》篇正作“至乐极矣”。

【译文】

古时候有人隐居在山洞之中仍然精神饱满，末世有人虽然身为天子而日夜忧愁悲哀。由此看来，圣贤不在于治人，而在于得道；快乐不在于富贵，而在于道德和洽。懂得了看重自己而轻视天下的权势，那么就接近道了。所说的快乐，难道必定是住在京华、章台，游览云梦、沙丘，耳朵里听的是《九韶》、《六莹》这样的妙音，口里吃的是烹调的美味，坐着高车骏马驰骋在大道上，猎取鹔鹈这样的事，才算快乐吗？我所说的快乐，是人得到他应得的满足罢了。能得到自己满足的人，不把奢侈作为快乐，不把缺少作为悲哀；和阴气一起隐藏，和阳气一起开放。因此子夏面对仁义与富贵内心斗争激烈而形体消瘦，先王之道战胜了富贵而他又变胖了。有道德的人不让外物支配自己，不让欲望扰乱自己的天和。因此他们得到欢乐时不兴高采烈，有了悲哀时不忧心忡忡。尽管外物千变万化、无拘无束而没有什么稳定之时，我只凭坦荡的襟怀抛弃外物，而和道一起出行。因此如果能够自得其所，大树之下，山穴之中，完全能够适合自己的情趣；如果不能够自得其所，即使把天下作为个人的家私，把万民作为奴仆，也不能够保养性命。能够达到没有快乐境地的人，那么没有什么不是快乐的；没有什么不是快乐的，那么就达到最大的快乐了。

夫建钟鼓，列管弦①；席旃茵②，傅旄象③；耳听朝歌北鄙

靡靡之乐[4]，齐靡曼之色[5]；陈酒行觞[6]，夜以继日；强弩干高鸟[7]，走犬逐狡兔，此其为乐也，炎炎赫赫[8]，怵然若有所诱慕[9]。解车休马，罢酒彻乐[10]，而心忽然若有所丧，怅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则？不以内乐外，而以外乐内；乐作而喜，曲终而悲；悲喜转而相生，精神乱营[11]，不得须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伤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内不得于中，禀授于外而以自饰也，不浸于肌肤[12]，不浃于骨髓[13]，不留于心志，不滞于五藏。故从外入者，无主于中不止；从中出者，无应于外不行[14]。故听善言便计，虽愚者知说之[15]；称至德高行，虽不肖者知慕之。说之者众，而用之者鲜；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诸性也。夫内不开于中而强学问者，不入于耳而不著于心[16]，此何以异于聋者之歌也？效人为之[17]，而无以自乐也。声出于口，则越而散矣[18]。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驰骋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门户者也。是故不得于心，而有经天下之气[19]，是犹无耳而欲调钟鼓、无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胜其任矣。

【注释】

①管：箫。弦：指琴瑟之类。

②席：铺垫。旃(zhān)：通"毡"，毛毡。茵：坐垫，车垫。

③傅：通"缚"，捆绑。旄：旄牛尾。用以作旌旗杆上的装饰品。象：象牙为饰。

④朝(zhāo)歌：纣都。在今河南淇县。鄙：边鄙城邑。靡靡之乐：商纣王之乐师师延所作，古代认为是情调低下的音乐。

⑤齐：排列。靡曼：指肌理柔美。

⑥陈：陈设。觞(shāng)：劝酒。

⑦干：求。北宋本原作“于”。《道藏》本作“干”。据正。

⑧炎炎：火光熊熊的样子。赫赫：显赫的样子。

⑨怵然：受引诱的样子。怵，通“訹”。

⑩彻：通“撤”，撤去。

⑪营：通“营”，惑乱。

⑫浸：浸润。

⑬浃(jiā)：浸渍，透彻。

⑭“故从”四句：化自《庄子·天运》、《则阳》。

⑮说：同“悦”，喜欢。

⑯不入于耳：俞樾《诸子平议》云：“不”字衍。言虽入于耳而不著于心也。

⑰效：模仿。

⑱越：散播。

⑲经：治理。

【译文】

那些竖立钟鼓，排列管弦；铺上毡毛毯子，陈设着饰有旄尾象牙的仪仗；耳朵听的是朝歌、北鄙迷惑人的音乐，拥抱着妖冶的歌女；排列酒宴、劝酒行令，昼夜不停；或者用强弓去射飞鸟，带着猎犬追捕野兔的人，他们那种快乐的样子，真是热闹和显赫，权势诱人很能引起别人羡慕。等到解下了车子，使马休息，吃罢酒席、撤去音乐，而心里却突然觉得有所丧失，茫然地好像丢弃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呢？他们不是把内心的快乐自然地表现出来，而是靠外部的快乐愉悦内心；音乐奏起来就感到欢喜，乐曲结束就感到悲哀；一悲一喜交织出现，精神发生惑乱，得不到一点儿平静。考察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得到快乐的形神状态，而导致一天天丧失生活的乐趣，失去应得的满足罢了。因此内心

不能得到足够的满足，就只能靠外部的施予来自我粉饰了，外部的粉饰不会浸润到肌肤之中，不会透达骨髓，也不会止留在心中，更不会进入到五脏之内。所以从外部进入的东西，内心没有接受就不会止留；从内心表现出来的东西，如果外部没有相应的环境也不会通行。因此听到好的言论和有利的计策，即使是愚蠢的人也知道喜欢它；称颂高尚的品德和美好的行为，即使是不肖的人也知道仰慕。欣赏的人多，但是采纳的人少；仰慕的人多，但是实行的人少。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们不能够返回自己本性的缘故。如果心灵没有开启而是勉强地去学习，即使能够进入到耳中也不能记在心上，这同教聋子唱歌又有什么两样呢？只是模仿别人演唱，而没有办法使自己快乐。声音从口中发出，那么传播出去便四散了。心脏是五脏的主宰，是用来控制四肢、流通血气的，在是非的境内奔驰，而出入百事的门户之中。所以如果心里没有得到大道的主宰，而有治理天下的气魄，这就像没有耳朵的人想要调整钟鼓的乐音，没有眼睛的人想喜欢文采，也一定是不能够胜任的。

故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①]。夫许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尧者[②]，志遗于天下[③]。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我身[④]，身得则万物备矣；彻于心术之论[⑤]，则嗜欲好憎外矣。是故无所喜而无所怒，无所乐而无所苦，万物玄同也[⑥]。无非无是，化育玄耀[⑦]，生而如死。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与我，岂有间哉[⑧]？夫有天下者，岂必摄权持势[⑨]，操杀生之柄，而以行其号令邪？吾所谓有天下者，非谓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则天下亦得我矣。吾与天下相得，则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间者乎？所谓自得者，全其身者也[⑩]；全其身，则与道为一矣。

【注释】

①“故天下”四句：出自《老子》二十九章。神器，神圣之物。指国家权柄。

②许由：尧时隐士。尧以天子之位禅之，许由不受。

③遗：抛弃。

④我身：刘绩《补注》本作“身我”。《文子·九守》无“我”字。

⑤彻：贯通。心术：指思想、意识、方法。

⑥玄同：与天地万物混同为一。

⑦化育：生长，养育。玄耀：上天光明。高诱注：玄，天也。耀，明也。

⑧间：间隙。

⑨摄：执掌。

⑩全其身：指保全自然赋予人的天性。

【译文】

因此天下权柄是神圣之物，不能够求取它。求取它的人就要失败，把持它的人就会失掉。从前许由轻视天下之权而不肯以自己来取代尧，就是因为心中把天下之权抛开了。他这样做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按照天下的自然规律来对待天下 。天下的要柄，不在于他人而在于自我，不在于别人而在于自己，身心得到满足那么天下万物便齐备了；透彻掌握了心术的论说，那么嗜欲、好憎都可以排除在外了。因此没有什么值得欢喜、没有什么值得发怒的，没有什么值得欢乐、没有什么值得痛苦的，那么万物就混同为一了。没有什么是和非，生成化育万物是上天光明所致，即使有生命活动也像死一样没有欲望。天下是属于我所有的，我也是天下所有的；天下和我，难道还有区别吗？占有天下，难道一定是执掌权柄、依持势力，掌握生杀大权，而发号施令吗？我所说的占有天下，不是这样的，而是自己得到心灵满足罢了，自得其所那么天下也就对我满足了。我和天下互相得到满足，那么就天下有我、我也有

天下,我怎么不能在它中间从容活动呢?所说的自己得到满足,就是保全自身完整无缺;保全自身完整,那么就与道融为一体了。

故虽游于江浔海裔[1],驰要袅[2],建翠盖[3];目观《掉羽》、《武象》之乐[4],耳听滔朗奇丽《激》、《抮》之音[5];扬郑、卫之浩乐[6],结《激楚》之遗风[7];射沼滨之高鸟[8],逐苑囿之走兽,此齐民之所以淫泆流湎[9]。圣人处之,不足以营其精神[10],乱其气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11]。处穷僻之乡,侧溪谷之间[12],隐于榛薄之中[13];环堵之室[14],茨之以生茅[15],蓬户瓮牖[16],揉桑以为枢[17];上漏下湿,润浸北房[18];雪霜滚灖[19],浸潭苽蒋[20];逍遥于广泽之中,而仿洋于山峡之旁[21],此齐民之所为形植藜累[22],忧悲而不得志也。圣人处之,不为愁悴怨怼[23],而不失其所以自乐也。是何也?则内有以通于天机[24],而不以贵贱贫富劳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乌之哑哑[25],鹊之唶唶[26],岂尝为寒暑燥湿变其声哉?

【注释】

①浔(xún):水涯。裔:边。

②驰:驾。要袅(niǎo):良马名,日行万里。

③翠盖:用翠鸟羽毛做盖饰的大伞。

④《掉羽》:手执野鸡尾羽的一种舞蹈。即上古时代的《羽舞》。《武象》:周武王时乐舞。

⑤滔朗:激昂响亮。《激》、《抮(zhěn)》:《激扬》、《抮转》,舞曲名。

⑥扬:回荡。郑:春秋郑国,在今河南新郑一带。卫:周初在今河南淇县一带。浩乐:盛大的音乐。

⑦结:盘旋,回荡。《激楚》:歌曲名。《楚辞·招魂》:"宫廷震惊,发

《激楚》些。”

⑧沼：水的支流。

⑨齐民：同等之民，即凡民 。淫泆(yì)：纵欲放荡。流湎(miǎn)：放纵，沉溺。

⑩营：通“营”，惑乱。

⑪怵然：受利诱的样子。

⑫侧：伏。

⑬榛(zhēn)：草木聚集。薄：深草。

⑭环堵：长、高、方各一丈的土墙。这里指低矮的土室。

⑮茨：用芦苇、茅草盖的屋顶。

⑯蓬户：用蓬草编的门户。瓮牖：用破瓮蔽窗户。

⑰揉：揉制。枢：户枢。

⑱北房：指寝居之室。

⑲滚瀰(suī mǐ)：受雪霜而漏水。

⑳浸潭：滋润蔓延。苽(gū)：蒋的果实，其米叫雕胡，可食。蒋：一种草本植物。

㉑仿(páng)洋：徘徊，游移不定。峡：两山之间为峡。

㉒形：形体。植：诸说不同。俞樾《诸子平议》谓“植”当读为“殖”。“殖”有臞瘠义。形殖谓形体臞瘠也。藜：通“黎”，黑色。累：通“羸”，疲惫。

㉓悴(cuì)：忧愁，悲伤。怼(duì)：怨恨。

㉔天机：指造化的奥妙。

㉕哑哑(yā)：乌鸦叫声。

㉖喈喈(jiē)：鸟鸣声。

【译文】

所以即使到江边海岸游览，乘着千里马，张开翠羽装饰的大伞；眼睛观赏着《掉羽》、《武象》这样的乐舞，耳朵听着高亢奇妙的《激》、《抮》

音乐;回荡着郑、卫歌女悲壮而美妙的歌声,回旋着楚国《激楚》的余音,射杀水边的飞鸟,追捕苑囿中的野兽,这就是普通人所纵情放荡留恋沉溺的东西。有道德的人对待它们,不能够迷惑自己的精神,扰乱自己的气志,使心里受到诱惑而改变自己的性情。至于居处在穷困偏僻的乡间,隐伏在深山、溪流之间,避居在荒草丛生之处;处于低矮土墙的陋室,用茅草盖屋顶,蓬草编门、破瓮遮窗,揉弯了桑条作为门枢;上面漏雨、下面潮湿,浸湿了住室;降霜飞雪,浸湿而长出了雕胡米;游荡在广野大泽之中,徘徊在山间峡谷之旁,这就是普通人形体瘦弱、面孔黑黄,忧愁悲伤而不得志的境遇。但是有道德的人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因此忧愁怨恨,也不会失去自己心里的快乐。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内心已经同自然的奥秘相通,而不会因为贵贱、贫富、劳逸失去自己的德性。就像那哑哑叫的乌鸦,喈喈叫的喜鹊,难道因为寒暑、燥湿的不同而改变它们的声调吗?

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万物之推移也[①];非以一时之变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谓得者,性命之情[②],处其所安也。夫性命者与形俱出其宗,形备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论[③],女有不易之行[④],规矩不能方圆,钩绳不能曲直。天地之永,登丘不可为修,居卑不可为短。是故得道者,穷而不慑[⑤],达而不荣[⑥];处高而不机[⑦],持盈而不倾;新而不朗[⑧],久而不渝[⑨];入火不焦,入水不濡[⑩]。是故不待势而尊[⑪],不待财而富,不待力而强;平虚下流,与化翱翔[⑫]。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渊[⑬];不利货财,不贪势名[⑭]。是故不以康为乐[⑮],不以慊为悲[⑯];不以贵为安,不以贱为危;形神气志,各居其宜,以随天地之所为。

【注释】

①推移:变化。

②性命:指人的天性和命运。

③有一定之论:指确定的道德准则。

④易:改变。

⑤慑:恐惧,害怕。

⑥达:显贵。

⑦机:通“几”,危险。

⑧朗:明朗。

⑨渝:改变。

⑩濡:沾湿。

⑪势:形势,权势。

⑫翱翔:俯仰。

⑬“藏金”二句:指舜藏金于崭(chán)岩之山,藏珠于五湖之渊,以堵塞贪淫之欲望。本文化自《庄子·天地》。

⑭势名:势位爵号之名。

⑮康:安。

⑯慊:通“歉”,食物少。

【译文】

因此那些得道的人心志已经确定,而不需要等待万物的转移变化;不是用一时的变化,来确定获得自我满足的根因。我所说的得到满足,指的是把性命之情,放置到最安定的地方。性命和形体同出自一个来源,形体全备了而性命就形成了,性命形成而好憎等感情便产生了。所以士人有确定的道德观点,女子出嫁有不能改变的贞操,规矩不能随意改变方圆,绳墨也不能随便改变曲直。如同天地长久不变,登上高丘不能使它加长,处在低处也不能使它变得矮小。因此得道的人,困穷的时候不会害怕,显达的时候不慕荣华;处在高位不会发生危险,执掌装满

的器物不会倾覆；新的东西不显得有光亮，使用长久的东西也不会改变；放到火里不会烧焦，进入到水中也不会沾湿。因此可以不待势力而尊显，不待财物而富饶，不待力量而强大；像水流往平坦空虚之处，和自然变化一起运动。如果能够这样，可以像舜一样将金银藏到山上，把宝珠藏到深渊；不贪图货财，不谋求势位名号。因此不会把安康作为快乐，不把贫苦作为悲哀；不把尊贵看作安逸，不把卑贱看作危险；形体、精神和气志，各自都有适宜的场所，来适应天地的自然变化。

夫形者生之舍也①，气者生之充也②，神者生之制也③，一失位则二者伤矣。是故圣人使人各处其位，守其职，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处之，则废；气不当其所充而用之，则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则昧④。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举天下万物，蚑蛲贞虫⑤，蠕动蚑作⑥，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离也。忽去之，则骨肉无伦矣⑦。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视⑧，营然能听⑨，形体能抗⑩，而百节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视丑美，而知能别同异、明是非者，何也？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系者⑪，其行也，足蹪趎埳⑫，头抵植木⑬，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见也，呼之而不能闻也，耳目去之也⑭，然而不能应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于小则忘于大，在于中则忘于外；在于上则忘于下，在于左则忘于右；无所不充，则无所不在。是故贵虚者，以毫末为宅也。

【注释】

①形：指人的躯体。

②气：指维护生命活动的精气。充：充实。《管子·心术》作“充”，《文子·九守》作“元”。

③神：指人的精神。

④昧：昏暗。

⑤跂(qí)：动物行走。贞虫：高诱注指细腰蜂之类的小昆虫。无牝牡之合曰“贞”。

⑥蠕：虫类缓慢爬行的样子。

⑦无伦：指没有匹比。伦，类。

⑧眭(huī)然：目光专注的样子。

⑨营(yíng)：通“荧”，明。

⑩抗：抵御。

⑪系：联系，牵挂。

⑫蹪(tuí)：颠仆，跌倒。趎(chú)埳：坑坎。趎，通“株”，木头倒下。埳，《道藏》本作“埳(kǎn)”。《玉篇》：“埳，陷也。与坎同。”

⑬植：树立。

⑭耳目去之也：刘绩《补注》本“耳目”下增“非”字。按，应有“非”字。

【译文】

人的形体是生命的客舍，元气是生命的根本，精神是生命的主宰，其中一个方面失去位置，那么其他两方面将受到损伤。因此有道德的人使人们各自安守他们的职位，尽其职守，而不能够互相干预。所以人的形体不是在安适的环境而安放它，那么就会受到伤残；元气不在充实的地方而使用它，那么就会泄散；精神不是在适宜的地方而推行它，那么就会昏昧。这三种东西，不能不慎重地加以守护。大凡整个天下的万物中，小到蚑行蛲动昆虫之类，时而爬行、时而仰起，都知道它们所喜恶、利害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本性存在而没有离开。忽然一旦骨肉脱离本性，那么骨肉便没有什么可作依附的了。现在人们

能够用眼睛看清楚,耳朵听分明,形体能抵御,而百节能屈伸,观察能够分清黑白、看清丑恶美好,而智慧能够区别同异、辨明是非,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形体内充满元气,而精神能为它主使。怎么知道会是这样的呢?大凡人的思绪中,各自都有专注的目标,而靠精神在维系着,他的行动,往往会因道路坑坎而跌跤,将头撞到树上,而自己却不能预先知道;招呼他也不能看见,喊叫他也听不到,耳朵、眼睛又不是离开了他自己,然而不能够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精神离开了守持的形体。所以精神集中于小事会忘记大事,在内部就会忘掉外面;在上面就会忘掉下面,在左边就会忘掉右边;精神没有什么地方不充满,也就没有什么地方不存在。因此把虚无作为尊贵的人,可以把毫末这样小的地方作为安身之所。

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难,而越沟渎之崄者[①],岂无形神气志哉?然而用之异也。失其所守之位,而离其外内之舍,是故举错不能当[②],动静不能中,终身运枯形于连嵝列埒之门[③],而蹪蹈于污壑陷阱之中[④],虽生俱与人钧[⑤],然而不免为人戮笑者[⑥],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贪饕多欲之人[⑦],漠睧于势利[⑧],诱慕于名位,冀以过人之智,植于高世[⑨],则精神日以耗而弥远[⑩],久淫而不还[⑪];形闭中距,则神无由入矣。是以天下时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烛之类也[⑫],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气志者[⑬],静而日充者以壮,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圣人将养其神[⑭],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沉浮俯仰[⑮]。恬然则纵之,迫则用之;其纵之也若委衣[⑯],其用之也若发机[⑰]。如是则万物之化无不遇[⑱],而百事之变无不应。

【注释】

①崄(xiǎn):同"险"。《道藏》本作"险"。

②错:通"措",安排。

③枯:病。连嵝(lǒu):连续不断。《说文系传》引《淮南子》作"连遱"。列埒(liè):高低不平。埒,矮墙。

④蹪(tuí)蹈:跌倒。王绍兰《读书杂记》谓"蹈"当作"埳"。"埳"即"陷"之今字。污壑(hè):大壑。阱:陷坑。

⑤钧:通"均",均等。

⑥戮笑:污辱,取笑。戮,辱。

⑦贪饕(tāo):贪得无厌。

⑧漠睧(mǐn):迷惑。《文子·九守》作"颠冥"。

⑨植于高世:《文子·九守》作"位高于世"。

⑩耗:虚。

⑪淫:过。

⑫"此膏烛"句:膏烛与火,喻形体与精神之关系。无烛即无火,无形即无神。

⑬夫精[神]气志者:北宋本"精"下原无"神"字。《文子·九守》"精"下有"神"字。据补。

⑭将养:持养,奉养。

⑮沉浮:指盛衰。俯仰:升降。

⑯委衣:衣服自然下垂。含有"无为而治"之义。

⑰机:弩机 。

⑱遇:周合。《文子·道原》作"耦"。

【译文】

现在发狂的人不能避开水火这样的灾难,而要跳过沟渎这样危险的地方,难道是没有形体、精神、元气、意念了吗?然而只是使用不同罢了。精神失去应该守护的位置,而离开了它的原来外、内居留的地方.

因此举止不能适当，动静不能适中，使枯朽的形体终身兜转在连续不断崎岖不平的门径之内，而跌倒在大壑和陷阱之中，虽然他的生存和一般人没有不同，然而却免不了要被人耻笑，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形体和精神互相离开的缘故。因此由精神作主宰的，形体相随着而获得便利；由形体来制约的，精神随之而受到危害。那些贪得无厌的人，被权势名利所诱惑，迷恋羡慕名声地位，希望凭着超人的智慧，在世上立于高位，那么精神一天天消耗而越离越远，长久沉溺其中而无法复还；形体关闭，内心抗拒，那么精神便无法进入了。所以天下时常有盲目狂妄自我丧失的祸患存在，这就像蜡烛一样，火焰愈燃烧而消失得愈快。形体、精神、元气、意念，淡漠安静日益充实的人就会强健，精神烦躁日渐消耗的人就会衰老。所以有道德的人经常保养他的精神，柔和他的气志，平静他的形体，而和自然之道一起盛衰升降。静漠的时候就要放纵它，急迫的时候便使用它；放纵的时候就像衣服自然下垂，使用的时候就像发动弩机。如果像这样，那么万物的变化没有不能顺应对待的，而各种事物的变动没有不能适应的了。

第二卷　俶真训

【题解】

高诱注:俶,始也。真,实也,说道之实,始于无有,化育于有。

本训是《淮南子》的宇宙起源论。文中把从天地开辟到万物形成,由近及远分成三个阶段。又把现实世界从“无”到“有”四个发展阶段做了横的剖析。这是对《庄子·齐物论》宇宙观的进一步深化。这种宇宙发展论虽不符合科学实际,但是它把宇宙的发展归结为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这就从上帝造物说的传统观念中解放了出来。

文中把上古历史分为至德之世、伏羲氏、神农黄帝、昆吾夏后、周室之衰五个阶段。指出随着社会发展,纯朴消失,争斗不休,道德沦丧,失去人性的根本。其中虽有崇古非今的倾向,但也包含了肯定平等、公正、互助等积极思想。只有“内修道术”,而不“外饰仁义”,“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遗物反己”,才能返回到“俶真”状态。

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诂》:(此)“乃高注本也。”

有始者①,有未始有有始者②,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③。有有者④,有无者⑤,有未始有有无者⑥,[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⑦。]

【注释】

①有始者:高诱注指天地开辟之始也。

②"有未始有"句:高诱注:言万物萌兆,未始有始者,始成形也。

③"有未始有夫"句:高诱注:言天地合气,寂寞萧条,未始有也。夫未始有始,仿佛也。按,未始,未曾。

④有有者:高诱注:言万物始有形兆也。按,后"有"字,指现实存在的万物。

⑤有无者:高诱注:言天地浩大,言无可名也。按,"无"指物体以外的广大宇宙空间。

⑥有未始有有无者:高诱注:言道微妙,苞裹天地。"未始有有无者",在"有无者"之前。

⑦["有未始有夫"]句:此句北宋本脱。据《道藏》本补。按,以上化自《庄子·齐物论》。

【译文】

有天地开辟的时候,有未曾有开始的时候,有未曾有未曾有开始的时候。有现实存在的宇宙万物,有物体以外的广大宇宙空间,远的是未曾有的广大宇宙空间,再远的是未曾有的未曾有的广大宇宙空间。

所谓有始者:繁愤未发[①],萌兆牙蘖[②],未有形埒垠堮[③],无无蠕蠕[④],将欲生兴而未成物类。

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气始下,地气始上,阴阳错合,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间[⑤],被德含和[⑥],缤纷茏苁[⑦],欲与物接而未成兆朕[⑧]。

有未始有夫未始(者)有有始者[⑨]: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虚无寂寞,萧条霄雿[⑩],无有仿佛气遂[⑪],而大通冥冥者也[⑫]。

【注释】

①繁愤:积聚散发的样子。

②萌兆:开始。牙蘖(niè):树木的嫩芽。牙,通“芽”。

③形埒(liè):北宋本原作“呼”。“呼”字形讹。当正。形,形朕。埒,畛域,际涯。垠堮(è):界限。王念孙《读书杂志》云:疑“垠堮”是“形埒”之注,而误入正文。

④无无:李哲明《淮南训义疏补》:按“无无”义不可晓,疑当作“冯冯”。《天文训》:“冯冯翼翼。”注:“无形之貌。”蠕蠕(rú):昆虫爬行的样子。

⑤优游:悠闲自得。竞:追逐。畅:通达。

⑥和:和合之气。

⑦缤纷:混杂。茏苁(lóng cōng):聚集。

⑧兆朕(zhèn):与“形埒”义同,指际涯。

⑨未始者:《道藏》本无“者”字。疑衍。

⑩萧条:寂寥冷落的样子。霄雿(xiāo diào):虚无寂寞。

⑪遂:成。

⑫大通:畅通。冥冥:昏暗的样子。北宋本原作“宜宜”。《道藏》本作“冥冥”。据正。

【译文】

所说的有开始的时候:是指万物积聚而未散发,萌芽初生,没有形成界限,蠢蠢欲动,万物将要兴起而没有产生物类的时候。

有未曾有开始的时候:上天之气开始下降,大地之气开始上升,阴气和阳气互相交合,相互悠闲地追逐融通在宇宙之间,覆盖着德泽、含怀着和气,混杂聚集,想和万物交接而不见形迹。

有未曾有未曾有开始的时候:上天含有的中和之气没有下降,大地含有的和气没有上扬,虚无冷清,荒远幽深,没有像要成气,而畅通在昏暗的宇宙之间的样子。

有有者：言万物掺落①，根茎枝叶，青葱苓茏②，萑蔰炫煌③，蠉飞蠕动④，蚑行哙息⑤，可切循把握而有数量⑥。

有无者：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扪之不可得也⑦，望之不可极也，储与扈冶⑧，浩浩瀚瀚⑨，不可隐仪揆度而通光耀者⑩。

有未始有有无者：包裹天地，陶冶万物⑪，大通混冥⑫，深闳广大⑬，不可为外；析毫剖芒⑭，不可为内；无环堵之宇，而生有、无之根。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⑮，寂然清澄，莫见其形。若光耀之问于无有⑯，退而自失也⑰。曰：予能有无⑱，而未能无无也⑲。及其为无无，至妙何从及此哉？

【注释】

①掺(chān)落：参差错落，杂乱。

②青葱：青翠茂盛的样子。苓茏：茂盛。

③萑蔰(guàn hù)：草木繁荣茂盛。高诱注：萑读曰唯也。按，"萑"字形误，当作"萑(wéi)"。炫煌：光彩鲜艳的样子。

④蠉(xuān)：虫类盘旋行走或飞行。蠕(rú)：虫类缓慢行动。

⑤蚑(qí)：虫类行走。哙(huì)：通"喙"，指鸟兽虫鱼的嘴。黄锡禧本作"喙"。

⑥切循：抚摸。循，通"揗"，抚摸。

⑦扪：摸。

⑧储与扈冶：广大。

⑨浩浩瀚瀚：广大无边的样子。

⑩隐仪：仪度。揆(kuí)度：度量、考察。光耀：指无形。

⑪陶冶：化育，造成。

⑫混冥：大冥，喻道。混，大。

⑬深闳(hónɡ)：精深而广大。闳，通“宏”。

⑭剖：判，分离。

⑮汪然：池水平静的样子。

⑯光耀之问于无有：事见《庄子·知北游》。问，北宋本原作“间”。陈昌齐《淮南子正误》云：“间”当作“问”。据正。

⑰自失：隐藏不见。

⑱有无：指有形而不可把握的“光”。

⑲无无：指什么也不存在。

【译文】

天地产生了现实存在的万物有：指的是万物参差错落，根茎枝叶，青翠茂盛，色彩鲜明，飞行的昆虫和蠕动的爬虫，用脚行走的和用嘴呼吸的，可以用手抚摩把握而能计算数量。

有物体以外的广大宇宙空间“无”：走近它看不见形体，倾听它没有声音，抚摸它得不到，远望它没有尽头，广漠深远，无边无际，不能够度量考察而通往无形。

远的是未曾有的广大宇宙空间：包裹了整个天地，化育生成了万物，并且和大道相通，精深而广大，不能够确定外部边界；解剖分开毫芒，也无法分清内部边际；没有一点极小的界域，但这是能产生有、无的根本。

再远的就是未曾有的未曾有的广大宇宙空间：天地还没有分开，阴阳还没有分离，四季还没有分明，万物还没有产生，平静如池水，寂静清澈，没有办法见到它的形体。就像光耀询问无有一样，退下后便自然消失了。光耀说，我能达到有“无”的境界，却不能达到“无无”的境界。等到达到无无的境界，至妙又怎么能够到达这种境界呢？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①]。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人谓之固矣。虽然，夜半有力者负而趋，寐者不知，犹有所遁。若藏天下于天下，则无所遁其形矣[②]。物岂可谓无大扬攉乎[③]？一范人之形而犹喜[④]，若人者，千变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弊而复新[⑤]，其为乐也，可胜计邪？譬若梦为鸟而飞于天[⑥]，梦为鱼而没于渊。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觉而后知其梦也。今将有大觉，然后知今此之为大梦也[⑦]。始吾未生之时，焉知生之乐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乐也？昔公牛哀转病也[⑧]，七日化为虎。其兄掩户而入觇之[⑨]，则虎搏而杀之。是故文章成兽[⑩]，爪牙移易，志与心变，神与形化。方其为虎也，不知其尝为人也；方其为人，不知其且为虎也。二者代谢舛驰[⑪]，各乐其成形，狡猾钝惛[⑫]，是非无端，孰知其所萌？

【注释】

①"夫大块"六句：见于《庄子·大宗师》。大块，指大自然。劳我，使我劳苦。逸我，使我安逸。休我，使我安息。善，认为善。

②"夫藏舟"八句：化自《庄子·大宗师》。壑（hè），沟。趋，快走。遁，亡失。

③扬攉（què）：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诂》、《补遗》云："扬搉，粗略也。"按，有约略、大概义。攉，通"搉"。据《庄子·徐无鬼》郭象注，有显扬妙理而确实论之义。

④范：模子。引申为效法。

⑤弊：破旧。

⑥梦为鸟而飞于天：化自《庄子·大宗师》。

⑦"方其梦也"五句：化自《庄子·齐物论》。大觉，大梦醒觉。

⑧公牛哀：人名。有鲁人、韩人、江淮之间公牛氏三说。转病：高诱注：易病也。按，古代有借尸还魂之说，与此类似。

⑨掩：打开。觇(chān)：察看、侦察。

⑩文章：指外表的皮毛。

⑪代谢：更替。舛(chuǎn)驰：背道而驰。舛，相背。

⑫狡猾：诡诈。钝惛(hūn)：昏昧，不明事理。

【译文】

大自然用形体负载我，用生存来使我劳苦，用年老使我安逸，用死亡使我安息。那种把我生存当作好事的，便是把我死看作好事的原因。把船隐藏在山谷中，把大山藏在深泽中，人们认为它是牢固的了。即使这样，深夜时大力士背着它很快逃走了，而睡觉的人并不知道，可见事物还是能够亡失的。假如把天下藏在天下里面，那么便没有办法使它的形体亡失。万物的变化难道可以说不是充满妙理的吗？人类一旦只获得了人的形体就欢喜，其实像人这样的形状，是千变万化而没有穷尽的。陈旧的去了而新的又出现了，那样的是值得快乐的，那么值得快乐的事难道还可以计算出来吗？比如就像梦中变成鸟而飞到天上，又在梦中变成鱼而沉没到深渊之中。当他正在梦中的时候，不知道他正在做梦，睡觉醒了之后才知道这是一场梦。现在一定要有大觉大悟的人，然后才能够知道这些都是人生的一场大梦。当初我没有生下来的时候，怎么能知道人生的快乐呢？现在我没有死，又怎么能知道死亡不快乐呢？从前公牛哀患了一种转症的病，七天变成了一只老虎。他的兄长推门进去探视他，这只虎扑上来便把兄长吃了。因此人的外部形体变成了兽类，人的四肢变成了虎的爪牙，人的心志变成了虎的心志，精神和形体都发生了变化。当他是虎形的时候，不知他曾经有过人形；当他是人形的时候，也不曾想到自己将要变成虎形。二者互相更替发生不同变化，各自乐意所化的人形、虎形，变化多端昏昧不明，是非没有端绪，谁能知道它们是怎么产生的？

夫水向冬则凝而为冰,冰迎春则泮而为水[1];冰故移易于前后[2],若周员而趋[3],孰暇知其所苦乐乎?是故形伤于寒暑燥湿之虐者[4],形苑而神壮[5];神伤乎喜怒思虑之患者,神尽而形有余。故罢马之死也[6],剥之若槁[7];狡狗之死也[8],割之犹濡[9]。是故伤死者其鬼娆[10],时既者其神漠[11],是皆不得形神俱没也。夫圣人用心杖性[12],依神相扶[13],而得终始。是故其寐不梦,其觉不忧[14]。

【注释】

①泮:消散。北宋本原作"洋"。《道藏》本作"泮"。据正。

②故:《道藏》本、刘绩《补注》本作"水"。当是。

③趋:归附。

④虐:祸害,残害。

⑤苑:枯病。壮:壮健。

⑥罢:通"疲",气衰力竭。

⑦槁:枯木。

⑧狡:少壮。

⑨濡(rú):濡湿,气力未尽。

⑩伤:《广韵》漾韵:"或作殇。"据《说文》,年十九至十六死为长殇,十五至十二死为中殇,十一至八岁死为下殇。娆(rǎo):指作祟害人。

⑪时既:时尽。指年老寿终。漠:定。

⑫杖:凭倚。

⑬依神相扶:郑良树《淮南子斠理》云:疑当作"形神相扶"。

⑭"是故"二句:见于《庄子·大宗师》、《刻意》及《文子·道原》。

【译文】

水到了冬天往往就要凝结成冰,冰冻到了春天就会消融为水;冰、水前后的不同变化,就像圆周一样循环往复,谁有空闲知道它们的苦乐事情呢?因此形体被严寒酷暑、干燥潮湿的灾祸伤害时,形体枯竭而精神健壮;精神被喜怒、忧虑的患祸伤害时,精神竭尽而形体尚有余力。所以那些气衰力竭的老马死后,宰剥它就像朽木一样;少壮的狗死后,宰割时还存在血气。因此早年夭亡的人的鬼魂能危害人,寿终正寝的人的灵魂是安定的,这些现象都说明形体和精神没有一起消亡。有道德的人支配自己的心性,使形体和精神互相依存,而共同始终。因此他睡觉时不做梦,醒来时也没有忧虑。

古之人有处混冥之中①,神气不荡于外,万物恬漠以愉静,搀抢衡杓之气②,莫不弥靡而不能为害③。当此之时,万民倡狂④,不知东西;含哺而游⑤,鼓腹而熙⑥;交被天和⑦,食于地德⑧;不以曲故是非相尤⑨,茫茫沈沈⑩,是谓大治。于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⑪;镇抚而有之⑫,毋迁其德。是故仁义不布,而万物蕃殖;赏罚不施,而天下宾服。其道可以大美兴⑬,而难以算计举也。是故日计之不足,而岁计之有余⑭。

【注释】

①混冥之中:指上古之世。

②搀(chān)抢:指彗星。又指妖星。衡杓(biāo):北斗七星,第五为衡,第七为杓。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衡"当为"冲",形似而误。冲、杓皆妖气。

③弥靡:远逃。弥,远。靡,逃散。

④倡狂：自由放任。

⑤哺(bǔ)：口中咀嚼食物。

⑥熙：通“娭”，玩乐，嬉戏。

⑦交：俱，全部。天和：天然平和之气。

⑧地德：古时认为土地产百物，人赖以生存，有德于人，故称地德。《天文训》：凉风至则报地德。

⑨曲故：曲巧，诈伪。尤：指责。

⑩茫茫沈沈：盛大无边。王念孙《读书杂志》：“沈”皆当为“沆(hàng)”，茫茫沆沆，叠韵也。《说文》“沆”字注云：“莽沆，大水。”

⑪淫：过分，无节制。

⑫镇抚：镇守而安抚。

⑬大美：出于《庄子·知北游》：“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指天地覆载万物之美。兴：兴育。

⑭“是故”二句：出自《庄子·庚桑楚》，亦见《泰族训》、《文子·精诚》。

【译文】

古代的人处在混沌愚昧的环境之中，精神气志不流荡在外面，万物恬淡而安静，彗星侵凌北斗之气，没有不全部逃散而不能造成危害的。当这个时候，万民恣情放任，分不清东南西北；嚼着食物而游玩，拍着肚子而嬉戏；覆盖着上天的平和之气，享用大地赐予的五谷；不因为巧诈和是非互相指责，真是一片太平景象啊，这就是大治。这个时候为政的君主，执使左右的人，而不使他们的性情过分放纵；镇守安抚四方而占有他们，不使他们的德性受到改变。因此仁义之道虽没有布达，而万物却能蓬勃生长；赏赐、刑罚没有施行，而天下的人民纷纷归附。他的治道可以使天地万物享受抚育之美德，而这些功德是难以全部计算的。因此每天计算好像是不够的，但是以一年来计算它却是有余的。

夫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①]。古之真人[②]，立于天地之本，中至优游[③]，抱德炀和[④]，而万物杂累焉[⑤]，孰肯解构人间之事、以物烦其性命乎[⑥]？

【注释】

①“夫鱼”二句：化自《庄子·大宗师》。

②真人：存养本性的得道之人。

③中至：中和。优游：自由自在。

④炀(yáng)：烘烤。此指熏陶。按，本句出于《庄子·徐无鬼》。

⑤杂累：积累。

⑥解：离间。构：交构。烦：受辱。

【译文】

鱼儿在江湖中遨游会互相忘记，人在道术上得志会互相忘却。古代的真人，立在天地的根本之处，秉受中和之气而自由自在，怀抱圣德、和气熏陶，而万物得以成熟，谁又肯参与人世间的乱事、因为外物而使自己的天性受辱呢？

夫道有经纪条贯[①]，得一之道[②]，连千枝万叶。是故贵有以行令，贱有以忘卑，贫有以乐业，困有以处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后知松柏之茂也[③]；据难履危[④]，利害陈于前[⑤]，然后知圣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员者履大方[⑥]，镜太清者视大明[⑦]，立太平者处大堂[⑧]；能游冥冥者[⑨]，与日月同光。是故以道为竿，以德为纶[⑩]，礼乐为钩，仁义为饵，投之于江，浮之于海，万物纷纷，孰非其有？

【注释】

①经纪:纲常,法度。

②一:道之根本。

③"夫大寒"三句:出自《庄子·让王》、《吕览·慎人》及《论语·子罕》。

④履(lǚ):践踏。

⑤陈:排列。

⑥大员:指天。大方:指地。

⑦太清:指天空。《文子·微明》:"镜大清者视大明。"

⑧太平:指天下大治。大堂:指明堂。

⑨冥冥:指昏暗。

⑩纶:钓鱼的网绳。

【译文】

道是有法度条理的,得到一这个道的根本,千枝万叶便可以连通起来。因此尊贵的人用它来行使指令,低下的人用它来忘记卑贱,贫困的人用它来钟爱事业,困惑的人也有处理危险的办法。严寒到来,霜雪降落,然后才知道松柏枝叶繁茂;面临困境、踏着危险,利害摆到面前,这时才知道圣人不会抛开道德。因此能够掌握天道的人能主掌大地,以太空作镜子的人能看得特别深远,创立天下大治的人能立于明堂之上;能够在昏暗的地方遨游的得道者,才能和日月同放光明。因此用道作为钓竿,用德作为钓绳,用礼乐作为钓钩,以仁义作为钓饵,把它投到大江之中,漂浮到大海之上,万物纷纭复杂,又有谁不归它所有呢?

夫挟依于跂跃之术[①],提挈人间之际[②],撢掞挺挏世之风俗[③],以摸苏牵连物之微妙[④],犹得肆其志[⑤],充其欲。何况怀瑰玮之道[⑥],忘肝胆,遗耳目[⑦],独浮游无方之外[⑧],不与物相弊摋[⑨],中徙倚无形之域[⑩],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

其聪明[11]，而抱其太素[12]；以利害为尘垢[13]，以死生为昼夜[14]。是故目观玉辂琬象之状[15]，耳听《白雪》、《清角》之声[16]，不能以乱其神；登千仞之溪，临猿眩之岸[17]，不足以滑其和[18]。譬若钟山之玉[19]，炊以炉炭[20]，三日三夜而色泽不变，则至德天地之精也[21]。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动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于死生之分，达于利害之变，虽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22]，无所概于志也[23]。

【注释】

①梜(jiā)：通“挟”，怀着。刘绩《补注》本作“挟”。跂(qǐ)跃之术：指不正之道。跂，不正。跃，跳。

②提挈(qiè)：扶持。

③撢(tàn)：探寻、探求。掞(yǎn)：锐利。挺挏：求利。

④摸苏：摸索、探取。苏，取。牵连：牵涉，关联。微妙：细小。

⑤肆：尽、极。

⑥瑰玮(guī wěi)：宏伟。

⑦“忘肝胆”二句：见于《庄子·大宗师》、《达生》。

⑧浮游：漫游。无方：没有极限。

⑨弊摋(bì shā)：混杂。

⑩徙(xǐ)倚：倚靠。

⑪偃：熄灭。

⑫太素：指自然之朴。

⑬尘垢：喻轻微。

⑭昼：北宋本原作“尽”。《道藏》本作“昼”。据正。

⑮玉辂(lù)：带玉饰的帝王专用车。琬(wǎn)：没有棱角的圭。

⑯《白雪》：古代著名琴乐曲，传为师旷所奏。《清角》：传说中黄帝

时代的乐曲。《韩非子·十过》中载: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作为《清角》。

⑰猿眩:使猿猴目眩。

⑱滑:滑乱。和:天和。

⑲钟山:指昆仑山。

⑳炊:燃烧。《太平御览》卷三十八《地部》三引此作“灼”。《吕览·重己》高注引作“燔以炉炭”。

㉑则至德:郑良树《淮南子斠理》云:“则至德”疑当作“则德”。德、得古通,妄增“至”字。《艺文类聚》八十三引作:“得天地之精也。”

㉒骭(gàn):小腿。

㉓概:古代用来刮平的器具。引申为刮平。志:北宋本原作“忠”。《道藏》本作“志”。据正。

【译文】

那些怀着不正当的手段,参与人世间的关系,从社会风气中上下求得利益,来探求事物微小变化的人,尚且能够尽其心志,满足他们的欲望。何况那些怀有宏伟志向,忘记了自己的肝胆,遗忘了自己的耳目,独自漫游在没有边际的地方,不和外物相混杂,内心只倚靠在无形的境地,而和天地相融合的人呢?像这样的人,熄灭他们的智巧,而怀抱着自然之朴;把个人的利害当作尘土,把死生看作白天、黑夜一样。因此眼睛看到玉辂、琬圭和象牙的形状,耳朵听到美妙的《白雪》、《清角》的音乐,也不能够惑乱他的精神;登临千仞深的溪谷,面对着使猿猴头晕的山崖,也不能够扰乱他的和气。就像昆仑山的宝玉,用炉炭加以燃烧,三天三夜也不会改变颜色,那是得到天地的精华所形成的。因此用生存不能够驱使他,利欲又怎么能打动他呢?用死亡都不能够禁止他,祸害又怎么能够使他恐惧呢?明确了死生的分别,通达了利害的变化,即使拿天下这样大的东西,来更换小腿上的一根汗毛,也不会动摇自己

的志向。

夫贵贱之于身也，犹条风之时丽也①；毁誉之于己，犹蚊虻之一过也。夫秉皓白而不黑②，行纯粹而不糅，处玄冥而不暗③，休于天钧而不伪④，孟门、终隆之山不能禁⑤，唯体道能不败。湍濑、旋渊、吕梁之深不能留也⑥，大行、石涧、飞狐、句望之险不能难也⑦。是故身处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阙之下⑧。非得一原，孰能至于此哉⑨？

【注释】

①条风：春天的东北风。丽：通“历”，迅速经过。

②黑：北宋本原作“里”。《道藏》本作“黑”。据正。

③玄冥：昏暗。又指北方之神统治之地。《礼记·月令》中记载：孟冬之月，其神玄冥。

④天钧：北极之地。亦指万物自然之变化。伪：通“硊（huǐ）”，毁坏。刘绩《补注》本作“硊”。《集韵》纸韵：硊，败也。

⑤孟门：山名，太行山险隘之地。在今陕西宜川东北、山西吉县西，绵延黄河两岸。终隆：即终南山。在陕西西安南。

⑥湍濑（lài）：急流。旋渊：深潭。吕梁：古水名，在江苏铜山东南。

⑦大（tài）行：指太行山，绵延山西、河北、河南三省。大，《集韵》过韵：“太也。”石涧：深谷名。飞狐：要隘名。在今河北涞源北、蔚县南。两岸峭立，一线微通，迤逦百余里。句（gōu）望：又名句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因山势勾转、水势流注而得名。

⑧魏阙：王宫之门阙。又高诱注：一曰心下巨阙，神内守也。按，“是故”二句，见于《庄子·让王》、《吕览·审为》。

⑨孰：北宋本原作“执”。《道藏》本作“孰”。据正。

【译文】

富贵、贫贱对于自己，就像春天的东北风一样迅速吹过；诋毁、赞誉对于自己，就像蚊虻从自己耳边飞过。持守着洁白之行而不会变黑，品行纯洁高尚而不会混杂，处在黑暗的地方不感到昏暗，停留在北极而不会毁坏，孟门、终南这样的险塞不能禁止，只有掌握了道的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急流、深潭、吕梁的旋流，不能使他滞留，太行、石涧、飞狐、句望这样险隘，不能使他为难。因此自己虽然处于偏远的江海之上，而精神却能在京城的魏阙遨游。如果不是得到了道的根本，谁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是故与至人居[①]，使家忘贫，使王公简其贵富而乐卑贱[②]，勇者衰其气，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议，虚而往者实而归[③]，故不言而能饮人以和[④]。是故至道无为，一龙一蛇[⑤]；盈缩卷舒，与时变化；外从其风，内守其性；耳目不耀，思虑不营[⑥]。其所居神者，臺简以游太清[⑦]；引楯万物[⑧]，群美萌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⑨]，休其神者神居之[⑩]。道出一原，通九门[⑪]，散六衢[⑫]，设于无垓坫之宇[⑬]；寂寞以虚无，非有为于物也，物以有为于己也。是故举事而顺于道者，非道之所为也，道之所施也。

【注释】

①至人：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

②简：轻视。

③“坐而”三句：化自《庄子·德充符》。

④饮(yìn)：给人喝。

⑤“一龙一蛇”句：喻像龙化蛇解一样变化。出自《庄子·山木》。

⑥营：迷惑。

⑦臺（wò）简：掌握大道。臺：《说文》：握，搤持也。臺，古文“握”。按，即执持义。臺，非“臺（台）”字。简，大。

⑧引楯：拔擢。楯，通“揗”，抚循。

⑨事：治理。

⑩休：休止。

⑪九门：九天之门。

⑫六衢（qú）：指六合之内。一说六通之衢。衢，四通八达之路。

⑬设：施予。垓坫（gāi diàn）：边际。

【译文】

因此和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生活在一起，会使家居的人忘掉贫困，使王公贵族轻视富贵而乐意卑贱，使有勇力的人衰减他的血气，使贪婪的人消除他的欲望。安坐不去教训别人，站立着也不发议论，空手去学习的人满载而归，所以他虽然不说话，却能让人享受到平和之气。因此最高的道是不违背自然规律行事，就像龙化蛇解一样；伸缩、卷舒，和节令一起变化；在外部能随从风气而变，内部能持守自己的天性；耳目虽不显明，而思虑却不会迷惑。他平居静漠的时候，精神执持大道而游于太空；引导抚循万物，各种美好的事物萌发生长。因此扰乱精神的人精神就离开他，使其精神休息的人精神就可以停留下来。大道从一本原产生，向上通达九天之门，向下布散在六合之内，施放在没有边际的宇宙；静漠而空虚，对于外物不强求改变它，外物对于自己已经有所变化。因此行事顺从道的规律，不是道所强求的，而是道所施予的。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六合所包[①]，阴阳所呴[②]，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阅一和也[③]。是故槐榆与橘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④]，通为一家。夫目视鸿鹄之

飞[5]，耳听琴瑟之声，而心在雁门之间[6]。一身之中，神之分离剖判；六合之内，一举而千万里。是故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也[7]。百家异说[8]，各有所出。若夫墨、扬、申、商之于治道[9]，犹盖之无一橑[10]，而轮之无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己自以为独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

【注释】

①六合：上下四方。

②呴(xǔ)：张口出气。引申有长养义。

③父母：喻天地。阅：汇总。和：和气。

④有苗：舜时生活在今洞庭湖一带的民族。亦称三苗。三危：西方山名。在今甘肃敦煌一带。《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三危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在沙州敦煌东南三十里。

⑤鸿鹄(hóng hú)：天鹅。

⑥雁门：在山西代县西北。古以两山对峙，雁度其间而得名。

⑦"是故"四句：出自《庄子·德充符》。肝胆，喻近。胡越，喻远。圈，范围。

⑧百家异说：指先秦诸子学说。

⑨墨：墨翟。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汉书·艺文志》有《墨子》七十一篇。扬：《道藏》本作"杨"。杨、扬古通用。杨朱，战国初期道家人物。申：申不害。战国中期法家人物。《汉志》有《申子》六篇。商：商鞅。战国法家，卫国人，曾仕秦为相。《汉志》有《商君》二十九篇。

⑩橑(liáo)：屋椽。此指伞盖的骨架。北宋本原作"撩"。《道藏》本作"橑（liáo）"。据正。

【译文】

上天所覆盖的，大地所运载的，六合所包含的，阴阳所长养的，雨露所滋润的，道德所扶持的，这些都产生在一个天地之内，而汇聚在一个和气之中。因此槐树和榆树，橘树与柚树，总合起来看是同种异物的兄弟；有苗和三危，联系起来看是一个家族。眼睛看到天鹅的飞翔，耳朵听到琴瑟之声，而精神活动却远在雁门关之间。在一人之身中，精神能够游移分离；精神活动在六合之内，一次远举就能达到成千上万里。因此从事物的不同方面去观察，同处于体内极近的肝胆，就像胡越那样遥远；从它们相同的方面去观察，万事万物都在一个范围内活动。诸子百家的学说，各自都有产生的背景。至于像墨子、杨朱、申不害、商鞅的学说对于治政，就像伞盖缺少一个伞弓子，车轮少一根车辐条。有它可以充个数，没有它对于治世也并无妨害。自己认为对于治政是独自专有的，这是不能通达天地之情的表现。

今夫冶工之铸器，金踊跃于炉中，必有波溢而播弃者[①]，其中地而凝滞[②]，亦有以象于物者矣。其形虽有所小周哉[③]，然未可以保于周室之九鼎也[④]，有况比于规形者乎[⑤]？其与道相去亦远矣。今夫万物之疏跃枝举[⑥]，百事之茎叶条梓[⑦]，皆本于一根而条循千万也。若此，则有所受之也[⑧]，而非所授者[⑨]。所受者，无授也，而无不受也。无不受也者[⑩]，譬若周云之茏苁[⑪]，辽巢彭薄而为雨[⑫]，沉溺万物，而不与为湿焉。

【注释】

①播：撒。

②中(zhòng)：得。

③周:周合。《四库全书》本作"用"。

④保:通"宝",宝贵。九鼎:古代象征国家的传国之宝。《史记·五帝本纪》等载为禹所铸。

⑤规形:指规范事物的形体。

⑥疏跃:布散。

⑦栓(niè):树木砍去后重生的枝条。北宋本原作"梓"。刘绩《补注》本改作"栓"。据正。

⑧受:接受。

⑨授:授予。

⑩"所受者"四句:刘绩《补注》本作:"所授者,无受也,而无不受也。无不受也者。"

⑪周云:密雨云。茏苁(lóng cōng):聚合。

⑫辽巢彭薄:浓云蕴积的样子。薄,刘绩《补注》本作"濞"。王念孙《读书杂志》认为,"薄"即"薄"之误 。

【译文】

现在冶炼工匠在铸器的时候,熔液在火炉中翻腾,一定有因翻滚而撒播到外面的,那些落地而凝结在一起的,也有同外物相像的。那些形状虽然也有少许相合,但是不能够同周王室的九鼎比贵重,又何况同有标准的形体相比呢?它和道相距得就更远了。现在世上万物的布散伸展,各种事物的茎叶枝条,都源于一个根本而引发出千枝万叶。像这样,那么则是对道有所接受,而不是强行授予的。接受道所给予的,正因为不是强迫授予的,因而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就像密雨云聚合,浓云密布便成为雨,虽然使万物浸没于水中,但是却不会同万物一样被沾湿。

今夫善射者,有仪表之度①,如工匠有规矩之数②,此皆所得以至于妙。然而奚仲不能为逢蒙③,造父不能伯乐者④,

是皆谕于一曲[5]，而不通于万方之际也。

【注释】

①仪表：指法则、标准。

②如：而。

③奚仲：夏后氏时车的发明者。逢(páng)蒙：古代善射之人。羿的弟子。

④造父：周穆王时善驾驭之人。伯乐：秦穆公时善相马者。

⑤谕：知晓。一曲：一事。

【译文】

现在善于射箭的人，有标准作为法度，而工匠有规矩作为准则，这些都是掌握标准才达到这样巧妙的程度。但是奚仲不能成为逢蒙，造父不能成为伯乐，这是因为他们通晓自己这方面的内容，而不能通达各个方面的变化规律。

今以涅染缁[1]，则黑于涅；以蓝染青[2]，则青于蓝。涅非缁也，青非蓝也。兹虽遇其母[3]，而无能复化已。是何则？以谕其转而益薄也[4]。何况夫未始有涅、蓝造化之者乎！其为化也，虽镂金石[5]，书竹帛，何足以举其数？由此观之，物莫不生于有也[6]，小大优游矣[7]。夫秋毫之末[8]，沦于无间[9]，而复归于大矣。芦符之厚[10]，通于无整[11]，而复反于敦庞[12]。若夫无秋毫之微、芦符之厚，四达无境，通于无圻[13]，而莫之要御夭遏者[14]，其袭微重妙[15]，挺挏万物[16]，揣丸变化[17]，天地之间，何足以论之！夫疾风教木[18]，而不能拔毛发；云台之高[19]，堕者析脊碎脑[20]，而蚊虻适足以翱翔[21]。夫与蚑蛲同乘天机[22]，夫受形于一圈[23]，飞轻微细者，犹足以脱其命[24]，又况

未有类也[25]？由此观之，无形而生有形亦明矣。

【注释】

①涅(niè)：一种矿石名，古代用作黑色染料。缁(zī)：黑色。

②蓝：一种草本植物，叶子可以提取蓝色染料。又叫蓼蓝。青：靛青。

③兹：这。母：本。指涅和蓝。

④谕：明白。转：转化。

⑤镂(lòu)：雕刻。

⑥有：指有形。

⑦优游：种类繁多。

⑧秋毫：喻微小。

⑨间：孔隙。

⑩芦：芦苇。符：苇中白膜。黄锡禧本作“苻”。厚：厚度。这里指薄。

⑪埶(yín)：同“垠”，边界。刘绩《补注》本作“埶”。

⑫庞：敦庞，厚大。北宋本原作“庞”。《道藏》本作“庞”。据正。

⑬无圻(qí)：无垠。

⑭要御：禁御。夭遏(è)：夭折；阻塞。又作“夭阏”。

⑮袭：重复。妙：微小。

⑯挺挏：推引。

⑰揣(tuán)丸：和调。与“抟捖”通。

⑱敦：通“拌(bó)”，拔除。

⑲云台：台高入云，故称云台。

⑳析：折断。

㉑蚊虻：喻微细。

㉒蚑蛲：喻微小。乘：凭借。天机：指造化的奥妙。

㉓一圈：一个范围。

㉔脱：杨树达《淮南子证闻》云："脱"字无义，字当作"托"，声近误耳。

㉕类：指形象。

【译文】

现在用涅矿石染料染黑色衣服，那么比涅矿石更黑；用蓼蓝染蓝色衣服，则比蓝色更蓝。涅矿石不是黑色，蓝色也不是蓼蓝。现在即使遇到本色，也不能使衣服再还原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由此知道它们经过转化而变得更加稀薄了。何况那些不曾经过涅矿石、蓼蓝染化的情况呢！它们作为变化来说，即使雕刻在金石上，书写在竹帛上，又怎么能完全列举出它的变化规律呢？从这里可以看出，万物没有不是从有形中产生的，大大小小种类繁多。像秋毫之末这样微小的东西，可以进入到没有孔隙的地方，秋毫比起道又可归为大的一类了。道像极薄的芦苇的膜，可以通达到没有边际的地方，但是又可以返回到厚大的芦苇之中。至于说不像秋毫这样微小的东西、芦膜这样极薄的东西，都可以四达无境之地，通往无边无际的地方，而不会受到阻挡而折损，那些在天地之间，比微小还微小，能推引万物，和调变化的道，处在天地之间，又将怎么来评论它呢！强劲的大风能够拔起树木，但是却不能够拔掉人的毛发；云台高耸，跌落的人骨碎脑裂，但是蚊虻却能够自由自在地翱翔。它们和蚑蛲一样凭借的是造化的奥秘，接受大自然赋予的形体，这些飞行轻捷极其微细的生物，尚且能够寄托自己的生命，又何况没有形象的物体呢？从此可以看出，无形的道而生出有形的万物是很明显的。

是故圣人托其神于灵府[①]，而归于万物之初。视于冥冥，听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寂漠之中，独有照焉[②]。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后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

也而后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无所载[3]；地不定，草木无所植[4]；所立于身者不宁[5]，是非无所形[6]。是故有真人然后有真知[7]。其所持者不明，庸(愚)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欤[8]？

【注释】

①灵府：精神之宅。指心。

②"视于冥冥"六句：见于《庄子・天地》。"照"字彼文作"和"。

③载：行。

④植：树立。

⑤所立于身者不宁：《文子・精诚》作"身不宁"。

⑥形：见。

⑦真知：不巧诈，故谓真。

⑧庸(愚)讵：刘绩《补注》本无"愚"字。《文子・精诚》作"何知"。《庄子・齐物论》作"庸讵"。庸讵，岂能。按，"愚"字疑衍。

【译文】

因此有道德的人把精神寄托在心中，而归向到万物开始的时候。能够在幽深暗昧中看得清楚，在无声之处能听到声音。在幽冥之中，独独能看到光明；静漠之中，却能见到和声。它以不被人使用的方式而让人使用，它不被人使用而后才能使用它；它以不被人知道的方式而使人知道它，它不被人知道而后才能使人知道它。上天的位置不确定，日、月便无法运行；大地不确定位置，草木便无法生长；人们所立身的地方不安宁，是非曲直便没有办法辨明。因此有道的人才能做到不巧诈。他所持守的东西(即道)是不明显的，又怎么知道我所说的知道不是不知道呢？

今夫积惠重厚[1]，累爱袭恩[2]，以声华呕符妪掩万民百

姓[3]，使知之䜣䜣然人乐其性者[4]，仁也。举大功，立显名，体君臣[5]，正上下，明亲疏，等贵贱，存危国，继绝世，决挐治烦[6]，兴毁宗，立无后者，义也。闭九窍[7]，藏心志，弃聪明，反无识，芒然仿佯于尘埃之外[8]，而消摇于无事之业[9]，含阴吐阳，而万物和同者[10]，德也。是故道散而为德，德溢而为仁义，仁义立而道德废矣[11]。

【注释】

①厚：《文子·精诚》作“货”。

②袭：相袭，承袭。

③声华：声誉，荣耀。呕（xū）符：怜爱。妪（yǔ）掩：抚育。

④知：刘绩《补注》本无“知”字。王念孙《读书杂志》认为“知”为衍文。䜣䜣（xīn）然：欣喜的样子。

⑤体：亲近。

⑥决挐（rú）：解决纷乱。挐，乱。

⑦九窍：九孔。《庄子·齐物论》成玄英疏：“九窍，谓眼、耳、鼻、舌、口及下二漏也。”

⑧芒：通“茫”，茫然。

⑨业：开始。

⑩和同：和洽同心。

⑪“是故”三句：出自《老子》三十八章。《文子·精诚》亦同。

【译文】

现在积聚恩德、增加财物，厚施恩爱，用声誉荣耀去怜爱抚育万民百姓，使他们欣喜地珍爱自己的生命，这是仁的表现。推举有功的人，树立有突出名节的人，使君臣关系亲近，端正上下之间的关系，明确亲疏，划分贵贱，保存危亡的国家，继续灭绝的世族，解决纷乱、治理危难，

兴起毁灭的宗庙，存立没有后代的家族，这是义的表现。关闭人的九窍，隐藏起心志，抛弃智巧，返回到没有知识的境地，茫然地徘徊在尘世之外，而自由往来于万物开始的时候，吸进阴气，吐出阳气，而与万物和睦同心，这是德的表现。因此说道分散而成为德，德散落的部分而成为仁义，仁义确定而道德便废止了。

百围之木，斩而为牺尊，镂之以剞劂，杂之以青黄，华藻镈鲜，龙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断在沟中，一比牺尊沟中之断，则丑美有间矣。然而失木性钧也①。是故神越者其言华②，德荡者其行伪③。至精亡于中④，而言行观于外⑤，此不免以身役物矣⑥。夫趍舍行伪者⑦，为精求于外也。精有湫尽⑧，而行无穷极，则滑心浊神，而惑乱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于外淫于世俗之风，所断差跌者⑨，而内以浊其清明，是故踌躇以终⑩，而不得须臾恬淡矣。

【注释】

①“百围之木”至“失木性钧也”：见于《庄子·天地》。牺尊，古代的一种牛形酒器。剞劂(jī jué)，雕刻用的刀。华藻，华文。镈，疑通“敷”，布敷，涂饰。鲜，鲜艳。北宋本原作“鮮”。《道藏》本做“鲜”。据正。文章，文采。一，一旦。间，远。钧，通“均”，等。

②越：分散。

③荡：放纵。

④至精：最纯粹的精气。

⑤观：显示。

⑥役物：被外物所役使。

⑦趍(qū)舍：取舍。刘家立《淮南内篇集证》：今本“言华”讹作“趍舍”。

⑧湫尽：穷尽。湫，通“遒”，尽。

⑨差跌：失误。郑良树《淮南子斠理》云：“所断差跌者”，义不可通。疑当作“所断者差跌”。

⑩踌躇（chóu chú）：犹豫、疑虑。

【译文】

百围粗的大树，砍断做成精美的牛状酒器，用雕刀加以刻镂，涂上青黄的色彩，刻上鲜艳华美的花纹，配上龙蛇虎豹的图案，曲折而成灿烂的文彩；然而它要被砍断倒在水沟之中，一旦把牺尊同断在沟中的木头相比，那么美和丑之间的差距就很远了。不过就失去木头本性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因此精神散乱的人言词华而不实，品德放纵的人行动伪诈。最美的精气在心中消失，而言行便在外部显示出来了，这样身形免不了要被外物所役使。言词华美，行动虚伪，是精神为求得在外部的表现。精神有穷尽，而行动没有穷尽，那么就会扰乱心志使精神混乱，从而使它的本性发生惑乱。他内心所守持的精神不能安定，而外部被世俗之风所迷惑，所决断就会有失误，而使内部清静明朗的精神受到扰乱，因此就会犹豫疑虑一生，而不会有一刻的清静了。

是故圣人内修道术[①]，而不外饰仁义；不知耳目之宜，而游于精神之和[②]。若然者，下揆三泉[③]，上寻九天，横廓六合[④]，揲贯万物[⑤]，此圣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则动溶于至虚[⑥]，而游于灭亡之野；骑蜚廉[⑦]，而从敦圄[⑧]；驰于方外[⑨]，休乎宇内；烛十日[⑩]，而使风雨；臣雷公[⑪]，役夸父[⑫]；妾宓妃[⑬]，妻织女[⑭]；天地之间，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虚无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⑮]。

【注释】

①修：刘绩《补注》本作"脩"。当是。

②"不知"二句：本于《庄子·德充符》。宜，北宋本原作"宣"。刘绩《补注》本作"宜"，《文子·精诚》、《庄子·德充符》同。据正。

③揆（kuí）：度量。三泉：三重泉。即地下深处。

④廓：扩大。

⑤揲（dié）贯：积累、贯通。

⑥动溶：摇荡。溶，通"搈"，摇荡。

⑦蜚（fēi）廉：神兽名，长毛有翼。

⑧敦圄（yǔ）：似虎而小。一曰仙人名。

⑨方外：区域之外。

⑩十日：指十个太阳。见于《山海经·海外东经》、《庄子·齐物论》、《楚辞·天问》、《淮南子·本经训》及马王堆汉墓帛画等。一说指"幻日"现象。

⑪雷公：雷神。

⑫夸父：神名。又为兽名。

⑬宓（fú）妃：洛河女神名。传为伏羲氏之妃。

⑭织女：神女名。又为星名。

⑮素：本色。

【译文】

因此有道德的人在内部提高道德的修养，而不在外部用仁义来修饰；不去关心耳目适宜于何种声色，而只求心灵游弋在精神和谐的环境之中。像这样的话，向下可以度量极深的三泉，向上可寻觅极高的九天，横着扩大天地四方，竖着贯通万事万物，这就是圣人的游观。至于说真人，他们游荡在最空虚的地方，而往来于什么都不存在的境地；骑着神兽蜚廉，而让敦圄做随从；奔驰在方外之地，休息在环宇之内；让十日来照耀，让风雨供使唤；把雷公作臣子，使夸父来服役；让宓妃作妾，

织女为妻；天地之间，怎么能止留他的志向呢？所以虚无是道的馆舍，平易是道的本色。

夫人之事其神而娆其精[①]，营慧然而有求于外[②]，此皆失其神明而离其宅也[③]。是故冻者假兼衣于春，而暍者望冷风于秋[④]。夫有病于内者，必有色于外矣[⑤]。夫梣木色青翳[⑥]，而蠃瘉蜗睆[⑦]，此皆治目之药也。人无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圣人之所以骇天下者，真人未尝过焉；贤人之所以矫世俗者，圣人未尝观焉[⑧]。夫牛蹄之涔[⑨]，无尺之鲤；块阜之山[⑩]，无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营宇狭小[⑪]，而不能容巨大也，又况乎以无裹之者邪[⑫]？此其为山渊之势亦远矣。夫人之拘于世也，必形系而神泄[⑬]，故不免于虚[⑭]。使我可系羁者，必其有命在于外也[⑮]。

【注释】

①事：奉事。神：指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也指精神意识活动。娆（rǎo）：烦扰。精：古代指构成人体和生命的基本物质。

②营慧然：求索名利的样子。

③宅：指精神之宅。

④“是故”二句：出于《庄子·则阳》。暍（yē），中暑。

⑤色：容色。

⑥梣（cén）木：秦皮。又叫苦枥木。瘉：治疗。青翳（yì）：今称角膜翳，有云翳、斑翳、白斑之分。

⑦蠃：通“螺”，池塘中的螺蛳，有清热、利水、明目之功效。蜗睆（wō huǎn）：又称烛睆。类似今白内障。

⑧“圣人之所以”四句：化自《庄子·外物》。骇，惊骇。矫，纠正。

⑨涔(cén):积水。

⑩块阜(fù):小山名。《列子·汤问》作“魁父”。

⑪营宇:指范围。

⑫无:无形。

⑬神泄:精神泄散。

⑭虚:指疾病。

⑮“使我”二句:本于《庄子·则阳》、《山木》。《文子·精诚》作:“必其命自在外者矣。”《庄子·山木》作:“吾命有在外者也。”可与此相参。

【译文】

人们劳碌心志而扰乱内部的精气,竭尽心力向外钻营追求名利,这些做法都会丧失精神元气而使精神远离身心。因此受冻的人希望借助于衣服温暖如春,而中暑的人希望秋天的冷风赶快吹来。身体内部有病的人,必定表现在外部气色上。秦皮可以治疗角膜翳,螺蛳可以治疗白内障,这些都是治疗眼病的药物。人们没有其他原因而寻找这些药物,必定是眼睛被病状遮住了。圣人所以使天下人惊动的原因,是因为真人未曾过问;贤人所以纠正世俗风气的原因,是圣人不曾过问。就像牛蹄那样小的水坑,不会有一尺长的鲤鱼;块阜这样的小山丘,不会长出一丈高的木材。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都是因为它们所处的范围狭小,而不能容纳巨大的事物罢了,又何况用无形来包裹的万物呢?它们距离作为山渊的气势也是很远的了。人们被世俗所拘泥,必定会使形体受到羁绊而精神衰竭,所以免不了要生病。假使我能被别人束缚住,必定是我的命运和外物有所接触罢了。

至德之世,甘瞑于溷澖之域[①],而徙倚于汗漫之宇[②],提挈天地而委万物[③],以鸿濛为景柱[④],而浮杨乎无畛崖之际[⑤]。是故圣人呼吸阴阳之气,而群生莫不颙颙然仰其德以

和顺[6]。当此之时,莫之领理决离[7],隐密而自成[8],浑浑苍苍[9],纯朴未散[10],旁薄为一[11],而万物大优[12]。是故虽有羿之知而无所用之。

【注释】

①“至德”二句:化自《庄子·列御寇》。至德,最高的道德。甘瞑,酣睡。瞑,通“眠”。溷涀(hùn xián),无涯的样子。

②徙倚:自由遨游。汗漫:广大无涯的样子。

③提挈(qiè):提举。委:抛弃。

④鸿濛:东方之野,日所出之地。景(yǐng)柱:测日影的表柱。景,通“影”。

⑤浮杨:遨游。刘绩《补注》本作“浮扬”。畛(zhěn)崖:界限。

⑥颙颙(yóng)然:仰慕的样子。颙,通“喁”,本指鱼张口出气,此指仰慕、期许。

⑦领理:统率、治理。决:决裂。离:背离。

⑧隐密:隐藏,不露声色。《太平御览》卷七十七《皇王部》二引作“隐愍”。《原道训》有“穆忞隐闵”。高诱注:皆无形之类也。

⑨浑浑苍苍:混沌广大的样子。

⑩纯朴:纯粹朴素。

⑪旁薄:广大无边。

⑫优:充足,富裕。

【译文】

在最好的道德统治时期,人们酣睡在混沌无涯的境界之中,自由遨游在广阔无垠的地方,提举天地而抛弃万物,他们把东方之野作为太阳的影柱,而在浩渺无边的天际漫游。因此圣人自然呼吸阴阳二气,平民百姓没有不仰慕他的美德而和平柔顺的。在这个时候,没有人统率治理而导致决裂而去,不声不响地而万物自然形成,混沌不清,淳朴之性

没有消失，广大无边而又混而为一，而万物自然丰足。即使有后羿那样的智巧也没有地方能够使用它。

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1]，其道昧昧芒芒然[2]。吟德怀和[3]，被施颇烈[4]，而知乃始昧昧晽晽[5]，皆欲离其童蒙之心[6]，而觉视于天地之间，是故其德烦而不能一[7]。

乃至神农、黄帝[8]，剖判大宗[9]，窍领天地[10]，袭九窾[11]，重九慹[12]，提挈阴阳，嫥捖刚柔[13]，枝解叶贯[14]，万物百族，使各有经纪条贯。于此万民睢睢盱盱然[15]，莫不竦身而载听视[16]，是故治而不能和[17]。

下栖迟至于昆吾、夏后之世[18]，嗜欲连于物，聪明诱于外，而性命失其得[19]。

施及周室之衰[20]，浇淳散朴[21]，杂道以伪[22]，俭德以行[23]，而巧故萌生[24]。周室衰而王道废[25]，儒、墨乃始列道而议[26]，分徒而讼[27]。于是博学以疑圣[28]，华诬以胁众[29]，弦歌鼓舞，缘饰《诗》、《书》[30]，以买名誉于天下。繁登降之礼[31]，饰绂冕之服[32]，聚众不足以极其变，积财不足以赡其费。于是万民乃始慲觟离跂[33]，各欲行其知伪，以求凿枘于世[34]，而错择名利[35]。是故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36]，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丧性命，有衰渐以然[37]，所由来者久矣。

【注释】

①伏羲氏：传说中上古部落领袖。

②昧昧：淳厚的样子。芒芒：同“茫茫”，广大。

③吟：吟咏。怀和：含怀和气。

④被：覆盖。施：施加。烈：大。

⑤昧昧：似明未明的样子。啉啉(lín)：求知的样子。《文子·上礼》作"懋懋"。

⑥离：离开。童蒙：指寡知蒙昧之人。

⑦烦：无常，纷歧。一：统一。

⑧乃：《文子·上礼》作"及"。

⑨剖判：分离。大宗：事物的本源。

⑩窍：贯通。领：理。

⑪袭：因袭。九窾(kuǎn)：九天之法。

⑫九埶(yín)：即九地之形。埶，王念孙《读书杂志》云：当为"埜"，字之误也。《玉篇》：埜，古文"垠"字。

⑬娧捖(wán)：和调。娧，通"抟(tuān)"，聚合。

⑭解：会合。叶贯：积累。

⑮睢睢(huī)盱盱(xū)：张目直视的样子。

⑯竦(sǒng)：恭敬地站立看。载：通"戴"，头顶着。《文子·上礼》作"戴"。

⑰和：谐和。

⑱栖迟：停留。昆吾：夏的同盟部落名。夏后：指夏桀。

⑲得：通"德"，根本。

⑳施(yì)：延续。

㉑浇：薄。淳：通"醇"，纯酒。指淳朴本性。

㉒杂：《文子·上礼》作"离"，离开。

㉓俭：《文子·上礼》作"险德以为行"。险，危险。

㉔巧故：巧言伪诈。

㉕王道：指先贤所行之道。语出《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㉖儒：孔子创立的学派。墨：墨子创立的学派。《韩非子·显学》：

世之显学，儒、墨也。列：裂，分离。

㉗讼：争讼。

㉘疑：本于《庄子·天地》，其文作"拟"，模仿义。

㉙华诬：设虚华之言，以诬蔑圣人。诬，欺骗。胁：胁迫。

㉚缘饰：赞誉粉饰。《文子·上礼》作"琢饰"。

㉛登降：进退揖让之礼。

㉜绂(fú)：系(jì)印章或佩玉用的丝带。绂色依官职品级不同而定。冕(miǎn)：大夫以上贵族所戴的礼帽。

㉝惏(mán)：糊涂，不明事理。觟：通"觿(xié)"，有二心。离跂：用力的样子。

㉞凿枘(ruì)：喻迎合世俗。枘，榫眼。北宋本原作"柄"。《道藏》本作"枘"。据正。

㉟错：施行。择：索取。

㊱曼衍：放纵。陂(bēi)：水边，山坡。

㊲衰渐：逐渐衰退。

【译文】

等到世道开始衰败，在伏羲氏统治时，他的道德仍然纯厚宽广。人民称颂他的功德、含怀和气，布散他的德泽、施予大众，但是用智巧开始似懂非懂、似明似暗的追求，都想违背淳朴的本性，而想觉察明白天地间的某些道理，因此德性无常而不能统一。

到了神农、黄帝的时代，分离事物的根本，贯通天地，按照九天的法则，依循九地之形法，引导阴阳，调和刚柔，像连接千枝万叶一样，影响到万物百族，使各种事物都有一定的法规条理。这时万民都睁大眼睛，没有不景仰地站立着看着，因此天下得到治理但不能使百姓和谐。

渐渐发展到昆吾、夏后之时，对外物嗜欲无度，聪明被外物所诱惑，而性命便失去了根本。

延续到周王朝衰落之时，淳朴的本性散失了，离开了道而干起虚伪

的勾当，推行存在危险的德行，因此诈巧迅速产生了。周朝统治衰败而王道被废止，儒、墨两家开始分裂而辩论，两方信徒激烈争讼。这时便运用广博的知识而模仿圣人，用虚华欺骗之言来胁迫大众，奏乐唱歌跳舞，赞誉粉饰《诗》、《书》，来向天下收买名誉。他们制订繁琐的进见之礼，装饰带有佩带和礼帽的服装，即使聚集很多人也不能够弄清它的变化，积累很多财物也不能够供给他们的费用。这时老百姓开始不明事理并被引上邪路，各人想要施展自己的智巧，来求得逢迎于世，以便索取名利地位。因此百姓在荒淫之路上追逐，而失掉他们的道德根本。世人之所以丧失性命之本的原因，是由逐渐衰败而造成这个样子，它的由来已经很久了。

是故圣人之学也，欲以反性于初①，而游心于虚也②。达人之学也③，欲以通性于辽廓④，而觉于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学也，则不然：擢德攓性⑤，内愁五藏，外劳耳目，乃始招蛲振缱物之豪芒⑥，摇消掉捎仁义礼乐⑦，暴行越智于天下⑧，以招号名声于世，此我所羞而不为也。是故与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说也⑨；与其有说也，不若尚羊物之终也始⑩，而条达有无之际⑪。是故举世而誉之不加劝，举世而非之不加沮⑫。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荣辱之理。虽有炎火洪水弥靡于天下⑬，神无亏缺于胸臆之中矣。若然者，视天下之间，犹飞羽浮芥也⑭，孰肯分分然以物为事也⑮？

【注释】

①性：指人的本性，亦即天性。

②虚：指无情欲。

③达人：通达知命的人。

④辽廓:旷远,空阔。

⑤擢(zhuó):去掉。搴(qiān):拔取。

⑥招蛲(náo):通"挑挠",循环往复。振缱(qiǎn):情意缠绵的样子。

⑦摇消掉捎:奔走鼓动。

⑧暴:表露。越:扬。

⑨说:通"脱",舍弃。

⑩尚羊:逍遥。终也始:疑衍"也"字。

⑪条达:通达。

⑫"是故"二句:出自《庄子·逍遥游》。劝,勉力。沮(jǔ),沮丧。

⑬弥靡:漫延。

⑭芥:小草。

⑮分分然:忙乱的样子。

【译文】

因此圣人的学习,是想用来使人的性情返回到开初的淳朴状态,使心灵在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游弋。通达知命的人的学习,想要用来在空旷的环境中通达性命,而在寂静中得到觉醒。至于像世俗之人的学习,就不是这样:他们抛去人的道德和天性,内心使五脏愁苦,外部使耳朵、眼睛劳困,开始永无休止的追求毫芒之利,奔走鼓动仁义礼乐,并在天下散播推行智巧和诈伪,来求得在世上昭显得到好的名声,这种行为是我所感到羞愧而不干的事。因此与其这样占有天下,倒不如抛弃了它;与其舍弃了它,倒不如逍遥于万物的变化之中,而和有、无的境界相联系。因此整个社会赞美他也不更加努力,整个社会非难他也不感到沮丧。在生和死的环境中泰然处之,而通达荣宠耻辱变化之理。即使有烈火、洪水漫延于天下,自己的精神也不会在心意中有任何损害。如果像这样的话,看待天下之间的万事万物,就像飞过的羽毛和浮动的小草,谁肯忙乱地把外物作为一回事呢?

水之性真清，而土汩之；人性安静，而嗜欲乱之[①]。夫人之所受于天者，耳目之于声色也，口鼻之于芳臭也[②]，肌肤之于寒燠[③]，其情一也。或通于神明，或不免于痴狂者[④]，何也？其所为制者异也。是故神者智之渊也，渊清则智明也[⑤]；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则心平矣。人莫鉴于流沫，而鉴于止水者[⑥]，以其静也；莫窥于生铁，而窥于明镜者，以睹其易也[⑦]。夫唯易且静，形物之性也[⑧]。由此观之，用也必假之于弗用也[⑨]。是故虚室生白，吉祥止也[⑩]。

【注释】

①"水之性"四句：本自《吕览·本生》。水之性真清，《太平御览》卷七百二十《方术部》一引此作："夫水之性清，而沙土汩之。"《吕览·本生》："夫水之性清。"无"真"字。汩(gǔ)，乱。

②"口鼻"句：《文子·九守》作"鼻口之于芳臭也"。

③燠(yù)：温暖。

④痴：傻。

⑤渊清则智明：《文子·九守》作"神清则智明"。

⑥"人莫"二句：见于《庄子·德充符》。鉴，镜子。沫，泥中的泡沫。《文子·九守》作"潦"。

⑦睹：《太平御览·服用部》十九引无"睹"字。易：平。

⑧形：见。

⑨用也：《庄子·知北游》作"是用之者"。《文子·九守》作"故用之者"。

⑩"是故"二句：见于《庄子·人间世》。虚，心。室，身。白，指道。止，栖息。

【译文】

水的特性是清的，但是泥土使它混浊；人的本性是安静的，但是嗜欲使它混乱。人类从上天那儿所接受的本能，耳朵、眼睛能分清声音、色彩，口鼻可以辨出香臭，肌肤可以感觉寒热，他们的情感都是一样的。但是有的同神明相通达，有的却免不了成为傻子、疯子，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制约他们的精神不一样。因此说精神是智慧的渊源，渊源平静就会智慧显明；智慧是心灵的府库，神智平正那么心灵就会平静了。没有人用流动的浑水当镜子，而用静止的清水来照面，是因为它平静的缘故；没有人从生铁中观察自己的形容，只会从明镜中观察面容，是因为它平正的缘故。只有平正和安静，才能显现外物的性状。由此可以看出，被使用的东西必定借助于不能被使用的部分。因此只有使身心空虚起来道才能产生，吉祥才能停留。

夫鉴明者，尘垢弗能薶[①]。神清者[②]，嗜欲弗能乱。精神以越于外[③]，而事复返之，是失之于本而求之于末也。外内无符[④]，而欲与物接，弊其玄光[⑤]，而求知之于耳目，是释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⑥]，是之谓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⑦]；反之于虚，则消铄灭息[⑧]，此圣人之游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达乎性命之情；其举错未必同也，其合于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爱之也，燠有余于身也。冬日之不用翣者，非简之也，清有余于适也[⑨]。夫圣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节于己而已，贪污之心[⑩]，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也[⑪]；能有名誉者，必无以趋行求者也[⑫]。

【注释】

①薶(wō)：玷污。

②神清：指精神内守，神清智明。

③越：泄散。

④符：符应。

⑤弊：通“蔽”，遮蔽。玄光：内明。

⑥炤炤(zhāo)：光明的样子。道(dǎo)：同“导”，导向。

⑦“而神”句：《文子·九守》作“则神慨然在之”。喟(kuì)然，欣然的样子。

⑧铄(shuò)：熔化。息：生。

⑨“夫夏日”六句：化自《吕览·有度》。翣(shà)，通“篓”，扇子。《精神训》高诱注：篓，扇也，楚人谓扇为篓。简，贱，轻慢。

⑩贪污，贪婪，卑下。

⑪以：用。

⑫趋行：奔走忙碌。

【译文】

镜子明净，灰尘不能够玷污它。精神内守，嗜欲不能够惑乱它。精神已经泄散到外面，却又再重新使它返回，这是失去了根本却从末节上去探求。外形与内心不能配合，却想同外物交接，遮蔽住了内心的聪明，却想从耳目那里求得智慧，这是抛弃光明而导向黑暗，这就叫做失道。心里向往所到达的地方，而精神也能够欣然存在；精神返回到虚静状态，那么情欲活动也就会停息下来，这就是圣人的行为。因此古代有道德的人治理天下，必然通达性命的情理；他们的治政措施不一定全部相同，但是同道相合则是一致的。夏天不穿皮衣，不是爱惜它，对于身子来说热度太高了。冬天不用扇子，不是认为它卑贱，对于身体适宜来说寒气太多了。圣人按照食量多少而吃饭，度量形体大小而穿衣服，对于自己有所节制而已，贪婪卑下的想法，怎么能产生呢？所以能够占有天下的，一定是不利用地位为自己谋利的人；能够得到名誉的人，一定不是靠奔走钻营而得到的。

圣人有所于达[1]，达则嗜欲之心外矣[2]。孔、墨之弟子，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世，然而不免于儡[3]，身犹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是何则？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于本，许由不能行也[4]，又况齐民乎[5]？诚达于性命之情，而仁义固附矣[6]，趋舍何足以滑心？若夫神无所掩，心无所载，通洞条达，恬漠无事，无所凝滞，虚寂以待，势利不能诱也，辩者不能说[7]，声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滥也[8]，智者不能动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9]。若然者，陶冶万物，与造化者为人[10]，天地之间，宇宙之内，莫能夭遏[11]。夫化生者不死[12]，而化物者不化[13]。神经于骊山、太行而不能难，入于四海、九江而不能濡。处小隘而不塞，横扃天地之间而不窕[14]。不通此者，虽目数千羊之群，耳分八风之调，足蹀《阳阿》之舞[15]，而手会《绿水》之趋[16]，智终天地[17]，明照日月，辩解连环[18]，泽润玉石[19]，犹无益于治天下也。

【注释】

①达：通达事理。

②外：抛弃。

③儡(lěi)：疲困。

④许由：尧时贤人。

⑤齐民：平民。

⑥固：《文子・守真》作“因”，归依。

⑦说：解释。

⑧滥：淫乱。

⑨道：《文子・九守》作“游”。按，“辨者”至“真人之道也”，化自《庄

子·田子方》。

⑩为人: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云:“人”者“偶”也。言与造化者为偶也。高诱未解“人”字之义,故训“为”为“治”。

⑪夭遏(è):阻挡。

⑫化生者:指天。

⑬化物者:指德。

⑭“神经”四句:化自《庄子·田子方》。骊山,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太行,在今河南黄河以北沁阳的北面,绵延四百余公里。九江,长江于古荆地界分为九支。诸说多有分歧。扃(jiōng),贯穿。窕(tiǎo),充满。

⑮蹀(dié):踏,踩。《阳阿》:古楚曲名。又古之名倡。

⑯会:配合。《绿水》:古舞曲。又古诗名。趋:节奏。

⑰终:周遍。《文子·九守》作“统”。

⑱连环:本指连成串不可解之玉环。喻紧密相连之事物。

⑲润泽玉石:《文子·九守》作“辞润金石”。泽,润泽。

【译文】

圣人通达万物变化之理,通达那么贪欲的心理便被抛弃在外了。孔子、墨子的弟子们,都用仁义的学说来教导世人,虽然这样自身却免不了疲困,连自身都不能够施行,又何况所教导的弟子呢?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的学说只重视外部的缘故。只抓住末节却要求返回根本,许由也不能够做到,更何况普通百姓呢?如果真能通达性命的情理,那么外部的仁义就可归附了,取舍怎么能扰乱思想呢?至于像精神没有什么要掩饰的,心灵没有什么要负担的,通达事物的情理,静漠得像无事一样,没有什么凝结不动的,以虚静来等待,权势利益不能诱惑他,善辩的人不能说服他,声乐美色不能使之放纵,美人不能使他淫乱,智巧也不能打动他,有勇力的人不能使他恐惧,这就是真人的行为。如果能像这样,那么就可以化育万物,和大自然做伴侣,天地之间,宇宙之

内，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的。自然界是不会死亡的，化育万物的德性是不会改变的。精神经过骊山、太行而不会受到阻碍，通过四海、九江而不会被沾湿。处在狭小的山隘不会壅塞，横贯天地之间也不会充满。不能通晓这样的道理，即使眼睛能数清千头羊群，耳朵能够分清八方声音的乐调，脚可以踏着《阳阿》的舞步，手可以配合《绿水》的节奏，智慧周知天地之理，光辉照耀日月，口辩可以解开连环，辞章能够润泽金石，对于治理天下，也还是没有一点补益。

静漠恬澹，所以养性也；和愉虚无，所以养德也。外不滑内，则性得其宜；性不动和，则德安其位。养生以经世，抱德以终年，可谓能体道矣。若然者，血脉无郁滞，五藏无蔚气①，祸福弗能挠滑②，非誉弗能尘垢，故能致其极。非有其世，孰能济焉？有其人，不遇其时，身犹不能脱，又况无道乎？且人之情，耳目应感动，心志知忧乐，手足之攒疾蛘、辟寒暑③，所以与物接也。蜂虿螫指而神不能憺④，蚊虻噆肤而知不能平⑤。夫忧患之来撄人心也⑥，非直蜂虿之螫毒而蚊虻之惨怛也⑦，而欲静漠虚无，奈之何哉？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闻雷霆之音；耳调玉石之声⑧，目不见太山之高，何则？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⑨。今万物之来擢拔吾性⑩，攓取吾情⑪，有若泉源，虽欲勿禀⑫，其可得耶？

【注释】

①蔚气：病色。蔚，通“萎”，病。

②挠(náo)滑：扰乱。

③攒(fèi)：挠抓，除去。蛘(yǎng)：搔蛘。蛘，后作“痒”。辟寒暑：郑良树《淮南子斠理》云：“辟寒暑”上疑脱“肌肤”二字。《吕览·

恃君览》:"肌肤不足以扞寒暑。"可证。

④虿(chài):蝎类毒虫。螫(shì):有毒腺的虫刺人。憺(dàn):平定。

⑤噆(zǎn):刺穿。

⑥撄:干扰。

⑦直:只。憯怛(cǎn dá):伤痛。

⑧玉石:《太平御览》卷十三《天部》十三引《文子·九守》作"金石之音"。今本《文子》作"金玉"。

⑨志:记住,专注。

⑩擢(zhuó)拔吾性:《文子·九守》作"擢拔吾生"。擢,拔取。性,北宋本原作"悟"。刘绩《补注》本作"性"。据正。

⑪攓(qiān):拔取。

⑫禀:承受。

【译文】

静漠恬淡,是用来养性的;和愉虚无,是用来养德的。外物不扰乱内心,那么性情便能得到适宜的处所;性情不扰动内心的平和之气,那么德性便有了安定的位置。保养性命是用来治理社会,内怀德性是为了终了天年,可以说是体察到了道的根本。像这样,血液经脉没有瘀滞,五脏没有疾病,灾祸、福气不能扰乱,非难、赞誉不能玷污,所以能够达到理想的顶点。但是没有那样的清平之世,怎么又能得到成功呢?即使有能得道的人,没有遇到明世,自身还是不能够脱难,何况无道之人呢?况且人的常情 ,耳目能够感应行动,内心意念可以感知忧愁欢乐,手脚可以揉搓伤痛和搔痒、肌肤可以防备寒暑的侵袭,这就是器官和外物进行接触的原因。蜂子、毒虫叮咬手指而精神不能平定,蚊虻刺穿皮肤,而感觉不能平息。忧愁、患难来干扰人心的时候,不只是像蜂子、毒虫的毒汁和蚊虻叮咬的伤痛,这样却想要平静淡漠,怎么能做到呢?视力集中在细微事物上的时候,耳朵听不到雷霆的吼声;耳朵倾听金石之音时,眼睛连泰山也见不到,为什么呢?精神专注在细小的方面

而把重大的事情遗忘了。现在万事万物来拔取我的天性,摄取我的性情,就像泉水涌流一样,即使想不接受,又怎么能够做到呢?

今夫树木者,灌以瀿水①,畴以肥壤②,一人养之,十人拔之③,则必无余栓④,有况与一国同伐之哉?虽欲久生,岂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终日,未能见眉睫;浊之不过一挠⑤,而不能察方员⑥。人神易浊而难清,犹盆水之类也。况一世而挠滑之,曷得须臾平乎?

【注释】

①瀿(fán):《道藏》本作"瀿",指水暴涨。古楚语。

②畴(chóu):壅土。

③"一人"二句:出自《韩非子·说林上》:"然使十人树之,而一人拔之,则毋生杨矣。"

④栓(niè):再生的枝条。

⑤挠(náo):搅动。

⑥察:见。

【译文】

现在种植树木的人,用大水来浇灌它,用肥沃的土壤来拥培它,如果一个人来培植,十个人来拔掉它,那么必定连枝条也没有了,又何况和一国的人共同砍伐它呢?虽然想要长久地生存下去,又怎么可能呢?现在把一盆水放到庭院中,使它澄清一整天,还不能照见眉毛和睫毛;轻轻搅动一下便使之浑浊,就不能看见方形和圆形的轮廓了。人的精神容易被搅浑而难于变清,就像盆水之类。更何况整个社会都来搅动它,怎么能有一刻的平静呢?

古者至德之世，贾便其肆[①]，农乐其业，大夫安其职，而处士脩其道[②]。当此之时，风雨不毁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③]，珠玉润泽[④]，洛出《丹书》[⑤]，河出《绿图》[⑥]，故许由、方回、善卷、披衣得达其道[⑦]。何则？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乐其间。四子之才，非能尽善，盖今之世也[⑧]。然莫能与之同光者[⑨]，遇唐、虞之时[⑩]。

逮至夏桀、殷纣[⑪]，燔生人[⑫]，辜谏者[⑬]，为炮烙[⑭]，铸金柱[⑮]，剖贤人之心，析才士之胫[⑯]，醢鬼侯之女[⑰]，菹梅伯之骸[⑱]。当此之时，峣山崩[⑲]，三川涸[⑳]，飞鸟铩翼[㉑]，走兽挤脚[㉒]。当此之间，岂独无圣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鸟飞千仞之上[㉓]，兽走丛薄之中[㉔]，祸犹及之，又况编户齐民乎[㉕]？由此观之，体道者不专在于我[㉖]，亦有系于世者矣。

【注释】

①贾(gǔ)：行商。肆：店铺。

②处士：隐居之人。脩：《太平御览》卷七十七《皇王部》二引此作“循”。

③九鼎：古代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传为夏禹所铸。高诱注：“九鼎，九州贡金所铸也。一曰象九德，故曰九鼎也。”重：厚。

④润泽：有光泽。

⑤洛：今河南洛河。《丹书》：一种所谓的天书，用丹笔书写。

⑥河：黄河。《绿图》：传说为天赐符命之书。《周易·系辞上》中记载：河出图，洛出书。

⑦许由、方回、善卷、披衣：皆尧、舜时隐士。

⑧盖：掩。

⑨光：赞誉。

⑩唐、虞：指唐尧、虞舜。

⑪夏桀：夏朝末代国君。被商汤所推翻。殷纣：商朝末代之君。被周武王所推翻。

⑫燔（fán）：焚烧。

⑬辜（gū）：无罪而杀。

⑭炮烙：纣王所用酷刑。一说置铜格，布火其下，置人于其上。烙，通“格”。

⑮铸金柱：高诱注：然火其下，以人置其上，人堕陊火中，而对之笑也。此说与“炮烙”无别，疑误。上博简《容成氏》有“金桎三千”。桎（zhì），桎梏。束缚脚、手的刑具。金柱，疑即“金桎”。

⑯析：解开。胫：脚。

⑰醢（hǎi）：肉酱。鬼侯：纣时诸侯。又作九侯。

⑱菹（zū）：把人剁成肉酱。梅伯：纣时诸侯。

⑲峣（yáo）山：在陕西蓝田东南。

⑳三川：指泾水、渭水、汧（qiān）水。涸：干竭。

㉑铩（shā）：本指有鼻的剑，此指折断。

㉒挤：毁坏。

㉓夫：北宋本原作“天”。《道藏》本作“夫”。据正。

㉔丛薄：聚木曰丛，深草曰薄。

㉕编户：编入户籍。

㉖体：实行。

【译文】

在古代德政最好的时代，商人在方便的地方设置店铺，农民以耕种为乐，大夫安于自己的职守，而隐士修养他的道德。在这个时候，狂风暴雨不毁折农作物，草木没有夭折，九鼎中滋味醇厚，珍珠美玉光华润泽，洛水里出现《丹书》，黄河里出了《绿图》。因此许由、方回、善卷、披

衣，能够实现他们的道术。为什么这样呢？天子有为天下人谋利益之心，因此人们能够自乐其道于天地之间。这四个人的才能，不能算是最好的，却能超过今世。然而当今之世却没有人能够同他们争名誉，是因为他们遇到了唐尧、虞舜这样的盛世。

等到夏桀、商纣王统治时代，烧死活人，杀死劝谏者，设置炮烙酷刑，铸造金柱刑具，剖开贤人比干的五脏，割掉才士的脚胫，把鬼侯的女儿剁成肉酱，把梅伯的骸骨压成肉泥。在这个时候，峣山崩塌了，泾、渭、汧三川枯竭了，天上的飞鸟折断了翅膀，地上的走兽打断了腿脚。在这个时候，难道唯独没有圣人吗？然而圣人不能够推行他们的理想，是因为没有遇到明世。鸟儿飞到千仞的高空，野兽奔跑在草丛之中，灾祸还不能避免，又何况是普通的民众呢？从这里可以看出，实行道的人不仅仅在于我自身，也是和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

夫历阳之都[①]，一夕反而为湖[②]，勇力圣知与罢怯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③]，顺风纵火，膏夏、紫芝与萧、艾俱死[④]。故河鱼不得明目，稚稼不得育时[⑤]，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则愚者不得独乱，世乱则智者不能独治。身蹈于浊世之中，而责道之不行也，是犹两绊骐骥[⑥]，而求其致千里也。置猿槛中[⑦]，则与豚同，非不巧捷也，无所肆其能也[⑧]。舜之耕陶也[⑨]，不能利其里[⑩]；南面王，则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处便而势利也。

古之圣人，其和愉宁静，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后能行，命得性而后能明。乌号之弓，溪子之弩[⑪]，不能无弦而射；越舲蜀艇[⑫]，不能无水而浮。今矰缴机而在上，网罟张而在下[⑬]，虽欲翱翔，其势焉得！故《诗》云："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⑭]。"以言慕远世也。

【注释】

①历阳:西汉淮南国县名,在今安徽和县、含山一带,陷而为巢湖。

②反:倾覆、陷落。

③巫山:山名。在今四川巫山县。

④青夏:大木名。紫芝:今称灵芝。《本草经》中载:久服轻身,不老延年,坚筋骨,好颜色。萧、艾:两种草名。

⑤稚:幼小。

⑥两:双。骐骥:千里马名。

⑦槛:围野兽的栅栏。

⑧肆:极尽。

⑨舜:传说中的五帝之一。耕陶:据《墨子·尚贤中》记载:舜曾在历山耕田,在河滨制作陶器。

⑩里:所居之乡里。

⑪溪子:国名。以产弩而著名。

⑫舲(líng):小船。

⑬"今矰(zēng)"二句:亦见于《楚辞·九章·惜诵》。矰,一种用丝绳系住射飞鸟的箭。缴(zhuó),拴在箭上的生丝绳。机,发箭的机关。网罟(gǔ),网。

⑭"采采"四句:见于《诗·周南·卷耳》。卷耳,野菜名。寘(zhì),放置。周行,大路。

【译文】

历阳国的都城,一个晚上陷落成为湖泊,勇敢、有力、聪明、智慧的人和老弱、胆怯、不肖的人命运相同;高高的巫山上,顺风放起火来,昂贵的青夏、紫芝和低贱的萧、艾一起死亡。因此黄河中鱼儿眼睛不能明亮,寒霜降临禾苗不能按时发育,这是因为它们所生长的环境造成了这个样子。所以世道太平那么愚蠢的人也不能单独造成混乱,社会混乱就是聪明的人也不能单独治理好。身体陷于浑浊的社会之中,却

责难大道不能通行，这就像绊住千里马的双脚，而要求它日行千里一样。把猿猴关在笼子里，那么它便和猪没有两样，不是已经失去灵敏轻捷的特性，而是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罢了。舜在耕田、制陶的时候，美德不能有利于所居的乡里；而他南面称王时，德泽可以施加到四海。所以光凭仁术是不能使他们增加什么，靠的是所处的地位方便和形势便利罢了。

古代的圣人，他们的平和宁静，是本性所决定的；他们的志向、道德得以施行，是时运所造成的。因此天性遇到适宜的时运后才能通行，时运遇到天性才能得以显明。乌号这样的强弓，溪子这样的硬弩，不能没有弓弦就能射出去；越国的小船和蜀国的轻舟，不能够没有水就浮在水面上。现在上面架好了弓箭，下面张开网罗，鸟儿即使想要自由飞翔，面临这样的情势又怎能做到呢！因此《诗》中说：采采卷耳菜，不满一浅筐。叹我想念人，置它大路旁。说的是思慕古代贤君的政治。

第三卷　天文训

【题解】

这是一篇记载淮南王刘安及门客科学技术成果的重要文献，代表了汉代的最高科技成就，也成为《淮南子》自然天道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中探讨了宇宙本原、演化和形成的问题。对五星、二十八宿、八风、二十四节气、岁星和干支纪年法、五音、十二律、旋宫等许多问题进行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文中对物候、气象、农事、政事及反常气候等也作了记载。作者运用先进的几何学原理，对正朝夕、大地东西南北的长度、日高等进行了测定。当然其中的数字是不实的，但是敢于探索宇宙奥秘的精神，则是十分可贵的。

而高诱的题解是："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皆谓以谴告一人。"也就是说，用天象的变化，来禁告和责示人君，必须"仰天承顺"，"不乱其常"，顺应天道规律，否则上天必降祸殃。其中带有浓重的"天人感应"的成分。

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诂》：（此）"高注本也"。

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①，故曰大昭②。道始于虚霩③，虚霩生宇宙④，宇宙生气⑤，气有汉垠⑥。清阳者薄靡而为天⑦，重浊者凝滞而为地⑧。清妙之合专易⑨，重浊之凝

竭难[10]，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11]，阴阳之专精为四时[12]，四时之散精为万物[13]。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为[14]，精者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15]，地受水潦尘埃[16]。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17]，怒而触不周之山[18]，天柱折[19]，地维绝[20]。天倾西北[21]，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22]。

【注释】

①"冯冯"二句：冯翼、洞灟(zhú)，高诱注：无形之貌。按，即混沌不分、没有定形的样子。

②大昭：宇宙原始混沌的状态。大，《道藏》本作"太"。

③道：指宇宙本源。虚霩(kuò)：空虚、无形。

④宇宙：宇，四方上下；宙，往古来今也。指无穷的空间和时间。

⑤气：指构成万物的原始物质。

⑥汉垠：高诱注：重安之貌也。汉，庄逵吉本作"涯"。疑"汉"字不误。

⑦清阳者：指清轻之气。薄靡：轻微浮散的样子。

⑧重浊：沉重混沌之气。《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积阳为天，积阴为地。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

⑨清妙：指清微之气。合专：聚合。专，通"抟(tuán)"，结聚。

⑩凝竭：凝固。

⑪袭精：即合成之精气。袭，合。精，气。

⑫专精：聚合精气。

⑬散精：四散之气。

⑭淫为：《广韵》"星"字注引此云："日月之淫气，精者为星辰。"按，

淫气，过甚之气。

⑮受：包容。

⑯潦(lǎo)：积水。

⑰共(gōng)工：古代部落领袖，生活于伏羲、神农之间。颛顼(zhuān xū)：古代部落首领。“五帝”之一，黄帝之孙。

⑱不周之山：在西北方，昆仑之西北。

⑲天柱：古代盖天说认为，上天由八根大柱支撑。

⑳维：系地的大绳。

㉑倾：高。

㉒“地不满”二句：《楚辞·天问》：“八柱何当？东南何亏？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可与此相参。

【译文】

天地没有形成的时候，混沌不分，迷迷茫茫，所以称之为大昭。道产生于虚廓的状态，虚廓之中产生了宇宙，宇宙之中产生了大气，大气是有形态的。清轻的部分浮起飞扬而变成天，沉重混浊的部分聚结起来而变成大地。清微之气聚合容易，沉重混浊之气凝结困难，因此上天先形成而后大地才逐渐定形。天地合成的精气变成阴阳，阴阳聚合之气成为四季，四季的消散之气成为万物。阳气积聚热气生成火，火的精气变成太阳；阴气积聚寒气生成水，水的精气变成月亮。日月的过甚之气，精华生成星辰。上天容纳日月星辰，大地接受水潦尘埃。从前共工和颛顼争夺帝位，共工发怒碰倒了西北方的不周之山，撑天的柱子被撞折，系地的大绳子被拉断。西北方的天高起来，所以日月星辰便移向那儿；大地向东南方倾斜，所以水流尘土归向东方。

天道曰圆，地道曰方[①]；方者主幽[②]，员者主明。明者吐气者也[③]，是故火曰外景[④]；幽者含气者也[⑤]，是故水曰内景[⑥]。吐气者施[⑦]，含气者化[⑧]，是故阳施阴化。天之偏气[⑨]，

怒者为风;天地之含气[10],和者为雨[11]。阴阳相薄[12],感而为雷[13],激而为霆[14],乱而为雾。阳气胜,则散而为雨露[15],阴气胜,则凝而为霜雪。

【注释】

①“天道”二句:“天圆地方”说,并见于《吕览·圜道》、《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周髀算经》等。道,指构成。

②主:主掌。

③吐气:放出气体。

④火曰:顾广圻《校淮南子》云:“曰”疑当作“日”。《大戴礼记》作“火日”。外景:光芒在外。指火和太阳。

⑤含气:吸收气体。

⑥水曰:洪颐煊《淮南子丛录》:此本作“火日外景”,“水月内景”。两“曰”字是俗人所改。内景:光芒在内。指水和月亮。

⑦施:施予。

⑧化:生成。

⑨偏气:不正之气。

⑩天地:刘绩《补注》本作“地”。

⑪和:和调。

⑫薄:迫近。

⑬感:感触。

⑭激:剧烈。霆:疑为“电”。《地形训》:“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

⑮散:散发。

【译文】

上天的构成是圆的,大地的构成是方的;方的大地主管幽暗,圆的上天主掌光明。光明的天是放射出气体的,所以火和太阳叫做“外景”;

幽暗的大地是吸收气体的，所以水和月亮叫做“内景”；太阳放射光芒施予大地，大地吸收光芒化生万物。所以说阳气布施、阴气化育。上天的偏斜方向聚集的气体，激怒成为风；大地吸收的气体，中和后便形成了雨。阴气、阳气相迫近，感触而成为雷，剧烈接触便成为电，杂乱混合便成为雾。阳气强烈战胜阴气，那么便散发成为雨露；阴气强烈战胜阳气，那么便凝结而成为霜雪。

毛羽者①，飞行之类也，故属于阳；介鳞者②，蛰伏之类也③，故属于阴。日者阳之主也，是故春夏则群兽除④，日至而麋鹿解⑤。月者阴之宗也，是以月虚而鱼脑减⑥，月死而蠃硥膲⑦。火上荨⑧，水下流，故鸟飞而高，鱼动而下。物类相动⑨，本标相应⑩。故阳燧见日⑪，则燃而为火；方诸见月⑫，则津而为水⑬。虎啸而谷风至⑭，龙举而景云属⑮；麒麟斗而日月食⑯，鲸鱼死而彗星出⑰；蚕珥丝而商弦绝⑱，贲星坠而勃海决⑲。

人主之情⑳，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㉑，枉法令则多虫螟㉒；杀不辜则国赤地㉓，令不收则多淫雨㉔。

【注释】

①毛羽者：指鸟类。

②介鳞者：指龟、蛇类。

③蛰(zhé)伏：指冬眠。

④除：坠落。即换毛。

⑤日至：日冬至、日夏至。日冬至，麋角脱落；日夏至，鹿角脱落。

⑥月虚：月亏。减：减损。

⑦月死：指月衰、月晦之时。蠃：通“蠃”，通“螺”，蚌类。《道藏》本

作“蠃”。硥(bàng):刘绩《补注》本作“蛖(bàng)”。即蚌蛤。膲(jiāo):肉不满。据今人研究,蚌肉肥瘦盈虚变化,与月亮对蚌性腺刺激有关。

⑧荨:通“燂(xún)”,火气上腾。

⑨物类:万物的种类。

⑩标:末端。

⑪阳燧(suì):利用凹面镜聚光原理而制成的取火器。

⑫方诸:大蚌壳制成的月下承露取水设备。高诱注:阴遂,大蛤也。熟磨拭令热,月盛时以向月下,则水生。以铜盘受之,下水数滴。

⑬津:生津。即汽化。

⑭谷风:东风。

⑮景云:祥云。

⑯麒麟:传说中兽名。古代以犀牛、长颈鹿等为其原形。食:通“蚀”。

⑰鲸鱼:海中生长的大鱼,哺乳类动物,胎生。彗星:俗称扫帚星。天体中运行的星体。

⑱珥:通“咡(ěr)”,吐。商弦:高诱注:商音清,弦细而急。

⑲贲(bēn)星:又作孛星、流星。是一种忽隐忽现的星。勃海:大海。勃,大。决:溢出。

⑳人主:指天子、国君。

㉑暴:暴虐。飘风:疾风。

㉒枉法令:《意林》卷二作“法苛”。枉,歪曲。螟(míng):食心虫。

㉓赤地:大旱。

㉔令不收:《意林》卷二作“令不时”。令,违时之命令。淫雨:久雨为淫。

【译文】

长着羽毛的鸟类,是在天空飞行一类的动物,所以归属到阳;身着

鳞甲的龟蛇之类，是在地下冬眠一类的动物，所以属于阴。太阳是阳类万物的主宰，因此到了春季和夏季野兽便开始换毛，冬至、夏至麋、鹿角脱落。月亮是阴类万物的主宰，因此月亏的时鱼脑的重量减少，月晦的时蚌蛤之类肉不满。火气是向上升腾的，水是向低处流动的，所以鸟儿向上高飞，鱼儿向下潜伏。万物种类之间是互相感应的，本与末之间是互相呼应的。因此阳燧对着太阳，便可以聚焦取火；方诸放置月下，可使气体液化为水。老虎咆哮便有东风来临，神龙举首则有祥云相会；麒麟争斗便会发生日食、月食，鲸鱼死亡便有彗星出现；春蚕吐丝商弦便会断绝，流星坠落时大海就要漫溢。

天子的情感，是和上天相通的。所以实行暴政就会多有暴风，法令苛烦就会虫灾为患；诛杀无罪之人国家会造成大旱，乱发违时之令便会出现阴雨连绵。

四时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①]；虹霓彗星者，天之忌也[②]。

【注释】

①期：约期，聚会。

②忌：通“諅（jì）”，告诫。

【译文】

春夏秋冬四季，是上天的官吏；太阳、月亮，是上天的使臣；星辰，是上天的聚会之处；虹霓、彗星，是上天发布的告诫。

天有九野[①]，九千九百九十九隅[②]，去地五亿万里[③]。五星[④]，八风[⑤]，二十八宿[⑥]，五官[⑦]，六府[⑧]，紫宫、太微、轩辕、咸池、四守、天阿。

【注释】

①九野：九天。野，分野。

②隅（yú）：角落。

③五亿万里："盖天说"对天高的推测。

④五星：岁星、荧惑、镇星、太白、辰星。

⑤八风：八方之风。亦见《地形训》。

⑥二十八宿（xiù）：古代把天球赤道和黄道一带（即月球和太阳视运动的天区部分）的若干恒星，组成二十八星组，称二十八宿。每七宿成一象，称为四象。

⑦五官：即田、司马、理、司空、都五官。

⑧六府：上天藏物之府库。即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

【译文】

上天中央八方为九野，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边相交，离开地面五亿里。有五星，有八风，有二十八宿，有五官，有六府，有紫宫、太微、轩辕、咸池、四守、天阿。

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①]，其星角、亢、氐[②]。东方曰苍天[③]，其星房、心、尾[④]。东北曰变天[⑤]，其星箕、斗、牵牛[⑥]。北方曰玄天[⑦]，其星须女、虚、危、营室[⑧]。西北方曰幽天[⑨]，其星东壁、奎、娄[⑩]。西方曰昊天[⑪]，其星胃、昴、毕[⑫]。西南方曰朱天[⑬]，其星觜巂、参、东井[⑭]。南方曰炎天[⑮]，其星舆鬼、柳、七星[⑯]。东南方曰阳天[⑰]，其星张、翼、轸[⑱]。

【注释】

①钧天：中央天之名。《吕览·有始》高诱注：钧，平也。为四方主，故为钧天。按，钧，通"均"。

②角：东方巷龙七宿的第一宿，有星2颗。亢：东方苍龙七宿的第二宿，有星4颗。氐(dī)：东方苍龙七宿的第三宿，有星4颗。

③苍天：东方天之名。《吕览·有始》高诱注：东方，二月建卯，木之中也。木色青，故曰苍天。

④房：东方苍龙七宿的第四宿，有星4颗。心：亦名商星、大火、鹑火、东方苍龙七宿的第五宿，有星3颗。尾：东方苍龙七宿的第六宿，有星9颗。

⑤变天：东北天之名。高诱注：(扬)[阳]气始作，万物萌芽，故曰变天。

⑥箕(jī)：东方苍龙七宿的末宿，有星4颗。斗：北方玄武七宿的第一宿，有星6颗。牵牛：也称牛宿。北方玄武七宿的第二宿，有星6颗。

⑦玄天：北方天之名。《吕览·有始》高诱注：北方，十一月建子，水之中也。水色黑，故曰玄天。

⑧须女：即女宿，也称婺女、婺女。北方玄武七宿的第三宿，有星4颗。虚：亦名天节。北方玄武七宿的第四宿，有星2颗。危：北方玄武七宿的第五宿，有星3颗。营室：亦称室宿、定。北方玄武七宿的第六宿，有星2颗。

⑨幽天：西北方天之名。高诱注：幽，阴也。(西)[西](北)方季秋，将即于阴，故曰幽天也。

⑩东壁：亦称壁宿。北方玄武七宿的末宿，有星2颗。奎：亦称天豕、封豕。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一宿，有星16颗。娄：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二宿，有星3颗。

⑪昊(hào)天：西方天之名。高诱注：皓，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昊天。

⑫胃：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三宿，有星3颗。昴：西方白虎七宿的第四宿，有星7颗。毕：亦称天浊。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五宿，有星

8 颗。

⑬朱天：西南方天之名。高诱注：朱，阳也。西南为少阳，故曰朱天。

⑭觜巂（zī xī）：西方白虎七宿的第六宿，有星 3 颗。参（shēn）：西方白虎七宿的末宿，有星 7 颗。东井：亦称井宿、鹑首。南方朱雀七宿的第一宿，有星 8 颗。

⑮炎天：南方天之名。《吕览·有始》高诱注：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

⑯舆鬼：亦称鬼宿。南方朱雀七宿中的第二宿，有星 4 颗。柳：亦称咮。南方朱雀七宿的第三宿，有星 8 颗。七星：亦称星。南方朱雀七宿中的第四宿，有星 7 颗。

⑰阳天：东南方天之名。高诱注：东南纯乾用事，故曰阳天。

⑱张：亦称鹑首。南方朱雀七宿中的第五宿，有星 6 颗。翼：南方朱雀七宿的第六宿，有星 22 颗。轸（zhěn）：南方朱雀七宿的末宿，也是二十八宿的最后一宿，有星 4 颗。

【译文】

什么叫九野？中央叫钧天，二十八宿中的属星是角、亢、氐。东方叫苍天，它的属星是房、心、尾。东北方叫变天，它的属星叫箕、斗、牵牛。北方叫玄天，它的属星叫须女、虚、危、营室。西北方叫幽天，它的属星是东壁、奎、娄。西方叫昊天，它的属星叫胃、昴、毕。西南方叫朱天，它的属星有觜巂、参、东井三宿。南方叫炎天，有舆鬼、柳、七星。东南方叫阳天，它的属星是张、翼、轸。

何谓五星？

东方木也[1]，其帝太皞[2]，其佐句芒[3]，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4]，其音角[5]，其日甲乙[6]。

南方火也[7]，其帝炎帝[8]，其佐朱明[9]，执衡而治夏[10]，其

神为荧惑[11]，其兽朱鸟[12]，其音徵[13]，其日丙丁。

中央土也[14]，其帝黄帝[15]，其佐后土[16]，执绳而制四方[17]，其神为镇星[18]，其兽黄龙，其音宫[19]，其日戊己。

西方金也[20]，其帝少昊[21]，其佐蓐收[22]，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23]，其兽白虎[24]，其音商[25]，其日庚辛。

北方水也[26]，其帝颛顼[27]，其佐玄冥[28]，执权而治冬[29]，其神为辰星[30]，其兽玄武[31]，其音羽[32]，其日壬癸。

【注释】

①木：即木星，也叫岁星。九大行星之五，太阳系中最大的一颗星，有卫星16颗。古代认为木星十二年一周天（实际是11.86年），每岁行一次，故名。

②太皞（hào）：伏羲氏有天下之号，被祀为东方之天帝。

③句（gōu）芒：少皞氏之裔子，名重，辅佐木德之帝，死为木官之神。

④苍龙：高诱注：木色苍，苍龙顺其色也。按，苍龙为古代四象之一。东方七宿，想象构成龙形，叫青龙或苍龙。《史记·天官书》：东宫苍龙。

⑤角：五音之一。《礼记·月令》孔颖达疏：角是扣木之声，但作乐器之用。

⑥甲乙：代表木日。

⑦火：火星。九大行星之四。呈火红色。古代称荧惑。

⑧炎帝：即神农氏，被祀为南方之帝。

⑨朱明：即祝融。炎帝后裔，被祀为火神。

⑩衡：义同“准”，测量水平的器具。

⑪荧惑：因其隐现不定，使人迷惑而得名。《汉书·天文志》：荧惑出则有大兵。

⑫朱鸟:亦名朱雀。四象之一。古人把南方七宿,想象成朱雀之形。《史记·天官书》:南宫朱鸟。

⑬徵(zhǐ):五音之一。

⑭土:土星。古称镇星、填星。九大行星之六,有卫星20颗。

⑮黄帝:五帝之首。少典之子。王天下,祀为中央之帝。

⑯后土:炎帝之裔。

⑰绳:绳尺。木工用以取直的墨线和尺子。

⑱镇星:因其28岁行一周天,好像镇压28宿一样,故名。《开元占经·填星占》:填星,其行岁填一宿,故名。

⑲宫:五音之首。

⑳金:金星。又称太白星。九大行星之二。除太阳、月亮外,亮度最高。

㉑少昊:黄帝之子青阳。号金天氏。祀为西方之帝。

㉒蓐(rù)收:少昊之子。

㉓太白:晨出东方,又名启明星。《诗·大雅·大明》:"东有启明,西有长庚。"

㉔白虎:四象之一。古人把西方七宿想象成白虎之形,故名。《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白虎,西方之兽,主威武。

㉕商:五音之一。

㉖水:水星。又称辰星。九大行星之一。

㉗颛顼(zhuān xū):黄帝之孙。号高阳氏。祀为北方之帝。

㉘玄冥:水神。

㉙权:秤锤。

㉚辰星:即水星。水星距太阳最近,常在太阳左右一辰(30°)之内,故称辰星。

㉛玄武:四象之一。北方七宿,形如龟、蛇相交,故名。《史记·天官书》:北宫玄武。四象中的苍龙和白虎,见于湖北随州战国初

年古墓中，而完整记载以《天文训》为最早。

㉜羽：五音之一。

【译文】

什么叫五星？

东方是木星，它的主管天帝是太皞，它的辅佐是木神句芒，手执圆规而管理春天，它的保护神是岁星，它的代表兽是苍龙，它在五音中属于角，它的代表时间是十干中的甲乙。

南方是火星，它的主管天帝是炎帝，它的辅佐是祝融，执掌衡而管理夏天，它的保护神是荧惑，它的代表动物是朱雀，它在五音中属于徵，它的代表时间是十干中的丙丁。

中央是土星，它的主管天帝是黄帝，它的辅佐是后土，执掌绳墨而统治四面八方，它的保护神是镇星，它的代表兽是黄龙，它在五音中属宫音，它的代表时间是十干中的戊己。

西方是金星，它的主管天帝是少昊，它的辅佐是蓐收，执掌矩形工具而管理秋天，它的保护神是太白，它的代表兽是白虎，它在五音中属于商，它的代表时间属十干中的庚辛。

北方是水星，它的主管天帝是颛顼，它的辅佐是水神玄冥，手执秤锤而管理冬天，它的保护神是辰星，它的代表兽是玄武，它在五音中属于羽，它的代表时间属十干中的壬癸。

太阴在四仲[①]，则岁星行三宿[②]。太阴在四钩[③]，则岁星行二宿。二八十六[④]，三四十二[⑤]，故十二岁而行二十八宿[⑥]。日(月)行十二分度之一[⑦]，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岁而周。

荧惑常以十月入太微[⑧]，受制而出行列宿[⑨]，司无道之国[⑩]，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出入无常，辨变其

色[11]，时见时匿[12]。

镇星以甲寅元始建斗[13]，岁镇行一宿[14]。当居而弗居，其国亡土。未当居而居之，其国益地、岁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岁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岁而周[15]。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与荧惑晨出东方[16]，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复出东方[17]。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当出而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偃兵；当入而不入，当出而不出[18]，天下兴兵。

辰星正四时[19]，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娄[20]，以五月夏至效东井、舆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牵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东方，夕候之西方。一时不出，其时不和[21]；四时不出，天下大饥[22]。

【注释】

①太阴：也叫太岁、岁阴。古代天文学家假设的星名，与岁星相应。但与岁星运行方向相反，每岁行一辰。主要解决岁星超辰问题。用在岁星纪年等方面。《周官·春官·保章氏》："以十有二岁之相。"郑玄注：岁，谓太岁。岁星为阳，右行于天；太岁为阴，左行于地，十二岁而周。四仲：指十二辰中卯、酉、子、午四处，即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点。

②岁星：即木星。

③四钩：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诂》：《占经》二十三引许慎注：四钩，谓丑寅为一钩，辰巳为一钩，未申为一钩，戌亥为一钩。四钩，即四角（亦称四维）之处。《天文训》高诱注不确。

④二八十六：岁星行 2 宿×4（钩，即 8 辰）= 16 宿。

⑤三四十二：岁星行 3 宿×4（仲，即 4 辰）= 12 宿。

⑥“故十二岁”句：16 宿 + 12 宿 = 28 宿。木星实际是 11.86 年行一周天，我国约在两千年前测定为十二年一周天。

⑦“日（月）行”三句：刘绩《补注》本、《开元占经》二十三引、《史记·天官书》无“月”字。“月”为衍文。古代以 $365\frac{1}{4}$ 为一周天的度数，木星每天行$\frac{1}{12}$度，一年是：$\frac{1}{12}$度 $\times 360\frac{1}{4} = 30\frac{7}{16}$度。十二年是：$30\frac{7}{16}$度 $\times 12 = 365\frac{1}{4}$度。

⑧太微：即太微垣。在北斗之南，轸宿和翼宿之北。

⑨制：裁断。《说文》：“制，裁也。”

⑩司：主掌。

⑪辨：辨别。

⑫见（xiàn）：出现。

⑬甲寅元始：即甲寅年正月开始。建：北斗星斗柄所指叫建。《周礼·春官·占梦》贾公彦疏：建，谓斗柄所建，谓之阳建。按，建斗，即镇星起于斗。

⑭镇：镇压。

⑮“日行”三句：每年行：$\frac{1}{28}$度 $\times 360 = 13\frac{5}{112}$度。二十八年行：$13\frac{5}{112}$度 $\times 28 = 365\frac{1}{4}$度。

⑯正月甲寅：即甲寅年正月为一年之首。太阳、岁星相同。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正月甲寅”，当作“甲寅正月”。“荧惑”当为“营室”。

⑰“二百四十日”四句：240 + 120 + 240 + 35 = 635（日）。这里指出的是金星的会合周期，比今值大 51.08 日。比《淮南子》早三十年的《五星占》中测得的是 584.4 日，比今值大 0.48 日。

⑱“当入而不入”二句：《史记·天官书》：“未当出而出，当入而不

入，(天)下起兵，有破国。”疑《天文训》有误。

⑲正：规定。

⑳效：见。

㉑时：季节。

㉒饥：饥荒。指谷物歉收。

【译文】

太阴处在卯、酉、子、午四仲位置的时候，那么岁星行三宿。太阴在丑寅、辰巳、未申、戌亥四角之处，那么岁星行二宿。二宿乘八辰是十六宿，三宿乘四辰是十二宿，因此十二岁行完二十八宿。太阴每天行进$\frac{1}{12}$度，每岁行进$30\frac{7}{16}$度，十二年行完一周天$365\frac{1}{4}$度。

荧惑常在十月进入太微垣，受天帝之命而出巡列宿，主管无道的国家，使之出现动乱、盗贼、疾疫、丧亡、饥荒、战争，荧惑出入无常，辨别变换的颜色，有时出现、有时藏匿。

镇星在甲寅年正月起于北斗，每年镇行一宿。应当占据而没有占据时，这个星宿所代表的国家便失去土地。不当居留而居留时，这个星宿所代表的国家增加土地、五谷丰收。每日行程$\frac{1}{28}$度，每年行进$13\frac{5}{112}$度，二十八岁运行一周天。

太白开始运行的时候，在甲寅年正月早晨与营室一同出现在东方，二百四十天以后便被阳光掩蔽住，经过一百二十天，黄昏时出现在西方，运行二百四十天又隐没在余辉之中，经过三十五天又重新出现在东方完成一个周期。出现在辰、戌之辰，伏入在丑、未之辰；应当出现而没有出现，不应当隐没而隐没，天下便会停息干戈；应当隐没而没有隐没，不应当出现而出现，天下便会兴起战争。

辰星能够规定四季的节气，常常在二月春分时出现在奎、娄二宿，在五月夏至时出现在东井、舆鬼二宿，在八月秋分时出现在角、亢二宿，

在十一月冬至时出现在斗、牵牛二宿。出现时在辰、戌之辰，隐没时在丑、未之辰，出现二旬便要隐没，早晨在东方等候，晚上在西方等候。一个季节里没有出现，这个季节里便会发生不协调之事；四季里不出现，天下便会出现大的饥荒。

何谓八风？

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①；条风至四十五日，明庶风至②；明庶风至四十五日，清明风至③；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④；景风至四十五日，凉风至⑤；凉风至四十五日，阊阖风至⑥；阊阖至四十五日，不周风至⑦；不周风至四十五日，广莫风至⑧。

条风至，则出轻系⑨，去稽留⑩；明庶风至，则正封疆，修田畴⑪；清明风至，则出币帛，使诸侯；景风至，则爵有位⑫，赏有功；凉风至，则报地德，祀四郊⑬；阊阖风至，则收县垂⑭，琴瑟不张；不周风至，则脩宫室，缮边城；广莫风至，则闭关梁，决刑罚。

【注释】

①条风：立春时的东北风。

②明庶风：春分时的东风。

③清明风：立夏时的东南风。

④景风：夏至后暖和的风。

⑤凉风：立秋时的西南风。

⑥阊阖(chāng hé)风：秋分时的西风。

⑦不周风：立冬时的西北风。

⑧广莫风：冬至时的北风。“八风”之说，见于《吕览·有始》，《地形

训》亦载之，并见于《史记·律书》、《说文》等。

⑨轻系：轻刑。

⑩稽（jī）留：指拘留的人。

⑪田畴（chóu）：田地。

⑫爵有位：俞樾《诸子平议》云："位"疑"德"字之误。《白虎通·八风》作"爵有德"。《太平御览》卷二十三《时序部》八引作"施爵位"。

⑬四郊：四方之神。

⑭县（xuán）垂：指钟、磬等悬挂的乐器。县，悬挂。

【译文】

什么叫八风？

距离冬至四十五日，立春时的条风到来；条风到后四十五日，春分时的明庶风到来；明庶风到后四十五日，立夏时的清明风到来；清明风至四十五日，夏至时的景风到来；景风到后四十五日，立秋时的凉风到来；凉风到后四十五日，秋分时的阊阖风到来；阊阖风到后四十五日，立冬时的不周风到来；不周风到来四十五日，冬至时的广莫风吹来。

条风到来时，便赦免轻罪之人，放出监狱犯人；明庶风来临时，要修正疆界，整治田地；清明风吹来时，天子要拿出币帛之类的财物，出使诸侯国；景风吹拂之时，要给有功德的人授爵，赏赐有功劳的人；凉风到来时，要报答土地之德，祭祀四方之神；阊阖风吹来时，要收起钟、磬等悬挂的乐器，琴瑟等不再张弦；不周风吹来时，就要修缮房室，整治边城；广莫风来临，就要封闭关卡、桥梁，处罚有罪之人。

何谓五官①？

东方为田②，南方为司马③，西方为理④，北方为司空⑤，中央为都⑥。

【注释】

①五官：即上天五星所担任的官职。《管子·五行》房玄龄注：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

②田：主农。

③司马：主兵。

④理：主刑狱。于大成《天文校释》：《五行大义·论诸官》引《淮南》作“大理”。

⑤司空：主土木工程。

⑥都：四方官之总管。

【译文】

什么叫五官？

东方是主管农业的田官，南方是主兵政的司马之官，西方是主管刑狱的理官，北方是主管土木的司空之官，中央是四方官之总管。

何谓六府①？

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

【注释】

①六府：古人以为天上贮藏财物之所。每两个方位为一府，分别是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所代表的六个方位。分为水、火、金、土、木、谷六府。

【译文】

什么是六府？

每二个地支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所代表的方位叫六府。

太微者[1]，太一之庭也[2]。紫宫者[3]，太一之居也[4]。轩辕者[5]，帝妃之舍也。咸池者[6]，水鱼之囿也[7]。天阿者[8]，群神之阙也[9]。四宫者[10]，所以为司赏罚。

【注释】

①太微：星官名，即太微垣。包括室女、后发、狮子等星座的一部分。《春秋元命苞》："太微为天庭，五帝合明。"

②太一：俞樾《诸子平议》疑作"天子"。《太平御览》引《天官星占》曰："紫宫，太一坐也。太一之官，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

③紫宫：星官名，亦称紫微。包括北天极附近的天区，大致相当于拱极星区，有15星。《占经》引石氏云：紫微垣十五星，西藩七，东藩八。

④太一：星官名。也作太乙。在紫微垣内。

⑤轩辕：星官名，也称"权"。《史记·天官书》正义：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主雷雨之神，后宫之象也。

⑥咸池：星官名，又称"天池"。《史记·天官书》记载：西宫咸池。正义：咸池三星，在五车中，天潢南，鸟鱼之所托也。

⑦水鱼：天神。《北堂书钞》百五十引此文作"水衡之囿"。水衡，主上林之官。

⑧天阿：钱塘《天文训补注》、王念孙《读书杂志》认为"天阿"应作"天河"。俞樾《诸子平议》谓"天河"当作"两河"。

⑨阙：门观。

⑩四宫：高诱注指"紫宫、轩辕、咸池、天阿"。按，《太平御览》卷六《天部》下："四守者，所司赏罚。"许慎注："四守：紫宫、轩辕、咸池、天河也。"知"宫"应作"守"。

【译文】

太微垣，是天子的庭院。紫微宫，是天帝的居室。轩辕，是天帝后

妃的寝宫。咸池，是天神的苑囿。天阿，是群神进入天庭的门户。四守，是用来主管赏罚的。

太微者，主朱雀①。紫宫执斗而左旋②，日行一度，以周于天，日冬至峻狼之山③；日移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④，而夏至牛首之山⑤。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⑥，而成一岁。天一元始⑦，正月建寅⑧，日、月俱入营室五度⑨。天一以始建，七十六岁，日、月复以正月入营室五度，无余分⑩，名曰一纪⑪。凡二十纪⑫，一千五百二十岁大终⑬。日、月、星、辰复始甲寅元⑭。日行一度⑮，而岁有奇四分度之一⑯，故四岁而积千四百六十一日⑰，而复合故舍⑱，八十岁而复故日⑲。

【注释】

①主：掌管。朱雀：亦称朱鸟。四象之一，由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组成，位正南方向。古人想象成大鸟飞翔之形。南方属火，配红色，故称朱雀。

②斗：北斗。由排列成斗形的七颗亮星组成。位于北天极附近，用作指示方向和识别其他星座。《史记・天官书》：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称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③峻狼之山：南极之山。冬至时斗柄所指。《玉篇》作“日冬至入峻狼之山”。

④月：庄逵吉本作“凡”，钱塘《天文训补注》“月”上疑脱“六”字，刘绩《补注》“月”字疑误。以钱说为胜。

⑤牛首之山：北极之山。夏至时斗柄所指。

⑥反覆：指从冬至经夏至，再回到冬至，一周天是 $365\frac{1}{4}$ 度，是为一年。

⑦天一：又作“太一”。《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正义云：泰一，天神之尊贵者也。按，即北极神之别名。一说是太岁。

⑧建寅：夏正以寅月为岁首（即农历正月），称为建寅。

⑨营室：即二十八宿中玄武七宿的第六宿。也称“室”、“定”。

⑩余分：即小分。$5\frac{1}{4}$ 日 $\times 76 = 399$ 日。

⑪一纪：纪年的单位，为 76 岁。

⑫二十纪：即：76 岁 $\times 20 = 1520$ 岁。

⑬大终：一个周期，也是一终。

⑭“日、月”句：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云：“大终”下当有“三终”二字。盖一终而建甲戌，积千五百二十岁；二终而建甲午，积三千四十岁；三终而复得甲寅之元，积四千五百六十岁。故曰：三终，日月星辰复始甲寅之元也。

⑮日行一度：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云：本作“日行危一度”。后人删去“危”字耳。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诂》：《占经》五引：“日行危一度。”许慎注：危，北方宿也。

⑯奇：零数。

⑰“故四岁”句：$365\frac{1}{4}$ 日 $\times 4 = 1461$ 日。四，北宋本原作“曰”。《道藏》本作“四”。据正。

⑱舍：宿。

⑲日：北宋本原作“曰”。“曰”字形误。当正。何宁《淮南子集释》引黄祯云：“曰”当作“日”。一岁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八十岁计有四百八十七甲子，而余分皆尽，仍复故日干支也。

【译文】

太微垣，主管南方朱雀七宿。紫宫执掌北斗斗柄而向左面旋转，每天行进一度，每年在天上轮回一周，冬至斗柄指向峻狼之山；每天移行一度，六月共行 $182\frac{5}{8}$ 度，而夏至日斗柄指向牛首之山。从夏至再到冬至是 $365\frac{1}{4}$ 度，便是一岁的时间。纪年开始的时候，以寅月为岁首（即初一夜里三点至五点），太阳、月亮恰好在营室五度的位置，为历元之始。从太一开始确定纪元之时，过了 76 年，太阳、月亮又在正月份进入营室五度的位置，没有剩余的小分，称作一纪。共行 20 纪，1520 岁叫一终。到三终时日、月、星、辰又开始回到甲寅年正月朔旦的时刻。斗柄每日行进一度，而每年有零数 $\frac{1}{4}$ 度，因此四年便是整数 1461 天，可以回到原来的宿位，80 岁后又可以回到原来的日子。

子午、卯酉为二绳[①]，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②]。东北为报德之维也[③]，西南为背阳之维[④]，东南为常羊之维[⑤]，西北为蹄通之维[⑥]。日冬至则斗北中绳[⑦]，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⑧]。日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⑨]。阴气极，则下至黄泉，北至北极，故不可以凿地穿井[⑩]。万物闭藏，蛰虫首穴[⑪]，故曰德在室。阳气极，则南至南极，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⑫]。万物蕃息，五谷兆长[⑬]，故曰德在野[⑭]。日冬至则水从之[⑮]，日夏至则火从之。故五月火正[⑯]，火正而水漏[⑰]，十一月水正而阴胜[⑱]。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至湿；火胜，故冬至燥。燥故炭轻，湿故炭重[⑲]。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脱毛，麋角解，鹊始巢。八尺之脩[⑳]，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

而流黄泽[21]，石精出[22]，蝉始鸣，半夏生[23]，蚊虻不食驹犊[24]，鸷鸟不搏黄口[25]。八尺之景，修径尺五寸[26]。景修则阴气胜，景短则阳气胜。阴气胜则为水，阳气胜则为旱。

【注释】

①绳：指四辰所代表的冬至与夏至、春分与秋分，把一年用互相垂直的两条线即经、纬来区分四季。

②四钩：钩，连接。指把丑与寅、辰与巳、未与申、戌与亥八个辰勾连起来，每钩之间夹一维。

③报德之维：处于正月节之位。高诱注：报，复也。阴气极于北方，阳气发于东方，自阴复阳，故曰报德之维。

④背阳之维：处于七月节之位。高诱注：西南已过，阳将复阴，故曰背阳之维。

⑤常羊之维：处于四月节之位。高诱注：常羊，不进不退之貌也。东南纯阳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羊之维。

⑥蹄通之维：处于十月节之位。高诱注：西北纯阴，阳气闭结，阳气将萌，蹄始通之，故曰蹄通之维。按，蹄，刘绩《补注》本作"号"，唐本《玉篇》同。

⑦斗北：斗柄朝北。《鹖冠子·环流》：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⑧德：即始生的旺气。

⑨刑：指肃杀之气。

⑩地：《广博物志》四引作"池"。穿：打。

⑪蛰虫：指冬眠动物。首穴：头朝向穴中。

⑫夷丘：平整山丘。

⑬兆：开始。

⑭野：郊外。

⑮水：俞樾《诸子平议》认为，当为“火”。下文“火”，当为“水”。

⑯火正：火旺。

⑰漏：渗漏。

⑱水正：水旺。阴胜：俞樾《诸子平议》认为，“阴”乃“火”字之误，“胜”当读为“升”。

⑲“燥故”二句：即用木炭来测量湿度。炭轻，湿度小；炭重，湿度大。《史记·天官书》集解孟康说：先冬至二日，县土炭于衡两端，轻重适均，冬至日阳气至则炭重，夏至日阴气至则土重。

⑳八尺：指测日影的表，用来定节气。即冬至之时，立八尺高的表，日中时影子长一丈三尺。

㉑流黄：今作“硫黄”。泽：通“释”，释出。

㉒石精：五石之精。五石，指五色之石。

㉓半夏：植物名。五月始生，居夏之半，故曰半夏。

㉔驹犊：小马和小牛。

㉕黄口：指雏鸟。

㉖“八尺”二句：《艺文类聚》三引作“八尺之表，景脩尺五寸”。

【译文】

子午、卯酉四辰像两条直绳，划出二至、二分，丑与寅、辰与巳、未与申、戌与亥成为四钩。四钩的中间是四维，东北是报德之维，西南是背阳之维，东南是常羊之维，西北是蹄通之维，处于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时。冬至的时候斗柄向北正当“绳”处，阴气处于极盛之时，阳气开始萌发，因此说冬至是旺气产生之时。夏至的时候斗柄向南正当“绳”处，阳气达到顶点，阴气开始萌发，因此说夏至是肃杀之气产生之时。阴气极盛，那么向下可以达到黄泉，向北可以达到北极，因此不能够掘地和打井。万物隐蔽躲藏起来，冬眠的动物埋进地穴，所以说旺气在室中。阳气到达顶点，那么向南达到南极，向上达到西南方天空，所以不能够平整山丘、登屋作业。万物繁茂，五谷开始生长，因此说旺气在野外。

冬至时火跟随它，夏至时水跟随它。所以五月份时火气旺，火气旺水气容易渗漏，十一月份水气旺而火气升起。阳气化为火，阴气化为水。水气胜，所以夏至时潮湿；火气胜，所以冬至时干燥。可以用悬挂木炭测量湿度，干燥时所以炭轻，潮湿时所以炭重。冬至的时候，井水旺盛，盆水溢出，羊儿脱毛，麋鹿落角，喜鹊开始筑巢。冬至时立八尺高的表，日中时影长一丈三尺。夏至时土中硫黄释出，五色之玉出现，蝉开始鸣叫，半夏正在生长，蚊虻不吮吸马驹牛犊的血液，凶鸟不搏击雏鸟。夏至时立八尺高的表，日中时影长一尺半。影子长时阴气处于优势，影子短时阳气处于优势。阴气胜时就会发水灾，阳气胜那么就会出现旱情。

阴阳刑德有七舍[①]。何谓七舍？室、堂、庭、门、巷、术、野[②]。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③]，先日至十五日、后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则刑在野，德在堂则刑在术，德在庭则刑在巷。阴阳相德[④]，则刑德合门。八月二月，阴阳气均，日夜分平[⑤]，故曰刑德合门。德南则生，刑南则杀，故曰二月会而万物生，八月会而草木死。

【注释】

①阴阳刑德：古代五行家研究天象和人类活动关系的学说。传世和出土文献多有记载。《管子·四时》记载：日掌阳，月掌阴。阳为德，阴为刑。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七舍：指七处居留之地。比附阴阳二气在天区的方位。钱塘《天文训补注》：室为子，堂为丑、亥，庭为寅、戌，门为卯、酉，巷为辰、申，术为巳、未，野为午。此七舍以门为中，在门内者庭、堂、室也，在门外者巷、术、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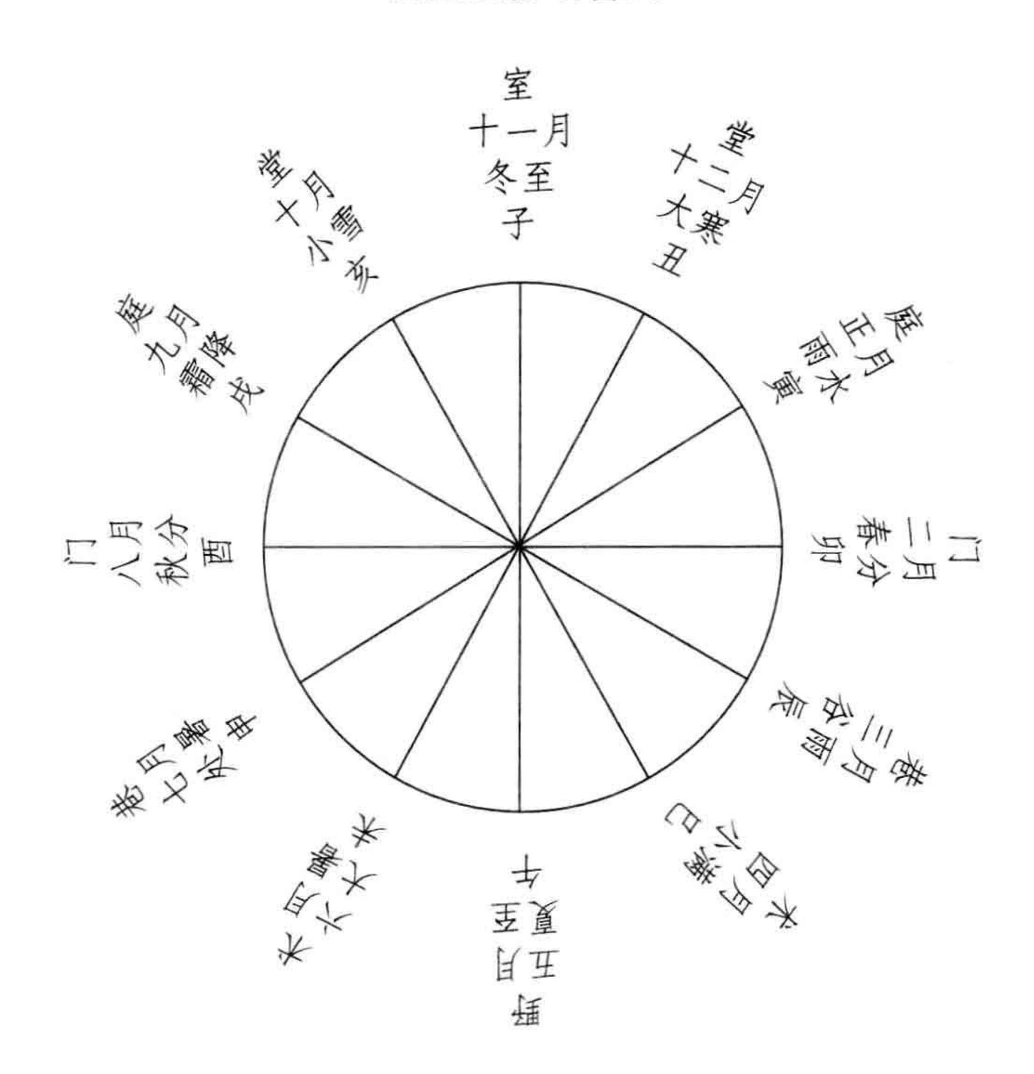
②术：城邑中的道路。

③十二月：王念孙《读书杂志》云：“十二月”当为“十一月”。日至：冬至。

④德：马宗霍《淮南旧注参正》云：“德”通作“得”。言阴阳二气相得。

⑤分平：汪文台《淮南子校勘记》曰：钱注作“平分”。

阴阳刑德七舍图



【译文】

气象中的阴阳二气和刑德居留变化有七处。什么叫七舍？由近及远是内室、厅堂、庭院、门间、巷道、大路和郊野。十一月阳气停留在室内三十日，即在冬至之前十五日、在冬至之后十五日，并互相变换位置，而后刑、德各居留三十天。十一月阳气在室内那么阴气在野外，十二月阳气在堂内那么阴气在大路，正月阳气在庭院那么阴气在巷道。二月

阴、阳二气互相平衡之时，阳气与阴气同在门闾之内。每年八月、二月秋分、春分，阴、阳二气均等，日夜时间平分，所以说阳气、阴气同在一个门内。阳气向南那么万物生长，阴气往南那么万物凋落，所以说二月两气相会那么万物生长，八月两气相会那么草木枯死。

两维之间九十一度（也）十六分度之五[1]，而升日行一度[2]，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3]。斗指子[4]，则冬至[5]，音比黄钟[6]。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7]，音比应钟[8]。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9]，音比无射[10]。加十五日指报德之维，则越阴在地[11]，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12]，阳气冻解，音比南吕[13]。加十五日指寅，则雨水[14]，音比夷则[15]。十五日指甲[16]，则雷惊蛰[17]，音比林钟[18]。加十五日指卯，中绳，故曰春分[19]，则雷行，音比蕤宾[20]。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21]，音比仲吕[22]。加十五日指辰，则谷雨[23]，音比姑洗[24]。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维，则春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25]。大风济[26]，音比夹钟[27]。加十五日指巳，则小满[28]，音比太蔟[29]。加十五日指丙，则芒种[30]，音比大吕[31]。加十五日指午，则阳气极，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32]，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丁，则小暑[33]，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未，则大暑[34]，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背阳之维，则夏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35]，凉风至，音比夹钟。加十五日指申，则处暑[36]，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则白露降[37]，音比仲吕。加十五日指酉，中绳，故曰秋分[38]。雷戒[39]，蛰虫北乡[40]，音比蕤宾。加十五日指辛，则寒露[41]，音比林钟。加十五日指戌，则霜降[42]，音比夷则。加十五日指蹄通之维，则秋分尽，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43]，

草木毕死，音比南吕。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44]，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45]，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子[46]，故曰阳生于子，阴生于午[47]。阳生于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鹊始加巢[48]，人气钟首[49]。阴生于午，故五月为小刑[50]，荠、麦、亭历枯[51]，冬生草木必死。

【注释】

①“两维”句：刘绩《补注》本、《四库全书》本无“也”字，当衍。一周天为四维，共365 $\frac{1}{4}$度，两维之间是91 $\frac{5}{16}$度。

②升：王念孙《读书杂志》云：“升”当为“斗”，字之误也。言斗柄左旋，日行一度，而以十五日为一节也。

③二十四时：二十四节气。

④子：十二地支之一。

⑤冬至：每年12月21或22日，太阳到达黄经270°(冬至点)开始。

⑥黄钟：十二律之首。高诱注：十一月也。钟者，聚也。阳气聚于黄泉之下也。

⑦小寒：每年1月5日或6日，太阳到达黄经285°时开始。

⑧应钟：高诱注：十月也。言阴应于阳，转成其功，万物应时聚藏，故曰应钟。

⑨大寒：每年1月20日或21日，太阳到达黄经300°时开始。

⑩无射(yì)：高诱注：九月也。阴气上升，阳气下降，万物随阴而藏，无有射出见也，故曰无射。

⑪越：泄散。

⑫立春：每年2月4日或5日，太阳到达黄经315°时开始。

⑬南吕：高诱注：八月也。南，任也。言阴气内藏，阴侣于阳，任其成功，故曰南吕也。

⑭雨水：每年2月19日或20日，太阳到达黄经330°时开始。

⑮夷则：高诱注：七月也。夷，伤；则，法也。阳衰阴发，万物凋伤，应法成性，故曰夷则也。

⑯十五日：《道藏》本为"加十五日"，当脱"加"字。

⑰惊蛰：每年3月5日或6日，太阳到达黄经345°时开始。

⑱林钟：高诱注：六月也。林，众；钟，聚也。阳极阴生，万物众聚而盛，故曰林钟。

⑲春分：每年3月20日或21日，太阳到达黄经0°时开始。

⑳蕤(ruí)宾：高诱注：五月也。阴气萎蕤在下，似主人；阳在上，似宾客，故曰蕤宾也。

㉑清明：每年4月4日或5日，太阳到达黄经15°时开始。

㉒仲吕：高诱注：四月也。阳在外，阴在中，所以吕中于阳，助成功也，故曰仲吕。

㉓谷雨：每年4月20日或21日，太阳到达黄经30°时开始。

㉔姑洗：高诱注：三月也。姑，故也；洗，新也。阳气养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也。

㉕四十六日：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引黄桢曰，凡言四十六日，举成数言之，其实四十五日又三十二分之二十一。立夏：每年5月5日或6日，太阳到达黄经45°时开始。

㉖大风：即今东南季风或西南季风。济：停止。

㉗夹钟：高诱注：二月也。夹，夹也。万物去阴夹阳地而生，故曰夹钟也。

㉘小满：每年5月21日或22日，太阳到达黄经60°时开始。

㉙太蔟(còu)：高诱注：正月律也。蔟，蔟也。言阴衰阳发，万物蔟地而生，故曰太蔟。

㉚芒种：每年6月5日或6日，太阳到达黄经75°时开始。

㉛大吕：高诱注：十二月律也。吕，侣也。万物萌动于下，未能达

见,故曰大吕。所以配黄钟,助阳宣功也。

㉜夏至:每年6月21日或22日,太阳到达黄经90°时开始。

㉝小暑:每年7月7日或8日,太阳到达黄经105°时开始。

㉞大暑:每年7月22日或23日,太阳到达黄经120°时开始。

㉟立秋:每年8月7日或8日,太阳到达黄经135°时开始。

㊱处暑:每年8月23日或24日,太阳到达黄经150°时开始。

㊲白露:每年9月7日或8日,太阳到达黄经165°时开始。

㊳秋分:每年9月23日或24日,太阳到达黄经180°时开始。

㊴戒:王念孙《读书杂志》云:"戒"当为"臧",字之误也。臧,古"藏"字。

㊵北乡:蛰虫向北,以迎冬至后阳气。

㊶寒露:每年10月8日或9日,太阳到达黄经195°时开始。

㊷霜降:每年10月23日或24日,太阳到达黄经210°时开始。

㊸立冬:每年11月7日或8日,太阳到达黄经225°时开始。

㊹小雪:每年11月22日或23日,太阳到达黄经240°时开始。

㊺大雪:每年12月7日或8日,太阳到达黄经355°时开始。按,二十四节气的第一次完整记载,当见于《淮南子》。《左传·昭公十七年》中只有"分、至、启、闭"四气,《吕览》中有十个节气。

㊻子:指冬至之时。

㊼午:指夏至之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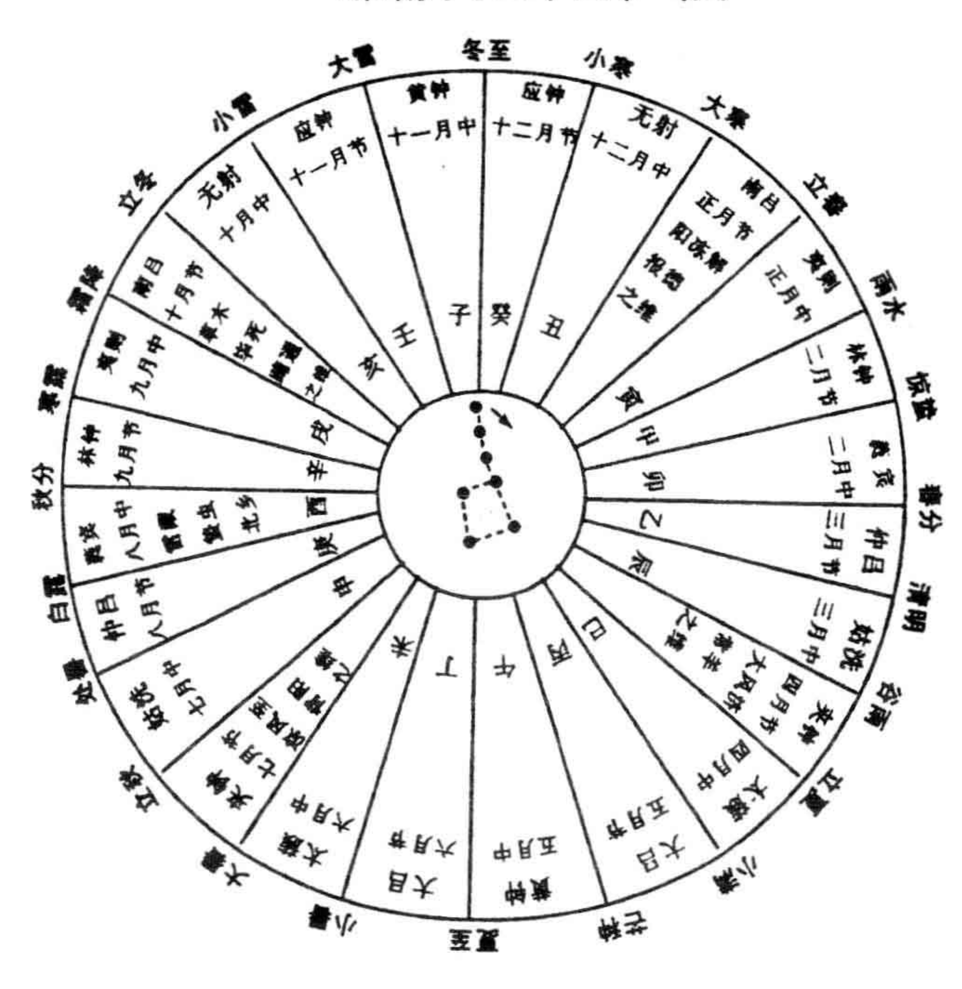
㊽加:通"架",搭筑。

㊾人气钟首:即人所受阴气,聚集在头部。钟,聚集。

㊿小刑:轻微的肃杀之气。指五月之气象。

(51)荠(jì):荠菜。《地形训》:荠冬生中夏死。亭历:一年生草本植物,立夏后采实。《西京杂记》:亭历,死于盛夏。

《淮南子》二十四节气图



说明：

1. 二十四节气全年为 $365\frac{1}{4}$日，两维之间为 $91\frac{5}{16}$度，具体分配如下：冬至—大寒 46 日，立春—惊蛰 45 日，春分—谷雨 46 日，立夏—芒种 46 日，夏至—大暑 46 日，立秋—白露 46 日，秋分—霜降 46 日，立冬—大雪 45 日。

2. 中间为北斗运行方向，以斗柄所指定四季。“四立”为四季的开始。

【译文】

两维之间 $91\frac{5}{16}$度，北斗斗柄日行一度，十五天为一个节气，运行一周而产生二十四节气。斗柄指向子位，那么正是冬至，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中的黄钟。增加十五日斗柄指向癸，那么便是小寒，其音相应的是

十二律中的应钟。增加十五日指向丑位，那么则是大寒，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中的无射。增加十五日指向报德之维，那么阴气在大地上泄散，所以说距冬至四十六天便是立春，阳气升起、冰冻消释，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的南吕。增加十五天斗柄指向寅，便是雨水，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中的夷则。增加十五天斗柄指向甲，那么雷发声惊蛰到，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中的林钟。增加十五日斗柄指向卯位，正当"绳"处，所以称为春分，那么雷声大起，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中的蕤宾。增加十五日斗柄指向乙位，清明之风吹来，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中的仲吕。增加十五日斗柄指向辰，那么则是谷雨，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中的姑洗。增加十五日指向常羊之维，那么便春分终止，因此说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风停止，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中夹钟。增加十五日指向巳位，那么便是小满，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中的太蔟。增加十五日斗柄指向丙位，那么便是芒种，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中的大吕。增加十五日斗柄指向午，那么阳气达到极点，因此说有四十六天而夏至，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中的黄钟。增加十五日斗柄指向丁位，那么便是小暑，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中的大吕。增加十五日指向未，那么便是大暑，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中的太蔟。增加十五日指向背阳之维，那么夏节终了，所以夏至后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凉风吹来，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的夹钟。增加十五日指向申位，那么便是处暑，其音相应的是二律中的姑洗。增加十五日斗柄指向庚位，那么白露便要降落，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中的仲吕。增加十五日北斗斗柄指向酉位，正当"绳"处，所以叫秋分。雷声躲藏，蛰虫北向冬眠，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中的蕤宾。增加十五日斗柄指向辛位，那么便是寒露，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中的林钟。增加十五日斗柄指向戌位，那么便是霜降，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中的夷则。增加十五日斗柄指向蹄通之维，那么便秋节终了，所以说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全部枯死，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中的南吕。增加十五日斗柄指向亥位，那么便是小雪，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的无射。增加十五日斗柄指向壬位，那么便是

大雪，其音相应的是十二律中的应钟。增加十五日指向子位，因此说阳气生于冬至，阴气生于夏至。阳气生于冬至，所以十一月冬至之时，鹊儿开始架巢越冬，人所受阴气也聚集在头部。阴气生于夏至，所以五月含有轻微的肃杀之气，荠菜、麦类、亭历等植物枯黄，越冬生长的草木一定死去。

斗杓为小岁①，正月建寅②，月从左行十二辰③。咸池为太岁④，二月建卯，月从右行四仲⑤，终而复始。太岁⑥，迎者辱，背者强；左者衰，右者昌。小岁，东南则生，西北则杀。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谓也。大时者⑦，咸池也；小时者⑧，月建也⑨。

【注释】

①斗杓(biāo)：即北斗斗柄二颗星，也指招摇。小岁：指用“斗杓”纪月。

②建寅：夏历正月为建寅之月。

③月：每月。左行：从东、南、西、北方向运行。十二辰：二十地支运用到天空区域，就叫十二辰。即沿地平线的大圈，以正北为子，正东为卯，正南为午，正西为酉。

④太岁：王念孙《读书杂志》引钱大昕说：“太岁”当作“大岁”。用“咸池”运行来标示四季。

⑤右行：从西、南、东、北方向运行 。

⑥太岁：即指“咸池”。不是与木星相对应的假设星名。古代数术认为“咸池”为凶神，才有“辱”、“强”、“衰”、“昌”等占验的内容。

⑦大时：指“咸池”的运行。区分四季。

⑧小时：指“斗杓”的运行。标明月份的位置。

⑨月建：农历每月所置之辰为月建。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等。

【译文】

北斗斗柄五至七颗星称为小岁，夏历正月为建寅之月，每月从左行十二辰。咸池是大岁，二月建卯，每月从右行十二辰中的卯、酉、子、午，终而复始。太岁，迎着它的方向将要受辱，背离它的方向将要强大；在它的左边将要衰弱，在它的右边将要昌盛。小岁，斗柄朝东南万物得以生长，朝西北方向将要出现杀伐。不能够迎着它，而可以背着它；不可以在它的左边，而能够在它的右边。这种现象说的就是小岁和大岁。用以指明四季的大时，是咸池；用以纪月的小时，是月建。

天维建元①，常以寅始，起右徙②。一岁而移③，十二岁而大周天，终而复始。淮南元年冬④，太一在丙子⑤，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注释】

①天维：指太岁。建元：每年纪元的开始。夏正建寅，即以农历正月为岁首。

②右徙："右"疑为"左"。《周礼·春官·保章氏》郑玄注："岁星为阳，右行于天，太岁为阴，左行于地。十二岁而小周。""天维"指太岁，应"左行"。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认为"右徙"、"周天"皆为岁星，太岁"左行于地"不得谓之"右徙"。

③一岁而移：指一岁运行十二辰中的一辰。

④"淮南"句：指淮南王即位之元年。即汉文帝十六年（前164）。

⑤太一：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太一"当作"天一"。《广雅》曰："天一，太岁也。"古者天一、太岁、太阴，名异而实同。

【译文】

太岁纪年的开始，常常用农历正月为岁首，开始向右移动。每年运行十二辰中的一次，十二年运行一周天，终而复始。淮南王元年的冬天，太岁在丙子之年，冬至在甲午之日，立春在丙子之日。

二阴一阳成气二，二阳一阴成气三①。合气而为音②，合阴而为阳③，合阳而为律④，故曰五音六律⑤。音自倍而为日⑥，律自倍而为辰⑦。故日十而辰十二。

【注释】

①“二阴”二句：俞樾《诸子平议》云：“二阴一阳”，则二二如四，一三如三，其数七。除五生数，则得成数二。所谓“二阴一阳成气二”也。“二阳一阴”，则二三如六，一二如二，其数八。除五生数，则得成数三。所谓“二阳一阴成气三”也。此阴阳之数，即《易》少阳、少阴之数。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云：“二阴”当作“一阴”。

②合气：聚合之气。

③合阴：指二阴加一阴，成为阳气。

③合阳：指阳气加阳气，为“律”。

⑤五音：宫、商、角、徵、羽。六律：阳六为“律”。即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

⑥日：日干为十。用以纪日。即甲、乙、丙……。

⑦辰：纪月的地支为十二。即子、丑、寅……。

【译文】

二份阴气加一份阳气形成二份阴气，二份阳气加一份阴气形成三份阳气。五份聚合之气形成五音，二份阴气加一份阳气形成三份阳气．三份阳气二合而成为六律，所以说阴、阳之气产生了五音和六律。五音

的倍数而成为十个日干，六律的倍数而成为十二辰。所以有十个日干而十二个地支。

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1]，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为月[2]，而以十二月为岁[3]。岁有余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4]，故十九岁而七闰[5]。

【注释】

①二十六：高诱注：六，或作八。按，“六”当作“八”。日行度数：1076（月周）$\div 76$（日周）$= 13\frac{28}{76}$（度）

②“二十九日”句：月行度数：27759（日数）$\div 940$（月数）$= 29\frac{499}{940}$（度）

③“而以”句：一岁度数（十二月）：$29\frac{499}{940} \times 12 = 354\frac{348}{940}$（日）

④“岁有余”句：$365\frac{1}{4}$日 $- 354\frac{348}{940}$日 $= 10\frac{827}{940}$日

⑤“十九岁”句：$10\frac{827}{940}$日 $\times 19 = 206\frac{673}{940}$日（约合七个月）

【译文】

月亮每天行进 $13\frac{28}{76}$度，$29\frac{499}{940}$日而为一月，而把十二个月作为一岁。每年尚差 $10\frac{827}{940}$日（不够 $365\frac{1}{4}$日），因而十九年有七次闰年。

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1]。冬至加三日[2]，则夏至之日也。岁迁六日，终而复始[3]。壬午冬至，甲子受制[4]，木用事[5]，火烟青。七十二日[6]，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

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黄。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而岁终,庚子受制。岁迁六日[7],以数推之,七十岁而复至甲子[8]。

甲子受制,则行柔惠[9],挺群禁[10],开阖扇[11],通障塞,毋伐木。丙子受制,则举贤良,赏有功,立封侯[12],出货财。戊子受制,则养老鳏寡[13],行粰鬻[14],施恩泽。庚子受制,则缮墙垣,修城郭,审群禁,饰兵甲[15],儆百官[16],诛不法。壬子受制,则闭门闾,大搜客[17],断罚刑,杀当罪,息关梁[18],禁外徙。

【注释】

①"日冬至"句:子、午、卯、酉,干支纪日,用地支代替。

②冬至加三日:冬至后三天,为明年夏至之日。如:2010 年 11 月 17 日冬至,2011 年 5 月 21 日夏至。钱塘《天文训补注》云:"冬至距夏至有百八十二日十六分日之十,去百八十日,余二日过半,举整数言三日。"知三日是约数。

③"岁迁"二句:今年以子日冬至,后年以午日冬至。迁,移动。如:2007 年 5 月 8 日夏至,2007 年 11 月 13 日冬至。2008 年 5 月 18 日夏至,2008 年 11 月 24 日冬至。每年变动约六日。钱塘《天文训补注》云:"亦举整数言之,实五日四分日之一。"

④受制:即受命。

⑤用事:行事。

⑥七十二日:即把一年分为五个时段,每段为七十二日。

⑦岁迁六日:指每年尚余六日(实 $5\frac{1}{4}$ 日)。

⑧"七十岁"句:王、钱解释不同。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由

"甲子受制"每岁以迁六日推之,至十岁而六十甲子终而复始,则当作"十岁而复至甲子"。今本"十"上有"七"字,涉上文"七十二日"而衍也。但钱塘《天文训补注》与此不同:"七十岁积二千五百二十日,适盈四十二旬周,故复至甲子,至是五子已五十四周矣。"

⑨柔惠:即爱抚。

⑩挺:宽缓。群禁:众多禁令。

⑪阖(hé)扇:门扇。用木叫阖,用竹苇叫扇。

⑫封侯:古代帝王把爵位、土地赐人,在特定区域内封邦建国。

⑬鳏(guān)寡:老而无妻为鳏,老而无夫为寡。

⑭稃鬻(fú zhōu):饭食。稃,饘,即粥。鬻,粥。

⑮饰:通"饬(chì)",整治。

⑯儆(jǐng):警戒。

⑰客:指诸侯国的新客、旧客。

⑱息:关闭。

【译文】

冬至在子日、午日,夏至时在卯日、酉日。冬至日加三天,就是第二年夏至的日期。从夏至到后年冬至,日子变动六天,终而复始。在壬午时冬至,甲子受命,东方木气行事,火的烟色是青的。隔七十二天,丙子受命,南方火气行事,火的烟色是红的。隔七十二天,戊子受命,中央土气行事,火的烟气是黄色的。隔七十二日,庚子受命,西方金气用事,火的烟气是白色的。隔七十二天,壬子受命,北方水气用事,火的烟色是黑的。再隔七十二天,转完一年,是庚子受命。每年变动六天,按照这样的数字来推算,经过十年可以恢复到甲子之日。

甲子受命,那么应该实行爱抚百姓的政策,宽缓众多的禁令,打开城门的关卡,沟通障碍和关塞,不要砍伐树木。丙子受命,那么应该推举有贤德之人,奖赏有功的人员,把爵位土地授予诸侯,拿出仓库里的

货财以供民用。戊子受命，那么应赡养无妻、无夫的老人，向穷苦人施舍饭食，广施恩泽于民。庚子受命，那么应该修缮墙垣，修治内城和外城，审查各项禁令，整治军队武器装备，警戒百官，诛杀违法之人。壬子受命，那么就要紧闭大门和巷道，全面清查居留新老客人，施行刑罚，杀死犯罪之人，封闭关口和桥梁，禁止人员向外流动。

甲子气燥浊①，丙子气燥阳②，戊子气湿浊，庚子气燥寒，壬子气清寒。丙子干甲子③，蛰虫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毈④，鸟虫多伤。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⑤。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动⑥。庚子干戊子，五谷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虫不为⑦。丙子干戊子，大旱，苽封熯⑧。壬子干庚子，大刚鱼不为⑨。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复荣。戊子干庚子，岁或存或亡⑩。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丙子干壬子，星坠。戊子干壬子，蛰虫冬出其乡。庚子干壬子，冬雷其乡⑪。

【注释】

①燥浊：干燥，混浊。

②燥阳：干燥，暖和。

③干(gān)：冲犯。

④毈：卵败坏孵不出禽鸟。北宋本原作“瑕”。形误。当正。

⑤夷：通“痍”，伤。一作“电”。

⑥地动：地震。

⑦介虫：龟之类。为：成。

⑧苽(gū)封：苽，茭白。封，通“葑(fèng)”，菰根。熯(hàn)：干涸。

⑨大刚：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大刚"二字，义不可通。"大"，衍。"刚"当为"则"，字之误也。

⑩岁或存或亡：指年岁有丰有歉。

⑪其乡：郑良树《淮南子斠理》：疑涉上文而衍。

【译文】

甲子受命空气干燥混浊，丙子受命空气干燥暖和，戊子受命空气潮湿混浊，庚子受命空气干燥寒凉，壬子受命空气清新寒冷。丙子受命冲犯甲子，冬眠的动物会提前出土，雷声也会提前来到。戊子冲犯甲子，胎儿夭折，鸟卵坏死，鸟虫之类多受伤害。庚子冲犯甲子，有战争发生。壬子冲犯甲子，春天会下起霜来。戊子冲犯丙子，惊雷滚滚。庚子冲犯丙子，电光闪闪。壬子干犯丙子，冰雹来袭。甲子冲犯丙子，将有地震发生。庚子干犯戊子，五谷就会发生祸殃。壬子干犯戊子，夏季寒冷下起霜来。甲子干犯戊子，甲壳之虫不能长成甲壳。丙子干犯戊子，发生大的旱灾，水生的茭白要干死。壬子干犯庚子，那么鱼儿就会长不成。甲子冲犯庚子，草木死而复生。丙子干犯庚子，草木会结实两次。戊子冲犯庚子，年成有丰有歉。甲子干犯壬子，地气上升，冬天不能储藏。丙子冲犯壬子，星辰坠落。戊子干犯壬子，蛰伏之虫冬天从地下爬出来。庚子冲犯壬子，冬天打雷。

季春三月[①]，丰隆乃出[②]，以将其雨。至秋三月[③]，地气不藏[④]，乃收其杀[⑤]。百虫蛰伏，静居闭户；青女乃出[⑥]，以降霜雪。行十二时之气[⑦]，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闭其寒。女夷鼓歌[⑧]，以司天和[⑨]，以长百谷禽鸟草木[⑩]。孟夏之月，以熟谷禾，雄鸠长鸣[⑪]，为帝候岁[⑫]。是故天不发其阴，则万物不生；地不发其阳，则万物不成。天员地方[⑬]，道在中央[⑭]。日为德，月为刑。月归而万物死[⑮]，日至而万物

生[16]。远山则山气藏,远水则水虫蛰,远木则木叶槁。日五日不见,失其位也,圣人不与也[17]。

【注释】

①季春:春三月。

②丰隆:雨师。又说为雷师。

③至秋:秋三月。

④地气不藏:刘绩《补注》本"不"作"下"。郑良树《淮南子斠理》云:当作"地气下藏"。谓季秋之时,地气下降闭藏而冬乃成矣。

⑤杀:肃杀之气。

⑥青女:天神,青霄玉女,主霜雪。

⑦十二时:指十二个节气。

⑧女夷:主管春夏长养之神。鼓歌:击鼓唱歌。

⑨司:管理。天和:自然祥和之气。

⑩禽鸟:《太平御览》卷十九《岁时部》四引"鸟"作"兽"。

⑪雄鸠:布谷鸟。

⑫帝:天帝。候岁:守望年岁。候,伺望。

⑬天员地方:"盖天说"认为,天员形如伞盖,地方形如棋盘。

⑭道:指自然规律。《周易·说卦》:立天之道曰阴曰阳。

⑮月归:阴气归来。指从夏至到冬至。

⑯日至:阳气来到。指从冬至到夏至。

⑰与:通"豫",快乐。

【译文】

春三月的时候,雨师便出现了,它将布施雨水。秋三月的时候,地气向下隐藏起来,并收缩起肃杀之气。各种各样的昆虫蛰伏起来,关闭洞穴静静地躲起来;主管霜雪的青女之神出现了,她使霜雪降落大地。并且运行十二时之气,而到仲春二月下旬,才收敛起所藏地气,并且闭

塞寒气。女夷击鼓唱歌，以便管理自然祥和之气，使百谷禽兽草木都能茁壮生长。孟夏之月到来，谷禾全部成熟，布谷鸟长时间鸣叫，为天帝候望年岁。所以上天不产生阴气，那么万物将不会生长；大地不产生阳气，那么万物将不会成熟。上天是圆形的，大地是方形的，而道便居于中心。太阳是旺气之所在，月亮是杀气之所在。阴气来到而万物枯死，阳气到来时万物复苏。阳气远离山峦那么山上云气便躲藏起来，远离水源那么水中昆虫便蛰伏起来，远离树木那么树木枝叶枯死。太阳五日隐藏不出现，便失去它的职守，圣人便感到不快。

日出于旸谷①，浴于咸池②，拂于扶桑③，是谓晨明④。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朏明⑤。至于曲阿⑥，是谓旦明⑦。至于曾泉⑧，是谓蚤食⑨。至于桑野⑩，是谓晏食⑪。至于衡阳⑫，是谓隅中⑬。至于昆吾⑭，是谓正中⑮。至于鸟次⑯，是谓小还⑰。至于悲谷⑱，是谓餔时⑲。至于女纪⑳，是谓大还㉑。至于渊虞㉒，是谓高舂㉓。至于连石㉔，是谓下舂㉕。至于悲泉㉖，爰止其女㉗，爰息其马㉘，是谓县车㉙。至于虞渊㉚，是谓黄昏㉛。至于蒙谷㉜，是谓定昏㉝。日入于虞渊之汜㉞，曙于蒙谷之浦㉟，行九州七舍㊱，有五亿万七千三百九里，禹以为朝、昼、昏、夜㊲。

【注释】

①旸（yáng）谷：日所出之处。

②咸池：东方大泽，日浴之处。

③拂：经过。扶桑：也作扶木、榑木。东方神木名。日所出之处。

④晨明：指晨昏朦胧之时。

⑤朏（fěi）明：天将亮时，即黎明。

⑥曲阿(ē):山名。

⑦旦明:天明之时。指太阳出地平线的时刻。

⑧曾(zēng)泉:东方多水之地,故曰曾泉。

⑨蚤(zǎo)食:又叫旦食。蚤,通“早”,早晨。

⑩桑野:东方之地。

⑪晏食:约在上午九点钟左右。

⑫衡阳:山名。

⑬隅中:日近中午。

⑭昆吾:日正午所经之处。在南方。

⑮正中:指正当午时。即今十二点。

⑯鸟次:西极之山名。

⑰小还:太阳运行通过鸟次山之时,叫小还。《初学记》卷一作“小迁”。

⑱悲谷:西南方之大壑名。

⑲铺(pū)时:日行至申时为铺时。即午后三至五时。

⑳女纪:太阳运行的第十一个处所,位在西,时在申。

㉑大还:《初学记》卷一作“大迁”。太阳行至女纪的时刻。

㉒渊虞:太阳申时所经之处。

㉓高舂:指傍晚时分。

㉔连石:西北山名。

㉕下舂:天将黑,舂米结束之时。舂,北宋本原作“春”。《道藏》本作“舂”。据正。

㉖悲泉:古代传说中的水名。

㉗其女:《初学记》卷一作“羲和”。

㉘其马:《初学记》卷一作“六螭”。

㉙县车:指日落之时。

㉚虞渊:传说日落之处。

㉛黄昏:天将近黑时。

㉜蒙谷：北方之山名。

㉝定昏：天已黑之时。

㉞汜(sì)：水边。

㉟曙：明。浦：水涯。

㊱九州：指连同中国在内的大九州。七舍：即七个停宿之处。高诱注：自阳谷至虞渊凡十六所，九州七舍也。

㊲禹：王念孙《读书杂志》云："禹"字义不可通，"禹"当为"离"。"离"者"分"也，言分为朝、昼、昏、夜也。

十六时表

太阳所在	朝	旸谷	咸池	扶桑	曲阿	昼	曾泉	桑野	衡阳	昆吾
时间			晨明	朏明	旦明		蚤食	晏食	隅中	正中
太阳所在	昏	乌次	悲谷	女纪	渊虞	夜	连石	悲泉	虞渊	蒙谷
时间		小还	铺时	大还	高春		下春	县车	黄昏	定昏

【译文】

太阳从东方旸谷升起，在咸池里洗澡，在扶桑枝下拂过，这时称作晨明。升上扶桑枝头，将开始一天的旅程，这时称作朏明。到了曲阿山，这时称作旦明。到达多水的曾泉之处，这时称作早食。到达东方的桑野，这时称作晏食。到达衡阳山，这时称作隅中。到达昆吾，这时称作正中。到达乌次山，这时称作小还。到达西南悲谷，这时称作铺时。到了西北女纪，这时称作叫大还。到达渊虞，这时称作高春。到达西北连石山，这时称作下春。到了悲泉，羲和为太阳驾车停止了，拉车的六条龙也休息了，这时称作悬车。到达虞渊，这时称作黄昏。到达北方蒙谷山，这时称作定昏。太阳进入到虞渊的水边，在蒙谷水边放射着光芒，所行的地方是天下九州七舍，共有五亿万七千三百九里，十六时分别为早晨、白天、黄昏、黑夜。

夏日至则阴乘阳[1]，是以万物就而死[2]；冬日至则阳乘阴，是以万物仰而生[3]。昼者阳之分，夜者阴之分。是以阳气胜则日脩而夜短，阴气胜则日短而夜脩。

帝张四维[4]，运之以斗[5]，月徙一辰[6]，复反其所。正月指寅[7]，十二月指丑[8]，一岁而匝[9]，终而复始。指寅，则万物螾[10]，律受太蔟[11]；太蔟者，蔟而未出也[12]。指卯，卯则茂茂然[13]，律受夹钟[14]；夹钟者，种始荚也。指辰[15]，辰则振之也[16]，律受姑洗[17]；姑洗者，陈去而新来也。指巳[18]，巳者生已定也，律受仲吕[19]；仲吕者，中充大也[20]。指午，午者忤也[21]，律受蕤宾[22]；蕤宾者，安而服之。指未[23]，未昧也，律受林钟[24]；林钟者，引而止也[25]。指申[26]，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则[27]；夷则者，易其则也，德以去矣。指酉[28]，酉者饱也，律受南吕[29]；南吕者，任包大也[30]。指戌[31]，戌者灭也，律受无射[32]；无射，入无厌也。指亥[33]，亥者阂也，律受应钟[34]；应钟者，应其钟也。指子[35]，子者兹也，律受黄钟[36]；黄钟者，钟已黄也。指丑[37]，丑者纽也，律受大吕[38]；大吕者，旅旅而去也。其加卯、酉，则阴阳分、日夜平矣[39]。故曰：规生矩杀，衡长权藏，绳居中央，为四时根。

【注释】

①乘：依附。

②就：靠近。

③仰：向。

④帝：天帝。

⑤运：旋转。斗柄左旋。斗：北斗。

⑥辰：沿天赤道从东向西将周天划为十二等分，用十二地支命名。称为十二辰。

⑦寅：地支第三位。《史记·律书》：寅言万物始生螾然也。

⑧十二月：《太平御览》卷十六《时序部》一引作“十一月”。丑：北宋本原作“子”。《道藏》本作“丑”。据正。

⑨匝(zā)：周。

⑩则万物螾：《史记·律书》作：“寅，言万物始生螾然也。”知有脱文。

⑪律：古代用竹管或金属管制成的用来定音或候气的仪器。十二律中，单数称“律”，双数称“吕”。受：对应，接受。太蔟(còu)：十二律之一，正月律。《史记·律书》：泰蔟者，言万物蔟生也，故曰太蔟。

⑫蔟：聚集。《白虎通义·五行》：蔟者凑也，言万物始大，凑地而出也。

⑬卯：地支第四位。《史记·律书》：卯之为言茂也。茂茂然：草木冒地而出的样子。

⑭夹钟：十二律之一，二月律。《史记·律书》：夹钟者，言阴阳相夹厕也。

⑮辰：地支第五位。《史记·律书》：辰者，言万物之蜄也。

⑯振：振动，振作。

⑰姑洗(xiǎn)：十二律之一，三月律。《史记·律书》：姑洗者，言万物洗生。

⑱巳：地支第六位。《史记·律书》：巳者，言阳气之已尽也。

⑲仲吕：十二律之一，四月律。《史记·律书》：中吕者，言万物尽旅而西行也。

⑳中充大：即充斥大地义。

㉑午：地支第七位。《史记·律书》：午者，阴阳交。忤(wǔ)：违反，

抵触。

㉒蕤宾：十二律之一，五月律。《史记·律书》：言阴气幼少，故曰蕤；痿阳不用事，故曰宾。

㉓未：地支第八位。《史记·律书》：未者，味也。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

㉔林钟：十二律之一，六月律。《史记·律书》：林钟者，言万物就死气林林然。按，林，通"綝(chēn)"，止。

㉕引：引退。

㉖申：地支第九位。

㉗夷则：十二律之一，七月律。《史记·律书》：夷则者，言阴气之贼万物也。

㉘酉：地支第十位。《史记·律书》：酉者，万物之老也。

㉙南吕：十二律之一，八月律。《史记·律书》：南吕者，言阳气之旅入藏也。

㉚任包大：阳气包裹阴气。任，通"妊"。

㉛戌：地支第十一位。《史记·律书》：戌者，言万物尽灭，故曰戌。

㉜无射：十二律之一，九月律。《史记·律书》：无射者，阴气盛用事，阳气无余也。故曰无射。

㉝亥：地支第十二位。《史记·律书》：亥者，该也。言阳气藏于下，故该也。

㉞应钟：十二律之一，十月律。《史记·律书》：应钟者，阳气之应，不用事也。

㉟子：地支第一位。《史记·律书》：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

㊱黄钟：十二律之一，十一月律。《史记·律书》：黄钟者，阳气踵黄泉而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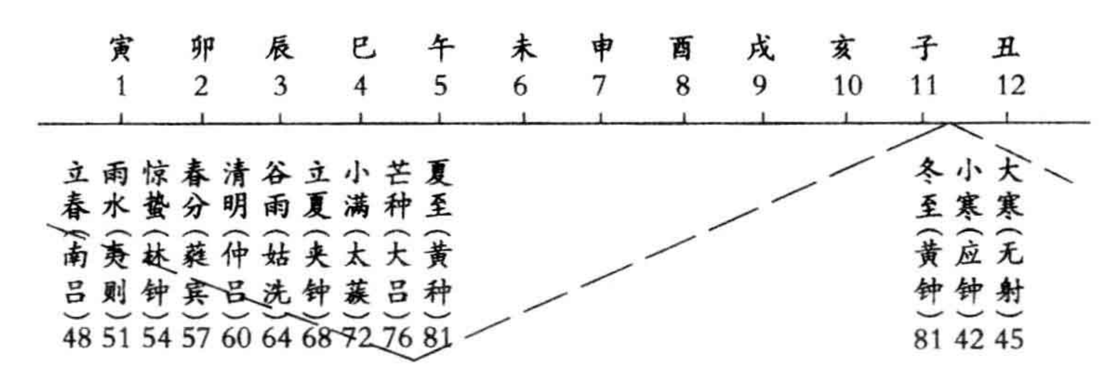
㊲丑：地支第二位。《史记·律书》正义：丑者，纽也。言阳气在上

未降，万物厄纽未敢出也。

㊳大吕：十二律之一，十二月律。《白虎通义·五行》：十二月律之谓大吕者何？大者，大也。吕者，拒也。言阳气欲出，阴不许也。吕之为言拒也，旅抑拒难之也。

㊴“其加卯、酉”二句：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当在前“日短而夜脩”下。卯，指春分点。酉，指秋分点。

十二律与二十四节气关系图



说明：

1. 横线表示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

2. 虚线表示十二律与二十四节气之变化。

3. 下行数字表示十二律之管长。

【译文】

夏至的时候阴气依附阳气，因此万物靠近它而逐渐死亡；冬至的时候阳气依附阴气，所以万物向着它而逐渐复苏。白昼是阳的分界；夜晚是阴的分界。所以阳气胜就会昼长而夜短，阴气胜就会昼短而夜长。

天帝布张四维，用北斗围绕它们旋转，每月北斗旋转一辰，十二月后又回到它开始的地方。正月斗柄指向寅位，十二月斗柄指向丑位，一年运行一周，这样终而复始地运行下去。斗柄指向寅位，寅就是万物复苏活动的样子，十二律中由太蔟来配合；太蔟，就是聚集而没有出现的意思。指向卯位，卯就是草木冒地而出的样子，十二律中由夹钟来配合；夹钟，就是种子开始结荚的意思。指向辰位，辰就是使万物振作的

意思，十二律中由姑洗与之相配；姑洗，就是陈去新来的意思。指向巳位，巳就是生长已经定型的意思，十二律中由仲吕来配合；仲吕，就是万物充斥大地的意思。指向午位，午就是阴、阳二气相背的意思，十二律中由蕤宾来配合；蕤宾，就是阴气安定而阳气宾服的意思。指向未位，未就是阴气将走向暗昧的意思，十二律中由林钟来配合；林钟，是阳气极盛就此停止并引退的意思。指向申位，申是万物受约束而呻吟的意思，十二律中由夷则与之配合；夷则，就是改变阳气极盛的规则的意思，旺气将要离开了。指向酉位，酉就是秋熟作物子粒饱满、可以收割的意思，十二律中由南吕来配合；南吕，就是阳气包裹阴气的意思。指向戌位，戌是万物尽灭的意思，十二律中由无射来与之配合；无射，就是万物衰落、阳气消失的意思。指向亥位，亥就是阳气闭藏之义，十二律中由应钟来配合；应钟，就是应时聚藏的意思。指向子位，子就是万物在地下滋生的意思，十二律中由黄钟来配合；黄钟，就是阳气聚集黄泉之下的意思。指向丑位，丑就是寒气纽结待解的意思，十二律中由大吕来相配合；大吕，就是阳气从地下缓慢离去的意思。在它们中间增加卯、酉（春分、秋分），那么就会阴阳平分、日夜相等了。因此说："规"使万物生存，"矩"使万物凋零，"衡"使万物生长，"权"使万物隐藏，"绳"处在天地中央，成为确定四季的依据。

道（曰规）始于一①，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②。天地三月而为一时③，故祭祀三饭以为礼④，丧纪三踊以为节⑤，兵重三罕以为制⑥。

以三参物⑦，三三如九⑧，故黄钟之律九寸而宫音调⑨。因而九之⑩，九九八十一，故黄钟之数立焉。黄者土德之色⑪，钟者气之所种也⑫。日冬至，德气为土⑬。土色黄，故

曰黄钟。律之数六，分为雌雄⑭，故曰十二钟，以副十二月⑮。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为积分七十万七千一百四十七⑯，黄钟大数立焉⑰。

【注释】

①“道（曰规）”句：王念孙《读书杂志》：“曰规”二字，与上下文义不相属。此因上文“故曰规生矩杀”而误衍也。《宋书·律志》作“道始于一”，无“曰规”二字。马宗霍《淮南旧注参正》云：《五行大义》论律吕引《淮南子》云：“数始于一。”作“数”不作“道”，无“曰规”二字。道：指宇宙本原。一：指混沌未分的原始状态。《列子·天瑞》：一者，形变之始也。

②“一生二”三句：见于《老子》四十二章。

③时：季节。

④三饭：古代礼制，祭祀用尸代表被祭祀的鬼神。尸含一口饭叫一饭，士礼用三饭。

⑤三踊：古代初死、小敛、大敛皆哭踊，以示哀痛。

⑥兵重三罕：王念孙《读书杂志》云：“重”、“罕”二字，义不可通。“重”当为“革”，“罕”当为“军”。言兵革之事以三军为制也。郑良树《淮南子斠理》云：《喻林》九七引“罕”正作“军”。又《五行大义》引《淮南子》云“兵有三令”。

⑦参：三倍。

⑧如：为。

⑨调：和。

⑩因而九之：每寸九分，共八十一分。黄钟之长八十一分之说：历代律家宗之。南宋蔡元定《律吕新书》：黄钟之律九寸，一寸九分，凡八十一分。

⑪土德：金木水火土五德之一。土色黄，为五色之首。

⑫种(zhòng):施种。

⑬德气:指自然界所表现的旺气。

⑭分为雌雄:十二律中分为阳六律、阴六吕。

⑮副:与……相配。

⑯七十万:刘绩《补注》本作“十七万”,当是。

⑰黄钟大数:即177147。其计算方法是:

子	置	$1=1$	十一月律
丑		$3^1=3$	十二月律
寅		$3^2=9$	一月律
卯		$3^3=27$	二月律
辰		$3^4=81$	三月律
巳		$3^5=243$	四月律
午		$3^6=729$	五月律
未		$3^7=2187$	六月律
申		$3^8=6561$	七月律
酉		$3^9=19683$	八月律
戌		$3^{10}=59094$	九月律
亥		$3^{11}=177147$	十月律

以上计算,《史记·律书》“生钟分”、《汉书·律历志上》,与《淮南子》不同。《后汉书·律历志》、郑玄《礼记·月令》注等,与《淮南子》相同。

【译文】

道从一开始,到了一便不再产生,但是可以分为阴气、阳气,阴气、阳气结合可以生出万物。因此《老子》中说:一产生二,二产生三,三产生万物。天地运行时间三月称为一季,因此祭祀时尸享用三饭作为祭礼,行丧礼时要用三踊作为礼节,行军作战时要申明三次命令作为军纪。

用三乘以所用的律管，三三而为九，所以黄钟的管长定为九寸，而宫音便能够和谐。每寸九分，因此用九乘九，九九八十一，所以黄钟管长八十一分便确立了。黄色是土德所表现出来的颜色，钟是大气所施种的意思。冬至的时候，它体现的旺气是土。土的颜色是黄色的，所以称之为黄钟。律的数目是六，分为雌雄两类，所以称十二律，用来配合十二个月。十二个月各自又以三倍生成，所以先置一而从一到十一月都用三来相乘，第十二个月便得到分母是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的数字，这样黄钟律的大数便可以确立了。

凡十二律，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物以三成①，音以五立②，三与五如八③，故卵生者八窍④。律之初生也，写风之音⑤，故音以八生⑥。黄钟为宫，宫者音之君也⑦。故黄钟位子，其数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钟。林钟之数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数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吕。南吕之数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数六十四，主三月，下生应钟。应钟之数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宾。蕤宾之数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吕。大吕之数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则。夷则之数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夹钟。夹钟之数六十八，主二月，下生无射。无射之数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吕。仲吕之数六十，主四月，极不生⑧。

【注释】

①成：组成。

②立：成立。

③如：为。

④八窍：指两眼、两耳、两鼻、一口、一排泄及生殖孔。

⑤写凤之音：据《吕览·古乐》载：黄帝乐官伶伦模仿凤凰鸣叫之音，而定十二律。写，摹仿。

⑥八生：隔八相生法。《吕览·音律》、《汉书·律历志》与《淮南子》相同。其管长计算是：

黄钟九寸

上生：太蔟 $6\times\left(1+\frac{1}{3}\right)=8$　　下生：林钟 $9\times\left(1-\frac{1}{3}\right)=6$

姑洗 $5.33\times\frac{4}{3}=7.11$　　南吕 $8\times\frac{2}{3}=5.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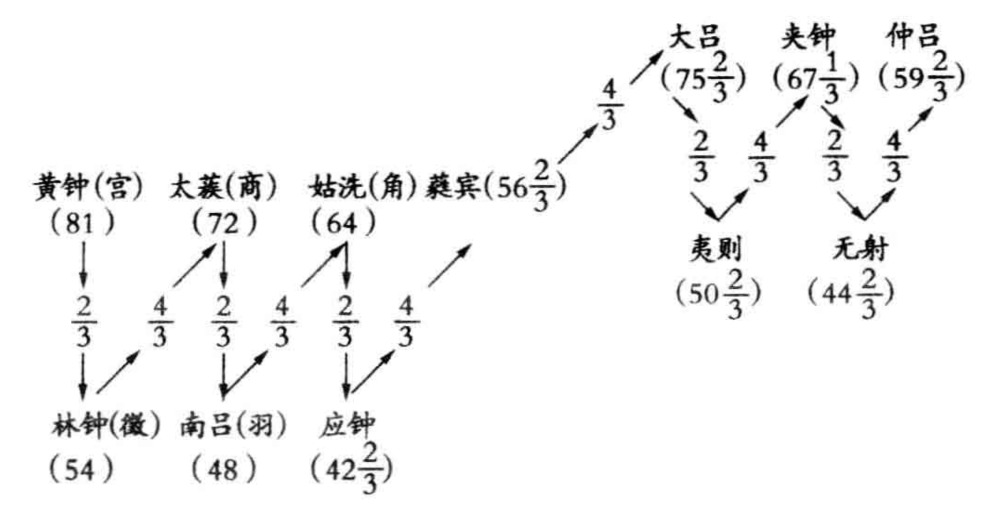
蕤宾 $4.74\times\frac{4}{3}=6.32$　　应钟 $7.11\times\frac{2}{3}=4.74$

大吕 $6.32\times\frac{4}{3}=8.43$　　夷则 $8.43\times\frac{2}{3}=5.62$

夹钟 $5.62\times\frac{4}{3}=7.50$　　无射 $7.50\times\frac{2}{3}=5$

仲吕 $5\times\frac{4}{3}=6.67$

隔八相生图



⑦君：主宰。

⑧极：终极。

【译文】

在十二律与五音搭配上，如果黄钟是宫调，那么太蔟是商，姑洗是角，林钟是徵，南吕是羽。万物是由三生成的，音调是分为五阶的，三和五相加得八，所以卵生的动物有八个孔窍。音律开始建立的时候，是模仿凤凰鸣叫的声音，所以音律的规定是隔八相生。黄钟为宫调，那么宫调便是五音的主宰。所以黄钟处在十二地支子位，它的管长数是八十一分，主管十一月之气，下生林钟。林钟的管长是五十四分，主管六月之气，上生太蔟。太蔟的管长是七十二，主管正月之气，下生南吕。南吕的管长是四十八，主管八月之气，上生姑洗。姑洗的管长是六十四，主管三月，下生应钟。应钟的管长是四十二，主管十月之气，上生蕤宾。蕤宾的管长五十七，主管五月，上生大吕。大吕的管长是七十六，主管十二月之气，下生夷则。夷则的管长是五十一，主管七月之气，上生夹钟。夹钟的管长是六十八，主管二月之气，下生无射。无射的管长四十五，主管九月之气，上生仲吕。仲吕的管长六十，主管四月之气，这样十二律的相生便结束了。

徵生宫，宫生商①，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应钟，比于正音②，故为和③。应钟生蕤宾，不比正音，故为缪④。日冬至，音比林钟，浸以浊⑤；日夏至，音比黄钟，浸以清⑥。以十二律应二十四时之变⑦：甲子⑧，仲吕之徵也；丙子，夹钟之羽也；戊子，黄钟之宫也；庚子，无射之商也；壬子，夷则之角也。

【注释】

①“徵生宫”二句：刘绩《补注》本曰：“当作宫生徵，徵生商。”

②比：相近。正音：古代对宫、商、角、徵、羽五音及黄钟、太蔟、姑

洗、林钟、南吕，都叫正音。因其律数为整数。

③和：从姑洗隔八至应钟，生出一个“变宫”，称为“和”。蔡宾牟、袁运开《中国物理学史》认为：“变宫”与“羽”的拍音近70，尚且可以说“比于正音”。

④缪(jiū)：应钟隔八至蕤宾，生出一个“变徵”，称为“缪”。“变徵”与“角”的拍音近于33，自然不能“比于正音”。刘绩《礼注》解作“缪，音相干也”。王引之解作“缪之言穆，穆亦和也”。以刘说为是。

⑤浸：逐渐。浊：低音。

⑥清：高音。

⑦二十四时：即二十四节气。

五音十二律旋宫以当六十甲子表

应钟 亥	无射 戌	南吕 酉	夷则 申	林钟 未	蕤宾 午	仲吕 巳	姑洗 辰	夹钟 卯	太簇 寅	大吕 丑	黄钟 子	十二律吕 五音
姑洗之徵 乙亥	夹钟之徵 甲戌	太簇之徵 癸酉	大吕之徵 壬申	黄钟之徵 辛未	应钟之徵 庚午	无射之徵 己巳	南吕之徵 戊辰	夷则之徵 丁卯	林钟之徵 丙寅	蕤宾之徵 乙丑	仲吕之徵 甲子	徵
太簇之羽 丁亥	大吕之羽 丙戌	黄钟之羽 乙酉	应钟之羽 甲申	无射之羽 癸未	南吕之羽 壬午	夷则之羽 辛巳	林钟之羽 庚辰	蕤宾之羽 己卯	仲吕之羽 戊寅	姑洗之羽 丁丑	夹钟之羽 丙子	羽
应钟之宫 己亥	无射之宫 戊戌	南宫之宫 丁酉	夷则之宫 丙申	林钟之宫 乙未	蕤宾之宫 甲午	仲吕之宫 癸巳	姑洗之宫 壬辰	夹钟之宫 辛卯	太簇之宫 庚寅	大吕之宫 己丑	黄钟之宫 戊子	宫
南吕之商 辛亥	夷则之商 庚戌	林钟之商 己酉	蕤宾之商 戊申	仲吕之商 丁未	姑洗之商 丙午	夹钟之商 乙巳	太簇之商 甲辰	大吕之商 癸卯	黄钟之商 壬寅	应钟之商 辛丑	无射之商 庚子	商
林钟之角 癸亥	蕤宾之角 壬戌	仲吕之角 辛酉	姑洗之角 庚申	夹钟之角 己未	太簇之角 戊午	大吕之角 丁巳	黄钟之角 丙辰	应钟之角 乙卯	无射之角 甲寅	南吕之角 癸丑	夷则之角 壬子	角

⑧甲子：与下文的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等，皆干支纪日。黄钟配五子，则各居其室，各应其声，始于戊子，卒于丁亥，而合六十律。

【译文】

宫音生出徵音，徵音生出商音，商音生出羽音，羽音生出角音，角音生出姑洗，姑洗隔八为应钟，生出一个变宫，同上述正音相并列，因此称为和。应钟隔八相生为蕤宾，生出一个变徵，不能同正音相比并，因此称为缪。冬至的时候，与十二律相配的为林钟，逐渐降为最低音；夏至的时候，与十二律相配的为黄钟，逐渐上升为最高音。用十二律可以表示二十四节气的时间变化：甲子，处于仲吕之徵时，是冬至的开始；丙子，处于夹钟之羽时，是冬至后十三日；戊子，处于黄钟之宫时，是冬至后二十五日；庚子，处于无射之商时，是冬至后三十七日；壬子，处于夷则之角时，是冬至后第四十九日。

古之为度量轻重，生乎天道①。黄钟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广二尺七寸②。音以八相生，故人脩八尺，寻自倍③，故八尺而为寻。有形则有声。音之数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为制④。

【注释】

①天道：指自然的规律。

②幅：布帛的宽度。

③寻：古代长度单位，即八尺。《一切经音义》卷十七引《淮南》云："人臂四尺，寻自倍，故八尺曰寻。"正文"人脩八尺"，"八"当作"四"。

④制：定制。

【译文】

古代制定的长度、容量、轻重的标准，是从自然界的客观实物中产生的。黄钟的律管长九寸。万物是按照三倍的规律产生，三九二十七，所以布帛的宽度定为二尺七寸。音律是隔八相生的，因此人的臂长是四尺，一寻是人自身臂长的一倍，因此八尺作为“寻”的标准。有形体之物就会有声音产生。音律的数目是五个，用五来乘八，五八四十，因此四丈而作为一匹。一匹，是中等身材裁衣的长度，一匹而成为长度的规定。

秋分蔈定①，蔈定而禾熟②。律之数十二，故十二蔈而当一粟，十二粟而当一寸。律以当辰③，音以当日。日之数十④，故十寸而为尺，十尺而为丈。其以为量⑤，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铢⑥，十二铢而当半两。衡有左右⑦，因倍之，故二十四铢为一两。天有四时以成一岁，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两而为一斤。三月而为一时，三十日而为一月，故三十斤为一钧。四时而为一岁，故四钧为一石⑧。其以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⑨；上生者四，以三除之⑩。

【注释】

①蔈：通“秒”，禾穗的芒尖。

②定：形成。

③律：指十二律。辰：十二辰。

④日之数十：指甲、乙、丙……，共十位。

⑤量(liàng):重量。

⑥铢(zhū):古代重量单位。诸说不同。

⑦衡:称。

⑧石(dàn):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本作“柘”。《说文》:柘,百二十斤也。“石”为“柘”之省。

⑨“下生”二句:即$\frac{2}{3}$。

⑩“上生”二句:即$\frac{4}{3}$。《史记·律书》:生黄钟术曰:以下生者,倍其实,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实,三其法。按,与《淮南子》相同。如上四句,就是对上文“隔八相生”的总结。

【译文】

秋分后谷物果实的芒已经形成,芒成形后谷物便成熟了。乐律的数目是十二个,所以十二个蔈累积在一起便成为一粟,十二粟的累积便定为一寸。乐律的数目与十二辰相当,五音的倍数与十干相同。日干的数目是十,因此十寸而为一尺,十尺而为一丈。它作为重量单位,十二个粟重量为一分,十二分重为一铢,十二铢而定为半两。秤有左右两边,因此在此基础上增加一倍,所以二十四铢为一两。天有四季才能成为一岁,因而用四倍乘它,四四十六,所以十六两定为一斤。三个月而成为一季,三十天而成为一月,所以三十斤定为一钧。四季而成为一岁,所以四钧便为一石。它作为音律的规定是这样的,一律中可以生出五音,十二律便可以产生六十音。因而在此基础上扩大六倍,六六三十六,因此三百六十音便相当于一岁的时间。因此律历的规定,是出于自然的规律。十二律相生时,下生的增加一倍,用三来除它,便是$\frac{2}{3}$;上生的增加四倍,用三来除它,便是$\frac{4}{3}$。

太阴元始[1]，建于甲寅[2]。一终而建甲戌[3]，二终而建甲午[4]，三终而复得甲寅之元[5]。岁徙一辰[6]，立春之后，得其辰而迁其所顺[7]，前三后五[8]，百事可举[9]。

【注释】

①太阴：即与“木星”相对应的“太岁”。又称“太阴”。元始：开始。

②甲寅：与下文的甲戌、甲午，指的是太阴纪年。

③一终：即1520年。

④二终：即3040年。

⑤“三终”句：即回到甲寅年纪年的起点。三终，4560年。

⑥徙：迁徙。

⑦得：合乎。辰：指十二辰。迁：改变。顺：顺序。

⑧三、五：即三天、五天。

⑨举：施行。

【译文】

太阴纪年开始，定在甲寅之年。一终即1520年定在甲戌之年，二终即3040年定在甲午之年，三终即4560年又回到甲寅年元月一日零时开始之时。太阴每年行进十二辰中的一辰，在立春之后，合于十二辰的度数，而改变其运行顺序。太阴到达各辰前三天或后五天，各项事业都可以施行。

太阴所建[1]，蛰虫首穴而处[2]，鹊巢乡而为户[3]。太阴在寅[4]，朱鸟在卯，句陈在子[5]，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苍龙在辰。寅为建，卯为除[6]，辰为满，巳为平，主生；午为定；未为执，主陷[7]；申为破，主衡[8]；酉为危，主杓[9]；戌为成，主少德；亥为收[10]，主大德；子为开，主太岁[11]；丑为闭，主[12]。

【注释】

①建：即建元。纪年开始。

②首穴：头部隐于穴中。

③乡：通“向”。

④“太阴”六句：以“太阴”之位置，确定二十八宿及句陈之位置，以便于占验。

⑤句陈：即钩陈星。在紫微垣内，靠近北极，又谓之极星。共有六星。

⑥寅为建，卯为除：建、除，又称作建除十二神、建除十二辰。古代占卜用十二地支定方位、岁月，以占人事吉凶，每辰皆有专名。长沙子弹库出土战国楚帛书《式盘》，《汉书·艺文志》“五行”有《转位十二神》，疑与此相似。

⑦陷：攻陷。

⑧衡：平衡。

⑨杓(biāo)：斗杓，指小岁。

⑩收：北宋本原作“牧”。《道藏》本作“收”。据正。

⑪太岁：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此“太岁”亦当为“大岁”，写者误加点耳。斗杓为小岁，咸池为大岁。

⑫主：刘绩《补注》本“主”下有“太阴”二字。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主”下当别有所主之事，而今脱去，上文云“太阴在寅”，何得又言“主太阴”乎？

【译文】

太阴建元之时，冬眠的动物正隐藏在穴中，鹊类筑巢对着这个方向作为门户。太阴运行在寅位的时候，朱雀七宿在卯位，句陈六宿在子位，玄武七宿在戌位，白虎七宿在酉位，苍龙七宿在辰位。太阴运行到寅月时为建，行于卯月时为除，行于辰月时为满，行于巳月时为平，主管万物生长；行于午月时为定；行于未月时为执，主管攻陷敌阵；行于申月时为破，主管平衡万物；行于酉月时为危，主管小岁；行于戌月时为成，

主管人的最美的品德；行于亥月时为收，主管人的最高尚的品德；行于子月时为开，主管咸池大岁；行于丑月时为“闭”，主□□。

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①]，其雄为岁星[②]，舍斗、牵牛，以十一月与之晨出东方[③]，东井、舆鬼为对[④]。

太阴在卯，岁名曰单阏[⑤]，岁星舍须女、虚、危，以十二月与之晨出东方，柳、七星、张为对。

太阴在辰，岁名曰执徐[⑥]，岁星舍营室、东壁，以正月与之晨出东方，翼、轸为对。

太阴在巳，岁名曰大荒落[⑦]，岁星舍奎、娄，以二月与之晨出东方，角、亢为对。

太阴在午，岁名曰敦牂[⑧]，岁星舍胃、昴、毕，以三月与之晨出东方，氐、房、心为对。

太阴在未，岁名曰协洽[⑨]，岁星舍觜巂、参，以四月与之晨出东方，尾、箕为对。

太阴在申，岁名曰涒滩[⑩]，岁星舍东井、舆鬼，以五月与之晨出东方，斗、牵牛为对。

太阴在酉，岁名曰作鄂[⑪]，岁星舍柳、七星、张，以六月与之晨出东方，须女、虚、危为对。

太阴在戌，岁名曰阉茂[⑫]，岁星舍翼、轸，以七月与之晨出东方，营室、东壁为对。

太阴在亥，岁名曰大渊献[⑬]，岁星舍角、亢，以八月与之晨出东方，奎、娄为对。

太阴在子，岁名困敦[⑭]，岁星舍氐、房、心，以九月与之晨出东方，胃、昴、毕为对。

太阴在丑，岁名赤奋若[15]，岁星舍尾、箕，以十月与之晨出东方，觜巂、参为对。

【注释】

①摄提格：古代以太岁在天官运转方向来纪年。太岁指向寅宫（斗、牛之间），称为摄提格。为十二岁名之一。《史记·历书》正义引孔文祥云：以岁在寅正月出东方，为众星之纪，以摄提宿，故曰摄提；以其为岁月之首，起于孟陬，故云格。[格]，正也。

②其雄为岁星：雄，指木星，即岁星。雌，指太阴。《周礼·春官·保章氏》郑玄注：岁星为阳，右行于天；太岁为阴，左行于地。

③十一月：钱塘《天文训补注》："《天官书》云'正月'，《天文志》作'十一月'。《史记》用周正，《淮南》、《汉志》用夏正。"

④对：相对。

⑤单阏（chán è）：也作亶安、蝉焉。十二岁名之二。《史记·天官书》索隐引李巡说：阳气推万物而起，故曰单阏。单，尽也。阏，止也。

⑥执徐：十二岁名之三。《史记·天官书》正义引李巡说：伏蛰之物皆敦舒而出，故曰执徐。执，蛰。徐，舒也。

⑦大荒落：十二岁名之四。《史记·天官书》索隐引姚氏说：言万物皆炽盛而大出，霍然落弟，故曰荒落。

⑧敦牂（dūn zāng）：十二岁名之五。《史记·天官书》索隐引孙炎说：敦，盛；牂，壮也。言万物盛壮。

⑨协洽：又作汁洽、协给。十二岁名之六。《史记·天官书》索隐引李巡说：阳气欲化万物，故曰[协洽]。协，和；洽，合也。

⑩涒（tūn）滩：十二岁名之七。《史记·天官书》索隐引李巡说：涒滩，物吐秀倾垂之貌也。

⑪作鄂：十二岁名之八。《史记·天官书》索隐引李巡说：作咢，皆

物芒枝起之貌。

⑫阉(yān)茂:十二岁名之九。《史记·天官书》索隐引孙炎说:万物皆蔽冒,故曰[阉茂]。阉,蔽;茂,冒也。

⑬大渊献:十二岁名之十。《史记·天官书》索隐引孙炎说:渊,深也。大献万物于深,谓盖藏之于外矣。

⑭困敦(dùn):十二岁名之十一。《史记·天官书》索隐引孙炎说:困敦,混沌也。言万物初萌,混沌于黄泉之下也。

⑮赤奋若:十二岁名之十二。《史记·天官书》索隐引李巡说:言阳气奋迅。若,顺也。

岁星纪年法表

岁名	太阴所在	岁星所在			月份	岁阳	十干
		十二辰	十二次	二十八宿			
摄提格	寅	丑	星纪	斗、牛	十一月	阏逢	甲
单阏	卯	子	玄枵	女、虚、危	十二月	旃蒙	乙
执徐	辰	亥	娵訾	室、壁	正月	柔兆	丙
大荒落	巳	戌	降娄	奎、娄	二月	强圉	丁
敦牂	午	酉	大梁	胃、昴、毕	三月	著雍	戊
协洽	未	申	实沈	觜、参	四月	屠维	己
涒滩	申	未	鹑首	井、鬼	五月	上章	庚
作鄂	酉	午	鹑火	柳、星、张	六月	重光	辛
阉茂	戌	巳	鹑尾	翼、轸	七月	玄黓	壬
大渊献	亥	辰	寿星	角、亢	八月		
困敦	子	卯	大火	氐、房、心	九月	昭阳	癸
赤奋若	丑	寅	析木	尾、箕	十月		

【译文】

太阴在寅之时,它的岁名叫摄提格,它的对应雄星是岁星,岁星的位置在斗、牵牛二宿,在十一月早晨一起出现在东方,和它相对应的是东井、舆鬼二宿。

太阴在卯之时,它的岁名叫单阏,岁星运行的位置在须女、须、危三

宿，在十二月早晨一起出现在东方，和它相对应的是柳、七星、张。

太阴在辰之时，它的岁名叫执徐，木星运行的位置在营室、东壁，在正月一起出现在东方，和它相对应的是翼、轸二宿。

太阴在巳之时，它的岁名叫大荒落，木星运行的位置在奎、娄，在二月一起出现在东方，角、亢二宿和它相对应。

太阴在午之时，它的岁名叫敦牂，岁星运行的位置在胃、昴、毕三宿，在二月一起出现在东方，氐、房、心三宿和它相对应。

太阴在未之时，它的岁名叫协洽，岁星运行的位置在觜嶲、参二宿，在四月一起出现在东方，尾、箕和它相对应。

太阴在申之时，它的岁名叫涒滩，岁星运行的位置在东井、舆鬼二宿，在五月一起出现在东方，斗、牵牛和它相对应。

太阴在酉之时，它的岁名叫作鄂，木星运行的位置在柳、七星、张三宿，在六月一起出现在东方，须女、虚、危和它相对。

太阴在戌之时，它的岁名叫阉茂，木星运行的位置在翼、轸，在七月一起出现在东方，营室、东壁和它相对。

太阴在亥之时，它的岁名叫大渊献，岁星的位置在角、亢，在八月一起出现在东方，奎、娄和它相对。

太阴在子之时，它的岁名叫困敦，岁星的位置在氐、房、心三宿，在九月一起出现在东方，胃、昴、毕和它相对。

太阴在丑之时，它的岁名叫赤奋若，岁星的位置在尾、箕，在十一月一起出现在南方，觜嶲、参和它相对应。

太阴在甲子，刑德合东方宫[①]，常徙所不胜[②]。合四岁而离[③]，离十六岁而复合[④]。所以离者，刑不得入中宫[⑤]，而徙于木。太阴所居曰德[⑥]，辰为刑。德，纲日自倍因[⑦]，柔日徙所不胜。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⑧]，金火立其处。凡徙诸

神，朱鸟在太阴前一，钩陈在后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后六，虚星乘钩陈[⑨]，而天地袭矣[⑩]。

【注释】

①刑：杀气。德：旺气。合：聚合。宫：古代天空区域划分为五宫：即东宫、南宫、中宫、西宫、北宫。此亦载于《史记·天官书》。

②常：按照规律。不胜：不能制服。

③合四岁而离：即从东往西、从西往南、从南往北、从北往东，四岁而刑、德相合。

④“离十六岁”句：刑、德离合二十年一周期。

⑤入中宫：“德”入东、西、南、北、中五宫，“刑”入东、南、西、北四宫。“刑”不入“土”（中宫），而可入“木”（东宫）。

⑥曰：钱塘《天文训补注》：“日德”二字当作“日为德”。“曰”字误。

⑦纲日：古代阴阳家有阴阳相生相克的说法，择日行事。认为十日中有五刚、五柔，即五阴五阳。以天干中甲、丙、戊、庚、壬为刚日，也叫奇日；以乙、丁、已、辛、癸五日为柔日，也叫偶日。纲即刚，古通。自倍因：倍，疑通“培”。《广韵》灰韵：“培，随也。”因，《吕览·君守》高诱注：“因，顺也。”倍因，随顺。钱塘《天文训补注》：（申）[甲]在东，丙在南，戊在中，庚在西，壬在北，为自倍因。按，以钱氏所注，“德”于“纲日”可自行东、南、中、西、北宫，皆吉。

⑧“刑”三句：钱塘《天文训补注》子辰申，水也。卯未亥，木也。丑巳酉，金也。寅午戌，火也。按，分别代表水、北方、冬季；木、东方、春季；金、西方、秋季；火、南方、夏季。水辰之木，意为：刑杀之气进入北方、东方，会使冬季变为春季。木辰之水，意为：刑杀之气进入北方、西方，会使春天变为冬天。

⑨虚星：北方玄武七宿的第四宿，有星2颗。乘：凌驾。

⑩袭：和。

【译文】

太阴在甲子之岁，刑杀之气与旺气聚合在东方之宫，按照规律运行到它不能制服的各宫。从东方宫到北方宫，从西向南，从南向北，从北向东，刑、德聚合四年后便开始分离，分离十六年后又回到了原位。所以分离的原因，是刑杀之气不能进入中宫（土），而可以运行到东宫（木）。太阴所居留的地方太阳为德，月亮为刑。德，在刚日（即奇日）可自然运行各宫，在柔日（偶日）运行到不能制服的各宫。刑，刑杀之气运行到北方（水）、东方（木），会使冬季（水）变成春季（木），刑杀之气进入到北方（水）、西方（金），会使春天（木）变成冬天（水），而金（西方、秋天）、火（南方、夏天）则处于原位。太阴处在寅位，大凡各神的运行情况是，朱鸟在太阴前第一位，钩陈在太阴后第三位，玄武在太阴前第五位，白虎在太阴后第六位，虚星处在钩陈之上，这样天地就会出现平和的景象。

凡日，甲刚乙柔，丙刚丁柔，以至于癸。木生于亥，壮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壮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壮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壮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壮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①。故五胜生一②，壮五③，终九④，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⑤。以三应五⑥，故八徙而岁终⑦。

【注释】

①“木生于亥”至“三辰皆水也”：五行、十二辰、十二月相配是这样的：

	木	火	土	金	水
生	亥 10	寅 1	午 5	巳 4	申 7
壮	卯 2	午 5	戌 9	酉 8	子 11
死	未 6	戌 9	寅 1	丑 12	辰 3

②五胜:五行相胜。即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

生一:生于一个月。

③壮:壮健。

④终:终结。

⑤神:指北斗之神。

⑥三:指五行中每一行从生到死经过三辰。

⑦八徙:即 45×8=360(日)。

【译文】

十个日干中,甲刚乙柔,丙刚丁柔,一直到癸柔。五行中的木生于十二辰中的亥,强壮在卯,死亡在未,亥、卯、未三辰都属于木。火生在寅,强壮在午,死亡在戌,寅、午、戌三辰都属于火。土从午产生,强壮在戌,死亡在寅,午、戌、寅三辰都属于土。金从巳产生,强壮在酉,死亡在丑,巳、酉、丑三辰都属于金。水从申产生,强壮在子,死亡在辰,三辰都属于水。所以五行相胜,每行产生在第一个月,强壮在第五个月,终结在第九个月,五行乘以九便是四十五,所以北斗之神斗柄移动分为四十五日一段(即三个节气)。五行中每行从生到死占据三个时节,因此斗柄运行八段(即 360 日)而一岁终结。

凡用太阴,左前刑,右背德,击钩陈之冲辰[①],以战必胜,以攻必克。欲知天道,以日为主,六月当心[②],左周而行[③],分而为十二月,与日相当,天地重袭[④],后必无殃。

【注释】

①击:攻击。冲辰:冲击之星。

②心:二十八宿之一,东方苍龙七宿的第五宿,有星三颗。主星叫商星,又叫鹑火、大火、大辰。

③左周而行:古人认为太阳绕地而行,黄道就是想象中太阳绕地的轨道。黄道和赤道相交的两点分别是春分和秋分,两"分"的中间,便是夏至、冬至。四季分出后,便可以分出十二个月来。

④重袭:和谐。袭,和。

【译文】

大凡用太阴来观察阴、阳变化,它的左面、前方是刑,它的右面、背面是德,在钩陈星冲击其他星辰之时,兴兵征伐必定取胜,用来攻取所战必克。要想知道天道的变化,要依据太阳为主,六月份时正对着心宿,向左绕地球而行(按,实际地球绕太阳而行),而分为十二个月,太阴同太阳运行相称,天地运行和谐时,以后必定没有祸殃。

日①,正月建营室,二月建奎、娄,三月建胃,四月建毕,五月建东井,六月建张,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牵牛,十二月建虚。

【注释】

①日:北宋本原作"星"。高诱注:"星"宜言"日"。《明堂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仲春之月在奎、娄,季春之月在胃。此言"星正月建营室",字之误也。

【译文】

太阳运行,正月处于二十八宿中营室的位置,二月处在奎、娄的位置,三月处在胃宿的位置,四月处在毕星的位置,五月处在东井的位置,六月处在张星的位置,七月处在翼星的位置,八月处在亢星的位置,九

月份处在房星的位置，十月份处在尾星的位置，十一月份处在牵牛的位置，十二月处在虚星的位置。

星分度[①]：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牵牛八，须女十二，虚十，危十七，营室十六，东壁九，奎十六，娄十二，胃十四，卯十一，毕十六，觜巂二，参九，东井三十三，舆鬼四，柳十五，七星、张、翼各十八，轸十七。凡二十八宿也。

【注释】

①分度：即二十八宿与天球赤道的度数。东方苍龙七宿为75 $\frac{1}{4}$度，北方玄武七宿98度，西方白虎七宿80度，南方朱雀七宿112度，共365 $\frac{1}{4}$度。

【译文】

二十八宿与天球赤道的夹角可以分为不同的度数：角宿十二度，亢宿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宿五度，尾宿十八度，箕星十一度四分之一，斗宿二十六度，牵牛八度，须女十二度，虚十度，危十七度，营室十六度，东壁九，奎十六度，娄十二度，胃宿十四度，昴宿十一度，毕宿十六度，觜巂二度，参宿九度，东井三十三度，舆鬼四度，柳宿十五度，七星、张宿、翼宿各十八度，轸星十七度。总共二十八宿365 $\frac{1}{4}$度。

星部地名[①]：角、亢，郑；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牵牛，越；须女，吴；虚、危，齐；营室、东壁，卫；奎、娄，鲁；胃、昴、毕，魏；觜巂、参，赵；东井、舆鬼，秦；柳、七星、张，周；翼、轸，楚。

【注释】

①星部地名：这是古代分野观。即把天空二十八宿与各国联系起来。这里沿袭的是先秦诸侯国之划分。

【译文】

二十八宿与中国境内各国对应关系是这样的：角、亢二宿对应郑国；氐、房、心三宿对应宋国；尾、箕二宿对应燕国；斗、牵牛二宿对应越国；须女对应吴国；虚、危二宿对应齐国；营室、东壁对应卫国；奎、娄二宿对应鲁国；胃、昴、毕三宿对应魏国；觜嶲、参对应赵国；东井、舆鬼对应秦国；柳、七星、张对应周国；翼、轸二宿对应楚国。

岁星之所居，五谷丰昌，其对为冲①，岁乃有殃。当居而不居②，越而之他处，主死国亡。

太阴治春，则欲行柔惠温凉③。太阴治夏，则欲布施宣明④。太阴治秋，则欲脩备缮兵。太阴治冬，则欲猛毅刚强。三岁而改节，六岁而易常，故三岁而一饥，六岁而一衰⑤，十二岁一康⑥。

【注释】

①冲：冲撞的星。

②当居而不居：指木星有盈缩的情况。居，停留。

③温凉：俞樾《诸子平议》云：当作“温良”。马宗霍《淮南旧注参正》谓作“谅”，有诚信义。

④宣明：宣布，明白。

⑤衰：《太平御览》卷十七《时序部》二引注作：“衰，疫疾也。”指疾病。

⑥康：通“荒”，灾荒。

【译文】

岁星居留的时候,五谷丰收,和它相对的有星冲犯,这样的年岁便有祸殃。应当居留而没有居留,却行到了其他的地方,国君死去、国家灭亡。

太阴治理春天的时候,那么应该实行宽缓温和的政策。太阴治理夏天的时候,那么应施舍众人、宣明意旨。太阴治理秋天的时候,那么就要修缮完备兵器。太阴治理冬天的时候,那么就要实行刚强而严厉的措施。三年而改换一次节序,六年而改变一次常规,所以三年出现一次小的饥荒,六年出现一次疫病,十二年出现一次灾荒。

甲齐①,乙东夷②,丙楚,丁南夷③,戊魏,己韩,庚秦,辛西夷④,壬卫,癸越。子周,丑翟⑤,寅楚,卯郑,辰晋,巳卫,午秦,未宋,申齐,酉鲁,戌赵,亥燕。

【注释】

①甲齐:与下文的"乙东夷"等,都是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代表各诸侯国,古人用来占卜吉凶。亦载于《开元占经》、《汉书·天文志》等。

②东夷:古代指东方少数民族。分布在今江苏、山东、安徽一带。

③南夷:古代指南方的少数民族。见于《诗·鲁颂·闷宫》、《楚辞·涉江》。

④西夷:古代指西部地区的部族。

⑤翟(dí):通"狄",周代指西方、北方少数民族。

【译文】

甲代表齐国,乙代表东夷诸国,丙代表楚国,丁代表南夷各国,戊代表魏国,己代表韩国,庚代表秦国,辛代表西夷各国,壬代表卫国,癸代表越国。子代表周朝,丑代表翟国,寅代表楚国,卯代表郑国,辰代表晋

国，巳代表卫国，午代表秦国，未代表宋国，申代表齐国，酉代表鲁国，戌代表赵国，亥代表燕国。

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①。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义②，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专，母胜子曰制，子胜母曰困。以胜击杀③，胜而无报；以专从事④，而有功⑤；以义行理，名立而不堕；以保畜养，万物蕃昌；以困举事⑥，破灭死亡。

【注释】

①"甲乙"十句：用天干、地支表示五行。

②义：与下文的保、专、制、困灯，都是古代占卜之语。《抱朴子·登涉》云：《灵宝经》：所谓宝日者，谓支干上生下之日也；所谓义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所谓制日也，支干上克下之日也；所谓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也。可与此相参。

③以胜击杀：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当作"以制击杀"。击杀，攻击，杀伐。

④从事：处理事务。

⑤而有功：刘绩《补注》本"而"上有"专"字。当脱。

⑥举事：起事。

【译文】

干支中的甲乙寅卯，代表木；丙丁巳午，代表火；戊己、四季，代表土；庚辛申酉，代表金；壬癸亥子，代表水。水可以生木，木可以生火，火尽可以为土，土中可以生金，金中可以生水。干支中下生上叫义，上生下叫保，上下相称叫专，上克下叫制，下克上叫困。用制日攻取杀伐，可

以取胜而不会得到报复；用专日来处理事务，用心专一而会成功；用义日来进行治理，名声建立而不会坠毁；用保日来畜养万物，就会繁衍昌盛；用困日来起事，就会失败而死亡。

北斗之神有雌雄[①]，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一辰[②]，雄左行，雌右行[③]。五月合午谋刑[④]，十一月合子谋德[⑤]。太阴所居辰为厌日[⑥]，厌日不可以举百事。堪舆徐行[⑦]，雄以音知雌[⑧]，故为奇辰[⑨]。数从甲子始，子母相求[⑩]，所合之处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⑪]。合于岁前则死亡，合于岁后则无殃。

【注释】

①雌雄："雌"指阴建，即厌日。与"阳建"反向而行。下文亦称"太阴"。"雄"指阳建，即北斗斗柄。自东向西向南左旋。

②从：王念孙《读书杂志》："从"当为"徙"，字之误也。

③"雄左行"二句：即"雄"神斗柄左旋，"雌"神斗柄右旋。

④午：指夏至。夏至阴生，故曰"谋刑"。

⑤子：指冬至。冬至阳生，故曰"谋德"。

⑥厌(yā)日："雌"神所居之日叫"厌"。《周礼·春官·占梦》贾公彦疏：建，谓斗柄所建，谓之阳建，故左还于天。厌，谓日前一次，谓之阴建，故右还于天。王念孙《读书杂志》认为："厌日"本无"日"字，因下句"厌日"而衍也。

⑦堪舆：指天道和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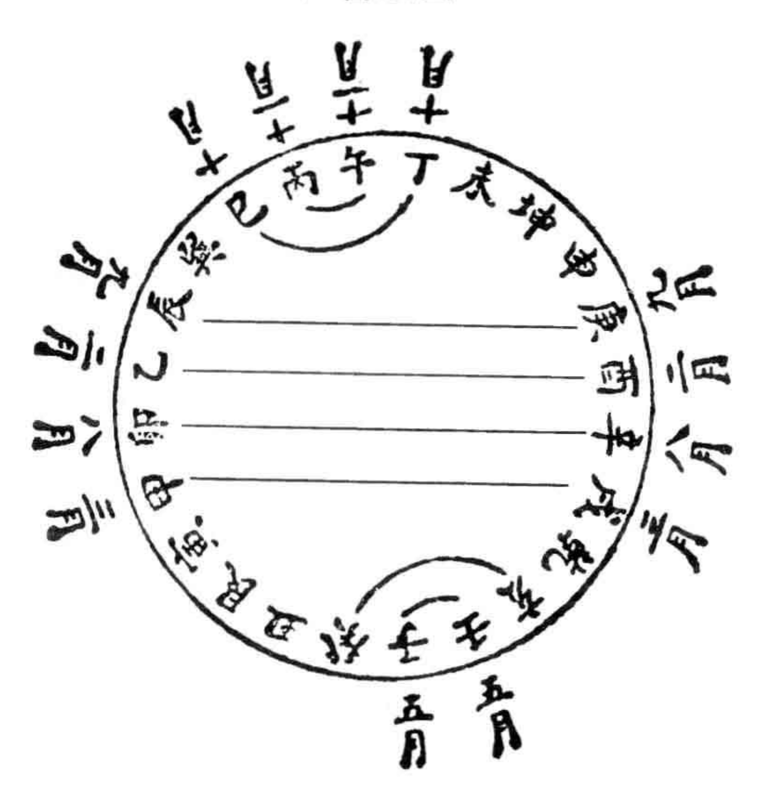
⑧雄以音知雌：《文选·扬雄〈甘泉赋〉》李善注引《淮南子》云："堪舆行，雄以知雌。"知正文无"音"字。

⑨奇辰：指十二辰中的单数。

⑩子母：母为天干，子为地支。

⑪八合：钱塘《天文训补注》："十一月，丙午为一合。二月，乙酉为二合。三月，甲戌为三合。四月，癸亥为四合。五月，壬子为五合。八月，辛卯为六合。九月，庚辰为七合。十月，丁巳为八合。"

八合之图



［清］钱塘《天文训补注》

【译文】

北斗之神有雌雄阴建（太阴）和斗柄，十一月斗柄指向子位，每月移动一辰，斗柄向左运转，阴建向右运行。五月份雌雄合于夏至"午"辰谋划施行刑杀，十一月雌雄合于冬至子位谋划施行恩德。太阴所居的日前那一辰叫厌日，厌日不能够做各样事情。雌雄和天地都在缓慢地运行，雄的斗柄凭借音声可以知道雌的太阴，所以叫奇辰。计数从甲子开始，天干（子）、地支（母）相配，所配合之处称为合。十干、十二辰，相配得到六十个周期，一年共有八合。干、支相配在太岁之前便预示死亡，相配在太岁之后便不会出现祸殃。

甲戌，燕也；乙酉，齐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辰，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韩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①]。

【注释】

①“甲戌，燕也”各句：即八合所代表的诸侯国和地区，用于占卜。庚辰，北宋本原为“庚申”。钱塘《天文训补注》云：“‘申’当为‘辰’，字之误也。按，此据钱注改正。戊午、戊子：钱塘《天文训补注》云：“脱二合。”

【译文】

干支相配，甲戌，代表燕；乙酉，代表齐；丙午，代表越；丁巳，代表楚；庚辰，代表秦；辛卯，代表戎；壬子，代表代；癸亥，代表胡；这是八次大会。戊戌、己亥，代表韩；己酉、己卯，代表魏；戊午，戊子；这是八次小会。这样大、小八次会合于天下。

太阴、小岁、星、日、辰[①]，五神皆合，其日有云气风雨，国君当之。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②]，或曰天一，或曰太阴。太阴所居，不可背而可乡。北斗所击，不可与敌。

【注释】

①小岁：指北斗第五至第七颗星。即“斗杓为小岁”。辰：也叫“北辰”。指北极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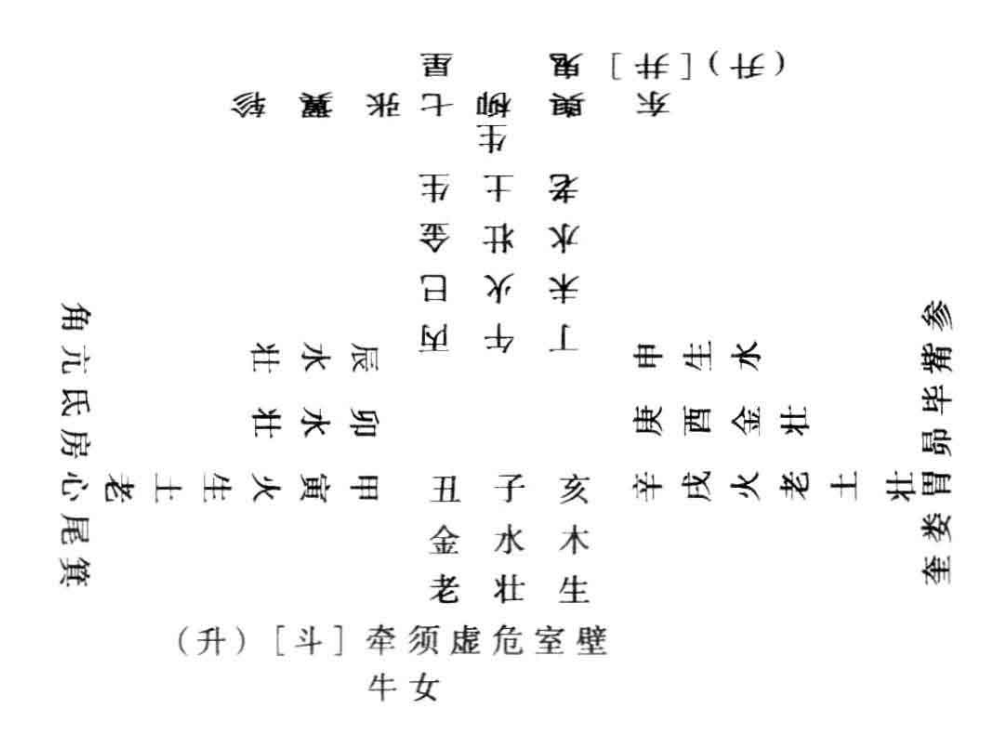
②青龙：即太岁。

【译文】

太阴、斗杓、岁星、太阳、北极星，五神如果都能聚合，那一天将会出现云气和风雨，国君要能承当它。天神中最尊贵的，没有超过青龙的，

有的叫天一，有的叫太阴。太阴所居留的时候，不可以背离而可以向着它。北斗所要打击的，不可以和它相敌对。

天地以设[1]，分而为阴阳。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2]，四维乃通，或死或[生][3]，万物乃成。蚑行喙息，莫贵于人，孔窍肢体[4]，皆通于天。天有九重[5]，人亦有九窍[6]；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7]；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故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8]。以日冬至，数来岁正月朔日[9]，五十日者民食足[10]；不满五十日，日减一升[11]；有余日，日益一升。有其岁司也[12]。



说明：

此图为《淮南子》中原图。钱塘《天文训补注》云："此明太阴在四仲四钩、岁星行三宿二宿并太岁所在图也。"岁星即木星，太阴为假想的与木星运行方向相

反的星辰，无超辰现象。古人用以纪年。图中包括四方、四季、五行（生壮老转化）、十二地支（代表十二月）、二十八宿等内容。此图有讹误，钱氏已作了校正（参见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附录）。

【注释】

①设：设置。

②错：交错。

③或死或[生]：北宋本原无“生”字。《道藏》本、《四库全书》本下“或”字下有“生”字。据补。

④孔窍：指眼、耳、鼻、口等器官。

⑤有：北宋本原作“地”。刘绩《补注》本作“有”。据正。九重：即九野。扬雄《太玄》：九天：一为中天，二为羡天，三为从天，四为更天，五为晬天，六为廓天，七为咸天，八为沈天，九为成天。一说九层天。

⑥九窍：包括阳窍七：眼、耳、鼻、口。阴窍二：大、小便处。

⑦十二节：当指十二经脉。《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载：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

⑧逆：违背。

⑨朔（shuò）日：即阴历每月初一。

⑩“五十日”句：指冬至至正月初一的日数，是中数。多则为五十九日，少则有三十日。

⑪升：北宋本原作“斗”。王念孙《读书杂志》云：《太平御览·时序部》十三、十四引作“升”。于大成《天文校释》：《北堂书钞》百五十三、《天中记》五引亦作“升”。据正。

⑫司：通“伺”，伺望。

【译文】

天地设置以后，分离而成为阴阳。阳从阴中产生，阴从阳中产生，

阴阳互相交错，四维才能通达，有的死、有的生，万物才能形成。用脚行走、用嘴呼吸的，没有比人更高贵的了，人的眼耳口鼻等器官和四肢，都和自然气息相通。天有九重，人也有九个孔洞；天有春、夏、秋、冬四季，以用来分制十二个月份，人也有四肢，用来贯通十二经脉；天有十二个月来分制三百六十日，人也有十二经脉，来掌握三百六十个经络。所以不按照自然规律行事，是违背生存法则的。从冬至日开始，计算到来年正月初一，如果正好是五十天，那么这一年中人民衣食便会充足；不满五十天的，每天的食粮可减少一升；超过五十天的，每天的食粮可增加一升。这些是由岁星运行来候望的。

摄提格之岁，岁早水，晚旱，稻疾，蚕不登，菽、麦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阏蓬[①]。

单阏之岁，岁和，稻、菽、麦蚕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②]。

执徐之岁，岁早旱，晚水，小饥，蚕闭，麦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③]。

大荒落之岁，岁有小兵，蚕小登，麦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强圉[④]。

敦牂之岁，岁大旱，蚕登，稻疾，菽、麦昌，禾不为，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雍[⑤]。

协洽之岁，岁有小兵，蚕登，稻昌，菽、麦不为，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维[⑥]。

涒滩之岁，岁和，小雨行，蚕登，菽、麦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⑦]。

作鄂之岁，岁有大兵，民疾，蚕不登，菽、麦不为，禾虫，

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⑧]。

掩茂之岁，岁小饥，有兵，蚕不登，麦不为，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黓[⑨]。

大渊献之岁，岁有大兵，大饥，蚕开，菽、麦不为，禾虫，民食三升。

困敦之岁，岁大雾起，大水出，蚕、稻、麦昌，民食三升[⑩]。子。在癸曰昭阳[⑪]。

赤奋若之岁，岁有小兵，早水，蚕不出，稻疾，菽不为，麦昌，民食一升。

【注释】

①阏(yān)蓬：十岁阳之一，主十一月。也作焉逢、阏逢。高诱注：言万物锋芒欲出，拥遏未通，故曰阏蓬也。

②旃(zhān)蒙：十岁阳之二，主十二月。也作端蒙。高诱注：言万物遏蒙甲而出也，故曰旃蒙。

③柔兆：十岁阳之三，主正月。也作游兆。高诱注：言万物皆生枝布叶，故曰柔兆也。

④强圉(yǔ)：十岁阳之四，主二月。也作强梧。高诱注：言万物刚盛，故曰强圉也。

⑤著(chú)雍：十岁阳之五，主三月。也作祝犁、著雝。高诱注：言位在中央，万物繁养四方，故曰著雍也。

⑥屠维：十岁阳之六，主四月。也作徒维。高诱注：言万物各成其性，故曰屠维。屠，别；维，离也。

⑦上章：十岁阳之七，主五月。也作商横。高诱注：言阴气上升，万物毕生，故曰上章也。

⑧重(chóng)光：十岁阳之八，主六月。高诱注：言万物就成熟，(成)

其煌煌，故曰重光也。

⑨玄黓(yì)：十岁阳之九，主七月。也作横艾。高诱注：言岁终，包任万物，故曰玄黓也。

⑩升：北宋本原作“斗”。刘绩《补注》本：“斗，本或作升。”王念孙《读书杂志》云：“斗”当为“升”。《开元占经》引此，正作“民食三升”。据正。

⑪昭阳：十岁阳之十，主九月。高诱注：阳气始萌，万物合生，故曰昭阳。

【译文】

岁阴摄提随斗柄指寅之岁，这一年中雨季来得早，秋季出现旱灾，稻子生病，蚕不能生成，豆类、麦类繁茂，人民可食四升。处于十二辰寅位。在十干甲之时叫作阏蓬。

指向卯辰叫单阏之岁，这一年天气平和，稻谷、豆类、蚕业兴盛，人民可食五升。处于十二辰的卯位。在十干乙位时叫旃蒙。

指向辰叫执徐之岁，这一年旱情来得早，秋季出现大水，有小的饥荒，蚕早封茧，麦子能够成熟，人民可食三升。处于十二辰之辰位。在丙位之时叫做柔兆。

指向巳叫大荒落之岁，这一年有小的战争发生，蚕业小收成，麦子收成好，豆类病害严重，人民可食二升。处于十二辰巳位。在丁位之时叫强圉。

指向午叫敦牂之岁，这一年有大旱灾，蚕业丰收，稻子收成差，菽、麦类丰收，禾苗不能长穗，人民可食二升。处于十二辰的午位。在戊位叫著雍。

指向未叫协洽之岁，这一年中有小规模的战争，蚕业收成好，水稻旺盛，豆类、麦子不能成熟，人民可食三升。处于十二辰之未位。在巳位叫屠维。

指向申位叫涒滩之岁，这一年中天气平和，小雨降落，蚕业收成

好，豆类、麦类昌盛，民可食三升。处于十二辰之申位。在亥位叫上章。

指向酉位叫作鄂之岁，这一年里有大的战争，百姓疾病流行，蚕不能结茧，豆类、麦类不能成熟，谷类虫害严害，人民可食五升。处于十二辰之酉位。在辛位叫重光。

指向戌位叫掩茂之岁，这一年中有小饥荒，有战争发生，蚕不能结茧，麦子不能成熟，豆类旺盛。人民可食七升。处于十二辰之戌位。在壬位叫玄黓。

指向亥位叫大渊献之岁，这一年中有大的战争，出现大饥荒，蚕茧张开，豆类、麦类不能成熟，禾苗虫灾严重，人民可食三升。

指向子位叫困敦之岁，这一年中有大雾出现，发大水，蚕业、稻子、麦类昌盛，人民可食三升。处在十二辰之子位。在癸位叫昭阳。

指向丑位叫赤奋若之岁，这一年中有小的战争，早发大水，蚕不能孵出，稻子病害严重，豆类不能成熟，麦类兴旺，人民可食一升。

正朝夕①：先树一表东方②，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③，以参望④，日始出北廉，日直入⑤。又树一表于东方⑥，因西方之表以参望⑦。日方入北廉，则定东方⑧。两表之中⑨，与西方之表，则东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至春、秋分，日出东中，入西中；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至则正南⑩。

【注释】

①正：校定。此用日出、日入之影来确定东西之方向。

②表：古代天文仪器。汉代一般为八尺。

③操：执掌。

④参:参照、配合。

⑤"日始出"二句:钱塘《天文训补注》:日东表北廉,则景入西表南廉。廉,侧边。

⑥"又树"句:此表在东方表东南,用来正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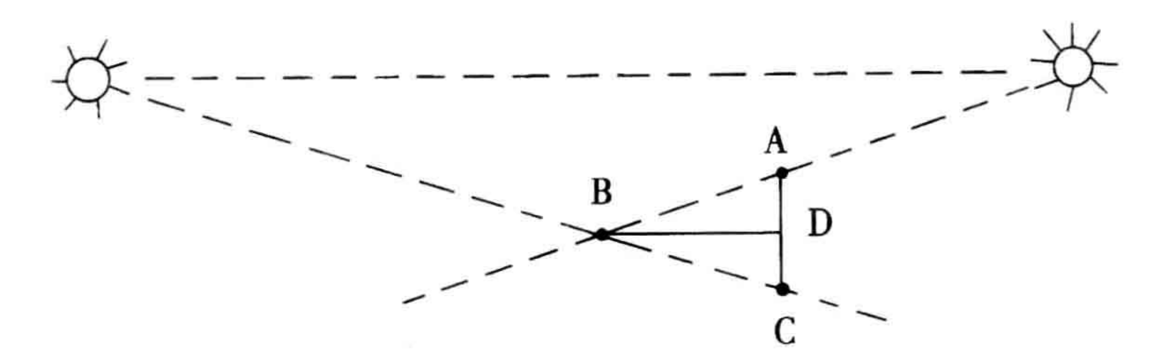
⑦因:用。

⑧"日方入"二句:钱塘《天文训补注》:日入西表北廉,则景入东南表南廉,定东方。

⑨两表:即东方表与南方表。中:中点。

⑩至则正南:疑有脱文。不可解。

正朝夕图



说明:

A是第一表,即东表;B是西表,C是第三表。立C表要在A表的正南或正北的方位上,才能使AC连线的中点D与B的连线BD,成为△ABC的角平分线。根据三角形外角平分线平行于对边的原理,BD线与朝夕太阳的连线平。朝夕太阳的连线基本是正东正西的。

但是,文中只说"又树一表于东方"(即C表),没有说明与第一表A的方位关系。而AC的中点D与B的连线,只有△ABC的中线,未必平分∠ABC。那么BD就不能保证平行于朝夕的太阳连线。也就是说,这个BD线段并非准确的东西方标准线。

(以下六表及说明,参照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先生《淮南子·天文篇初探》一文之打印稿。《淮南子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版引。)

【译文】

校定东西即朝夕的方位:可以先立一个圭表在东方,并在离开前表十步的地方再立一表,用来互相参照观察日影,太阳开始从圭表北侧出现,日影直接照射到西南表边。又树立一表在前表的东南方,用西方所立之表与它相参照。这时太阳从西表北边直接射到东南表的南边,那么便可以确定东方的准确方位。取东方表与南方表的中点,和西方之表连接,那么便是东西的准确方位。冬至的时候,太阳出自东南维,落到西南维;到春分、秋分的时候,太阳出自东方的中点,落到西方的中点;夏至的时候,太阳出现在东北维,落到西北维。

欲知东西、南北广袤之数者①,立四表,以为方一里岠②。先春分、若秋分十余日③,从岠北表参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应④。相应,则此与日直也。辄以南表参望之⑤,以入前表数为法,除举广⑥,除立表袤⑦,以知从此东西之数也。

假使视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积万八千寸,得从此东万八千里。视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则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积寸得三万六千里。除⑧,则从此西里数也。并之东西里数也,则极径也⑨。

【注释】

①广袤(mào):东西为广,南北为袤。

②方:正方。岠(jù):通“矩”,正方形。

③若:或者。

④候:等待。

⑤辄：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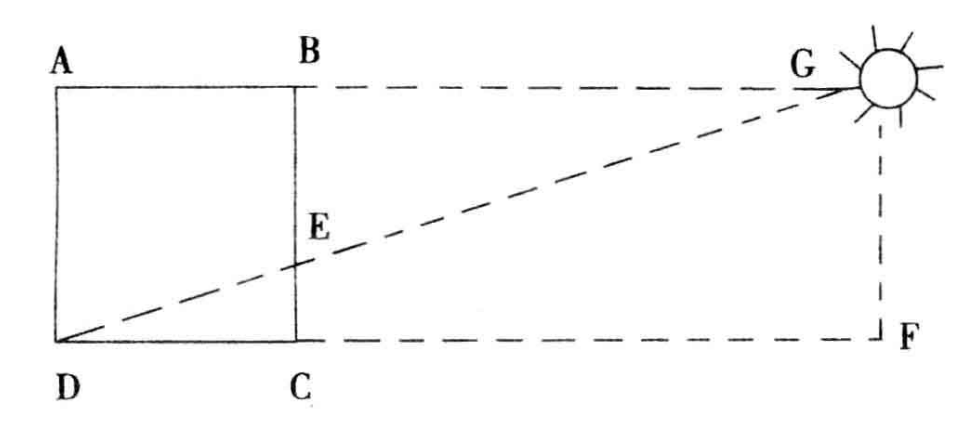
⑥除举广：钱塘《天文训补注》：以小勾除小股，知有几倍也。按，CE为小勾，CD为小股。

⑦除立表袤（mào）：钱塘注：以小勾除大勾，知有几倍也。按，AD为大勾，DF为大股。

⑧除：疑衍。

⑨极：指东、西两极。

东西距离测量图



说明：

立四表形成边长一里的正方形，北两表在正东西方向上。从春分或秋分期间，离二分十多天的日子里，从北两表参望初升之日，当两表与日共处于一条直线上时，从南两表参望它，看这时日与西南表的连线离东南表多远，再以此法去除立表的长宽乘积，就可以知道东西的距离了。

设四个表为A、B、C、D，太阳为G。AB = BC = CD = AD = 1里。从西南D表参望时，DG经过BC线上的E点，那么就可以进入计算了。具体算法是：

$$\frac{CE}{FG}=\frac{CD}{DF}$$

$AG = DF$

$CD = AB = FG = 1$ 里

$$\frac{CE}{CD}=\frac{AB}{AG}$$

$$AG=\frac{AB\times CD}{CE}=\frac{1\times 1}{CE}$$

假设，$CE=1$ 寸 $=\frac{1}{18\ 000}$里

那么，$AG=18\ 000$ 里

如果，$CE=0.5$ 寸 $=\frac{1}{36\ 000}$里

那么，$AG=36\ 000$ 里。

古人认为太阳是从大地的东极出来，所以早晨测算出的太阳的远近，就是从观测地到地的东极的距离。用同样的方法，观测日落时的远近，便是观测地到西极的距离。从观测地到东极、西极的距离之和，就是东极和西极的距离，也就是大地东西的长度。

【译文】

要想知道东西、南北广袤的长度，可以树立四个圭表，把它们排列为正方各一里的矩形。在春分或者秋分之前的十多天，从矩形北表的边缘参照观察太阳开始出来到旦明时分，用来等待相应的时候。如果相对应，那么这便和太阳在同一直线上。并用南表来观察太阳，把进入前表的数字作为准则，用小勾除小股，以小勾除大勾，从而得出东西长度的数字。

假如看到日出，进入前表中是一寸的距离，这样一寸便是一里。一里的长度是一万八千寸，能够从此知道东方的长度是一万八千里。观测太阳的落下，如果射入前表中半寸，那么半寸便是一里。用半寸除一里，积得万八千寸就是三万六千里。那么这便是从此往西的里数。把东西的里数合并起来，就是东西两极的直径距离。

未春分而直①，已秋分而不直，此处南也。未秋分而直，

已春分而不直，此处北也。分、至而直，此处南北中也。从中处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处南北中也。从中处欲知南北极远近，从西南表参望日，日夏至始出，与北表参，则是东与东北表等也。正东万八千里，则从中北亦万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数也。其不从中之数也，以出入前表之数益损之。表入一寸，寸减日近一里②。表出一寸，寸益远一里。

【注释】

①“未春分”段：本则为测量南北极的内容。

②日：疑衍。

南北极测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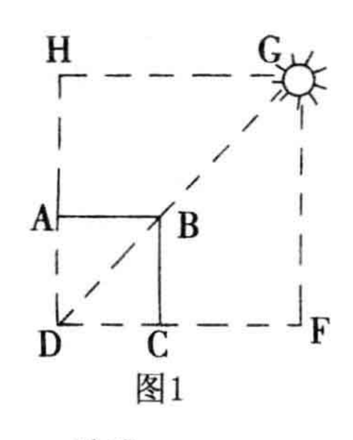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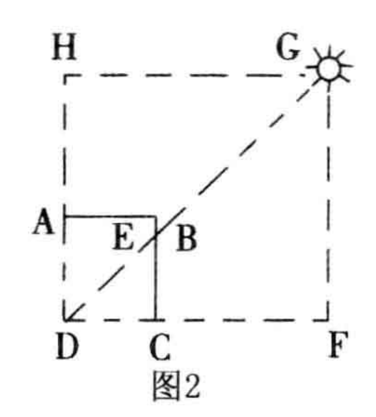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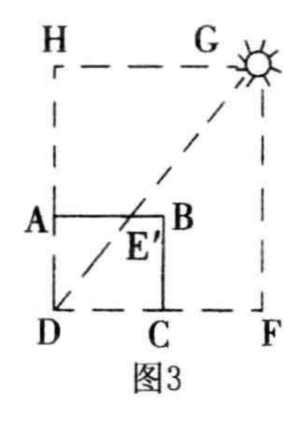


图3

说明：

要知道大地南北的距离，也是要树立A、B、C、D四表，组成正方形。AD和BC是南北方向，AB和CD是东西方向。在夏至那一天，从西南标杆D向东北方向眺望日出，如果日出正好在东北表B处，也就是说，D和B，与太阳处于一条直线上，如图1中所示，那么，这就说明，从观测地到北极和东极的距离是相等的，即DH = GF。如果离东极一万八千里，那么离北极也是一万八千里。加倍便是南北极的距离，而观测地就是大地的中心了。这是特殊的情况。

一般情况是,从D观测夏至日出时,太阳不刚好在B点上,或者往南一点,或者往北一点。假设观测到B点往南一寸的E点,那么BE=1寸(图2)。按照一里一寸的比例,那么北极就比东极离观测地近一里。

同样道理,如果从D点观测太阳时,视线经过B点北边一寸远的E′处(图3),即BE′=1寸,那么北极离观测地就要比东极远一里。

【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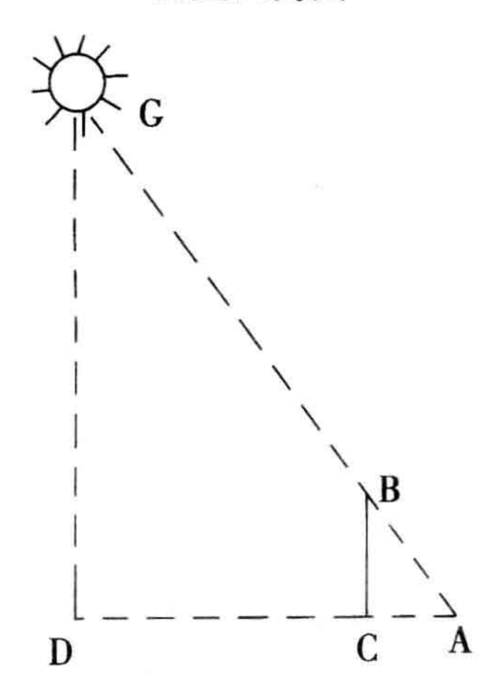
没有到春分而日影直,已经到了秋分而日影不直,这时太阳正处在南面。未到秋分而日影直,已经到春分而日影不直,这时太阳正处在北面。到了春分、秋分而影子正直,这时太阳正处于南北方向的正中点。从中点处要知道南面的位置,未到秋分而影子不直,这时太阳正处于南北方向的正中点。从中点要想知道南北极的远近,可以从西南表参照观察太阳,夏至时日出东北维,和北表参互,那么东方和东北方的表距离相等。正东方是一万八千里,那么从中点至北也是一万八千里。增加一倍,就是南北极三万六千里的距离。如果不用中间的数字测定,可以用太阳出入前表的数字增加或减少。日影在表中减少一寸,一寸就应减去一里。表中超出一寸,一寸就应该增加一里。

欲知天之高,树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阴,北表二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阴短寸,南二万里则无景,是直日下也。阴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则置从此南至日下里数,因而五之,为十万里,则天高也。若使景与表等,则高与远等也①。

【注释】

①“欲知天之高”段:这是测量天高的方法。

测量天高图



说明：

文中说立一丈高的表，来观测日影。南北相距千里，同一天观测日影，如果北边的表影为二尺，南边的表影为一尺九寸，那就是说往南地隔千里，影长短一寸。往南两万里，二尺的影子就完全消失了，就到了日的正下方。

如图BC是一丈高的表，AC是表北的影子二尺长。D是日的正下方地。AD是观测地到日下的距离二万里。在△ADG和△ABC两个相似三角形中，

$\because \frac{GD}{AD}=\frac{BC}{AC}=\frac{10}{2}=5$(尺)

AD＝2万里

$\therefore$ GD＝2万里×5＝10万里

这就是天的高度。

【译文】

要想知道天的高度，可以立一丈高的表测量表影，在正南北相距千里的地方，在同一个时刻测量它们的影长，北面表影长二尺，南面表影

长一尺九寸，这样往南千里的影长便减少一寸，向南二万里就没有日影了，那么此地正处于太阳直射之下。影长二尺而要一丈高的圭表，所以南表的影长与表高的比例是 1∶5，那么从放置南表到日下无影的里数计二万里，于是乘以五，得到十万里，这就是天的高度。如果使日影和圭表比例相等，那么天高和北表至日下的距离相等。

第四卷　地形训

【题解】

本篇是继《尚书·禹贡》和《山海经》之后，研究古代地理学的重要文献，也是黄老道家自然天道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中首先研究了自然地理。大地可以分八殥、八纮、八极，组成“大九州”。认为地球东西短，南北长，并规定了东西为纬、南北为经的测量方法。文中记载了我国境内的九山、九塞、九薮以及四十余条水道，组成了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地形图。经济地理方面，研究了矿产、农作物、稀有物产等。同时对土、气、矿物的形成与转化进行了探讨。人文地理中，记载四方不同的人种、种族及海外三十六国。神话地理中，对崇高而壮美的昆仑山系进行了描绘。特别重要的是，根据五类动物即人类、鸟类、毛类、鱼类、龟类及三类植物的生成、演化规律，提出了生物进化模式。动物和人类都来源于共同祖先“湿玄”。这种生物进化论，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诂》：(此)“乃高注本也。”

地形之所载[①]，六合之间[②]，四极之内[③]，昭之以日月[④]，经之以星辰[⑤]，纪之以四时[⑥]，要之以太岁[⑦]。天地之间，九州八极[⑧]。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⑨]，风有八等[⑩]，水有六品[⑪]。

【注释】

①地形:《山海经·海外南经》云:“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疑衍“形”字。

②六合:即天地四方。

③四极:四方极远之处。

④昭:照耀。刘绩《补注》本作“照”。古昭、照通。

⑤经:治理。

⑥纪:管理。

⑦要:正。

⑧九州:《尔雅·释地》作“冀、豫、雍、荆、扬、兖、徐、幽、营”。《地形训》中指“大九州”。八极:指八方极远之处。

⑨薮(sǒu):湖泽。

⑩等:等级。

⑪品:品类。按,“天地”至“六品”七句,出自《吕览·有始》。此“品”彼作“川”。

【译文】

大地所负载的,包括有天地四方之间;东南西北极远范围之内,用日月照耀它,用星辰协调它,用春、夏、秋、冬来管理它,用太岁来正天时。天地之间,有九州、八极。土地上有九座大山,大山中有九个要塞,大泽也有九个,风向有八个方位,水有六个品类。

何谓九州[①]?东南神州曰农土[②],正南次州曰沃土[③],西南戎州曰滔土[④],正西弇州曰并土[⑤],正中冀州曰中土[⑥],西北台州曰肥土[⑦],正北济州曰成土[⑧],东北薄州曰隐土[⑨],正东阳州曰申土[⑩]。

【注释】

①九州:指"大九州",其学说为战国邹衍所创。《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

②神州:指东南方地域。农土:后稷所管理,方位为辰,时值三月,农事开始,称为农土。

③次州:指正南方地域。沃土:方位为午,时值五月,稼穑生长,故称沃土。沃,繁盛。

④戎州:指西南方地域。滔土:方位为申,是值七月,五谷长大,故称滔土。滔,大。

⑤弇(yǎn)州:指正西方区域。并土:方位为酉,时值八月,百谷成熟,故称并土。并,成。

⑥冀州:指中央区域。古以中国为冀州。中土:四方之中,故称中土。

⑦台州:指西北方区域。肥土:方位为亥,时值十月。谷物丰收,故曰肥土。

⑧济州:指北方区域。成土:方位为子,时值十一月。大地敛藏已成,故称成土。

⑨薄州:指东北方区域。隐土:方位为寅,时值正月。阳气隐藏,故曰隐土。

⑩阳州:指正东方区域。申土:方位为卯,时值二月。阳气复起,故曰申土。

【译文】

什么是九州?东南神州叫做农土,正南次州叫做沃土,西南戎州叫做滔土,正西弇州叫做并土,正中冀州叫做中土,西北台州叫做肥土,北正济州叫做成土,东北薄州叫做隐土,正东阳州叫申土。

何谓九山？会稽、泰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1]。

【注释】

①会(kuài)稽：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东南。泰山：在今山东泰安境内，为五岳之首。王屋：在今山西阳城、垣曲、河南济源三县之间，其山三重，状如屋。首山：指今山西永济南的首阳山。伯夷、叔齐所隐居的地方。太华：西岳华山，远望如华，故名，因其西有少华山，故又称太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南。岐(qí)山：在今陕西岐山东北。周朝发祥地。太行：绵延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山脉。又称五行之山。羊肠：高诱注指太原晋阳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关曰羊肠坂。一指今山西交城东的羊肠山。孟门：在今陕西宜川东北、山西吉县西，绵延黄河两岸。以上九山，并见《吕览·有始》。

【译文】

什么是九山？指的是会稽、泰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等大山。

何谓九塞？曰：大汾、渑阨、荆阮、方城、崤阪、井陉、令疵、句注、居庸[1]。

【注释】

①大(tài)汾：指山西太岳山与汾河结合处的险要地区。渑阨(miǎn è)：在今河南渑池西，为古代扼守崤山、函谷关的门户。荆阮：在今湖北武当山东南、汉水西岸。方城：战国时楚长城，北从河南方城北，向西循伏牛山，折向循白河、湍河间分水岭，

至今邓县东北。崤阪(xiáo bǎn):指今陕西潼关以东至河南新安一带。崤,崤山。井陉(xíng):太行支脉。因其四面高,中央低,形似井,故名。在今河北井陉境内。令疵(cī):在今河北滦城、迁安之间,同辽西相接。句(gōu)注:按,在今山西代县北。因山势勾转,水势流注而得名。居庸:在今北京昌平西北军都山上。以上九塞并见于《吕览·有始》。

【译文】

什么是九塞?指的是太汾、渑阨、荆阮、方城、崤阪、井陉、令疵、句注、居庸。

何谓九薮[①]?曰:越之具区[②],楚之云梦[③],秦之阳纡[④],晋之大陆[⑤],郑之圃田[⑥],宋之孟诸[⑦],齐之海隅[⑧],赵之巨鹿[⑨],燕之昭余[⑩]。

【注释】

①薮(sǒu):湖泽。

②具区:即今江苏太湖。

③云梦:西汉时云梦在湖北潜江西南、监利以北,处在长江以北。

④阳纡(yū):在今陕西泾阳。一说在今陕西凤翔附近。

⑤大陆:分歧颇多。一说在今河南获嘉西北。

⑥圃田:故址在今河南中牟西,已淤为平地。

⑦孟诸:又名孟猪、望诸、明都、盟猪、盟诸。故址在今商丘东北、虞城西北。已堙。

⑧海隅:指今山东蓬莱、掖县以西,历寿光、广饶至沾化、无棣以北,延袤千余里的沿海地区。

⑨巨鹿:即指今河北隆尧、巨鹿、任县之间一带地区。现淤为平地。

⑩昭余:在今山西祁县西南、介休东北。以上九薮亦见于《吕览·

有始》。

【译文】

什么叫九薮？指的是越国的具区，楚国的云梦，秦国的阳纡，晋国的大陆，郑国的圃田，宋国的孟诸，齐国的海隅，赵国的巨鹿，燕国的昭余。

何谓八风①？东北曰炎风②，东方曰条风③，东南曰景风④，南方曰巨风⑤，西南曰凉风⑥，西方曰飂风⑦，西北曰丽风⑧，北方曰寒风⑨。

【注释】

①八风：八方之风。“八风”是古代研究八方、四季风向、气候等的重要资料。

②炎风：又叫融风。即立春时从东北方向吹来的风。

③方：北宋本原作“玄”。于大成《地形校释》：《广博物志》引作“方”，《吕览·有始》同。据正。条风：又叫明庶风。指春分时从东方吹来的暖风。

④景风：又叫清明风。立夏时从东南方吹来的热风。

⑤巨风：又叫凯风。夏至时从南方吹来的炎热之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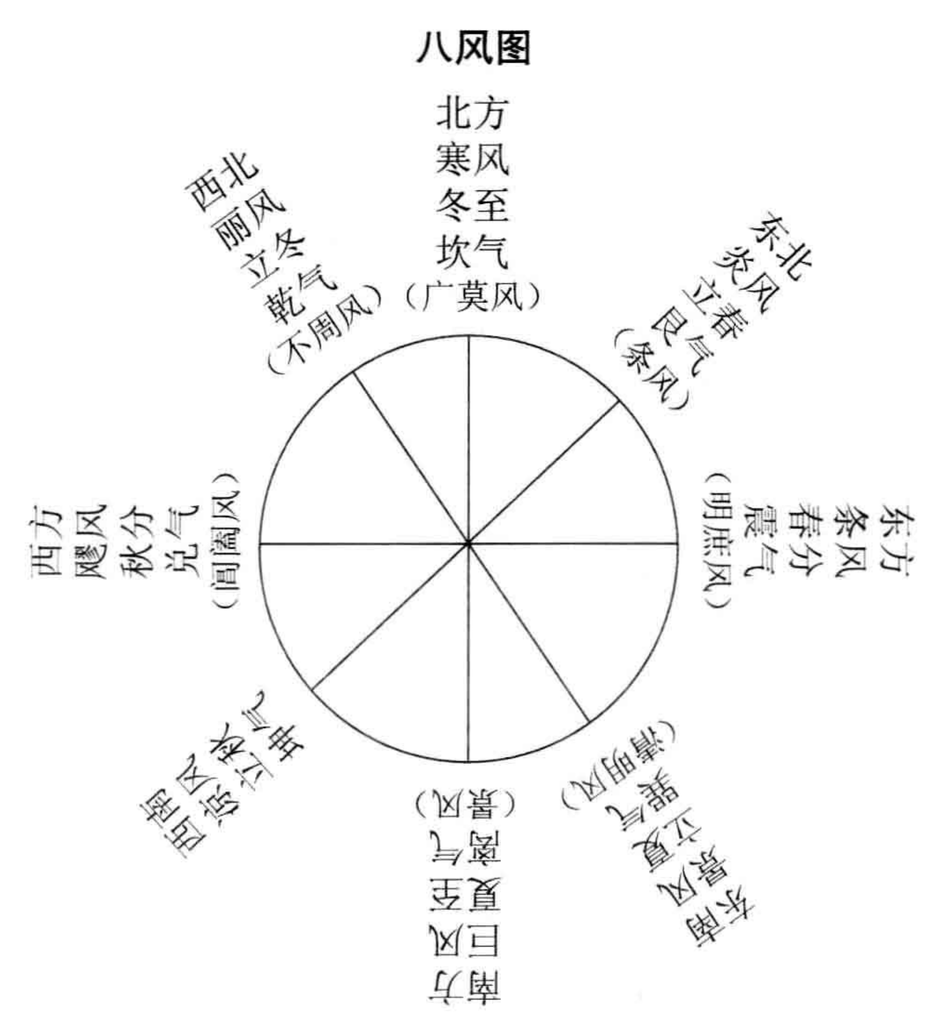
⑥凉风：立秋时从西南方吹来的凉爽之风。

⑦飂(liú)风：秋分时从西方吹来的凉风。

⑧丽风：又叫阊阖风。立冬时从西北方吹来的寒风。

⑨寒风：又叫广莫风。冬至时从北方吹来的寒风。

八风图



（括号中为《天文训》之记载）

【译文】

什么叫八风？东北方吹来的叫炎风，东方刮来的叫条风，东南方吹来的叫景风，南方吹来的叫巨风，西南方吹来的叫凉风，西方吹来的叫飂风，西北方吹来的叫丽风，北方吹来的叫寒风。

何谓六水？曰：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①。

【注释】

①河水：高诱注：河水出昆仑东北陬。按，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与高注相合。赤水：高诱认为发源于昆仑山东南。大约在

今青海湖一带。此地有赤水县古城。一说即今雅砻江。分歧颇多。辽水:指流经吉林、辽宁的辽河,源出自塞外。黑水:高诱注:在邕州。按,"黑水"之方位说法颇多。当指甘肃及青海额济纳一带地区。江水:高诱注:江水出岷山,在蜀西徼(jiào)外。高氏认为岷山为江水源头。其说不确。长江源于青海境内沱沱河,下游称通天河、金沙江,入长江。淮水:淮水源于河南桐柏山。以上六水亦见于《吕览·有始》。

【译文】

什么是六水?指的是黄河、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

阖四海之内[1],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2];水道八千里,通谷六[3],名川六百;陆径三千里[4]。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5],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凡鸿水渊薮,自三百仞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渊[6]。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7]。掘昆仑虚以下地[8]。中有增城九重[9],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10],其修五寻[11]。珠树、玉树、琁树、不死树在其西[12];沙棠、琅玕在其东[13],绛树在其南[14],碧树、瑶树在其北[15]。旁有四百四十门[16],门间四里,里间九纯[17],纯丈五尺。旁有九井[18],玉横维其西北之隅[19]。北门开以内不周之风。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20],在昆仑阊阖之中[21],是其疏圃[22]。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复其原[23],是谓丹水[24],饮之不死。

【注释】

①阖(hé):全,合。

②"东西"二句:高诱注:子午为经,卯酉为纬,言经短纬长也。指大地东西长、南北短,略呈椭圆形。

③通谷:指大的山谷。六:北宋本原作"其"。《吕览·有始》作"六"。据正。

④陆径:《吕览·有始》作"陆注",指内陆河。三千里:《吕览·有始》无"里"字。

⑤太章:与下文的"竖亥",同为禹臣,为推算天象之人。步:推算。

⑥"自三百"二句:王念孙《读书杂志》云:三百仞之"百",五十里之"里",九渊之"渊",皆衍文。此言鸿水渊薮,自三仞以上者,共有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九也。

⑦息土:能变化增多的土。名山:大山。

⑧掘:平。虚:大山。

⑨中:指虚中。增城:高诱注说有五城十二楼。增,通"层",重叠。

⑩木禾:山上生长的谷类植物。

⑪五寻:高诱注:长三十五尺。许慎《说文》:"寻,八尺也。"高、许说异。

⑫琁(xuán)树:美玉之树。

⑬沙棠、琅玕(láng gān):玉名。一说:沙棠,木名也。

⑭绛树:赤色玉树。

⑮碧树:青色玉树。

⑯门:指山口。

⑰纯:长度名称。一丈五尺。

⑱九井:即九大泉水。井,泉。一说即九大瀑布。

⑲玉横:高诱注指承受不死之药的玉器。依《山海经·海内西经》,"横"为"槛"字之讹。玉横即玉制井栏。

⑳倾宫：满一顷之宫。倾，通“顷”。旋室：以璇玉所饰之室。一说可旋转之室。县圃、凉风、樊桐：皆为昆仑之山名。

㉑阊阖(chāng hé)：昆仑山之虚门。《说文》：“楚人名门曰阊阖。”知为楚语。

㉒疏圃：疑即传说中的瑶池。

㉓原：本。

㉔丹水：赤色的水。源出昆仑，饮之不死。王念孙《读书杂志》云当作“白水”。《楚辞·离骚》王逸注、《太平御览》卷五十八《地部》二十三引作“白水”。

【译文】

合计四海之内，东西纬长二万八千里，南北经长二万六千里；水道的流长八千里，大的山谷有六个，大的河流有六百条；内陆河有三千条。禹派太章测量东极，一直到西极，是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派竖亥测量北极，一直到南极，是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总计大的深潭、湖泽，从三仞往上的，是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九个。禹使用神奇的息土填平深潭而成为大山。掘去昆仑山峰来填平洼地。昆仑山中有层叠的城池九重，城的高度是一万一千里一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山上生有木禾，它的长度是三十五尺。珠树、玉树、琁树、不死树在木禾的西面，沙棠、琅玕在它的东面，绛树在它的南面，碧树、瑶树在它的北面。昆仑四旁有四百四十座入山门户，每门相距为四里，每门九纯长，一纯是一丈五尺。四旁有九大泉水，承受不死药之器挂在西北角。昆仑山北门张开以接纳西北方的不周之风。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山虚门之中，这里有天池。天池之水，源源渗进的是黄泉之水，黄泉之水绕行三周又回到它的源头，这就是所说的丹水，饮用它可以长生不老。

河水出昆仑东北陬[①]，贯渤海[②]，入禹所导积石山[③]。赤

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4]。丹泽之东[5]，赤水之东[6]，弱水出自穷石[7]，至于合黎[8]，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9]，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10]，入于南海羽民之南[11]。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

【注释】

①陬(zōu)：角落、山脚。

②渤(bó)海：大海。疑指青海之鄂陵湖及扎陵湖。依《山海经・海外北经》郭璞注：河水注入盐泽，即今新疆罗布泊。与方位不合。

③积石山：位于今青海东南部的大山，延伸至甘肃南部边境。今称阿尼玛卿山。黄河绕流东南侧。

④南海：具体方位不明。

⑤丹泽：因近丹水，故称丹泽。

⑥赤水之东：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认为四字为妄加。

⑦弱水：依许慎《说文》，溺水自张掖删丹西至酒泉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按，当在今甘肃西北部，今名额纳济河。穷石：山名。在张掖北部塞外。

⑧合黎：山名，在甘肃张掖黑河北。

⑨绝：横穿。

⑩洋水：依高诱注，洋水经陇西氐道，东至武都为汉阳。洋，或作"养"。按，陇西氐道，即今甘肃临洮以南。武都，今甘肃西和以南。洋水，即今西汉水。它与今汉水不相通，有人认为是地震使河改道所致。

⑪羽民：传说中的南方国名。三十六国中有其名。以上昆仑四水，本于《山海经・海内西经》。

【译文】

黄河源出昆仑山的东北角，流进大海，进入禹所开通的积石山。赤水出自昆仑山东南角，向西南方向进入南海。丹泽的东面，弱水出自穷

石山，到了合黎，弱水余波流进沙漠。横穿流沙，向南到达南海。洋水出自昆仑西北角，流进南海羽民国的南部。这四条大水，是天帝的神泉，用来调和各种药物，滋润万物。

昆仑之丘，或上倍之[①]，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②]。

【注释】

①或：假令。倍：高诱注：假令高万里，倍之二万里。按，倍，疑通“凭”，登临义。

②太帝：天帝。

【译文】

昆仑山上的大丘，假令比它再高一倍，它叫做凉风之山，登上它可以长生不老；再往上比它高一倍，它叫做悬圃之山，登上它便有了神灵，能够呼风唤雨；再往上比它高一倍，便同上天相联系，登上它便可以成为神人，这就是所说的天帝的居室。

扶木在阳州[①]，日之所瞆[②]。建木在都广[③]，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向[④]，盖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⑤]，末有十日[⑥]，其华照下地[⑦]。

【注释】

①扶木：东方神木名，即扶桑。日所出之地。

②瞆：形误。当为“曊（fèi）”，照耀义。

③建木：南方神木名。都广：南方山名。《文选·张衡〈思玄赋〉》注

引《淮南子》作“广都”。

④向：通“响”，回声。

⑤若木：西方神木名。

⑥十日：十个太阳。其记载并见于《庄子·齐物论》、《楚辞·天问》、《山海经·海外东经》、《淮南子·本经训》、马王堆汉墓帛画等。

⑦华：光辉。

【译文】

扶木在东方的阳州，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建木在南方的都广之山，是许多天神上下的地方，日中时没有影子，呼唤时没有回音，大概是天地的正中央。若木在建木的西边，它的末端挂有十个太阳，它的光辉照耀着大地。

九州之大，纯方千里①。九州之外，乃有八殥②，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大泽③，曰无通④；东方曰大渚⑤，曰少海⑥；东南方曰具区，曰元泽⑦；南方曰大梦⑧，曰浩泽⑨；西南方曰渚资，曰丹泽⑩；西方曰九区，曰泉泽；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北方曰大冥，曰寒泽⑪。凡八殥。八泽之云，是雨九州。

【注释】

①纯：指边缘。

②殥：通“埏(yán)”，远。

③大泽：湖泽名。

④无通：湖泽名。

⑤大渚：东方海岛。

⑥少海：东方多水，故曰少海。

⑦元泽：王念孙《读书杂志》云："元泽"当为"亢泽"。

⑧大梦：云梦。

⑨浩泽：大泽。浩，大。

⑩丹泽：其近丹水，故曰丹泽。

⑪寒泽：北方多寒，故曰寒泽。

【译文】

九州的大的范围是，四个边各是千里。九州之外，还有八殥，也是边缘千里。东北方叫大泽，也叫无通；东方叫大渚，也叫少海；东南方叫具区，也叫元泽；南方叫大梦，也叫浩泽；西南方叫渚资，也叫丹泽；西方叫九区，也叫泉泽；西北方叫大夏，也叫海泽；北方叫大冥，也叫寒泽。共是八殥。八泽的云气，凝为雨水洒落在九州大地。

八殥之外，而有八纮[1]，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和丘[2]，曰荒土；东方曰棘林，曰桑野；东南方曰大穷，曰众女；南方曰都广[3]，曰反户[4]；西南方曰焦侥[5]，曰炎土；西方曰金丘[6]，曰沃野[7]；西北方曰一目[8]，曰沙所[9]；北方曰积冰[10]，曰委羽[11]。凡八纮之气，是出寒暑，以合八正[12]，必以风雨。

【注释】

①纮(hóng)：维系。

②和(hé)丘：凤所自歌、鸾所自舞之地，名叫和丘，叫荒土。出自《山海经·海外西经》等。

③都广：国名。因都广山而得名。

④反户：南方国名。其国在太阳之南，窗户向北开，故称。

⑤焦侥(yáo)：矮人之国，长不满三尺。亦见于《山海经·海外南经》、《国语·鲁语》、《列子·汤问》等。

⑥金丘：西方属金，故为金丘。

⑦沃野：西方白，故曰沃野。沃，白。

⑧一目：国人一目，在面中央。

⑨沙所：流沙所出之地。一曰泽名。

⑩积冰：北方寒冰所积，故称积冰。

⑪委羽：山名，在北极之阴，不见日。

⑫八正：八风之正。

【译文】

八殡的外面，还有八纮，四个边也各是千里。从东北方开始叫和丘，也叫荒土；东方叫棘林，也叫桑野；东南方叫大穷，也叫众女；南方叫都广，也叫反户；西南方叫焦侥，也叫炎土；西方叫金丘，也叫沃野；西北方叫一目，也叫沙所；北方叫积冰，也叫委羽。八纮范围的云气，可以产生寒暑不同的气候，并且合乎八风的方位，而必定用风雨来伴随。

八纮之外，乃有八极。自东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苍门[①]；东方曰东极之山，曰开明之门[②]；东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阳门[③]；南方曰南极之山，曰暑门[④]；西南方曰编驹之山，曰白门[⑤]；西方曰西极之山，曰阊阖之门[⑥]；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⑦]；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⑧]。凡八极之云，是雨天下。八门之风，是节寒暑；八纮八殡八泽之云，以雨九州而和中土[⑨]。

【注释】

①苍门：东北方属木，为青色之始，故叫苍门。

②开明之门：太阳所出之门。

③阳门：东南方纯阳用事，故曰阳门。

④暑门：南方盛阳所在，故曰暑门。

⑤白门：西南方金气用事，金色白，故曰白门。

⑥阊阖（chāng hé）之门：聚积万物而闭藏，故曰阊阖之门。阊，大。阖，闭藏。

⑦幽都之门：阴气玄冥将始用事，顺应阴气而聚积，故曰幽都之门。幽，闭合。都，聚集。

⑧寒门：寒气积聚之门。

⑨中土：冀州。

【译文】

八纮之外，还有八极。从东北方开始是方土之山，也叫苍门；东方叫东极之山，也叫开明之门；东南方叫波母之山，也叫阳门；南方叫南极之山，也叫暑门；西南方叫编驹之山，也叫白门；西方叫西极之山，也叫阊阖之门；西北方叫不周之山，也叫幽都之门；北方叫北极之山，也叫寒门。八极的云气，可以洒遍天下。八门所吹来的八方之风，它可以节制四季；八纮八殯八泽的云气，可以洒遍九州而滋润中原大地。

东方之美者，有医毋闾之珣玗琪焉①；东南方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②；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③；西南方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④；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⑤；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仑之球琳、琅玕焉⑥；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⑦；东北方之美者⑧，有斥山之文皮焉⑨；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⑩，鱼盐出焉。

【注释】

①医毋闾：在今辽宁北镇北，或称广宁山，主峰名望海山。亦见于《周礼·夏官·职方氏》、《尔雅·释地》等。珣玗琪：美玉名。

玕,《道藏》本、《尔雅·释地》作“玗”。

②竹箭:又叫箭竹。一种坚硬的竹子,可为箭。

③梁山:在今湖南湘南。犀象:犀角、象牙。

④华山:即西岳华山。金石:金,美金。石,含玉之石。

⑤霍山:今山西霍县东南。珠玉:指夜光之珠,五色之玉。

⑥球琳、琅玕:皆美玉。

⑦“有幽都”句:古之幽都,在雁门以北,多牛羊马,出好筋角,可以为弓弩。

⑧东北方:《尔雅·释地》作“东方”。“北”字衍。

⑨斥山:在山东荣城石岛,因海滨广斥而得名。文皮:指虎豹之皮。

⑩岱岳:即泰山。

【译文】

东方出产的珍贵物产,有辽东医毋闾的美玉珣玗琪;东南方出产的珍贵的物产,有会稽山的竹箭;南方出产的贵重的物产,有湘南出产的犀角和象牙;西南方出产的宝贵的东西,有华山出产的黄金、美石;西方出产的宝贵的物产,有霍山的珍珠、宝玉;西北方出产的美好物产,有昆仑山的球琳、琅玕;北方出产的美好的物产,有雁门关以北的筋角做成的硬弓;东方出产的珍贵的物产,有斥山的虎豹五彩之皮;中央出产的美好的物产,有泰山一带出产的五谷、桑麻,鱼类和食盐也出产在这里。

凡地形,东西为纬,南北为经[①]。山为积德,川为积刑[②]。高者为生,下者为死[③]。丘陵为牡,溪谷为牝[④]。水员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⑤]。清水有黄金,龙渊有玉英[⑥]。

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⑦],泽气多女[⑧];障气多喑[⑨],风气多聋[⑩];林气多癃[⑪],木气多伛[⑫];岸下气多肿[⑬],石气多力[⑭];险阻气多瘿[⑮];暑气多夭[⑯],寒气多寿;谷气多痹[⑰],

丘气多狂[18];衍气多仁[19],陵气多贪[20]。轻土多利[21],重土多迟[22];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23],迟水人重[24];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释之冰[25];东方有君子之国,西方有形残之尸[26]。寝居直梦[27],人死为鬼;磁石上飞[28],云母来水[29];土龙致雨[30],燕雁代飞[31];蛤蟹珠龟,与月盛衰[32]。

【注释】

①"东西"二句:纬,横线。经,纵线。

②"山为"二句:山仁惠,生出万物,故为"积德"。川水智慧,智主制断,故为"积刑"。

③"高者"二句:高者阳,主生。下者阴,主死。

④"丘陵"二句:丘陵高敞,属阳,故为牡;溪谷污下,属阴,故为牝。按,牡,本指雄性。牝,指雌性。

⑤"水员"二句:高诱注:员折,属阳。珠,阴中之阳。方折,属阴。玉,阳中之阴。皆按其类产生。按,员折,圆形而有波折。方折,方形而有波折。

⑥"清水"二句:清水澄,故生黄金。龙渊,龙所出游之渊。按,玉英,即玉的精华。

⑦山气:指山中云气。

⑧泽气:水泽雾气。

⑨障气:我国南方丛林中的湿热之气。障,同"瘴"。喑(yīn):哑。

⑩风气:风邪之气。

⑪林气:森林中散发出来的湿润而寒凉的气体。癃(lóng):一种类似瘫痪的疾病。

⑫木气:不详。《史记·天官书》正义引作"水气多伛"。伛(yǔ):

驼背。

⑬岸下气：指岸边潮湿之气。肿：王念孙《读书杂志》云：《太平御览·天部》十五引作“尰”。又引高注云：“岸下下湿，肿足曰尰。”按，尰(zhǒng)，即脚肿之类的疾病。

⑭石气：大山区的一种气体。

⑮瘿(yǐng)：类似粗脖子病。

⑯暑气：暑热之气。夭：夭折。

⑰谷气：深山峡谷中阴冷的气体。痹(bì)：一种类似风湿麻木的病。

⑱丘气：丘陵地带的气体。狂：王念孙《读书杂志》：“狂”当作“尪”。《吕览·尽数》：“苦水所多尪与伛人。”按，尪(wāng)，类似今鸡胸。

⑲衍气：指平原洼地一种气体。

⑳陵气：山陵之气。

㉑轻土：质地疏松的土壤。利：敏捷。

㉒重土：质地板结的土壤。

㉓湍水：急流。

㉔迟水：水流平缓。

㉕“故南方”二句：南方湿热，故草有不死者。北方寒，故冰有不融化的。

㉖“东方”二句：东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国。西方属金，金主断割，攻战之事，故有形残之尸。形残之尸，一说即《山海经·海外西经》中的神话人物刑天。

㉗寝居：睡觉。直梦：所梦得到验证。

㉘磁石：俗名吸铁石。

㉙云母：矿石名。古人以此石为云之根，故称云母。《太平御览》卷八百八《珍宝部》七引注：“云母石可致水。”

㉚土龙：古代天旱时扎制的求雨的工具。

㉛代：更替。

㉜“蛤蟹”二句：古人认为，这些水生动物的肥瘦与月相盈亏变化有关。月望（十五日）则蚌蛤实；月晦（月末）则蚌蛤虚。本节记载，尚见于《大戴礼记·易本命》等。

【译文】

大凡地形位置，东西方向叫纬线，南北方向叫经线。高山生万物是积德的，大河冲刷万物是积刑的。高者为阳主管万物生长，低者为阴主管万物死亡。丘陵高属于阳性，溪谷低属于阴性。水纹圆形有波折者出珍珠，方形而有波折者藏美玉。清澈的水中有黄金，龙所栖息的深渊中有玉英。

土地按照各自的类别产生特性不同的人。所以山中云雾之气大多使人生男子，水泽之气多使人生女子；南方瘴疠之气使人变哑，风邪之气使人变聋；森林中寒湿之气使人软瘫，朽木之气使人驼背；岸边湿气使人脚肿大，石气使人多勇力；深山峡谷之气使人得粗脖子类病；酷热之气使人早死，寒冷之气使人长寿；空谷阴冷之气使人手脚麻木，丘陵地带的气体使人得鸡胸；平原之气使人仁慈，山陵之气使人贪婪。生活在质地疏松土地上的人行动迅速，生活在板结土地上的人行动迟缓；生活在清水边的人声音小，生活在混水边的人声音大；生活在湍急水边的人身体轻，生活在流速缓慢水边的人身体重，在中央土地上生活的多出圣贤之人。以上这些人大多和他们所处的地气相像，都和各自的类别相应。所以南方有四季常青的草木，北方有常年不化的冰雪；东方有君子之国，西方有刑天的尸体。睡觉时所梦与真实一样，人死后灵魂成为鬼；磁石可以向上飞，云母石可以生水；土龙可以使雨水降落，燕子、大雁相互交换往来时间；蛤蚌、螃蟹、珍珠、龟类，随着月亮盈亏而变化。

是故坚土人刚①，弱土人肥②；垆土人大③，沙土人细；息土人美④，耗土人丑⑤。食水者善游能寒⑥，食土者无心而

慧[7],食木者多力而奰[8],食草者善走而愚[9],食叶者有丝而蛾[10],食肉者勇敢而悍[11],食气者神明而寿[12],食谷者知慧而夭[13],不食者不死而神[14]。凡人民禽兽万物贞虫[15],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飞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16]。

【注释】

①坚土:土质坚硬。

②弱土:地力弱的土壤。肥:俞樾《诸子平议》:"肥"当作"脃"。《广雅·释诂》:"脆,弱也。""脆"即"脃"之俗体。

③垆(lú)土:即黑土。

④息土:指沃土。

⑤耗(hào)土:贫瘠的土地。

⑥食水者:指鱼及水鸟之类。能:通"耐",忍受。

⑦食土者:蚯蚓之类。慧:《孔子家语·执辔》、《大戴礼记·易本命》作"不息"。

⑧食木者:指熊罴之类。奰(bì):怒。又有壮大义。

⑨食草者:指麋鹿之类。

⑩食叶者:指蚕类。

⑪食肉者:指虎豹鹰雕之类。

⑫食气者:指赤松子等练气的神仙家。一说是龟类。

⑬食谷者:指人类。

⑭不食者:古代指蓍草,用于占卜。

⑮贞虫:细腰蜂之类。按,"食水者"至"原本之",亦见于《孔子家语·执辔》、《大戴礼记·易本命》等。

⑯知:《大戴礼记·易本命》、《孔子家语·执辔》无此字。

【译文】

因此土质坚硬的地区的人性格刚毅,地力差的地区的人柔弱;黑土

地上生活的人高大，沙土地上生活的人瘦小；肥沃土地上的人漂亮，土地贫瘠地区的人丑陋。食水的鱼类、鸟类善于游泳并能耐寒，食土的蚯蚓类无心而不息，食木的熊罴之类多力而易怒，食草的麋鹿之类善奔跑而愚蠢，吃叶子的蚕类吐丝并能成蛾，食肉的虎豹类勇敢而强悍，食气的龟类神明而长寿，食五谷的人类聪明而短命，不作为食物的蓍草不死而有神灵。大凡人类、飞禽走兽及昆虫，各自都有用来生存的本领，有奇蹄、有偶蹄，有的飞行、有的奔走，没有办法知道它们形成的原因，只有通晓大道的人才能探求到它们的本原。

天一地二人三[1]，三三而九[2]，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3]，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4]，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5]，月主马，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6]，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时[7]，时主彘[8]，彘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9]，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10]，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11]，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风[12]，风主虫，虫故八月而化[13]。

鸟、鱼皆生于阴，阴属于阳[14]，故鸟、鱼皆卵生。鱼游于水，鸟飞于云，故立冬燕雀入海化为蛤[15]。万物之生而各异类。蚕食而不饮，蝉饮而不食，蜉蝣不饮不食[16]，介鳞者夏食而冬蛰[17]，龁吞者八窍而卵生[18]，嚼咽者九窍而胎生[19]。四足者无羽翼[20]，戴角者无上齿[21]，无角者膏而无前[22]，有角者指而无后[23]。昼生者类父[24]，夜生者似母。至阴生牝，至阳生牡。夫熊罴蛰藏，飞鸟时移。

【注释】

①一：指阳。二：指阴。三：指天地生人。

②九：极阳数。下文八、七、六、五、四、三、二，皆以九乘之。

③日数十：指记日用十个天干表示。

④偶：双数。

⑤辰主月：即十二个月用十二辰表示。

⑥斗：北斗。

⑦时：四时，即春、夏、秋、冬。

⑧彘(zhì)：猪。

⑨音：五音。

⑩律：律吕，共十二律，六阳六阴。

⑪星：星辰。二十八宿分配四方，每方七宿，故曰七主星。

⑫风：即八风。

⑬月：《说文》"风"字解作："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许说是。《论衡·商虫》亦作"日"。

⑭阴属于阳：《大戴礼记·易本命》、《孔子家语·执辔》无"阴"字。卢辩注：生于阴者，谓卵生也。属于阳者，谓飞游于虚也。

⑮"故立冬"句：这是古人误解。亦见于《大戴礼记·夏小正》："雀入于海为蛤。"蛤(gé)，蚌类。

⑯蜉蝣：一种昆虫，生存时间极短。

⑰介鳞者：指鱼鳖之类。介，甲。

⑱龁(hé)吞者：鸟鱼之类。

⑲嚼咽者：指哺乳动物。包括人类和兽类。

⑳四足者：指一部分兽类和两栖类。

㉑戴角者：指牛、羊、鹿等。

㉒无角者：指猪类、熊类、猿类等。无前：高诱注指"肥从前起"。《大戴礼记·易本命》作"无前齿"。

㉓指:《道藏》本作"脂"。《孔子家语·执辔》注亦引作"脂"。无后:高诱注指"肥从后起"。《大戴礼记·易本命》作"无后齿"。

㉔类:相像。

【译文】

天为阳是一、地为阴是二、人生于天地是三,三乘三得九,九乘九得八十一,一主宰太阳,日干的数目是十,太阳主宰人类,人因此怀胎十月而出生。八乘九得七十二,二主管偶数,偶数又承接奇数,奇数主宰十二辰,十二辰主宰十二月,月主管马,马因此十二月怀胎而生。七乘九得六十三,三主管北斗,北斗主管犬,犬因此三个月怀胎而生。六乘九得五十四,四主管四季,四季主管猪,猪所以四月怀胎而生。五乘九得四十五,五主管五音,五音主管猿,猿因此五月怀胎而出生。四乘九得三十六,六主管十二律,十二律主管麋鹿,麋鹿因此六个月怀胎而生。三乘九得二十七,七主管星辰,星辰主管老虎,虎所以七个月怀胎而生。二乘九得十八,八主管八风,八风主管虫类,虫类因此八日变化一次。

鸟、鱼都是从阴中产生的,从属于阳,所以鸟、鱼之类都是卵生的。鱼在水中游弋,鸟在天空飞翔,所以立冬燕子、麻雀进入大海变成蚌蛤。万物的特性各自具有不同的类别。蚕吃桑叶而不饮水,蝉饮水而不食树叶,蜉蝣不吃也不喝,龟类、鱼类夏季觅食而冬季休眠,吞咽食物的鸟、鱼之类有八个孔洞而卵生,用牙齿嚼咽食物的人类和兽类有九个孔洞而胎生。四足的兽类和两栖类的动物没有翅膀,头上长角的牛、羊、鹿等动物没有上齿,没有角的猪、熊、猿等动物脂肪从前面起,有角的动物脂肪从后面长起。白天生下来的孩子类似父亲,夜里生下来的孩子像母亲。阴气达到极点就产生雌性,阳气达到极点就产生雄性。熊、罴冬季躲藏起来,飞鸟按照季节迁徙。

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①,青水宜碧,赤水宜丹②,黄水宜金,清水宜龟。汾水濛浊而宜麻③,济水通和而宜麦④,河

水中浊而宜菽[5],雒水轻利而宜禾[6],渭水多力而宜黍[7],汉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谷[8]。

【注释】

①砥(dǐ):质地细的磨刀石。

②丹:丹砂。

③汾水:源于山西管涔山,入黄河。

④济(jǐ):古济水源于王屋山,经大野泽,入渤海。今堙。

⑤中浊:王念孙《读书杂志》云:《太平御览·百谷部》五引此作“中调”。

⑥雒(luò):即洛水。

⑦渭水:源出甘肃鸟鼠山,进入陕西,入黄河。

⑧平土:平原。指中原。土,北宋本原作“大”。《道藏》本作“土”。据正。

【译文】

因此白水适宜产美玉,黑水适宜产细石,青水适宜产青绿色美玉,赤水适宜产丹砂,黄水适宜产黄金,清水适宜产龟类。汾河水混浊而适宜麻类生长,济水平和而适宜麦类生长,黄河水适中平和而适合豆类生长,洛河水轻流畅而适宜谷类生长,渭水汹涌多力而适宜黍子生长,汉水质重安流而适合竹子生长,江水肥厚仁慈而适宜稻子生长。平原之人聪慧而适宜五谷生长。

东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兑形小头[1],隆鼻大口[2],鸢肩企行[3],窍通于目[4],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5]。其地宜麦,多虎豹。

【注释】

①兑：通“锐”，上小下大。

②隆：高起。

③鸢(yuān)肩：像鸢一样的肩膀。即两肩上耸，象鸢栖息之状。企行：踮起脚后跟走路。

④窍：九窍。

⑤知：通“智”，智慧。

【译文】

东方是大川深谷水流所注入之处，也是太阳、月亮所升起的地方。东方之人体形尖、小脑袋，高鼻子、大嘴巴，肩膀像鸢一样、走路踮起脚跟，孔窍同眼睛相通，筋脉之气归属于它。东方青色主管肝，人个子高、成熟早而不长寿。那些地方适宜种麦子，多有虎豹栖息。

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人修形兑上，大口决眦[①]，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②]。

【注释】

①决眦(zì)：眼角皴裂。一说眼球突出。眦，眼眶。

②兕(sì)：雌性犀牛。

【译文】

南方是阳气所聚积之处，酷热潮湿占据这个地方。那里生活的人高个子、上部尖，大嘴巴、眼角有皴折，孔窍同耳朵相通，血液经脉归属于它。南方红色主管心，人早成熟而死得也快。那个地区适宜种稻子，多独角兕牛和大象。

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偻[1]，脩颈卬行[2]，窍通于鼻，皮革属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3]。

【注释】

①末偻(lǚ)：指脊背句偻。此句疑有脱文。《庄子·外物》作："末偻而后耳。"向宗鲁《淮南校文》云：《五行大义》五引《春秋文耀钩》曰："西方高土，日月所入，其人面多毛。"

②卬：通"昂"。北宋本原作"印"。《道藏》本作"卬"。据正。

③旄(máo)犀：旄牛、犀牛。

【译文】

西方是高山大川产生之处，也是日、月落下的地方。那里的人脊背弯曲，长脖子、昂头走路，孔窍同鼻子相通，皮肤归属于它。西方白色主管肺，那里的人勇敢强悍、不讲仁慈。那个地方适宜种黍子，多出产旄牛和犀牛。

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闭也，寒冰之所积也，蛰虫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颈[1]，大肩下尻[2]，窍通于阴，骨干属焉。黑色主肾，其人惷愚禽兽而寿[3]。其地宜菽，多犬马。

【注释】

①翕(xī)形：身体萎缩。翕，收敛。

②尻(kāo)：脊骨的末端。

③"其人"句：王念孙《读书杂志》云："惷愚"上不当有"其人"二字。"禽兽"二字，妄人所加也。《太平御览》引无此二字。惷(chōng)，愚蠢。

【译文】

北方是昏暗不见阳光之处，是被上天所封闭的地方，也是冰雪常年不化，蛰伏动物长期隐藏的地方。那里的人身体萎缩、短脖子，大肩膀、尻尾向下突出，孔窍同阴部相通，骨骼归属于它。北方黑色主管肾，那里的人愚笨但是能长寿。那个地方适宜种植豆类植物，多出产狗、马。

中央四达，风气之所通，雨露之所会也。其人大面短颈[①]，美须恶肥[②]，窍通于口，肤肉属焉。黄色主胃，慧圣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注释】

①颈：《道藏》本作"颐"。指下巴、面颊。

②恶肥：指体内脂肪过多。恶，过分。

【译文】

中央是四面通达，八风、云气相通，雨露会合之处。那里的人大脸盘、短面颊，胡须很美、身体肥胖，孔窍同口相通，肌肉归属于它。中央黄色主管胃，那里的人聪明仁慧而善于治理国家。那个地方适宜种植谷物，多产牛羊及六畜。

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故禾春生秋死[①]，菽夏生冬死[②]，麦秋生夏死[③]，荠冬生中夏死[④]。木壮[⑤]，水老[⑥]，火生，金囚[⑦]，土死；火壮，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壮，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壮，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壮，金老，木生，土囚，火死。

【注释】

①“故禾”句：高诱认为，禾属木，春木王(wàng)而生，秋金王而死。

②“菽夏生”句：高诱认为，豆，属火。夏火王而生，冬水王而死。

③“麦秋生”句：高诱认为，麦，属金。金王而生，火王而死。

④“荠冬生”句：高诱认为，荠，属水。水王而生，土王而死。按，《说文系传》十三引此作“荠冬生夏死”。无“中”字。

⑤壮：强盛。

⑥老：枯竭。

⑦囚：被制服。《天文训》有“生、壮、死”，与此异。

【译文】

五行中木胜过土，土胜过水，水胜过火，火胜过金，金胜过木。因此禾苗春天生长秋天死亡，豆类夏天生长冬天枯死，麦类秋天生长夏天死亡，荠菜冬天生长夏天死去。木强盛，水干涸，火产生，金被制服，土死亡；火强盛，木枯死，土产生，水被制服，金死亡；土强盛，火衰弱，金产生，木被制服，水死亡；金强盛，土衰老，水产生，火被制服，木死亡；水强盛，金衰老，木产生，土被制服，火死亡。

音有五声①，宫其主也。色有五章②，黄其主也。味有五变③，甘其主也。位有五材④，土其主也。是故炼土生木⑤，炼木生火，炼火生云，炼云生水，炼水反土；炼甘生酸，炼酸生辛，炼辛生苦，炼苦生咸，炼咸反甘。变宫生徵，变徵生商⑥，变商生羽，变羽生角，变角生宫。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复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

【注释】

①五声：宫、商、角、徵、羽。相当于简谱1、2、3、5、6。

②五章：红、黄、黑、白、蓝。章，指色彩。

③五变：酸、苦、甘、辛、咸。

④位：方位，东、西、南、北、中。五材：即金、木、水、火、土。

⑤炼：冶炼。

⑥“变宫”二句：五音为正音，正音之外为变音。

【译文】

乐音中有五声，宫是它的主音。色彩中有五章，黄是它的主色。味道中有五变，甘是它的主味。方位中有五材，土是它的主位。因此冶炼土可以生出木，冶炼木可以生出火，冶炼火可以生金，冶炼金可以生水，冶炼水可以返回到土；提炼甘可以生出酸，提炼酸可以生出辛，提炼辛可以生出苦，提炼苦可以生出咸，提炼咸又可以返回到甘。变宫隔八可以生出徵音，变徵隔八可以生出商音，变商可以生出羽音，变羽可以生出角音，变角可以生出宫音。所以用水可以调和土，用土可以调和火，用火可以熔化金，用金可以制服木，木又返回到土。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相生，这就是成为器用的原因。

凡海外三十六国：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肃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自西南至东南方，结胸民、羽民、讙头国民、裸国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喙民、凿齿民、三头民、脩臂民。自东南至东北方，有大人国、君子国、黑齿民、玄股民、毛民、劳民。自东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婴民、深目民、无肠民、柔利民、一目民、无继民①。

【注释】

①修股民:《说文》"股"指大腿。高诱注说"股"指脚"。注稍异。《山海经·海外西经》叫长股之国,在雄常北,被发。又叫长脚。天民:《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国,食谷,使四鸟。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云:"先"当为"天",字之讹也。肃慎民:《山海经·海外西经》认为:肃慎之国,在白民北。而诸书言肃慎在东北。《左传·昭公九年》杜预注:肃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余里。白民:高诱注:白身民。被发,发亦白。按,疑为今白种人。沃民:《山海经·大荒西经》:其国土地肥沃。女子民:《山海经·海外西经》中记载: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郭璞注中说有黄池。妇人入浴,出即怀如妊矣。若生男子,三岁辄死。丈夫民:《山海经·海外西经》:丈夫国,其为人衣冠带剑。《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其国无妇人也。奇股民:《山海经·海外西经》:奇肱之国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阴有阳,乘文马。股,与"肱"异。一臂民:高诱注:其人一臂一手一鼻孔。三身民:高诱注:盖一头有三身。结胸民:指其国人胸部突起。羽民:《山海经·海外南经》: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讙(huān)头国民:《山海经·海外南经》中记载: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裸国民:《吕览·求人》高诱注:裸民,不衣衣裳。三苗民:高诱注:三苗,国名。在豫章之彭蠡(lí)。按,即在今江西鄱阳湖一带。交股民:《山海经·海外南经》作"交胫国,其为人交胫"。股,作"胫"。郭璞注:言脚胫曲戾相交,所谓雕题、交趾之民。不死民:《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其为人黑色,长寿,不死。穿胸民:高诱注:胸前穿孔,达背。反舌民:《吕览·功名》高诱注一说:南方有反舌国,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豕喙(huì)民:高诱注:其喙如豕。凿齿民:高诱注:吐一齿出口下,长三尺。三头民:高诱注:身有三头。脩臂民:高诱注:一国民皆

长臂，臂长于身。大人国：高诱注：东南垆土，故大人。君子国：《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黑齿民：高诱注：其人黑齿，食稻，吃蛇，在汤谷上。玄股民：《山海经·海外东经》中记载：玄股之国，其为人衣鱼，食鸥，使两鸟夹之。郭璞注：髀以下尽黑，故云。毛民：高诱注：其人体半生毛，若矢镞也。劳民：《山海经·海外东经》中记载：劳民国在其北，其为人黑。或曰教民。跂踵（qí zhǒng）民：高诱注：民踵不至地，用五指行走。句（jiǔ）婴民：《山海经·海外北经》中记载：拘缨之国在其东，一手把缨。郭璞注说是"持冠缨"。又说"缨宜作瘿"。按，"瘿"即颈部肿瘤。深目民：《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有人方食鱼，名曰深目民之国。郭璞注：亦胡类，但眼绝深。无肠民：《山海经·海外北经》郭璞注：为人长大，腹内无肠，所食之物直通过。柔利民：《山海经·海外北经》：柔利国，为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上。一目民：《山海经·海外北经》：一目民，一目中其面而居。无继民：《山海经·海外北经》：无继之国在长股东，甚民人无后代。

【译文】

海外共有三十六国：从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肃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从西南至东南方，有结胸民、羽民、谨头国民、裸国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喙民、凿齿民、三头民、修臂民。从东南至东北方，有大人国、君子国、黑齿民、玄股民、毛民、劳民。从东北到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婴民、深目民、无肠民、柔利民、一目民、无继民。

雒棠、武人在西北陬[①]，硥鱼在其南[②]。有神二人，连臂为帝候夜[③]，在其西南方。三珠树在其东北方[④]。有玉树在赤水之上。昆仑、华丘在其东南方[⑤]，爰有遗玉、青马、视肉、

杨桃、甘樝、甘华[6]，百果所生。和丘在其东北陬[7]，三桑无枝在其西[8]，夸父、耽耳在其北方[9]。夸父弃其策，是为邓林[10]。昆吾丘在南方[11]，轩辕丘在西方[12]，巫咸在其北方[13]。立登保之山[14]，旸谷榑桑在东方[15]。有娀在不周之北[16]，长女简翟[17]，少女建疵。西王母在流沙之濒[18]。乐民、拏闾在昆仑弱水之洲[19]。三危在乐民西[20]，宵明、烛光在河洲[21]，所照方千里。龙门在河渊[22]，湍池在昆仑[23]，玄耀不周[24]，申池在海隅[25]，孟诸在沛[26]，少室、太室在冀州[27]。烛龙在雁门北[28]，蔽于委羽之山[29]，不见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后稷垅在建木西[30]，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31]。流黄、沃民[32]，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国在其东[33]。雷泽有神[34]，龙身人头，鼓其腹而熙[35]。

【注释】

①雒棠、武人：高诱注：皆日所入之山名。按，雒棠，疑即《山海经·海外西经》中的“雄棠”，为树名。

②硥（bàng）鱼：高诱注：硥鱼如鲤鱼。有神圣者，乘行九野，在无继民之南。按，疑即《山海经·海外西经》之“龙鱼”。

③候夜：在夜间放哨。本于《山海经·海外南经》：有神人二八，连臂为帝司夜于此野。在羽民东，尽十六人。

④三珠树：神木名。本于《山海经·海外南经》：三株树在厌火北，生赤水上，其为树如柏，叶皆为珠。一曰其为树若彗。

⑤华丘：山名。又称“嗟（jiē）丘”。见于《山海经·海外东经》：嗟丘，爰有遗玉、青马、视肉、杨柳、甘柤、甘华，百果所生。

⑥爰：那里。遗玉：宝玉名。青马：神马名。视肉：异物名。《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云：聚肉，形如牛肝，有两目也，食之无尽，寻复更生如故。杨桃：果名。甘樝（zhā）：果似梨而有酸味。疑

即甘楂。甘华:神木。

⑦和丘:高诱注:四方而高曰丘。鸾所自歌,凤所自舞,故曰和丘。

⑧三桑:木名。其木长百仞,无枝。

⑨夸父:炎帝后裔,曾逐日。一说为神兽。耽(dān)耳:高诱注:耳垂在肩上。或作摄。以两手摄耳,居海中。按,《山海经·海外北经》及《大荒北经》中有“聂耳之国”、“儋耳之国”。

⑩邓林:即桃林。《山海经·中山经》: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

⑪昆吾:颛顼之后,夏朝人,楚之祖先。陶器发明者。

⑫轩辕:黄帝据有天下之号。

⑬巫咸:古代神巫。知天道,明吉凶。又《山海经·海外西经》: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

⑭登保之山:为登天的阶梯之一。《山海经·海外西经》: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

⑮榑(fú)桑:也作扶桑。太阳所出之地。

⑯有娀(sōng):古代国名,在西北。

⑰简翟(dí):与下文的“建疵”,同为帝喾之妃。简翟为殷契之母。

⑱西王母:古代西方女神。《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汉书·地理志》:西王母石室在金城临羌西北塞外。

⑲乐民、拏(ná)间:西方国名。

⑳三危:《括地志》载:三危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东南三十里。

㉑宵明、烛光:舜次妃所生之女。《山海经·海内北经》: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烛光,处河大泽,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

㉒龙门:山名,在今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间。

㉓湍池：池名。水流湍急。

㉔玄耀：水名，一说山名。正文“玄耀”下疑脱“在”字。

㉕申池：池名。海隅：即海边。

㉖孟诸：大泽名。在河南商丘东北。已堙。沛：汉初郡名。治所在相（今安徽濉溪北）。

㉗少室、太室：河南嵩高山之两峰名。

㉘烛龙：高诱注：龙衔烛以照太阴，盖长千里。按，《楚辞·离骚》、《山海经·大荒北经》等亦有“烛龙”之记载。

㉙委羽之山：在北极之阴，不见日之地。

㉚后稷：名弃，周人始祖。垄：冢。建木：神木名。

㉛“其人”三句：高诱注：南方人死复生，或化为鱼，在都广建木间。

㉜流黄、涙民：疑为国名。《山海经·海内西经》有“流黄酆氏之国”，《海内经》有“流黄辛氏”。涙，《道藏》本作“沃”。

㉝狗国：即狗封国。《山海经·海内北经》中有“犬封国”。郭璞注：生男为狗，女为美人。

㉞雷泽：即今太湖。《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按，高诱注指今山东菏泽一带。

㉟鼓：拍打。熙：通“嬉”，嬉戏。

【译文】

雒棠、武人在西北角，硥鱼在无继民南边。有两个神人，手臂相连给天帝放哨，在无继民西南方。三珠树在它的东北方。有玉树在赤水之上。昆仑、华丘在它的东南方，还有宝玉、神马、视肉、杨桃、甘樝、神木，是各种水果所出产的地方。神奇的和丘在无继民的东北角，百仞三桑在它的西边，夸父、耽耳国在它的北方。夸父丢弃了他的马鞭，便成为桃林。楚祖昆吾丘在南方，黄帝轩辕丘在西方，神巫在它的北面。站在上天的登保之山，旸谷、扶桑在东方。有娀国在不周山的北面，大女儿简翟、小女儿建疵居住在这里。西王母居于流沙边的昆仑山。乐民、

挈闾居于昆仑弱水的小岛之中。三危山在乐民西边，舜女宵明、烛光在大河的小岛之上，光焰照射千里。龙门山在黄河的深渊之处，湍池在昆仑墟之中，玄耀在不周山，申池在东海边。孟诸泽在沛郡，少室、太室在中土冀州。烛龙在雁门山北边，被委羽之山遮蔽，终年不见太阳。它的神是人面龙身，而没有脚。后稷的坟冢在建木的西边，那里的人死后，能够复苏过来，有一半化为鱼，在建木之间。流黄、沃民，在它的北边三百里。狗国在它的东边。东方雷泽有神物，龙的身子人的头，拍打着肚子做游戏。

江出岷山①，东流绝汉入海②。左还北流，至于开母之北③。右还东流，至于东极④。河出积石，雎出荆山⑤，淮出桐柏山⑥，睢出羽山⑦，清漳出楬戾⑧，浊漳出发包⑨，济出王屋⑩，时、泗、沂出臺、台、术⑪，洛出猎山⑫，汶出弗其⑬，流合于济。汉出嶓冢⑭，泾出薄落之山⑮，渭出鸟鼠同穴⑯，伊出上魏⑰，雒出熊耳⑱，浚出华窍⑲，维出覆舟⑳，汾出燕京㉑，衽出渍熊㉒，淄出目饴㉓，丹水出高褚㉔，股出嶕山㉕，镐出鲜于㉖，凉出茅卢、石梁㉗，汝出猛山㉘，淇出大号㉙，晋出龙山结绌㉚，合出封羊㉛，辽出砥石㉜，釜出景㉝，歧出石桥㉞，呼池出鲁平㉟，泥涂渊出樠山㊱，维湿北流出于燕㊲。

【注释】

①岷山：为昆仑山南支巴颜喀拉山的分支，黄河、长江的分水岭。

②绝：经过。汉：汉水。

③开母：高诱注：开母山，在东海中。

④东极：东方极远之处。

⑤雎：北宋本原作“睢”。刘绩《补注》本作“雎（jū）”。于大成《地形

校释》云:“睢”当为“雎”,即《水经》之沮水也。据正。按,为今石川河的一部分,源出陕西君宜。荆山:即北条荆山,在今陕西富平境内。

⑥桐柏山:在今河南、湖北交界处。

⑦睢(suī):古睢水受浚仪(今河南开封)浪荡水,今已堙没。羽山:地望不清。今江苏连云港、山东临沂等皆有“羽山”,与“睢水”不合。

⑧清漳:有两源。东源出自今山西昔阳西南,西源出自山西和顺八赋岭,在左权汇合。楬(jié)戾:山名。在今山西长治市一带。

⑨浊漳:有三源。西源出自山西沁县西北千峰岭;南源出自长子西南发鸠山;北源出榆社北。发包:又名发鸠山,为太行山分支。

⑩济:济水。分黄河南、北两部分。黄河之北部分源出河南济源西王屋山。王屋:位于今山西阳城、垣曲、河南济源三县间。

⑪时:时水。源出山东临沂西南的乌河。泗:源出山东泗水东蒙山。沂:源出山东沂源鲁山。臺、台、术:高诱注:皆山名。处则未闻也。

⑫洛:指陕西北部大河北洛河。北洛河入渭河。猎山:即今山西北部白于山一带。

⑬汶:即大汶河。源出山东莱芜北七十里马耳山。弗其:俞樾《诸子平议》疑“弗其”二字为“马耳”之误。高诱原注中指的是东汶河,误。

⑭汉:即西汉水。嶓冢(bō zhǒng):在今甘肃天水、礼县一带。

⑮泾:泾水有两源。北源出甘肃平凉,南源出甘肃华亭,至泾川合入渭水。薄落之山:又称笄头山。在甘肃平凉西,属崆峒山。

⑯渭:源出今甘肃渭源西北鸟鼠山。鸟鼠同穴:山名。《山海经·海内东经》载:渭水出鸟鼠同穴山,东注河,入华阴北。

⑰伊:伊水源于河南熊耳山。上魏:高诱注:山名也。处则未闻。

按，当是熊耳山之一峰。

⑱雒：今称洛河。源出山西洛南，沿熊耳山东南方向入黄河。伊、洛二水分别源于熊耳山两侧。

⑲浚：古浚水在今河南开封（古称浚仪）、浚县、濮阳一带，因黄河多次泛滥而堙没。华窍：位置未详。

⑳维：即潍河。源出今山东五连西南的箕屋山。覆舟：地望未明。一说即箕屋山。

㉑汾：汾水源出山西宁武管涔山。燕京：即管涔山。

㉒衽（rèn）：未明。溃（fén）熊：未明。

㉓淄（zī）：淄水源出山东莱芜鲁山。目饴（yī）：地望未明。

㉔丹水：即丹江。源于今陕西商县冢领山。高褚（zhǔ）：一名冢领山。

㉕股：未明。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股"疑当为"般"。按，般水出自山东淄博淄川一带。嶕（jiāo）山：未明。

㉖镐（hào）：未明。鲜于：未明。

㉗凉：未明。茅卢、石梁：地望未明。

㉘汝：汝水上游即今河南北汝河。猛山：在今河南舞阳、汝南一带。

㉙淇：淇水出自今河南辉县淇山。大号：即今淇山。

㉚晋：晋水源出山西太原西南悬瓮山，分北、中、南三源，东流入汾河。龙山：一名悬瓮山，又名结绌山。结绌：北宋本、《道藏》本"绌"作"给"。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结给"当作"结绌"。《水经·晋水注》：《晋书·地道纪》及《十三州志》并言晋水出龙山，一云出结绌山，在晋阳西北。按，"给"字误。当正。

㉛合：合水源出陕西合阳北，东南流入黄河。封羊：未明。

㉜辽：辽河有两源。东辽河源出吉林东辽县萨哈岭，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源出内蒙古克什克腾。砥石：地望未明。

㉝釜：即今滏阳河。源于河北磁县西北釜山。景：景山即釜山。

㉞歧：通"岐"，岐水，源出今陕西凤翔一带。石桥：未明。

㉟呼池：池、沱上古音声纽、韵部相同，即滹沱河。源出山西繁峙东之泰戏山。鲁平：地望未明。

㊱泥涂渊：水名。地望未明。樠(mán)山：未明。

㊲维湿：水名。燕：即燕山。

【译文】

长江之源出岷山，向东流经过汉水入海。左拐返回向北流，到达东方的开母山之北。向右拐返回向东流，到达东方极远之处。黄河出自积石山，睢水出自荆山，淮水出自桐柏出，睢水出于羽山，清漳出自榻戾山，浊漳河出于发包山，济水出自王屋山，时水出乌河，泗水源于东蒙山，沂水出于鲁山，北洛河出于猎山，大汶河出于弗其山，向西汇流入到济水。西汉水出自嶓冢山，泾水北源出自薄落之山，渭水源于鸟鼠同穴山，伊水源于上魏山，雒河出自熊耳山，浚水出自华窍，濰河出自覆舟山，汾水出自燕京山，衽水出自濆熊，淄水出自鲁山，丹水出自高褚山，股水出自嶕山，镐水源于鲜于，凉水出自茅卢石梁，汝水出于猛山，淇水出自大号山，晋水出自结绌山，合水出自封羊山，辽水出自砥石山，釜水出自景山，岐水出自石桥，呼池河出自鲁平山，泥涂渊出自樠山，维湿向北流出于燕山。

诸稽、摄提[①]，条风之所生也；通视[②]，明庶风之所生也；赤奋若[③]，清明风之所生也；共工[④]，景风之所生也；诸比[⑤]，凉风之所生也[⑥]；皋稽[⑦]，阊阖风之所生也；隅强[⑧]，不周风之所生也；穷奇[⑨]，广莫风之所生也。

【注释】

①诸稽、摄提：天神之名。分管东北方。

②通视：天神，分管东方。

③赤奋若：天神，分管东南。

④共工：天神，人面蛇身，分管南方。

⑤诸比：天神，分管西南方。

⑥风：北宋本原作“也”。《道藏》本作“风”。据正。

⑦皋稽：天神，分管西方。

⑧隅强：天神，分管西北方。

⑨穷奇：天神，分管北方。

【译文】

东北方天神诸稽、摄提，是主管条风所发生的神；东方天神通视，是主管明庶风所发生的神；东南方天神赤奋若，是主管清明风所发生的神；南方天神共工，是主管景风所发生的神；西南方天神诸比，是主管凉风所发生的神；西方天神皋稽，是主管阊阖风所发生的神；西北方天神隅强，是主管不周风所发生的神；北方天神穷奇，是主管广莫风所发生的神。

窔生海人[1]，海人生若菌，若菌生圣人，圣人生庶人，凡窔者生于庶人[2]。羽嘉生飞龙[3]，飞龙生凤皇，凤皇生鸾鸟，鸾鸟生庶鸟，凡羽者生于庶鸟。毛犊生应龙[4]，应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麒麟生庶兽，凡毛者生于庶兽。介鳞生蛟龙[5]，蛟龙生鲲鲠，鲲鲠生建邪，建邪生庶鱼，凡鳞者生于庶鱼。介潭生先龙[6]，先龙生玄鼋，玄鼋生灵龟，灵龟生庶龟，凡介者生庶于龟[7]。煖湿生窔[8]，煖湿生于毛风，毛风生于湿玄[9]，湿玄生羽风，羽风生熯介，熯介生鳞薄，鳞薄生煖介[10]。

五类杂种兴乎外[11]，肖形而蕃[12]。

【注释】

①窔（bá）：北宋本原作“突”。《道藏》本作“窔”。据正。俞樾《诸子

平议》认为“窔”字为“肢”字之误。肢(bá),指人身细毛。这里指人类之祖。

②窔:北宋本原作“容”。刘绩《补注》本作“窔”。据正。

③羽嘉:鸟类的祖先。飞龙:龙有翼者。

④毛犊:兽类祖先。

⑤介鳞:以下文推之,当作“鳞薄”。鱼类祖先。

⑥介潭:龟类祖先。

⑦生庶于龟:刘绩《补注》本作“生于庶龟”。当正。

⑧窔:北宋本原作“容”。刘绩《补注》本作“窔”。据正。

⑨湿玄:动物类的共同祖先。湿,指潮湿的气体。玄,指极细微的物质。

⑩煖(nuǎn)介:以文义推之,当作“介潭”。煖,《说文》:“温也。”煗,《说文》:“温也。”《集韵》缓韵:“煗,或作煖、暖、煗。”知煖、煗同。煗介即煖介。“煗介生鳞薄”,“鳞薄”岂能再生“煖介”?

⑪五类:指上述的人类、兽类、鸟类、鱼类、龟类。

⑫宵:《道藏》本作“肖”。肖,像。蕃:繁殖。

【译文】

肢生出海人,海人生出若菌,若菌生圣人,圣人生出庶人,凡是肢者一直发展到庶人。羽嘉生出飞龙,飞龙生出凤凰,凤凰生出鸾鸟,鸾鸟生出庶鸟,凡是有羽毛类一直发展到庶鸟。毛犊生出应龙,应龙生出建马,建马生出麒麟,麒麟生出庶兽,凡是兽类一直发展到庶兽。鳞薄生出蛟龙,蛟龙生出鲲鲠,鲲鲠生出建邪,建邪生出庶鱼,凡是有鳞类一直发展到庶鱼。介潭生出先龙,先龙生出玄鼋,玄鼋生出灵龟,灵龟生出庶龟,凡是有甲壳类一直发展到庶龟。煖湿生出肢,煖湿又从毛风中产生,毛风从湿玄中产生,湿玄又产生了羽风,羽风生出煗介,煗介生出鳞薄,鳞薄生出介潭。

五类不同种类的动物在自然界兴盛起来,它们的形体来源相似,而

各自朝不同方向发展。

日冯生阳阏[①]，阳阏生乔如，乔如生干木，干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于庶木[②]。根拔生程若，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于庶草。海闾生屈龙[③]，屈龙生容华[④]，容华生蔈[⑤]，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于萍藻。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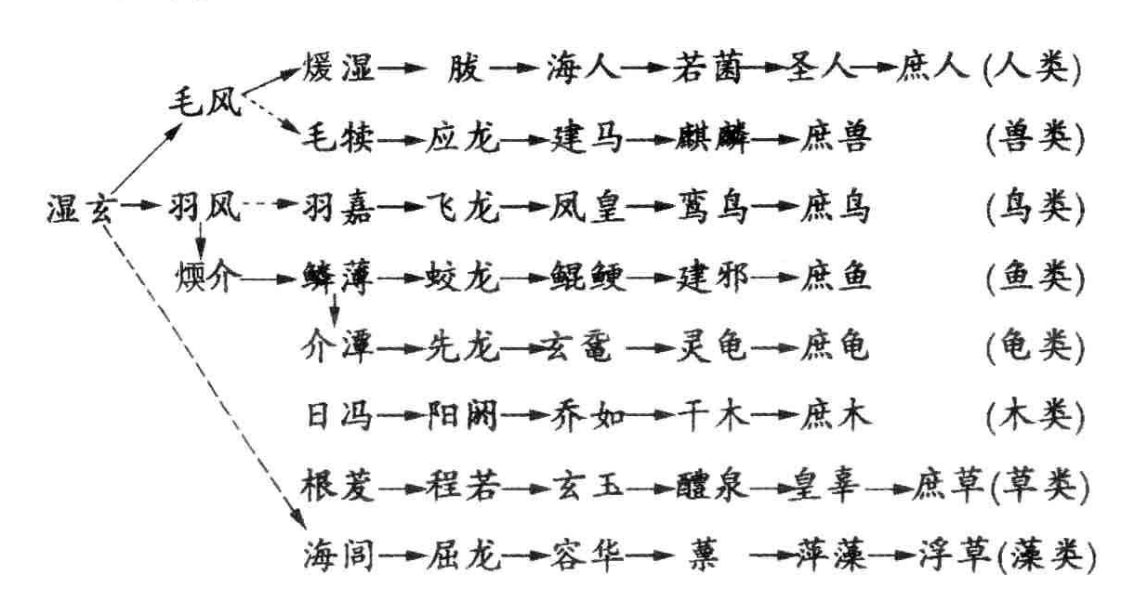
①日冯：木类祖先。

②根拔：根生之草的祖先。王念孙《读书杂志》认为"根拔"二字为衍文。拔，通"茇"，草根。

③海闾：藻类祖先。

④容华：即芙蓉草花。

⑤蔈（biāo）：水中无根的草。根据以上两则记载，可以制成如下图示。



（注：虚线部分未见记载，属推断。）

【译文】

日冯生出阳阏，阳阏生出乔如，乔如生出干木，干木生出庶木，凡是木类一直发展到庶木。根茇生出程若，程若生出玄玉，玄玉生出醴泉，醴泉生出皇辜，皇辜生出庶草，凡是草类一直发展到庶草。海闾生出屈龙，屈龙生出容华，容华生出蔈，蔈生出萍藻，萍藻生出浮草，凡是浮游植物无根的一直发展到浮草。

正土之气也①，御乎埃天②。埃天五百岁生缺，缺五百岁生黄埃，黄埃五百岁生黄澒③，黄澒五百岁生黄金④，黄金千岁生黄龙，黄龙入藏生黄泉。黄泉之埃，上为黄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黄海。

【注释】

①正土：及下文偏土、牡土，弱土、牝土，分别代表五方之土，即中央之土、东方之土、南方之土、西方之土、北方之土。也：下文皆无此字。疑衍。

②御：进，上升。埃天：中央之土所产生的气。"埃天"及下文清天、赤天、白天、玄天，是指五方之土所产生的气。

③"埃天"三句：王念孙《读书杂志》云："生黄埃，黄埃五百岁"八字为衍文。缺，及下文青曾、赤丹、白礜、玄砥，是秦汉炼丹家常用的五种矿物。缺，通"砄"。疑指雄黄。黄澒（hòng），及下文青澒、赤澒、白澒、玄澒，指的是不同颜色的"汞"。《说文》："澒，丹沙所化为水银也。"

④黄金："黄金"及下文青金、赤金、白金、玄金，指汞与金矿石化学反应，产生不同的颜色。

【译文】

中央正土之气,形成了埃天。埃天五百年后产生砄,砄五百年后转化成黄埃,黄埃五百年生成黄澒,黄澒五百年生成黄金,黄金千年生出黄龙,黄龙潜藏生出黄泉。黄泉的雾气,上升成为黄云,阴气、阳气相互迫近便成为雷,剧烈碰撞便成为电,上面的云气靠近下面的,流水就形成了,并汇合到黄海之中。

偏土之气,御乎清天①。清天八百岁生青曾②,青曾八百岁生青澒,青澒八百岁生青金,青金八百岁生青龙,青龙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为青云,阴阳相薄为(云)雷③,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

【注释】

①清天:王念孙《读书杂志》:"清天"当为"青天"。指东方之天。《太平御览》卷七十《地部》三十五引此正作"青天"。

②青曾:又叫曾青、空青、白青、石胆、胆礬,即天然硫酸铜。

③云:刘绩《补注》本无。当衍。

【译文】

东方偏土之气,形成了青天。青天八百年生出青曾,青曾八百年生出青澒,青澒八百年生出青金,青金八百年生出青龙,青龙潜藏便生出青泉。青泉的雾气,上升成为青云,阴气、阳气相互迫近便成为雷,激烈碰撞便成为电,上面的云气靠近下面的,流水就形成了,并汇合到青海之中。

牡土之气,御于赤天。赤天七百岁生赤丹,赤丹七百岁生赤丹①,赤丹七百岁生赤金,赤金千岁生赤龙,赤龙入藏生

赤泉。赤泉之埃，上为赤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

【注释】

①赤丹：即丹砂。

【译文】

南方牡土之气，形成了赤天。赤天七百年生出赤丹，赤丹七百年生出赤澒，赤澒七百年生赤金，赤金千年生赤龙，赤龙潜藏生出赤泉。赤泉的雾气，上升成为赤云，阴气、阳气相互迫近便成雷，剧烈碰撞便成为电，上面的云气靠近下面的，流水就形成了，并汇合到赤海之中。

弱土之气，御于白天。白天九百岁生白礜[①]，白礜九百岁生白澒，白澒九百岁生白金，白金千岁生白龙，白龙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为白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

【注释】

①白礜(yù)：一种有毒的矿物，也称毒砂，即硫砒铁矿。

【译文】

西方弱土之气，形成了白天。白天九百年生出白礜，白礜九百年生出白澒，白澒九百年生出白金，白金千年生出白龙，白龙潜藏生出白泉。白泉的雾气，向上成为白云，阴气、阳气相互迫近便成为雷，剧烈碰撞便成为电，上面的云气靠近下面的，流水就形成了，并汇合到白海之中。

牝土之气，御于玄天。玄天六百岁生玄砥，玄砥六百岁生玄砥[①]，玄砥六百岁生玄金，玄金千岁生玄龙，玄龙入藏生

玄泉。玄泉之埃，上为玄云，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

【注释】

①玄砥(dǐ)：一种黑色矿物。

【译文】

北方牝土之气，形成了玄天。玄天六百年生出玄砥，玄砥六百年生玄澒，玄澒六百年生玄金，玄金千年生玄龙，玄龙潜藏生出玄泉。玄泉的雾气，向上成为玄云，阴气、阳气相互迫近成为雷，剧烈碰撞便成为电，上面的云气靠近下面的，流水就形成了，并汇合到玄海之中。

第五卷　时则训

【题解】

人类是大自然的骄子，在自然规律的支配和制约下，生存、繁衍和发展。高诱题解中说："则，法也。四时、寒暑、十二月之常法也。"

本训记载了十二个月中节气、农事、政事、物候、星宿、音律、祭祀、官制等的不同变化，它是古代人民适应自然变化，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的基本准则，也是长期以来同大自然进行斗争的智慧结晶。它是天子治理天下的主要依据。文末提出"五位"、"六合"、"六度"之说，对天道规律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强调只有顺应自然规律，"听政施教"才能成功。其部分内容尚见于《吕氏春秋》之十二纪、《礼记·月令》、《逸周书·时训解》，其雏形当源于《大戴礼记·夏小正》及《管子·五行》。可见它的法规为历代统治者和劳动人民所重视。

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诂》：（此）"高注本也。"

孟春之月，招摇指寅[①]，昏参中[②]，旦尾中[③]。其位东方[④]，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其虫鳞[⑤]，其音角[⑥]，律中太蔟[⑦]，其数八[⑧]，其味酸[⑨]，其臭羶[⑩]，其祀户[⑪]，祭先脾[⑫]。东风解冻，蛰虫始振苏[⑬]。鱼上负冰，獭祭鱼[⑭]，候雁北[⑮]。

天子衣青衣，乘苍龙[⑯]，服苍玉[⑰]，建青旗，食麦与羊，服

八风水[18]，爨其燧火[19]。东宫御女青色衣[20]，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阳左个[21]，以出春令[22]。布德施惠[23]，行庆赏[24]，省徭赋。

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岁于东郊[25]。修除祠位[26]，币祷鬼神[27]，牺牲用牡[28]。禁伐木，毋覆巢杀胎夭[29]，毋麛毋卵[30]，毋聚众置城郭[31]，掩骼薶骴[32]。

【注释】

①招摇：星名，北斗杓端第七星。寅：十二地支第三位。

②昏：黄昏。参：西方白虎七宿之一。中：正中南天。

③尾：东方苍龙七宿之一。

④其位东方：指主宰东方之神太皞之位。

⑤鳞：指鳞虫。鱼龙之属。

⑥角：五音之一，属木。

⑦律：律管。中：应。太蔟（còu）：十二律之一。其管长八寸。配正月。

⑧其数八：高诱注：五行数五，木第三，故曰八也。

⑨酸：木味酸。

⑩臭（xiù）：气味。羶（shān）：五臭之一，羊的气味。

⑪其祀户：高诱注：蛰伏之类始动生，出由户，故祀户。按，户，五祀之一。

⑫祭先脾：高诱注：脾属土，陈设俎豆，脾在前。按，一说脾属木。

⑬蛰虫：冬眠的动物。振：振动。苏：苏醒。

⑭獭（tǎ）：水獭。祭鱼：高诱注：是月之时，獭祭鲤鱼于水边，四面陈之，谓之祭鱼。《汉书·郊祀志上》颜师古注：祭有杀死义。

⑮候雁：大雁。北：向北。

⑯苍龙：指八尺以上青色的马。

⑰服：佩带。

⑱服八风水：高诱注：取铜木（盘）中露水服之，八方风所吹。

⑲爨（cuàn）：烧火做饭。萁：豆秸。燧：古代取火的工具。即阳燧。

⑳东宫：指东向的宫室。御女：宫中侍女。

㉑青阳：即明堂。它是一种中方外圆，通达四出的建筑。向东出的叫青阳。左个，东向堂的北头室。个，隔。

㉒春令：宽和的命令。

㉓布：布施。

㉔庆：赏赐。

㉕率：使。三公：周代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西汉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九卿：秦汉时以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为九卿。迎岁：指迎春。东郊：郭外八里之地。

㉖祠位：神位。

㉗币：圭璧。祷：向鬼神求福。

㉘牺牲：古代用于祭祀的牲畜。牡：雄性。

㉙母：《道藏》本作"毋"。母，同"毋"。夭：通"麇"，麋的幼子叫麇。

㉚麛（mí）：幼鹿叫麛。

㉛聚众：聚合大众。

㉜骼（gé）：骨枯曰骼。薶（mái）：同"埋"，埋藏。胔（cī）：残骨。

【译文】

孟春正月，斗柄招摇指向寅位，黄昏时参星位于南天正中，黎明时尾星位于南天正中。木神太皞的神位在东方，它的天干是甲乙，美盛的德泽属于木。它的代表虫是鱼类，代表音是角，律管由太蔟与之相应。它的序数排列是八，它的主味是酸，气味是羶气，它祭祀的是"户"神，祭祀时把脾放在前面。这个月里东风吹来冰冻解开，冬眠的动物开始苏

醒活动。鱼儿向上靠着冰游弋,水獭开始捕杀鱼类,大雁随着季节向北飞去。

天子身穿青色衣裳,驾着青色骏马,佩带青色宝玉,树起绣有龙虎的青色旗帜,吃麦类和羊肉,饮用八方之风吹来的露水,用燧取火燃烧豆萁。东宫的侍女们身穿青色衣服,佩戴青色彩饰,弹奏起琴和瑟。这个月里使用的兵器是矛,畜养的动物是羊。天子月初在明堂东向堂北头室召见群臣,并发出春天宽和的政令。广布德泽、遍施恩惠,施行庆善赏赐,减省徭役和赋税。

立春的时候,天子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到东郊八里迎接春天的来临。修整清扫祭坛祭神牌位,用圭璧祈祷鬼神赐福,祭祀用的牺牲都用雄性。禁止砍伐正在生长的树木,不能捣毁鸟巢、不能捕杀怀胎的麋子,不要捕捉幼鹿和产卵的动物,不要聚集大众修筑城郭,要掩埋裸露在外的尸骨。

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①,草木早落,国乃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②,飘风暴雨总至③,黎莠蓬蒿并兴④;行冬令,则水潦为败⑤,雨霜大雹⑥,首稼不入⑦。

【注释】

①时:按时。

②大疫:指大规模的流行病。

③飘风:疾风。总:多次。

④黎:通"藜",一种野草。莠(yǒu):狗尾草。蓬:蓬草。蒿:野蒿。

⑤潦(lǎo):雨水大。

⑥"雨霜"句:《礼记·月令》、《吕览·孟春》并作"雪霜大挚"。挚(zhì),来到。

⑦首稼:即越冬作物。如麦类。《礼记·月令》、《吕览·孟春》作

"首种"。

【译文】

孟春时施行夏季的政令,那么风雨就不能按时到来,草木提早枯落,国家便出现恐慌;孟春时施行秋季的政令,那么百姓中会发生大的瘟疫,狂风暴雨会一起来临,藜莠蓬蒿等杂草繁茂生长;孟春时施行冬季的政令,那么雨水会造成灾害,寒霜、冰雹降落,越冬作物就会没有收成。

正月,官司空[1],其树杨。

【注释】

①司空:掌管土木工程的官。

【译文】

正月,官府要管好土地,它的代表树是杨树。

仲春之月,招摇指卯,昏弧中[1],旦建星中[2]。其位东方,其日甲乙,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3],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4],桃李始华,苍庚鸣[5],鹰化为鸠[6]。

天子衣青衣,乘苍龙,服苍玉,建青旗,食麦与羊,服八风水,爨其燧火[7]。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阳太庙[8]。命有司[9],省囹圄[10],去桎梏[11],毋笞掠[12],止狱讼[13],养幼小,存孤独[14],以通句萌[15]。择元日[16],令民社[17]。

是月也,日夜分[18],雷始发声,蛰虫咸动苏。先雷三日,

振铎以令于兆民曰[19]:“雷且发声[20],有不戒其容止者[21],生子不备,必有凶灾[22]。”令官市[23],同度量[24],钧衡石[25],角斗桶[26],端权概[27]。毋竭川泽[28],毋漉陂池[29],毋焚山林,毋作大事[30],以妨农功。祭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31]。

【注释】

①弧(hú):又叫弧矢,共九星,位于天狼星东南。因形似弓,故名。

②建星:在斗宿之上,今称人马座,建星属之。

③夹钟:十一律之一。配二月。

④雨水:降雨。又为二十四节气之一,在每年2月19日或20日。

⑤苍庚:即黄莺。

⑥鸠(jiū):即布谷鸟。“鹰”、“鸠”互化,较早见于《大戴礼记·夏小正》。这是古人的误解。

⑦其:《道藏》本作“萁”。

⑧太庙:东向堂中央室。

⑨有司:主狱之官。

⑩省:赦免,减免。囹圄(líng yǔ):监狱。

⑪桎梏(zhì gù):拘束犯人手脚的刑具。

⑫笞(chī)掠:鞭打。

⑬止:禁止。狱讼:诉讼之事。即打官司。

⑭存:抚养。孤独:无父曰孤,无子曰独。

⑮句萌:草木出土时,弯的叫句,直的叫萌。

⑯元日:最好的日子。即吉日。

⑰社:祭祀的土地神为社。

⑱日夜分:即春分。白天、黑夜时间大致平分。分,等。

⑲铎:古代铜制打击乐器。金口木舌为木铎,金舌为金铎。兆:极多。

⑳且：将要。

㉑容止：动静。指房事。

㉒"生子"二句：高诱注：以雷电合房室者，生子必有喑聋、通精（疑为眼疾）、痴狂之疾。所以说不加防备，"必有凶灾"。

㉓官市：官府掌管的市场。

㉔度：长度。量：重量。

㉕钧：通"均"，平均。衡：指秤。

㉖角：平。斗桶：北宋本原作"斗称"。《吕览·孟春》高诱注作"斗桶"。《礼记·月令》作"斗甬"。桶，古量器名。王念孙《读书杂志》云："称"皆当为"桶"。据正。

㉗端：校正。权：秤锤。概：刮平斗斛的器具。

㉘竭：使枯竭。

㉙漉（lù）：使干涸。陂（bēi）：池塘。

㉚大事：指征伐、修建、戍边等事。

㉛更：代替。皮：指鹿皮。币：指红黑色的丝帛。

【译文】

仲春二月，斗柄招摇指向卯位，黄昏时弧星位于南天正中，黎明时建星位于南天正中。太皞的神位在东方，它的天干是甲乙，它的代表虫是鳞虫，代表音是角，律管与夹钟相对应，它的序数是八，主味是酸，气味是膻，它祭祀的是户神，祭祀中把脾放在前面。这时开始降雨，桃树、李树开花，黄莺鸣叫，鹰化为布谷鸟。

天子身穿青色衣裳，乘坐青色骏马，佩带青色美玉，树起绣有龙虎的青色旗帜，吃麦类和羊肉，饮用八方之风吹来的露水，用燧取火燃烧豆萁。东宫的御女们身穿青色衣服，佩戴青色彩饰，弹奏起琴瑟。这个月使用的兵器是矛，畜养的动物是羊，天子在东向堂中央室朝见大臣。命令刑狱之官，赦免罪行较轻的罪犯，脱去束缚犯人的刑具，不准鞭打犯人，停止官司之争，抚育幼小，存恤孤独，并进而使仲春的阳气，通达

草木。选择最好的日子，让百姓祭祀土地之神。

在这个月里，白天、黑夜平分，雷开始发出轰鸣之声，冬眠的动物全部苏醒活动。在预计打雷之前三天，敲起大铃来告诫老百姓说："雷将要震鸣，如果有不戒备自己行止的人，生子必定要发生疾病等凶灾。"命令管理市场的官员，统一长度、容量单位，使秤和重量标准平正，均等容器斗、桶的标准，校正秤锤和刮平斗斛的器具。不要使川泽之水枯竭，不要用完池塘的水，不能毁坏山林，不要干征伐、戍边等大事，以致妨碍农业生产。祭祀时不要用处于生殖期的牲畜，换用圭璧，改用鹿皮、彩色丝帛来代替。

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①]。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残[②]。行夏令，则其国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③]。

【注释】

①征：征讨。

②残：残杀。

③螟：食心虫叫螟虫。

【译文】

仲春时节施行秋季的政令，那么国家会发生大的水灾，寒气经常来临，盗贼敌寇便来侵扰。仲春时节施行冬季的政令，那么阳气抵挡不住阴气，麦子便不能成熟，百姓无食而互相残杀。仲春时节施行夏季的政令，那么国家便会发生大的旱灾，暖气提早来到，虫螟为害农作物。

二月，官仓，其树杏。

【译文】

二月，官府要管好粮仓，它的代表树是杏树。

季春之月，招摇指辰，昏七星中[1]，旦牵牛中[2]。其位东方，其日甲乙，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姑洗[3]，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桐始华[4]，田鼠化为鴽[5]，虹始见，萍始生[6]。

天子衣青衣，乘苍龙，服苍玉，建青旗，食麦与羊，服八风水，爨萁燧火。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阳右个[7]。舟牧覆舟[8]，五覆五反[9]，乃言具于天子[10]。天子乌始乘舟[11]，荐鲔于寝庙[12]，乃为麦祈实。

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13]，句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14]。天子命有司，发囷仓[15]，助贫穷[16]，振乏绝[17]，开府库，出币帛，使诸侯，聘名士，礼贤者。命司空，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18]，修利堤防，导通沟渎[19]，达路除道，从国始[20]，至境止。田猎毕弋[21]，罝罘罗网[22]。馁毒之药[23]，毋出九门[24]。乃禁野虞[25]，毋伐桑柘[26]。鸣鸠奋其羽[27]，戴鵀降于桑[28]。具朴曲筥筐[29]，后妃斋戒[30]，东乡亲桑[31]，省妇使[32]，劝蚕事。命五库[33]，令百工，审金铁、皮革、筋角、箭干、脂胶、丹漆，无有不良。择下旬吉日，大合乐[34]，致欢欣[35]。乃合騾牛腾马游牝于牧[36]。令国傩[37]，九门磔攘[38]，以毕春气。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

【注释】

①七星：南方朱雀七宿之一。

②牵牛:北方玄武七宿之一。

③姑洗:十二律之一。配三月。

④桐:梧桐。

⑤田鼠:《吕览·季春》高诱注作“鼸(xiàn)鼠”。也叫香鼠,灰色短尾,能颊中藏食。鴽(rú):鹌鹑之类的小鸟。夏出秋藏,昼伏夜出。古人因两种动物颜色、特性相近,误以为是互变而来。

⑥萍:水藻类。

⑦青阳右个:东向堂南头室。

⑧舟牧:管理舟船的官员。

⑨覆:反复。

⑩具:完备。

⑪乌:高诱注:安也。按,《吕览·季春》作“焉”。《礼记·月令》无“乌”、“焉”字。

⑫荐:进献。鲔(wěi):一种鱼。今称鲟(xún)鱼。寝庙:古代宗庙中寝和庙的合称。庙是接神之处,其处尊,故在前。寝是衣冠所藏之处,对庙而卑,故在后。

⑬发泄:布散。

⑭内:通“纳”,收纳。

⑮囷(qūn):圆形的谷仓。

⑯贫:无财叫贫。穷:鳏寡孤独叫穷。

⑰振:救济。

⑱周:周遍。

⑲渎:河流。

⑳国:国都。

㉑毕:收藏网罗。弋:带绳的箭。

㉒罝(jū):捕兽的网。罘(fú):捕兔的网。

㉓餧(něi)毒:即喂兽的毒药。餧,喂。《吕览·季春》、《礼记·月

令》作“餧(wèi)”。

㉔九门:高诱注:天子城门十二,东方三门,王气所在,餧兽之毒药所不得出,尚生育。兼余九门得出,故特戒之。

㉕野虞(yú):官名。主管田野及山林。

㉖柘(zhè):柘树,一种常绿灌木。

㉗鸣鸠:即斑鸠。奋:鸟展翅。

㉘戴鵀(rén):即戴胜鸟。

㉙具:准备。朴:王念孙《读书杂志》认为当是“栚”字之误。“栚(zhèn)”为关中方言。指架蚕箔的木头。曲:蚕箔。用苇或竹编成的饲蚕用具。筥(jǔ):圆形的竹筐。

㉚后妃:王后和妃子。斋戒:古代在祭祀前整洁身心。

㉛乡:通“向”。亲桑:亲自采桑。

㉜妇使:妇人的职事。

㉝五库:指贮藏诸物之库。

㉞大合乐:大合六乐。

㉟致:得到。

㊱合:交合。即交配。累(léi)牛:公牛。腾马:公马。牝:母畜。

㊲傩(nuó):古代腊月驱逐疫鬼、祓除不祥的一种仪式。

㊳磔(zhé):古代分裂牲畜的肢体,以祭祀鬼神。攘(rǎng):攘除。

【译文】

季春三月,斗柄招摇指向辰位,黄昏时七星位于南天正中,黎明时牵牛星位于南天正中。太皞的神位在东方,它的天干是甲乙,它的代表虫是鳞虫,代表音是角,律管中姑洗与之相对应,它的序数是八,主味是酸,气味是羶的,它祭祀的是户神,祭祀时把脾放在前面。这时梧桐开始开花,田鼠转化为鴽之类,彩虹开始出现,水中萍藻开始生长。

天子身穿青色衣服,乘坐青色骏马,佩带青色美玉,树起绣有龙虎的青旗,吃麦制品和羊,饮八方之风吹来的露水,用燧取火燃烧豆萁。

东宫的御女们身穿青色衣服，佩戴青色彩饰，弹奏的是琴瑟。这个月使用的兵器是矛，代表畜是羊，天子在东向堂南头室朝见大臣。管理舟船的官员多次检查舟船质量，经过五次反复之后，才向天子说准备停当。天子在这时开始安全地乘船，向祖宗的寝庙进献鲟鱼，并为麦子祈求丰收。

这个月里，生命的气象旺盛，阳气布散开来，草木弯曲的全部长出，直立的全都向上生长，不能够把它们控制住。天子命令主管官员，打开粮仓，资助贫穷，赈救困乏之人，打开府库，拿出丝帛等财物，出使诸侯国，招聘有名德之人，礼遇贤德之士。命令主管水土之官，应时之雨即将来临，低处的水将向上泛滥，要顺次巡行国家都邑，普遍察看郊外平原，修筑堤坝，疏通沟渎，清除路障、使道路畅通，从国都开始，一直到达边境。捕猎完全停止，收藏起罗网和弓箭。毒杀野兽的食物，不准带出国都之门。禁止主管山林之官，去砍伐养蚕用的桑树、柘树。斑鸠展翅高飞，戴胜鸟降落到桑枝上。这时要准备养蚕用的蚕架、蚕箔和竹筐，王后、妃子斋戒之后，在向着东方的地方亲自采摘桑叶，并减少妇人的其他职事，勉励妇人勤劳蚕事。命令掌管五库的官员，指使各种工匠，审查金铁、皮革、筋角、箭干、脂胶、丹漆的质量，有没有不好的。选择三月下旬的一个好日子，大合众乐，使君臣人民得到欢乐。在牧场上使公牛、母牛与公马、母马进行交配。命令在国都举行驱逐疫鬼的仪式，在国都九门之内杀死牲畜，用来攘除未尽的春气。实行这个月的节令，喜雨每旬就会来临一次。

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①]，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登[②]；行秋令，则天多沉阴[③]，淫雨早降，兵革并起。

【注释】

①肃:萧疏。

②登:收成。

③沉阴:云层厚密。

【译文】

季春施行冬季的政令,那么寒气会时时发生,草木就会凋落,国家就会发生大的恐慌;季春施行夏季的节令,那么百姓就会产生众多的疾病,雨水不能按时降临,山陵的物产没有收成;季春施行秋季的政令,那么就会阴云密布,过量的雨水提前来到,战争就会兴起。

三月,官乡[①],其树李。

【注释】

①"三月"二句:高诱注:三月管理民众户口,故官乡。按,乡,即乡官。

【译文】

三月,官府管好户籍人口,它的代表树是李树。

孟夏之月,招摇指巳,昏翼中[①],旦婺女中[②]。其位南方[③],其日丙丁,盛德在火。其虫羽[④],其音徵[⑤],律中仲吕[⑥],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⑦],祭先肺。蝼蝈鸣[⑧],丘螾出[⑨],王瓜生[⑩],苦菜秀[⑪]。

天子衣赤衣,乘赤骝[⑫],服赤玉,建赤旗,食菽与鸡[⑬],服八风水,爨柘燧火。南宫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⑭]。其兵戟[⑮],其畜鸡,朝于明堂左个[⑯],以出夏令。

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岁于南郊[⑰]。还

乃赏赐，封诸侯，修礼乐[18]，飨左右[19]。命太尉[20]，赞杰俊[21]，选贤良，举孝悌，行爵出禄[22]。佐天长养，继修增高，无有隳坏[23]。毋兴土功，毋伐大树。令野虞，行田原，劝农事，驱兽畜，勿令害谷。天子以彘尝麦，先荐寝庙。聚畜百药，靡草死[24]，麦秋至[25]，决小罪，断薄刑。

【注释】

①翼：南方朱雀七宿之一。

②婺(wù)女：也叫须女。北方玄武七宿之一。

③"其位"句：指炎帝之神治南方。

④羽：鸟类动物，凤凰为首。

⑤徵(zhǐ)：五音之一。

⑥仲吕：十二律之一，配四月。

⑦灶：高诱注：祝融、吴回为高氏辛火正，死为火神，托祀于灶。是月火王，故祀灶。

⑧蝼蝈(lóu guō)：高诱注：蝼，蝼蛄。蝈，虾蟆。《礼记·月令》郑玄注作"蝼蝈，蛙也"。《吕览·孟夏》高诱注：蝼蝈，虾蟆也。

⑨螾：北宋本原作"蝈"。《道藏》本、《礼记·月令》并作"螾"。据正。

⑩王瓜：即土瓜。

⑪苦菜：菊科苦苣菜属和莴苣属的植物。

⑫赤骝(liú)：赤黑色骏马。

⑬菽：豆类。

⑭竽：一种似笙的乐器。笙：管乐器名。大者九簧，小者十三簧。

⑮戟：古代一种兵器。

⑯明堂：古代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

学，均在此举行。左个：南向堂东头室。

⑰迎岁：迎夏。南郊：七里之郊。

⑱修：修治，演奏。

⑲飨（xiǎng）：用酒食招待。

⑳太尉：秦、西汉时军队首脑。

㉑赞：选拔。

㉒爵：爵位。

㉓隳（huī）：毁坏。

㉔靡（mí）草：亭历之类。其枝叶细靡，故称靡草。

㉕麦秋至：蔡邕《月令章句》：百谷各以其初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孟夏为秋。

【译文】

孟夏四月，北斗斗柄招摇指向巳位，黄昏时翼星位于南天正中，黎明时婺女星位于南天正中。火神炎帝的神位在南方，它的天干是丙丁，盛德属火。它的代表虫是鸟类，代表音是徵，十二律中与之相应的是仲吕，它的序数排列是七，主味是苦，气味是焦气，它祭祀的是灶神，祭祀时把肺放在前面。这时青蛙开始鸣叫，蚯蚓从地下钻出来，土瓜生长，苦菜结实。

天子身穿红色衣服，乘坐红黑色骏马，佩带红色宝玉，树起红色旗帜，吃豆类和鸡，饮用八方之风吹来的露水，用燧取火燃烧柘木。南宫的御女们身穿红色衣服，佩戴红色彩饰，吹奏竽和笙。这个月使用的兵器是戟，畜养的家禽是鸡，天子在明堂南向堂东头室朝见群臣，并且颁布夏天的政令。

立夏那一天，天子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到南郊七里迎接夏天的来临。回朝以后，赏赐有功者，割土分封诸侯，行大礼、奏雅乐，宴飨群臣。命令太尉，选拔有才能的杰出人才，推举品行优良贤德之人，举用孝悌之士，授给爵位、赐予俸禄。帮助物类生长繁衍，继续使之增长，不要有所

损害。不要兴建土木工程，不要砍伐大的树木。命令管理山野之官，巡行田野，劝勉农民努力耕作，驱逐田里的野兽家畜，不让践踏庄稼。天子让猪先尝将成熟的麦子，然后首先进献给祖宗寝庙。采集各种成熟的药物，亭历开始枯死，春麦成熟，判决轻罪之人，施行轻的刑法。

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①]，五谷不滋，四邻入保[②]；行冬令，则草木早枯，后乃大水，败坏城郭；行春令，则螽蝗为败[③]，暴风来格[④]，秀草不实。

【注释】

①苦雨：久下成灾的雨。

②邻：《礼记·月令》、《吕览·孟夏》皆作"鄙"，边邑义。保：保守生命。

③螽(zhōng)蝗：《吕览·孟夏》作"虫蝗"，《礼记·月令》作"蝗虫"。

④格：来临。

【译文】

孟夏施行秋季的政令，那么就会频繁降雨，五谷不能生长，四方边鄙之人涌入城堡以求生；孟夏施行冬季的政令，那么草木就会提早枯死，而后便会发大水，城郭都会遭到破坏；孟夏施行春天的政令，那么就会蝗虫为害，暴风来临，草木不结果实。

四月，官田[①]，其树桃。

【注释】

①田：《礼记·月令》郑玄注：田谓田畯(jùn)，主农之官。

【译文】

四月,官府劝勉农事,它的代表树是桃树。

仲夏之月,招摇指午,昏亢中①,旦危中②。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虫羽,其音徵,律中蕤宾③,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小暑至④,螳螂生⑤,䴗始鸣⑥,反舌无声⑦。

天子衣赤衣,乘赤骝,服赤玉,载赤旗,食菽与鸡,服八风水,爨柘燧火。南宫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鸡,朝于明堂太庙⑧。命乐师⑨,修鞀鞞、琴瑟、管箫,调竽篪⑩,饰钟磬⑪,执干戚戈羽⑫。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⑬,用盛乐⑭。天子以雏尝黍⑮,羞以含桃⑯,先荐寝庙。禁民无刈蓝以染⑰,毋烧灰,毋暴布⑱,门闾无闭⑲,关市无索⑳。挺重囚㉑,益其食。存鳏寡,振死事㉒。游牝别其群,执腾驹㉓,班马政㉔。日长至㉕,阴阳争㉖,死生分㉗。君子斋戒,慎身无躁,节声色,薄滋味,百官静㉘,事无径㉙,以定晏阴之所成㉚。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㉛,木堇荣㉜。禁民无发火,可以居高明,远眺望,登丘陵,处台榭㉝。

【注释】

①亢:东方苍龙七宿之一。

②危:北方玄武七宿之一。

③蕤宾:十二律之一,配五月。

④小暑:小的暑热。亦为二十四节气之一,每年7月7日或8日。

⑤螳螂:又名天马。

⑥鴃(jué):鸟名,又叫伯劳。

⑦反舌:高诱注:反舌,百舌鸟。能辨变其舌,反易其声,以效百鸟之鸣,故谓百舌无声。

⑧明堂太庙:南向堂中央室。

⑨乐师:乐官之长。

⑩鞀:有柄的小鼓。鞞(pí):军鼓。一说骑鼓。篪(chí):古管乐器。

⑪磬:古代石制的敲击乐器。

⑫干:盾牌。戚:斧子。羽:舞蹈者指挥乐舞的道具。

⑬大雩(yú):大旱求雨的祭祀。帝:上帝。

⑭盛乐:指六代之乐。

⑮雏:北宋本原作"雉"。刘绩《补注》本正文改作"雏"。《礼记·月令》、《吕览·仲夏》亦作"雏"。据正。

⑯羞:进献。含桃:即樱桃。

⑰刈(yì):割。蓝:蓼蓝。可用来染制衣服。

⑱暴(pù):后作"曝",晒。

⑲门闾:城门、巷道。

⑳关:关塞。市:市场。索:指征税。

㉑挺:缓刑。

㉒振:救济。死事:为国死难之事。

㉓执:通"絷",羁系。驹:马五尺以下为驹。

㉔班:告诉。马政:掌马之官。

㉕日长至:即夏至。长,北宋本原作"短",刘绩《补注》本改作"长"。《吕览·仲夏》、《礼记·月令》并作"长"。据正。

㉖阴阳争:阴气始升,阳气压之,所以叫"争"。

㉗死生分:指有的草木生长,而荠、麦、亭历等枯死。分,分别。

㉘百官:指百事。

㉙径:急速。

㉚晏：平安。阴：微阴。一说晏阴即微阴。阴气将始，故曰微阴。

㉛半夏：药草名。生夏之半，故名。

㉜木堇(jǐn)：木名。落叶灌木，夏、秋开红、白或紫红花，朝开暮敛。堇，通“槿”。

㉝台榭：积土四方而高为台，台加屋为榭。

【译文】

仲夏五月，北斗斗柄指向午位，黄昏时亢星位于南天正中，黎明时危星位于南天正中。火神炎帝的神位在南方，它的天干是丙丁，它的代表虫是鸟类，代表音是徵，律管中与之相对应的是蕤宾，它的代表数是七，主味是苦的，气味是焦气，它祭祀的是灶神，祭祀中把肺放在前面。这时小的暑热到了，螳螂生出来了，伯劳鸟开始鸣叫，百舌鸟却哑然无声。

天子身穿红色衣服，驾赤黑色骏马，佩带红色美玉，树起红色的旗帜，吃豆类和鸡肉，饮八方之风吹来的露水，用燧取火燃烧柘木。南宫侍女们身穿红色衣服，佩戴红色彩饰，吹奏竽和笙。这个月使用的兵器是戟，畜养的动物是鸡，天子在明堂太庙朝见群臣。命令乐师修治好小鼓、军鼓、琴、瑟、管、箫，调整好竽、篪，装饰起大钟、石磬，手执盾牌、大斧、戈和用来指挥的羽饰。命令主管官员，为老百姓祈祷祭祀高山、大川和各个水源，旱天到来举行盛大雩祭向天求雨，使用极隆重的六代之乐。天子让小鸡品尝成熟的谷物，把新熟的樱桃，首先进献给祖先的寝庙。禁止老百姓采割蓝草来染制衣服，不要砍伐树木烧灰肥田，不能暴晒葛麻织成的布，不要关闭城门、巷道，不去关塞、市场征索税收。缓解重囚的刑罚，增加他们的饮食。抚恤鳏寡之人，救济死于国事之人的亲属。把怀孕的母马从马群中分开，将雄健的小马套上马络头，并且告诫管马的官员。这个月夏至白天长、夜里短，阴、阳二气交争，有的草木死去、有的生长。暑热到来君子要整洁身心，谨慎行止，不要急躁，节制音乐和美色，食用清淡食物，百事安静，行事不要急切，以便平安地促成微

阴之时事情的成功。鹿角开始脱落，蝉振翼鸣叫，半夏生长，木槿开花。禁止百姓燃火，可以居留在高爽而明亮之处，眺望远方，登上丘陵，处在高高的台榭之中。

仲夏行冬令，则雹、霰伤谷①，道路不通，暴兵来至；行春令，则五谷不熟，百螣时起②，其国乃饥；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蚤成③，民殃于疫。

【注释】

①霰(xiàn)：雨雪混杂。

②百螣(tè)：蝗类昆虫。

③蚤：通“早”，提早。

【译文】

仲夏季节施行冬季的政令，那么冰雹、雪粒会打坏谷物，道路不能够畅通，残暴的士兵来危害百姓；仲夏施行春天的政令，那么五谷就不能成熟，蝗类等各种昆虫便趁机兴起，国家将会发生大的饥荒；仲夏施行秋天的政令，那么草木就会凋落，果实提早成熟，百姓会面临疾病的威胁。

五月，官相①，[其]树榆②。

【注释】

①相(xiàng)：辅佐君王的大臣。

②[其]树榆：北宋本原作“树榆”。刘绩《补注》本作“其树榆”。据补。

【译文】

五月，官府重视辅佐之人，它的代表树是榆树。

季夏之月，招摇指未，昏心中[1]，旦奎中[2]。其位中央，其日戊己[3]，盛德在土。其虫蠃[4]，其音宫[5]，律中百钟[6]，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7]，祭先心。凉风始至，蟋蟀居奥[8]，鹰乃学习[9]，腐草化为蚈[10]。

天子衣苑黄[11]，乘黄骝，服黄玉，建黄旗，食稷与牛，服八风水，爨柘燧火。中宫御女黄色衣[12]，黄采。其兵剑，其畜牛，朝于中宫。乃命渔人伐蛟取鼍[13]，登龟取鼋[14]。令滂人[15]，入材苇。命四监大夫，合百县之秩刍[16]，以养牺牲，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庙社稷[17]，为民祈福。行惠令，吊死问疾[18]，存视长老[19]，行稃鬻[20]，厚席蓐[21]，以送万物归也。命妇官染采[22]，黼黻文章[23]，青黄白黑，莫不质良，以给宗庙之服[24]，必宣以明[25]。是月也，树木方盛，勿敢斩伐。不可以合诸侯，起土功，动众兴兵，必有天殃。土润溽暑[26]，大雨时行，利以杀草，粪田畴[27]，以肥土疆[28]。

【注释】

①心：东方苍龙七宿之一。

②奎：西方白虎七宿之一。

③“其位”二句：黄帝之神治理中央。戊己，代表土日。

④蠃：通“倮”，蠃虫，麟为之长。《礼记·月令》正作“其虫倮”。

⑤宫：五音之首。

⑥百钟：即林钟。十二律之一，配六月。

⑦中霤(liù):古代五祀之一。指室的中央,祭祀后土之神。又叫宅神。

⑧奥:指屋子西南角。这里指墙壁。《礼记·月令》作“壁”。

⑨习:鸟举翅试飞。

⑩腐草:即烂草。蚈(qiān):一说为萤火虫。《礼记·月令》作“萤”。高诱注作“马蚿”。即百足虫。这两种虫的成虫都是在腐草中生活的。

⑪菀黄: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云:《说文》:“黦,黑有文也。”此“菀黄”之“菀”,以同音假为“黦”。按,黦(yuè)黄,指黄黑色。

⑫中宫:即明堂中央之宫。

⑬渔人:渔官。《礼记·月令》作“渔师”。蛟:有鳞甲能发水的一种龙。鼍(tuó):鳄鱼的一种。俗称“猪婆龙”,皮可制鼓。

⑭登:升,送到。鼋(yuán):鳖。

⑮滂人:掌管池泽的官。《礼记·月令》作“泽人”。

⑯“命四监”二句:高诱注: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郡有四鄙。四监,监四郡大夫。按,合,北宋本原作“令”。《吕览·季夏》作“合”。据正。《礼记·月令》作“大合”。秩刍(chú):即按规定交纳牲口吃的草料。

⑰皇天:上天。

⑱吊:悼念死者。

⑲存:问候。

⑳稃(fū):指谷皮。字当作“粰(fú)”,指粥类食物。鬻(zhōu),即粥。

㉑席蓐(rù):席子,草垫子。供埋葬死人用。

㉒妇官:管理宫中作坊的女官。

㉓黼黻(fǔ fú):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文章: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

㉔给(jǐ):供给。

㉕宣：遍。明：鲜明。

㉖溽(rù)：湿热。

㉗粪：肥田。田畴(chóu)：田地。

㉘土疆：土地。疆，界畔。

【译文】

季夏六月，北斗斗柄指向未位，黄昏时心宿正当南天，黎明时奎星正当南天。黄帝之神统治中央，它的天干是戊己，美盛的德泽属土。它的代表虫是嬴虫，代表音是宫音，律管中和它相应的是百钟，它的代表数是五，主味是甘，气味是香气，它祭祀的是中霤神，祭祀时把心脏放在前面。这时凉风开始吹来，蟋蟀居留在墙壁下，雏鹰开始练习飞行，腐草化为马蚿。

天子身穿黄黑色衣，乘坐黄黑色骏马，佩带黄色宝玉，树起黄色旗帜，吃谷类和牛肉，饮用八方之风吹来的露水，用燧取火燃烧柘木。中宫侍女身穿黄色衣，佩戴黄色彩饰。这个月使用的兵器是剑，畜养的动物是牛，天子在中宫朝见大臣。于是命令掌管渔业之官杀死蛟龙、猎取鳄鱼，把龟壳送入宗庙、取鼋来食用。命令掌管池泽之官，送上芦苇等柴草。命令四监大夫，收集百县上交的蒿草，用来养活供祭祀用的牲畜，以便用它们祭祀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神灵、宗庙社稷，来为百姓祈祷幸福。施行宽缓的政令，悼念死者、慰问病者，探视长老，施舍饭食，礼葬死者，以便送万物回归。命令女官染制衣服，白黑、青赤等文饰两两搭配，青黄白黑色彩鲜明，没有不是质地优良的，用来供给祭祀宗庙的礼服，必须全备而鲜明。在这个月里，树木生长茂盛，不要去砍伐它。不能够会盟诸侯，如果兴办土木工程，劳动大众、兴起兵戈，必然遭到上天的惩罚。这个月土地潮湿温度高，常有雷阵暴雨，有利于砍草沤肥，将粪施于田间，以增加土地肥力。

季夏行春令，则谷实解落，多风咳[①]，民乃迁徙；行秋令，

则丘隰水潦[2],稼穑不熟,乃多女灾[3];行冬令,则风寒不时,鹰隼蚤挚[4],四鄙入保[5]。

【注释】

①多风咳:《吕览·季夏》、《礼记·月令》"多"前有"国"字。风咳,受风咳嗽。

②隰(xí):低洼之地。

③女灾:即生子不育。

④隼(sǔn):一种凶猛的鸟,也叫鹘(chú)。挚:通"鸷(zhì)",击杀小鸟。

⑤四鄙:四方边邑之地。

【译文】

季夏之时施行春季节令,那么五谷果实就会脱落,人民多会受风咳嗽,百姓便会迁移;季夏之时施行秋季的政令,那么高丘洼地都会发生水灾,庄稼不能成熟,还会出现女人生子不育的情况;季夏之时施行冬季的政令,那么风雨寒凉就不会按时到来,鹰隼等凶禽提早捕杀飞鸟,四方边邑发生灾荒,并逃入城邑以求保命。

六月,官少内[1],其树梓[2]。

【注释】

①少(shào)内:汉代主管宫中府藏的官员。

②梓:木名,木质轻,常用来制琴瑟。

【译文】

六月,官府要重在收藏粮食,它的代表树是梓。

孟秋之月，招摇指申，昏斗中[①]，旦毕中[②]。其位西方[③]，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其虫毛[④]，其音商，律中夷则[⑤]，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至，白露降[⑥]，寒蝉鸣[⑦]，鹰乃祭鸟[⑧]，用始行戮[⑨]。

天子衣白衣，乘白骆[⑩]，服白玉，建白旗，食麻与犬[⑪]，服八风水，爨柘燧火。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钟。其兵戈，其畜狗。朝于总章左个[⑫]，以出秋令。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罚之[⑬]，以助损气[⑭]。

立秋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⑮]。还，乃赏军率武人于朝[⑯]。命将率选卒厉兵[⑰]，简练桀俊[⑱]，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⑲]，顺彼四方[⑳]。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㉑]，禁奸塞邪，审决狱[㉒]，平词讼[㉓]。天地始肃[㉔]，不可以赢[㉕]。是月农始升谷[㉖]，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障塞，以备水潦，修城郭，缮宫室。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币、出大使。行是月令，凉风至三旬。

【注释】

①斗：北方玄武七宿之一。

②毕：西方白虎七宿之一。

③其位西方：高诱注：少皞之神治西方。

④毛：指兽类。虎为之长。

⑤夷则：十二律之一，配七月。

⑥白露：秋天的露水。也为二十四节气之一。每年9月7日或8日。

⑦寒蝉鸣：寒蝉（青蝉）得寒气鼓翼而鸣，以应节气。

⑧鹰乃祭鸟：高诱注：是月鹰搏鸷，杀鸟于大泽之中，四面陈之，世

谓之祭鸟。

⑨用始:《吕览·孟夏》作“始用”。戮:杀戮。

⑩骆(luò):白马黑毛曰骆。

⑪麻: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之《孟秋》按:麻为穈(méi)之省文。按,《说文》段玉裁注:“穈,黍之不粘者。”即穈(méi)子。

⑫总章:西向堂。左个:南头室。

⑬孝:孝敬父母。悌:弟顺兄长。戮(lù)暴:即残暴。傲悍:骄傲,凶悍。

⑭损气:阴气。

⑮西郊:郊外九里之地。

⑯军率:军将。率,通“帅”。武人:勇武立功名之人。

⑰厉:磨砺。

⑱简练:精心训练。简,选练。桀:通“杰”。

⑲诘(jié):查办。暴慢:残暴傲慢。

⑳顺:循。

㉑缮:修治。

㉒决:断。狱:案件。

㉓平:处理。

㉔肃:杀气。

㉕赢(yíng):昌盛,兴盛。

㉖升:进献。

【译文】

孟秋七月,斗柄招摇指向申位,黄昏时斗宿正中南天,黎明时毕星正中南天。少昊的神位在西方,它的天干是庚辛,美盛的德泽属金。它的代表虫是兽类,代表音是商,律管中与之相应是夷则,它的代表数是九,主味是辛,气味是腥气,它祭祀的是门神,祭祀时把肝放在前面。这时凉风吹来,白露降落,青蝉鼓翼而鸣,苍鹰开始捕杀飞禽,这时官府开

始杀戮罪人。

天子身穿白色衣服，乘坐白色骏马，佩带白色宝玉，树起白色旗帜，吃糜子和狗肉，饮用八方之风吹来的露水，用燧取火燃烧柘木。西宫侍女身穿白色衣服，佩戴白色彩饰，撞击白钟。这个月代表兵器是戈，畜养动物是狗。天子在西向堂南头室朝见群臣，而发布秋季的政令。查处不孝不悌残暴骄慢凶悍之徒，来助成阴气的到来。

立秋的那一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文武百官到西郊九里迎接秋天的到来。归来后，在朝廷上赏赐军将以及武勇立功之人。命令军将挑选士卒，磨砺兵器，精心训练具有杰出才能的人，专门任用作战有功人员，来征讨不义的国家，查办诛杀那些暴虐傲慢的人，从而顺应天下人的愿望。命令法律主管部门，修订法规，整治监狱，禁止奸人、堵塞邪路，判决案件，决裁官司。天地间开始充满肃杀之气，万物不再兴盛。这个月里农民开始进献谷物，天子要先加以品尝，首先奉献给祖先的宗庙。命令百官，开始收敛赋税，修筑堤坝，谨防障碍阻塞，防备水患到来，修葺城郭，整治宫室。在这个月里不要封侯、不立高官、不赐予黄金丝帛、不派出大使。实行这个月的节令，凉风三旬之中各来一次。

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①]，戎兵乃来[②]；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充实；行夏令，则冬多火灾，寒暑不节，民多疟疾。

【注释】

①介虫：有介壳之类的动物。《吕览·孟秋》高诱注指“龟属”。

②戎兵：军队。指敌军。

【译文】

孟秋季节施行冬季的政令，那么阴气会特别强盛，龟类等动物会败坏谷类，敌军便来侵扰；孟秋施行春季政令，那么国家便会发生大的旱

灾，阳气重新来临，五谷不会结实；孟秋施行夏季的政令，那么冬季就会经常发生火灾，寒气、暑气相扰，人民就会多发生疟疾之类疾病。

七月，官库[1]，其树楝。

【注释】

①库：指兵库。

【译文】

七月，官府重在整治兵库，它的代表树是楝树。

仲秋之月，招摇指西，昏牵牛中[1]，旦觜巂中[2]。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南吕[3]。其数九，其味辛[4]，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至，候雁来，玄鸟归[5]，群鸟翔。

天子衣白衣，乘白骆，服白玉，建白旗。食麻与犬，服八风水，爨柘燧火。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钟。其兵戈，其畜犬，朝于总章大庙[6]。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无或枉挠[7]。决狱不当，反受其殃。是月也，养长老，授几杖[8]，行稃鬻饮食[9]。乃命宰祝[10]，行牺牲，案刍豢[11]，视肥臞全粹[12]，察物色[13]，课比类[14]，量小大，视少长，莫不中度。天子乃傩[15]，以御秋气[16]。以犬尝麻，先荐寝庙。是月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17]，修囷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畜采[18]，多积聚，劝种宿麦[19]，若或失时，行罪无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蛰虫陪户[20]，杀气浸盛[21]，阳气日衰，水始涸[22]，日夜分[23]。壹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称[24]，理关市[25]，来商旅[26]，入货

财，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财物不匮[27]，上无乏用，百事乃遂[28]。

【注释】

①牵牛：北方玄武七宿之一。

②觜巂（zī xī）：西方白虎七宿之一。

③南吕：十二律之一，配八月。

④味：北宋本原作“朱”。《道藏》本作“味”。据正。

⑤玄鸟：即燕子。此时飞往南方。

⑥总章太庙：西向堂中央室。

⑦枉挠：枉谓违法曲断，挠谓有理不申。挠，通“桡”，曲木。

⑧几：矮小桌子。北宋本原作“凡”。《道藏》本作“几”。据正。杖：手杖。

⑨行：赐予。

⑩宰：《周礼・地官・充人》叫充人，掌养祭祀之牺牲。祝：太祝，官名。掌祭祀祈祷。

⑪案：察看。刍豢（chú huàn）：草养曰刍，谷养曰豢。

⑫臞（yào）：瘦，少肉。全：无亏缺。粹：毛色纯正。

⑬物色：毛色。

⑭课：考核。比类：比照旧例。

⑮傩（nuó）：驱除疫鬼。

⑯御：停止。

⑰穿：凿通。窦：藏物之地穴。

⑱趣：通“促”，督促。

⑲宿麦：越冬小麦。

⑳陪：通“附”，依附。《吕览・仲秋》作“俯户”。

㉑浸盛：逐渐强盛。

㉒涸:凝竭。

㉓日夜分:指秋分。《吕览·仲秋》高诱注:昼漏五十刻,夜漏五十刻,故曰"日夜分"。

㉔称:《吕览·仲秋》、《礼记·月令》作"甬"。已见"仲春之月"。

㉕理:开通。关市:关卡和市场。

㉖商旅:行商。

㉗匮:缺乏。

㉘遂:成功。

【译文】

仲秋八月,北斗斗柄招摇指向酉位,黄昏时牵牛星正中南天,黎明时觜嶲星正中南天。少昊的神位在西方,它的天干是庚辛,它的代表虫是毛虫,代表音是商,律管中与之相应的是南吕。它的序数排列是九,味道是辛,气味是腥气。它祭祀的是门神,祭祀时把肝放到前面。这时凉风吹来,大雁来临,燕子飞往南方,群鸟振翼飞翔。

天子身穿白色衣服,乘坐白色骏马,佩带白色美玉,树起白色旗帜。吃麋子与狗肉,饮用八方之风吹来的露水,用燧取火燃烧柘木。西宫侍女身穿白色衣,佩戴白色彩饰,撞击白钟。这个月使用的兵器是戈,畜养的家畜是犬,天子在西向堂中央室朝见群臣。命令主管司法部门,申述严明各种法纪,斩杀的人必须依法定罪,没有违法曲断或有理不伸的情况。处理案件不适当,相反却要受到追究。在这个月里,抚养年长的老人,授给他们扶几和手杖,赐予饭食。命令掌管牺牲祭祀的宰祝,巡视牺牲,按照饲养情况,察看肥瘦、有无亏缺,检查毛色,比照旧例,估量大小,察看口齿少长情况,没有什么不符合规定的。于是天子便举行驱逐疫鬼的仪式,以便使秋气停止。让狗品尝麋子,首先奉献给祖先宗庙。在这个月里,可以修筑城郭,建造都邑,凿成地窖贮藏食物,修建仓库。并且命令主管部门,督促百姓收集采摘,多多积聚,劝勉百姓种植越冬小麦,假如有人耽误时机,实行处罚,不容置疑。在这个月里,雷声

开始平息，蛰伏冬眠动物躲进户内，肃杀之气逐渐旺盛，阳气日渐衰退，水流开始干涸，秋分之时日夜平分。要统一长度和容量单位，平均秤和秤锤的标准，端正重量单位，均等容量规定，开通关卡和市场，使商旅自由往来，互通货物，以方便人民生活需要。四方之人云集而来，远方之人纷纷来到，财物便不会缺乏，天子不缺少用物，各种事情才能办成功。

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①]，国有大恐；行夏令，则其国乃旱，蛰虫不藏，五谷皆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注释】

①荣：草木的花。

【译文】

仲秋施行春天的政令，那么秋雨就不会降临，草木重新生长开花，国家便会出现大的恐慌；仲秋施行夏季的节令，那么国家便会发生旱灾，冬眠的动物不再躲藏，五谷又会死而复生；仲秋施行冬季的政令，那么风灾就会经常发生，雷声先行收起，草木提早死亡。

八月，官尉[①]，其树柘。

【注释】

①尉：掌管军事之官。

【译文】

八月，官府重在军事之官，它的代表树是柘树。

季秋之月，招摇指戌，昏虚中[①]，旦柳中[②]。其位西方，其

日庚辛，其虫毛，其音商，律中无射[3]。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候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4]，菊有黄华，豺乃祭兽戮禽[5]。

天子衣白衣，乘白骆，服白玉，建白旗，食麻与犬，服八风水，爨柘燧火。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钟，其兵戈，其畜犬，朝于总章右个[6]。命有司，申严号令，百官贵贱，无不务入[7]，以会天地之藏[8]，无有宣出[9]。乃命冢宰[10]，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11]，藏帝籍之收于神仓[12]。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13]，民力不堪[14]，其皆入室。"上丁[15]，入学习吹[16]。大飨帝[17]，尝牺牲[18]，合诸侯，制百县[19]，为来岁受朔日[20]，与诸侯所税于民[21]，轻重之法，贡岁之数[22]，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23]。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24]。命太仆及七驺[25]，咸驾戴荏[26]，授车以级[27]，皆正设于屏外[28]。司徒搢朴[29]，北向以赞之[30]。天子乃厉服广饰[31]，执弓操矢以猎，命主祠祭禽四方[32]。是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蛰虫咸俯。乃趋狱刑[33]，毋留有罪。收禄秩之不当[34]，供养之不宜者[35]。通路除道，从境始，至国而后已。是月天子乃以犬尝麻[36]，先荐寝庙。

【注释】

①虚：北方玄武七宿之一。

②柳：南方朱雀七宿之一。

③无射：十二律之一，配九月。

④宾雀：即麻雀。栖息在屋宇檐下，如宾客一样，故名。《吕览·季秋》作"宾爵"。《礼记·月令》郑玄注："鸿雁来宾"，"宾"字断于

上。知东汉已有分歧。蛤(gé):水中蚌类,叫蛤蜊。按,雀化为蛤,亦见于《大戴礼记·夏小正》、《逸周书·时训解》、《国语·晋语》等,这是古人的误解。

⑤豺:似狗而长尾,黄色。祭兽:高诱注:是月时,豺杀兽,四面陈之,世谓之祭兽。戮:杀。

⑥右个:北头室。

⑦入:收敛。

⑧会:合。

⑨宣:散失。

⑩冢(zhǒng)宰:周代官名。主治万事,辅佐太子。见于《周礼·天官·冢宰》。类似后代宰相。

⑪举:建立。要:簿书,账目。

⑫帝籍之收:高诱注:天子籍田千亩,故曰帝籍之收。按,籍,户籍。神仓:所藏财物以供上帝神祇祭祀之用,故谓之神仓。

⑬总:聚合。

⑭不堪:忍受不了。

⑮上丁:指上旬丁日。

⑯学:学宫。习:指习礼乐。吹:指学吹笙竽。

⑰飨(xiǎng):用酒食招待。指飨祭。

⑱尝:秋祭。

⑲制:规定。

⑳来岁:指明年。朔日:农历每月初一。秦以十月为岁首,故于秋季便要考虑明年之事。汉初因之。

㉑税:收税。

㉒贡岁:《吕览·季秋》、《礼记·月令》作"贡职"。即四方贡奉赋税。

㉓度:标准。

㉔五戎：指五种兵器，即刀、剑、矛、戟、矢。

㉕太仆：即田仆，掌管君主猎车的官。《礼记·月令》作“仆”。七驺(zōu)：《周礼·夏官·序官》为趣马，掌养马之官。天子之马六种，加总主之人，故为七。

㉖咸：一同。戴荏：《礼记·月令》作“载旌旐（zhào）”。《吕览·季秋》作“载旍(jīng)旐”。王念孙《读书杂志》认为“旌”、“荏”相似而误。按，旌，彩色旗帜。旐，画有龟蛇的旗帜。戴，通“载”，插。

㉗授车：给予猎车。级：等级。

㉘正：整齐。屏：本指帝王的门屏。这里指猎场。

㉙司徒：主管教导众人之官。搢：插。朴：通“扑”，马鞭。《礼记·月令》正作“扑”。

㉚赞：告诫。

㉛厉服：猛厉的服装。广饰：增佩饰物。

㉜主祠：掌祭祀的官员。

㉝趋：通“促”，催促。

㉞禄秩：俸禄官爵。不当：指无德受禄。

㉟不宜：指不孝之人。

㊱麻：《礼记·月令》、《吕览·季秋》作“稻”。当是。

【译文】

季秋九月，斗柄招摇指向戌位，黄昏时虚宿正中南天，黎明时柳宿正中南天。少昊的神位在西方，它的天干是庚辛，它的代表虫是兽类，代表音是商，律管中与之相应的是无射。它的代表数是九，主味是辛，气味是焦气。它祭祀的是门神，祭祀时把肝放在前。这时大雁从北方飞来，麻雀投入到水中变成蛤蜊，秋菊开出黄花，豺开始捕杀禽兽。

天子身穿白色衣服，乘坐白色骏马，佩带白玉，树起白色旗帜，吃麋子和狗肉，饮用八方之风吹来的露水，用燧取火燃烧柘木。西宫侍女们

身穿白色衣服，佩戴白色彩饰，撞击白钟。这个月使用的兵器是戈，畜养的动物是犬，天子在西向堂北头室朝见群臣。命令主管法律部门，申述严明法令，文武百官和不分贵贱之人，没有不是忙着秋收的，来集中天地所出产的财物，不能有所散失。于是便命令主持政务的冢宰，在农事全部完毕之时，把五谷收成全部记在账簿中，并把天子畿内田赋收入藏入神仓。在这个月里，寒霜开始下降，各种工匠可以休息。便命令主管部门说："寒冷之气一起就要来到，百姓忍受不了寒气侵袭，他们应该进入室内。"这个月的上旬丁日，开始进入学宫学习礼仪和音乐。隆重地祭祀五帝，用牺牲祭祀诸神，会盟诸侯，规定百县，准备明年诸事，以及诸侯向百姓取税，轻重多少之别，职贡大小之数，按照距离远近、土地质量收成情况作为标准。开始教民田猎习武，训练使用五种兵器。命令掌管君主猎车的田仆及趣马之官，一起驾车、插着旌旗，按照等级分配猎车，全部整齐地排列在猎场之内。官员司徒腰插马鞭，面向北来训告他们。天子穿着威厉的军服、佩带刀剑，手执弓矢前去打猎，命令主祭官员按四面方位排列禽兽祭神。在这个月里，草木枯黄败落，可以伐薪烧炭，冬眠动物已全部躲藏。督促主管刑狱的官员，不要留下有罪之人。没收那些无功无德而受禄，以及供养老人不讲孝道的人的俸禄。清除道路，从边境开始，一直到国都才结束。在这个月里天子让狗品尝新稻，而后首先奉献给祖先宗庙。

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窒[①]；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竟不宁，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解隋[②]，师旅并兴。

【注释】

①鼽窒(qiú zhì)：鼻塞不通。

②隋：通"堕"、"惰"，怠惰。《吕览·季秋》作"堕"，《礼记·月令》

作“惰”。

【译文】

季秋之月施行夏天的政令，那么他的国家便会发大水，冬季贮藏的食物会毁坏，百姓多会发生鼻窦不通的毛病；季秋施行冬季的政令，那么国家就会盗贼横行，边境不得安宁，国土会发生分裂；季冬施行春季政令，那么暖风就会吹来，百姓精神松懈怠惰，战争就会兴起。

九月，官候[1]，其树槐。

【注释】

①候：望。指负责守望、侦察的官员。高诱注：是月缮修守备，故曰官候。

【译文】

九月，官府重在侦察瞭望敌情，它的代表树是槐树。

孟冬之月，招摇指亥，昏危中[1]，旦七星中[2]。其位北方[3]，其日壬癸，盛德在水。其虫介[4]，其音羽[5]，律中应钟[6]。其数六，其味咸，其臭腐[7]，其祀井[8]，祭先肾。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9]，虹藏不见。

天子衣黑衣，乘玄骊[10]，服玄玉，建玄旗，食黍与彘，服八风水，爨松燧火。北宫御女黑色衣，黑采，击磬石。其兵铩[11]，其畜彘，朝于玄堂左个[12]，以出冬令。命有司，修群禁[13]，禁外徙，闭门闾[14]，大搜客[15]，断罚刑，杀当罪，阿上乱法者诛[16]。

立冬之日[17]，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岁于北郊。

还，乃赏死事[18]，存孤寡。是月命太祝祷祀神位[19]，占龟策[20]，审卦兆[21]，以察吉凶。于是天子始裘[22]。命百官，谨盖藏[23]；命司徒，行积聚，修城郭，警门闾，修楗闭[24]，慎管籥[25]，固封玺[26]，修边境，完要塞，绝蹊径[27]；饬丧纪[28]，审棺椁衣衾之薄厚[29]，营丘垅之小大高庳[30]，使贵贱卑尊，各有等级。是月也，工师效功[31]，陈祭器，案度呈[32]，坚致为上[33]。工事苦慢[34]，作为淫巧[35]，必行其罪。是月也，大饮蒸[36]，天子祈来年于天宗[37]，大祷祭于公社[38]，毕，飨先祖。劳农夫[39]，以休息之[40]。命将率讲武[41]，肄射御[42]，角力劲[43]。乃命水虞渔师[44]，收水泉池泽之赋，毋或侵牟[45]。

【注释】

①危：北方玄武七宿之一。

②七星：南方朱雀七宿之一。

③其位北方：高诱注：颛顼之神治北方也。

④介：甲壳类。龟为之长。

⑤羽：五音之一。

⑥应钟：十二律之一，配十月。

⑦腐：腐朽之气味。

⑧井：高诱注：井，或作"行"。行，门内地。按，《礼记·月令》、《吕览·孟冬》并作"行"。

⑨"雉（zhì）入大水"句：并见于《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国语·晋语》等。此说乃古代传闻。雉，野鸡。大水，指淮水。蜃（shèn），大蛤蜊。

⑩玄骊（lí）：黑色的马。

⑪铩（shā）：一种长刃矛。

⑫玄堂左个:北向堂西头室。

⑬群禁:多种禁忌。

⑭闾:里门。

⑮大搜客:指搜索各国往来之人,为保密和安全。《左传·昭公十八年》有“旧客”、“新客”之记载。

⑯阿上乱法:高诱注:阿意曲从,取容于上,以乱法度。

⑰立冬:二十四节气之一。在每年10月6日或7日。

⑱死事:为国而牺牲的人。

⑲太祝:掌管祭祀之事。《礼记·月令》作“太史”,《吕览·孟冬》作“太卜”。

⑳龟策:龟甲、蓍草,皆用以占卜吉凶。

㉑卦:占卜用的符号,即卦象。兆:烧灼龟甲而形成的裂纹。

㉒裘:皮衣。此指穿上皮衣。

㉓盖藏:指掩盖好贮藏的菜蔬果品粮食等冬用之物。

㉔楗:门上的木栓。《礼记·月令》作“键”。闭:穿门栓之孔。

㉕管:籥(yuè)。

㉖封玺:印封。

㉗绝:断绝。《礼记·月令》、《吕览·孟冬》作“塞”。蹊径:小路。

㉘饬(chì):治理,修整。丧纪:指二十五月所服丧的规定礼数。

㉙椁(guǒ):棺材外面的套棺。衾(qīn):被子。

㉚营:度量。丘:坟墓。垅:即“垄”,冢。高庳(bēi):按照规定,尊贵的人坟墓高大,卑贱的人坟墓低小。庳,低小。

㉛工师:掌管百工和官营手工业之官。效:献出。

㉜案:察看。呈:通“程”,法式。黄锡禧本作“程”。

㉝坚致:坚固细密。

㉞苦(gǔ):粗陋。慢:不牢固。

㉟淫巧:过分奇巧。

㊱蒸：冬祭。

㊲天宗：高诱注：凡属天上之神，日月星辰皆为天宗。

㊳祷：祈祷，祈求。公社：高诱注：公社，国社也，后土之祭。

㊴劳：慰劳。

㊵休息：使农夫休养生息。

㊶讲：训练。

㊷肄(yì)：北宋本原作"律"。刘绩《补注》本改作"肄"。《吕览·孟冬》亦作"肄"，高诱注：习也。据正。

㊸角力：比武。角，试。

㊹水虞：管理水泽之官。渔师：管理渔业之官。

㊺牟(móu)：多取。与"侵"义同。

【译文】

孟冬十月，北斗斗柄招摇指向亥位，黄昏时危星正中南天，黎明时七星正中南天。颛顼的神位处在北方，它的天干是壬癸，美好的德泽属水。它的代表虫是甲壳类，代表音是羽，律管中和应钟相对应。它的代表数是六，主味是咸，气味是腐木之气，它祭祀的是井神，祭祀时把肾放在前面。这时水开始结冰，地已经上冻，野鸡进入淮水中变成大蛤蜊，彩虹隐藏不再出现。

天子身穿黑色衣服，乘黑色骏马，佩带黑色美玉，树起黑色旗帜，吃黍与猪肉，饮用八方之风吹来的露水，用燧取火燃烧松木。北宫侍女身穿黑色衣服，佩戴黑色彩饰，打击磬石。这个月的代表兵器是铩，代表畜是彘，天子在北向堂西头室朝见群臣，并且发出冬季的政令。命令主管法律部门，修治各种禁令，禁止居民向外地迁徙，关闭城门和巷道，大力搜捕外来人员，决断该处罚之人，处决判死罪之人，拍马逢迎扰乱法度的也要被制裁。

立冬这一天，天子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在北郊六里迎接冬季的到来。返回后，赏赐为国捐躯的人的后代，抚恤孤寡之人。在这个月里

命令太祝向神灵祈祷祭祀，用龟甲、蓍草占卜，审查八卦和龟兆的迹象，以便考察吉凶之事。在这个月里天子开始穿上皮衣。命令百官，贮藏好过冬的食物；命令司徒，巡视积聚人力财力的情况，修筑城郭，警戒城门和闾巷，修理好开关城门的门栓，谨慎地管好钥匙，牢固地加好印封，整治边境，修缮险要关隘，堵塞蹊径小路；制订服丧的礼数规定，审核内、外棺及随葬衣物的厚薄等级，度量坟墓的大小高下尺寸，使贵贱、尊卑的人，各自符合等级规定。在这个月里，工师献出自己的产品，排列起各种祭器，察看式样规格，以坚固精细作为上等。如果工匠制出的产品粗劣易破，或者制作过分奇巧，必定追究他们的罪过。在这个月里，天子举行盛大的宴飨冬祭，向上天日月星辰祈求来年赐福，在后土的公社里举行大祭，结束以后，把牺牲奉献给先祖。使辛勤劳作的农夫，能够得以休息。命令将领习武，演习射术和抵御，并进行比武。命令管理水泽和渔业的官员，收纳河流湖泽的赋税，不准侵害民众的利益。

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①]，地气发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

【注释】

①密：坚密。

【译文】

孟冬时节施行春季的节令，那么便冰冻不坚，地下之气向上散发，人民多流亡他乡；孟冬时节施行夏季政令，那么就会多有暴风产生，正值冬天也不觉寒冷，冬眠动物又会钻出来活动；孟冬时节施行秋季政令，那么霜雪不会按时降临，小的战争不时出现，土地会被邻国侵夺。

十月,官司马[1],其树檀。

【注释】

①司马:掌管军政和军赋之官。

【译文】

十月,官府重在军事训练和军赋,它的代表树是檀树。

仲冬之月,招摇指子,昏壁中[1],旦轸中[2]。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虫介,其音羽,律中黄钟[3]。其数六,其味咸,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肾。冰益壮,地始坼[4],鸨鴠不鸣[5],虎始交[6]。

天子衣黑衣,乘铁骊[7],服玄玉,建玄旗,食黍与彘,服八风水,爨松燧火。北宫御女黑色衣,黑采,击磬石。其兵铩,其畜彘,朝于玄堂太庙[8]。命有司曰:土事无作[9],无发室居[10]。及起大众[11],是谓发天地之藏[12],诸蛰则死,民必疾疫,有随以丧[13]。急捕盗贼,诛淫泆诈伪之人[14],命曰畅月[15]。命奄尹[16],申宫令[17],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省妇事。乃命大酋[18],秫稻必齐[19],麴糵必时[20],湛饎必洁[21],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22],无有差忒[23]。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泽。

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牛马畜兽有放失者[24],取之不诘[25]。山林薮泽[26],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27],野虞教导之[28]。其有相侵夺,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29],阴阳争。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去声色,禁嗜欲,宁身体,安形性。是月也,荔挺出[30],芸始生[31],丘蚓结[32],麋角解。水泉

动，则伐树木，取竹箭，罢官之无事、器之无用者。涂阙庭门闾[33]，筑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闭。

【注释】

①壁：又叫东壁。北方玄武七宿之一。《吕览·仲秋》作“东壁”。《礼记·月令》作“东辟”。

②轸（zhěn）：南方朱雀七宿之一。

③黄钟：十二律之一，配十一月。

④坼（chè）：分裂，裂开。

⑤鴇鴠（hàn dàn）：似鸡，冬无毛，昼夜常鸣，名叫倒悬。即寒号鸟。

⑥交：交配。

⑦铁骊：即黑马。

⑧玄堂太庙：北向堂中央室。

⑨土事：指建筑工程。

⑩发：开掘。室居：即室中所藏越冬之物。《吕览·仲冬》作“盖藏”，指贮藏的食物。

⑪起：兴起。大众：指众多的人从事的军旅、工程之事。

⑫藏：闭藏。

⑬有：通“又”。

⑭淫泆（yì）：邪恶，放纵。

⑮畅（chàng）月：即不生之月。《吕览·仲冬》、《礼记·月令》作“畅”。

⑯奄尹：主管宫中内务之官。

⑰宫令：宫中各项禁令。

⑱大酋：主管酒的官员。

⑲秫（shú）：粘高粱。齐：齐备。

⑳麴糵（niè）：即酒母。酿酒中的发酵物。《吕览·仲冬》、《礼记·

月令》作“蘗”。蘗，通“蘖”。

㉑湛：通“渐”，浸渍。熺（xī）：通“饎”，蒸煮。《吕览·仲冬》作“饎”，《礼记·月令》作“炽”。

㉒火齐：即火候。齐，通“剂”。

㉓忒（tè）：变更。

㉔失：《礼记·月令》、《吕览·仲冬》作“佚”，散失。

㉕诘：责问。

㉖薮泽：无水叫薮，有水叫泽。

㉗疏食：草木类的果实。

㉘野虞：掌管山林薮泽之官。

㉙日短至：即冬至。《吕览·仲冬》高诱注：冬至之日，昼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水上刻五十五，故曰日短至。

㉚荔（lì）：马荔草，又叫马蔺（lìn）。挺：生出。

㉛芸：芸香，草本植物。

㉜结：屈结。

㉝阙：门阙。

【译文】

仲冬十一月，北斗斗柄招摇指向子位，黄昏时东壁处于南天正中，黎明时轸星处于南天正中。颛顼的神位在北方，它的天干是壬癸，它的代表虫是介虫，代表音是羽，律管中和它相应的是黄钟。它的代表数是六，主味是咸味，气味是朽木之气，它祭祀的是井神，祭祀时把肾放到前面。这时冰冻增厚，土地开始冻裂，山鸟不再鸣叫，老虎开始交配。

天子身穿黑色衣，乘坐黑色骏马，佩带黑色美玉，树起黑色旗帜，吃黍和猪肉，饮八方之风吹来的露水，用燧取火燃烧松木。北宫侍女身穿黑色衣服，佩戴是黑色彩饰，打击磬石。这个月的主要兵器是铩，代表畜是猪，天子在北向堂中央室使群臣朝见。命令主管部门说：不要兴建土木工程，不要发掘居室所藏越冬之物。如果发起众多的人参加军旅、

工程之事，这就是说开启了天地的闭藏，许多蛰伏的动物便要死去，百姓必定产生疾病，又随着会发生丧亡。命官府抓紧捕捉盗贼，杀死淫乱、放纵、招摇撞骗之人，所以称呼这个月叫作畅月。命令主管宫中事务之官，申严宫中禁令，审查城门巷道，小心守护天子居室，一定要重重关闭，免去与后妃交接之事。命令主管酿酒的官员，酿酒的原料秫稻必须齐备，酒母必须掌握好时间，浸渍蒸煮用具必须清洁，水质必须清冽，陶器必须精良，火候必须适当，不能有一点差错和变更。天子便命令主管官员，祭祀四海之内的大川、名泽。

在这个月里，农民有不去收藏采集的、让牛马等家畜有乱跑的，取来不加责难。山林湖泽，有能够采摘果实、捕猎禽兽的，主管山林之官可以指教他们。他们中间有相互侵夺的，处罚他们不加赦免。在这个月里，白天短，夜里长，阴气、阳气互相交锋，君子整洁身心，居处必须掩藏身形，以求得安静。抛开音乐、美色，禁止贪欲奢求，宁静自己的身体，安定自己的心性。在这个月里，马荔草生长，芸香发芽，蚯蚓屈结，四不像开始脱角。水泉开始流动，那么就可以砍伐树木，制取竹箭，裁减无事可做的官员、弃置没有用处的器具。修饰宫阙、庭院、城门、巷道，修筑监狱，用来助成天地的闭藏。

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氛雾冥冥①，雷乃发声；行秋令，则其时雨水②，瓜瓠不成③，国有大兵；行春令，则虫螟为败，水泉咸竭，民多疾疠④。

【注释】

①氛雾：即雾气。

②雨水：《礼记·月令》、《吕览·仲冬》作“雨汁”。即雨雪交杂而下。

③瓠(hù)：蔬菜类。与葫芦相似。

④疠(lì):恶疾。

【译文】

仲冬时节施行夏季的政令,那么国家就会发生大旱,雾气沉沉,雷声便会出现;仲冬时节施行秋季的政令,那么就会雨雪俱下,瓜果不能成熟,国家发生大的战争;仲冬时节施行春季政令,那么虫螟会为害谷物,水源枯竭,百姓多有恶疾发生。

十一月,官都尉[1],其树枣。

【注释】

①都尉:掌管军事之官。

【译文】

十一月,官府重在军事作战,它的代表树是枣树。

季冬之月,招摇指丑,昏娄中[1],旦氐中[2]。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大吕[3]。其数六,其味咸,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肾。雁北乡[4],鹊加巢[5],雉雊[6],鸡呼卵。

天子衣黑衣,乘铁骊,服玄玉,建玄旗,食麦与彘,服八风水,爨松燧火。北宫御女黑色衣,黑采,击磬石。其兵铩,其畜彘,朝于玄堂右个[7]。命有司大傩[8],旁磔[9],出土牛[10]。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射渔[11],先荐寝庙。令民出五种[12],令农计耦耕事[13],修耒耜[14],具田器。命乐师,大合吹而罢。乃命四监,收秩薪[15],以供寝庙及百祀之薪燎[16]。是月也,日穷于次[17],月穷于纪[18],星周于天[19],岁将更始。令静农民,无有所使。天子乃与公卿大夫饰国典[20],论时令,以待嗣岁之

宜[21]。乃命太史[22],次诸侯之列[23],赋之牺牲[24],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刍享[25]。乃命同姓之国[26],供寝庙之刍豢[27];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

【注释】

①娄:西方白虎七宿之一。

②氐:东方苍龙七宿之一。

③大吕:十二律之一,配十二月。

④乡(xiàng):通"向"。

⑤加:王念孙《读书杂志》:"加"读为"架",谓构架之也。

⑥雊(gòu):雄野鸡叫。

⑦右个:东头室。

⑧大傩(nuó):古代驱逐疫病的一种禳祭。在腊月前一天。

⑨旁磔(zhé):把杀死的犬羊陈列四方,以驱除疾疫。磔,分解肢体。

⑩土牛:土制的牛。古人于农历十二月出土牛,以送寒气。又于立春后造土牛,劝民耕种。

⑪射:射杀。

⑫五种:五种谷物,即黍、稷、菽、麦、稻。

⑬耦(ǒu):二人并肩耕种。

⑭耒耜(lěi sì):古代像犁的农具。木把叫"耒",犁头叫"耜 "。

⑮秩薪:规定的柴草。

⑯燎(liào):指燎祭。焚柴祭神。

⑰次:宿。十二次到牵牛星停止。

⑱纪:日、月相会。高诱注:纪,道,穷于故宿。

⑲星:指二十八宿。周:一周。

⑳饰:通"饬",修治。国典:国家法令制度。古代有六典。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

㉑嗣(sì)岁：即第二年。

㉒太史：周代太史掌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等。

㉓次：排列，次序。

㉔赋：贡赋。国有大小，位有高低，故按等次贡赋。

㉕皇天上帝：指五帝。刍：《礼记·月令》、《吕览·季冬》无“刍”字。疑衍。

㉖之：北宋本原作“女”。刘绩《补注》本作“之”。《吕览·季冬》、《礼记·月令》同。据正。

㉗刍豢：牛羊叫刍，犬豕叫豢。

【译文】

季冬十二月，北斗斗柄指向丑位，黄昏时娄星正中南天，黎明时氐星正中南天。颛顼的帝位在北方，它的天干是壬癸，它的代表虫是介甲类，代表音是羽，律管中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吕。它的代表数是六，主味是咸，气味是朽木之气，它祭祀的是井神，祭祀时把肾放到前面。这时大雁向北方飞去，喜鹊加厚巢窝，野鸡鸣叫求偶，家鸡鸣叫下蛋。

天子身穿黑色衣，乘坐黑色骏马，佩带黑色美玉，树起是黑色旗帜，吃麦类和猪肉，饮八方之风吹来的露水，用燧取火燃烧柘木。北宫侍女身穿黑色衣服，佩戴黑色彩饰，打击磬石。这个月的主要兵器是铩，代表畜是彘，天子在北向堂东头室朝见群臣。命令主管官员举行腊月驱逐疫鬼的仪式，四旁之门陈列杀死的犬羊以驱除疫疾，请出土牛劝民耕作。命令渔官开始捕鱼，天子亲自去进行射鱼活动，捕获之鱼首先进献给祖先宗庙。命令百姓取出五种谷物，指导农民从事耕作，修理好耒耜等农具，准备好种田器具。命令乐官，举行盛大的音乐活动并就此停止。并命令四监官员，收集柴薪，用来供给祖先宗庙以及各种祭祀的照明和燃料。在这个月里，太阳在十二次运行结束，月亮也在故道运行终结，经行二十八宿一个周期，第二年将要重新开始。命令农民安静下来，不让从事劳作之事。天子和公卿大夫一起修治国家法令制度，研讨

时令变化，以便制定来年适应的政令。并命令太史，排定诸侯国大小、尊卑的次序，把祭祀用的牺牲，按秩序加以贡奉，用来供给五帝和社稷之神享用。于是命令与天子同姓的诸侯国，供给祖先寝庙所需的牛羊、犬豕；卿、士、大夫和百姓，供给山林、名川祭祀用的祭品。

季冬行秋令，则白露蚤降，介虫为祆[①]，四鄙入保；行春令，则胎夭伤，国多固疾[②]，命之曰逆[③]；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时雪不降[④]，冰冻消释。

【注释】

①祆（yāo）：指地面上的反常变异现象。《礼记·月令》、《吕览·季冬》作"妖"。刘绩《补注》本作"祅"。

②固：《道藏》本作"痼"。指经久难治的病。

③逆：季冬大寒，却如春天温暖，气候大变，故称为"逆"。

④时雪：按时下降之雪。

【译文】

季冬时节施行秋季的政令，那么白露就会提早降落，甲介之虫出现反常现象，四方边鄙之民逃入城邑寻求保命；季冬时节施行春季政令，那么鸟兽胎儿将会死亡，国家多出现难以治愈的疾病，所以称这种气候叫作逆；季冬施行夏季的政令，那么水灾会危害国家，大雪不能按时降落，冰冻也会消融。

十二月，官狱[①]，其树栎[②]。

【注释】

①狱：主管刑狱之官。

②栎(lì):也叫柞(zuò)栎、麻栎,木质坚硬。

【译文】

十二月,官府重在审理刑狱,它的代表树是栎树。

五位[1]:东方之极[2],自碣石山过朝鲜[3],贯大人之国[4],东至日出之次[5],榑木之地[6],青土树木之野[7],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挺群禁[8],开闭阖[9],通穷窒[10],达障塞,行优游[11],弃怨恶,解役罪,免忧患,休罚刑,开关梁,宣出财[12],和外怨,抚四方,行柔惠,止刚强[13]。”

【注释】

①五位:东、南、中、西、北五方之定位。

②极:尽头。

③碣(jiē)石山:在今河北昌黎北。山南去渤海约四、五十里。朝鲜:汉武帝设乐浪郡,以古朝鲜为中心,相当于朝鲜平安南道、平安北道及黄海北道各一部分。

④贯:通。大人之国:《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

⑤次:临时驻扎和住宿。

⑥榑(fú)木:亦称扶桑。东方日出之地。

⑦青土:为东方国名、山名、泽名。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青土”当作“青丘”。

⑧挺:宽缓。

⑨阖(hé):门扇。

⑩穷:阻塞不通。窒(zhì):窒碍。

⑪优游:悠闲自得。

⑫出：杨树达《淮南子证闻》：《尚书大传》“出”作“库”。

⑬刚强：欺凌别人，不遵法度的人。

【译文】

五位是东、南、中、西、北五方定位：东方最远的地方，自碣石山经过朝鲜，通过大人之国，向东到达太阳驻扎的地方，太阳升起的榑桑之地，以及青丘树木之野，那是东方木德之帝太皞和木神句芒所管理的地方，有一万二千里。它发布的命令说：“放宽各项禁令，打开关闭的门扇，沟通堵塞之处，畅通关塞障碍，行动悠闲自得，抛弃怨恨和憎恶，解脱役夫和罪人，免除忧愁和祸患，停止处罚和刑法，开放关卡和桥梁，从仓库里拿出财物，缓和怨恨，安抚四方之民，实行宽缓的政策，制止欺凌他人的行为。”

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1]，贯颛顼之国[2]，南至委火、炎风之野[3]，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爵有德，赏有功，惠贤良，救饥渴，举力农，振贫穷，惠孤寡，忧罢疾[4]，出大禄，行大赏，起毁宗[5]，立无后，封建侯，立贤辅。”

【注释】

①北户：南方国名。北宋本原作“北户孙”。《尔雅·释地》、《吕览·为欲》作“北户”，《地形训》作“反户”，无“孙”字。当衍。

②颛顼之国：南方国名。

③委火、炎风之野：指南方极热之地。

④罢：通“疲”。

⑤毁：被毁灭。

【译文】

南方最远的地方，从北户国之外，通过颛顼之国，再向南到达委火炎风之野，是南方火德之帝炎帝和火神祝融所管理的地方，有一万二千

里。它发布的命令说："封爵有道德之人，赏赐有功劳之臣，对贤良之士施予恩惠，对饥渴之人给予救济，举荐致力于农事之人，赈救贫穷之人，对孤寡无依之人给予关怀，忧虑那些疲乏患病之人，实行高的俸禄，推行大的赏赐，使被毁灭的宗族得以兴起，确立没有后代的家族，封地立诸侯，选定贤德辅佐之人。"

中央之极，自昆仑东绝两恒山①，日月之所道，江、汉之所出，众民之野，五谷之所宜，龙门、河、济相贯②，以息壤堙洪水之州③，东至于碣石，黄帝、后土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平而不阿④，明而不苛⑤，包裹覆露⑥，无不囊怀⑦，溥氾无私⑧，正静以和，行稃鬻，养老衰，吊死问疾，以送万物之归。"

【注释】

①绝：经过。两恒山：在今河北曲阳西北与山西接壤处。梁履绳《庄本淮南子校语》云："此两恒山，盖指山南、山北而言。"

②龙门：在山西河津西北，黄河至此，两岸峭壁对峙，形似阙门，故名。

③堙(yīn)：填塞。

④阿：偏袒。

⑤苛：苛察。

⑥覆露：沾润，荫庇。

⑦囊：包裹。

⑧溥(pǔ)氾：广大，普遍。

【译文】

中央最远的地方，从昆仑向东经过恒山，这是太阳、月亮照射所经

过之路，它是长江、汉水流出的地方，是众多百姓栖息之地，是五谷最适宜生长的地方，是龙门山、黄河、济水相贯通之地，是大禹用息壤平息洪水而形成的九州，向东到达碣石山，是中央土德之帝和土神后土所管理的地方，有一万二千里。它发布的命令说："公正而不迎合，明察而不苛刻，包容、沾润万物，没有不含怀在自己心中，博大无私，平静温和，施舍饮食，抚养衰老之人，哀悼死者，慰问病患之人，而送万物回归本宅。"

西方之极，自昆仑绝流沙、沉羽①，西至三危之国，石城金室，饮气之民②，不死之野，少皓、蓐收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审用法，诛必辜，备盗贼，禁奸邪，饰群牧③，谨著聚④，修城郭，补决窦，塞蹊径，遏沟渎⑤，止流水，雍溪谷⑥，守门闾，陈兵甲，选百官，诛不法。"

【注释】

①流沙：指西部沙漠地区。沉羽：即弱水。

②饮气：食气，不食五谷。

③牧：牧民之官。

④著：通"贮"，贮藏。

⑤遏(è)：阻拦。

⑥雍：通"壅"，堵塞。

【译文】

西方极远之处，从昆仑山经过流沙、弱水，向西到达三危之国，那里有石城金室，吸食气体的百姓，是长生不老之地，是西方金帝少皞和金神蓐收所管理的地方，有一万二千里。它发布的命令说："审慎地使用法律，诛杀犯罪之人，防备盗贼发生，禁止奸邪之人，整治诸多管理民政的官员，谨慎贮藏积聚财物，修筑城郭，填补缺口漏洞，堵塞蹊径小道，

遏止沟渎水患，止息泛滥之水，控制住溪谷水流，守护城门里巷，陈列兵器装备，挑选官员，诛死不法之人。”

北方之极，自九泽穷夏晦之极[①]，北至令正之谷[②]，有冻寒积冰，雪雹霜霰、漂润群水之野，颛顼玄冥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申群禁，固闭藏，修障塞，缮关梁，禁外徙，断罚刑，杀当罪；闭关闾[③]，大搜客，止交游，禁夜乐，蚤闭晏开，以索奸人，已德[④]，执之必固；天节已几[⑤]，刑杀无赦，虽有盛尊之亲，断以法度；毋行水，毋发藏，毋释罪。”

【注释】

①九泽：北方之泽名。夏晦(huì)：即大暝之地。《吕览·求人》作"夏海"。

②令正之谷：按，疑作"令止"。《地形训》作"令疵"。《国语·齐语》作"令支"。在今河北滦县、迁安间。

③关：王念孙《读书杂志》："关"当为"门"。

④德：通"得"。

⑤天节：一年的节令。几：终。

【译文】

北方极远的地方，从九泽到大暝之地，向北到达令正之国，是严寒冰封，雪霜冰雹聚集，流淌滋润诸水之地，是北方水德之帝颛顼和水神玄冥所管理的地方，有一万二千里。它发布的命令说："申严各项禁令，加固闭藏财物，修筑障阻险塞，整治关卡桥梁，禁止向外迁徙，判决受刑罚之人，处决判死罪之人；封闭城门里巷，大肆搜捕奸人，停止交游往来，禁止夜间行乐，早闭晚开城门，用来搜索坏人，坏人一经抓获，必须牢牢拘管；一年的节令已尽，判刑杀戮不加赦免，即使有极为尊宠的亲

缘关系，也必须按照法律来判决；不要使水流动，不要发掘贮藏之物，不要释放有罪之人。”

六合[1]：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

【注释】

①六合：指一年十二个月中，季节相对应的变化。合，相对应。

【译文】

六合是十二个月季节相应变化：孟春和孟秋是相对应的，仲春和仲秋是相合的，季春和季秋是相对应的，孟夏和孟冬是相对应的，仲夏和仲冬是相对应的，季夏与季冬是相对应的。

孟春始赢[1]，孟秋始缩[2]；仲春始出[3]，仲秋始内[4]；季春大出，季秋大内；孟夏始缓[5]，孟冬始急[6]；仲夏至修[7]，仲冬至短[8]；季夏德毕[9]，季冬刑毕[10]。

故正月失政，七月凉风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冻；五月失政，十一月蛰虫冬出其乡；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脱[11]；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12]；八月失政，二月雷不发[13]；九月失政，三月春风不济[14]；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实；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谷疾狂[15]。

春行夏令，泄[16]；行秋令，水；行冬令，肃。夏行春令，风；行秋令，芜[17]；行冬令，格[18]。秋行夏令，华；行春令，荣；行冬令，耗[19]。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雾。

【注释】

①赢(yíng)：增长。

②缩：减缩。

③出：指二月播种。

④内：指八月收敛。

⑤缓：指四月阳气舒缓。

⑥急：指十月寒气肃杀。

⑦至修：指夏至时白天最长，夜里最短。

⑧至短：指冬至时白天最短，夜里最长。

⑨德毕：指阳气施予德泽结束。

⑩刑毕：指季冬的肃杀之气结束。

⑪不脱：指不凋落。

⑫不解：指不能解冻。

⑬不发：指不能发声。

⑭济：止。

⑮疾狂：指"不华而实"。

⑯泄：发泄，泄散。

⑰芜：荒芜。

⑱格：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格"，读为"落"，谓夏行冬令，则草木零落。

⑲耗(hào)：零落。

【译文】

孟春时万物开始蓬勃生长，孟秋时万物开始凋落枯亡；仲春是播种季节，仲秋是收获季节；季春是春耕大忙季节，季秋是全面收获之时；孟夏太阳热照开始减弱，孟冬时节充满肃杀之气；仲夏时节白天日照逐渐增多，仲冬时节日照逐渐减少；季夏之时阳气施予万物已经结束，季冬时肃杀之气也将要收敛。

所以正月政令失当，七月凉风不会来到；二月政令失当，八月雷声仍然轰鸣；三月政令失当，九月份天不下霜；四月份政令失当，十月份水泉不冻；五月份政令失当，十一月份冬眠动物在所伏之地出现；六月份政令失当，十二月份草木不凋落；七月份政令失当，正月大寒时节东风不能解冻；八月份政令失当，二月份雷不能发声；九月份政令失当，三月里春风不能停止；十月份政令失当，四月份草木不结实；十月份政令失当，五月份下起冰雹、寒霜；十二月份政令失当，六月份五谷不开花而结实。

春季施行夏季节令，春气布散发泄；施行秋季节令，会发生水患；施行冬季节令，天地之间充满肃杀之气。夏季施行春季节令，会刮大风；施行秋季节令，田野荒芜；施行冬季节令，草木零落。秋季施行夏季节令，万物茂盛；施行春季节令，万物重新开花；施行冬季节令，万物凋落。冬季施行春季节令，冬气泄散；施行夏季节令，发生旱灾；施行秋季节令，发生大雾。

制度[①]：阴阳大制有六度[②]。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

【注释】

①制度：法令礼俗等的总称。

②阴阳：古人把阴阳变化作为解释万物变化的根据。大制：大的法规。六度：即规、矩、权、衡、准、绳。

【译文】

法规制度：根据阴阳变化大的常规有六个方面：天道的变化作为直线，地道的变化作为平线，春天作为圆规，夏天作为秤，秋天作为矩，冬天作为秤锤。

绳者，所以绳万物也；准者，所以准万物也；规者，所以员万物也；衡者，所以平万物也；矩者，所以方万物也；权者，所以权万物也。

【译文】

绳墨，是用来使万物正直的；水准，是用来使万物平正的；圆规，是用来使万物圆备的；秤杆，是用来使万物平衡的；矩尺，是用来使万物方正的；秤锤，是用来衡量万物的。

绳之为度也，直而不争①，修而不穷；久而不弊②，远而不忘；与天合德，与神合明；所欲则得，所恶则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③；厥德孔密④，广大以容，是故上帝以为物宗⑤。

【注释】

①争：通“狰（zhēng）”，弯曲。

②弊：破败。

③移匡：移动枉曲。匡，枉。

④厥：其，它的。孔：很，甚。密：平静。

⑤宗：根本。

【译文】

绳墨作为法度，平直而不弯曲，修长而无尽头；长久而不破败，遥远而不被遗忘；和大自然的德泽相融合，和神灵的明察相一致；它所想的就能够达到，它所厌恶的就会灭亡；从古到今，不能够转移枉曲；它的德泽是很平静的，包容广大而能容纳万物，因此天帝把它们作为使万物正直的根本。

准之为度也，平而不险，均而不阿；广大以容，宽裕以和；柔而不刚，锐而不挫①；流而不滞②，易而不秽③；发通而

有纪[4]，周密而不泄[5]；准平而不失，万物皆平；民无险谋，怨恶不生，是故上帝以为物平。

【注释】

①锐：尖利。

②流：流行。滞：停止。

③秽：通“刿（guì）”，伤。

④发通：散发，贯通。纪：法度，准则。

⑤泄：布散。

【译文】

水准作为法则，平正而不起伏，均等而无偏袒；包括广大而含怀万物，宽宏而平和；柔顺而不刚强，尖利而不会折断；畅流而不会停滞，简易而不会损伤；发散贯通而有条理，周详细密而不泄散；准器平正而不失误，万物都处于平和状态；百姓没有险恶的阴谋，怨恨、憎恶也不会发生，因此上帝把它作为平正万物的准则。

规之为度也，转而不复[1]，员而不垸[2]；优而不纵[3]，广大以宽；感动有理，发通有纪；优优简简[4]，百怨不起；规度不失，生气乃理[5]。

【注释】

①复：遏止。

②垸：通“旋”，转动。

③优：优游。

④优优简简：宽舒的样子。

⑤生气：生长发育之气，也指活力、生命力。理：通达。

【译文】

圆规作为法度，旋转而不能阻止，浑圆却不可以转动；优游而不放纵，包容广大而宽容；感奋而有条理，发散贯通而有准则；宽松舒缓，各种怨恨不会产生；规的法度不失去，万物生气才能通达。

衡之为度也，缓而不后，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吊而不责[①]；当平民禄[②]，以继不足；敦敦阳阳[③]，唯德是行；养长化育，万物蕃昌；以成五谷，以实封疆[④]；其政不失，天地乃明。

【注释】

①吊：恤问。责：责难。

②禄：指收入。

③敦(bó)敦阳阳：万物旺盛的样子。

④实：充满。封疆：聚土为界。这里指国家。

【译文】

秤杆作为准则，缓慢而不落后，平静而不怨恨；施予而不求恩德，恤问而不加责难；恰当平衡百姓收入，用来接济不足之人；万物旺盛丰茂，而只施行德泽；生长养育万物，使之繁衍昌盛；使五谷成熟，使国家粮食丰足；它的政令不失去，天地之理才能显明。

矩之为度也，肃而不悖[①]，刚而不愦[②]；取而无怨，内而无害；威厉而不慑，令行而不废；杀伐既得，仇敌乃克；矩正不失，百诛乃服[③]。

【注释】

①悖(bèi)：背离。

②愦：通“刿（guì）”，割伤。

③百诛：指许多应该讨伐的国家。

【译文】

矩尺作为法度，庄重而不会有谬误，刚强而不致割伤；向它索取而没有怨言，接纳它而没有危害；威严而不使人害怕，政令推行而不会被废止；杀戮征伐能获得成功，仇敌能被消灭；矩尺方正而不失去，许多应该诛杀的国家才能归附。

权之为度也，急而不赢，杀而不割；充满以实，周密而不泄；败物而弗取，罪杀而不赦；诚信以必，坚悫以固[1]；粪除苛慝[2]，不可以曲。故冬正将行，必弱以强，必柔以刚。权正而不失，万物乃藏。

【注释】

①坚悫（què）：坚定，诚实。悫，谨敬。

②粪除：扫除。苛慝（tè）：暴虐，邪恶。慝，恶。

【译文】

秤锤作为法度，急切而不增多，杀死而不割取；充满而丰实，周密而不泄散；使万物失败而不索取，判罪杀戮而不赦免；诚实信用而一致，坚定实在而稳固；扫除暴虐邪恶，不能被外物所屈服。所以冬季政令得以施行，必然由弱小变成强大，由柔弱而成为刚强。权公正而不失去，万物才能够保藏。

明堂之制[1]，静而法准，动而法绳。春治以规，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是故燥湿寒暑以节至，甘雨膏露以时降[2]。

【注释】

①明堂之制：古代天子听政施教皆在明堂，随四时而别，故曰明堂之制。

②膏露：即甘露。

【译文】

明堂的制度，平静时以准为法度，行动时以绳为准则。春天用规来治理，秋季用矩来治理，冬季以权来治理，夏季以衡来治理。因此干燥、湿润、严寒、酷暑按照节令而到来，及时雨和肥美的露水按照时节而降落。

十二月令简表

十二月	斗柄	十二支	二十八宿	五神	五行	五方	天干	五虫	五章	十二律	五数	五味	五臭	五祀	五脏	物候	五色	五乐	五谷	五畜	四迎	五朝	五兵	十二官	十二树	主要节气	农事	政事
孟秋		寅	参、尾	太皞	木	东	甲乙	鳞	角	大蔟	八	酸	羶	户	脾	候雁北	青	琴瑟	麦	羊	东郊	青阳左个	矛	司空	杨	立春	禁伐木	省徭役
仲秋	招	卯	弧、建星	太皞	木	东	甲乙	鳞	角	夹钟	八	酸	羶	户	脾	桃李华	青	琴瑟	麦	羊		太庙	矛	仓	杏	春分	蓄水	同度量
季秋		辰	七星、牵牛	太皞	木	东	甲乙	鳞	角	姑洗	八	酸	羶	户	脾	虹始见	青	琴瑟	麦	羊		右个	矛	乡	李		修堤防	开府库
孟冬	摇	巳	翼、婺女	炎帝	火	南	丙丁	羽	徵	仲吕	七	苦	焦	灶	肺	蝼蝈鸣	赤	竽笙	菽	鸡	南郊	明堂左个	戟	田	桃	立夏	劝农事	选贤良
仲冬		午	亢、危	炎帝	火	南	丙丁	羽	徵	蕤宾	七	苦	焦	灶	肺	螳螂生	赤	竽笙	菽	鸡		太庙	戟	相	榆	夏至	执腾驹	关市无索
季冬		未	心、奎	黄帝	土	中	戊己	嬴	宫	林钟	五	甘	香	中霤	心	蟋蟀居奥	黄		稷	牛		中宫	剑	少内	梓		杀草粪田	毋兴兵

孟秋		申	斗、毕	少昊	金	西	庚辛	毛	商	夷则	九	辛	腥	门	肝	寒蝉鸣	白	钟	糜	狗	西郊	总章左个	戈	库	楝	立秋	农升谷	练兵
仲秋		酉	牵牛、紫嶲	少昊	金	西	庚辛	毛	商	南吕	九	辛	腥	门	肝	候雁来	白	钟	糜	狗		太庙	戈	尉	柘	秋分	种宿麦	同度量
季秋	招	戌	虚、柳	少昊	金	西	庚辛	毛	商	无射	九	辛	腥	门	肝	菊有黄华	白	钟	糜	狗		右个	戈	候	槐		伐薪	习武戎
孟冬	摇	亥	危、七星	颛顼	水	北	壬癸	介	羽	应钟	应	咸	腐	井	肾	水始冰	黑	磬	黍	彘	北郊	玄堂左个	铩	司马	檀	立冬	农夫休息	杀当罪
仲冬		子	壁、轸	颛顼	水	北	壬癸	介	羽	黄钟	六	咸	腐	井	贤	冰益壮	黑	磬	黍	彘		太庙	铩	都尉	枣	冬至	取疏食	造酒
季冬		丑	娄、氐	颛顼	水	北	壬癸	介	羽	大吕	六	咸	腐	井	贤	雁北向	黑	磬	黍	彘		右个	铩	狱	栎		始渔	饰国典

第六卷　览冥训

【题解】

“览冥”的含义，就是“览观幽冥变化之端”。它所探究的是自然界和人类以及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

“物类之相应”，“同气之应，阴阳之合”，揭示了万物之间互相影响而又相互制约的一些关系。如阳燧取火、磁石引铁、葵之向日等，有的至今也不得其解。

自然规律对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夫道者，无私就也，无私去也”。“顺之则利，逆之则凶”。黄帝、女娲功烈被后世，而不居功。“以从天地之固然”。夏桀暴政和七国纷争，背离天道，而导致失败。

自然界和人类的关系确实是千丝万缕的。对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便用“至精感天，通达无极”来诠释，如“庶女叫天”，“抝戈反日”等，当然是不科学的。

只有“行自然无为之道”，即按自然规律办事，“使万物各复归其根”，“全性保真”，“至虚无纯一”，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安定和发展。

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诂》：(此)“高注本也”。

昔者师旷奏《白雪》之音[①]，而神物为之下降[②]，风雨暴至，平公癃病[③]，晋国赤地[④]；庶女叫天，雷电下击，景公台

陨[5]，支体伤折，海水大出。夫瞽师、庶女[6]，位贱尚葈[7]，权轻飞羽，然而专精厉意[8]，委务积神[9]，上通九天，激厉至精[10]。由此观之，上天之诛也[11]，虽在圹虚幽间[12]，辽远隐匿[13]，重袭石室[14]，界障险阻[15]，其无所逃之亦明矣。

【注释】

①师旷：春秋后期晋国著名宫廷乐师。《白雪》：古代琴曲名。高诱注：太乙五十弦，琴瑟乐名。

②神物：神化之物。如玄鹤之类。

③平公：名彪，春秋晋君，在位26年。癃（lóng）病：一种手脚麻痹的病。癃，刘绩《补注》本作"癃"。

④赤地：指严重的虫、旱灾害，寸草不生。以上记载本于《韩非子·十过》，亦见于《史记·乐书》、《论衡·纪妖》等。

⑤"庶女"三句：高诱注：齐之寡妇，无子，不嫁，事姑谨敬。姑无男有女，女利母财，令母嫁妇，妇终不肯。女杀母以诬寡妇。妇不能自明冤结，叫天，天为作雷电，下击景公之台。景公：指齐景公。春秋齐君，在位58年。陨：损坏。

⑥瞽（gǔ）师：古代以瞽者为乐师。瞽，瞎眼。

⑦位贱尚葈（xǐ）：高诱注：尚，主也。葈者，葈耳，菜名也。幽冀谓之檀菜，雒下谓之胡葈。主是官者，至微贱也。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认为：尚枲，盖即《周官》"典枲下士二人"者。言典枲本贱官，瞽师、庶女则又贱于典枲。枲谓麻枲，非谓枲耳也。按，依王说，即主管麻枲的小官。

⑧专精：集中精力，专心一致。厉意：磨砺意念。

⑨委务：舍弃外求。积神：积聚精神。

⑩激厉：激发勉励。厉，通"励"。至精：最高的精诚。

⑪诛：惩罚。

⑫圹(kuàng)虚：指墓穴。

⑬辽远：遥远。

⑭袭：重叠。

⑮界：障塞。

【译文】

从前晋国乐师师旷奏起了《白雪》之音，天上的玄鹤因此而降落，狂风暴雨突然来临，晋平公得了全身麻痹症，晋国三年间寸草不生；齐国寡妇含冤向天帝呼告，雷电击毁齐景公的楼台，景公身体伤残骨折，海水冲上大陆。瞎眼的乐师、卑贱的民女，地位比低贱的尚菓还贱，权力比飞动的羽毛还轻，但是却能集中精力、坚定信念，抛弃外物、全神贯注，向上可以通达九天，激励最高的精灵。从这里可以看出，上帝实行的惩罚，即使在深深的墓穴幽冥之处，遥远的隐蔽之地，层层的石室之内，重重的障塞险阻之外，无法逃脱惩罚也是很明显的。

武王伐纣①，渡于孟津②。阳侯之波③，逆流而击④，疾风晦冥⑤，人马不相见。于是武王左操黄钺⑥，右秉白旄⑦，瞋目而㧑之曰⑧："余任天下，谁敢害吾意者⑨！"于是风济而波罢⑩。

鲁阳公与韩构难⑪，战酣日暮⑫，援戈而㧑之⑬，日为之反三舍⑭。

夫全性保真⑮，不亏其身⑯，遭急迫难，精通于天⑰。若乃未始出其宗者⑱，何为而不成？夫死生同域⑲，不可胁凌⑳，勇武一人㉑，为三军雄。彼直求名耳㉒，而能自要者尚犹若此㉓，又况夫宫天地、怀万物而友造化㉔，含至和㉕，直偶于人形㉖，观九钻一㉗，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尝死者乎㉘？

【注释】

①武王:周武王,姬姓,名发,周朝建立者。纣:商朝末代帝王,以残暴著称。

②孟津:古黄河津渡名,在今河南孟县西南、孟津东北。

③阳侯之波:波浪之神。高诱注:阳侯,阳陵国侯也。其国近水,溺死于水,其神能为大波,有所伤害,因谓之阳侯之波。

④逆:迎。击:冲击。

⑤疾风:狂风、暴风。晦冥:昏暗。

⑥黄钺(yuè):以黄金为饰的斧。古代为帝王专用,或特赐给主征战的重臣。

⑦秉:执掌。白旄:古代军旗的一种。以旄牛尾置竿首,用以指挥全军。

⑧瞋(chēn)目:瞪大眼睛。扮(huī):挥。

⑨"余任"二句:任,担当。王念孙《读书杂志》:"任"当为"在"。《论衡·感虚》作"在"。按,彼文应作:"余在,天下谁敢害吾意者!"害,妨碍。

⑩济:停止。按,以上记载,亦见于《论衡·感虚》等。

⑪鲁阳公:楚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鲁阳,战国楚地。治所在今河南鲁山县。公,县的最高长官。韩:战国时期的韩国。构难:指交战。

⑫战酣:指双方交战激烈之时。

⑬援:举。

⑭反:返回。舍:即宿。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经过休息的地方。

⑮全性:保存本性。保真:保全天真。《氾论训》:全性保真,杨子之所立也。

⑯亏:使亏缺。

⑰精通于天:精诚与上天相通。

⑱若乃：如果说到。宗：根本。

⑲同域：同一个境地。

⑳胁凌：胁迫欺凌。

㉑武：勇士。古江淮方言谓士为武。

㉒直：只。

㉓要：通“徼”，求取。

㉔宫：以天地为宫室。《文子·精诚》、《庄子·德充符》作“官”。怀：囊括。造化：指天地阴阳变化。

㉕至和：最高的和气。

㉖直：特。偶：通“寓”，寓寄。

㉗观九钻一：此为《洛书》“戴九履一”语之用。九，离卦。一，坎卦。观、钻，观察、探究。

㉘而心未尝：指心生与道同在。按，“勇武”至“死者乎”，化自《庄子·德充符》。

【译文】

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在孟津渡黄河。这时波浪之神，迎着水流而发起冲击，狂风肆起，人、马之间都不能看清。这时候周武王左手举着黄钺，右手挥着白旄，瞪大眼睛向水怪挥道：“我担当起天下的重任，哪个胆敢阻挡我的意志！”这时候狂风停止而波涛平息了。

楚国鲁阳公和韩国交战，双方战斗正激烈之时，太阳快要落山了，鲁阳公举起戈挥向太阳，太阳为他返回了三舍。

保全天性和本真，不使身体受到亏损的人，遇到急切危难的事情，精诚尚还可以和上天相通。至于说到性情没有离开道的根本的人，做什么事情不能够成功呢？那种把死生放在同一个境地，是不能够被胁迫欺凌的，就像勇士一样，一个人可以称雄于千军万马之中。这些人只是为了求取名声罢了，而这些为功名来求取的人尚能这样，又何况那些以天地为宫室、囊怀万物而和阴阳变化做朋友，含怀最高的和气，只是

把人形当作暂时的寄寓，观察、探究《洛书》的奥妙变化，知道那些所不知道的事情，而心性与道同在的人呢？

昔雍门子以哭见于孟尝君[①]，已而陈辞通意[②]，抚心发声[③]，孟尝君为之增欷歍唈[④]，流涕狼戾不可止[⑤]。精神形于内[⑥]，而外谕哀于人心[⑦]，此不传之道[⑧]。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⑨]，必为人笑。故蒲且子之连鸟于百仞之上[⑩]，而詹何之骛鱼于大渊之中[⑪]，此皆得清尽之道[⑫]，太浩之和也[⑬]。

【注释】

①雍门子：战国琴师，名周，居于齐国的雍门，因以为号。此条亦载于刘向《说苑·善说》、桓谭《新论·琴道》等。哭：即悲歌。见：指感动。孟尝君：齐相田文，战国四君子之一。袭父爵，封于薛（今山东滕州）。称薛公，号孟尝君，《史记》有传。

②已而：过后。陈辞：陈述言词。指陈说利害。通意：表达心意。

③抚：按，摸。

④增：添加。欷（xī）：抽泣声。歍唈（wū yì）：失声痛哭。

⑤狼戾：散乱。

⑥精神：《文子·精诚》作“精诚”。

⑦谕：表明。

⑧不传之道：即不可言传的道理。高诱注：言能以精诚哀悲感伤人心，不可学而得之，故曰不传之道。

⑨君形者：即至精主宰形体。

⑩蒲且子：楚人，善于弋射。《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技巧”有《蒲苴子弋法》四篇。连：获得。仞：高诱注“七尺曰仞”。《说文》

“八尺曰仞”。

⑪詹何：战国楚人，对杨朱学说有所发挥。骛(wù)鱼：使鱼奔向鱼饵。骛，奔驰。

⑫清尽：《道藏》本作“清净”。指心地洁净，不受外物干扰。尽，《说文》：器中空也。按，有空虚义。亦通。

⑬太浩之和：指精深微妙的道理。按，“蒲且子”至“之和也”，见于《列子·汤问》。

【译文】

从前齐国歌手雍门子用歌声来感动孟尝君，过后又陈说哀怨的言词、表达凄切的心意，抚按胸部发出悲怆之声，孟尝君对他不禁呜咽抽泣，泪流满面而不能停止。精诚在内心形成，而通过歌声、言词表明他的哀怨，以此来感化别人，这不只是通过口耳相传就能得到的。假使平庸的艺伎不懂得内心感情的主宰作用而专门模仿他的表演形式，必定会被别人取笑。因此蒲且子可以在百仞高空捕得飞鸟，而詹何可以在大渊之中使鱼游向鱼饵，这些人都是得到了清净之道，掌握了精深微妙的道理。

夫物类之相应①，玄妙深微，知不能论②，辩不能解。故东风至而酒湛溢③，蚕咡丝而商弦绝④，或感之也。画随灰而月运阙⑤，鲸鱼死而彗星出⑥，或动之也。故圣人在位，怀道而不言⑦，泽及万民。君臣乖心⑧，则背谲见于天⑨，神气相应征矣⑩。故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旱云烟火，涔云波水，各像其形类，所以感之⑪。

【注释】

①“夫物类”句：指万物种类之间可以互相感应。

②知：通“智”，此指聪明的人。

③“东风至”句：即春暖气温升高而酒膨胀。湛：通“淫”，溢出。

④呷(ěr)：吐。或作“珥”。见于《文天训》。商弦绝：高诱注：新丝出，故丝(弦)[脆]，商于五音最细而急，故绝也。

⑤“画随灰”句：高诱注：运者，军也。将有军事相围守，则月运出也。以芦草灰随牖下月光中令圜画，缺其一面，则月运亦阙于上也。按，月运，即月晕。环绕月亮周围的光环。

⑥鲸鱼、彗星：亦见于《天文训》。

⑦怀道：指圣人行自然无为之道。

⑧乖：背离。

⑨背谲(jué)：高诱注：日旁五色气，在两边，外出为背，外向为谲。按，大约与日珥相似，日珥即日晕。

⑩征：预兆，迹象。

⑪“故山云”六句：见于《吕览·应同》。山云，山中气升起为云。草莽，丛生的杂草。泛指荒野。水云，水中升起的云气。旱云，旱天酷热的云气。涔(cén)云，连阴雨天的云气。

【译文】

万物不同类别之间可以互相感应，非常玄妙而精微，聪明的人不能够说清楚，雄辩家不能解开奥秘。因此东风吹来而美酒就能够涨出，蚕吐丝时商弦就容易断绝，有其互相感应的原因。用芦灰画圆缺的一面对着月光，而月晕也有所缺失，鲸鱼死于岸边而彗星就会出现，或许有其互相感动的原因。因此圣人在位执政，实行无为之道而不必讲话，恩泽就可以施及万民。君臣之间互相背离，那么在太阳两旁就会出现背谲等灾变现象，神灵之气的征兆就会应验。所以山中生出的云气像草莽，水中升起的云气像鱼鳞，旱天酷热的云气像烟火，连阴雨天的云气像水波，各自都和它们的形类相像，这是互相感应形成的。

夫阳燧取火于日，方诸取露于月，天地之间，巧历不能举其数[①]。手征忽怳[②]，不能览其光[③]。然以掌握之中[④]，引类于太极之上[⑤]，而水火可立致者[⑥]，阴阳同气相动也。此傅说之所以骑辰、尾也[⑦]。

【注释】

①巧：灵巧。历：历术。

②征：求取。忽怳(huǎng)：微小的样子。

③览：通“揽”，持取。

④掌握：在手掌之中。

⑤引类：招引同类。太极之上：指九天之上。

⑥“而水火”句：指“取露于月”，“取火于日”。为汽化、聚焦原理的运用。

⑦傅说(yuè)：商王武丁时期的贤相，原是傅岩从事筑版的奴隶，死托为辰、尾星。事见《庄子·大宗师》、《尚书·说命》，亦载于《史记·殷本纪》等。辰、尾：指房星和尾星。

【译文】

阳燧可以对着太阳取火，方诸可以向着月亮取水，天地之间，巧妙的历术也不能全部举出它们的数目。用手能够求取微小的事物，但是不能够得到日、月的光辉。然而用放于手掌之中的阳燧、方诸，在九天之上招引太阳、月亮的光辉，水、火便可以立即得到，这是阴阳物类之间同“气”互相感应造成的。这就是傅说死后骑着辰星、尾星的原因。

故至阴飂飂，至阳赫赫，两者交接成和而万物生焉[①]。众雄而无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谓不言之辩，不道之道也。故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使无事焉，惟夜行者为能有

之[2]。故却走马以粪[3],而车轨不接于远方之外,是谓坐驰陆沉[4],昼冥宵明,以冬铄胶[5],以夏造冰。

【注释】

①“故至阴”三句:亦见于《庄子·田子方》。至阴,极阴。指冬至。飂飂(liù),寒气逼人的样子。至阳,极阳。指夏至。赫赫,火热的样子。和,和谐。

②“故召”三句:见于《管子·形势解》。远者,指四夷之人。无为,指顺应自然和社会规律。近者,指诸夏之人。夜行者,指阴行其德,人莫与之争。高诱注:夜行,喻阴行也。阴行神化,故能有天下也。

③却:使退下。走马:善跑的马。指战马。粪:田粪。此句见于《老子》四十六章。

④坐驰:身子不动而心驰骛于外。语见于《庄子·人间世》。陆沉:沉于陆,比喻隐遁。语见于《庄子·则阳》。郭象注:陆沉,人中隐者,譬无水而沉也。

⑤铄(shuò):熔化金属。

【译文】

所以冬至时寒气逼人,夏至时炎热难当,阴阳二气互相交接融合,便产生了天地万物。都是雄性而没有雌性,又能形成什么样的变化呢?这就是所说的不用说话的辩论,不用称说的道理。所以招抚远方的四夷之人应采取无为的原则,亲附中原的诸夏之人应当采取无事的办法,只有阴行自然之德天下才能归附。就像老子所说,天下有道没有战争,卸下战马来送田粪,而兵车的轮子就不会达到远方之地,这就如同所说的坐着而奔驰、无水而沉没,从白天到黑夜、黑暗到光明,就是在冬天熬胶,夏天造冰,也会成功。

天道者[①]，无私就也[②]，无私去也[③]；能者有余，拙者不足；顺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④]，得之者富，失之者贫。得失之度[⑤]，深微窈冥[⑥]，难以知论，不可以辩说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黄主属骨[⑦]，而甘草主生肉之药也[⑧]。以其属骨，责其生肉；以其生肉，论其属骨，是犹王孙绰之欲倍偏枯之药[⑨]，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谓失论矣。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销金，则道行矣。若以磁石之能连铁也[⑩]，而求其引瓦，则难矣。物固不可以轻重论也。

【注释】

①天：北宋本原作“夫”。刘绩《补注》本作“天”。高诱注、《文子·精诚》亦作“天”。据正。

②就：靠近。

③去：离开。

④隋侯之珠：春秋时隋国国君曾救活一条受伤的大蛇，后来大蛇从江中衔来一颗明珠报答他。隋，在今湖北随州。和氏之璧：春秋楚人卞和在山中得一玉璞，献给楚厉王、武王，被认为是石头，而被砍断左、右腿。楚文王时，卞和抱玉璞哭于荆山之下，文王派人治理，果得美玉。见于《韩非子·和氏》。

⑤度：尺度。

⑥窈冥：深远，奥妙。

⑦地黄：药用植物，分鲜生地、生地、熟地多种。《政和本草》：地黄主折跌筋伤中，填骨髓，长肌肉。属(zhǔ)：连；生长。

⑧甘草：药草名。性平和，味甘，能和百药。

⑨王孙绰：鲁人，通医术。一说为周、卫人。偏枯：即半身不遂。此条化自《吕览·别类》。

⑩磁石:矿物名,俗名吸铁石。

【译文】

天道,不会私自靠近谁,也不会私自离开谁;能行天道的人功德有余,不能行天道的人功德不足;顺应天道就能得到便利,违背它就会遇到凶灾。比如就像隋侯珠、和氏璧,得到它便可以富裕,失去它便会贫穷。得失的尺度,深微奥妙,难于用智慧论说,不能够辨析清楚。怎么知道它是这样的呢?现在用的地黄是主治健骨的药物,而甘草是主治生肌的药物。用它健骨的功效,却要求它生肌;用它生肌的功用,却要让它健骨,这就像王孙绰把治疗半身不遂的药加倍,而想让死人复苏一样,也可以说是失去常理了。至于像因为用火能够烧焦木头,因而用它熔化金属,那么这样的道理是行得通的。假若因为磁石能够吸引铁器,而要求它吸引瓦块,那么就十分困难了。万物本来不能够用轻重来衡量的。

夫燧之取火于日,磁石之引铁,解之败漆[①],葵之乡日[②],虽有明智,弗能然也[③]。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④];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为治者,难以持国;唯通于太和[⑤],而持自然之应者,为能有之。故峣山崩而薄落之水涸[⑥],区冶生而淳钧之剑成[⑦];纣为无道,左强在侧[⑧];太公并世[⑨],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观之,利害之路,祸福之门,不可求而得也。

【注释】

①解:《道藏》本作“蟹”。孙诒让《札迻·说苑·复恩》:“蟹,即解之借字。”

②葵:葵菜,又名冬葵。其叶向日。

③然:明辨。

④物理：事物的常理。

⑤太和：指阴阳变化的和谐。

⑥峣（yáo）山：在今陕西蓝田境内。薄落之水：高诱注有两说：其一，薄落水在冯翊临晋，山穷相通也。即今陕西大荔境，当指洛水。一说薄落，泾水。泾水源于甘肃平凉薄落山。

⑦区（ōu）冶：古代越国人，善铸剑。淳钧之剑：古代名剑。

⑧左强：纣之佞臣。

⑨太公：姜姓，名尚。为周文王师，佐武王灭商，封于齐。

【译文】

阳燧向日取火，磁石吸引铁器，螃蟹败坏生漆，冬葵向着太阳，即使有高明的智慧，也不能够明辨清楚。所以光凭耳目的考察，不能够分辨事物的常理；凭着心中的看法，不能够确定是非标准。因此凭着智巧治国的人，难以维持国家；只有通达阴阳变化，而掌握自然万物感应规律的人，才能够掌握持国的方法。所以峣山崩塌而造成薄落之水干涸，区冶出现淳钧宝剑才能够铸成；商纣王暴虐无道，就有佞人左强在旁边诱惑；姜太公和周武王一起出世，因而武王的大业才能够成功。从这里来看，利害的路子，祸福的门径，不是预求而能得到的。

夫道之与德[①]，若韦之与革[②]，远之则迩[③]，近之则远。不得其道，若观鯈鱼[④]。故圣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⑤]，故万化而无伤。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⑥]。

【注释】

①道：指的是万物的本源或普遍规律。德：指事物从道所得的特殊规律或特性。

②韦：加工过的熟皮，喻德。革：去毛的兽皮，喻道。

③迩（ěr）：近。

④鲦(tiáo)鱼：小鱼。喻可见而不可得。

⑤"故圣"三句：见于《庄子·应帝王》。圣，《文子·精诚》作"圣人"。将，送。应，随着。藏，藏物。

⑥"其得之"二句：高诱注：自谓得，是乃失道者也。自谓失道，未必不得道也。按，得，认为得到。

【译文】

道和德，就像去毛的革和加工过的韦一样，想远远分开它们，就像在旁边；想使它们接近，就又觉得很远。不能得到其中的要道，就像观看池中的小鱼，可见而不可得。因此圣人就像一面镜子，对人不送不迎，反映着人形的变化而不会隐藏，所以有各种变化而没有任何伤害。那些自以为得道的却是失掉了道，那些自认为失掉了道的却未必没有得到道。

今夫调弦者①，叩宫宫应，弹角角动，此同声相和者也②。夫有改调一弦③，其于五音无所比④，鼓之，而二十五弦皆应，此未始异于声，而音之君已形也⑤。故通于太和者⑥，惛若纯醉而甘卧⑦，以游其中⑧，而不知其所由至也。纯温以沦⑨，钝闷以终⑩，若未始出其宗，是谓大通⑪。

【注释】

①调弦：《庄子·徐无鬼》作"调瑟"。

②"叩宫"三句：高诱注：叩大宫则少宫应，弹大角则少角动，故曰同音相和。

③改调：指的是变调。一弦：指的是改变宫音，即"音之君"。

④比：并列。

⑤音之君：指主音。按，"今夫"至"已形也"，化自《庄子·徐无鬼》。

《齐俗训》、《泰族训》略同。《春秋繁露》亦有类似记载。

⑥太和：高诱注指达到等生死之和、齐穷达之端的境界。

⑦惛：同“惽(hūn)”，糊涂。

⑧其中：高诱注指处于大道之中。

⑨纯温：纯一，温顺。沦：沉没，喻潜伏。

⑩钝闷：无情欲。终：指终于道。

⑪大通：最高的通达。

【译文】

现在弹奏瑟的人，拨动大宫那么少宫也会应和，弹奏大角那么少角也会发声，这就是同一声类相互应和的情况。如果弹起变调的变宫，它同五音就没有办法并列了，拨动改调的瑟，而二十五弦仍然都跟着相应，这样发出的声音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改调的主音已经形成了。所以通达阴阳自然变化的人，昏沉地像喝了纯正的美酒而甜蜜地熟睡着，而却在大道之中遨游，却不知道如何进入大道的。纯正温顺地隐伏起来，无情无欲地和道相始终，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道的根本，这就叫大通。

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①，天清地定，毒兽不作，飞鸟不骇②，入榛薄③，食荐梅④，噆味含甘⑤，步不出顷亩之区，而蛇鳝轻之⑥，以为不能与之争于江海之中。若乃至于玄云之素朝⑦，阴阳交争，降扶风⑧，杂冻雨⑨，扶摇而登之⑩，威动天地，声震海内。蛇鳝著泥百仞之中⑪，熊罴匍匐丘山磛岩⑫，虎豹袭穴而不敢咆⑬，猿狖颠蹶而失木枝⑭，又况直蛇鳝之类乎⑮？

【注释】

①赤螭(chī)、青虬(qiú)：龙类动物。冀州：指今中原一带。

②骇(hài):吃惊。

③榛(zhēn)薄:草木丛中。

④荐梅:高诱注:草实。状如桑葚,其色赤,生江滨。

⑤噆(zǎn):衔,咬。含:北宋本原作"合"。《道藏》本作"含"。据正。

⑥䱇(shàn):鳝鱼。

⑦玄云:黑云。素朝:清晨。

⑧扶风:疾风。

⑨冻雨:暴雨。

⑩扶摇:自下盘旋而上,亦即旋风。

⑪蛇䱇:王念孙《读书杂志》:"蛇"当作"蚖","蚖"与"鼋"同。"䱇"与"鼍"同。按,鼋(yuán),即"鳖"。鼍(tuó),即扬子鳄。䱇、鼍上古同音相通。著:附着。

⑫罴(pí):熊的一种。又称"人熊"、"马熊"。匍匐:伏在地上爬行。巉(chán)岩:险峻的山势。

⑬袭:躲入。

⑭狖(yòu):一种黑色长尾猿。颠蹶(jué):倒下,跌落。

⑮直:只。

【译文】

现在赤螭、青虬漫游中原,天气清明大地安宁,毒蛇猛兽不再发作,飞禽也不惊恐,它们投入草木丛中,觅食荐梅的果实,咀嚼甘甜的美味,它们的漫行没有超出百亩的范围之内,因而蛇和鳝鱼却轻视它们,认为它们不能够和自己在大江大海中争个高下。至于说到黑云在清晨升起,阴气、阳气互相交锋,疾风劲吹,暴雨夹杂,赤螭、青虬乘着旋风而升腾,威力震动天地,声音响彻四海。大鳖、鳄鱼之类躲进百仞深的泥淖之中,熊罴伏地躲到山岩层峦之下,虎豹躲进穴中而不敢咆哮,猿狖之类惊吓得从树枝上跌落下来,又何况只是那些蛇和鳝鱼之类呢?

凤皇之翔至德也[①]，雷霆不作，风雨不兴，川谷不澹[②]，草木不摇，而燕雀佼之[③]，以为不能与之争于宇宙之间[④]；还至其曾逝万仞之上[⑤]，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之疏圃，饮砥柱之湍濑[⑥]，邅回蒙汜之渚[⑦]，尚佯冀州之际[⑧]，径蹑都广[⑨]，入日抑节[⑩]，羽翼弱水[⑪]，暮宿风穴[⑫]。当此之时，鸿鹄鸧鹤[⑬]，莫不惮惊伏窜[⑭]，注喙江裔[⑮]，又况直燕雀之类乎[⑯]！此明于小动之迹，而不知大节之所由者也[⑰]。

【注释】

①至德：最好的道德。

②澹(dàn)：泛滥。

③佼：通“姣”，轻侮。

④宇宙：宇，屋檐。宙，栋梁。

⑤还：郑良树《淮南子斠理》：汉文大成本“还”作“逮”。曾：通“层”，高。逝：飞。

⑥砥柱：山名，原在河南三门峡东北黄河中。

⑦邅(zhān)回：徘徊往返。蒙汜(sì)：日所出之地。渚(zhǔ)：小洲。

⑧尚佯：安闲徘徊的样子。

⑨径：经过。蹑(niè)：到达。都广：东南之山名。

⑩抑节：指持节徐行。

⑪羽翼：濯羽翼。

⑫风穴：北方寒风所出之处。

⑬鸿鹄(hú)：天鹅。鸧(cāng)鹤：鹤类。

⑭惮(dàn)：害怕。伏窜：潜伏逃窜。

⑮注喙(huì)：把嘴插入地里不敢活动。裔：边沿。

⑯直：仅仅。

⑰大节：关键性的大事。

【译文】

凤凰翱翔在最好的清平之世，以致雷霆不再发作，风雨不会兴起，深谷大川之水不会泛滥，草木不再摇动，但是燕子、麻雀却轻视它，认为它不能和自己在屋檐、栋梁之间争高低；等到凤凰高飞万仞之上，翱翔在四海之外，经过昆仑山的疏圃，饮用黄河三峡砥柱山的急流，徘徊在日出之地的小洲之上，漫行于中原大地，东南到达都广之野，持节徐行送日西落，在弱水洗濯羽翼，晚上在北方风穴过夜。在这个时候，天鹅、仙鹤之类，都没有不惊恐害怕潜伏逃窜的，长嘴插入江边不敢乱动，又何况那些麻雀、燕子之类呢！这些蛇鳝、燕雀之类只会做小的举动，而不知道大事是怎样产生的。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①，上车摄辔②，马为整齐而敛谐③，投足调均，劳逸若一④；心怡气和⑤，体便轻毕⑥；安劳乐进，驰骛若灭⑦；左右若鞭⑧，周旋若环，世皆以为巧，然未见其贵者也。若夫钳且、大丙之御⑨，除辔衔，去鞭弃策，车莫动而自举，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动，星耀而玄运⑩，电奔而鬼腾，进退屈伸，不见朕垠⑪；故不招指、不咄叱⑫，过归雁于碣石⑬，轶鹍鸡于姑馀⑭；骋若飞，骛若绝⑮；纵矢蹑风⑯，追猋归忽⑰；朝发榑桑，日入落棠⑱，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⑲。非虑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于胸中，而精神逾于六马⑳，此以弗御御之者也㉑。

【注释】

①王良：战国时赵简子御者，死而托精于天驷星，天文上有星名王良。造父：周穆王的御者，天文有星名造父。

②摄:拉。辔:驾驭牲口的缰绳。

③歙谐:指身体和谐。歙,聚合。

④一:同一。

⑤怡:和悦,愉快。

⑥毕:迅速。

⑦驰骛(wù):奔跑。灭:消失。

⑧左右:或左或右。鞭:受鞭。

⑨钳且、大丙:古代传说中的得道之人,以神气驾驭阴阳。

⑩玄运:在玄天运行。

⑪朕垠:形迹。朕,兆朕。垠,界限。

⑫咄叱(duō chì):呵斥。

⑬过:超过。碣(jié)石:北方山名。在河北昌黎北。

⑭轶(yì):超越。鹍(kūn)鸡:凤凰之别名。姑馀:山名,在苏州西南。

⑮骛:奔驰。绝:指达到极点。

⑯纵:通"踪",踩,踏。蹑:踏,踩。

⑰猋(biāo)忽:疾风。归:随。

⑱落棠:山名。日所入之地。

⑲弗用:指"无为"。

⑳踰:协调。高诱注:谕,和也。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疑高注本自作"调",故训为"和"。则"踰"为"调"之误。六马:古代帝王车驾用六马。

㉑"此以弗御"句:指以道术进行驾御。

【译文】

从前王良、造父驾驭车马,上车拉着缰绳,马儿步伐整齐而全身和谐,举足自然,劳逸一致;心平气和,身体轻松行动迅疾;安于辛劳乐于前进,奔驰起来瞬息即逝;或左或右就像受鞭驱使,拐弯后退就像圆环

旋转，世人都认为他们技艺超群，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真正值得尊崇的御术。至于像钳且、大丙的驾驭车马，除掉缰绳和马衔，抛开马鞭，车子没有拉动而自己前进，马匹没有人使唤而自动奔跑，随着日、月而运行，伴着繁星在蓝天奔驰，像雷电神奔走、鬼神升腾，前进后退、缩小伸长，都见不到一点形迹；因此不需要招引指挥、不加以呵斥，就能超过在碣石上空飞行的北归之雁，赛过在姑馀上空飞行的鹍鸡；奔驰如飞，疾驰如断弦；像发出去的箭，似踩着的风，如追赶猋忽；早晨从东方榑桑出发，晚上到达日落的落棠山，这是凭借"不用"而成就了它的"用"。而不是凭着思虑的明察，手爪的巧妙。把嗜欲之形藏在胸中，因而精神就可以协调六马，这是用不需驾驭的道术而来驾驭车马。

昔者黄帝治天下①，而力牧、太山稽辅之②，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③；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④，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⑤；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⑥；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⑦；田者不侵畔⑧，渔者不争隈⑨；道不拾遗，市不豫贾⑩；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⑪，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忿争之心。于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登熟；虎狼不妄噬⑫，鸷鸟不妄搏⑬；凤皇翔于庭⑭，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⑮，飞黄伏皂⑯；诸北、儋耳之国⑰，莫不献其贡职，然犹未及虙戏氏之道也。

【注释】

①黄帝：传说中中原各族人民的共同祖先。事载《史记·五帝本纪》等。

②力牧：黄帝的臣子。黄帝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牛万群，寤而求之，

得力牧于大泽。敦煌汉简作“力墨”，马王堆汉墓帛书《十六经》作“力黑”。太山稽：黄帝的臣子。

③“以治”二句：于大成《淮南杂志补正》：许作“律日月之行，治阴阳之气”，高作“理日月之行，治阴阳之气”。其“律，度也”之注，校者以许本“律”字并注写于高本“治日月之行”旁（以成今本之误）。按，律，法度。《文子·精诚》作“调日月之行，治阴阳之气”。无“律”字。

④别男女：废除男女杂居。原始社会有过群婚制，男女杂处。

⑤凶：年成坏。

⑥尤：责怪，怨恨。

⑦阿（ē）：曲从。

⑧畔：田界。

⑨隈（wēi）：河道弯曲之处。

⑩豫：欺骗。

⑪鄙旅：边鄙的行旅之人。

⑫噬（shì）：咬。

⑬鸷（zhì）鸟：凶猛的鸟。如鹰、鹯之类。

⑭翔：止。

⑮青龙：一作苍龙，东方之神。驾：古代帝王车乘。

⑯飞黄：传说中神马名。高诱注：飞黄，乘黄。出西方，状如狐，背上有角，寿千岁。皂（zào）：马槽。

⑰诸北：北极国名。儋（dān）耳：《山海经·大荒北经》中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子，食谷。《地形训》有“耽耳”，疑即此国。

【译文】

从前黄帝治理天下的时候，有力牧、太山稽两个大臣辅助他，按照日、月运行规律来进行治理，依照阴、阳变化制定法则；调整四季变化的节气，确立律历的标准；废除男女杂居，分别男女不同职责；明确上下权

限，分出贵贱等级；使强健有力的人不欺负弱小之人，人多势众的人不压迫势单力薄的人；人民善于养生而能够长寿，庄稼按时成熟而没有凶年；百官公正而无私，上下协调而没有怨恨；法令制度严明而不昏暗，辅佐大臣公正而不逢迎；种田的人不去侵占别人的土地，打渔的人不去争夺多鱼的港湾；路上丢失东西无人据为己有，市场上没有骗人的物价；城郭之门无须关闭，偏僻村镇也无盗贼；边鄙的行旅之人，也把财物相让；猪狗之类把食物吐在路上，而没有愤怒争斗之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月光辉清明，星辰不偏离运行轨道；风雨按照时节到来，五谷年年丰收；虎狼不胡乱咬人，凶鸟不随意捕杀；凤凰落在庭院之中，麒麟在郊外游戏；神龙为黄帝进献车驾，神马飞黄供他驱使；直到遥远的北方诸北、儋耳之国，没有不献上它的贡物，虽然如此还不能赶得上伏羲氏治国的主张。

往古之时，四极废[1]，九州裂，天下兼覆[2]，地不周载[3]；火爁炎而不灭[4]，水浩洋而不息[5]；猛兽食颛民[6]，鸷鸟攫老弱[7]。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8]，断鳌足以立四极[9]，杀黑龙以济冀州[10]，积芦灰以止淫水[11]。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12]，颛民生；背方州，抱员天[13]；和春阳夏[14]，杀秋约冬，枕方寝绳[15]。阴阳之所壅沉不通者[16]，窍理之[17]；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18]，绝止之。当此之时，卧倨倨[19]，兴眄眄[20]，一自以为马[21]，一自以为牛；其行蹎蹎[22]，其视瞑瞑[23]；侗然皆得其和[24]，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25]，魍魉不知所往[26]。当此之时，禽兽蝮蛇[27]，无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无有攫噬之心[28]。考其功烈[29]，上际九天，下契黄垆[30]；名声被后世，光晖重万物[31]。乘雷车，服驾应龙[32]，骖青虬[33]，援绝瑞[34]，席萝图[35]，黄云络[36]，前白螭[37]，后奔蛇[38]，浮游消摇[39]，

道鬼神[40]，登九天，朝帝于灵门，宓穆休于太祖之下[41]。然而不彰其功，不杨其声[42]，隐真人之道[43]，以从天地之固然[44]。何则？道德上通，而智故消灭也[45]。

【注释】

①四极：四方撑天的柱子。

②兼：尽。

③周：遍。

④爁(làn)炎：大火延烧的样子。

⑤浩洋：浩瀚无涯。

⑥颛(zhuān)民：善良的人民。

⑦攫(jué)：抓取。

⑧女娲：传说中的人类始祖。

⑨鳌(áo)：大龟。

⑩黑龙：水怪。能兴水危害人。

⑪芦灰：芦草烧成的灰。淫水：平地生水。

⑫狡虫：指毒虫猛兽。

⑬"背方州"二句：此为"天圆地方"说。方州，指大地。

⑭阳：通"炀"，火炽热。

⑮枕：北宋本原作"枕"，刘绩《补注》本作"枕"。据正。方：指矩。绳：绳墨。

⑯壅沉：壅滞。

⑰窍理：贯通。

⑱逆气：逆乱之气。戾：违背。

⑲倨倨(jù)：无思无虑的样子。

⑳眄眄(miàn)：眼睛斜视的样子。《庄子·应帝王》作"于于"。

㉑一：有时。按，"卧倨倨"至"以为半"，化自《庄子·应帝王》。

㉒瞋瞋(diān):安详缓慢的样子。
㉓瞑瞑:似明未明的样子。
㉔侗(tóng)然:无知的样子。
㉕浮游:任意游玩。
㉖魍魎(wǎng liǎng):《庄子·在宥》作"猖狂",恣意妄行的样子。
㉗蝮蛇:毒蛇。
㉘噬(shì):咬。
㉙考:考察。功烈:功业。
㉚契:刻。黄垆:黄泉下的垆土。
㉛重:王念孙《读书杂志》:"重"字义不可通。《尔雅·释鱼》疏引此作"光辉熏万物",是也。熏犹熏炙也。
㉜服驾:王念孙《读书杂志》:"服"下不当有"驾"字。应龙:有翼之龙。
㉝骖(cān):在两旁驾车。
㉞援:持、执。绝瑞:最吉祥的瑞应。
㉟萝图:高诱注有两说:罗列图籍,以为席蓐。一说:萝图,车上席。
㊱黄云:黄色云气。络:缠绕。
㊲白螭(chī):白色的龙。
㊳奔蛇:能腾云驾雾的蛇。
㊴消摇:又作"逍遥",自由自在义。
㊵道:通"导",引导。
㊶宓(mì)穆:安定,平和。太祖:道之大宗。
㊷杨:《道藏》本作"扬",彰显义。
㊸真人:修真得道之人。
㊹固然:自然。
㊺智故:巧诈。

【译文】

很古的时候,四方撑天的柱子倒塌了,九州大地裂开了,上天不能全部覆盖大地,大地也不能遍载万物;大火蔓延而不能熄灭,洪水漫流而无法控制;猛兽吞食善良的人民,凶鸟捕食老弱之人。在这种情况下女娲熔炼五彩神石来补缀天穹,斩断鳌足作为撑天的柱子,杀死黑龙以解救中原人民,积聚芦灰来堵塞平地涌出的大水。苍天补好了,四极立定了;淫水平息了,冀州安定了;毒虫猛兽杀死了,善良的人民得以生存;背朝大地,拥抱上天;春天温暖,夏天炎热,秋天肃杀,冬天严寒,人们以方正的矩为枕,卧于正直的绳墨之上。阴阳变化壅塞失调不能通达的地方,使它贯通;逆乱之气危害万物、妨害百姓积聚财物的气候,能够制止它。在这个时候,睡卧无忧无虑,起来心神平静,有时自认为是马,有时自认为是牛;人们的行动是安详缓慢的,看东西似明未明的;无知无识但是都能得到天和,没有人知道所产生的地方;任意遨游不知需要什么,随意行走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在这个时候,猛兽毒虫,没有不缩藏起它们的爪牙,隐匿起螫毒,没有捕杀吞食人的动机。考察女娲的功烈,向上可以通达九天,向下可以镂刻在黄垆之上;美名传遍后代,光辉照射万物。她乘着雷车,中间驾着应龙,两边配着青虬,持着殊绝之瑞玉,铺着萝图,缠绕着黄云,前有白螭开道,后有奔蛇护卫,逍遥自在,由鬼神引导,登上了九天,在灵门朝拜天帝,在大道的祖先旁边平静地休息。但是不彰显她的功德,不宣扬她的名声,隐藏起真人的道术,来随从天地的自然规律而行动。为什么这样呢?道德已经与上天相通,而智巧已经消灭了。

逮至夏桀之时,主暗晦而不明[①],道澜漫而不修[②];弃捐五帝之恩刑[③],推蹶三王之法籍[④];是以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掩而不兴[⑤];举事戾苍天[⑥],发号逆四时;春秋缩其和[⑦],天地除其德[⑧];仁君处位而不安[⑨],大夫隐道而不言;群臣准上意

而怀当[10]，疏骨肉而自容[11]；邪人参耦比周而阴谋[12]，居君臣父子之间而竞载[13]；骄主而像其意[14]，乱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亲[15]，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𡑞裂[16]，容台振而掩覆[17]；犬群嗥而入渊[18]，豕衔蓐而席澳[19]；美人挐首墨面而不容[20]，曼声吞炭内闭而不歌[21]；丧不尽其哀，猎不听其乐；西老折胜[22]，黄神啸吟[23]；飞鸟铩翼[24]，走兽废脚[25]；山无峻干[26]，泽无洼水[27]；狐狸首穴[28]，马牛放失[29]；田无立禾，路无莎蒉[30]；金积折廉[31]，璧袭无理[32]；磬龟无腹[33]，蓍策日施[34]。

【注释】

①暗晦：昏暗。

②澜漫：杂乱，混乱。

③弃捐：丢弃。捐，弃。五帝：诸说不一。《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恩刑：恩化及刑罚。

④推蹶(jué)：推倒、践踏。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

⑤帝道：指五帝之道。掩：掩盖、遮蔽。兴：举兴。

⑥戾：违反。

⑦缩：藏匿。和：平和之气。

⑧除：解除。德：恩德。

⑨仁君：《文子·上礼》作"人君"。

⑩准：望；揣度。怀：思念。当：适当。

⑪自容：自求逢迎献媚。

⑫参(cān)：三人为参。耦(ǒu)：二人。比周：结党营私。

⑬竞载：争逐。

⑭骄主：使君主放纵。像：随。

⑮乖：背戾，不合。

⑯植社：大夫以下按居住地立社，叫置社。植，与“置”通。槁(gǎo)：枯坏。垮(yú)：王念孙《读书杂志》：“垮”当为“罅(xià)”，隶书之误也。《说文》：“罅，坼也。”按，即裂缝义。

⑰容台：行礼容之台。

⑱嗥(háo)：野兽吼叫。

⑲蓐(rù)：草垫子。澳：水边。

⑳挐(rú)首：头发与乱草糅合在一起。挐，乱。墨面：用墨色涂面。不容：不修饰面容。

㉑曼声：善唱歌。吞炭：食炭可以使声音变哑。

㉒西老：指西方女神西王母。胜：女人头上的首饰。

㉓黄神：指黄帝之神。啸吟：长啸而哀叹。

㉔铩(shā)翼：指羽毛伤残。

㉕废脚：指脚残。

㉖峻干：即高材。

㉗洼水：水坑。

㉘首穴：传说狐狸死时，头朝着巢穴。

㉙放失：逃逸。

㉚莎(suō)：野草名，俗名“香附子”。薠(fán)：草名。似莎而大。

㉛廉：侧边，棱角。

㉜袭：积聚。理：《文子·上礼》作“蠃”，通“蠃(luǒ)”，指蠃形文理。

㉝磬：通“罄(qìng)”，空。

㉞蓍(shī)策：古人用来占卜的蓍草茎。

【译文】

等到暴君夏桀统治之时，帝王昏庸不明国情，道德混乱而不加整肃；抛弃五帝有效的治政措施，推倒三王有利的法规；因此最好的德性泯灭而无人宣扬，五帝之道藏匿而不能举兴；行事背戾上天意志，命令违背四时的规律；春光秋色隐藏起了平和之气，天地解除了赐给人类的

恩德；贤明君主在位而心中不安，大夫深藏隐忧而不愿说话；群臣看着帝王的脸色行事，挑拨亲属关系而自求逢迎；奸佞小人结党营私而施展阴谋，竞相奔走于君臣父子之间；使君主骄奢淫逸而随己意，而奸人则从中谋取私利。因此君臣上下背离而不亲近，骨肉离散而不亲附；于是祭祀用的神社破败而裂开，行礼的容台震动而彻底倒塌；成群野狗吼叫着跳进了深渊，头头蠢猪衔草移居水边；美女蓬头垢面而不加修饰，歌女吞炭哑声而不再放歌；丧葬不能抒尽悲哀之情，田猎不能得到应有的快乐；西王母折断了头上的玉簪，黄帝之神咆哮哀鸣；天上的飞鸟折断了双翼，山中的野兽伤残了双腿；青山变成秃岭，沼泽干涸见底；狐狸头朝洞穴而死去，马牛狂奔乱跑；田野里没有禾苗，道路边没有野草；金银堆积磨破了棱角，璧玉积久玷污了纹理；占卜的龟板钻空了，求神的蓍草用个不停。

晚世之时[1]，七国异族[2]；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纵横间之[3]，举兵而相角[4]；攻城槛杀[5]，覆高危安[6]；掘坟墓，杨人骸[7]；大冲车[8]，高重京[9]；除战道[10]，便死路；犯严敌，残不义；百往一反，名声苟盛也[11]。是故质壮轻足者，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凄怆于内[12]；厮徒马圉[13]，軵车奉饷[14]，道路辽远，霜雪亟集，短褐不完[15]，人羸车弊[16]，泥涂至膝；相携于道，奋首于路[17]，身枕格而死[18]。所谓兼国有地者，伏尸数十万，破车以千百数，伤弓弩矛戟矢石之创者，扶举于路。故世至于枕人头，食人肉，菹人肝[19]，饮人血，甘之于刍豢。故自三代以后者，天下未尝得安其情性，而乐其习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于人虐也[20]。所以然者何也？诸侯力征，天下[不]合而为一家[21]。

【注释】

①晚世：指战国之末。

②七国：即战国七雄齐、楚、燕、赵、韩、魏、秦。异族：指“氏”不同。

③纵横：苏秦合纵，张仪连横。间：离间。

④角：较量。

⑤槛：通“滥”，无节制。刘绩《补注》本作“滥”。

⑥危：危险。

⑦杨：《道藏》本作“扬”，抛弃义。

⑧冲车：古代攻城用的战车。

⑨重京：有两说：其一，《文子·上礼》作“高重垒”。垒，指城垒。其二，《吕览·禁塞》“为京丘若山陵”。高诱注：战斗杀人，合土筑之，以为京观，故谓之京丘，若山陵高大也。尸体封土成冢，称作“京观”、“京丘”。

⑩除：修整。

⑪苟：姑且。

⑫羸(léi)：瘦弱。凄怆(chuàng)：悲戚。

⑬厮徒：即厮役。干粗活的奴隶。马圉(yǔ)：养马的人。

⑭辀(rǒng)：推。饷：粮饷。

⑮短褐(hè)：粗陋之衣。短，通“裋(shù)”，粗衣。

⑯弊：破败。

⑰奋首：仰头。

⑱枕：北宋本原作“枕”。《道藏》本、刘绩《补注》本作“枕”。据正。格：通“辂(lù)”，绑在车辕上用来牵引车子的横木。

⑲菹(zū)：肉酱。

⑳天：王念孙《读书杂志》谓衍文。

㉑“天下[不]合”句：王念孙《读书杂志》：“合”上脱“不”字。《太平御览·兵部》七十引此有“不”字。《文子·上礼》同。

【译文】

战国之时，七个异姓国家割据天下；各个诸侯制订的法令，都是按照不同的习俗制定的；连横、合纵两派的人从中离间，各国举兵而互相争斗；攻占城邑、滥杀无辜，高城变成平地、安定变成危险；挖开死人坟墓，扬弃死人的尸骨；制造大的冲车，修筑高的城垒；修整战道，使阻塞的道路便于行军；进犯强大的敌人，残杀不义之人；百人征战一人得返，名声姑且算是最大的了。因此身体强健行动敏捷之人，便成为士兵转战千里之外，家中老弱病残痛苦悲惨；奴仆、马夫，推着车子运送粮饷，路途遥远，霜雪聚集，破衣烂衫，人瘦车破，烂泥至膝；人们在道路上互相搀扶，仰头挣扎前行，身子往往枕着车辂而死去。所谓的兼并国家占有土地的诸侯，杀人数十万，击毁战车成百上千，受弓弩、矛戟、矢石伤害的人，相互扶持着在路上哀号。因此世间竟到了枕人头、吃人肉，酱人肝，喝人血，却比吃家畜还要甜美的地步。所以从三代往后的年代里，天下的人不曾得到安定他们的性情，喜爱他们的习俗，保养他们的生命，而没有不遭到人祸残害而短命的。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诸侯国之间以武力相争，而天下没有统一的缘故。

逮至当今之时①，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②，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③，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④。

【注释】

①当今：指汉武帝即位之初。《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即建元二年(前138)。

②拱揖(yī)指麾(huī)：指从容安舒，指挥若定。

③混:同。

④天德:指上天的旨意。

【译文】

等到了当今的时代,天子在高位,用道德执掌国家,用仁义作为辅佐,臣属奉献自己的智慧,远方的百姓感怀他的德泽;从容安舒指挥若定,而海内归附;一年四季,都能按时献上贡赋;天下大一统,子孙世代相传,这就是五帝要接受上天意旨的缘故。

夫圣人者不能生时[①],时至而弗失也。辅佐有能,黜谗佞之端[②],息巧辩之说;除削刻之法,去烦苛之事;屏流言之迹[③],塞朋党之门[④];消知能[⑤],脩太常[⑥];隳肢体[⑦],绌聪明[⑧];大通混冥[⑨],解意释神,漠然若无魂魄,使万物各复归其根,则是所脩伏牺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

【注释】

①时:时运。

②黜(chù):贬退。

③屏(bǐng):排除。

④朋党:指宗派集团。

⑤知能:智巧之能。

⑥脩:《文子·上礼》作“循”。太常:大的常则,即自然法则。

⑦隳(huī):毁坏。

⑧绌聪明:高诱注:去其小聪明,并大利欲者。绌,通“黜(chù)”,贬退。

⑨大通:全部通达。混冥:混沌初分的状态。

【译文】

圣人是不能产生出时运的，只能是时运到来而不失去机会罢了。辅佐选用贤能，就能贬退谗佞的歪道，熄灭巧辩的邪说；废除刻削的法律，抛开烦琐苛细的事务；排除流言的痕迹，堵塞私党的门路；消除智巧之能，依循自然法则；毁坏肢体的贪欲，罢除小的聪明；与混沌初分状态相通达，解除意念放开精神，使心神淡漠得像没有魂魄一样，使万物各自回复到它的本性中去，那么这就是修治伏羲氏的业绩，而返回到五帝治政的大道上去。

夫钳且、大丙，不施辔衔，而以善御闻于天下；伏戏、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何则？至虚无纯一[1]，而不嚶喋苛事也[2]。《周书》曰[3]：“掩雉不得，更顺其风[4]。”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5]，挬拔其根[6]，芜弃其本，而不穷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凿五刑[7]，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8]，殚尽太半[9]，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10]，是犹抱薪而救火，凿窦而出水[11]。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瓮[12]，沟植生条而不容舟，不过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无其本者也[13]。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14]，昆仑之输也。潦水不泄，圹瀁极望[15]，旬月不雨则涸而枯泽，受瀷而无源者[16]。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17]，恒娥窃以奔月[18]，怅然有丧[19]，无以续之。何则？不知不死之药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20]，寄汲不若凿井[21]。

【注释】

①纯一：纯粹，一致。

②喋喋(zá dié):深算;亦有多言义。

③《周书》:《尚书》的组成部分,记载周代史实。

④"掩雉(zhì)"二句:高诱注:言掩雉虽不得,当更从其上风,顺其道理也。按,此二句不见今本《尚书》。掩,袭取,捕取。雉,鸟名,俗称野鸡。

⑤申:战国中期法家申不害(前385—前337)。《汉书·艺文志》有《申子》六篇。韩:战国法家韩非子(前280—前233)。《汉书·艺文志》有《韩子》五十五篇。商鞅:(前390?—前338)。战国法家,曾在秦国主持变法。《汉书·艺文志》有《商君》二十九篇。

⑥捽(bó):拔。凿:制造。

⑦五刑:先秦以墨、劓(yì)、剕(fèi)、宫、大辟为五刑。

⑧斩艾百姓:高诱注:以草木喻也,不养之也。按,艾,通"刈(yì)",斩杀。

⑨殚(dān):极尽。

⑩忻(xīn)忻然:自鸣得意的样子。

⑪出:王念孙《读书杂志》:"出"当为"止",字之误也。

⑫梓:王念孙《读书杂志》:"梓"当为"櫱(niè)"。"櫱"为伐木更生之名。

⑬狂生:妄生。

⑭九折:多次曲折。

⑮汸漭(wǎng yàng):即"汪洋",水势广阔无涯的样子。

⑯瀷(yì):北宋本原作"翼"。《道藏》本作"瀷",水潦积聚义。据正。

⑰羿(yì):即后羿。古代善射者。

⑱恒娥:即嫦娥。《初学记》引许慎注作"常娥"。奔月而为月精。

⑲怅(chàng)然:失意的样子。

⑳乞火:求取火种。

㉑汲(jí):打水,取水。

【译文】

钳且、大丙，不用缰绳、马衔，而凭着善于驾驭闻名于天下；伏戏、女娲，不设置法令制度，而凭着最高的德行流传后世，为什么这样呢？它们已经达到了虚静纯粹的状态，而不做算计苛烦之事。《周书》中说："没有捕到野鸡，当转从上风去寻求。"现在至于像申不害、韩非子、商鞅的治理国家的办法，就像拔掉树根，抛弃根本，而不去深究社会弊病产生的原因，以及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现状，却制定残酷的五刑，实行苛刻的法令，违背了道德的根本，而却在锥尖刀刃去争夺利益，宰割百姓，耗尽百姓大半之财，而却自鸣得意地认为得到了大治，这就像抱着干柴去救火，凿开孔洞而去止水一样。在井边植树而长出的枝条，容不得汲水的瓮子来碰撞，沟边植树而长的枝叶，也容不得小船去挤压，不超过三个月必定死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都是盲目生长而没有考虑到地势的缘故。黄河经过多次曲折到达大海，而水流不会断绝的原因，是昆仑山为它输送水源。洼地积水没有排泄开去，极目一望广阔无边，十天一月断雨干涸就会池泽枯竭，因为它所接受的只是积水而没有源泉。就像后羿向西王母求得长生不老之药，恒娥偷吃而奔上了月宫，后羿怅然失意若有所丧，没有办法再得到不死之药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不知道不死之药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因此说向别人求火不如取燧打火，依靠别人取水不如自家掘井。

第七卷　精神训

【题解】

何谓“精”、“神”？高诱题解中说：“精者，人之气；神者，人之守也。”“精气”，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原始动力。《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说：“夫精者身之本也。”而“神”是人体生命活动总的外在表现，也指精神意识活动；“神”是以精气、气血为物质基础的，对人体起到守护的作用。本训的主旨，“所以使人爱养其精神，抚静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坚守虚无之宅者也”。本篇为《淮南子》养生论的核心。

本训研究了精神和形体的关系。指出“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就是说，人的精神和形体各有其自己的来源，而精神对形体的生命活动有主宰作用。“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心与神是人的精神，形与气是人的肉体。人的形体、精神、血气是互相依赖、密不可分的。

在精神与外物关系上，《精神训》继承了老庄豁达和豪放的气魄，强调要以无为处世，不以外物累身，要养生以和，理性命之情，返太素而入于大通。指出要“轻天下，细万物，齐生死，同变化”。只有这样，才是“无累之人”，才是懂得了人生的真谛。

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诂》：“序目有‘因以题篇’字，乃高注本也。”

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①]。窈窈冥冥[②]，芒芠漠闵[③]；澒濛鸿洞[④]，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⑤]，经天营地[⑥]，孔乎莫知其所终极[⑦]，滔乎莫知其所止息[⑧]。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⑨]；刚柔相成[⑩]，万物乃形；烦气为虫[⑪]，精气为人[⑫]。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门，而骨骸反其根[⑬]，我尚何存？是故圣人法天顺情[⑭]，不拘于俗，不诱于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天静以清，地定以宁，万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

【注释】

①惟：只有。像：形象。当化自《楚辞·天问》："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无形：万物未成形之时。

②窈窈冥冥：深远的样子。

③芒芠(wén)漠闵(mǐn)：广大无边的样子。

④澒(hòng)濛鸿洞(tóng)：混沌不分的样子。

⑤二神：指阴、阳之神。混生：一起产生。混，同。

⑥经、营：指营造。

⑦孔乎：深远的样子。

⑧滔乎：广大的样子。

⑨离：分离。八极：八方之极。

⑩刚柔：指阴阳。

⑪烦气：混杂之气。

⑫精气：指元气中精微细致的部分，是生命的根源。

⑬根：指归根、归土。

⑭法天顺情：《文子·九守》作"法天顺地"。

【译文】

古时没有出现天地的时候，只有无形的形象。深远幽深，广大无边，混沌不分，没有人知道它的大门。有阴、阳二神一起产生，开辟天地，深远啊没有办法知道它终极的地方，广大啊没有办法知道它所止息的处所。这时便分为阴、阳二气，离散为八极；阴柔、阳刚二气相互作用，万物便形成了；杂乱之气成为虫类，精微之气变成人类。因此说精神是上天所有的，而骨骸是大地所有的。精神无形进入天门，骨骸有形归根大地，我还有什么存留的呢？所以圣人取法上天而依顺大地，不被世俗所拘束，不被他人所诱惑。把上天作为父亲，把大地作为母亲；把阴阳变化作为纲领，把四季的规律作为准则；上天安静而洁净，大地安定而宁静，万物失掉它就会死去，效法它就能生存。

夫静漠者①，神明之宅也②；虚无者③，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于外者，失之于内；有守之于内者，失之于外。譬犹本与末也，从本引之，千枝万叶，莫得不随也。

【注释】

①静漠：安静，淡漠。

②神明：指人的精神清明。

③虚无：指无情欲的虚寂状态。

【译文】

安静淡漠，是使精神清明的住所；虚无寂静，是道的安居之处。因此有人在外部索求的，会在内部失掉；有人在内部坚守的，会在外部失去。就像树根和树梢的关系一样，从根本上拉动它，千枝万叶，没有不跟随而来的。

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①]。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②]。万物背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③]。"故曰一月而膏[④]，二月而胅[⑤]，三月而胎[⑥]，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⑦]。形体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肾主鼻，胆主口，肝主耳。外为表而内为里，开闭张歙[⑧]，各有经纪[⑨]。故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⑩]，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⑪]。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⑫]，而心之为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日中有踆乌[⑬]，而月中有蟾蜍[⑭]。日月失其行，薄蚀无光[⑮]；风雨非其时，毁折生灾；五星失其行，州国受殃[⑯]。

【注释】

①禀：施予。

②"一生二"三句：高诱注：一谓道也，二曰神明也，三曰和气也。或说一者元气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设位，阴阳通流，万物乃生。按，引文见《老子》四十二章。本文无"道生一"句。

③"万物"二句：高诱注：万物以背为阴，以腹为阳，身中空虚，和气所行。冲气，此指冲虚之气。按，冲，通"盅"，空虚。和，指阴阳结合而产生的和气。

④膏：黏稠状的物质。

⑤胅(dié)：肿大。

⑥胎：指妇女怀孕三月。

⑦生：北宋本原作“坐”。《道藏》本作“生”。《文子·九守》同。据正。

⑧歙(xī)：和合。

⑨经纪：指纲常、法度。

⑩“[天]有四时”句：北宋本“有”上无“天”字。刘绩《补注》本、《四库全书》本有“天”字。据补。《文子·九守》同。四时，四季。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九解：高诱注列三说：九十为一解。一说：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说：八方中央，故曰九解。按，以天文论之，当以“八方中央”为胜。三百六十六日，《文子·九守》作“三百六十日”。

⑪三百六十六节：《文子·九守》作“三百六十节”。

⑫参：配合。按，“天有”至“三百六十六节”，本自《韩非子·解老》、《吕览·达郁》，亦见于《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⑬蹲乌：三足乌。《道藏》本亦作“蹲”。刘绩《补注》本作“踆”(zún)。三足乌，疑即日中黑子之形象。

⑭蟾蜍(chán chú)：蝦蟆。据《灵宪》、《论衡·说日》等记载，传说为嫦娥所化。

⑮薄(bó)蚀：日月相掩映，失其光泽。薄，迫，指日月无光。蚀，通“食”，即今日食。

⑯“五星”二句：高诱注：五星，荧惑、太白、岁星、辰星、镇星。今荧犯角、亢，则州国受其殃。

【译文】

精神，是由上天授予的；而形体，是由大地给予的。正如《老子》中所说：“一产生了二(即天地)；二产生了三(即阴气、阳气、和气)；三产生了万物。万物的背面是阴气而前面是阳气，阴气、阳气交流便成为和气。”因此说人受孕一个月受精卵像黏稠状物质，两个月开始膨胀，三个月成胎，四个月长肌肉，五个月长筋，六个月长骨骼，七个月开始成形，

八个月开始活动，九个月剧烈躁动，十个月便可以生下来。形体全部长成，五脏便能成形。因此肺主管目，肾主管鼻子，胆主管嘴巴，肝主管耳朵。外面五官是表象而内部是脏腑，张开闭合，各自有一定的准则。所以头是圆形像上天，脚是方形像大地。上天有四季春夏秋冬、五行金木水火土、九解八方中央、一年三百六十六日，人也有四肢、五脏、九窍、三百六十六个关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也有取与喜怒。因此，五脏中胆是云，肺是气，肝是风，肾是雨，脾是雷，以此来和天地相配合，而心是五脏之主。所以人的耳目，就像天上的日月；人的血气，就像上天的风雨。太阳中有三足乌，而月亮中有蛤蟆。日月失去运行轨道，就会发生相食而失去光辉；风雨不能按时到来，就会毁折万物发生灾荒；五星乱了行驶轨道，大地上的州国就要遭殃。

夫天地之道，至纮以大[①]，尚犹节其章光[②]，爱其神明[③]，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劳而不息乎[④]？精神何能久驰骋而不既乎[⑤]？是故血气者[⑥]，人之华也[⑦]；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气能专于五藏而不外越[⑧]，则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则耳目清、听视达矣[⑨]。耳目清、听视达，谓之明。五藏能属于心而无乖，则教志胜而行不僻矣[⑩]。教志胜而行之不僻，则精神盛而气不散矣。精神盛而气不散则理，理则均，均则通，通则神，神则以视无不见，以听无不闻也，以为无不成也。是故忧患不能入也，而邪气不能袭[⑪]。故事有求之于四海之外而不能遇[⑫]，或守之于形骸之内而不见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见大者所知小。

【注释】

①纮：通“宏”，宏大。

②章光：光明。

③爱：北宋本原作“变”。《道藏》本作“爱”。据正。

④曷(hé)：何。熏劳：过度忧劳。孙诒让《札迻》：“熏”当作“勤”。俞樾《诸子平议》：“熏”当作“勋”。按，《广韵》文韵：“熏，火气盛皃。”引申有过甚、过度义。息：止。

⑤驰骋：奔走，奔竞。既：尽。

⑥血：北宋本此文与下文原作“面”。刘绩《补注》本、《四库全书》本作“血”。《文子·九守》同。据正。

⑦华：精华。

⑧专：专一。越：离散。

⑨达：通达。

⑩教(bó)志：即旺盛之志。僻(pì)：邪僻。

⑪“是故”二句：化自《庄子·刻意》。袭，侵入。

⑫遇：得到。

【译文】

天地施予万物的道理，极其深远而广大，尚且还要节制它的光明，爱惜它的精神的清明，人的耳目怎么能够长期忧劳而不停息呢？精神怎么能够长久奔竞而不耗尽呢？因此说血气，是人的精华；而五脏，则是人的精粹所在。血气能够专一运行于五脏之间而不向外泄散，那么胸腹中就会充实而嗜欲就会减少了。胸腹中充实而嗜欲减少，那么耳目就会清新、听觉视觉就会通达了。耳目清新、听力视觉通达，它就叫做“明”。五脏能够隶属于心而不乖离，那么旺盛之志自能战胜，而不会有邪僻之行了。旺盛之志能够战胜而不会有邪僻之行，那么精神就会旺盛而精气就不会泄散了。精神旺盛而精气不泄散就能掌握规律，掌握规律就能够平均，能够平均那么就能够通达，能够通达就能达到神明的境界，达到神明的境界去观察事物没有不能见到的，用它来倾听声音没有不能听到的，用它来做事情没有不能成功的。所以忧患不能够侵

入，而邪气也不能够侵袭它。由于精神蔽塞，所以有的事情向四海之外寻求也得不到它，有的事情守持在身体之内也不能被发现。因此贪求多的人反而得到的少，所见到大的人反而知道的就小。

夫孔窍者，精神之户牖也；而气志者，五藏之使候也[①]。耳目淫于声色之乐，则五藏摇动而不定矣。五藏摇动而不定，则血气滔荡而不休矣[②]。血气滔荡而不休，则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矣。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则祸福之至，虽如丘山，无由识之矣。使耳目精明玄达而无诱慕[③]，气志虚静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宁充盈而不泄，精神内守形骸而不外越，则望于往世之前，而视于来事之后[④]，犹未足为也，岂直祸福之间哉！故曰："其出弥远者，其知弥少[⑤]。"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⑥]。是故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哗耳，使耳不聪；五味乱口，使口爽伤[⑦]；趣舍滑心[⑧]，使行飞扬[⑨]。此四者，天下之所养性也，然皆人累也[⑩]。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气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劳[⑪]。弗疾去，则志气日耗[⑫]。夫人之所以不能终其寿命，而中道夭于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⑬]。夫惟能无以生为者[⑭]，则所以脩得生也[⑮]。

【注释】

①"夫孔窍"四句：本自《韩非子·喻老》。气志，王念孙《读书杂志》云当作"血气"。《文子·九守》正作"血气"。使候，此指出使瞭望。

②滔荡：激荡。

③精明:精细明察。玄达:精微通达。

④来事:杨树达《淮南子证闻》:“事”疑当作“世”。而《道藏》本亦作“事”。《文子·九守》作“来事之内”。

⑤“其出”二句:语见《老子》四十七章。

⑥外淫:过分向外散发。

⑦爽:爽伤。王念孙《读书杂志》云:本作“厉爽”。《庄子·天地》“使口厉爽”,即《淮南》所本也。伤,病。

⑧趣舍:取舍,进退。偏义复词,指“趣”。滑:乱。滑心,扰乱心境。

⑨行:《文子·九守》作“性”。飞扬:放荡,不从轨道。按,“是故”八句,见于《庄子·天地》。

⑩累:牵累。

⑪劳:病。

⑫志气:张双棣《淮南子校释》云:似当承上文作“心气”。按,《文子·九守》亦作“志气”。耗(hào):乱。

⑬生生:即养生。

⑭无以生为:不把生活享受作为追求目标。

⑮脩得生:长久得到养生。《文子·九守》作“得长生”。

【译文】

人与外界相沟通的孔窍,是精神的门户;而内部流通的血气,是五脏的使者。耳目过分沉溺于声色之中,那么五脏就要受到震动而不得安宁。五脏摇动而不得安宁,那么血气就会激荡而不能够停止。血气激荡而不能够停止,那么精神就会竞驰在外而不能内守。精神竞驰在外面不能内守,那么祸福到来时,即使像山丘一样大,也没有办法来识别它。如果能使耳目清明通达而没有诱慕,气志恬愉安静而减少嗜欲,五脏安定充实而不泄散,精神在内守护形体骨骸而不致离散,那么就可以看到往世之前,也可以看到来世之后,这些还尚且不值得去从事,何况仅仅是祸福之事呢!所以说:“精神外离越远,它懂得的道越少。”以

此来说明精神不能够过分向外散发去追求无穷的贪欲。因此说各种色彩可以扰乱视线，使眼睛看不清楚；各种声音搅乱了听觉，使耳朵听不明白；各种气味扰乱了味觉，使嘴巴受到伤害；追逐外物的念头搅乱了思想，使行为脱离轨道。这四个方面，天下的人都是用来养生的，然而却成了人的牵累。所以说，过分贪欲，使人精气失散；而喜好憎恶，使人的精神疲劳。如不赶快抛弃它们，那么志气就会一天天消耗掉。人们不能善终他的寿命，而中途死于刑杀之下，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用来养生的东西太丰厚了。只有那些不去贪求生活享受的人，那么才能长久地得到养生。

夫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①]。能知一[②]，则无一之不知也[③]。不能知一，则无一之能知也。譬吾处于天下也，亦为一物矣[④]。不识天下之以我备其物与？且惟无我而物无不备者乎[⑤]？然则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与物也，有何以相物也[⑥]？虽然，其生我也，将以何益[⑦]？其杀我也，将以何损[⑧]？夫造化者既以我为坯矣[⑨]，将无所违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或也[⑩]？又安知夫绞经而求死者之非福也[⑪]？或者生乃徭役也[⑫]，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其生我也，不强求已；其杀我也，不强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辞。贱之而弗憎，贵之而弗喜，随其天资而安之不极[⑬]。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⑭]。吾[生]之于比有形之类[⑮]，犹吾死之沦于无形之中也[⑯]。然则吾生也物不以益众，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间者乎[⑰]？

【注释】

①总:总合。一:同。即万物合同,统于一道。

②一:指道。

③一:指外物。

④物:物类。

⑤物:万物。

⑥"然则"四句:化自《庄子·人间世》。相物,相互品评"物"。

⑦"其生"二句:高诱注:言生我,自然之道,亦当以何益?

⑧损:减损。

⑨造化者:即造物主。也指道。坯:砖、瓦未烧之形。

⑩炙:北宋本原作"炙"。刘绩《补注》本改作"炙"。据正。或:通"惑",迷误。

⑪绞经:即缢死。经,绞。

⑫徭役:劳役。

⑬天资:天所赋予。极:急。

⑭土:北宋本原作"上"。《道藏》本作"土"。据正。

⑮吾[生]之:北宋本原无"生"字。刘绩《补注》本增"生"字。据补。于比:刘绩《补注》本改作"比于"。

⑯沦:进入。

⑰"吾又"句:高诱注: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死之害,守其正性也。

【译文】

天地运行而互相有通连,万物总合而统一于道。能通晓道的规律,那么万物中没有不能通晓的。不能懂得道的规律,那么万物中没有一样是能够懂得的。譬如我本身处在天地之间,也是万物中的一物。不知道天下是因为我才准备万物呢?还是正因为没有我而万物不能齐备呢?虽然如此那么我也是一个"物",万物也是"物","物"和"物"之间,又根据什么互相品评"物"呢?既然这样,那么自然界生下我,将能增加

什么？它们的处死我，又将能减少什么？造物主既然已经把我作为一个土坯，那么我将也没有什么要背离它的。我哪里知道使用针灸治病而想使他生存下来的人，不是一种迷误呢？又怎么知道悬梁自寻死路的人，又不是他的福气呢？也许生存乃是劳役，而死亡才是休息。天下之道旷远幽深，谁能知道它呢？大自然生下我，我也不强求死去；它们的处死我，也不强求苟活。自然造化力想使我生存而我不必侍奉它，它厌恶而使我死去也不需要向它告辞。人们认为我卑贱也不憎恨，认为我尊贵也不欢喜，随着上天的赐予安享它而不急迫。我生下来有七尺之形体，我死了占有一棺材大小的土地。我活着同有形体之类相并列，就像我死后沦没到没有形体之类中去一样。虽然如此那么我生存时万物不因此而增多，我死去土地也不因此而加厚，我又怎么知道其中存在着喜憎、利害的事情呢？

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①，譬犹陶人之埏埴也②，其取之地而已为盆盎也③，与其未离于地也无以异，其已成器而破碎漫澜④，而复归其故也，与其为盆盎，亦无以异矣。夫临江之乡，居人汲水以浸其园，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⑤，决洿而注之江，洿水弗乐也。是故其在江也，无以异其浸园也；其在洿也，亦无以异其在江也。是故圣人因时以安其位，当世而乐其业。

【注释】

①攫(jué)援：化育、创造。攫，撮合。援，拉取。

②陶人：主管瓦器之官。埏埴(shān zhí)：和泥制作陶器。埏，揉和。埴，黏土。

③盎(àng)：一种大腹小口的容器。

④漫澜：离散。

⑤洿(wū)：不流动的浊水。

【译文】

造化者的化育创造万物，就像陶人制作陶器一样，把黏土从土地中取出来而做成盆罐，和黏土未离开土地没有什么差异，黏土已经制成器物而又使它们破碎四散，便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和做成的盆、罐，也没有什么差别。临近长江的人家，居民们打水浇灌菜园，江水不会厌恶；被污水所困的人家，决通污水而注入长江，污水也不会感到快乐。因此它在长江里，与其浇菜园没有什么差别；它在污水池里，也和在长江里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圣人按照时势的变化不同来安定自己的位置，符合当世的需要而喜欢他的事业。

夫悲乐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过也；好憎者，心之暴也[①]。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则与阴俱闭，动则与阳俱开[②]。"精神澹然无极[③]，不与物散而天下自服[④]。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形劳而不休则蹶[⑤]，精用而不已则竭，是故圣人贵而尊之，不敢越也。

【注释】

①"夫悲"六句：源于《庄子·刻意》。暴，损害。刘绩《补注》本云：《文子》作"累"。

②"其生"四句：化自《庄子·天道》、《刻意》。"俱闭"，《庄子·天道》作"同德"。"俱开"，《庄子·天道》作"同波"。天行，自然的运行。物化，外物的变化。

③极：穷尽。

④散：杂乱的样子。自服：服于德。

⑤蹶(jué):跌倒。

【译文】

悲哀和快乐,是德的邪妄;欢喜和愤怒,是道的过错;爱好和厌恶,是心的损害。所以说:"圣人生下来是自然的运行,圣人的死亡是外物的变化。静止的时候就和阴气一起关闭,行动的时候就和阳气一起开放。"精神安静而没有穷尽,不和外物相混杂,而天下自然服从于德。所以心是形体的主宰,而神是心的珍宝。形体劳碌而不停息就会倒下,精神经常使用而不停止就会枯竭,因此圣人珍视而尊重它,不敢使它离散。

夫有夏后氏之璜者①,匣匮而藏之②,宝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宝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③。是故圣人以无应有,必究其理;以虚受实,必穷其节;恬愉虚静,以终其命。是故无所甚疏,而无所甚亲;抱德炀和④,以顺于天;与道为际⑤,与德为邻;不为福始,不为祸先;魂魄处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无变于己,故曰至神⑥。

【注释】

①夏后氏:夏朝国君。璜:半璧曰璜。

②匮(guì):匣子。

③直:只。按,"夫有"至"之璜也",化自《庄子·刻意》。

④炀(yàng)和:指和谐万物的思想境界。按,"是故"至"炀和",出自《庄子·徐无鬼》。

⑤际:会合。

⑥至神:最高的境界。

【译文】

拥有夏后氏的宝玉，要用匣子来珍藏，因为它是宝中之宝。精神值得宝贵的，不只是像夏后氏的宝玉那样。因此圣人用无形去应对有形，但必定搞清楚其中的道理；用虚无去接受充实，必定穷尽它的节度；以淡漠安静，来终结自己的生命。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疏远的，也没有什么特别亲近的；含怀着德泽、使万物和谐，来顺应自然；和道来会合，与德来作邻居；既不成为幸福的先导，也不作为祸患的开始；魂魄安守它的宅居，而精神守护它的根本；或死或生都不能改变自己，所以叫做至神。

所谓真人者[①]，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无，实而若虚；处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识其外[②]。明白太素[③]，无为复朴[④]，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⑤]，芒然仿佯于尘垢之外[⑥]，而消摇于无事之业。浩浩荡荡乎[⑦]，机械知巧[⑧]，弗载于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为变[⑨]。虽天地覆育[⑩]，亦不与之抮抱矣[⑪]。审乎无瑕[⑫]，而不与物糅[⑬]；见事之乱，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胆[⑭]，遗耳目；心志专于内，通达耦于一[⑮]。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浑然而往[⑯]，逯然而来[⑰]。形若槁木，心若死灰[⑱]。忘其五藏，损其形骸[⑲]。不学而知，不视而见，不为而成，不治而辩。感而应，迫而动，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放[⑳]。以道为紃[㉑]，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无所容与[㉒]，而物无能营[㉓]。廓惝而虚[㉔]，清靖而无思虑[㉕]。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涸而不能寒也[㉖]，大雷毁山而不能惊也，大风晦日而不能伤也。是故视珍宝珠玉犹石砾也[㉗]，视至尊穷宠犹行客也[㉘]，视毛墙西施犹颊丑也[㉙]。以死生为一化，以万物为一方[㉚]。同精于太清之本，而游于忽区之旁[㉛]。

有精而不使者,有神而不行[32],契大浑之朴[33],而立至清之中。是故其寝不梦,其智不萌[34];其魄不抑[35],其魂不腾[36]。反覆终始,不知其端绪。甘暝大宵之宅[37],而觉视于昭昭之宇[38],休息于无委曲之隅[39],而游敖于无形埒之野[40]。居而无容[41],处而无所。其动无形,其静无体。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无间,役使鬼神。沦于不测,入于无间,以不同形相嬗也[42]。终始若环,莫得其伦[43]。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也[44],是故真人之所游。

【注释】

①真人:指存养本性得道的人。如伏羲、黄帝、老子等。

②"治其内"二句:高诱注:治其内,守精神也。[不]识其外,不好憎也。

③太素:朴素。

④朴:淳朴。

⑤樊(fán):藩篱,界域。

⑥芒然:无知无识的样子。仿佯:徘徊。尘垢:尘世。按"处其一"至"之外",化自《庄子·大宗师》、《庄子·达生》。

⑦浩浩荡荡:广大无边的样子。

⑧机械:巧诈。

⑨而不为变:高诱注:不为变者,同死生也。

⑩覆育:杨树达《淮南子证闻》云:"育"当作"坠"。《庄子·德充符》:"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按,覆坠,指天塌地陷。

⑪拎(zhěn)抱:依《原道训》考证,当作"拎抱(sè)",转移义。

⑫瑕(xiá):瑕疵。《庄子·德充符》作"审乎无假"。

⑬糅(róu):杂糅。

⑭正：王念孙《读书杂志》云："正"当为"亡"。《庄子·大宗师》："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即《淮南》所本。

⑮耦(ǒu)：耦合。一：指道。

⑯浑然：转行的样子。

⑰逯(lù)然：忽然往来的样子。逯，行。

⑱"形若"二句：化自《庄子·齐物论》、《知北游》。槁(gǎo)，枯死。

⑲损：郑良树《淮南子斠理》云："损"疑当作"捐"。损者，弃也。

⑳放：仿效。

㉑纠(xún)：法则，规范。《文子·九守》作"循"。

㉒太清：指天道、自然。容与：放纵。

㉓营：惑乱。

㉔廓惝(kuò chǎng)：广阔的样子。

㉕清靖：清静、安定。

㉖涸：干涸。《庄子·齐物论》作"冱(hù)"，冻。

㉗砾(lì)：小石块。

㉘至尊：指帝王。行客：过客。

㉙墙：《道藏》本作"嫱"。毛嫱、西施，古代美女名。顛(qī)丑：极丑陋之人。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云："顛丑"当作"倛魄"。《列子·仲尼》有"若欺魄焉"。张湛注：欺魄，土人也。

㉚方：类。

㉛忽区之旁：恍惚无形之区旁。忽区，无形的样子。

㉜"有精"二句：高诱注：言不浊其精，不劳其神，此之谓也。

㉝契(qì)：融合。大浑：纯质未分的样子。

㉞"是故"二句：高诱注：其寝不梦，神内守也。其智不萌，无思念也。

㉟魄：阴神。

㊱魂：阳神。

㊲大宵：长夜之中。

㊳昭昭：明亮的样子。

㊴无委曲之隅：冥冥无形象之处。

㊵游敖：同游遨。游玩。无形埒(liè)之野：没有界域的地方。

㊶居：北宋本原作“君”。《道藏》本作“居”。据正。容：形容。

㊷嬗(shàn)：更替，变化。

㊸伦：指规律。

㊹登假(xiá)：升至，达到。假，升。

【译文】

所说的真人，是指本性与道相合的人。因此有形时像无形，充实时像空虚；他居于一，不知其二；只知锻炼内心品德，而不知外在好憎。明洁纯粹一尘不染，淡泊无为回到原始的古朴，体察真性坚守精神，来优游于天地的界域之内，茫然地徘徊在污浊的尘世之外，而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无事的境地。心胸广大无边呵，巧诈虚伪之心，不存在于自己的胸中。因此说死生也是大事了，却能同死生，而不会使它变化。即使像天塌地陷，也不和它们共同转移。他审慎持守自己纯洁的本性，而不和外物相混杂；看到外事的混乱，而自己能够独守根本。像这样的人，忘掉自己的肝胆，遗忘了自己的耳目；心志专注内在精神，通达万物耦合到道之中。居处时不知干什么，行动时不知到何处去，转着圈子去，忽然又能归来。形体像干枯的木头，心灵像烧尽的死灰。忘掉他的五脏，抛弃他的形骸。不学就能知道，不察就能看见，不做就能成功，不研治而能辩说清楚。受感触而响应，受迫近而行动，不得已去活动，像光耀一样迅速，像影子效法形体一样准确。用道作为规范，像道对待万物那样。怀抱自然的规律，情欲不能使他放纵，而万物也不能够惑乱他。广阔而空虚，清静安定而无思虑。大泽燃烧也不能使它感到热，黄河、汉水封冻也不能使它寒冷，惊雷劈开山峦也不能使他吃惊，狂风遮蔽太阳也不能使它受到损伤。所以看待珍宝珠玉就像石块一样，对待帝王、荣

辱就像来去的过客一样，看待美女毛嫱、西施就像用来求雨的泥偶一样。只把死、生看作同一的变化，把万物作为同一类的事物罢了。心志和自然规律同行，而漫游在无形的境界之中。有精气而不需使用，有神明而不劳施行，同质朴未分的大道相融合，而立于最清静的环境之中。因此他睡觉不做梦没有什么思虑，他的智慧不萌生精神内守；他的阴魂不沉抑，他的灵魂不飞腾。周而复始，不知什么地方是开端。甜蜜沉睡在长夜之中，而醒来看到的是光明的境界，休息在无边无际的太空，游玩在虚无广阔的境地。居留时没有形体，常处时没有处所。他的行动不见形迹，他平静时不见踪影。存在着像已消亡，生活着像已死去。进来出去没有间隙，却能够役使鬼神。沦没在无法测度之地，进入到没有间隙之处，以不同的形象不断变化着。开始和结束就像圆环一样，没有人能够掌握他的规律。这是真人的精神能达到道的原因，这就是真人的行止。

若吹呴呼吸[①]，吐故内新[②]，熊经鸟伸[③]，凫浴蝯躩[④]，鸱视虎顾[⑤]，是养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荡而不失其充[⑥]，日夜无伤而与物为春[⑦]，则是合而生时于心也[⑧]。且人有戒形而无损于心[⑨]，有缀宅而无耗精[⑩]。夫癞者趋不变[⑪]，狂者形不亏，神将有所远徙，孰暇知其所为？故形有摩而神未尝化者[⑫]，以不化应化，千变万抮而未始有极[⑬]。化者复归于无形也[⑭]，不化者与天地俱生也[⑮]。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⑯]。夫使木生者岂木也？犹充形者之非形也[⑰]。故生生者未尝死也[⑱]，其所生则死矣[⑲]；化物者未尝化也[⑳]，其所化则化矣[㉑]。轻天下[㉒]，则神无累矣[㉓]；细万物[㉔]，则心不惑矣；齐死生[㉕]，则志不慑矣[㉖]；同变化，则明不眩矣[㉗]。众人以为虚言，吾将举类而实之[㉘]。

【注释】

①吹呴(xū):张口出气。出自《庄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

②吐故:吐出体内混浊的空气。内(nà)新:吸进新鲜的气体。内,同"纳"。

③熊经:像熊一样悬吊在树上。鸟伸:像鸟一样伸展身体。

④凫(fú)浴:像野鸭浴水一样。蝯躩(jué):像猿猴一样跳跃。

⑤鸱(chī)视:像鸱鸟一样环视。虎顾:像虎一样回头看。

⑥滔荡:激荡。充:充实。

⑦日夜:高诱注:谕贼害也。无伤:高诱注:无所贼害也。与物为春:高诱注:言养物也。

⑧合:合于道。按,"使神"至"于心也",化自《庄子·德充符》。

⑨戒:通"革",改变。

⑩缀(chuò)宅:指精神离其宅,即生命活动停止。缀,停止。无耗(hào)精:指精神不耗灭。言人虽死,精神终不耗灭,故曰:"无耗精。"

⑪癞(lài):恶疾。趋:通"趣",志趣。

⑫摩:灭,死。神未尝化:高诱注:神变归于无形也,故曰"未尝化"也。

⑬抮(zhěn):转变。

⑭化者:指形骸。

⑮不化者:指精神。

⑯青青:指绿色。

⑰充形者:指气。

⑱"故生"句:高诱注:生生者道,谕道之人若天气,未尝"死"也。

⑲所生:指万物。

⑳化物者:指道。

㉑所化：指万物。

㉒轻：轻薄。

㉓累：牵累。

㉔细：细小。

㉕齐：等同。

㉖慑：惧怕。

㉗眩：惑乱。

㉘实：证实，明确。

【译文】

至于像张口呼吸，排出污浊的气体、吸进新鲜的空气，像熊一样攀援，像鸟一样展翅，如鸭子浴水，似猿猴跳跃，若鸱鸟一样观察，像老虎一样回顾，这是养形之人的举动，不能够扰乱真人之心。真人使精神激荡而不会失去充实，精神昼夜变化不会受到伤害，而与万物一起滋生，那么这是合于道而产生的与时推移之心。而且真人有形体的变化而没有心神的损伤，有躯体的转化而没有精神的死亡。人身上生癞疮，而志向不会改变，疯癫病人身体完好，但是精神已经离开远徙了，谁有闲空去了解疯子的行止呢？所以有时形体消灭而精神却未曾变化，以不变化的精神去应对变为灰土的形骸，千万次转化而不曾有终点。死去的形体又回到无形中去，不变化的精神和天地一起生存。树木死去的时候，青色便离开了它。使树木生长的难道是树木本身吗？就像气体是看不见它的形体一样。所以使万物生存的道不曾死去，它所产生的万物却已经死了；使万物变化的道不曾发生变化，它所化生的万物却已经发生变化了。如能看轻天下的权势，那么精神便不会受到外物的牵累；把世间万物看作小事，那么心灵便不会受到诱惑了；把生、死等同起来，那么心志就不会惧怕了；把万物的变化同一起来，那么智慧就不会发生惑乱了。众人都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话，我将举出同类的事例来证实这个问题。

人之所以乐为人主者[①]，以其穷耳目之欲[②]，而适躬体之便也[③]。今高台层榭[④]，人之所丽也，而尧朴桷不斫[⑤]，素题不枅[⑥]；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尧粝粢之饭[⑦]，藜藿之羹[⑧]；文绣狐白[⑨]，人之所好也，而尧布衣掩形[⑩]，鹿裘御寒[⑪]。养性之具不加厚[⑫]，而增之以任重之忧[⑬]，故举天下而传之于舜[⑭]，若解重负然，非直辞让[⑮]，诚无以为也。此轻天下之具也。

【注释】

①人主：指国君。

②穷：穷尽。

③适：适合。躬体：自己身体。

④台、榭(xiè)：四方而高为台，台上亭阁为榭。

⑤朴：未加工的木材。桷(jué)：方椽子。斫(zhuó)：砍削。

⑥素题：不加彩饰。题，端。枅(jī)：柱上横木。

⑦粝(lì)：粗米。粢(zī)：谷物。

⑧藜(lí)：一种草本植物。藿(huò)：豆叶。

⑨文绣：绣画的锦帛。狐白：狐腋下之皮，其毛纯白色。

⑩布衣：指藤、麻、葛纤维织成的布。

⑪鹿裘：鹿皮制的皮衣。

⑫养性：保养其生命。具：指衣食之物。

⑬任重：指国家大事。

⑭传：禅让。

⑮直：只。辞让：谦让。

【译文】

人们之所以向往当国君的原因，是因为它能使人满足耳目的欲望，而可以得到适合自己的任何便利。当今之人对于楼台亭阁，都是认为

美丽的，但是尧的住房的椽子不做加工，梁柱也不加修饰；珍奇的美味佳肴，人人都是向往的，但是尧吃的是糙米饭，喝的是野菜汤；鲜艳的彩帛、昂贵的狐白，是人人都喜爱的，但是尧用布衣遮蔽身体，用低劣的鹿皮御寒。用来养生的东西一点也不增多，而日益增加的是对于国家大事的忧虑，因此把天子之位禅让给舜，就像解除了沉重的负担，不是尧仅仅具有谦让的美德，君主之位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贪恋的。这就是看轻天子权势的事例。

禹南省①，方济于江②，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③。禹乃熙笑而称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劳万民④，生寄也⑤，死归也，何足以滑和？"视龙犹蝘蜓⑥，颜色不变，龙乃弭耳掉尾而逃⑦。禹之视物亦细矣。

郑之神巫相壶子林⑧，见其征⑨，告列子⑩。列子行泣报壶子⑪，壶子持以天壤⑫，名实不入⑬，机发于踵⑭，壶子之视死生亦齐⑮。

【注释】

①省：巡视。

②济：渡。

③五色：指面部的五种气色。无主：指面无定色。

④竭：尽。劳：忧。

⑤寄：寄托。

⑥蝘蜓（yǎn tíng）：蜥蜴。

⑦弭（mǐ）：低。

⑧神巫：占卜有灵验的巫者。相（xiàng）：看相。壶子林：人名。列子之师。

⑨征：兆征。指吉凶祸福之气。

⑩列子：即列御寇。战国郑人。《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列子》八篇。

⑪“列子行泣”句：指壶子将要死之事。语出《庄子·应帝王》：“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壶子。”报，告诉。

⑫天壤：高诱注：言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自归其本，故曰持天壤也。按，指天地赋予人类生命。

⑬名：指名誉。实：指实利。不入：指不入于胸中。

⑭“机发”句：高诱注：机，喻疾也。谓命危殆，不旋踵而至，犹不恐惧。按，机，指危急。踵（zhǒng），脚后跟。

⑮齐：刘绩《补注》本补“矣”字。按，“郑之神巫”条，化自《庄子·应帝王》。

【译文】

禹到南方巡察，正从长江渡过，江中黄龙背负小舟，一舟之人大惊失色。这时禹却笑嘻嘻地说：“我从天帝那里接受命令，竭尽全力忧劳万民，活着只是暂时寄托人间，死了是回归到本宅，你岂能因此扰乱天和？”他把黄龙看作蜥蜴，神色一点也没有变化，黄龙于是低下耳朵、摇着尾巴逃走了。禹看待庞然大物不过是很细小的东西。

郑国有个神巫给壶子林看相，见到他有死亡的征兆，便告诉了他的学生列御寇。列子边走边哭告诉了壶子，壶子持有生命是天地赋予的主张，名誉、财物都不能入于胸中，生命危急不旋踵而死，也不值得恐惧，壶子把死生看作是等同的。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①]，而病伛偻[②]，脊管高于顶[③]，腸下迫颐[④]，两脾在上[⑤]，烛营指天[⑥]，匍匐自窥于井曰[⑦]：“伟哉[⑧]！造化者其以我为此拘拘邪[⑨]！”此其视变化亦同矣。

【注释】

①子求:《庄子·大宗师》作“子来”。楚人。

②伛偻(yǔ lǚ):驼背。

③脊管:脊背。

④臆(yì):胸前骨。颐(yí):面颊。

⑤脾(bì):通“髀”,指股骨。高诱注:两脾下在上。

⑥烛营:男子下体。指天:向上指天。

⑦匍匐:爬行。窥:看。

⑧伟:美。

⑨拘拘:壮美的样子。

【译文】

子求年龄过了四十五岁时,而患了驼背,脊骨高过头顶,胸前骨抵到下巴,两条大腿长到上部,下体上翘,他爬到井边照见自己的面容说:“多漂亮啊!大自然为我造就了这么壮美的形象!”这是他看待形体的变化是同一的。

故睹尧之道,乃知天下之轻也[①];观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细也;原壶子之论[②],乃知死生之齐也;见子求之行,乃知变化之同也。

【注释】

①天下:王念孙《读书杂志》:“天下”当为“万物”,此涉上“天下之轻”而误也。

②原:探求。

【译文】

因此看尧实行的禅位之举,才知道他把天子权势看得轻微不足道;观察禹的志向,才知道他把天下万物看得那样微小;探究壶子的观点,

才知道他认为生死是等同的；看到子求的行止，才知道他把变化看作是同一的。

夫至人倚不拔之柱[①]，行不关之涂[②]；禀不竭之府[③]，学不死之师；无往而不遂[④]，无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⑤]，死不足以幽神[⑥]；屈伸俯仰[⑦]，抱命而婉转[⑧]；祸福利害，千变万紾[⑨]，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⑩]，蝉蜕蛇解[⑪]，游于太清；轻举独往[⑫]，忽然入冥；凤皇不能与之俪[⑬]，而况斥鷃乎[⑭]？势位爵禄，何足以概志也[⑮]？

【注释】

①至人：指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不拔之柱：不可拔摇之柱。

②不关之涂：不可关闭之途。涂，同“途”。

③禀：承受。

④遂：通，达。

⑤挂志：牵绊心志。

⑥幽神：泯灭精神。

⑦伸：北宋本原作“神”。《道藏》本作“伸”。据正。

⑧抱命：怀抱天命。婉转：辗转，委蜿曲折。

⑨紾(zhěn)：转。

⑩抱素：守其本真，不为利欲所动。守精：保守精神。

⑪蝉蜕(tuì)蛇解：像蝉、蛇一样蜕衣。喻解脱。

⑫轻举：轻身升起。

⑬俪(lì)：并列。

⑭斥鷃(yàn)：一种小鸟。

⑮概：平。

【译文】

至人倚靠在不可拔摇的柱子上，行走在无所不通的道路上；从永不枯竭的府库中承受精神财富，在长生不老的师长那儿学得知识；去的地方没有不通，到达的地方没有阻碍；活着不值得牵挂心志，死去不能够泯灭精神；升降起伏，怀抱天命而不违离轨道；祸福利害，千变万化，有什么值得忧虑在心的呢？像这样的人，守其本真保持精神，解脱尘世的羁绊，遨游在自然之中；独自轻身升起，忽而又进入深远的境地；凤凰不能和他相并列，更何况是斥鹦这样的小鸟呢？权势、高位、爵号、俸禄，又怎么能够平息他的志向呢？

晏子与崔杼盟[①]，临死地而不易其义[②]；殖、华将战而死[③]，莒君厚赂而止之[④]，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殖、华可止以义，而不可县以利[⑤]；君子义死而不可以富贵留也，义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则直为义耳，而尚犹不拘于物，又况无为者矣。

【注释】

①晏子（？—前500）：春秋时齐国著名政治家，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汉书·艺文志》“儒家”有《晏子》八篇。崔杼（？—前546）：春秋齐大夫，弑庄公，而立景公。其弑君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吕览·知分》、《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等。

②“临死地”句：崔杼弑君，筑坛与大夫盟誓，已杀死七人。晏子只忠于社稷，不受权臣威逼。

③殖、华：杞（qǐ）殖和华周二人。齐国勇士。齐庄公四年，为君袭莒（jǔ），殖、华二人进抵莒郊，被俘，不屈而死。见于《左传·襄公二

十三年》。

④“莒君”句：高诱注：莒人围之，壮其勇力，厚赂而止之，不可，遂战而死。

⑤县：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疑当作“县，眩也”。按，即眩惑义。

【译文】

崔杼弑君胁迫晏子与之合盟，刀剑逼胸而晏子不改忠于国家的大义；杞殖、华周英勇作战兵败被围，莒君用丰厚的待遇劝其投降而二人严词拒绝，不因利益改变自己的操行。所以晏子可以用仁义来感迫他，而不能用兵器相逼迫；杞殖、华周可以用大义让他们停止战斗，而不能用厚利来惑乱他们；君子可以为正义而牺牲不能因贪图富贵而苟活，君子可以为大义而献身而不能够用死亡相恐吓。他们这些人仅仅只是为了道义罢了，而尚且不被外物所拘束，又何况掌握天道规律的人呢？

尧不以有天下为贵，故授舜；公子扎不以有国为尊[①]，故让位；子罕不以玉为富[②]，故不受宝[③]；务光不以生害义[④]，故自投于渊。

【注释】

①扎：刘绩《补注》本作“札”。《玉篇》：“扎，俗札字。”公子扎，即季札（前576—前484）。春秋时吴王诸樊之弟，多次辞让君位。其事见于《左传·襄公十四年》。

②子罕：春秋宋人。叫司城乐喜。宋之司空。

③故不受宝：有人把玉献给子罕，子罕不受，说：“我以不贪为宝。”事见《左传·襄公十五年》、《韩非子·喻老》、《吕览·异宝》等。

④务光：汤伐桀，夺取了帝位，恐天下议论，便让位于务光。务光负石投渊而死。事见《庄子·让王》、《韩非子·说林上》等。

【译文】

尧不把据有天子的权位看作尊贵，所以才把权力传给了舜；公子季扎不把国君之位看作尊宠，所以一再辞让君位；司城子罕不把占有美玉视为富贵，所以不接受宝物；务光因自己活着会危害大义，所以不惜自投深渊而死。

由此观之，至贵不待爵[1]，至富不待财。天下至大矣，而以与佗人也[2]；身至亲矣，而弃之渊；外此其余无足利矣[3]。此之谓无累之人[4]。无累之人，不以天下为贵矣。

【注释】

①爵：爵位。君主国家所分封的等级。

②佗：古“他”字。

③外：除去、舍此。利：指贪恋。

④无累之人：没有任何牵累之人。

【译文】

从这里可以看出，最高的权贵不依赖爵禄，最大的富有不依恃财产。天子的权势是最大的了，而尧却把它传给他人；自己生命是最重要的了，而务光却把它抛入深渊；除此之外天下的利益再也没有值得贪恋的了。这样的人叫做无累之人。无累之人，不把天下的权位看作是尊贵的。

上观至人之论，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1]，乃足羞也。故通许由之意[2]，《金縢》、《豹韬》废矣[3]；延陵季子不受吴国，而讼间田者惭矣[4]；子罕不利宝玉，而争券契者愧矣；务光不污于世，而贪利偷生者闷矣[5]。故不观大义

者[6]，不知生之不足贪也；不闻大言者[7]，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

【注释】

①考：观察。

②许由：相传尧要把天下传给他，他逃往箕山。又请他做九州长，他认为玷污了自己，到颍水边洗耳朵。

③《金縢》：《尚书》篇名。武王疾，周公祷于三王，愿以身代。史官纳其祝策于金縢匮中。《豹韬》：古代兵书。传吕尚著《六韬》，其中有《豹韬》八篇。

④讼间田者：据《诗·大雅·緜》毛亨传：虞、芮二国君争田，往周请文王判断。见周人礼让之风，受到感染，而自动相让。间田，古代封建以土地封国，封余之地为闲田。见《礼记·王制》。也指无人耕种的田地。间，通"闲"。

⑤闷：烦扰。

⑥大义：指为国君去死。

⑦大言：指体道无欲之言。

【译文】

向上来看至人的观点，深入探索道德的意旨，往下对照观察世俗之人的行为，才感觉他们的行为太值得羞愧了。因此如果能够通晓许由的意旨，那么《金縢》、《豹韬》之类的书便可以废弃了；延陵季札不愿意接受吴国国君之位，就足以使因为田界打官司的人感到惭愧了；子罕不把美玉当作宝贝，就使那些因为券契争吵的人感到有愧了；务光不让天子的权势玷污自己，就足以使贪图小利苟且偷生的人感到烦扰了。因此不了解大义的人，不知道人活着是不值得贪财的；没有听到大言的人，不知道天子的权势是不值得图谋的。

今夫穷鄙之社也[1]，叩盆拊瓴[2]，相和而歌[3]，自以为乐矣。尝试为之击建鼓[4]，撞巨钟，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5]。藏《诗》、《书》[6]，脩文学[7]，而不知至论之旨[8]，则拊盆叩瓴之徒也。夫以天下为者[9]，学之建鼓也。

【注释】

①穷鄙：穷巷。社：即土地之神的神主。

②拊(fǔ)：拍，敲。瓴(líng)：一种盛水罐子。

③和：应和。

④建鼓：古代大型乐器。流行于战国初期。

⑤乃性：王念孙《读书杂志》云："性"字义不可通，"性"当为"始"。"乃始"犹言然后也。仍仍然：不得志的样子。

⑥《诗》：《汉书·艺文志》有《诗经》二十八卷，三〇五篇，孔子整理。《书》：《汉书·艺文志》有《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孔子所纂。

⑦文学：指典籍文章。

⑧至论：最精深的道理。

⑨"夫以"句：《文子·九守》作"夫无以天下为者"。疑脱"无"字。

【译文】

现在穷乡僻巷社祭时，敲打瓦盆瓦罐，跟着应和唱起歌来，自己认为是十分快乐的了。试着为他们擂起建鼓，撞响巨钟，然后他们才不好意思地知道敲打盆罐作乐是多么的羞愧。珍藏《诗》、《书》，修治文学，而不知道最深刻真实的道理，那么也不过是敲盆击罐之类的人物而已。只有不把天下权势当作一回事的人，才是学问中的建鼓。

尊势厚利，人之所贪也。使之左据天下图，右手刎其

喉，愚夫不为[①]。由此观之，生尊于天下也[②]。圣人食足以接气[③]，衣足以盖形，适情不求余，无天下不亏其性，有天下不羡其和[④]，有天下、无天下，一实也[⑤]。今赣人敖仓[⑥]，予人河水，饥而飧之，渴而饮之，其入腹者，不过箪食瓢浆[⑦]，则身饱而敖仓不为之减也，腹满而河水不为之竭也。有之不加饱，无之不为之饥，与守其篅笆[⑧]，有其井，一实[⑨]。

【注释】

①"使之"三句：《吕览·不侵》、《知分》高诱注：《淮南记》曰："左"下有"手"字，"不为"后有"也"字。知今本脱。

②尊：王念孙《读书杂志》云："尊"本作"贵"。《吕览·知分》注引此作"贵"。按，《文子·上义》亦作"贵"。

③气：指水谷之气。

④羡：通"衍"，超过。和：适合。

⑤实：等同。

⑥赣(gàn)：赐给。敖仓：古仓名，在今河南荥阳北。

⑦箪(dān)：古代盛饭的圆形竹器。

⑧篅(chuán)：盛谷物的圆囤。笆(dùn)：席箔围成的盛放米谷的器具。

⑨一实：刘绩《补注》本"实"下有"也"字。疑北宋本脱。

【译文】

显赫的权势、丰厚的财富，是俗人所贪恋的。那么让他左手执掌天下的图籍，而右手拿刀抹脖子自杀，就是再蠢的人也不会干。从这里可以看出，生命比天子的权势更尊贵。圣人吃的食物足够接续体内的水谷之气，穿的衣服足够遮住形体，适合自己的情性不贪求其余的东西，没有天下的权力对自己性情没有损害，有了天子之位不超过自己合适

的要求，据有天下、没有天下，是相同的。这就像现在送给别人一个敖仓，并把黄河之水也送给他，饿了来吃它，渴了来饮它，它们进入肚子里的，不过一竹篮食物和一瓢水而已，那么肚子饱了而敖仓不因此而减少，装满了肚子而黄河水不因之而枯竭。有它们不能够增饱，没有它们不致受饥，和守着竹席编成的谷囤，有一口井，意义是一样的。

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大忧内崩①，大怖生狂；除秽去累②，漠若未始出其宗，乃为大通。清目而不以视③，静耳而不以听；钳口而不以言④，委心而不以虑⑤；弃聪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弃知故；觉而若眛⑥，以生而若死⑦；终则反本未生之时⑧，而与化为一体⑨，死之舆生⑩，一体也⑪。

【注释】

①内崩：指内脏崩摧。

②秽：邪恶。累：拖累。

③清：明亮。

④钳口：闭口。

⑤委心：听任本心的自然。

⑥眛：暗昧。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字当作“眯”。按，此处有梦魇义。

⑦以：王念孙《读书杂志》认为是衍文。

⑧未：北宋本原作“末”。《道藏》本作“未”。据正。

⑨化：造化。

⑩舆：《道藏》本作“舆”。俞樾《群经平议·周易一》：“舆，当读为舆。是舆、舆古通用。”

⑪一体也：于鬯《香草续校书》：“体”当作“实”，上文可例。作“体”

者涉上一句“一体”而误。

【译文】

人大怒就会破坏体内阴气，大喜就会挫伤体内阳气；大的忧虑内脏便会崩发，特别恐怖就会使人变成疯癫；除去邪恶抛开拖累，不如从来未曾离开根本，才能算是最高的通达。有明亮的眼睛而不用来看东西，有安静的耳朵而不用来听声音；闭上嘴巴而不用来说话，听任本心而不去思虑；抛开聪明而反归自然，止息精神而除去巧诈；觉醒了而像在梦境中，活着而就像死去；最终则要返回到本来未生之时，而和自然造化在一起，死去和活着，存在于一个整体之中。

今夫繇者揭钁臿①，负笼土②，盐汗交流，喘息薄喉③。当此之时，得茠越下④，则脱然而喜矣⑤。岩穴之间，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⑥，捧心抑腹，膝上叩头，蜷跼而谛⑦，通夕不寐，当此之时，哙然得卧⑧，则亲戚兄弟欢然而喜。夫脩夜之宁，非直一哙之乐也⑨。

【注释】

①繇：通“徭”，劳役。揭：举起。钁(jué)：大锄。臿(chā)：铁锹。

②负：北宋本原作“魚”。刘绩《补注》本作“负”。据正。笼：盛土器具。

③薄：迫近。

④茠：通“庥(xiū)”，庇荫。越：通“樾”，树荫。楚语。

⑤脱然：舒服的样子。

⑥疵：孙诒让《札迻》：疑作“疝”，腹痛。瘕(jiǎ)：指腹中病。

⑦蜷跼(quán jú)：屈曲。谛：哭泣。

⑧哙(kuài)然：快乐的样子。哙，通“快”。

⑨一哙：一咽。即一瞬。喻时间短。

【译文】

现在服劳役的人举着锄头、铁锹，背扛土篓，汗流浃背，累得气也喘不过来。在这个时候，能够在树荫下休息，那么便是舒心欢喜了。而那岩穴之间的阴凉清爽，又不仅仅是树荫之下所能比拟的。患腹痛病的人，有时捧着心窝按着肚子，有时把头撞到膝盖上，蜷曲成一团而哭泣，整夜不能够入睡，在这个时候，能够快乐地入睡，那么父母兄弟必然欢欣喜悦。那长夜的安宁，不只是短暂的快乐所能相比的。

故知宇宙之大，则不可劫以死生①；知养生之和②，则不可县以天下③；知未生之乐，则不可畏以死；知许由之贵于舜，则不贪物。墙之立，不若其偃也④，又况不为墙乎？冰之凝，不若其释也，又况不为冰乎？自无蹠有⑤，自有蹠无；终始无端，莫知其所萌⑥；非通于外内，孰能无好憎？无外之外⑦，至大也；无内之内⑧，至贵也。能知大贵⑨，何往而不遂⑩？

【注释】

①劫：迫。

②养生之和：指养生之要道。

③县：同“悬”，系。一说“县”之言“眩”，惑乱。

④偃（yàn）：倒下。

⑤蹠（zhí）：到。

⑥萌：开始发生。

⑦无外：没有垠外。喻极大。

⑧无内：道极其微妙，故曰“无内”。言其小。

⑨大贵：指微妙之“大道”。

⑩遂：畅达。

【译文】

因此知道宇宙是如此广大，那么便不能够用死生相胁迫；懂得了养生的要道，就不必用天下的权势来惑乱；了解了未生时候的快乐，便不能用死亡来相威吓；懂得了许由比舜尊贵，那么就不会贪得外物。土墙的树立，不如它的倒下，更何况没有筑墙的时候呢？冰的凝结，不如它的融化，又何况它不成为冰的时候呢？从无形到有形，从有形到无形；它的终始变化没有端倪，没有人知道它萌动的时候；不是通达了自然界和道的变化，谁能没有喜好和憎恶呢？没有边界的外面，是最为广大的了；没有内部的里面，是最为尊贵的了。如果能够懂得最为微妙的道，什么地方不能通达呢？

衰世凑学①，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②，矫拂其情③，以与世交。故目虽欲之，禁之以度；心虽乐之，节之以礼；趋翔周旋④，诎节畀拜⑤；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饮；外束其形，内愡其德⑥；错阴阳之和⑦，而迫性命之情，故终身为悲人⑧。达至道者则不然⑨，理情性，治心术⑩；养以和，持以适；乐道而忘贱，安德而忘贫；性有不欲，无欲而不得；心有不乐，无乐而弗为；无益情者，不以累德⑪；而便于性者⑫，不以滑⑬。故纵体肆意⑭，而度制可以为天下仪⑮。

【注释】

①凑：趋附。

②直：只。

③矫：矫饰。拂：通“弗”，矫饰。与“矫”同义。

④趋翔：即趋动。翔，通“跄(qiāng)”，行动。

⑤诎(qū)节：卑屈的礼节。畀(bì)：通“俾”，卑躬。

⑥楤(sǒng)：《道藏》本作“总”，束缚义。《文子·上礼》作“愁”。

⑦错：乱。《道藏》本作“钳”，《文子·上礼》同。钳，钳禁。和：和气。

⑧悲人：悲哀之人。

⑨至道：最深刻的道理。

⑩心术：指思虑和心计。

⑪累德：有损于道德。

⑫而：刘绩《补注》本作“不”。

⑬滑：刘绩《补注》本“滑”下有“和”字。《文子·九守》有“不”、“和”字。

⑭纵体：行为放纵，不加检束。肆意：任意。

⑮仪：法度。

【译文】

衰败世道的趋时之学，不知推究初意返回根本，只知道粉饰他们的天性，矫饰他们的本情，以便和流俗世人相交接。因此眼睛即使想看，却被法规所禁止；心里纵然再欢喜，却受到礼仪的节制；行止有礼周旋应酬，卑躬屈节；肉冻结了而不敢吃，酒澄清了而不敢饮；外部束缚自己的形体，内部禁锢自己的德性；扰乱了阴阳间的和气，而使生命的本性受到禁迫，因而终身成为悲哀之人。通达最精深道理的人则不是这样，他们治理人的本性，修治自己的心术；用和气来养性，用适宜来控制自己；喜爱道术而忘掉卑贱，安于德性而忘记贫穷；本性持虚而不求外欲，那么就没有所欲不能得到；心正不求邪淫之乐，那么没有快乐不能获得；对于本性没有好处的东西，不因此损伤道德；对于性情便利的东西，不让它扰乱天和。因此得道之人虽然放纵行为任意行事，然而他们所树立的法规制度可以成为天下人的仪表。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①]，而禁其所欲[②]；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③]。夫牧民者[④]，犹畜禽兽也，不塞其囿垣[⑤]，使有野心；系绊其足，以禁其动，而欲脩生寿终，岂可得乎？

【注释】

①所以欲：产生欲望的原因。

②所欲：指贪念的情欲、骄奢、权势。

③障：遮蔽。

④牧：畜养。北宋本原作“收”。《道藏》本作“牧”。据正。

⑤囿（yòu）：畜养禽畜的园地。

【译文】

现在儒生不探求造成欲望的根本原因，而只禁止所想得到的权欲奢侈；不探究造成快乐的原因，而只禁止人们所想得到的快乐；这就像掘开长江、黄河的源头，而想用手来阻挡它。管理老百姓，就像畜养禽兽一样，不去堵塞门栏，而让它们产生野心；而后去束缚它们的双腿，来禁止它们的行动，这样却想让它们长命老死，怎么能做得到呢？

夫颜回、季路、子夏、冉伯牛[①]，孔子之通学也[②]。然颜渊夭死，季路菹于卫，子夏失明，冉伯牛为厉[③]，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见曾子[④]，一臞一肥[⑤]。曾子问其故，曰：“出见富贵之乐而欲之，入见先王之道又说之，两者心战[⑥]，故臞；先王之道胜，故肥。”推此志非能贪富贵之位[⑦]，不便侈靡之乐[⑧]，直宜迫性闭欲[⑨]，以义自防也。虽情心郁殪[⑩]，形性屈竭，犹不得已自强也，故莫能终其天年[⑪]。

【注释】

①颜回：春秋末鲁人，好学，年十八而卒。季路：春秋末卞人，尚勇，长于政事。被卫人杀死。子夏：春秋末晋人，长于文学。冉伯牛：即冉耕。

②通学：精通师传学业的人。

③厉：通“疠”，恶疾。

④曾子：春秋末鲁人，名参，字子舆，孔子晚年的学生。

⑤臞（qú）：瘦。按，“故子夏”条，见于《韩非子·喻老》，《原道训》已载之。

⑥战：交战。

⑦非能贪：王念孙《读书杂志》云：“贪”上当有“不”字。言子夏非能不贪富贵，不乐侈靡，特以义自强耳。

⑧便：安利。侈（chǐ）靡：奢侈糜烂。

⑨直宜：王念孙《读书杂志》：“直”下不当有“宜”字，“宜”即“直”字之误而衍者也。

⑩郁殪（yì）：忧伤的样子。

⑪天年：自然的寿数。

【译文】

颜回、子路、子夏、冉耕，都是孔子的高足弟子。然而颜渊早死，子路在卫国被剁成肉酱，子夏双目失明，冉耕患有恶疾，这些人都是强迫性情背离本性，而没有得到天和所造成的。因此子夏见到曾子，一次瘦、一次胖。曾子问他是什么缘故，子夏说：“出去见到富贵的快乐而想得到它，回来学习先王的学说又喜欢它，两者发生冲突，所以瘦了；先王之道战胜了，所以又胖了。”推究这个人的志向不是不想得到富贵的地位，不是不安享奢侈的快乐，只不过强迫性情禁闭情欲，用道义来自我防卫。即使性情忧伤，形体委屈，还不得已努力自强，所以不能享受他的自然寿数。

若夫至人[①],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适情而行;余天下而不贪[②],委万物而不利[③];处大廓之宇[④],游无极之野;登太皇[⑤],冯太一[⑥],玩天地于掌握之中,夫岂为贫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也,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乐也,乐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盗,岂若能使无有盗心哉?

【注释】

①至人: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

②余:富有、占有。

③委:抛弃。

④廓:虚。

⑤太皇:指天。

⑥冯(píng):依凭。太一:高诱注:天之形神也。按,指天帝。

【译文】

至于像至人,按照食量大小而吃饭,测定身体高矮而穿衣;到可以安身的地方去出游,适合自己的情趣而行动;据有天下之权而不贪求,抛弃万物而不谋利;处于虚无的天宇,遨游在没有边际的区域;登临上天,依靠在天帝身边,玩弄天地于手掌之中,难道会因为贫富而出现胖瘦的情况吗?因此儒家不能使人抛开情欲之事,而情欲可以用道义来制止;不能使人抛弃享乐之情,而享乐可以用礼仪来加以限制。假若只能使天下的人害怕刑罚而不敢为盗,哪如使他们没有盗窃之心呢?

越人得髯蛇[①],以为上肴,中国得而弃之无用。故知其无所用,贪者能辞之;不知其无所用,廉者不能让也。夫人主之所以残亡其国家,损弃其社稷[②],身死于人手,为天下笑,未尝

非为非欲也。夫仇由贪大钟之赂[3]，而亡其国；虞君利垂棘之璧[4]，而擒其身；献公艳骊姬之美[5]，而乱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6]，而不以时葬；胡王淫女乐之娱[7]，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适情辞余[8]，以己为度，不随物而动，岂有此大患哉？

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学射者不治矢也[9]；御者非辔不行，学御者不为辔也。知冬日之箑、夏日之裘[10]，无用于己，则万物之变为尘埃矣。故以汤止沸，沸乃不止，诚知其本，则去火而已矣。

【注释】

①髯(rán)蛇：大蛇，长数丈，可食。

②損：王念孙《读书杂志》：社稷可言弃，不可言损，"损"当为"捐"字之误。按，捐弃，抛弃。

③仇(qiú)由：春秋时狄国国君。高诱注：仇由，近晋之狄国也。晋智襄子伐之，先赂以大钟，仇由之君贪，开道来受钟，为和亲。智伯因是以兵灭取其国也。按，事见《战国策·西周策》、《韩非子·说林下》等。

④虞君：春秋时虞国之君。高诱注：晋大夫荀息谋于献公，以屈产之马、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贪璧、马，假晋道。既灭虢，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按，见于《左传·僖公五年》、《韩非子·十过》等。

⑤献公(?—前651)：春秋晋君。骊(lí)姬：春秋骊戎氏之女，献公夺而立为夫人。高诱注：晋献公伐骊戎，得骊姬及其娣。献公嬖之而生奚齐，其娣生卓子。遂为杀太子申生而立奚齐。杀适立庶，故曰乱。四世者，奚齐、卓子、惠公夷吾、怀公圉也。按，事见《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宣公二年等。

⑥桓公(? —前 643):春秋齐君,为五霸之一。易牙:桓公宠幸近臣,善调味,以其子为肉羹献桓公。高诱注:齐桓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进之,遂见信用,专任国政,乱嫡庶。桓公卒,五公子争立,六十日而殡,虫流出户,五月不葬。按,载《韩非子·十过》、《吕览·贵公》等。源于《左传》僖公十七、十八年。

⑦胡王:春秋时西戎之君。高诱注:胡,盖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遗女乐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谏,不从。去戎来适秦。秦伐,得其上地。按,事见《韩非子·十过》、《吕览·不苟》等。

⑧适情:节制情欲。余:指多余的奢欲。

⑨矢:北宋本原作"天"。《道藏》本作"矢"。据正。

⑩箑(shà):扇子。楚语。

【译文】

南方的越人捕得大蛇,把它作为上等的美食,中原地区的人捉到抛掉没有用场。因此知道它没有用处,贪婪的人也能够辞掉它;不知道它没有用处,廉洁的人也不会辞让。一些国君所以使国家残破,抛弃社稷,身体死在别人之手,而被天下之人取笑的原因,未尝不是因为有不正常的贪欲。狄君仇由贪爱大钟的贿赂,国家被智襄子灭掉;虞君贪图晋国的垂棘之玉,而自己被晋献公活捉;晋献公贪恋骊姬的美色,而使国家乱了四代;齐桓公酷爱易牙烹制的美味,自己死去不能按时下葬;西戎胡王沉迷于秦穆公赠送的美女,而失去了大片沃土。假使这五个国君,控制情欲、抛弃外物,以适宜为节度,不随奢欲而受惑,难道会有这样的大难吗?

因此说射箭的人,不是箭头不能射中,而是学习射箭的人不去练习射击;驾驭车马的人不是辔头不好,而是学习驾车的人不去练习驾驭。知道冬天的扇子、夏天的皮衣,对自己是没有用的,那么对待万物的变化就可以看成尘土了。所以用热水来熄灭滚水,滚水不会停止,果真知道它的本源,那么去掉火种就行了。

第八卷　本经训

【题解】

高诱解题云："本，始也。经，常也。天经造化出于道，治乱之由，得失有常，故曰本经。"本经，即根本常法的意思。治理国家要解决根本常法的问题。

全篇用太清之治、至人以及容成氏、尧舜治世与衰世、晚世、桀纣治世作对比研究，说明只有掌握根本大道，按照自然和社会规律行事，天下才能得到治理。而仁义、礼乐、孝悌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文中指出造成天下混乱、民怨沸腾的根本原因，是统治者追求无穷的嗜欲即"五遁"所产生的。强调统治者要爱惜民力，清静无为。充分说明了刘安作为学者和诸侯王的远见卓识。

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诂》：（此）"乃高注本也。"

太清之治也[1]，和顺以寂漠[2]，质真而素朴[3]，闲静而不躁[4]，推移而无故[5]，在内而合乎道，出外而调于义。发动而成于文[6]，行快而便于物[7]。其言略而循理[8]，其行悦而顺情[9]。其心愉而不伪[10]，其事素而不饰。是以不择时日，不占卦兆[11]，不谋所始，不议所终。安则止，激则行。通体于天

地，同精于阴阳。一和于四时，明照于日月，与造化者相雌雄[12]。是以天覆以德，地载以乐[13]。四时不失其叙，风雨不降其虐[14]。日月淑清而扬光[15]，五星循轨而不失其行。当此之时，玄元至砀而运照[16]，凤麟至，蓍龟兆，甘露下[17]，竹实满[18]，流黄出而朱草生[19]，机械诈伪，莫藏于心。

【注释】

①太清：高诱注：无为之始者，谓三皇之时。

②和顺：指不逆天暴物。寂漠：指不侵扰百姓。漠，北宋本原作“汉”。《道藏》本作“漠”。据正。

③质真：指本性不变。素朴：指精气不泄散。

④闲静：指无欲。躁：烦扰。

⑤故：常法。

⑥发动：行动举止。文：文采。

⑦行快：行动疾速。便：便利。

⑧略：简要。

⑨侻(tuō)：简易。

⑩愉：和悦。

⑪卦：八卦。兆：契龟之兆，以断吉凶。

⑫造化：指天地。雌雄：指和适。

⑬乐：生。

⑭虐：灾害。

⑮淑：美好。

⑯玄：天。元：气。至砀(dàng)：最大。砀，大。运：遍。

⑰甘露：甘美的雨露。

⑱竹实：竹子所结的果实，状如小麦，又名竹米。满：刘典爵《淮南

子韵谱》:“满”原作“盈”,“盈”与下文“生”为韵。今作“满”者,盖避讳改。

⑲流黄:即硫黄。炼丹原料。朱草:一种红色的草。可作染料,被称为瑞草。

【译文】

三皇统治的无为之世,帝王顺应天道、澹漠无为,本性纯真而质朴,没有欲望而不烦扰他人,与时变化而没有常则,在内部心志符合道的要求,在外部言行用义来协调。行动举止可以构成文章,迅速行事而可以便利外物。他的言辞简要而遵循条理,他的行为简易而顺乎性情。他的心情平和而不虚伪,他的行事朴实而不加掩饰。因此举行大事不必选择合时的日子,不必要用龟策进行占卦,开始的时候不必要商量,终结的时候也不必要议论。安定的时候就停止活动,奋激的时候则开始行动。形体同天地相通,精神与阴阳共存。和气同四时相一致,光辉同日月一起照耀,和大自然配合协调。因此上天用德泽覆盖万物,大地运载万物而使之生存。春夏秋冬四季不会失去秩序,风雨不会降下灾害。日月美好清明而放光明,五星依循轨道运行而不会错乱。在这个时候,上天元气广大而遍照海内,凤凰麒麟来到庭中,蓍草、龟甲露出吉兆,甘美的雨露降下,竹子结满果实,硫黄流出,而朱草产生,机巧诈伪之念,没有人隐藏在心中。

逮至衰世,镌山石①,锲金玉②,樀蚌蜃③,消铜铁,而万物不滋。刳胎杀夭④,麒麟不游;覆巢毁卵⑤,凤皇不翔;钻燧取火,构木为台;焚林而田⑥,竭泽而渔;人械不足⑦,畜藏有余;而万物不繁兆萌牙⑧,卵胎而不成者,处于大半矣。积壤而丘处,粪田而种谷;掘地而井饮,疏川而为利;筑城而为固,拘兽以为畜;则阴阳缪戾⑨,四时失叙;雷霆毁折,电霰降

虐[10]；气雾雪霜不霁[11]，而万物燋夭[12]。菑榛秽[13]，聚埒亩[14]；芟野菼[15]，长苗秀；草木之句萌、衔华、戴实而死者[16]，不可胜数。

乃至夏屋宫驾[17]，县联房植[18]；橑檐榱题[19]，雕琢刻镂；乔枝菱阿[20]，夫容芰荷[21]；五采争胜，流漫陆离[22]；脩掞曲校[23]，夭矫曾桡[24]；芒繁纷挐[25]，以相交持。公输、王尔无所错其剞劂削锯[26]，然犹未能赡人主之欲也[27]。是以松柏菌露夏槁[28]，江河三川[29]，绝而不流[30]；夷羊在牧[31]，飞蛩满野[32]；天旱地坼[33]，凤皇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兽[34]，于是鸷矣[35]。民之专室蓬庐[36]，无所归宿，冻饿饥寒死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溪谷，使有壤界，计人多少众寡，使有分数；筑城掘池，设机械险阻以为备，饰职事，制服等，异贵贱，差贤不肖，经诽誉[37]，行赏罚，则兵革兴而分争生[38]；民之灭抑夭隐[39]，虐杀不辜，而刑诛无罪，于是生矣。

【注释】

①镌(juān)：雕琢。

②锲(qiè)：同“锲”，雕刻金玉。

③樀：《道藏》本作“擿”。《正字通》：“樀，旧注又与擿通。”擿(tī)，打开。蜃(shēn)：蛤蜊。

④刳(kū)：破。夭：未生者曰胎，方生者曰夭。

⑤卵：北宋本原作“卯”。《道藏》本作“卵”。据正。下文“卵”字同。

⑥田：田猎。

⑦械：器用。

⑧兆：数目众多。

⑨则：北宋本原作“列”。《道藏》本作“则”。据正。缪戾(miù lì)：背离，错乱。缪，乱。

⑩电：王念孙《读书杂志》："电"当为"雹"，草书之误也。《文子·上礼》作"雹霜为害"，是其证。

⑪气：刘绩《补注》本作"氛"。霁(jì)：停止。

⑫燋(jiāo)：通"焦"，焦灼，火伤。夭：夭折。

⑬菑(zī)：茂草。榛(zhēn)：聚木叫榛。秽(huì)：荒芜。

⑭埒(liè)亩：田亩。

⑮芟(shān)：割草，除草。菼(tǎn)：草名，即初生之荻。

⑯句(gōu)萌：草木始生时，屈者为句，直者为萌。

⑰夏屋：大屋。驾：通"架"，构架。

⑱县联：王念孙《读书杂志》：县，当作"縣"。《释名》："櫋，縣也。"按，"櫋(mián)"即屋簷板。一说为门内隔扇。植：户植。门外关闭，中立直木用以加锁。

⑲橑(lǎo)：屋椽。擔：《道藏》本作"櫓"。《广雅·释诂一》王念孙疏证："儋、擔、櫓并通。"榱(cuī)题：屋檐的椽子头。通称"出檐"。

⑳乔枝：高扬的树枝。阿：曲屋。一说屋角翘起的檐。

㉑夫容：即芙蓉，荷花。芰(jì)荷：菱角、荷花。

㉒流漫：彩色相互掺和。陆离：美好的样子。

㉓掞(shàn)：舒展，弯曲。校(jiǎo)：交错。

㉔夭矫(jiǎo)：伸屈自如。曾(céng)：通"层"，重叠。桡(náo)：弯曲。

㉕芒繁：细密，繁多。纷挐(rú)：牵持，杂乱。挐，牵引。

㉖公输：春秋战国时的巧匠，鲁国人。王尔：古代巧匠。错：通"措"，施行。剞(jī)：曲刀。劂(jué)：曲凿。削：砍削。指斧子。锯：锯子。

㉗赡：满足。

㉘菌：通"箘(jùn)"，一种竹子。露：通"簬(lù)"，一种竹子。槁：枯死。

㉙三川：泾、渭、汧。

㉚绝：枯竭。

㉛夷羊：传说中的神兽。一说土神。牧：指殷郊牧野。

㉜飞蛩（qióng）：飞蝗。

㉝坼（chè）：干裂。

㉞句（gōu）爪：指鹰雕等猛禽。居牙：指熊虎之类。如锯之兽齿。距：即鸡爪。

㉟鸷（zhì）：捕杀。

㊱专室：特别小的房屋。一说以瓦为屋。蓬庐：用蓬草盖的房屋。

㊲经：明示。诽誉：诽恶誉善。

㊳分：通"忿"。

㊴灭抑：灭没。夭隐：夭折之痛。

【译文】

等到了衰败之世，开凿山石，雕琢金玉之器，开蚌取珠，销熔铜铁，万物遭受破坏不再滋长。剖肚取胎杀死珍贵的麋子，麒麟也不来遨游；捣翻鸟巢、毁坏鸟卵，凤凰便不再来飞翔；钻燧取火，架木为高台；烧焚山林来打猎，使湖泽枯干而捕鱼；百姓食物器用不够，但是仓库里却堆满了财物；而万物不能繁衍、发芽，禽卵兽胎不能长成的，居其大半。挖掘土石而垒成高丘，施肥田间而种五谷；掘地打井，疏通大川而为水利；修筑城郭而用来固守，拘禁野兽来畜养；这样一来，就会使阴阳变化互相背离，四季失去了正常的秩序；疾雷摧毁树木，冰雹雪珠降下灾祸；雾气霜雪连绵不断，而万物被摧残而夭折。蔓草杂木丛生，聚集在荒芜的田地上；除去野生杂草，禾苗不能旺盛结实；草木生长、挂花、结实而死去的，没有办法来计算。

进而又造起了高大的宫室，门户相连；屋椽、椽子，雕刻了精美的图案；高扬的枝叶翘过飞檐，绘有荷花、菱叶；五色争艳异彩生辉漂亮至极；有的笔力舒缓弯曲，伸展自如；层叠纷繁，互相交错。就是公输班、王尔也没有办法安放他们的刀凿斧锯，然而这样还不能满足国君的贪

欲。松柏、箘簬夏天枯死了，长江、黄河及泾、渭、汧三川，水流干涸而断流；神兽夷羊出现在商郊牧野，飞蝗满山遍野；天气大旱大地裂开，凤凰不再降落；长着句爪、锐牙、尖角、利距的飞禽走兽，在这时出来大肆捕食。老百姓住在蜗居和茅草棚里，流浪者无家可归，受冻挨饿、饥寒交迫死去的互相迭压在一起。等到国君们分割山川溪谷，划定界限，计算人口多少，使各有份额数量；修筑城墙挖掘深池，设置机关器械险阻障碍来作为守备，设立官吏职掌，制定服色等级，分别尊卑上下，区别贤德不肖，明确是非功过，实行赏赐刑罚，然而却使战争兴起忿争产生了；百姓因之死亡夭折，无辜之人被残杀，而无罪之人遭刑罚，在这时便出现了。

天地之合和①，阴、阳之陶化万物②，皆乘人气者也③。是故上下离心，气乃上蒸④；君臣不和，五谷不为⑤。距日冬至四十六日⑥，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杨⑦，阴阳储与⑧，呼吸浸潭⑨，包裹风俗，斟酌万殊⑩，旁薄众宜⑪，以相呕咐酝酿⑫，而成育群生。是故春肃秋荣，冬雷夏霜，皆贼气之所生⑬。由此观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⑭。是故明于性者，天地不能胁也⑮；审于符者⑯，怪物不能惑也⑰。故圣人者由近知远，而万殊为[一]⑱。古之人同气于天地，与一世而优游⑲。当此之时，无庆贺之利、刑罚之威⑳，礼义廉耻不设，诽誉仁鄙不立，而万民莫相侵欺暴虐，犹在于混冥之中㉑。

【注释】

①合和：融合，交会。

②陶化：陶冶融化。

③人气：刘绩《补注》本、《文子·下德》作“一气”。一气，指构成天地的基本素质。

④蒸：升腾。

⑤为：成熟。

⑥“距日”句：指从立冬经小雪、大雪到冬至，共四十六天。

⑦地：北宋本原作“也”。刘绩《补注》本作“地”。据正。杨：通“扬”，上扬。

⑧储与：徘徊不定的样子。又可释为“积聚”。

⑨浸潭：滋润漫衍。

⑩斟酌：反复衡量、选择。

⑪旁薄：充满、混同。众宜：众物宜适。

⑫呕咐（ǒu fù）：抚育，培养。酝酿：和调。

⑬贼气：反常的气候。

⑭制：王念孙《读书杂志》：“制”字义不可通，当为“刑”，字之误也。“刑”与“形”同。《文子·下德》正作“一人之形”。

⑮賫（xié）：财。《道藏》本作“脅”。疑“賫”通“脅（xié）”，胁迫。

⑯符：符验。

⑰怪物：指奇异之物。

⑱殊：不同。为[一]：北宋本原无“一”字。《道藏》本有“一”字。据补。一，同。

⑲一世：一世之间。优游：悠闲宽和。

⑳贺：陈昌齐《淮南子正误》云“当作庆赏”。

㉑混冥：即大冥。指道。

【译文】

天地之间的气体互相融合，阴气、阳气结合生成万物，都是依赖的一气。因此如果上下离心离德，一气便上升；君臣之间互相背离，五谷便不能成熟。从立冬到冬至共四十六天，上天含怀的和气还没有下降，

大地饱含的阴气没有上升，阴、阳二气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呼出吸收互相滋润，包容了所有的风气，吸收了万般不同的内容，混同万物、吸收适宜的部分，以互相抚育和调，而化育生成了天下万物。因此春季肃杀、秋季繁荣，冬天雷鸣、夏季下霜，这些都是不正常的妖气所造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天地宇宙，就像一个人的身子一样；六合之内，如同人的形体一样。因此对人的本性明了的人，天地也不能胁迫他；对于符验审查清楚的人，奇异的事物不能够迷乱他。因此圣人能够由眼前的推知遥远的，而对于形式多样的事物便都可以得到同一。古代的圣人与天地同气，故能在一世间悠闲遨游。在这个时候，没有庆赏的利益、没有刑罚的威胁，礼义廉耻的规定没有确立，诽谤赞誉、仁慈卑鄙的观念没有产生，但是天下万民没有人互相侵凌欺侮残害他人，如同生活在大冥之中一样。

逮至衰世，人众而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于是忿争生，是以贵仁①。仁鄙不齐②，比周朋党③，设诈谞④，怀机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⑤，是以贵义⑥。阴阳之情，莫不有血气之感，男女群居杂处而无别，是以贵礼⑦。性命之情，淫而相胁，以不得已⑧，则不和，是以贵乐⑨。是故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

【注释】

①仁：指仁爱。

②仁鄙：善与不善。

③比周：结伙营私。朋党：宗派，指为私利而勾结的同类。

④谞（xū）：阴谋。

⑤性失：指失去纯朴之性。

⑥义：合宜的行为或道理。

⑦礼：礼节，礼治。

⑧以：如，若。

⑨乐：乐教。

【译文】

等到了衰败之世，人口增多财源减少，从事繁重的劳动而养活不了众多的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愤怒争斗便产生了，因此便提倡仁爱。仁人、鄙人是不可能一致的，一些人结党营私互相勾结，设置阴谋欺诈手段，包藏了奇巧、诈伪之心，因而人的纯真本性便丧失了，所以要讲究道义。人有阴阳二气交会便产生了感情，其中无不充满了血气的冲动，男女群居混杂而没有区别，因此便尊重礼节。人的性命中存在着情欲，淫乱过度就会威胁生命，若不能得到制止，就会血气失调，因此便提倡乐教。所以仁、义、礼、乐这些规定，能够补救暂时的失败，而不能解决治理天下的根本问题。

夫仁者，所以救争也[①]；义者，所以救失也；礼者，所以救淫也；乐者，所以救忧也。神明定于天下[②]，而心反其初[③]；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阴阳从而包之，则财足；财足而人瞻矣[④]，贪鄙忿争不得生焉。由此观之，则仁义不用矣。道德定于天下而民纯朴，则目不营于色，耳不淫于声，坐俳而歌谣[⑤]，被发而浮游，虽有毛嫱、西施之色，不知悦也；《掉羽》、《武象》[⑥]，不知乐也；淫泆无别[⑦]，不得生焉。由此观之，礼乐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后仁生，行沮然后义立[⑧]，和失然后声调，礼淫然后容饰。是故知神明，然后知道德之不足为也；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之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之不足脩也。今背其本而求于末，释其要而索之于详，未可

与言至也⑨。

【注释】

①救：制止。

②神明：精神清明。

③心：指精神、意识。

④瞻：通“澹”，安静。

⑤俳：杂戏。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东汉墓出土俳优坐俑，造型极为生动，表情幽默风趣。

⑥《掉羽》：即翟羽，以雉羽舞蹈。周武王乐舞。《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后所作乐名。

⑦淫泆(yì)：纵欲放荡。

⑧沮(jǔ)：败。

⑨至：至德之道。

【译文】

仁爱，是用来制止互相争斗的；大义，是用来解救本性丧失的；礼节，是用来制服相互淫乱的；乐教，是用来解救忧愁的。精神清明在天下安定了，而意识就会返回到当初未有情欲之时；意识返回到当初，那么百姓便出现没有情欲的善良之性；返回到善良之性而天地阴阳的变化便可以包容进去了，那么就财物充足了；财物充足而人民便可以安静了，贪婪庸俗争斗的情况就不会出现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么仁义便可以不用了。道德在天下确立而百姓就会纯真质朴，那么眼睛可以不被美色所迷惑，耳朵不会被五音所惑乱，观看坐俳表演而唱着歌谣，披着长发而自由漫游，即使有西施、毛嫱这样的美色，也不知道喜欢；观看《掉羽》、《武象》这样的舞乐，也不知道快乐；那种纵欲放荡、男女无别的情况，就不会发生了。从这里可以看出，礼乐就可以不用了。因此德性沦丧而后仁产生，行为败坏而后义建立，和谐丧失后才用乐来调节，礼

节混乱后才有仪容修饰。因此知道精神清明，然后才懂得道德是不足取的；懂得道德，而后才知道仁义是不值得推行的；知道仁义，然后才知道礼乐是不值得修治的。现在背离它的根本而探求末节，放弃要害而在细节上去探求，是不可以跟他谈论最精深的道理的。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识也①；星月之行，可以历推得也②；雷震之声③，可以鼓、钟写也④；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见者，可得而蔽也；声可闻者，可得而调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别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领也。及至建律历，别五色，异清浊，味甘苦，则朴散而为器矣⑤。立仁义，脩礼乐，则德迁而为伪矣⑥。及伪之生也，饰智以惊愚，设诈以巧上⑦。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⑧。

【注释】

①矩、表：指画方形的仪器、测日影的圭表。识：认知。

②历：即历术、历法。

③雷震：王念孙《读书杂志》：当为"雷霆"。《文子·下德》同。

④写：模仿。

⑤朴：素材。按，此句见《老子》二十八章。

⑥迁：转移。

⑦巧：欺骗。

⑧"天下"二句：高诱注：有能持之者，桀、纣之民。有能治之者，汤、武之君也。按，《文子·下德》作"天下有能持之，而未有能治之者也"。下句疑脱"未"字。

【译文】

天地的巨大，能够用矩尺、圭表来测量它们；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可以用历术来求得；惊雷震撼的声音，可以用鼓、钟的声音仿效出来；风雨气候的变色，可以通过律管的变化来知道。因此凡是巨大的能够看得见的，就能够测量出来；明亮的能够见到的，都能够把它遮蔽起来；声音能够被听到的，都能够用来调节它们；颜色可以考察清楚的，都能够辨别出它们。最大的东西，天地也不能够包容它们；最小的事物，精神清明也不能够理清楚。等到建立了律历的规定，辨别了五色，分清了声音清浊，调出甘苦味道，那么质朴便被破坏而成为具体的器物了。建立了仁义的规定，设置了礼乐准则，那么德性转移而争相干起了虚伪之事。等到虚伪的产生，便粉饰智巧来惊吓愚民，巧计欺诈来蒙骗国君。天下虽有能以此来保持君位的，却没有能以此来治理国家的。

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①；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②。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③，使衔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为也。

【注释】

①“昔者”三句：高诱注：苍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去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苍颉，传说中黄帝史官，见鸟兽之迹而创造文字。《汉书·艺文志》有李斯作《苍颉》一篇。

②“伯益作井”三句：高诱注：伯益佐舜，初作井，凿地而求水，龙知将决川谷，漉陂池，恐见害，故登云而去，栖其神于昆仑之山也。伯益，舜时人，曾发明凿井。

③周鼎：周人铸的鼎。上有倕像，衔着自己的手指，说明奇巧之事

不可做。倕(chuí)：尧时巧匠。

【译文】

从前苍颉见鸟兽之迹而创造了文字，而天上落下谷子，鬼魂在夜间哭泣；伯益掘地打井，而龙飞升玄云，神灵栖息到昆仑之丘。智巧愈多而德性越少。因此在周朝的大鼎上雕上了倕的像，自己咬着手指，以此说明奇巧之事是不能干的。

故至人之治也，心与神处①，形与性调，静而体德②，动而理通，随自然之性，而缘不得已之化③。洞然无为④，而天下自和；憺然无欲⑤，而民自朴。无禨祥而民不夭⑥，不忿争而养足，兼苞海内，泽及后世，不知为之者谁何。是故生无号，死无谥⑦，实不聚而名不立⑧。施者不德⑨，受者不让，德交归焉⑩，而莫之充忍也⑪。故德之所总⑫，道弗能害也；智之所不知，辩弗能解也⑬。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谓之天府⑭。取焉而不损，酌焉而不竭⑮，莫知其所由出，是谓瑶光⑯。瑶光者，资粮万物者也⑰。振困穷，补不足，则名生⑱；兴利除害，伐乱禁暴，则功成⑲。世无灾害，虽神无所施其德⑳；上下和辑，虽贤无所立其功。

【注释】

①神：指精神。

②体：履行。

③缘：顺着。

④洞然：空虚的样子。

⑤憺(dàn)然：安静的样子。

⑥禨(jī)祥：祈求鬼神赐福。禨，福祥。

⑦谥(shì):谥号。

⑧实:财物。

⑨德:感戴恩德。

⑩交:贯通。归:归于一处。

⑪充忍:充满。忍,通“牣(rèn)”,满。

⑫总:归根。

⑬“智之”二句:高诱注:有智谋者尚不能知,但口辩者何能解也。按,“兼苞”至“名不立”,化自《庄子·徐无鬼》。

⑭“不言”四句:高诱注:有能通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者,入天之府藏。按,天府,即天道。

⑮酌:给予。

⑯瑶光:高诱注:瑶光,谓北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运,历指十二辰,擿(zhì)起阴阳,以杀生万物也。按,“智之”至“瑶光”,化自《庄子·齐物论》。“瑶光”作“葆光”。

⑰资:供给。

⑱名:仁名。

⑲功:武功。

⑳神:《文子·精诚》作“圣”。

【译文】

因此至人治理天下的时候,心灵和精神相共处,形体和性情相协调,静居时体现德性,行动时通达情理,随着自然的本性,而顺着不依人的意志而变化。虚静得像没有做什么事情,而天下自然平和;恬淡得像没有任何情欲,而百姓自然朴实。没有向鬼神求福却不会夭亡,没有争斗却给养充足,包容四海之内,德泽延及后世,而不知道是谁这样做的。因此生前没有任何爵名,死后也没有留下任何谥号,没有积累财物,没有留下美名。施予他人不需要别人感恩戴德,接受的人也没有一点谦让,德泽贯通归向于他,而又好像没有一点充满的样子。因此德所归根

之处，道不能够妨害它；有智谋的人不能知道的事，善辩的人也不能解释它。不用说话而可以辩说清楚，不用陈述而能够说得明白，如果通达了这样的道理，可以称呼他进入了天府。从中取出来而不会减少，给予他人而不会枯竭，没有人知道它从何处出现，它就是北斗七星中的瑶光。瑶光旋转，指明四季，它是供给万物食粮的星辰。赈救穷困，补充不足，那么仁慈之名便产生了；兴办有利的事业、除去有害的弊端，讨伐叛逆、禁止暴力，那么武功之名便形成了。世上没有灾害发生，即使是圣人也没有办法施行它的恩德；君臣上下和洽，即使贤德之人也没有办法建立他的功业。

昔容成氏之时①，道路雁行列处②，托婴儿于巢上，置余粮于亩首③，虎豹可尾④，虺蛇可碾⑤，而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⑥，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⑦，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⑧，杀九婴于凶水之上⑨，缴大风于青丘之泽⑩，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脩蛇于洞庭⑪，禽封豨于桑林⑫，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陕、险易、远近⑬，始有道里。

【注释】

①容成氏：古帝名。一说黄帝的臣子。《汉书·艺文志》“阴阳家”有《容成子》十四篇。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二)有《容成氏》。

②雁行：谓相次而行，如群雁飞行之有行列。列处：并列而处。

③亩首：田头。

④尾：牵尾巴。

⑤虺(huǐ)蛇：毒蛇。碾：压平。

⑥十日：传说中十个太阳轮流出现。其记载见于《山海经·大荒南经》、《楚辞·天问》、《庄子·齐物论》及马王堆汉墓帛画等。

⑦猰貐(yà yǔ)：传说中一种食人凶兽。凿齿：半人半兽的怪物，齿长三尺，其状如齿。九婴：一种有九个脑袋的水火之怪。大风：一种凶猛的大鸟，飞后能兴起大风，又叫风伯。封豨(xī)：大野猪。楚语称猪为"豨"。修蛇：大而长的蟒蛇，能把象吞掉，三年才吐骨头。

⑧畴华：南方大泽名。

⑨凶水：北狄之地有凶水。

⑩缴(zhuó)：一种带绳的箭。青丘：东方之泽名。

⑪洞庭：南方泽名，即今洞庭湖。

⑫禽：通"擒"。桑林：高诱注：汤所祷旱桑山之林。

⑬陕：同"狭"，狭窄。

【译文】

从前容成氏统治天下的时候，道路上行走的人长幼有序，把婴儿寄托在鸟巢之上，把余粮放置在田头，老虎、豹子可以牵着尾巴，毒蛇可以把它压平，而不知道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等到尧的时候，十个太阳一起出来，庄稼都烧焦了，草木全部干死，而百姓连吃的食物都没有；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都一起出来危害人民。尧便派后羿在畴华之野杀死凿齿，在凶水之上杀掉九婴，在东方青丘之泽射死巨鸟大风，上面射落了十个太阳，下面杀死猰貐，在洞庭湖斩断修蛇，在桑林活捉了大野猪，老百姓都非常欢喜，一致拥戴尧为天子。在这个时候，天下各地不论广阔狭窄、险阻平坦、远处近郊，都开始修建了道路。

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①]，以薄空桑[②]。龙门未开[③]，吕梁未发[④]，江、淮通流[⑤]，四海溟涬[⑥]，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⑦]，辟伊阙[⑧]，导瀍、涧[⑨]，平通沟陆[⑩]，流

注东海。鸿水漏[11]，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是以称尧、舜以为圣。

【注释】

①滔：激荡。

②薄：迫近。空桑：古山名，在鲁国。传为孔子出生地。今名空窦，在曲阜南。

③龙门：山名，在今山西、陕西境内，跨黄河两岸，形如门阙。

④吕梁：高诱注：在彭城吕县，石生水中，禹决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吕梁也。按，在今江苏铜山境，已堙。

⑤通流：贯通混流。

⑥四海：指天下各地。溟涬(míng xìng)：水势盛大，没有边界。

⑦三江：三江所指，分歧颇多。这里指长江流域众多的水道。五湖：指江淮流域五大湖泊。

⑧辟：开通。伊阙：古山名，在洛阳西南九十里。

⑨瀍(chán)、涧：瀍水出河南孟津。涧水出河南渑池。

⑩沟陆：水沟、道路。

⑪鸿水：即洪水。鸿，通“洪”。漏：排泄。按，本则化自《吕览·爱类》。

【译文】

舜的时候，水神共工兴起了洪水，大水逼近了东方的空桑。这时候龙门山没有开通，吕梁也没有开掘，长江、淮河水道互相沟通，四海混混茫茫，百姓纷纷爬上高丘，攀援树枝逃命。舜便命禹疏通了三江五湖，劈开伊阙山，疏导了瀍、涧二条水道，沟通水流、平整道路，洪水流注到东海。洪水泄退了，九州水干了，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因此称颂尧、舜为神圣之人。

晚世之时,帝有桀、纣。[桀]为琁室、瑶台、象廊、玉床[①]。纣为肉圃、酒池[②],燎焚天下之财,罢苦万民之力[③]。刳谏者,剔孕妇[④],攘天下[⑤],虐百姓。于是汤乃以革车三百乘[⑥],伐桀于南巢[⑦],放之夏台[⑧]。武王甲卒三千,破纣牧野[⑨],杀之于宣室[⑩]。天下宁定,百姓和集[⑪],是以称汤、武之贤。由此观之,有贤圣之名者,必遭乱世之患也。

【注释】

①"为琁(xuán)室"句:王念孙《读书杂志》:"为琁室"上脱"桀"字。《太平御览·皇王部》七引此,"为"上皆有"桀"字。按,琁室,即用玄玉饰其室。瑶,美玉名。床,北宋本原作"牀"。《道藏》本作"床"。据正。

②肉圃、酒池:积酒肉为园圃、渊池。今河南淇县西有糟丘,即酒池之处。此事亦见《韩非子·喻老》、《韩诗外传》卷二、《史记·殷本纪》等。

③罢:通"疲",疲苦。

④"刳(kū)谏者"二句:高诱注:王子比干,纣之诸父也。数谏纣之不道,纣剖其心而观之,故曰刳谏者。孕妇,妊身将就草之妇也。纣解剔观其胞裹,故曰剔孕妇也。按,刳,剖开。剔(tī),分解骨肉。

⑤攘(rǎng):侵夺。

⑥革车:兵车。

⑦南巢:今安徽巢县西北。

⑧夏台:大台,监狱名。在今河南禹县西。

⑨牧野:在今河南淇县西南。

⑩宣室:朝歌城外宫殿名。一说监狱名。

⑪和集：和谐安定。《太平御览》卷八十二《皇王部》七引作“和辑”。集、辑音义并同，集亦和义。

【译文】

晚世的时候，暴君有夏桀、商纣。夏桀造了琁室、瑶台、象廊、玉床。纣王兴建了肉林、酒池，耗尽了天下的财富，使万民疲于劳苦。剖开直谏者王子比干的心脏，解剖临产孕妇的肚子，侵夺天下人民的资财，残害万民百姓。在这种情况下商汤用兵车三百辆，讨伐夏桀于南巢，并把他拘禁在夏台。周武王率领甲卒三千人，在牧野大破纣军，纣王被杀死在宣室。天下安宁平静了，百姓和谐安定，因此称颂商汤、周武的贤德。从这里可以看出，具有圣贤名声的人，必定遭到乱世的祸患。

今至人生乱世之中①，含德怀道，拘无穷之智②，钳口寝说③，遂不言而死者众矣，然天下莫知贵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④”。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可传于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⑤，殊事而同指⑥，异路而同归。晚世学者，不知道之所一体⑦，德之所总要⑧，取成之迹⑨，相与危坐而说之⑩，鼓歌而舞之，故博学多闻，而不免于惑。《诗》云：“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⑪。”此之谓也。

【注释】

①至人：至德之人。

②拘：执持。《道藏》本作“拘”，刘绩《补注》本作“抱”。

③寝说：止息言论。

④“道可道”四句：见于《老子》一章。

⑤五帝：高诱注指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三王：夏禹、商汤、

周文王。

⑥指：意图。

⑦一体：一个整体。

⑧总要：概括要点。

⑨成：《文子·精诚》作“成事”。

⑩危：高，正。

⑪“不敢”四句：见于《诗·小雅·小旻》。暴（bào）虎，高诱注：无兵搏虎曰暴虎。冯（píng）河，高诱注：无舟楫而渡曰冯河。

【译文】

现在至德之人生活在乱世之中，饮含着德、怀藏着道，身怀着无穷的智慧，却闭起嘴巴停止说话，这样不说话而死亡的人是很多的，然而天下没有人知道不说话是最可贵的。因此，道说得出来的，不是永恒的道；名能够叫出名称的，不是永恒的名。记载在竹帛上，雕刻在金石上，能够传给后人的，都是其中比较粗疏的内容。五帝三王，从事的事业不同而意图都是一致的，各自走的路不一样，而归途都是一致的。晚世的一些学者，不懂得道是一个整体，德的主旨概要，只采取别人成功的一些做法，相互正襟危坐而谈论它，鼓乐唱歌手舞足蹈称颂它，虽然学问大见识广，而免不了迷惑。《诗》中说：“不敢徒手打虎，不敢徒步渡河。人们只知道这类事情危险，没有人知道其他的危险还很多。”说的就是这样的事。

帝者体太一①，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②，君者用六律③。

秉太一者④，牢笼天地⑤，弹压山川⑥；含吐阴阳，伸曳四时⑦；纪纲八极⑧，经纬六合⑨；覆露照导⑩，普汜无私⑪；蠉飞蠕动，莫不仰德而生。

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埒

类[12];嬴缩卷舒[13],沦于不测;终始虚满,转于无原[14]。

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开阖张歙[15],不失其叙;喜怒刚柔,不离其理。

六律者,生之与杀也,赏之与罚也[16],予之与夺也[17],非此无道也。故谨于权衡准绳,审乎轻重,足以治其境内矣。

【注释】

①体:效法。太一:北极神之别名。整个天体似围绕北极而转动。

②霸:诸侯中的霸主。则:法则。

③六律:生杀、赏罚、予夺。

④秉:执持、执掌。《太平御览》卷七十七《皇王部》二“秉”作“体”,“阴阳者”上有“法”字,“四时者”上有“则”字,“六律者”上有“用”字。

⑤牢笼:包罗。

⑥弹压:高诱注:弹山川,令出云雨,复能压止之。按,有制服、镇压义。

⑦伸曳(yè):牵引和调。

⑧纪纲:管理。

⑨经纬:规划治理。

⑩覆露:荫庇,沾润。照导:照耀,引导。

⑪普氾:普遍。

⑫埒(liè):形。

⑬嬴(yíng)缩:伸缩,进退。嬴,通“赢”,长。卷舒:卷曲,舒展。

⑭转:转化。原:本源。

⑮开阖(hé):开闭。歙(xī):敛藏。

⑯赏:北宋本原作“实”。《道藏》本作“赏”。据正。

⑰予：布施，给予。夺：收取。

【译文】

称帝的人是取法太一之神的，称王的人是效法阴阳变化的，诸侯中称霸的人以四时为准则，诸侯国君则使用六律。

掌握太一运行规律，能够包罗天地，制服山川；吐纳阴阳之气，调和四时节令；管理八极，规划六合；滋润万物照耀抚育，普及大众无所爱憎；小到飞翔和爬行的动物，没有什么不仰仗它的德泽而生长。

执掌阴阳二气的变化，承受天地的和气，生成了不同种类的形体；含怀元气化育万物，而形成了生物的类别；增长减少卷曲舒展，而进入到无法测量的境地；从结束到开始、由空虚到充满，转化到无法探究的本源之中。

掌握春、夏、秋、冬四时变化，春天种植、夏天生长，秋季收获、冬季贮藏；取予有一定的节令，出入有规定的时期；开闭张合，不会失去它的次序；喜怒、刚柔，不会离开它的道理。

执掌六律的规定，生存与杀戮，赏赐和刑罚，施予与夺取，不用这六种治国的方法，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因此谨慎地掌握权衡准绳所规定的法则，慎重审查刑法的轻重，这样就足以治理它的国家了。

是故体太一者，明于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伦；聪明耀于日月，精神通于万物；动静调于阴阳，喜怒和于四时；德泽施于方外①，名声传于后世。

【注释】

①施(yì)：伸延。

【译文】

所以效法太一的帝王，能明察天地的变化，通晓道德的条理；聪明比日月还要显耀，精神与万物相融通；动静与阴阳相协调，喜怒同四季

相和谐;德泽延伸到方外,名声传遍了后代。

法阴阳者,德与天地参,明与日月并,精与鬼神总[1];戴员履方,抱表怀绳[2];内能治身,外能得人;发号施令,天下莫不从风。

【注释】

①总:合。

②表、绳:指正、直。

【译文】

依据阴阳作为准则的国王,德泽和天地相配合,光辉与日月并重,精灵和鬼神相合;戴着圆天、踏着大地,抱着圭表、怀着准绳;对内能够治理己身,对外能够得到人心;发号施令,天下没有人不闻风而动的。

则四时者,柔而不脆,刚而不鞼[1];宽而不肆[2],肃而不悖[3];优柔委从[4],以养群类;其德含愚而容不肖[5],无所私爱[6]。

【注释】

①鞼:通"刿(guì)",割伤。

②肆:缓慢。

③肃:急切。悖(bèi):悖谬。

④优柔:宽容。委从(zòng):委顺。

⑤含:北宋本原作"舍"。《道藏》本作"含"。据正。

⑥爱:北宋本原作"受"。《道藏》本作"爱"。据正。

【译文】

拿四时作为法则的霸主，柔顺而不脆弱，刚强而不会折断；宽松而不缓慢，急切而不促迫；宽容随和，而生养万物；它的德泽可以容纳愚昧而接受不肖之人，对任何人没有什么偏爱。

用六律者，伐乱禁暴，进贤而废不肖；扶拨以为正[①]，坏险以为平[②]，矫枉以为直[③]，明于禁舍开闭之道，乘时因势，以服役人心也[④]。

【注释】

①扶：治理。拨：不正。

②坏：马宗霍《淮南旧注参正》："坏"字疑当作"攘"。《楚辞·离骚》王逸注：攘，除也。《文子·下德》作"攘"。

③矫：纠正。枉：弯曲。

④服役：操纵，役使。

【译文】

用六律作为法规的诸侯国君，讨伐逆乱、禁止暴力，进荐贤才而斥退不肖；治理偏邪而成为正直，排除险阻而为平坦，矫正歪曲而为平直，明白禁舍开合的道理，趁着时机利用形势，来驾驭和掌握人心的变化。

帝者体阴阳则侵，王者法四时则削，霸者节六律则辱，君者失准绳则废。故小而行大，则滔窕而不亲[①]；大而行小，则狭隘而不容；贵贱不失其体，而天下治矣。

【注释】

①滔窕(tiǎo)：高诱注指不满密。窕，空隙。

【译文】

称帝的人效法阴阳就会被诸侯侵扰，称王的人取法四时就会使国家削弱，称霸的人用六律来节制就会被邻国所欺辱，担任诸侯国君失去准绳就要被废除。因此小国统治者实行大国的法规，就会疏阔而不为人民所亲附；大国的统治者推行小国的法规，就会政令偏狭而不能包容天下；使尊贵的、低贱的不失掉他们立身的准则，那么天下就会得到治理了。

天爱其精①，地爱其平，人爱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电、风、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虑聪明喜怒也。故闭四关②，止五遁③，则与道沦。是故神明藏于无形，精神反于至真④，则目明而不以视，耳聪而不以听，[口当而不以言]⑤，心条达而不以思虑⑥，委而弗为⑦，和而弗矜⑧，真性命之情⑨，而智故不得杂焉。精泄于目⑩，则其视明；在于耳，则其听聪；留于口，则其言当；集于心，则其虑通。故闭四关则身无患⑪，百节莫苑⑫，莫死莫生，莫虚莫盈，是谓真人⑬。

【注释】

①精：光明。

②四关：耳、目、心、口。

③五遁：指追求金、木、水、火、土五种淫逸之事。遁，淫逸。

④精神：《文子·下德》作“精气”。

⑤[口当而不以言]：刘绩《补注》本有此句。《文子·下德》亦有此句。北宋本疑脱。

⑥条达：条顺通达。

⑦委：聚积。

⑧和：平和。《文子·下德》作“知”。矜(jīn)：自大。

⑨真：精诚。

⑩泄：通。

⑪身：《文子·下德》作“终身”。

⑫菀(yuàn)：病。《俶真训》高诱注作枯病。

⑬真人：指存养本性得道的人。

【译文】

上天珍爱它的光明，大地爱惜它的平正，人类爱惜它的情性。上天的光明，就是日、月、星、辰、雷、电、风、雨；大地的平正，就是金木水火土；人的情性，就是思虑、聪明、喜怒。所以封闭四关，制止五种淫逸，那么便和道一起浮沉。因此把神明藏到无形之中，精气返回到自身，那么眼睛明察而不用来看外物，耳朵灵敏而不用来听声音，(言谈适当而不用来说话，)心理通达而不用于思考问题，聚积财物而不据为己有，温和而不自傲，使性命之情真诚，那么智巧便不会混杂在其中了。精气和眼睛相通，那么他的视力就清楚；精气存在于耳中，那么他的听觉就灵敏；精气存留在口中，那么他的言词就会适当；精气集中在心里，那么他的思虑就会通达。因此封闭耳眼心口四关，那么身体便没有祸患，人体百节不会生病，不会死也不会生，不会空虚也不会充满，这就是所说的真人。

凡乱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1]。流遁之所生者五：大构驾[2]，兴宫室，延楼栈道[3]，鸡栖井干[4]；标株欂栌[5]，以相支持；木巧之饰，盘纡刻俨[6]；嬴镂雕琢[7]，诡文回波[8]；淌游瀷減[9]，菱杼紾抱[10]；芒繁乱泽[11]，巧伪纷挐[12]，以相摧错[13]，此遁于木也。

凿污池之深[14]，肆畛崖之远[15]，来溪谷之流，饰曲岸之际；

积牒旋石[16]，以纯脩碕[17]；抑減怒濑[18]，以扬激波[19]；曲拂邅迴[20]，以像湡浯[21]；益树莲菱[22]，以食鳖鱼；鸿鹄鹔鷞[23]，稻梁饶余[24]；龙舟鹢首[25]，浮吹以娱[26]，此遁于水也。

高筑城郭，设树险阻[27]；崇台榭之隆，侈苑囿之大[28]，以穷要妙之望[29]；魏阙之高，上际青云[30]；大厦曾加[31]，拟于昆仑；脩为墙垣，甬道相连[32]；残高增下[33]，积土为山；接径历远[34]，直道夷险[35]；终日驰骛[36]，而无蹪蹈之患[37]，此遁于土也。

大钟鼎，美重器，华虫疏镂[38]，以相缪紾[39]；寝兕伏虎[40]，蟠龙连组[41]；焜昱错眩[42]，照耀辉煌；偃蹇寥纠[43]，曲成文章；雕琢之饰，锻锡文镜[44]，乍晦乍明；抑微灭瑕[45]，霜文沉居[46]，若簟籧篨[47]；缠锦经冗[48]，似数而疏[49]，此遁于金也。

煎熬焚炙，调齐和之适[50]，以穷荆、吴甘酸之变[51]；焚林而猎，烧燎大木；鼓橐吹埵[52]，以销铜铁；靡流坚锻[53]，无厌足日[54]；山无峻干[55]，林无柘梓[56]；燎木以为炭，燔草而为灰；野莽白素[57]，不得其时；上掩天光[58]，下殄地财[59]，此遁于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

【注释】

①流遁：放荡，淫逸。

②构驾：木材连接支撑。指建造楼房。《文选·鲍照〈芜城赋〉》注引"驾"作"架"。驾，通"架"，架屋。

③延楼：高楼。栈（zhàn）道：飞阁复道相通。

④鸡栖：鸡所栖止之处。又为楼名。井干：楼名。

⑤标株（mò）：柱子之类。株，北宋本原作"抹"。《道藏》本作"株"。据正。欂栌（bó lú）：柱上承梁的方形短木，即斗拱。栌，北宋本

原作“护”。《道藏》本作“栌”。据正。

⑥盘：盘龙。纡(yū)：屈曲。刻俨(yǎn)：高诱注：浮首虎头之属。皆屋饰也。

⑦蠃(luó)镂：精巧的雕饰。蠃，通“蠃”，指蠃形文饰。

⑧诡文：奇异之文。回波：回旋的水波。

⑨淌(chǎng)游：水流动的样子。瀷淢(yì yù)：水面波纹。高诱注：皆文画拟像水势之貌也。

⑩杼(shù)：采实。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读为“苎(zhù)”。《汉书·司马相如传》张揖曰：“苎，三棱也。”按，即三棱水草。紾(zhěn)抱：联结。抱，当作“抱(sè)”。考见《原道训》。

⑪芒：光芒。繁：繁乱。

⑫巧伪：精巧虚构。纷挐(rú)：牵持，杂乱。挐，乱。

⑬摧错：色彩交错。按，“木巧”至“摧错”，高诱注：皆彩色、形象、文章貌。

⑭污池：蓄水池。

⑮肆：极尽。畛(zhěn)崖：边界。畛，田界。

⑯牒：通“迭”，重叠。旋：通“璇”，玉石。

⑰纯(zhǔn)：边缘。碕(qí)：曲岸。

⑱抑：制止。淢(yù)：湍流。濑(lài)：急流。

⑲扬：上扬。

⑳曲：弯曲。拂：背离。邅(zhān)迴：徘徊不进。

㉑溤(yú)：番禺。即今广东广州。浯(wú)：苍梧，在今湖南宁远南。又名九嶷山。

㉒树：种植。

㉓鹔鷞(sù shuāng)：水鸟，雁的一种，羽毛可制裘。

㉔梁：通“粱”。

㉕龙舟：龙形大舟。鹢(yì)首：鹢，水鸟。刻大鸟于船首，故曰鹢首。

㉖浮吹：浮行水中吹奏乐器。

㉗设：建造。

㉘侈(chǐ)：放纵。苑囿：有墙叫苑，无墙叫囿。古时帝王用来畜养禽兽之处。

㉙要(yāo)妙：美好的样子。

㉚际：接。

㉛大厦：大屋。曾(céng)：重。加：高诱注：架，材木相乘架也。按，疑正文作"架"。

㉜甬道：飞阁复道。

㉝残：堕。增：益。

㉞接：通"捷"，疾。径：行。

㉟直道：使厄道平直。

㊱驰骛(wù)：奔走。

㊲蹪(jī)蹈：绊倒。王念孙《读书杂志》："蹪蹈"当为"蹪陷"，字之误也。《原道篇》曰："先者蹪陷。"

㊳华虫：古指金铜器及服饰上的花草鸟虫。疏镂(lòu)：刻划，雕饰。

㊴缪紾(jiū zhěn)：纠缠。缪，交错。

㊵兕(sì)：雄性犀牛。

㊶蟠(pán)龙：盘旋的龙形。组：编织。

㊷焜昱(kūn yù)：鲜明，光彩焕发。焜，煌。昱，明。错：相互交错。眩：迷乱。

㊸偃蹇(yǎn jiǎn)：回环的样子。蓼纠：缠绕。

㊹锻：锻炼。镜：《道藏》本作"铙(náo)"，铁器的文理。

㊺抑：压制。瑕(xiá)：玉斑。

㊻霜文：纹饰如白霜。沉居：深陷。

㊼簟(diàn)：竹席。籧篨(qú chú)：粗竹席。一说苇席。

㊽缠：缠绵。经：织布的横线叫"经"。冗(rǒng)：长。

㊾数(shuò):细密。

㊿齐(jì)和:调剂。

51荆、吴:指楚国和吴国。

52鼓:鼓风。橐(tuó):风箱。埵(duǒ):冶炉风箱的铁管。

53靡流:即铜铁水涌流。

54无厌(yàn):不满足。厌,满。足日:一整天。

55峻干:高大的树木。

56柘:桑类树木,叶可喂蚕。梓:王念孙《读书杂志》:"梓"当为"桙"。是"桙"为伐木更生之名。故《本经篇》高注曰:"桙,滋生也。"

57莽:草。

58天光:日光。

59殄(tiǎn):尽。

【译文】

大凡祸乱所产生的原因,都在于国君的放荡淫逸。放纵淫逸的产生表现在五个方面:大兴土木,兴建楼台亭阁,群楼并起栈道相通,层层如鸡栖、方正如井栏;梁上短柱斗拱,相互支撑;木头上雕有奇巧的装饰,有弯曲的盘龙、仰首的虎头;雕刻精细色彩鲜明,文饰奇特曲回如波;有像水纹波涛荡漾起伏,菱花水草互相缠绕;着色细密巧妙扰乱真正的色泽,构思奇巧互相牵持,而交错成一个整体,这就是在木的方面的淫逸。

挖掘深深的沟池,水面宽阔无边,接通溪谷的水源,装饰曲曲弯弯的堤岸;层层堆砌璇玉之石,沿着蜿蜒曲岸铺成;控制急流激起怒涛,扬起高高的波澜;水流曲折徘徊,就像水网环绕的番禺、苍梧一样;水中种植莲藕和菱角,用来供给鱼鳖食粮;鸿鹄、鹔鹴栖息水滨,水稻、高粱,年年有余;龙形大舟扬起鹢首,浮行奏乐求得欢娱,这就是淫逸在水的方面。

筑起高高的城郭，设立重重险阻；建起雄伟的台榭，圈起巨大的苑囿，用来满足自己观赏的奢望；宫殿高耸，向上和青云相接；高楼层层，可以和昆仑比高；修起墙垣，飞阁复道把高楼相连；掘平高丘填高洼地，累积土石成为山峦；奔驰大道通达地方，使厄道变平直险阻化坦途；终日急驰，而没有跌倒的担心，这就是淫逸在土的方面。

铸起大的钟鼎，制造精美的重器，在铜器上雕饰花草鸟虫，互相交织在一起；犀牛酣睡、老虎俯伏，苍龙盘旋组合相连；光彩交错，使人迷乱，金光四射灿烂夺目；回环往复缠绕交织，弯曲成华美的文饰；经过雕琢修饰，锻炼后的锡铁光华细腻，有忽明忽暗的感觉；宝剑斑纹似如寒霜浸进剑体，斜纹如同席纹；排列有致像织锦的经线，使人看起来既细密又疏松，这就是淫逸在金的方面。

煎熬烧烤美味佳肴，调剂合适的口味，吃尽楚国、吴国的各种不同的风味；焚烧树林而去打猎，烧毁巨大的木头；拉起风箱，送进空气，用来冶炼钢铁；铁水涌流锻造器用，没有满足的日子；山上没有了高大的树木，树林没有柘树、梓木；烧掉树木来作炭，焚烧野草来作灰；原野草木被烧得光秃秃的，草木不能按时生长；火光上面掩蔽了太阳的光辉，下面耗尽了大地的资财，这就是淫逸在火的方面。这五个方面，在其中一个方面大肆淫逸，就完全可以使天下灭亡。

是故古者明堂之制①，下之润湿弗能及，上之雾露弗能入，四方之风弗能袭。土事不文②，木工不斫③，金器不镂④。衣无隅差之削⑤，冠无觚赢之理⑥。堂大足以周旋理文⑦，静洁足以享上帝，礼鬼神，以示民知俭节⑧。

【注释】

①明堂：高诱注：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圆下方，堂四出，各有左

右房，谓之“个”，凡十二门。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历，颁宣其令，谓之明堂。按，明堂之制，详见《礼记·明堂位》、《大戴礼记·明堂位》、《逸周书·明堂》及《淮南子·时则训》。

②土事：建筑工程。文：文饰。

③斫：雕画。

④镂（lòu）：雕刻。

⑤隅（yú）差：斜角。

⑥觚（gū）：古代酒器，上多有饰物。方纹曰觚。蠃（luǒ）：指蜗牛，也指蚌类。圆纹曰蠃。

⑦“堂大”句：高诱注：明堂，所以升降、揖让、修礼容，故曰周旋。理文，处理政事文书。

⑧本则文字化自《晏子春秋》卷二《内篇·谏下第二》。

【译文】

因此古代有建立明堂的制度，明堂下部潮湿之气不能够达到，上面浓雾寒露不能够进入，四方之风也不能够侵袭。土建墙壁不加粉饰，木梁也不作雕琢，使用的铜器也不刻镂。穿衣用全幅边角不剪裁，冠用平直没有折皱纹饰。明堂广大能够集会行礼发表文告，安静洁净能够用来祭祀天帝，礼敬鬼神，用明堂的制度就是告诉人们要知道节俭。

夫声色五味，远国珍怪，瑰异奇物①，足以变心易志，摇荡精神②，感动血气者，不可胜计也。夫天地之生财也，本不过五②。圣人节五行，则治不荒③。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则乐④，乐斯动⑤，动斯蹈，蹈斯荡⑥，荡斯歌，歌斯舞，歌舞节则禽兽跳矣。人之性，心有忧丧则悲，悲则哀，哀斯愤，愤斯怒，怒斯动，动则手足不静。人之性，有浸犯则怒⑦，怒则血充，血充则气激，气激则发怒，发怒则有所释憾矣⑧。夫钟鼓

管箫，干戚羽旄[9]，所以饰喜也；衰绖苴杖[10]，哭踊有节[11]，所以饰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钺[12]，所以饰怒也。必有其质，乃为之文[13]。

【注释】

①瑰(guī)异：奇异，珍奇。

②摇荡：动荡。

②五：指五行之数。

③荒：荒废。

④心和：心中平和。

⑤斯：则，就。

⑥荡：摇动。《礼记・乐记》、《史记・乐书》可与此相参。

⑦浸：侵凌、冒犯。《道藏》本作“侵”。《汉书・薛宣传》颜师古注：浸，字或作“侵”。

⑧释：解除、消释。憾：恨。

⑨干戚：斧钺。

⑩衰：通“缞(cuī)”，丧衣。古代丧服，用麻布制成，披在胸前。绖(dié)：用麻做的丧带，系在腰或头上。苴(jū)杖：古代居父母丧时所用的竹杖。

⑪哭踊：丧礼的仪式。踊，跳。

⑫钺(yuè)：古代兵器，状如斧。

⑬文：文饰。指礼仪形式。

【译文】

那些音乐、美色、五味，远方国家的珍宝特产，奇异稀有之物，完全能够改变人的心志，动荡人的精神，感动人的血气的东西，是不能够计算出来。其实天地间生出的财物，根本的东西不过五种。圣人能够善于调节五行，那么治理国家就不致荒乱。大凡人的天性，心境平和欲望

得到满足，就能感到快乐，快乐就要激动，激动就要顿足动手，顿足就要全身动荡，动荡就要唱歌，唱歌就要舞蹈，有歌有舞符合节拍就会像禽兽一样跳跃起来。大凡人的性情，心中有忧愁、亡失就要悲痛，悲痛就要伤心，伤心就要悲愤，悲愤就要发怒，发怒就要行动，行动就使手、脚不得安静了。大凡人的天性，被人侵凌冒犯就会动怒，动怒就会血气上充，血气上充则脾气冲动，脾气冲动就要发出怒火，怒火爆发愤恨就释放了。钟鼓、管箫、干戚、羽旄，是用来文饰喜悦之情的；缞绖、苴杖丧礼的仪节，是用来文饰悲哀之情的；兵革、羽旄，金鼓、斧钺，是用来文饰愤怒之情的。只有它的朴实之性存在，才有可能对它进行文饰。

古者圣王在上，政教平，仁爱洽①；上下同心，君臣辑睦；衣食有余，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顺；生者不怨，死者不恨②；天下和洽③，人得其愿。夫人相乐无所发贶④，故圣人为之作乐以和节之。

末世之政，田渔重税，关市急征⑤，泽梁毕禁，网罟无所布，耒耨无所设⑥，民力竭于徭役，财殚于会赋⑦；居者无食，行者无粮；老者不养，死者不葬；赘妻鬻子⑧，以给上求，犹弗能赡；愚夫惷妇，皆有流连之心、凄怆之志⑨。乃使始为之撞大钟、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失乐之本矣⑩。

【注释】

①洽：广博，普遍。

②恨：遗憾。

③洽：北宋本原作“治”。《道藏》本作“洽”。据正。

④贶(kuàng)：赐予，加惠。

⑤关市：关卡、市场。

⑥耨(nòu):《道藏》本作“耜(sì)”。

⑦“财殚”句:“财”下无“用”字。刘绩《补注》本、《群书治要》有“用”字。殚(dān):尽。会赋:计算人口数量收取赋税。会,计算。

⑧赘(zhuì):抵押。鬻(yù):卖。

⑨流连:离散,流离。凄怆(chuàng):悲怆。

⑩“乃使始”句:《群书治要》无“使”字。

【译文】

古时候圣人在上位,政治教化清平,对天下人民广施仁爱;上下同心协力,君臣之间和睦共事;衣食丰足,家家饶余;父亲慈爱儿子孝敬,兄长善良弟弟和顺;生活着的人没有怨恨,死去的人也没有遗憾;天下和谐,人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众人心中快乐不会产生有人恩赐之情,因此圣人替他们制订乐律来加以协调节制。

末世的政治,种田打鱼的人被取以重税,关卡集市紧急征收赋税,水泽、山梁全部禁止捕捉采摘,渔网没有办法撒下,农具没有用来放置的地方,百姓的力量消耗在繁重的徭役上,财富被赋税征收干净;居家的人没有粮食,奔走在外的人饿着肚子;年老的人无力奉养,死去的人无法安葬;抵押妻子卖掉儿子,用来供给国君的需求,还不能够满足;即使是愚蠢至极的男女,都有离散的痛苦、悲怆的心情。却竟然给他们击起大钟、敲起响鼓、吹奏竽笙、弹起琴瑟,已经失去了作乐的根本了。

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给①,君施其德,臣尽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爱②,而无憾恨其间。夫三年之丧,非强而致之。听乐不乐,食旨不甘③,思慕之心,未能绝也。

晚世风流俗败,嗜欲多,礼义废,君臣相欺,父子[相]疑④,怨尤充胸⑤,思心尽亡。被衰戴绖,戏笑其中,虽致之三年,失丧之本也。

【注释】

①给：丰足。

②致：表达。

③甘：甜美。

④父子[相]疑：北宋本原无“相”字。刘绩《补注》本增“相”字。据补。

⑤尤：责难。北宋本原作“左”。《道藏》本作“尤”。据正。

【译文】

古时候国君需求少而百姓给用充足，国君施行他的德泽，而臣下尽献他的忠心；父亲施予他的仁慈之爱，儿子竭尽他的孝道；各人表达自己的爱抚之情，而没有怨恨遗憾在其中了。那种三年丧礼的规定，不是强迫而使别人做到。三年服丧之时，听音乐不感到快乐，吃美味不觉得甘甜，是因为思慕悲哀之心，不能够断绝。

晚世风气习俗败坏，贪欲无有止禁，礼义遭到废除，君臣之间相互欺骗，父子之间互相怀疑，怨恨责难充满胸中，思慕之心全部丧失。披着缞戴着绖，却在其中玩耍嬉笑，即使让他们服丧三年，也失去了服丧的根本目的了。

古者天子一畿[①]，诸侯一同[②]，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万民，争地侵壤，乱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③]，禁之不止，诲之不变，乃举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党，封其墓，类其社[④]，卜其子孙以代之。

晚世务广地侵壤[⑤]，并兼无已；举不义之兵，伐无罪之国，杀不辜之民，绝先圣之后；大国出攻，小国城守；驱人之牛马，傒人之子女[⑥]；毁人之宗庙，迁人之重宝；血流千里，暴骸满野，以赡贪主之欲，非兵之所为生也。

【注释】

①畿(jī):方圆千里为畿。

②同:方圆百里为同。按,“古者”二句,化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③令:北宋本原作“今”。《道藏》本作“令”。据正。

④类:通“禷(lèi)”,祭名。有祭天和祭地两种。

⑤务:务求。

⑥傒:通“系”,拘捕。

【译文】

古时候天子封地方圆千里,诸侯封地方圆百里,各自守护自己的界限,不能相互侵扰。有不推行天子之令,残害万民,争夺土地,扰乱政治触犯禁令的,召见他不来到,命令他不实行,禁止他不停止,教诲他不改过的人,便举兵来讨伐他,杀掉他的国君,更换他们的党羽,修筑他的墓地,祭祀他的社神,经过占卜选择他们子孙中有贤德者来取代他。

晚世务求侵占他国扩张土地,兼并不能停止;发动不正义的战争,讨伐没有罪过的国家,杀死无辜的人民,绝灭先圣的后代;大的国家出兵对抗,小的国家保守城池;驱赶别人的牛马,拘系他人的子女;毁坏别国的宗庙,搬走他国的重宝;以致流血千里,横尸遍野,以此来满足贪婪国君的欲望,这不是发动战争的本来目的。

故兵者所以讨暴,非所以为暴也;乐者所以致和,非所以为淫也;丧者所以尽哀,非所以为伪也。故事亲有道矣,而爱为务;朝廷有容矣[①],而敬为上;处丧有礼矣,而哀为主;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本立而道行,本伤而道废。

【注释】

①容：礼节，法度。

【译文】

因此军队是用来讨平暴乱的，不是用来进行暴力活动的；音乐是用来陶冶情性的，不是用来进行淫乱活动的；服丧是用来表达悲哀之情的，不是用来作假的。所以事奉亲人是有规定的，而要把爱作为致力的目的；君臣朝见是有固定礼容的，而要以恭敬作为最高要求；处理丧事是有礼节的，而要把悲哀放在首位；用兵是有战略规定的，而要把实行道义作为根本。根本确立而大道就能推行，根本受到伤害而大道就会废弃。

第九卷　主术训

【题解】

高诱解题云："主，君也。术，道也。君之宰国，统御臣下，五帝三王以来，无不用道而兴，故曰主术也。"主术，就是国君统治天下之道。

淮南王认为，治国要实行"无为而治"，就是要按照自然和社会规律办事。治国之本在于安民，"民者，国之本也"。要减轻赋税，爱惜民力，富裕民生。治国要依靠大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即"乘众人之智，用众人之力"。治国要任人唯贤。"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百姓附；所任者非其人，则国家危，百姓乱"。治国要用法制，"法者，天下之度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要"立法禁君"。对国君自身，要"诚正"、"无私"、"先自为检式仪表"。国君治国要正确运用"权"、"势"的力量，"循名责实"，就能达到"天下尽力"的要求。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本训与司马谈所言相合。此训是研究汉初黄老道家治国理念和方略的重要文献。

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诂》：（此）"高注本也。"

人主之术[①]，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②]；清静而不动，

一度而不摇[②]；因循而任下[③]，责成而不劳[④]。是故心知规而师傅谕导[⑤]，口能言而行人称辞[⑥]，足能行而相者先导[⑦]，耳能听而执正进谏[⑧]。是故虑无失策，谋无过事[⑨]；言为文章[⑩]，行为仪表于天下[⑪]；进退应时，动静循理；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⑫]；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⑬]，所以蔽明也；黈纩塞耳[⑭]，所以掩聪；天子外屏[⑮]，所以自障。故所理者远，则所在者迩[⑯]；所治者大，则所守者少[⑰]。夫目妄视则淫[⑱]，耳妄听则惑，口妄言则乱。夫三关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规之，乃是离之；若欲饰之，乃是贼之[⑲]。

【注释】

①术：君主统治的手段和策略。其内容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手段。

②"处无为"二句：见于《老子》二章。

②一度：统一法度。摇：动摇。

③因循：沿袭旧法而不加改变。

④责成：督责完成任务。

⑤规：法度。师：指太师。周代三公之一。傅：指太傅，周代三公之一。谕导：劝谕，引导。《群书治要》引"导"作"道"。

⑥行人：《周礼·秋官》有行人之官，掌朝觐聘问。称辞：陈说。

⑦相者：指赞礼之人。有司仪、引导等职责。

⑧执正：主持政务之人。正，通"政"。谏：高诱注：或作谋也。按，谋，计谋。《淮南子》此节出自《慎子》。《春秋繁露·离合根》亦与之相似。

⑨谋：王念孙《读书杂志》："谋"本作"举"，"举"犹"动"也。《群书治

要》引此正作“举无过事”。过:失误。

⑩文章:指礼乐法度。

⑪行为仪表于天下:《文子·自然》作“行为仪表”。于大成《主术校释》:《大戴礼·曾子制言中》:“言为文章,行为表缀于天下。”《淮南》文所本也。

⑫“不为丑美”二句:《文子·自然》作:“美丑不好憎,赏罚不喜怒。”

⑬冕(miǎn):王者之冠。高诱注:天子玉县十二,公侯挂珠九,卿点珠六,伯子各应随其命数也。按,前旒(liú):王冠前面的玉串。天子前后十二,公侯九。下垂自目,故曰“蔽明”。旒,北宋本原作“旅”。《道藏》本作“旒”。据正。

⑭黈纩(tǒu kuàng):即黄绵。古之冕制,用大如丸的黄绵,悬于冕之两旁,以示不听无益之言。黈,黄色。纩,絮。纩,北宋本原作“续”。《道藏》本作“纩”。据正。

⑮外屏:皇帝的门屏。屏是对着门的小墙,后称照壁。

⑯在:察。迩(ěr):近。

⑰少:《群书治要》引此作“小”。

⑱妄:北宋本原作“安”。《道藏》本作“妄”。据正。下二“妄”字同。

⑲贼:败坏。按,“故古”至“贼之”,参见《晏子春秋《卷七《外篇》上、《荀子·大略》、《大戴礼记·保傅》等。

【译文】

国君统治天下的手段,用无为去处理事务,用不言去教化大众;清虚安静而不妄动,统一法度而不动摇;沿袭规则而任用臣下,督责臣下而自己不辛劳。因此国君知道谋划而要太师太傅劝谕教导,口中能够表达而要行人来陈说,腿脚能行动而却要赞礼之人引导,耳朵能够听清却要执政之人来进谏。所以天子思虑中没有失策的地方,谋划没有错误的地方;用言语表达就成为礼乐法度,行动表现就可以作为天下的表率;进退适应时代变化,动静依循一定的道理;不因为美丑而有好

憎,也不因为赏罚而喜怒;事物名称各自符合自己的名分,分类各自符合自己的类别,各种事情就像来自天然一样,没有什么是从自己一方发出的。因此古代的帝王,头上戴冕前面有旒,它是用来掩蔽自己视觉的,表示不视邪行;用黄绵塞耳,是用来掩蔽自己听觉的,表示不听邪说;天子居处前有外屏,是用来阻隔自己的,表示不亲近奸佞。因此天子所治理的地方远,那么他所考察的就近;所治理的地方大,那么他所持守的地方就小。眼睛乱看就会淫乱,耳朵乱听就会迷惑,嘴巴乱说就会造成混乱。目、耳、口这三关,是不能够不谨慎把守的。如果要去规范三关,那么便是使它们离散;如果把三关装饰起来,那么则是伤害了它。

天气为魂①,地气为魄②;反之玄房③,各处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④。太一之精,通于天道⑤。天道玄默⑥,无容无则;大不可极⑦,深不可测⑧;尚与人化⑨,知不能得。

【注释】

①魂:阳气为魂。依附人的精神。

②魄:阴气为魄。依附人的形体。

③玄房:喻人体。又说指天地。《文子·自然》作“反之玄妙”。

④太一:指天。

⑤通于天道:《文子·自然》作“通合于天”。

⑥玄默:清静无为。

⑦大:北宋本原作“天”。刘绩《补注》本作“大”。《文子·自然》同。据正。

⑧测:尽。

⑨尚:通“常”。《文子·自然》作“常”。

【译文】

上天的精气为魂,大地的精气为魄;使它们返回到人体,各自处于它们的处所;把守住它们而不失去,向上可以通达太一。太一的精华,与天道相通。天道是沉静无为的,没有容貌没有法则;大到没有边际,深到无法测量;天道常和人一起变化,但是人的智慧又不能得到它。

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①],神不驰于胸中[②],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成之心[③];甘雨时降[④],五谷蕃植[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⑥],岁终献功[⑦];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⑧],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⑨],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⑩],因天地之资[⑪],而与之和同[⑫]。是故威厉而不杀[⑬],刑错而不用[⑭],法省而不烦[⑮],故其化如神[⑯]。其地南至交阯[⑰],北至幽都[⑱],东至汤谷[⑲],西至三危[⑳],莫不听从。当此之时,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㉑],莫怀奸心。

【注释】

①神农:上古部落领袖,主南方,又称炎帝。

②"神不"句:高诱注:言释神安静,不躁动也。

③成:通"诚"。刘绩《补注》本作"诚"。

④甘雨时降:《文子·精诚》作"甘雨以时"。甘雨,适宜农事的雨水。

⑤植:生长。

⑥月省时考:每月按时查看考察。省,视。

⑦献功:奉献收成。功,成。

⑧迁延:逍遥自在。

⑨朴重：敦厚，庄重。端悫（què）：端正，诚笃。悫，诚。

⑩功成：杨树达《淮南子证闻》："功成"当作"成功"。"功"字与上文"公"，下文"同"字为韵，作"功成"则失其韵矣。

⑪资：资助，供给。

⑫和同：把光荣和尘浊同等看待。见于《老子》五十六章。

⑬不杀：王念孙《读书杂志》："杀"本作"试"。不试犹不用也。《太平御览·皇王部》三引此，正作"不试"。《文子·精诚》同。

⑭刑错：指无人犯法，刑法搁置不用。错，通"措"，放置。

⑮烦：繁多。

⑯其化如神：《文子·精诚》作"教化如神"。

⑰交阯（zhǐ）：指两广以南和越南北部一带。《脩务训》作"交趾"。古人认为其民足趾相交，与中原不同，故名。

⑱幽都：指北方山名。

⑲汤谷：日出之处。

⑳三危：山名。在甘肃敦煌南。

㉑一俗：习俗一同。

【译文】

从前神农氏统治天下的时候，精神安静不在胸中躁动，智慧施行不离开四方疆界，怀抱着他的仁诚之心；于是甘雨按照时节降落，五谷旺盛生长；春天播种夏季生长，秋天收获冬天贮藏；每月按时考察下情，年终奉献收成；按时品尝新谷，在明堂上举行祭祀。明堂的建筑形制，有顶盖而没有四面墙壁；风雨不能侵袭，冷热不能伤害；逍遥自在地进入，以公心教育万民。他的百姓端正朴实，不去忿争而财物充足，不辛劳形体而大功告成，凭借着天地的资助，而与天地融为一体。因此虽然威严但是不去杀戮，刑法搁置而不去使用，法令条文简约而不烦琐，所以他的化育万民就像有神灵驱使一样。他的地域南边到达交阯，北方到达幽都，东方到达汤谷，西方到达三危，没有人不听从的。当这个时候，刑

法宽松，牢狱空空，而天下习俗统一，没有人怀有奸诈之心。

末世之政则不然。上好取而无量，下贪狼而无让[1]；民贫苦而忿争，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兴，盗贼滋彰；上下相怨，号令不行；执政有司不务反道，矫拂其本而事修其末[2]；削薄其德[3]，曾累其刑[4]，而欲以为治，无以异于执弹而来鸟，捭棁而狎犬也[5]，乱乃逾甚。夫水浊则鱼噞[6]，政苛则民乱。故夫养虎豹犀象者，为之圈槛，供其嗜欲，适其饥饱，违其怒恚[7]，然而不能终其天年者[8]，刑有所劫也[9]。是以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能[10]，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不直之于本，而事之于末，譬犹扬堁而弭尘、抱薪以救火也[11]。故圣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赡；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块然保真[12]，抱德推诚[13]；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14]，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为贵[15]，至精为神[16]。

【注释】

①贪狼：贪婪，凶暴。

②矫拂：纠正，违背。拂，违。

③削薄：削减，减薄。

④曾(céng)累：即层累，层层累加。曾，通“层”。

⑤捭(bǎi)：掷。棁(zhuō)：木杖。狎(xiá)：玩耍。

⑥噞(yǎn)：鱼在水面张口呼吸。

⑦违：《列子·黄帝》、《庄子·人间世》作“达”。恚(huì)：恨，怒。

⑧天年：自然的寿命。

⑨刑：通“形”。刘绩《补注》本作“形”。劫：威逼。

⑩能：通“态”。《道藏》本作“态”。

⑪堁(kè)：尘土。北宋本原作“棵”。《道藏》本作“堁”。据正。弭(mǐ)：消除。

⑫块然：安然自得的样子。

⑬推诚：以诚意相待。

⑭响：回声。

⑮神化：指精神的变化。

⑯至精：最高的精神境界。

【译文】

末世的政治则不是这样。国君爱好贪取而没有限度，臣下贪婪残暴而没有谦让；百姓贫苦不堪而互相争斗，从事辛勤劳作而没有一点收获；巧智诈伪盛行，盗贼滋生蔓延；君臣之间互相怨恨，号令没有办法通行；执政官员和主管部门不务求返回正道，反而背离根本而去从事末节；不断减少他们的德性，而层层累加他们的刑法，却想以此得到治理，这同举着弹丸而使鸟飞来，挥舞棍子而耍狗一样，混乱只会加倍增加。水混浊了鱼就会呼吸困难，政令苛烦了就会给百姓造成混乱。所以那些豢养虎、豹、犀、象的人，为这些动物围起了圈墙和栅栏，供给他们嗜欲所需求的东西，适应它们的饥饱变化，避开它们发怒的时候，虽然这样这些动物还不能过完它们的自然寿命，主要是形体受到威逼的原因。因此国君多诈那么臣下多欺骗，国君多嗜欲那么臣下就会多巧饰，国君多烦扰那么臣下便不得安定，国君多贪欲那么臣下则争斗。不在根本上使它们正直，而却在末节上去用力，就像扬起尘土而想要消除灰尘、抱着干柴而去救火一样。因此圣人事情少而容易治理，需求少而容易满足；不需要施予而能成为仁爱，不需要言语而可以成信用；不去寻求而能够得到，不去从事而能够成功；安然自得地保存本性，怀抱着德泽而能以诚待人；天下的人便跟从他，就像声响应和回声，形体决定影子

一样，他们所修治的是解决自身这个根本问题。刑罚是不能够完全用来改变风气的，杀戮也是不能全部禁止奸恶的，只有精神的改变才是可贵的，具有最高精神境界便能达到神奇的效果。

夫疾呼不过闻百步，志之所在，逾于千里[①]。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②]，弗招而自来，不麾而自往[③]；窈窈冥冥，不知为之者谁，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诵[④]，辩者弗能形。

【注释】

①逾：越过。

②至精之像：《文子·精诚》作“至精之感”。

③麾（huī）：指挥。

④诵：通“颂”，仪容。

【译文】

高声疾呼不过使百步之远的人听到，意志所要到达的地方，可以越过千里之遥。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阴影，万物归向它，而没有人使万物这样做。因此最高的精神境界具有感化的巨大力量，不去招呼而万物自然归来，不去指挥而万物自行前往；幽深广大啊，不知道指挥它这样做的是谁，而大功自然告成。智慧的人不能够描绘它的仪容，善辩的人不能够描绘它的形体。

昔孙叔敖恬卧，而郢人无所害其锋[①]；市南宜辽弄丸，而两家之难无所关其辞[②]。鞅鞈铁铠[③]，瞋目扼掔[④]，其于以御兵刃[⑤]，县矣[⑥]。券契束帛[⑦]，刑罚斧钺，其于以解难，薄矣[⑧]。待目而照见[⑨]，待言而使令，其于为治，难矣。

【注释】

①“昔孙叔敖”二句：高诱注：但恬卧养德，折冲千里之外，敌国不敢犯害，故郢人不举兵出伐，无所害其锋于四方也。按，孙叔敖，春秋楚国期思（今河南淮滨东南）人，由平民而被楚庄王擢为令尹，帮助楚庄王成就霸业。恬卧，安寝。郢，楚都。在今湖北江陵北。害，损害。

②“市南”二句：高诱注：宜辽，姓也，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为费无极所逐，奔郑，郑人杀之，其子胜在吴，令尹子西召之，以为白公。请伐郑以报雠，子西许之，而未出师。晋人伐郑，以报雠，子西救之。胜怒曰：“郑人在此，雠不远矣。”欲杀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辽，得之可以当五百人。”乃生视之，告其故。不从，举之以剑，不动，而弄丸不辍，心志不惧，曰：“不能从子为乱，亦不泄子之事。”白公遂杀子西。两（家）虽有难，不怨宜辽，故曰“无所关其辞”也。按，弄丸，古代民间技艺，又叫“跳丸”。难（nàn），指争执、敌对。关，牵连。按，本则两事，化自《庄子·徐无鬼》。

③鞅（yàng）：套在马颈用以负轭的皮带。鞈（gé）：古代用以护胸的革车。

④瞋（chēn）：发怒时睁大眼睛。扼擥（wàn）：手握其腕，表示激怒的感情。

⑤御：制止。

⑥县（xuán）：远。

⑦束帛：帛五匹为一束。古代用作聘问的礼物。

⑧薄：微小。

⑨待目：等待示意。照：察看。

【译文】

从前孙叔敖安寝无为，而楚国刀兵没有损害；市南宜辽拨弄弹丸，

白公胜、令尹子西两家之难没有关涉自己的言辞。披挂战马穿上铠甲，瞪大眼睛握住拳头，用这种办法来制止刀兵之灾，就离得很远了。带着契据拿着束帛，使用刑罚举起斧钺，用这种办法来解决争难，可能性就很小了。等待别人指使才去察看，等待别人说话才去行动，用这样的办法治理国家，就困难了。

蘧伯玉为相[①]，子贡往观之[②]，曰："何以治国？"曰："以弗治治之[③]。"简子欲伐卫[④]，使史黯往觌焉[⑤]。还反报曰："蘧伯玉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险阻，何足以致之[⑥]？故皋陶喑而为大理[⑦]，天下无虐刑，有贵于言者也[⑧]；师旷瞽而为大宰，晋无乱政，有贵于见者[⑨]。故不言之令，不视之见，此伏牺、神农之所以为师也[⑩]。

【注释】

①蘧(qú)伯玉：名瑗，春秋卫国人，有贤相之名。

②子贡(前520—前456)：孔子弟子，春秋末卫人，以外交和经商著称。

③以弗治之：即无为而治。指顺应自然和社会规律而治理。

④简子：春秋末晋卿，亦称赵孟，战胜范氏、中行氏，为其子建立赵国奠定基础。事见于《吕览·召类》，并载于《说苑·奉使》。卫：周初封国，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后迁楚丘(今河南滑县)、帝丘(今河南濮阳)。

⑤史黯(àn)：春秋末晋太史，姓蔡，名墨。觌(dí)：观看。

⑥致：达到。

⑦皋陶(gāo yáo)：传说中东夷族首领，曾为舜掌刑法，禹选为接班人，早死。喑(yīn)：哑。大理：掌管刑狱之官。

⑧“有贵”句：高诱注：虽喑，平狱理讼能得人之情，故贵于多言者也。

⑨“师旷”三句：高诱注：虽盲，而大治晋国，使无有乱政，故贵于有所见。按，大宰，西周置官，掌王家内外事务。于大成《主术校释》：“太宰”当作“大师”。今本《文子》亦作“太宰”，而《太平御览》七百四十引作“太师”。

⑩师：指师法。

【译文】

蘧伯玉担任卫相，孔子弟子子贡前往观察，问道：“先生用什么办法来治理国家？”回答说：“用弗治来治理。”赵简子准备讨伐卫国，派史黯先去察看情势。归来报告说：“蘧伯玉担任相国，不能够派兵伐卫。”牢固的关塞、险要的地形，怎么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因此皋陶是哑巴而担任司法之官，天下没有出现暴虐的刑法，所以哑巴比多言有可贵之处；乐师师旷双目失明而担任太师之职，晋国没有出现乱政，所以瞎子比那些视力好的人有可贵之处。因此皋陶不用说话的命令，师旷不用眼看的见解，这就是伏栖、神农氏成为后世师法的原因。

故民之化也，不从其所言而从其所行。故齐庄公好勇[①]，不使斗争[②]，而国家多难，其渐至于崔杼之乱[③]。倾襄好色[④]，不使风议，而民多昏乱，其积至昭奇之难[⑤]。故至精之所动，若春气之生，秋气之杀也，虽驰传骛置[⑥]，不若此其亟[⑦]。故君人者，其犹射者乎？于此豪末[⑧]，于彼寻常矣[⑨]，故慎所以感之也。

【注释】

①齐庄公（？—前731）：春秋齐君，在位6年，因淫乱被杀。

②斗争：刘家立《淮南内篇集证》：谭氏复堂曰："斗争"应作"间争"。间争，谏诤也。与下文"风议"同义。《文子》亦作"斗"，盖其讹已久也。

③"其渐"句：高诱注：崔杼，齐大夫也。乱，杀庄公也。按，崔杼(zhù)(？—前546)弑君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④倾襄：即楚顷襄王，名横，怀王之子，战国晚期楚君，在位36年。

⑤昭奇：楚大夫。《文子·精诚》作"淫泆"。

⑥传(zhuàn)：传车。骛(wù)：奔跑。置：驿站。

⑦亟(jí)：疾。

⑧豪：通"毫"，细毛。

⑨寻常：《说文》八尺为寻，倍寻为常。

【译文】

因此百姓听从教化，不是听从施政者的言论而是追随他们的行动。因此齐庄公爱好勇力，不听从臣下劝谏，从而造成国家多灾多难，最终酿成了崔杼弑君。楚倾襄王爱好美色，不让人劝告，而人民混乱不堪，逐渐造成了昭奇之难。所以最高的精神具有感化的重要力量，就像春风化育万物，秋气使万物凋零，即使像传车飞奔到达驿站一样，也不如它这样急速。所以国君统治人民，大约就像射箭吧！在射出的时候相差毫末，在到达目标时就会有极大的误差，因此对能造成感化的事情要特别慎重。

夫荣启期一弹[①]，而孔子三日乐，感于和[②]；邹忌一徽[③]，而威王终夕悲[④]，感于忧。动诸琴瑟，形诸音声，而能使人为之哀乐。县法设赏，而不能移风易俗者，其诚心弗施也。宁戚商歌车下[⑤]，桓公喟然而寤矣[⑥]，至精入人深矣。故曰：乐，听其音，则知其俗；见其俗，则知其化。孔子学鼓琴于师

襄[⑦]，而谕文王之志[⑧]，见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听鲁乐[⑨]，而知殷、夏之风，论近以识远也。作之上古，施及千岁[⑩]，而文不灭，况于并世化民乎？

【注释】

①荣启期：春秋时隐者。《列子·天瑞》中记载"孔子三日乐"，即孔子在太山见"鹿裘带索，鼓琴而歌"的荣启期，听其谈三"乐"之事。

②和：和平。

③邹忌：战国时人，以鼓琴游说齐威王，被任为相国。徽：琴徽，琴弦音位的标志，根据弦长整数比，镶嵌十三个圆形标志。

④威王（？—前320）：战国齐君，名田齐，在位36年。曾任用邹忌、孙膑、田忌等人，并开设稷下学宫，广延人才。《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亦载有邹忌以琴说齐王之事。

⑤宁戚：春秋卫人，穷困潦倒，以歌感齐桓公，被任为大田，与管仲等共同辅政。商歌：商调的歌曲。

⑥桓公：即齐桓公（？—前643），春秋齐君，"春秋五霸"之首，在位43年。桓，北宋本原作"植"。《道藏》本作"桓"。据正。喟（kuì）然：叹气的样子。寤：通"悟"，省悟，感悟。按，其事亦载于《吕览·举难》。

⑦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鲁国人，曾整理《诗》、《书》、《春秋》、定《易》、《礼》，序《周易》。《汉书·艺文志》有《论语》古二十一篇。师襄：鲁国太师，著名音乐家。

⑧谕：教导。文王：周文王（前1152—前1056），姓姬，名昌，在位50年。曾讨伐商纣王，并演《周易》。按，孔子学鼓琴事，亦载于《韩诗外传》卷五、《史记·孔子世家》等。

⑨延陵季子：即春秋吴公子季札，初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故称。

鲁乐：季札曾于前544年出使鲁国，欣赏周代传统音乐。事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⑩施（yì）：延续。

【译文】

荣启期一次弹琴唱歌，而孔子听了快乐了三天，这是因为被平和之气所感动；邹忌演奏一曲，而齐威王整天悲哀，这是因为被忧虑之情所感染。在琴瑟上拨动，能够形成声音，使人产生悲伤和欢乐的感情。悬挂法律条文、施行赏赐，但是却不能够改变习俗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真诚之心没有表现出来。宁戚在车下唱起商调歌曲，齐桓公听了不住地叹息而省悟，这时最高的精神已经深入人心了。因此说，作为音乐，聆听发出的声音，从中就可以知道国家的风俗；看到他的国家的习俗，那么便可以了解他的国家的教化。孔子在鲁国向著名乐师师襄学习鼓琴，而教导他领会文王琴曲中的志趣，能够从微小的地方见到大的光明。延陵季子欣赏了鲁国的音乐，从而知道了殷、夏的风俗，可知谈论近的而可以认识长远的道理。这些音乐都是上古时代创作的，却影响到了千年之后，而它的文采并未泯灭，又何况在同时代对人民的感化作用呢？

汤之时[①]，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②]，而四海之云凑[③]，千里之雨至。抱质效诚[④]，感动天地，神谕方外[⑤]。令行禁止，岂足为哉？古圣王至精形于内[⑥]，而好憎忘于外；出言以副情[⑦]，发号以明旨；陈之以礼乐，风之以歌谣；业贯万世而不壅[⑧]，横扃四方而不穷[⑨]；禽兽昆虫，与之陶化[⑩]，又况于执法施令乎？

【注释】

①汤：商朝的建立者。在位30年。

②桑林：地名，在东方。

③凑：会集。此事见于《吕览·顺民》等。

④效：北宋本原作"放"。《道藏》本、《文子·精诚》作"效"。据正。

⑤方外：世外。

⑥古：通"故"。《文子·精诚》作"故"。

⑦副：北宋本原作"嗣"。刘绩《补注》本、《文子·精诚》作"副"。据正。

⑧业：通"牒"，累积。

⑨扃：从外面关门的门闩。有横贯义。北宋本原作"局"。庄逵吉本作"扃"。据正。

⑩陶化：陶冶变化。

【译文】

商汤的时候，发生了七年的旱灾，他亲自到东方桑林之地去祈祷求雨，而这时四海的云层聚合起来，千里之外的雨水降落下来。可见怀抱真情、献出诚挚，感动了天地，精神影响到偏远地区。那种仅仅是有令即行、有禁即止的天子，难道能做到这一点吗？因此圣王在内心形成了最高的精神，而在外面便忘记好憎了；说出的话与真情相符，发出号令来明确自己的意旨；用礼乐来陈述自己的志向，用歌谣来讽喻自己；积累万世而不会阻塞，横贯四方而没有穷尽；飞禽走兽及昆虫之类，都和它一起陶冶变化，又何况在执掌法律施行命令方面呢？

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为非，其次赏贤而罚暴。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绳之于内外，无私曲直，故可以为正。人主之于用法，无私好憎，故可以为命。夫权轻重，不差蚊首①；扶拨枉桡②，不失箴锋③；直施矫邪④，不私辟险⑤；奸不能枉，谗不能乱；德无所立，怨无所藏，是任术而释

人心者也[6]。故为治者不与焉[7]。

【注释】

①蚑首：喻微细。

②扶拨：治理。扶，治。拨，治。扗（wǎng）：《道藏》本作"枉"。扗，曲。枉，邪曲。扗、枉音义同。枉，指违法曲断。桡（náo），有理不申。

③箴：同"针"。

④直：正直。施（yǐ）：通"迤"，衺行。矫：矫正。邪：邪气。

⑤辟：通"避"。

⑥释：排除。

⑦不与：高诱注：治在道，不在智故，故曰"不与"。按，《文子·下德》正作"知不与焉"。

【译文】

因此治政最高的要求是精神的感化，其次是使自己不至于干出错误的事情，再次是赏赐贤才和处罚暴虐。秤杆对于左右的物品，没有偏私和轻重的区别，所以用来作为公平的标准。绳墨对于内外的事物，没有私好与曲直，所以可以作为公正的准则。国君对于使用法律，没有偏向和爱憎的区别，因此可以作为命令。秤锤的轻重，不差分毫；处理违法曲断和有理不伸之事，不会失去针锋那样微小的差错；纠正歪曲、矫正邪行，不徇私情和回避艰险；奸邪不能造成弯曲，谗佞不能使它混乱；恩德没有什么地方能建树，怨恨没有什么地方能隐藏，这是遵循规律而排除了人为的干扰。因此治理国家巧智是不能够参与其中的。

夫舟浮于水，车转于陆，此势之自然也。木击折辖[1]，水戾破舟[2]，不怨木石[3]，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载焉。是故道有

智则惑，德有心则险，心有目则眩④。兵莫憯于志⑤，而莫邪为下⑥；寇莫大于阴阳，而桴鼓为小⑦。今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⑧，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⑨，一日刑之⑩，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

【注释】

①辖（wèi）：车轴的末端。《文子·下德》作“轴”。

②戾：猛烈。

③“不怨”句：高诱注：言木石无巧诈，故不怨也。

④目：成见。眩：惑乱。按，“木击”至“则眩”，化自《邓析子·无厚》。

⑤憯（cǎn）：高诱注释为“利”，锋利义。《庄子·庚桑楚》郭庆藩集释：憯，与“惨”同。按，有惨、毒义。

⑥莫邪（yé）：宝剑名。

⑦桴（fú）鼓：鼓槌和鼓。按，“兵莫”四句，化自《庄子·庚桑楚》。

⑧一定：指固定而不可改变。

⑨流：变动。

⑩刑：通“型”，典范。

【译文】

舟浮行在水上，车转行在陆地，这是自然的规律。被木头撞击而折断车轴，被水流碰撞而损伤船身，没有人去埋怨木石，而责怪行舟、推车的人技巧笨拙，为什么呢？因为木石没有巧诈存在。因此道中带有智巧就会陷入迷惑，德中带有意念就会出现危险，心灵中存有成见就使人惑乱。在战争中没有比违背意愿伤害更大的了，而受到利剑莫邪的伤害反而是小的；在军事行动中没有比阴阳变化对人危害更大的了，而敌人击鼓进军带来的骚乱反而是小的。现在的权衡和规矩，标准统一而不能乱动，不因为秦、楚之大而改变节操，也不因为胡、越之强改变容

色,永恒不变而不会偏邪,方正直行而不随流俗,一日用它作为典范,万代不变传下去,而用无为来使用它。

故国有亡主,而世无废道[1];人有困穷,而理无不通。由此观之,无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应物无穷。任人之才,难以至治。

【注释】

①“故国有”二句:高诱注:亡主,桀、纣是也。汤、武以其民主,故曰:无废道也。

【译文】

因此国家有桀、纣这样的亡国之君,而世上没有废弃不用的道;人有贫困不得志之时,而理没有不通的时候。从这里可以看出,无为是道的根本。所以得到道的根本,可以应对万物无穷无尽的变化。光靠任用人的才智,很难达到大治的目的。

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斡舟而浮于江湖[1]。伊尹贤相也[2],而不能与胡人骑騵而服騊駼[3]。孔、墨博通,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险阻也[4]。由此观之,则人知之于物也,浅矣;而欲以偏照海内[5],存万方,不因道之数[6],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矣[7]。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8],别觡伸钩[9],索铁歙金[10],椎移大牺[11],水杀鼋鼍[12],陆捕熊罴[13]。然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14],擒之焦门[15]。由此观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16]。智不足以为治,勇不足以为强,则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庙堂之上[17],而知四海之外

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埳井之无鼋鼍[18]，隘也；园中之无脩木，小也。夫举重鼎者，少力而不能胜也[19]。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群无绝梁[20]，万人之聚无废功。

【注释】

①"汤、武"二句：高诱注：幹(gàn)舟，小船也，危险，越人习水，自能乘之，故汤、武不能也。一曰：大舟也。按，《群书治要》引作"艂(qióng)"。艂，小船。汤，商汤。商朝开国之君。武，周武王。周朝开国之君。姬姓，名发。谥号武王。在位19年。

②伊尹：商汤相。佐汤灭夏桀。《汉书·艺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

③騵(yuán)：《道藏》本有"马"字，当脱。黄马白腹曰騵。《群书治要》作"原马"。騊駼(táo tú)：北方之野马。

④榛(zhēn)薄：聚木曰榛，深草为薄。险阻：王念孙《读书杂志》："险阻"上脱"出"字。《群书治要》引此有"出"字。

⑤偏：通"徧"，即"遍"字。《道藏》本作"徧"。

⑥道之数：《群书治要》引此作"道理之数"，《文子·下德》同。

⑦达：王念孙《读书杂志》："达"当为"远"，字之误也。其穷不远，谓其穷可立而待也。《文子·下德》正作"远"。

⑧桀：名癸、履癸，夏朝末代之君。商汤谥其为"桀"。在位52年。

⑨别：分解。《四库全书》本作"制"。觡(gé)：角。伸钩：使钩伸直。伸，北宋本原作"仲"。《道藏》本作"伸"。据正。

⑩索：绞。歙(xī)：合。

⑪椎移、大牺：《墨子·明鬼》："禽推哆、大戏。"《吕览·简选》："遂

禽推移、大牺。"当是人名，不合本文之意。椎（chuí）：推。大牺：大的牺尊。古代类似牺牛的大型酒器。

⑫鼋鼍（yuán tuó）：大鳖、鳄鱼。

⑬熊：哺乳类动物。罴（pí）：熊类中形体最大的动物。

⑭困：北宋本原作"因"。《道藏》本作"困"。据正。鸣条：在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

⑮焦门：即巢门、南巢。今安徽巢湖西南。

⑯勇力：王念孙《读书杂志》："力"字因"勇"字而衍。"勇不足以持天下"，与上文"智不足以治天下"相对为文。《太平御览》卷四百三十七《人事部》七十六引此皆无"力"字。

⑰庙堂：宗庙和明堂。代指朝廷。

⑱埳：北宋本原作"堷"。《道藏》本作"埳（kǎn）"。据正。《庄子·秋水》陆德明释文引司马云："埳井，坏井也。"成玄英疏："犹浅井也。"

⑲少力：《道藏》本作"力少"。

⑳绝梁：《吕览·用众》高诱注：《淮南记》曰："万人之众无废功，千人之众无绝良"。而《文子·下德》作"千人之众无绝粮"。梁、良同音，古通用。

【译文】

商汤、周武王是英明的君主，但是却不能和越人一样乘着小船在长江湖泽中遨游。伊尹是商汤时著名的贤相，但是却不能和北方胡人比赛骑马及驯服野马。孔子、墨翟是一代博学通达之人，但不能够和山里人一样穿越草木树丛和高山险阻。从这里可以看出，人们对于万物的了解，是肤浅的；却想凭着这点肤浅的东西遍照海内，存恤万国，不按照道的规律，而专靠自己的才能，那么将会步入穷途而不能通达了。因此光凭着智慧是不能够治理天下的。夏桀的勇力，可以分解牛角、拉直铁钩，把生铁扭成绞索、歙合金属，推移大的牺尊，在水中能杀死鼋鼍，在

陆上可以捕捉熊罴。然而商汤用兵车三百辆，把夏桀围困在鸣条，在南巢被活捉。从这里可以看出，凭借匹夫之勇是不能够完全用来掌握天下的。光凭个人的智慧不能够来治理国家，单靠个人的勇力不能够成为强人，那么依靠个人的才力不能完成重任，也是很明显的。而作为统治人民的国君，身不下庙堂之上，而能够知道天下的事情，是凭借外物而认识外物，依靠人而知道人。所以积聚众人的力量，那么没有什么不能战胜；集中大众的智慧，那么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在浅井里生长不出鼋鼍来，是因为狭小的缘故；庭园中长不出参天大树，是因为环境狭隘的缘故。要举起重鼎，力气小了是不能够胜任的。等到把它平行移动位置，不需要大力之人就能办到。因此上千人聚集不会缺少优秀人才，上万人的力量汇聚就没有什么功劳不能建立。

夫华骝、绿耳①，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②，伎能殊也③。鸱夜撮蚤蚊④，察分秋豪，昼日颠越⑤，不能见丘山，形性诡也⑥。夫螣蛇游雾而动⑦，应龙乘云而举⑧，猿得木而捷，鱼得水而骛⑨。故古之为车也，漆者不画，凿者不斫，工无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职，不得相姦⑩。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⑪，而职事不嫚⑫。夫责少者易偿⑬，职寡者易守，任轻者易权⑭，上操约省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君臣弥久而不相厌⑮。

【注释】

①华骝(liú)、绿耳：千里马名。

②豺狼：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太平御览·兽部》八引此“豺狼”作“狼契”。狼、契皆犬名也。“豺狼”可使搏兔，所未闻也。

③殊：不同。

④鸱(chī)：猫头鹰一类的鸟。又名鸱鸺(xiū)。撮(cuō)：抓取。

⑤颠越：陨落、坠落。《庄子·秋水》无"颠越"二字。

⑥诡(guǐ)：奇异。

⑦螣(téng)蛇：一种能飞行的蛇。动：王念孙《读书杂志》云：《太平御览·鳞介部》一引此作"腾"。《说苑·说丛》同。

⑧应龙：古代传说中有翼的龙。

⑨骛(wù)：迅疾。

⑩姦：杨树达《淮南子证闻》："姦"当读为"干"，犯也。按，"古者"至"相姦"，化自《慎子》、《韩非子·难一》。

⑪苦(gǔ)：粗劣。

⑫嫚：通"慢"，怠慢。

⑬责：通"债"，债务。

⑭权：谋划。按，《文子·下德》作"劝"。

⑮弥(mí)：长久。厌：厌倦。

【译文】

华骝、绿耳，一日能行千里；然而让它捉兔子，就不如狼契了，这是因为它们的技能有所不同。猫头鹰夜里能看到跳蚤、蚊虫，可以明察秋毫，白天瞪大眼睛，连山头也看不到，这是因为生理特性不同而造成的。螣蛇乘着大雾而升腾，应龙驾着云雨而飞行，猿猴依赖树木而行动敏捷，鱼得水而自由游弋。因此古代造车子，涂漆的人不去描画，砍削的人不去雕刻，工匠没有两种技能，士也不兼任官职，各自尽守他的职责，不能够相互干扰。人们得到各自的适宜处境，万物得到平安生长的地方。因此制造器械不粗劣，而担任职事的人也不怠慢。债务少的就容易偿还，职责少的人就容易守持，任职轻的就容易谋划，国君掌握着简要的职分，臣下奉献容易成就的事业，君臣之间长久共处而不厌倦。

君人之道，其犹零星之尸也①，俨然玄默②，而吉祥受福。是故得道者不为丑饰，不为伪善；一人被之而不褎③，万人蒙之而不褊④；是故重为惠若重为暴⑤，则治道通矣⑥。为惠者，尚布施也。无功而厚赏，无劳而高爵，则守职者懈于官，而游居者亟于进矣⑦。为暴者，妄诛也。无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则修身者不劝善，而为邪者轻犯上矣⑧。故为惠者生奸，而为暴者生乱，奸乱之俗，亡国之风⑨。

【注释】

①零星之尸：又名灵星，星名。又称天田星，主稼穑，古以壬辰日祀以东南，取祈年报功之义。灵星之尸，指祭灵星时以人为尸。

②俨(yǎn)然：庄重的样子。玄默：即清静无为之义。高诱注：尸不言语，故曰玄默。

③褎(bāo)：宽大。

④褊(biǎn)：小。

⑤重：不轻易。

⑥通：顺畅。

⑦游居：指投机钻营的人。

⑧犯上：冒犯尊长或上级。

⑨风：风俗教化。

【译文】

国君统治百姓的方法，就像祭祀灵星时以人为尸一样，庄重而不言语，而却能使吉祥到来赐予幸福。因此得道的人不为丑陋来粉饰，不对虚伪进行美化；覆盖一人而不觉宽大，蒙盖万人而不感到狭窄；所以慎重施加恩惠如同慎重施行暴力一样，那么可以说通达治世之道了。施加恩惠，就是重视把财物施舍给别人。没有功劳而大受赏赐，没有辛劳

而得到很高的爵位，那么尽忠守职的人对于官职就会懈怠，而那些投机的人便急忙钻营升官的途径。施行暴力，就是随便诛杀臣下。没有罪的人遭死罪，行为正直的人反而遭到刑杀，那么勤于修身的人不再鼓励别人干好事，而搞邪门歪道的人便轻易犯上了。因此妄施恩惠的做法便产生奸邪，而妄施暴力便产生混乱，奸邪、混乱的习俗，便是使国家灭亡的歪风。

是故明主之治，国有诛者而主无怒焉，朝有赏者而君无与焉。诛者不怨君，罪之所当也。赏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诛赏之来，皆在于身也。故务功修业，不受赣于君[①]。是故朝廷无而无迹[②]，田野辟而无草。故太上，下知有之[③]。今夫桥直植立而不动[④]，俯仰取制焉。人主静漠而不躁[⑤]，百官得修焉。譬而军之持麾者[⑥]，妄指则乱矣。慧不足以大宁[⑦]，智不足以安危，与其誉尧而毁桀也，不如掩聪明而反修其道也[⑧]。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廉俭守节，则地生之财[⑨]；处愚称德[⑩]，则圣人之为谋[⑪]。是故下者万物归之，虚者天下遗之[⑫]。

【注释】

①赣：赏赐。

②廷：北宋本原作“延”。《道藏》本作“廷”。据正。无：《道藏》本、刘绩《补注》本作“芜”。

③“故太上”二句：见于《老子》十七章。高诱注：言太上之世，下知之人皆能有此术。

④桥：桔槔(jié gāo)，井上提水工具，横杆为“桥”，一端悬汲水桶。植：与“桥”相垂直的支撑的工具。

⑤躁：动。

⑥而：如。麾(huī)：军中指挥作战用的大旗。

⑦慧：通“惠”。

⑧“与其”二句：见于《庄子·大宗师》。

⑨“清静”四句：高诱注：人君德行如此，故天与之时，地生之财。天与之时，汤、武是也。地生之财，神农、后稷也。

⑩处愚称德：马宗霍《淮南旧注参正》：“处愚”者，犹言以愚自居也。“称德”者，犹言惟有德者是举也。

⑪之为谋：《四库全书》本作“为之谋”。

⑫遗(wèi)：给予。

【译文】

因此明主治理国家，国中有被诛杀的人而国君不因此而发怒，朝廷中施行赏赐而国君是不会赐予的。被诛杀的人不埋怨国君，判罪是理所应当的。受到赏赐的人不感戴国君的恩德，赏赐是立功的人应得到的。这样就使百姓懂得诛杀赏赐的发生，都在于自己本身。因此务求建立功业，不妄求向国君领受赏赐。因此朝廷中空旷而没有人迹，田野都得到开辟而没有杂草。因此太上之世，智慧低下的人都能懂得这种统治艺术。现在桥平直、植竖立不动，便可以升降取水了。国君宁静恬漠而不急躁，百官便可以得到修治了。比如就像军队中执掌大旗的人，随便乱指那么就会造成大乱。小恩惠不能够使天下得到大的安宁，小智谋不能够决定国家的安危，与其赞誉尧而诋毁夏桀，不如掩蔽聪明而返回修治起根本的大道。清虚安静顺应天道，那么上天就会给它适宜的时机；廉洁勤俭坚守节制，那么土地就会生长丰足的财物；国君行处若愚举用有德之人，那么圣贤之人就会替他谋划。因此处于下面的位置万物便归向它，处于空虚的境地天下就会给予它。

夫人主之听治也，清明而不暗，虚心而弱志，是故群臣

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1]。于是乃始陈其礼，建以为基[2]，是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虽幽野险涂则无由惑矣[3]。人主深居隐处，以避燥湿；闺门重袭[4]，以避奸贼[5]。内不知闾里之情，外不知山泽之形、帷幕之外[6]，目不能见十里之前，耳不能闻百步之外[7]，天下之物无不通者，其灌输之者大，而斟酌之者众也。是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8]。乘众人之智，则天下之不足有也。专用其心，则独身不能保也。

【注释】

①“夫人主”六句：下文重见，疑衍。听，治理，处理。辐（fú）凑，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

②建：建立。基：基业。

③幽：幽深。

④闺门：指内室。闺，北宋本原作“闰”。《道藏》本作“闺”。据正。重袭：重叠掩袭。

⑤避：王念孙《读书杂志》：当作“备”。重门所以防贼，故言备。《文选·西京赋》注引此，正作“备”。

⑥惟：通“帷”。《道藏》本作“帷”。

⑦百步之外：于大成《主术校释》断作：“帷幕之外，目不能见。十里之前，耳不能闻。百步之外。”“百步之外”四字，衍文也。《吕览·任数》：“十里之间，而耳不能闻；帷墙之外，而目不能见。”正《淮南》所本。

⑧“是故”二句：见于《老子》四十七章。牖：窗户。

【译文】

国君治理国家，清静明朗而不昏暗，虚怀若谷而减少志趣，因此群

臣像辐条聚集齐头并进，无论愚蠢智慧、贤德不肖，没有人不奉献出自己的才能。在这时便开始陈列它的礼制，立下它们作为建立基业的准则，这是凭借着众人的力量作为车子，驾驭大众的智慧作为马匹，即使是在幽暗的荒野、险恶的路途也不会迷惑。国君身居幽深隐蔽之处，以便用来避开干燥和潮湿；居室层层掩蔽，用来避开奸邪之人。对内不知道巷道、门闾之情，对外不知道山河之形、帷幕之外，眼睛不能见到十里之前的情景，耳朵不能听到百步之外的事情，但是天下的万物没有不能知道的，主要是他的灌输的渠道众多，而从事谋划的人多的缘故。因此不出房门而可以知道天下之事，不看窗子便知道天道的变化。依靠众人的智慧，那么天下也不够被占有。专门使用个人的心志，那么自己独身也不能够保全。

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万人之所利。夫举踵天下而得所利①，故百姓之上②，弗重也；错之前，而弗害也；举之，而弗高也；推之③，而弗厌④。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虚无因循，常后而不先也。臣道员者，运转而无方者⑤，论是而处当，为事先倡，守职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⑥，各得其宜⑦，处其当⑧，则上下有以相使也。

【注释】

①踵(zhǒng)：脚后跟。

②百姓之上：刘绩《补注》本“百姓”下有“载”字。

③ 推之：出于《老子》六十六章。推，捧。

④而弗厌：刘绩《补注》本“厌”下有“也”字。厌，厌恶，憎恶。

⑤“臣道”二句：王念孙《读书杂志》：“臣道员者运转而无方者”，本

作“臣道方者”，其“员者运转而无”六字，则因上文而误衍也。《群书治要》引无此六字。《文子·上义》亦无。

⑥同道则乱：高诱注：君所谓可，臣亦曰可。君所谓否，臣亦曰否，是“同”也。莫相匡异，故曰“乱”也。

⑦各得其宜：高诱注：君得君道，臣得臣道，故曰得其宜也。按，“是故”至“其宜”，化自《管子·明法解》、《庄子·天道》、《吕览·圜道》。

⑧处其当：《文子·上义》作“处有其当”，《群书治要》作“处得其当”。

【译文】

因此国君用德泽覆盖天下，不是运用他的智巧，而是依照万民的利益来行事。抬起脚天下的人民便能够得到好处，因此百姓把他放在头上，不感到沉重；放置在前面，也不会造成危害；把他举起来，也不觉得高；把他捧起来，也不感到厌烦。国君的治国之道是圆的，运行起来没有开头，化育万民如同神灵驱使一样，虚无广大依循法规，常常落在后面而不跑到前面。臣下的为国之道是方的，选择正确而处理妥当，做起事来首先带头，坚守职责而功过分明，以便建立功业。因此君臣圆道、方道的不同便能天下大治，君臣道术相同，则天下大乱，君臣各自奉行适宜的道理，各自处于妥当的位置，那么上下之间便有了互相补充的办法。

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意，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问[①]，故圣；武王勇而好问[②]，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矣[③]；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千钧之重，乌获不能举也[④]；众人相一，则

百人有余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则乌获不足恃；乘众人之制者⑤，则天下不足有也。

【注释】

①“文王”句：高诱注：好问，欲与人同其功。

②“武王”句：高诱注：胜殷。

③任：胜。北宋本原作“仕”。《道藏》本作“任”。据正。

④乌获：秦武王时大力士。

⑤制：《文子・自然》作“势”，刘绩《补注》本改从之。

【译文】

人主治理国家，虚怀若谷而减少自己的志趣，清静明朗而不昏暗。因此群臣像车辐条聚集一起前进，无论愚蠢智慧、贤良不肖，没有人不奉献出自己的全部才能，那么国君得以制服臣下，臣下也能够得以事奉国君，这样治国的道理便明确了。周文王富有智慧而勤学好问，所以无所不通；周武王勇敢而勤于学问，所以战无不胜。依靠众人的智慧，那么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利用大众的力量，那么没有什么不能战胜的。三万斤的重量，大力士乌获不能够举起来；众人帮助一个人，那么一百个人的力量都有剩余。因此任用一个人的力量，那么乌获也不能够依靠；凭借着大众的力量，那么天下也不能够被拥有。

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①，以为百姓力农②，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③。夫推而不可为之势④，而不修道理之数⑤，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当世之主乎？夫载重而马羸⑥，虽造父不能以致远⑦；车轻马良，虽中工可使追速。是故圣人举事也，岂能拂道理之数，诡自然之性⑧，以曲为

直，以屈为伸哉？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是以积力之所举，无不胜也；而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聋者可令嗺筋⑨，而不可使有闻也；喑者可使守圉⑩，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处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胜其任，则举之者不重也；能称其事⑪，则为之者不难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则天下一齐，无以相过也。圣人兼而用之，故无弃才。

【注释】

①稷(jì)：周朝先祖，教民播种五谷。

②力农：致力农事。

③势：形势；规律。

④推：推行。《文子·自然》作"权"。

⑤修：《文子·自然》作"循"。

⑥羸：《道藏》本作"羸"。二字上古同音，可通。羸，疲弱。

⑦造父：周穆王之善御者。

⑧诡：违背。

⑨嗺(zuī)筋：《易林》作"聋跛摧筋"。摧，疑通"椎"，击。即加以椎打，使之柔熟，以缠弓弩。

⑩守圉(yǔ)：守卫防御。圉，通"御"，防御。

⑪能称：向宗鲁《淮南校文》：《意林》引"能称"作"智能"。

【译文】

大禹疏通长江、黄河，而为天下人谋取利益，但是却不能使水向西流动；后稷开垦荒地，而为百姓致力农事，然而不能使禾苗冬季生长。难道只是人事的力量达不到这样吗？是因为它们的自然规律不能得到改变。只是推行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不去依循道德的法则，即使是神圣

之人也不能成就功业，而何况是当今的人主呢？疲弱的老马拉着重车，即使是造父也不能使它到达远方；轻车快马，即使是普通驭手也可以使它快速奔走。因此圣人的行事，怎么能违背道理的准则，改变自然的特性，把弯曲变成径直，使倦屈伸展开去呢？圣人未曾不是按照自然的特性来使用它们的。因此积聚众力来举事，没有不能取胜的；而会合大众的智慧去干事，没有不能成功的。聋子可以使他们缠绕弓箭，而不能够使他们听见；哑巴可以让他们守城防御，而不能够使他们与人讲话。身体生理有不全备的地方，而才能也有不被容纳的时候。所以有特殊形体的人处于专门的位置，有特殊才能的人从事特别的事情。才能胜任他的工作，就是把重物举起来也不感到沉重；才能适合做与己相称的事情，那么把事情干好也不会感到困难。不管大小，长短，各自得到他们适宜发挥才能的地方，那么天下便可以整齐划一，没有用来相互责备的地方了。圣人兼用各自的才智，所以不会发生遗弃才能的现象。

人主贵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执正营事①，则谗佞奸邪无由进矣。譬犹方员之不相盖，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鸟兽之不可同群者②，其类异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敌也。是故圣人得志而在上位，谗佞奸邪而欲犯主者，譬犹雀之见鹯而鼠之遇狸也③，亦必无余命矣。是故人主之一举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故一举而不当，终身伤④。得失之道，权要在主。是故绳正于上，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缘以修者然也⑤。

【注释】

①营：主管。高诱注：营，典也。

②群：北宋本原作“详”。《道藏》本作“群”。据正。

③鹯(zhān)：一种似鹞鹰的猛禽。

④伤：创伤，失败。

⑤修：刘绩《补注》本作“脩”。向宗鲁《淮南校文》：“修”疑“循”。

【译文】

国君珍视正直而崇尚忠诚，忠正之士在高位，执掌大政主管事务，那么谗佞奸邪之人便没有办法向上爬了。比如就像方、圆不能互相覆盖，而曲、直不能互相嵌入一样。飞鸟、走兽不能够合群的原因，是因为它们的种类是不同的；老虎、麋鹿不能够在一起游玩的原因，是因为麋鹿的力量抵挡不过。因此圣人得其心愿而执掌高位，谗佞奸邪之人要想冒犯主上，比如就像麻雀见到鹯、老鼠遇到狸子，也必定没有小命了。所以国君的每一个举动，不能够不慎重。所任用的人是合适的，那么国家便得到治理，上下和洽，群臣亲近，百姓归附；所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那么国家发生危险，上下相互背离，群臣互相怨恨，百姓造成混乱。所以国君一个举动不适当，将终身受到损害。得到和失去的途径，关键在于国君。因此在上面绳墨拉得正直，那么下面的木料也就能取直，不是有心去修整，只是依照绳墨整治造成了这个样子。

故人主诚正，则直士任事，而奸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则邪人得志，忠者隐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①]，何也？无得于玉石弗犯也。使人主执正持平，如从绳准高下，则群臣以邪来者，犹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灵王好细腰[②]，而民有杀食自饥也[③]；越王好勇[④]，而民皆处危争死。由此观之，权势之柄，其以移风易俗矣[⑤]。尧为匹夫[⑥]，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为治，而势可以易俗明矣。《书》曰：“一人有庆，万民赖

之⑦。"此之谓也。

【注释】

①抓(guā):击。

②灵王:春秋楚君,在位12年。

③杀食:省食。见于《管子·七臣七主》、《墨子·兼爱中》等。

④越王:指春秋末越君勾践。在位32年。

⑤"其以"句:顾广圻《校淮南子》:衍"俗"字,"易"去声。按,"故灵王"至"易俗矣",化自《管子·七臣七主》、《墨子·兼爱中》等。

⑥匹夫:平民。按,"尧为"至"明矣",亦见于《慎子》、《韩非子·难势》。

⑦"一人"二句:见于《尚书·吕刑》。赖,利。

【译文】

因此国君诚实公正,那么正直的人担任要职,而奸邪之人便要躲藏起来了;国君不正派,那么奸邪小人便能得志,忠直之士就要隐藏起来了。人们没有去剖开坚硬的玉石而能打开瓜瓠,这是什么原因呢?对于玉石是不能够轻易冒犯的。假使人主执掌权力平正无邪,就像依循准绳高下一致,那么群臣中有用邪道来干扰的,就像用鸡蛋碰石头,把火投到水中。所以楚灵王钟爱细腰的美女,而宫廷中就有许多人省食饿饭的;越王勾践喜爱勇武之人,人民面临水火之难便不怕死。从这里可以看出,掌握了权势的把柄,用它来改变风气是很容易的。尧是一个普通的平民,不能够用仁爱感化一里;而夏桀当了天子,就能有令必行有禁必止。从这里可以看出,光凭贤德是不能治理国家,而权势可以改变社会习俗是很明显的。《尚书》中说:"一个人干了好事,万民便会得到利益。"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天下多眩于名声①,而寡察其实②。是故处人以誉尊③,

而游者以辩显[④]。察其所尊显，无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数利害之地[⑤]，而贤众口之辩也。治国则不然，言事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⑥]，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⑦]。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群臣辐凑，莫敢专君[⑧]。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国佐治[⑨]，必参五行之[⑩]，阴考以观其归，并用周听，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党一事，是以中立而偏[⑪]，运照海内。群臣公正，莫敢为邪。百官述职[⑫]，务致其公迹也[⑬]。主精明于上，官劝力于下，奸邪灭迹，庶功日进[⑭]。是以勇者尽于军。

【注释】

①眩：迷惑。

②寡：少。实：实际。

③处(chǔ)人：隐居之人。以誉尊：高诱注：以名誉见尊也。

④游者：游说之人。以辩显：高诱注：以辩辞自显达。

⑤分(fèn)数：职分的范围。

⑥名：名称，名分。

⑦效：献出。

⑧专：专断。

⑨佐：帮助。

⑩参五：反复比较检验。

⑪而偏：《道藏》本作“而偏”，刘家立《淮南内篇集证》作“不偏”，郑良树《淮南子斠理》作“不偏”。疑《集证》本是。

⑫述职：陈述职守。

⑬公迹：刘绩《补注》本“公”作“功”。杨树达《淮南子证闻》：“公迹”疑当作“功绩”。“公”涉上文“公正”，“迹”涉下文“灭迹”而误耳。

⑭庶：众多。

【译文】

天下的人多被名声所迷惑，而很少能考察它的实际情况。因此隐居之人以名誉被尊宠，而游说之人以辩辞被重用。考察他们被尊宠、显达的原因，没有其他的理由，不过是国君搞不清职分的范围及利害所在，而把众口一声的辩说认为是贤德。但大治之国则不是这样，谈论政事的人必须对法律有研究，处理政务的要由官府所管理，国君执掌他们的名分，来督查他们的实际工作；臣下谨守自己的本职，以便奉献自己的功绩。言事不能超过实际，行事不能越过法规。群臣像车辐围绕中心，没有人敢对国君独断专行。所做的事情不在法律规定之中，但是可以便利国家帮助治理的，一定反复比较而实行它，暗中考察来观察人心的归向，各种意见一起采用全面听取，用来观察它们的变化。不偏向一个局部，不褊袒一件事情，因此国君处于正中而不偏移，光辉遍照海内。群臣公正，没有人敢于干出邪事。百官陈述自己的职事，务求取得好的政绩。国君在上面精细明察，百官在下面勤劳政事，奸邪之人就绝迹了，许多功绩便都出现了。因此勇武之人就在战争中大显身手了。

乱国则不然，有众咸誉者，无功而赏；守职者，无罪而诛。主上暗而不明，群臣党而不忠，说谈者游于辩，脩行者竞于往[1]。主上出令，则非之以与[2]；法令所禁，则犯之邪[3]。为智者务为巧诈，为勇者务于斗争。大臣专权，下吏持势，朋党周比，以弄其上。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职，而被甲兵[4]，不随南亩[5]，而有贤圣之声者，非所以都于国也[6]。骐骥騄駬[7]，天下之疾马也，驱之不前，引之不止，虽愚者不加体焉[8]。今治乱之机，辙迹可见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9]。

【注释】

①脩行者：即修身之人。竞：争逐，比赛。往：去、行。“乱国”之中，修行者洁身自好，故往去也。

②“主上”二句：高诱注：以党与非谤上令也。与，党与。

③邪：奸邪。刘绩《补注》本“邪”上增“以”字。

④而被甲兵：王念孙《读书杂志》：“而”当为“不”，作“而”者，字之误耳。

⑤南亩：田地。

⑥都：王念孙《读书杂志》：“都”字义不可通，当是“教”字之误。《韩子·外储说右》：“不服兵革而显，不亲耕耨而名，非所以教于国也。”即《淮南》所本。

⑦骐骥(qí jì)：骏马。騄駬(lù ěr)：良马名。

⑧加：高诱注：止也。按，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止”当为“上”，形近之误也。“加”之言驾也，乘也，登也，并与“上”同义。《吕览·离俗》注云：“加，上也。”是其证。

⑨塞：堵塞，闭塞。

【译文】

混乱的国家则不是这样，有大伙一起称誉的人，没有功劳而加以赏赐；尽忠职守的人，没有罪过而被杀死。国君昏聩而分辨不清，群臣结党营私不忠于君主，游说之人到处争辩鼓动，修身的人争着离开朝廷。国君发布命令，就以党与来诽谤；法令所禁止的东西，就用邪道来违背它。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务求巧诈，从事武力之人争着斗胜。大臣专权，下级官吏依仗权势，互相勾结结成死党，而捉弄国君。国家虽然存在，但是按照古人的说法已经灭亡了。况且那些不担任官职，不披甲作战，不耕种田地，而却有圣贤之名的人，对于国家来说不是能够用来施教的人。就像骐骥、騄駬，是天下有名的千里马，但驱赶它不向前，牵引它不停止，即使是愚蠢的人也不会骑在它的身上。现在治国中造成混乱的

要害，形迹已经显现出来了，而世上的国君没有能够觉察到，这是治世之道被堵塞而造成的。

权势者[1]，人主之车舆；爵禄者[2]，人臣之辔衔也[3]。是故人主处权势之要，而持爵禄之柄，审缓急之度，而适取予之节，是以天下尽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亲也，而竭力殊死[4]，不辞其躯者，何也？势有使之然也。

【注释】

①权势：权柄势位。

②爵禄：爵号，俸禄。

③辔(pèi)衔：驾驭牲口的缰绳和嚼子。

④殊：死。

【译文】

权柄势位，是国君的车舆；爵位俸禄，是臣下的马辔头和马衔。因此国君处于执掌权势的要害之位，掌握了爵禄赏赐的权柄，审查缓急的法度，而采取适当取予的规定，因此天下之人奉献才力而不感到疲倦。国君与臣下之间共同相处，没有父子之间深情厚意、骨肉之亲，但是竭尽忠心以死相报，不惜献出他们的生命，这是为什么呢？势位使他们成为这个样子。

昔者豫让[1]，中行文子之臣[2]。智伯伐中行氏[3]，并吞其地，豫让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之下[4]，身死为戮[5]，国分为三[6]。豫让欲报赵襄子[7]，漆身为厉[8]，吞炭变音，擿齿易貌[9]。夫以一人之心，而事两主，或背而去，

或欲身徇之[10]，岂其趋舍厚薄之势异哉？人之恩泽使之然也。

纣兼天下，朝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于牧野，岂周民死节而殷民背叛哉[11]？其主之德义厚而号令行也。夫疾风而波兴，木茂而鸟集，相生之气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相报之势也。是故臣尽力死节以与君计，君垂爵以与臣市[12]。故君不能赏无功之臣，臣亦不能死无德之君。君德不下流于民，而欲用之，如鞭蹄马矣[13]。是犹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数也。

【注释】

①豫让：战国晋人，初事范氏、中行氏，后事智伯。

②中行(háng)文子：晋卿，荀氏，被智氏打败。

③智伯：晋卿，当时在晋六卿中势力最大。

④赵襄子(？—前425)：名毋恤(无恤)，晋卿，战国时期赵国建立者。在位33年。晋阳：故址在今山西太原南。

⑤戮(lù)：杀。

⑥国分为三：指韩、赵、魏三家瓜分智伯的土地。

⑦报：报仇。

⑧厉：通“疠”，恶疮。

⑨擿：通“摘”，摘除。

⑩徇：通“殉”，殉节，殉葬。按，“昔者”条，并见于《战国策·赵一》，亦载于《史记·刺客列传》。

⑪民：北宋本原作“氏”。《道藏》本作“民”。据正。

⑫“是故”二句：见于《韩非子·难一》。垂，赐予。市，利益。

⑬蹄:北宋本原作“踬”。《道藏》本作“蹏”,即“蹄”字。据正。

【译文】

从前春秋末期有个豫让,是晋卿中行文子的家臣。智伯讨伐中行氏,并吞了他的土地,豫让背叛了他的主子而投靠了智伯。智伯率韩、魏与赵襄子战于太原城下,身败而被杀,他的领地被韩、赵、魏三家瓜分。豫让想向赵襄子报仇,于是全身涂上生漆长满恶疮,吞食木炭变成哑巴,打掉牙齿改变容貌准备行刺。用一个人的心意,而去侍奉两个主人,有的背离他而去,有的却要为他殉节,难道是他选择势力大小的不同而造成这样的吗?是主人的恩德不同而使他这样的。

商纣王兼并了天下,使天下诸侯朝拜自己,人迹所达到的地方,舟楫所通航的水域,没有不归服的。但是周武王率领甲卒三千人,在商郊牧野擒住了纣王,难道是周民能为气节而死,殷民背叛主人吗?这是周武王的道义和德行而达到了令行禁止的目的。疾风吹来波浪兴起,树木繁茂而飞鸟云集,这是由于相互关联的气而形成的。因此在国君那里臣下得不到自己的要求,那么在臣下那里国君也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君臣之间的互相施予,有相互报答的情势。因此臣下会考虑对国君尽献力量为大节而死,国君也要给予臣下赐赏和爵禄等利益。所以国君不能赏赐没有功劳的臣子,臣下也不能为无德之君而死。国君的恩德不洒向人民,而想使用他们,就像用鞭子打踢人的马,这就像不等待雨水而求得庄稼的成熟,这一定是行不通的办法。

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下扰则政乱,民怨则德薄。政乱则贤者不为谋,德薄则勇者不为死。是故人主好鸷鸟猛兽,珍怪奇物,狡躁康荒①,不爱民力,驰骋田猎,出入不时,如此,则百官务乱②,事勤财匮③,万民愁苦,生业不修矣。人主好高台深池,

雕琢刻镂，黼黻文章，絺绤绮绣[4]，宝玩珠玉，则赋敛无度，而万民力竭矣。

尧之有天下也，非贪万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为百姓力征[5]，强凌弱，众暴寡。于是尧乃身服节俭之行，而明相爱之仁，以和辑之[6]。是故茅茨不翦[7]，采椽不斫[8]，大路不画[9]，越席不缘[10]，大羹不和[11]，粢食不毇[12]，巡狩行教，勤劳天下，周流五岳[13]，岂其奉养不足乐哉？举天下而以为社稷，非有利焉[14]。年衰志悯[15]，举天下而传之舜，犹却行而脱蹝也[16]。

【注释】

①狡躁：凶暴。康荒：淫乐，荒乱。康、荒古字通。

②务：通"骛"，乱驰。

③勤：劳。匮：缺乏。

④絺绤（chī xì）：指葛织品。精细的叫絺，粗疏的叫绤。

⑤力征：用武力征服。

⑥和辑：谐和。

⑦茅茨：用茅草盖的房子。

⑧采：木名，即今之栎（lì）木。椽：房梁上承屋顶的木头。

⑨大路：高诱注：上路，四马车也。天子驾六马。路，通"辂"。画：文饰。

⑩越席：结蒲草为席。越，通"括"，编织。

⑪大羹（gēng）：不和五味的汁。

⑫粢（zī）食：用以祭神的黍稷。毇（huǐ）：舂细。

⑬五岳：指古代五大名山。《尚书·禹贡》孔颖达疏指嵩、岱、衡、华、恒五山。

⑭“举天下”二句：何宁《淮南子集释》：此“社稷”二字乃尊礼之义，犹言举天下而尊事之，尧不以为利也。俞樾《诸子平议》认为“举天下而”四字为衍文。

⑮悯（mǐn）：忧虑。

⑯却行：退却而行。蹝（xǐ）：草鞋。北宋本原作“蹤（zōng）”。刘绩《补注》本作“蹝”。据正。

【译文】

国君统治人民的方法，自己处于静虚状态来修养身心，勤俭节约来率领百官，静虚则臣下不受扰乱，节俭则百姓没有怨恨。臣下扰乱那么政治就会混乱，人民怨恨那么恩德就变得淡薄。政治混乱那么贤人就不为你出谋划策，恩德淡薄那么勇敢的人就不为国君去死。因此国君喜好凶鸟猛兽，珍宝怪异奇特之物，就会凶暴急躁政事混乱，不爱惜民力，奔驰打猎，出入不按照季节，像这样下去，那么百官务必混乱，事力辛劳而财力匮乏，万民愁苦不堪，产业得不到修治了。国君爱好高耸的亭台、深深的沟池，雕琢金玉刻镂柱石，白黑青赤色彩灿烂，衣饰华美五彩缤纷，搜罗珍宝珠玉玩好，那么就会赋敛无度，而百姓的财力就会枯竭了。

尧在执掌天下的时候，不是贪图天下的财富而安享国君之位，认为百姓常以武力相争，强大的欺凌弱小的，人多的伤害人少的。这时尧便亲自提倡节俭的办法，来表明爱民的仁慈之心，而使天下人民和睦相处。因此所住的茅草房不加修剪，栎树椽子不加砍削，大车不用文饰，蒲草席连边也不剪掉，汤汁不调五味，主食中的谷米也不舂，巡察天下推行教化，为天下辛勤劳作，踏遍了五岳，难道是奉养不能够供他享乐吗？让整个天下来敬奉他，那种做法是不利的。尧年老体衰心中忧虑，把整个天下禅让给了舜，就像退却行走、脱去鞋子一样轻松。

衰世则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①]，处人主之势，则竭

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专在于宫室台榭、陂池苑囿、猛兽熊罴、玩好珍怪[2]。是故贫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熊罴厌刍豢[3];百姓短褐不完[4],而宫室衣锦绣。人主急兹无用之功,百姓黎民憔悴于天下[5]。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

【注释】

①富:北宋本原作"当"。刘绩《补注》本作"富"。《文子·上仁》同。据正。

②陂:池诏。

③刍豢(chú huàn):牛羊曰刍,犬豕曰豢。

④短褐(hè):粗毛衣。褐,粗衣。

⑤黎民:大众。黎,众。憔悴(qiáo cuì):形容枯槁的样子。

【译文】

衰世就不是这样。一旦拥有了天下的财富,处于国君的地位,便竭尽百姓的力量,来供养自己耳目的贪欲,心思专门集中在宫室台榭、池塘苑囿、虎豹熊罴、珍奇玩好上面。因此贫苦百姓糟糠之食都吃不饱,而虎狼熊罴却吃厌了家畜之肉;老百姓粗衣烂衫,而宫室贵族穿的是锦衣华服。国君急于建立这些无益于国计民生的功劳,而导致天下的平民百姓面容憔悴不堪。因此让天下人民不能安享天性。

人主之居也[1],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侧目而视,侧耳而听[2],延颈举踵而望也。是故非澹漠无以明德[3],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4]。是故贤主之用人也,犹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为舟航柱梁[5],小者以为楫楔[6],脩者以为櫩榱[7],短者以为朱儒枅栌[8]。无大小修短,各得其所宜。规矩方员,各有所施[9]。

天下之物，莫凶于鸡毒[10]，然而良医橐而藏之[11]，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犹无可弃者，而况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举[12]，乡曲之所不誉，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职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13]。及其下，牧竖能追之[14]，才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责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轻。是故审毫厘之计者，必遗天下之大数；不失小物之选者[15]，或于大事之举。譬犹狸之不可使搏牛[16]，虎之不可使搏鼠也[17]。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18]，存危国，继绝世，志在直道正邪[19]，决烦理挐[20]，而乃责之以闺阁之礼、隩窔之间[21]；或佞巧小具[22]，谄近愉说[23]，随乡曲之俗[24]，卑下众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权，治乱之机[25]，是犹以斧劗毛[26]，以刀抵木也[27]，皆失其宜矣。

【注释】

①居：指处在天子之位。居，据。

②侧耳：《太平御览》卷七十七《皇王部》二引作“倾耳”。

③澹(dàn)漠：恬淡寡欲。《文子·上仁》作“淡漠”。诸葛亮《戒子书》作“澹泊”。明德：使德性完美。

④制断：裁断。

⑤航：船。

⑥楫：船桨。北宋本原作“揖”。《道藏》本作“楫”。据正。楔(xiē)：木楔。《庄子·在宥》释文引：《淮南》曰：“大者为柱梁，小者为�。”楼

⑦櫚(yán)：今同“檐”，屋檐。榱(cuī)：椽子。

⑧朱儒：梁上短柱。枅(jī)：柱上的方木。栌(lú)：大柱柱头承抚栋

梁的方木。即斗拱。

⑨各有所施:《群书治要》引此,下有“殊形异材,莫不可得而用也”二句。

⑩鸡毒:即乌头。一种有毒的药物。

⑪橐(tuó):口袋。

⑫廷:北宋本原作“延”。《道藏》本作“廷”。据正。

⑬獐(zhāng):獐子,比鹿小的动物。跂(qì):踮起脚后跟远望。

⑭牧竖:牧童。

⑮选:杨树达《淮南子证闻》:“选”字义不可通,字假为“算”。算亦计也。

⑯狸:狸子。俗称“山猫”,哺乳动物。

⑰搏鼠:《群书治要》引作“捕鼠”。

⑱并: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群书治要》引此作“从方外”。“从”犹“服”也。言使方外之国服从也。

⑲直道:蒋礼鸿《淮南子校文》:“直道”当作“直施”。施者,邪曲也。

⑳理挐(rú):整理纷乱。挐,乱。

㉑闺:宫中门小者曰闺。阁(gé):指内室。隩窔(yù yào):指内室。室之东南隅曰窔,西南隅曰隩。

㉒佞巧:逢迎讨好,奸诈机巧。小具:小的才能。

㉓谄(chǎn):献媚。愉说(yuè) :欢喜。说,同“悦”。

㉔乡曲:乡里。

㉕机:指枢机。

㉖欑(zuān):翦断。

㉗刀:刘绩《补注》本作“刃”。抵:侧击。《群书治要》引此作“以刃伐木”。

【译文】

国君处在高位,就像日月的光辉一样,天下的人一起侧着眼睛注

视，斜着耳朵而倾听，伸长脖子、抬起脚后跟而仰望。因此国君不恬淡寡欲就不能具有完美的德性，不安宁静寂就不能到达远方，不宽宏大量就不能够包容天下，不慈爱厚道就不能安抚大众，不公平正直就不能裁决判断。因此贤明君主的用人，就像灵巧的工匠裁制木头一样，大的作为舟船、柱子、房梁，小的用作船桨、木楔，长的作为屋檐、椽子，短的作为梁上短柱和斗拱。不论大小长短，各自都得到合适的用场。规矩方圆，各自都有施予的地方。天下的万物中，没有什么比鸡毒毒性更大了，然而良医放在袋子里珍藏起来，有用得着的地方。因此草木之材，还不能够抛弃它，更何况是人呢？现在朝廷里没有举荐，乡间不去赞誉的人，不是那些人不好，而是他们所担任的官位不合。鹿儿上山，獐子踮起四腿也赶不上它。等到它下山，牧童便能追上它，这是因为特性有长、短的不同。因此有雄才大略的人，不能够要求他干轻便、小巧的事情；有小聪明的人，也不能够把大事委任给他。每个人有自己的特殊才能，万物有不同的形体，有人负担一事而觉得太重，有的负担百事而反觉太轻。因此只注重审查毫厘之数的人，必定失去天下的大数；对于小事的计算不差分毫，对于干大事就会糊涂了。比如山猫不能让它同牛搏斗，老虎不能让它捕老鼠。现在有才能的人，有的能够平定九州，招徕方外，保存危险的国家，继续灭绝了的世族，志向在于推行直道改正邪气，解决繁难整理纷乱，而却要求他掌握皇帝内室的礼节、隩窔神位摆放之事；有的佞人善于逢迎和具有小的才能，献媚取悦于上，追随乡间的卑俗，惯于低三下四哗众取宠，而却任命他执掌天下的权力，掌握治乱的机枢，这就像拿斧头来砍毛发，用小刀来砍伐大树，都失去了适宜的特性。

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是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百官修通[①]，群臣辐凑[②]。喜不以赏赐，怒不以罪诛。是故威立而不

废[③]，聪明先而不弊[④]，法令察而不苛[⑤]，耳目达而不暗。善否之情[⑥]，日陈于前而无所逆。是故贤者尽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泽兼覆而不偏，群臣劝务而不怠。近者安其性[⑦]，远者怀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舆马者，足不劳而致千里；乘舟楫，不能游而绝江海[⑧]。

【注释】

①修通：条顺通达。蒋礼鸿《淮南子校文》："脩"当作"絛"，字之误也。

②辐凑（còu）：高诱注：臣归君，若辐之凑毂，故曰辐凑。

③威立：刘绩《补注》本作"威厉立"。

④先：王念孙《读书杂志》："先"当为"光"，字之误也。光，明也。《太平御览·皇王部》二引此，正作"光"。弊：通"蔽"，隐蔽、暗昧。

⑤察：明晰。苛：烦琐。

⑥否（pǐ）：恶，坏。

⑦性：指人生。

⑧"故假"四句：见于《荀子·劝学》。假，借助。绝，渡过。

【译文】

国君用全天下大众的眼力看待万物，用天下人民的耳朵倾听一切，用天下人民的智慧考虑问题，用天下人民的力量去争取成功。因此发布号令能够下达到底，而臣下的情况能够上达国君。百官供职条顺通达，群臣像车辐一样归向国君。君主高兴时不随便赏赐，发怒时也不去妄杀。所以威望建立而不会被废除，聪明光华而不会被掩蔽，法令明确而不苛刻，耳目通达而不晦暗。好的坏的各种情况，一天天陈列在面前

而没有什么背离。因此贤德的人奉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而不肖的人也竭尽自己的力量。德泽覆盖大众而没有偏私，群臣劝勉政务而不敢懈怠。境内的人安享他们的人生，远方的人也含怀着他的德泽，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掌握了正确用人的道理，而不是专靠自己的才能。因此凭借车马的人，腿脚不辛劳而可以达到千里之外；乘坐舟船的人，不能游泳而能渡过江海。

夫人主之情，莫不欲总海内之智，尽众人之力。然而群臣志达效忠者，希不困其身①。使言之而是，虽在褐夫刍荛②，犹不可弃也；使言之而非也，虽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庙堂之上③，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是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乃可用，不羞其位；其主言可行④，不责其辩。

暗主则不然。所爱习亲近者⑤，虽邪枉不正，不能见也；疏远则卑贱者⑥，竭力尽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内，存万方，是犹塞耳而听清浊⑦，掩目而视青黄也，其离聪明则亦远矣。

【注释】

①希：少。困：危困、困窘。

②褐(hè)夫：古者卑者衣褐，因称卑贱者为褐夫。刍荛(chú ráo)：砍草、打柴的人。

③揄：通"揄"，拿出。《道藏》本作"揄"。策：谋划。

④主：刘绩《补注》本无"主"字。王念孙《读书杂志》："主"字因上下文而衍。《文子·上仁》作"其言可行，不责其辩"。

⑤习：近习。指帝王的亲信。

⑥则：刘绩《补注》本无“则”字。疑“则”字在“竭”字之上。

⑦清浊：高诱注：商音清，宫音浊。按，《吕览·贵直》高诱注：《淮南记》曰：“塞其耳而欲闻五音，掩其目而欲瞽青黄，不可得也。”可与此相参。

【译文】

国君的情性，没有不是想要总合海内人士的智慧，竭尽众人的力量。然而群臣中直抒胸臆奉献忠贞的，很少自身不受到危险的。假如他所说的是正确的，即使是割草打柴的山野之人，也不能抛弃他；假使他所说的不正确，即使是公卿、宰相、国君，在庙堂之上提出自己的妙策，也不一定被采用。决定是非的关键所在，不能够凭贵贱、尊卑来决定。这样英明的国君对于朝臣的意见，只要臣下的计策可以被使用，不因为他的地位卑贱而感到羞耻；他的言论可以施行，而不要求他能言善辩。

昏聩的国君则不是这样。所喜爱熟悉的亲近之人，即使是枉邪不正的人，也不能够被发现；疏远地位卑贱的人，即使是竭尽忠心，也不能够被了解。有进善言的人被驳得理屈辞穷，有劝谏的人则被以罪诛死。像这样而想遍照海内，存恤万方，就像塞起耳朵而倾听清浊之声，掩上眼睛而看青黄之色，他们距离耳聪目明也太遥远了。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①，铁绳者诛②。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者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

古之置有司也③，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④；其立君也，所以剬有司⑤，使无专行⑥。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⑦，则道胜；道胜而理达矣，故反于无为。

无为者[8]，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9]，以其言莫从己出也[10]。

【注释】

①中(zhòng)：符合。程：法规。

②铁(jué)：《道藏》本、刘绩《补注》本作"缺"。《玉篇》："铁，与缺通。"按，"法定"三句，出自《韩非子·难一》。

③有司：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有司。此指理官，主狱。

④恣：放纵。

⑤剬(duān)：义同"制"，制约，节制。

⑥专：擅自。

⑦人：陶鸿庆《读淮南子札记》："人"下当有"主"字。

⑧无为：指顺应自然和社会规律。

⑨凝滞：凝结、停滞。

⑩其言：《文子·上义》作"言其"。

【译文】

法律是天下的度量标准，也是国君执政的准则。悬挂法律条文，是为了惩罚不守法的人；设置赏赐，是为了奖赏应该赏赐的人。法律确定之后，符合法规的给予赏赐，破坏法规的人要被杀死。尊贵的人，不使他们的处罚减轻；而地位卑贱的人，也不能加重他的刑罚。触犯法律的人，即使是贤德之人也必须加以惩处；符合法度的，即使是不肖之人也必定没有罪过。这样正道通达而邪道便被堵塞了。

古代设立有司之官，是用来制止老百姓的，使他们不能放任自流；拥立国君，是用来控制有司，使他们不能专断行事。法典和礼义，是用来禁止国君，使他们不能擅自决断。人君不能够放肆，那么正道便能胜利了；正道胜利那么公理便通达了，因此可以返回到无为的境界中去。无为，不是指凝固停滞而不动，而说的是那些法规不是从自己随意发出的。

夫寸生于穛，穛生于日，日生于形，形生于景[①]，此度之本也。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②]。故通于本者，不乱于末；睹于要者，不惑于详。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③]；无诸己，不求诸人[④]。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者而不与用[⑤]，无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⑥]，故令行于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⑦]。"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⑧]。

【注释】

①"夫寸"四句：俞樾《诸子平议》：穛生于日，义不可通。疑本作"寸生于穛，穛生于形，形生于景，景生于日"，与下文"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文义一律。穛（sù），高诱注：禾穗穛孚榆头芒也。十穛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故谓之本也。按，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穛"当为"穛"，字之误也。"穛"与"秒"同。《说文》："秒，禾芒也。"字或作"藨（biāo）"。《天文》："秋分而禾藨定。"

②要：关键。

③"是故"二句：高诱注：有诸己，己有聪明也。不非诸人，恕人行也。

④"无诸己"二句：高诱注：言己虽无独见之明，不求加罪于人也。按，"是故"至"诸人"，亦见于《墨子·小取》。

⑤有法者：陈昌齐《淮南子正误》："者"字疑衍。与用：《四库全书》本作"用与"。当正。

⑥检式：法度、标准。检，法。

⑦“其身正”四句：见于《论语·子路》。

⑧“故禁”二句：化自《管子·法法》。

【译文】

寸产生于禾穗的芒，有穗的芒从有形体的植物中产生，有形植物从日光中产生，这是长度单位产生的根本。音乐产生于五音，五音从十二律中产生，十二律从八风中产生，这是声音产生的根本。法律从道义中产生，道义从大众适宜的事理中产生，大众适宜的事理同人心相合，这是治政的关键。所以通达根本的人，不会在末节上混乱；对于要领考察清楚的人，不会在细节上受迷惑。法律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土地里产生的，它是从人世间产生，而反过来要求人民自我端正行为。因此，对于自己所据有的，不把别人没有的作为不是；对于自己所没有的，也不强求别人没有。国君针对臣民所建立的法律，不应该对上面废除；国君要求人民禁止的东西，对于自身首先要禁止。所说的国家的灭亡，不是指没有国君，是指没有法律。改变法律，不是因为没有法律，而是有法却不执行，它与没有法律是相同的。所以国君的立法，首先要以自己作为标准规范，因此法令才能在天下通行。孔子说：“他的身子端正了，不下命令就能行得通；他的身子不端正，即使有命令人民也不听从。”所以禁令在自己身上能实行，那么法令便可以在人民中实行了。

圣主之治也，其犹造父之御：齐辑之于辔衔之际[①]，而急缓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执节于掌握之间[②]；内得于心中[③]，外合于马志；是故能进退履绳[④]，而旋曲中规，取道致远，而气力有余，诚得其术也。是故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也；大臣者，人主之驷马也。体离车舆之安，而手失驷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舆马不调，王良不能

以取道[5];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为治[6]。执术而御之,则管、晏之智尽矣[7];明分以示之,则跖、蹻之奸止矣[8]。

【注释】

①齐辑:整齐,和谐。辑,和。

②节:策。即马鞭。

③心中:《太平御览》卷六百二十四《治道部》五引此作"中心"。《列子·汤问》、《文子·上义》同。

④履:踩。按,"齐辑"至"其术也",见于《列子·汤问》。

⑤王良:春秋晋国善御马者。《史记·天官书》并作为星宿名。王,北宋本原作"土"。《道藏》本作"王"。据正。

⑥唐、虞:唐尧、虞舜。

⑦管、晏:即管仲(?—前645)、晏婴(?—前500)。春秋齐国名相。其事见《史记·管晏列传》。《汉书·艺文志》有《筦子》八十六篇和《晏子》八篇。

⑧跖(zhí)、蹻:高诱注:盗跖,孔子时人。蹻,庄蹻。楚威王之将军,能大为盗也。按,《荀子·议兵》:"庄跻起,楚分而为三四。"疑指此事。庄蹻,又作庄跻。

【译文】

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就像造父驾驭车马一样:在马辔头、马衔之间加以协调,在驭者的口中发布适合快慢的指令;在驭者的胸臆中端正尺度,在手掌中握住鞭子;在内心得到平和之气,在外部合乎马的心意;因此前进后退就像踏着笔直的绳墨一样,旋转曲折就像合乎圆规一样,选择道路达到远方,而气力还有剩余,确实是得到了驾驭的奥妙。因此权力势位,是国君的车子;公卿大臣,是人主的驷马。身子离开了车子的平稳,而双手不合驷马的心意,而能够不出现危险的,从古到今都是没有的。所以说车马不协调,王良也不能够到达千里之外;君臣不和

谐，唐尧、虞舜也不能治理国家。掌握规律来驾驭它，那么管子、晏婴的才智用尽也赶不上；明确职分来指示它，那么盗跖、庄蹻的奸行便可以停止了。

夫据榦而窥井底[①]，虽达视犹不能见其睛[②]；借明于鉴以照之[③]，则寸之分可得而察也[④]。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劳，精神不竭，物至而观其象[⑤]，事来而应其化，近者不乱，远者治也。是故不用适然之数[⑥]，而行必然之道，故万举而无遗策矣。

【注释】

①榦：通“韩”，井栏。《说文》：韩，井垣也。

②达视：竭尽目力而视。睛：目中瞳子。

③鉴：镜子。

④分：高诱注：毛也。一曰疵。按，刘绩《补注》本注“毛”作“毫”。

⑤象：指形象、现象、表象等。《文子·上义》作“物至而观其变”。

⑥适然：指偶然。按，“是故”二句，化自《韩非子·显学》。

【译文】

靠着井栏来看井底，即使是竭尽目力也不能见瞳子；借助光明在镜子上来照耀，那么寸分长的毫毛都能看得很清楚了。因此英明的君主耳目不劳作，精神不用尽，万物到来而观察它的形象，事情到来而适应它的变化，近的地方不会混乱，远的地方也会得到治理。因此不必采用偶然的技巧，而推行必然的道理，那么各种措施都可以成功而没有被遗漏的良策了。

今夫御者，马体调于车，御心和于马，则历险致远，进退周游，莫不如志[①]。虽有骐骥、騄駬之良，而臧获御之[②]，则马

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贵其自是，而贵其不得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夺，毋曰不争。"如此，则人材释而公道行矣[3]。美者正于度，而不足者逮于用，故海内可一也[4]。

【注释】

①"进退"二句：《太平御览》卷七百四十六《工艺部》三引作"进退周旋，无不如意"。

②臧(zāng)获：古代鲁钝不会驾车之人。刘绩《补注》本作"臧获，奴婢"。

③人材：《文子·上义》作"人欲"。释：消。

④"美者"三句：《文子·上义》作"有余者止于度，不足者逮于用，故天下可一也"。

【译文】

当今驾驭车马的人，马的身体与车子相协调，驾驭的心思与马相和谐，那么便可以经过危险而到达远方，前进后退四处周游，没有不能按照心愿行事的。即使有骐骥、騄駬那样的千里马，然而让臧获那样的人来驾驭它，那么马儿反会任性妄为，而人就不能够制服它了。所以治国的人不是重视他的自以为是，而珍视的是他的不会做错事。因此说："不使产生可能的贪欲，不说没有需求；不使出现可能争夺的现象，不说没有相争。"像这样，那么人的欲望才能得到释放而公道可以通行了。才能有余的人限制在法度之中，而才能不足的人也可以发挥作用，这样海内便可以同一了。

夫释职事而听非誉，弃公劳而用朋党[1]，则奇材佻长而干次[2]，守官者雍遏而不进[3]，如此，则民俗乱于国，而功臣争

于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执下[4]，释之而不用，是犹无辔衔而驰也，群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则制于蝼蚁，离其居也[5]；猿狖失木[6]，而擒于狐狸，非其处也。君人者释所守而与臣下争，则有司以无为持位，守职者以从君取容[7]。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转任其上矣。

【注释】

①公：《文子·上义》作"功"。

②奇材：奇巧之人。佻(tiāo)长：轻疾速进。佻，疾。干(gān)次：干犯次序。干，犯。北宋本原作"于"。《道藏》本作"干"。据正。

③壅遏(è)：拥塞，遏止。

④执：操纵。

⑤"吞舟"四句：化自《庄子·庚桑楚》、《吕览·慎势》，《说苑·说从》亦载其事。

⑥狖(yòu)：猴类动物。昂鼻而长尾。

⑦"君人者"三句：《文子·上仁》："人君舍其所守，而与臣争事，则制于有司。以无为持位，守职者以听从取容。"可与此相参。

【译文】

懈怠本身职责而听从诽谤或赞誉，抛弃正事的劳作而使用帮派私党，那么投机之人轻疾速进而超越正常次序，尽职的官吏被堵塞仕途而不能升迁，像这样，那么国家就会民风大乱，而有功之臣则在朝廷上争夺功劳。所以法律度量，是国君用来制服臣下的工具，放弃它而不用，就像没有辔衔而使马奔跑，群臣百姓反而会捉弄他的国君。因此有手段的就能制服别人，没有手段就会被人制服。能够吞掉舟船的大鱼，一旦被激荡到岸边，那么就会被蝼蛄、蚂蚁所制服，因为离开了它的居处

的地方；猿狖失去了攀援的树枝，就要被狐狸擒住，因为不是它们所居处的地方。国君放弃了所守持的权柄而和臣下争事，那么主管官员便没有办法持守官位，尽忠职守的人便媚上取容。因此臣下隐藏智慧而不被国君所取用，反而把自己的职责推给国君了。

夫贵富者之于劳也，达事者之于察也[①]，骄恣者之于恭也，势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为之[②]，则智日困而自负其责也。数穷于下，则不能伸理；行堕于国，则不能专制[③]；智不足以为治，威不足以行诛，则无以与天下交也[④]。喜怒形于心，者欲见于外[⑤]，则守职者离正而阿上[⑥]，有司枉法而从风[⑦]；赏不当功，诛不应罪，上下离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执政阿主而有过，则无以责之[⑧]。有罪而不诛，而百官烦乱，智弗能解也；毁誉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脩，则人主逾劳，人臣逾逸，是犹代庖宰剥牲[⑨]，而为大匠斫也。与马竞走，筋绝而弗能及；上车执辔，则马死于衡下[⑩]；故伯乐相之[⑪]，王良御之[⑫]，明主乘之，无御相之劳而致千里者，乘于人资以为羽翼也[⑬]。

【注释】

①达事者：通达事理的人。

②而好（hào）自为之：高诱注：不任用臣智能也。按，好，喜好。

③专制：专心治理。

④与天下交：王念孙《读书杂志》："与天下交"，当作"与下交"。"下"谓群臣也。《文子·上仁》有"天"字，《群书治要》引《文子》无"天"字。

⑤者：王念孙《读书杂志》："者"当为"耆"，"耆欲"与"喜怒"相对为

文。《文子·上仁》作“嗜欲”。见(xiàn):显现,表现。

⑥阿:曲从,迎合。

⑦枉法:曲解法律。

⑧责:北宋本原作“贵”。《道藏》本作“责”。据正。

⑨庖(páo):厨师。宰:主膳食之人。亦有“庖”义。

⑩马死于衡下:《文子·上仁》作“马服于衡下”。衡:车辕头上的横木。

⑪伯乐:春秋时代人,曾为秦穆公相马。《隋书·经籍志》有伯乐《相马经》一卷。

⑫王良:春秋时赵简子御者。《隋书·经籍志》有王良《相牛经》。

⑬资:才质。按,“故伯乐”至“羽翼也”,化自《吕览·分职》。

【译文】

富贵的人对于勤劳政事,通达事理的人对于考察政务,骄傲放任的人对于恭敬职守,按照情势是不如国君的。国君如果不能任用臣下的才智,而好自以为是,那么智术就会日益困窘而要自己负担起臣下的责任。对于臣下自己道术穷尽,那么就不能伸张正理;在国内德行堕落,那么便不能专心治理;智谋不能够用来治国,威严不能够实行杀戮,那么自己就没法同臣下交往。喜怒在心里形成,嗜欲就会在外面表现出来,那么忠于职守的人便离开正道而取媚于国君,主管官员便曲解法律而随从上令;赏赐与功劳不相符,诛罚与罪过不相应,上下之心互相背离,而君臣之间互相埋怨。因此执政的官员迎合国君而有了过失,国君便没有办法责备他。有了罪过而不加惩处,那么百官就会烦扰混乱,智术便不能解决它了;诋毁赞誉滋生萌发,而国君的光明便不能够照射。不能端正根本反而自我修饰,那么国君更加辛劳,而人臣更加安逸,国君就像代替庖厨宰剥牲畜,代替工匠砍削木头一样。和马一起赛跑,人的筋骨折断也追赶不上;上了车子执掌马辔头,那么马可以死在车辕横木之下。因此用伯乐来相马,让王良来驾驭,英明的君主来乘坐它,没

有驾驭、审察的辛劳，而可以到达千里，这是由于凭借人力的资助作为自己翅膀的原因。

是故君人者，无为而有守也，有为而无好也[①]。有为则谗生[②]，有好则谀起[③]。昔者齐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饵之[④]；虞君好宝，而晋献以璧、马钓之[⑤]；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乐诱之[⑥]。是皆以利见制于人也[⑦]。故善建者不拔[⑧]。

夫火热而水灭之，金刚而火销之，木强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胜也。故中欲不出谓之扃[⑨]，外邪不入谓之塞[⑩]。中扃外闭，何事之不节？外闭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后能用之，弗为而后能为之。精神劳则越[⑪]，耳目淫则竭[⑫]。故有道之主，灭想去意，清虚以待，不伐之言[⑬]，不夺之事，循名责实，使自司任而弗诏[⑭]，责而弗教；以不知为道[⑮]，以奈何为宝[⑯]，如此，则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

摄权势之柄，其于化民易矣。卫君役子路[⑰]，权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⑱]。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托势者胜也。故枝不得大于榦，末不得强于本，则轻重小大，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属于臂也，搏援攫捷[⑲]，莫不如志，言以小属于大也。是故得势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⑳]；所守甚约，所制甚广。是故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㉑]；五寸之键[㉒]，制开阖[㉓]。岂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

【注释】

①“无为”二句:《文子·上仁》作:“无为而有就也,有立而无好也。”

②谗(chán):诬陷。

③“有好”句:高诱注:谄谀之人乘志而起。

④“昔者”二句:齐桓公事,见《管子》之《小匡》、《小称》,《韩非子》中《二柄》、《十过》、《难一》,并载于《史记·齐太公世家》等。首子,指长子。

⑤“虞君”二句:事载《左传·僖公二年》,并见于《公羊传》、《穀梁传》。钓:取。

⑥“胡王”二句:载于《韩非子·十过》等。

⑦制:控制。

⑧“故善建”句:见于《老子》五十四章。

⑨扃(jiōng):从外面关闭的门闩。

⑩外邪:指可以伤害人心健康的外界事物。塞:《文子·上仁》作“闭”。

⑪越:泄散。

⑫竭:穷尽。

⑬伐:自夸,夸耀。

⑭使自司:《四库全书》本作“使有司”。《文子·上仁》作“使自有司”,《吕览·知度》作“官复自司”。

⑮以不知为道:高诱注:道常未知。

⑯以奈何为宝:高诱注:道贵无形,无形不可奈何,道之所以为贵也。按,奈何,怎么处理。《文子·上仁》作“以禁苛为主”,《吕览·知度》作“以奈何为实”。

⑰卫君:春秋卫出公,名辄,在位12年。曾被其父赶走,奔鲁。事载《左传·哀公十五年》,并见《史记·卫康叔世家》。子路(前542—前480),春秋末卞人,孔子弟子,尚勇,长于政事。仕卫,

被杀。

⑱"景、桓公"二句：俞樾《诸子平议》：此本作"桓景臣管晏"，言桓臣管，景臣晏也。

⑲攫(jué)：抓取，夺取。捷：敏捷。

⑳其存甚大：《群书治要》引《文子》作"所任甚大"。

㉑"是故"二句：《说苑・谈丛》作："一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以力学杠杆原理考之，当作"一围"，刘向《说苑》正确。千钧，指三万斤。

㉒键：门闩。

㉓制开阖(hé)：《说苑・谈丛》作"而制开阖"，《文子》作"能制开阖"。按，《四库全书》本作"制开阖之门"。知有脱文。阖，关闭。

【译文】

因此作为统治人民的国君，不违反规律而要有持守，有作为而没有私好。有作为那么就有谄媚之人出现，有私好那么奉承之人就会涌现。从前齐桓公爱好美味，而易牙把自己的长子烹了作肉羹来引诱他；虞国国君爱好珍宝，而晋献公用垂棘之璧、屈产之乘引他上钩；胡王爱好音乐，而秦穆公用歌女去引诱他。这些人都是因为贪图小利而被别人制服。因此说，善于建树在无形之处的人是拔取不掉的。

烈火炽热而水能浇灭它，金属坚硬而烈火能够熔化它，木质强硬而斧头能砍伐它，水流不止而土壤能够阻止它，只有生成万物的大自然，万物中没有什么东西能战胜它。因此内心的欲望不显现出来叫做扃，外部的邪气不能进入叫作塞。内心欲望关闭、外部邪气堵塞，什么事情不能够节制呢？外闭内塞，什么事情不能够办成呢？不用然后才能使用它，不做而后才能做成它。精神辛劳那么就要泄散，耳目淫乱那么就会枯竭。因此有道德的国君，消灭欲望、清除杂念，清静虚无来对待臣下，而不用言语自我夸耀，不去争夺臣下之事，国君按照名分来督责他们的实际工作，使臣下自我管理而不需诏旨，督责而不加教诲；国君常常把处于不知状态作为准则，把处于无形状态下的道作为珍宝，像这

样，那么百官的事情，就各自有所持守了。

把握了权势的要柄，它对于教化万民就容易了。卫出公能够役使勇猛的子路，是因为他的权高势重；齐桓公使管仲为相、齐景公任用晏婴，是因为他们地位尊宠。怯弱的人制服勇敢的人，愚蠢的人制服聪明的人，是他们所凭借的权势的胜利。因此树枝不能比树干大，树梢不能强过树根，那么轻重、大小，就能够用来相互制约了。就像五个手指对于胳膊，搏击、攀援、抓取十分敏捷，没有不称心如意的，说的就是小的属于大的。因此得到"势"的便利，所持掌的虽然很小，所担负的职责却很大；所守持的很简约，所控制的地方很广大。所以一围粗的木头，可以支持三万斤的屋子重量；五寸长的门闩，可以控制开关的大门。难道是它们的材料大小就足够这样了吗？是因为它们控制了要害的部门。

孔丘、墨翟，脩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①]，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从风，而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则天下偏为儒、墨矣[②]。楚庄王伤文无畏之死于宋也[③]，奋袂而起[④]，衣冠相连于道，遂成军宋城之下，权柄重也。楚文王好服解冠[⑤]，楚国效之。赵武灵王贝带鵕鸃而朝[⑥]，赵国化之。使在匹夫布衣，虽冠解冠，带贝带鵕鸃而朝，则不免为人笑也。

【注释】

①六艺：《周礼·地官·保氏》：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②偏：同"遍"。

③楚庄王（？—前591）：春秋五霸之一，名旅，在位22年。文无畏：楚国大夫，又叫申无畏。死于宋：其事在前595年，楚庄王派申

舟使齐，过宋，不借道，被杀死。楚庄王借机讨伐宋国。

④袂(mèi)：衣袖。起：北宋本原作"越"。刘绩《补注》本作"起"。据正。此事载于《左传·宣公十四年》、《吕览·行论》。

⑤楚文王(？—前675)：春秋楚君，名熊赀，建都郢。在位13年。解(xiè)：解廌(zhì)，兽名。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解冠，古代称仿"解"形状的冠，又叫法冠、御史冠。

⑥赵武灵王(前340？—前295)：战国赵君，在位27年。曾进行军事改革，改穿胡服，习骑射，而使国家富强。贝带：以大贝饰带。鵕䴊(jùn chóu)：一种有文采的野鸡，古人用它的羽毛饰冠。《道藏》本亦作"鵕"。《说文》作"鵕鸃(yí)"。并说"秦汉之初，侍中冠鵕鸃冠"。疑许、高本有别。

【译文】

孔丘、墨翟，修治先圣的治国之术，通晓六艺的学说，口中称道先圣的言论，亲身实践他们的理想，仰慕道义随从教化，但是替他们服役的不过数十人。假使让他们处在天子的位置上，那么天下就普遍成为儒、墨了。楚庄王为文无畏死在宋国而悲伤，挥起衣袖，国内人人响应，衣冠相连于道路之上，于是便挥军打到了宋国城下，这是权势重要的原因。楚文王爱好佩戴解廌形状的帽子，整个楚国都仿效他。赵武灵王腰系贝带、头戴鵕鸃羽毛使大臣朝见，赵国服饰为之而变化。假使是一个平民百姓，即使头戴解冠，腰扎贝带、头插鵕鸃羽饰而朝见国君，那么也不免被人耻笑。

夫民之好善乐正，不待禁诛，而自中法度者，万无一也。下必行之令，从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阴未移，而海内莫不被绳矣。故握剑锋，以离北宫子、司马蒯蒉不使应敌[①]；操其觚[②]，招其末[③]，则庸人能以制胜。今使乌获、藉蕃从后牵牛

尾[4]，尾绝而不从者，逆也。若指之桑条，以贯其鼻，则五尺童子，牵而周四海者，顺也。夫七尺之桡[5]，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为资[6]。天子发号，令行禁止，以众为势也。

【注释】

①"以离"句：王绍兰《淮南子杂记》："离"为"虽"误。"以"字当在"虽"字下。北宫子：战国齐勇士。司马蒯蒉（kuǎi kuì），战国赵国的剑客。不使，王念孙《读书杂志》："使"上当有"可"字。

②觚（gū）：剑把。

③招（qiáo）：举。

④"今使"句：出自《吕览·重己》。藉蕃，古代大力士。

⑤桡（ráo）：船桨。

⑥资：利用。

【译文】

老百姓中喜欢善行、乐意正直，不需要禁令诛伐，而能够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度的，一万个人中没有一个人。国君下达必须实行的命令，听从的人便得到利益，违背的人就遇到灾难，太阳的影子还没有移动，而海内的人没有不受到命令的约束了。所以如果握住剑锋，而即使是北宫子、司马蒯蒉也不能去应敌；拿着剑把，举起剑锋，那么庸人也能够取得胜利。现在使大力士乌获、藉蕃从后面去牵牛尾巴，尾巴断了也不会跟从你，这是由于背逆天性的缘故。如果用指头粗的桑条，来贯穿牛的鼻子，那么即使是五尺高的孩童，也可以牵着它去周游四海，这是顺应牛的天性的缘故。用七尺长的船桨，可以控制住船的左右方向，它是用水作为凭借。天子发布命令，令能行禁能止，依靠大众的拥戴而形成大势。

夫防民之所害，开民之所利，威行也，若发堿决唐[①]。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风而驰，易以远。桓公立政，去食肉之兽、食粟之鸟、系罝之网，三举百姓说[②]。纣杀王子比干而骨肉怨[③]，斮朝涉者之胫而万民叛[④]，再举而天下失矣。故义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利一人而天下从风；暴者，非尽害海内之众也[⑤]，害一人而天下离叛。故桓公三举而九合诸侯[⑥]，纣再举而不得为匹夫。故举错不可不审。

人主租敛于民也，必先计岁收，量民积聚，知饶馑有余不足之数[⑦]，然后取车舆衣食供养其欲。高台层榭，接屋连阁，非不丽也，然民无掘穴狭庐所以托身者[⑧]，明主弗乐。肥醲甘脆[⑨]，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于口者，则明主弗甘也。匡床蒻席[⑩]，非不宁[⑪]，然民有处边城、犯危难、泽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惨怛于民也[⑫]，国有饥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岁登民丰，乃始县钟鼓，陈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乐之，国无哀人。

故古之为金石管弦者，所以宣乐也[⑬]；兵革斧钺者，所以饰怒也；觞酌俎豆酬酢之礼[⑭]，所以效善也[⑮]；衰绖菅屦[⑯]，辟踊哭泣[⑰]，所以谕哀也[⑱]。此皆有充于内[⑲]，而成像于外[⑳]。及至乱主，取民则不裁其力[㉑]，求于下则不量其积，男女不得事耕织之业，以供上之求，力勤财匮[㉒]，君臣相疾也[㉓]。故民至于焦唇沸肝，有今无储，而乃始撞大钟，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是犹贯甲胄而入宗庙[㉔]，被罗纨而从军旅[㉕]，失乐之所由生矣。

【注释】

①埳(kǎn)：蓄水堤坝。唐：俗作“塘”，池塘。

②“桓公”三句：化自《吕览·慎小》。立，通“莅”，临。罝(jū)，捕兽网。

③王子比干：纣王叔父，因屡谏而被剖心。其事亦载于《史记·殷本纪》。

④“斮(zhuó)朝”句：其事载于《尚书·泰誓》、《吕览·过理》。斮，斩断。

⑤非尽：《文子·上义》作“非能尽”。

⑥九合：九次会盟。

⑦饶(ráo)：剩余。馑(jǐn)：饥馑。

⑧掘穴：土室。《群书治要》作“窟室”。《墨子·节用》有“堀穴”。掘，借为“堀”。

⑨酖：浓烈的酒。

⑩匡：安。蒻(ruò)：蒲草。引申有细软义。

⑪非不宁：刘绩《补注》本“宁”下有“也”字。

⑫惨怛(cǎn dá)：忧伤，悲痛。

⑬宣：显示。

⑭觞酌(shāng zhuó)：饮酒具，也指饮酒。觞，酒器。俎(zǔ)豆：祭祀时盛牛羊等祭品的礼器。酬酢(chóu zuò)：主客互相敬酒。

⑮效善：王念孙《读书杂志》：“效善”当作“效喜”，字之误也。《群书治要》引此正作“效喜”。效，致。

⑯管屦(jù)：草鞋。管，《左传·宣公十二年》陆德明释文：“管，或本作菅。”

⑰辟(pì)踊：捶胸顿足，极言哀痛之意。辟，通“擗”，椎胸。

⑱谕：表明。

⑲充：充实，充满。

⑳外:《群书治要》“外”下有“者也”二字。

㉑裁:度量。

㉒匮:缺乏。

㉓疾:憎恨。

㉔胄:北宋本原作“胃”。《道藏》本作“胄”。据正。

㉕罗:稀而轻软的丝织品。纨(wán):白色细绢。

【译文】

防止百姓受到祸害,开发对百姓有利的事情,这是威力得以通行的表现,就像开通堤防、冲决水塘一样。所以顺着水流方向而下,容易而且可以达到;顺着风的方向奔驰,容易到达远方。齐桓公执政立下规定,赶跑食肉的野兽、驱吓吃粮食的鸟儿、悬挂起捕兽的网儿,实行这三个措施而百姓欢悦。纣王杀死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恨,斩断早晨涉水的人的小腿而使万民背叛,干了两次坏事便失去了天下。所以说施行大义,虽不能普遍使天下人民有利,但是有利一人而天下人便听从国君的教化;施行暴虐,虽不能全部危害海内大众,但是伤害一人而天下的人就会背叛。因此齐桓公三次举动便能够九次会合天下诸侯;商纣王两次举动干了坏事,就连平民也当不成了。所以举止措施是不能不认识清楚的。

国君从百姓那里收取赋税,必须首先考虑一年的收成,计量人民积蓄的多少,知道富裕饥饿、有余不足的数量,然后才收取车马、衣食的租税来供给他们的生活需求。高台亭榭,宫室相连,不是不壮丽,然而百姓连土室草棚这样遮蔽身体的地方都没有,英明的君主是不能快乐的。美酒佳肴香甜脆酥,不是不美好,然而人民中有连糟糠豆谷也吃不饱的,那么英明的君主吃饭是不甜的。平稳的床细软的席子,不是不安宁,然而百姓中有处在边鄙城邑、冒着危险死难、死于大泽暴尸原野的,英明的君主是不能安享平静生活的。因此古代的国君,他们对百姓十分忧虑,国家有饥饿的人他们的食物便不再增加花样,百姓中有人寒冷

而他们冬天就不穿皮裘。年岁收成好而百姓丰足，于是才开始悬挂钟鼓，排列干戚，君臣上下，一国同庆丰收的喜悦，国中没有悲哀之人。

所以古代陈列金钟、石磬、管弦这些乐器，是用来表示快乐的；兵革斧钺这些兵器，是用来掩饰怒气的；酒器、俎豆这些主客敬酒的礼器，是用来表达欢喜之情的；身穿丧服、脚穿麻鞋，捶胸顿足哭泣，是用来表明悲哀之情的。这些情绪都是充满了内心，而成为形象表现在外部。等到了乱主统治时期，向百姓索取财物则不度量他们的财力，向臣下索求不考虑他们的积累，男女不能从事耕作纺织的事业，来供给国君的需求，辛勤劳作、财力匮乏，君臣之间互相憎恨。因此老百姓到了嘴唇干裂、肝火中烧，有今日之粮而无明日之储，却开始敲起大钟，擂起鸣鼓，吹起竽笙，弹起琴瑟，这就像穿着甲胄而祭祀宗庙，披着罗纨而从军作战，就失去了音乐所产生的根本了。

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跖耒而耕[①]，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②]。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时有涔旱灾害之患[③]，有以给上之征赋车马兵革之费[④]。由此观之，则人之生闵矣[⑤]。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⑥]，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积，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虽涔旱灾害之殃，民莫困穷流亡也。故国无九年之畜[⑦]，谓之不足；无六年之积，谓之闵急；无三年之畜，谓之穷乏。故有仁君明主，其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则得承受于天地，而不离饥寒之患矣[⑧]。若贪主暴君，桡于其下[⑨]，侵渔其民[⑩]，以适无穷之欲，则百姓无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⑪]。

【注释】

①跖(zhí)：踩，踏。耒(lěi)：古代耕田的农具。

②石(shí):百二十斤。

③涔(cén):涝灾。

④有:通“又”。

⑤闵(mǐn):忧愁。

⑥率:一般。按,“夫天地”至“之畜”,见于《礼记·王制》、贾谊《新书》。

⑦畜:通“蓄”,积累。于大成《主术校释》:“畜”字当依“九年之储”作“储”。

⑧离:通“罹”,遭受。

⑨桡(ráo):《道藏》本作“挠”,扰乱义。

⑩侵渔:侵吞夺没,像渔人捕鱼一样。

⑪天和:自然祥和之气。本书五见。

【译文】

老百姓所用来维持生活的,一个人踩着耒耕田,不超过十亩;中等田地一年的收获,不过一亩四石。妻子老弱,都要依赖它而生活。此外时常有水旱自然灾害,又要用来供给国君征收的车马兵革的费用。从这里可以看出,人民的生活真是值得怜悯的。从国家的土地收成来考虑,三年耕种必须剩下一年的粮食,大约九年耕种要有三年的积蓄,十八年要有六年的积蓄,二十七年要九年的储备。即使遇到水旱等自然灾害,百姓也没有人因困窘到外地流亡的。所以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叫做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叫做闵急;没有三年的积蓄,叫做穷乏。因此有的爱民之君和英明的君王,他们向下征收赋税,有一定的节制,用来养活自己的,有一定的标准,那么这就能合理接受天地给予的财富,就不会遭受饥饿寒冷的祸患了。至于像贪婪的君主和残暴的国君,对人民大肆骚扰,侵吞人民的财富,用来适应无穷的贪欲,那么百姓便没有办法享受自然祥和之气并得到大地的恩赐了。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①]，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植；教民养育六畜[②]，以时种树；务脩田畴[③]，滋植桑麻，肥墝高下[④]，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⑤]，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⑥]，秋畜疏食[⑦]，冬伐薪蒸[⑧]，以为民资[⑨]。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⑩]。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⑪]，不取麛夭[⑫]；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罝罦不得布于野[⑬]；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⑭]；鹰隼未挚[⑮]，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⑯]；孕育不得杀，㲉卵不得探[⑰]；鱼不长尺不得取[⑱]，彘不期年不得食[⑲]。是故草木之发若烝气[⑳]，禽兽归之若流原，飞鸟归之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

【注释】

①人君者：《群书治要》作“君人者”。

②畜：《说文》曰：田畜也。《淮南子》曰：玄田为畜。按，六畜，指马、牛、羊、鸡、犬、豕。

③田畴（chóu）：田地。

④墝（qiāo）：土地贫瘠。

⑤阪（bǎn）：山坡。

⑥果蓏（luǒ）：有核曰果，无核曰蓏。

⑦疏食：菜疏曰疏，谷食曰食。

⑧薪蒸：大木叫薪，小枝叫蒸。

⑨资：用度。

⑩转尸：尸体弃置转徙。即死无葬身之地。

⑪畋（tián）：打猎。掩：尽，遍及。

⑫麛(mí)夭:鹿子曰麛,麋子曰夭。

⑬“豺未”二句:高诱注:十月之时,豺杀兽,四面陈之,世谓之“祭兽”也。“未祭兽”,罝(jū)罦不得施也。按,罝,捕兽网。罦,一种装有机关的鸟网。

⑭“獭(tǎ)未”二句:高诱注:獭,猵也。《明堂月令》:“孟春之月,獭祭鱼。”獭取鲤,四面陈之水边,世谓之“祭鱼”。未祭不得捕也。按,“豺未”至“于水”,并见《淮南子·时则训》、《礼记·月令》、《吕览·孟春》。獭,水獭。罟(gǔ),捕鱼网。

⑮隼(sǔn):凶鸟。又名“鹘(hú)”。挚:通“鸷”,搏杀鸟。

⑯烧田:《文子·上仁》作“不得以火田”。无“烧”字。

⑰觳(kòu):初生之雏鸟。

⑱长:疑作“脩”,字当避淮南王父讳。《文子·上仁》亦作“长”。

⑲彘(zhì):猪。

⑳烝:通“蒸”,火气上行。《道藏》本作“蒸”,《文子·上仁》同。按,本则化自《礼记·王制》、贾谊《新书》。

【译文】

食粮是百姓的根本,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是国君的根本。因此作为一个统治天下的国君,上要按照天时的情况,下要发挥土地的财力,中间要合理使用人力,因此各种生物才顺利生长,五谷繁殖;教导百姓养育六畜,按季节种植树木;务求整治好田地,种植好桑树、麻类,按照土地肥瘠、高下,各自种植适宜的植物;丘陵山陂不能生长五谷杂粮的地方,用来种植竹类树木。春季砍伐枯木,夏季收获瓜果,秋季积聚菜蔬谷物,冬季砍伐大木和小枝,用来作为民生的资用。因此人民活着的时候不缺乏用物,死了的时候也不会无葬身之地。所以先王的法规,打猎的时候不捕尽群兽,不捕杀小鹿、幼麋;不放干水泽来捕鱼,不允许烧毁山林去打猎;豺没有祭兽时,捕鸟兽之网不能安置在田野上;水獭没有杀鱼时,渔网不能放入水中;鹰隼没有捕杀鸟类的,鸟网不能张在

溪谷之处；草木没有落叶之时，斧斤不能够进入山林；昆虫没有蛰伏之时，不能够用火来田猎；孕期的动物不能够杀死，幼鸟、鸟卵不能够掏取；鱼不满一尺不能捕食，猪不过一年不能够宰杀。这样草木就像蒸气一样蓬勃生长，禽兽就像涌泉一样来归往，飞鸟就像烟云一样来临，这是因为有用来招致它们的办法。

故先王之政，四海之云至而脩封疆[①]，虾蟆鸣、燕降而达路除道[②]，阴降百泉则脩桥梁[③]；昏张中则务种谷[④]，大火中则种黍菽[⑤]，虚中则种宿麦[⑥]，昴中则收敛畜积、伐薪木[⑦]。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应时脩备，富国利民，实旷来远者[⑧]，其道备矣，非能目见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于心，则官自备矣[⑨]。

【注释】

①封疆：疆界。

②虾蟆：青蛙和蟾蜍的统称。

③阴：阴气。时值十月。

④张：二十八宿之一，属南方朱雀。今由长蛇座的六颗星组成。

⑤大火：东方苍龙七宿之一。又叫心宿二。由天蝎座的三颗星组成。菽：豆类之总名。

⑥虚：北方玄武七宿之一。宿麦：越冬的小麦。

⑦昴：西方白虎七宿之一。收：北宋本原作“牧”。《道藏》本作“收”。据正。

⑧旷：空旷、空缺。来（lài）：招徕。

⑨官：《文子·上仁》作“民”。备：具备。指具备利民之心。

【译文】

因此先王的治政，四海的云气来到时，就要修整田界，青蛙鸣叫、燕子来到时要通达道路清除路障，阴气降临到各个水泉时那么便可以修建桥梁；张星正中南天时那么就要种植谷子，大火正中南天时那么就要种植黍类和豆类植物，虚星正中南天时那么就要种植越冬小麦，昴星正中南天时那么就要收采蓄积粮食瓜果、砍伐大木。上面向天帝禀告，下面布达给万民。先王之所以能够按照季节整治完备，使国家富强、人民得利，使府库充满、远方的人归附，他的治世之道是十分完备的，并非先王都能亲自察看、亲身实行，而是有想为天下谋利的愿望。有了利于天下人民的愿望，就时刻记在心上，那么百官自然就会完备自己的职守了。

心之于九窍四肢也，不能一事焉①，然而动静听视，皆以为主者，不忘于欲利之也。故尧为善而众善至矣，桀为非而众非来也。善积即功成②，非积则祸极③。

【注释】

①事：侍奉。

②即：则。

③极：到来。按，本条化自《吕览·应同》。

【译文】

心脏对于九窍四肢来说，不能一一事奉它们，但是人的动静、听视，都把心脏作为中心，它也没有忘记要使九窍、四肢都得到利益。所以尧推行善事而许多善事都来到了，夏桀干了坏事而许多坏事便一起涌来。好事积累那么功业就能建立，坏事积累那么祸事就要来到。

凡人之论[1]，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员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鲜[2]。所谓心欲小者，虑患未生，备祸未发，戒过慎微[3]，不敢纵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万国，壹齐殊俗[4]，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辐凑而为之毂[5]。智欲员者，环复转运，终始无端，旁流四达[6]，渊泉而不竭，万物并兴，莫不响应也[7]。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桡[8]，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9]，通不肆志[10]。能欲多者，文武备具，动静中仪[11]，举动废置[12]，曲得其宜，无所击戾[13]，莫不毕宜也。事欲鲜者，执柄持术，得要以应众，执约以治广，处静持中[14]，运于琁枢[15]，以一合万，若合符者也[16]。故心小者，禁于微也；志大者，无不怀也；知员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鲜者，约所持也。

【注释】

①凡：总括。

②鲜：少。

③戒过慎微：谨慎地防备微小的过失发生。

④壹齐：相同，整齐划一。

⑤毂：车轮中心的圆木。高诱注：以喻王。

⑥旁：广泛。

⑦应：应和。

⑧桡(ráo)：弯曲。

⑨穷：不得志。

⑩肆：放纵。

⑪仪：准则，法度。

⑫举动：王叔岷《淮南子斠证》："举动"当作"举措"。《文子·微明》

作“举错”。

⑬击戾(lì):马宗霍《淮南旧注参正》:“击戾”盖当取义于“乖隔”。“无所击戾”者,犹言无所乖隔也。按,戾,背逆。

⑭持中:持守中正。《文子·微明》作“持躁”。

⑮琁(xuán)枢:北斗七星中的勺形四颗星。

⑯符:符节。

【译文】

总括圣人的议论,认为心中想的要细密而志向要宏大,智虑要周圆而行事要方正,才能要全面而做事要简约。所说的心中想的要细密,就是祸患没有产生的时候就加以考虑,灾祸没有发现的时候就加以防备,警惕地防备任何微小的过失发生,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所说的志向要宏大,就是能够包容万国,统一不同的习俗,恩泽覆盖百姓,就像汇合在一起的同一部族,不管是非都要像车辐围绕中心集中在国君周围。所说的智虑要周圆,就像圆环一样循环往复,转移运行,开始、终结没有起点,流行广泛四通八达,就像深渊泉水一样永不枯竭,万物一起兴盛,没有不像回声一样应答的。所说的行事要方正,就是正直而不弯曲,洁白而不受污染,困穷而不改变节操,显达而不放肆自己的行为。所说的才能要全面,就是文武都要具备,动静符合法度,举动措施废止任用,曲折周到得到适宜的处理,没有什么相乖隔的,没有不适宜的。所说的做事要简约,就是执掌权柄持守道术,得到要领应对大众,持守简约而治理广大,处于安静之中来约束躁动之气,像围绕璇枢运行,用一人之身聚合万民,就像合乎符节一样。因此心中考虑的要细密,可以禁止微小的弊端发生;志向要宏大,那么天下无不含怀在其中;智虑要周圆,那么没有什么不能知道的;行事要方正,对于邪事不能去干;才能要全面,没有什么不能治理成功的;做事要简约,紧要地持守事物的关键。

古者天子听朝,公卿正谏①,博士诵诗②,瞽箴师诵③,庶

人传语[4]，史书其过[5]，宰彻其膳[6]，犹以为未足也。故尧置敢谏之鼓也[7]，舜立诽谤之木[8]，汤有司直之人[9]，武王立戒慎之鞀[10]，过若豪厘，而既已备之也。夫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举[11]；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尧、舜、禹、汤、武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12]。当此之时，鼙鼓而食[13]，奏《雍》而彻[14]，已饭而祭灶[15]，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16]，山川弗敢祸，可谓至贵矣。然而战战慄慄[17]，日慎一日。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心小矣。《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18]。"其斯之谓欤！

武王伐纣[19]，发钜桥之粟[20]，散鹿台之钱[21]；封比干之墓[22]，表商容之闾[23]；朝成汤之庙，解箕子之囚[24]；使各处其宅，田其田，无故无新，惟贤是亲，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25]。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志大也。

文王周观得失[26]，偏览是非，尧、舜所以昌，桀、纣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27]。于是略智博闻[28]，以应无方。由此观之，则圣人之智员矣。

成、康继文、武之业[29]，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30]，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行方矣。

孔子之通[31]，智过于苌弘[32]，勇服于孟贲[33]，足蹑郊菟[34]，力招城关[35]，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孝道[36]，以成素王[37]，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钼丑[38]，以成王道[39]，论亦博矣。然而围于匡[40]，颜色不变，弦歌不辍[41]，临死亡之地，犯患难之危，据

义行理而志不慑，分亦明矣。然为鲁司寇[42]，听狱必为断[43]，作为《春秋》[44]，不道鬼神，不敢专己。夫圣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约，故举而必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45]，故动而必穷矣。吴起、张仪，智不若孔、墨，而争万乘之君，此其所以车裂支解也[46]。

【注释】

①公卿：指天子三公和其他重臣。正：《吕览·达郁》陈奇猷按，"正"为"证"之省。"证"亦"谏"也。

②博士：师长之称。指多闻之士。《国语·周语》作"列士"。

③瞽(gǔ)：无目曰瞽。指乐官。箴(zhēn)：一种有劝诫意义的文辞。师：乐师。

④庶人：平民。传语：传达意见。

⑤史：史官。

⑥宰：宰人，掌管膳食的官。彻：通"撤"。按，"古者"至"未足也"，化自《国语·周语》、《吕览·达郁》。

⑦"故尧"句：高诱注：欲谏者，击其鼓。

⑧"舜立"句：高诱注：书其善否于表木也。按，诽谤，从旁指责过失。

⑨"汤有"句：高诱注：司直，官名，不曲也。按，汉时"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吕览·自知》作"司过"，《邓析子·转辞》作"司直"。

⑩"武王"句：高诱注：欲戒君令慎疑者，摇鞀鼓。按，鞀(táo)，有柄小鼓。按，"故尧"至"之鞀"，亦见于《邓析子·转辞》、《吕览·司过》。

⑪举：举荐任用。

⑫"皆坦然"句：王念孙《读书杂志》：当作"皆坦然南面而王天下

焉”。坦然,安然。无顾忌的样子。南面,背屏而朝诸侯。

⑬鼛(gāo)鼓而食:《玉海·音乐部》、《乐器部》引作“伐鼛而食”。鼛,《说文》中指大鼓。帝王吃饭时所奏的乐器。

⑭《雍》:帝王吃饭时所奏的音乐。

⑮灶:灶神。

⑯“行不用”二句:《文子·微明》作:“行不用巫觋,而鬼神不敢先。”巫祝,古代替人祈祷求福的人。祟,北宋本原作“崇”。《道藏》本作“祟”,鬼神作怪义。

⑰战战慄慄:恐惧、发抖的样子。

⑱“惟此”四句:见于《诗·大雅·大明》。翼翼,小心谨慎的样子。昭,通“劭”,勤勉。怀,招徕。

⑲武王伐纣:《群书治要》引作“武王克殷”。按,“武王”至“之囚”,亦见于《周书·克殷》、《吕览·慎大》,并见《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卷三。

⑳钜桥:纣粮仓名。在河北曲周东北。

㉑鹿台:纣王藏财物之台。在淇县朝歌之南。

㉒“封比干”句:高诱注:比干,纣诸父也。谏纣之非,纣杀之。故武王封崇其墓,以旌仁也。

㉓“表商容”句:高诱注:商容,殷之贤人,老子师,故表显其里。按,梁玉绳《校庄本淮南子》:此与《吕氏春秋·慎大》、《离谓篇》注同,高氏之谬也。商容,殷末也,而孔子并老子时,安得师之?

㉔“解箕子”句:高诱注:箕子,纣之庶兄。武王伐纣,赦其囚执,问以《洪范》,封之于朝鲜也。

㉕晏然:平和的样子。

㉖失:北宋本原作“夫”。《道藏》本作“失”。据正。

㉗著:图画。

㉘略智:广求其知。略,求。

㉙成、康：周成王姬诵，周代第二任国君。在位约 22 年。周康王姬钊，在位 25 年。

㉚苟：随便。

㉛通：博通。

㉜苌弘：周朝大臣刘文公的大夫，通晓天文。

㉝孟贲（bēn）：战国时勇士，相传能拔牛角。

㉞郊菟：狡猾的兔子。《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六《人事部》二十七引作"足蹀狡兔"。蹀，即蹑字。蹑，追。郊，通"狡"。

㉟力招城关：高诱注：招，举也。以一手招城门关端能举之。按，关，闩门横木。

㊱孝道：王叔岷《淮南子斠证》："孝"当为"孷"。《说文》："孷，放也。""放"与"仿"通，引申有教化义。此文"孝道"与"教道"同。

㊲素王：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帝王之位的人。指孔子。"素王"见于《庄子·天道》。

㊳钼（chú）：《玉篇》解作"田器"。俗作"锄"。

㊴王道：指儒家以"仁政"为主要内容的统治术。

㊵匡：在今河南长垣西南。

㊶辍（chuò）：停止。按，"然而"至"不辍"，见于《庄子·秋水》。

㊷司寇：官名，西周时置，掌管刑狱、纠察等。

㊸听：处理。为断：刘台拱《淮南子校补校》："为断"当作"师断"。《说苑·至公》"听狱必师断"。师，众也。与众共之，不独断也。

㊹《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中国第一部编年史。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 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 481），共十二公，242 年。《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戹陈、蔡，作《春秋》。

㊺其所事者多：《群书治要》引作"其所事者又多"。按，"其所"二句，本自《荀子·王霸》。《文子·微明》亦作"又"。

㊻"吴起、张仪"四句：王叔岷《淮南子斠证》：案张仪被谗去秦，相魏

一岁而卒。"支解"之说,他书无征。张仪疑本作商鞅。《缪称篇》:"商鞅立法而支解,吴起刻削而车裂。"《人间篇》亦云:"商鞅支解。"

【译文】

古时候天子处理朝政之事,公卿大臣正面劝谏,博士官诵读诗歌,乐官进箴言、乐师讽谏,平民意见向上传达,史官记载他们的过失,宰人撤去他们的饭食,还认为不能够足以警戒自己。所以尧设置供进谏的大鼓,舜设立指责批评过失的表木,汤设有检举不法的官吏,武王设立警戒自己要谨慎治政的小鼓,即使过失出现如同毫厘一样,就已经足够戒备的了。圣人对于好的人事,不因为它微小而不兴办;对于自己的过失,不因为细微而不更改。尧、舜、禹、汤、周武王,都是内心坦然地南面称王。在这个时候,吃饭的时候奏起鼙鼓,演奏《雍》时撤去饭食,吃完饭后去祭祀灶神,言行举事不用巫祝求福,鬼怪神灵不敢作怪,高山大川也不敢为祸,可以说已经是十分可贵的了。虽然如此他们仍然战战兢兢地处理国事,一天比一天谨慎。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么圣人的用心是十分谨慎的。《诗》中说:"这个周文王,为人小心翼翼,勤勉事奉上帝,招来许多福气。"恐怕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

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散发钜桥粮仓的粮食,发散鹿台库藏的钱财;扩大王子比干的墓地,旌表贤人商容的闾里;朝拜商汤的宗庙,释放被囚禁的箕子;让天下人安居家园,耕田种地,不分故人和新人,只亲近贤德之人,使用的东西不是属于他原有的旧臣,使唤的人也不是他的近人,他们平静得像原来就有的一样。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么圣人的志向是非常宏大的。

周文王广泛考察得失变化,普遍观览利弊关系,把尧、舜所以能够昌盛,桀、纣所以灭亡的道理,都记载在明堂之上。在这个时候广泛寻求知识、普遍地去询问,以便来应对千变万化的问题。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那么圣人的智慧是非常周全的。

周成王、康王继承周文王、武王的大业，恪守明堂的制度，观察存在、灭亡的迹象，考察成功、失败的变化，不是圣人之道不去说，不是仁义之路不敢行，言论不随便说出，行事不随便去做，选择好的而后才去从事。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么圣人的行为是非常方正的。

孔子的博学，智慧超过苌弘，勇力能够制服孟贲，脚步可以追上狡猾的兔子，一只手可以举起闩城门的横木，才能确实是很多的。虽然这样孔子的勇力不被人知道，伎巧不被人了解，而专心推行教化之事，从而成为素王，他的行事也是很简约的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孔子采摘为善之事、锄除丑恶之迹，从而实现他的仁义之道的理想，他的论说也是很广博的了。虽然如此他曾被围困在匡地，然而神色一点也不改变，弹琴唱歌不停止，面临死亡的处境，遭受患难的危险，根据大义实行正理而心志一点也不害怕，态度不同的分别也是很明白的了。然而担任鲁国司寇之时，处理案件必定秉公决断，编成《春秋》一书，不去称道鬼神，不凭自己擅断。圣人的才智，确实是多方面的，但是他所守持的又很简要，所以举事一定兴盛；愚人的才智，本来是很少的，但他所从事的又很多，因此行事一定要困穷。吴起、张仪，智慧不如孔子、墨翟，而却在万乘之君中去争夺权力，这就是二人遭到车裂肢解的原因。

夫以正教化者①，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②，难而必败。凡将设行立趣于天下③，舍其易成者④，而从事难而必败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⑤，不可不察也。

偏知万物而不知人道⑥，不可谓智；偏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或也。仁者虽在断割之中⑦，其所不忍之色可见也⑧；智者虽烦难之事，其不暗之效可见也⑨。内恕反情⑩，心之所欲⑪，其不加诸人；由近知远，由

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诛而大有宁也⑫,唯恻隐推而行之⑬,此智者之所独断也⑭。故仁智错⑮,有时合,合则为正,错者为权⑯,其义一也。

【注释】

①教化:教育感化。

②巧世:欺骗世人。

③设行:建立德行。立趣:树立意向。

④“舍其”句:《文子·微明》作“舍其易而必成”。

⑤六反:高诱注:六反,谓孔、墨、苌弘、孟贲、吴起、张仪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也。按,俞樾《诸子平议》:高注大谬。小与大反、员与方反、多与鲜反,是谓六反。

⑥偏:独。人道: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亦指人事。

⑦断割:判决,决断。

⑧“其所”句:高诱注:不忍智断割之色见于颜色也。按,何宁《淮南子集释》:“所”字衍。

⑨暗:愚昧。效:验。

⑩内恕:存心宽厚。

⑪心之所欲:顾广圻《校淮南子》:“欲”上疑脱“不”字。

⑫诛:责备。

⑬恻(cè)隐:同情,哀痛。

⑭独断:独自决断。

⑮“故仁”句:王念孙《读书杂志》:当作“故仁智有时错,有时合”。

⑯权:权变。

【译文】

用正直来教育感化别人,容易做到而必定能成功;用邪术欺骗世人,困难而且一定失败。凡是将要在天下树立德行和意旨,舍弃那些容

易而一定能成功的，而从事那些困难却一定要失败的，这是愚昧迷惑所造成的。大凡这六种相反的行为，是不能不考察清楚的。

只了解万物而不了解人类的道德规范，不能说是聪明；只热爱万物而不热爱人类本身，不能说是仁。具有仁德的人爱护他的同类，具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够被迷惑。仁德之人即使在判决案件之时，他的不忍之心还是可以表现出来的；智慧的人即使遇到繁难之事，他的不愚昧的兆征也可以显现出来。存心宽厚返回真情，内心所想到的，不施加给别人；从近处知道远处，从自己知道别人，这是仁、智之人共同的行事标准。在小的方面有所教诲在大的方面就会有所保存，在小的方面有所责备大的方面就会安宁了，只有把同情之心推衍到其他事物中去，这才是智慧的人所独自决断的事。因此仁、智的措施有时不合，有时相合，相合的地方就是正理，不合的地方是权变的行为，它的道理是一致的。

府吏守法①，君子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耕之为事也劳，织之为事也扰。扰劳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容见也②。物之若耕织者，始初甚劳，终必利也众③，愚人之所见者寡；事可权者多，愚之所权者少④，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备者，智者尽备之；可权者，尽权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后合⑤，愚者始于乐而终于哀。

【注释】

①府吏：指官府的低级官吏。

②容：刘绩《补注》本作“公”，共同。王念孙《读书杂志》：“容”与“公”，古字通。刘本改作“公”，庄从刘本非。

③“终必”句：俞樾《诸子平议》：“众”上脱“物之可备也”五字。

④“事可权”二句：王念孙《读书杂志》：当作“事之可权者多，愚人之所权者少”。权，权变。

⑤忤：背逆。

【译文】

府吏恪守法令条文，君子受道义制约，恪守法律但是没有道义，也可以做府吏，但是不能够处理好政事。从事耕作的事很辛苦，从事纺织之事很烦扰。烦扰、辛劳的事情而老百姓不愿舍弃它，是知道它可以解决衣食问题。人之常情不能没有衣、食，生产衣、食的过程，必定由耕织开始，这是普通民众都能共同看得见的。凡事就像耕田、织布一样，开始的时候很辛苦，最终必定得到很多的利益，而愚蠢的人所见到的很少；能够权衡灵活处理的事情多，愚蠢的人能够权衡灵活处理的少，这就是愚蠢的人祸患多的原因。万物中对人有用的，聪明的人全都用上了；可以用来权变的地方，聪明的人全部掌握了它的权变，这就是聪明的人祸患少的原因。所以聪明的人行事先有抵触而后能够得到完满的结果，愚蠢的人首先享受快乐而后在悲伤中终结。

今日何为而荣乎[①]？旦日何为而义乎[②]？此易言也。今日何为而义，旦日何为而荣？此知难也[③]。

【注释】

①荣：兴盛。

②旦：北宋本原作“且”。《道藏》本作“旦”。据正。下“旦”同。

③知难：刘绩《补注》本作“难知”。

【译文】

今天怎么能实现兴盛呢？明日又怎样来行义呢？这是容易给人说清楚的。今天怎么来行义，明日又怎么能兴盛呢？这是难以知道的。

问瞽师曰:“白素何如[①]?”曰:“缟然[②]。”曰:“黑何若?”曰:“黮然[③]。”援白黑而示之[④],则不处焉[⑤]。人之视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师有以言白黑,无以知白黑,故言白黑与人同,其别白黑与人异。

入孝于亲,出忠于君,无愚智贤不肖,皆知其为义也。使陈忠孝行,而知所出者[⑥],鲜矣!凡人思虑,莫不先以为可而后行之;其是或非,此愚知之所以异。

凡人之性,莫贵于仁,莫急于智。仁以为质[⑦],知以行之;两者为本,而加之以勇力、辩慧、捷疾、劬录、巧敏、迟利、聪明、审察[⑧],尽众益也。身材未脩,伎艺曲备[⑨],而无仁智以为表干,而加之以众美,则益其损。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则狂而操利剑[⑩];不智而辩慧怀给[⑪],则弃骥而不式。虽有材能,其施之不当,其处之不宜,适足以辅伪饰非,伎艺之众,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⑫],不可借便势[⑬];有愚质者,不可与利器[⑭]。

鱼得水而游焉则乐,唐决水涸,则为蝼蚁所食;有掌脩其堤防[⑮],补其缺漏,则鱼得而利之。国有以存,人有以生。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国无义,虽大必亡;人无善志,虽勇必伤。治国,上使不得与焉[⑯];孝于父母,弟于兄嫂,信于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为也[⑰]。释己之所得为[⑱],而责于其所不得制[⑲],悖矣。

士处卑隐[⑳],欲上达,必先反诸己。上达有道,名誉不起,而不能上达矣。取誉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誉。于友有道,事亲不说,不信于友。说亲有道,脩身不诚,不能事亲

矣。诚身有道，心不专一，不能专诚[21]。道在易而求之难[22]，验在近而求之远[23]，故弗得也。

【注释】

①素：没有染色的丝绸。

②缟（gǎo）然：白色的样子。

③黮（dǎn）然：黑色的样子。

④援：拿，取。

⑤处：决断。按，此段见于《墨子·贵义》。

⑥出：陶鸿庆《读淮南子札记》："出"当为"由"字之误。

⑦质：根本，本体。

⑧辩慧：有口才。捷疾：迅速，敏捷。劬（qú）录：勤劳。劬，劳。迟利：犀利，坚利。

⑨伎艺：技术，才艺。曲备：周曲全备。

⑩狂：狂乱之人。

⑪怀给（jǐ）：巧佞，巧诈。怀，佞。

⑫野心：外心。

⑬便势：便利的形势。

⑭利器：喻国家权力。

⑮掌：主管。

⑯"治国"二句：于省吾《淮南子新证》："使"、"事"金文同字。治国上事，言治国乃主上之事，故曰"不得与"焉。俞樾《诸子平议》：疑"治国"下脱"非"字。

⑰不得上令：顾广圻《校淮南子》："得"当作"待"。

⑱释：放弃。

⑲责：要求。制：决断、裁决。

⑳卑隐：卑陋，隐蔽。

㉑专诚：专一，至诚。王念孙《读书杂志》：以上文例之，则“不能专诚”当作“不能诚身”。

㉒易：容易。高诱注：易谓反己，先修其本也。

㉓验：效验。

【译文】

有人问双目失明的乐师说：“白色的丝绸是怎样的？”回答说：“白色的样子。”问：“黑色是怎样的？”回答说：“黑色的样子。”拿来白色和黑色的东西指给他看，那么他就不知决断了。人们看白、黑用眼睛，说出白、黑用嘴巴。失明的乐师能够用嘴巴说出白、黑，却没有办法用眼睛来断定白、黑，因此说白、黑时和平常人相同，辨别白、黑时和平常人有差异。

回到家庭对双亲讲孝道，出了家门对国君讲忠诚，不管愚蠢、聪明，贤良、不肖，都知道这叫做义。虽然能让他们陈说忠君孝亲的行为，而知道要实行忠孝的缘由，这样的人就少了。大凡人的思虑，没有不是先认为可行而后才去实行它；它的结果有正确或者错误，这是愚笨的和聪明人的不同之处。

大凡人的情性中，没有什么比仁更值得珍视的了，没有什么比智更使人急切的了。把仁作为根本，用智来推行它；把这两方面作为基本，再加上勇力、口才、敏捷、勤劳、灵巧、坚利、聪明、明察，这样许多长处都包括进去了。自身才智未加修治，才艺却周曲全备了，而又没有仁、智作为统率，又加上外部许多美妙东西的干扰，那么性情便受到更多的损害。因此不仁之人而具有勇力果敢的特性，那么就像狂乱的人拿着利剑一样；不智的人而具有伶俐的口辩，那么就像乘车马而迷失方向一样。即使有才能，它所施用的地方不妥当，所处的位置不适宜，恰好只能用来辅佐虚伪掩饰错误，才艺即使很多，却不如少一点为好。因此有野心的人，不能够借助便利的形势；有愚蠢特质的人，不能够给它掌握国家权力。

鱼得到水自由遨游便非常快乐，水塘决堤滴水全无，鱼儿便成为蝼

蛄、蚂蚁口中的美食;有主管修筑堤防,填补缺口的人,那么鱼儿便重新得到水而自由游弋了。国家有了贤人就能存在,人民便得以生存。国家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是因为有了仁义;人民之所以得到生存,是因为国君推行了善政。国家没有义,即使再大也会灭亡;人没有美好的理想,即使很勇敢,也一定受到伤害。治理国家,不是主上命令他人不得随便参与;对父母要讲孝道,对兄嫂要顺从,对朋友要讲信用,没有得到主上的命令都能够做到。放弃自己所能够做到的,却要求他不能决断的东西,这就违背事理了。

士人隐居在卑陋的地方,要想上进的话,必须首先反省自己。上进是有一定的途径,名声、信誉没有建立起来,这是不能够上进的。得到信誉有一定的途径,不被朋友相信,不能够得到信誉。取信朋友有一定的途径,事奉亲长而得不到高兴,不能被朋友相信。取悦父母有一定的途径,修治自身不是真心,就不能够事奉亲长。使自身真诚有一定的途径,精神不专一,不能达到至诚的要求。道在于治本就容易得到,而不治本就困难了,效验本来就在近处,而却要到远处去寻求,所以就不能得到。

第十卷　缪称训

【题解】

本训解题中说："缪异之论，称物假类，同之神明，以知所贵。"缪，通"谬"。《广雅·释诂三》："谬，误也。"即称引物证，借助同类事物，来摈除谬误异说，而合同到神明的道德之中。

文中首先论述了道、儒两家的道、德、仁、义之关系："道者，物之所导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积恩之见证也；义者，比于人心，而合于众适者也。"指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只是"道德"衰落的产物。认为世界可知，天、地、人都有规律可循。"欲知天道察其数，欲知地道物其树，欲知人道从其欲"。文中特别强调把握事物之间如祸福、轻重、德怨等的相互转化关系，"福之萌也绵绵，祸之生也分分"。圣人治政，要"制其剟材，无所不用"。君子治国，要"举贤"，要抛弃偏见、私好，广选人才。本训亦为弘扬道旨的重要文献。

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诂》："序目无'因以题篇'字，乃许氏注本也。取旧辑许注与今注较之，说多同，其为许注无疑也。"

道至高无上，至深无下，平乎准，直乎绳，员乎规，方乎矩，包裹宇宙而无表里①，洞同覆载而无所碍②。是故体道者，不哀不乐，不怒不喜，其坐无虑，其寝无梦，物来而名，事

来而应。

【注释】

①包:北宋本原作“句”。《道藏》本作“包”。据正。

②洞同:贯通。碍:限制。

【译文】

道至高无上,至深无下,同水准一样平,和绳墨一样直,与规一样圆,同矩一样方,包裹了整个宇宙而没有内外,贯通覆盖运载万物而没有什么阻碍。因此体察到道的人,不悲哀也不快乐,不欢喜也不发怒,他们坐着的时候没有思虑,他们睡觉的时候不做梦,万物到来时给它命名,事情到来时而去应对。

主者国之心,心治则百节皆安,心扰则百节皆乱。故其心治者,支体相遗也;其国治者,君臣相忘也。黄帝曰:“芒芒昧昧①,从天之道②,与元同气③。”故至德者,言同略④,事同指⑤。上下壹心,无歧道旁见者⑥,遏障之于邪⑦,开道之于善⑧,而民乡方矣⑨。故《易》曰⑩:“同人于野,利涉大川⑪。”

【注释】

①芒芒昧昧:广大的样子。

②道:王念孙《读书杂志》云:“道”本作“威”,威者,德也。言从天之德也。按,《吕览·应同》、《文子·上仁》、《符言》作“威”。疑北宋本误。

③元:指天。《文子·符言》作“天”。

④略:略要。

⑤指:指归、意图。

⑥歧道:岔路。旁见:不同的见解。

⑦遏(è)障:阻止。

⑧开道:引导,启发。开,北宋本原作“关”。刘绩《补注》本作“开”。据正。

⑨乡:通“向”,趋向。

⑩《易》:《汉书·艺文志》载:宓戏氏始作八卦,周文王作上下篇,孔子作十翼。占筮之书,儒家经典之一。

⑪“同人”二句:许慎注:言能同人道至于野,则可以济大川。大川,大难也。按,见于《周易·同人卦》。

【译文】

国君是国家的心脏,心脏得到治理那么百节就会安定,心脏紊乱那么百节就会发生混乱。因此他的心脏得到调理,四肢和身体就会互相遗忘;他的国家得到治理,君臣之间就会互相忘记。黄帝说:“广大无边啊,依照天的威德,和上天元气相通。”因此具有最高德性的人,言语都能抓住要点,行事都能掌握意图。君臣一心,没有出现分歧和不同的见解,对于邪气能阻止它,对于好事能引导它,那么百姓便趋向正直了。因此《周易》中说:“能够同人到达郊外,对于度过大难是有利的。”

道者物之所导也[①],德者性之所扶也[②],仁者积恩之见证也[③],义者比于人心,而合于众适者也[④]。故道灭而德用,德衰而仁义生。故尚世体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怀也[⑤],末世绳绳乎唯恐失仁义[⑥]。君子非仁义无以生,失仁义,则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无以活,失嗜欲,则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惧失义,小人惧失利。观其所惧,知各殊矣。《易》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⑦]。”

【注释】

①导：引导，向导。

②扶：扶持。

③见证：明显的效验。

④合：北宋本原作"含"。刘绩《补注》本作"合"。《文子·微明》亦作"合"。据正。适：适宜，适合。

⑤怀：北宋本原作"坏"。俞樾《诸子平议》：《文子·微明篇》"中世守德而不怀"。"坏"字亦"怀"字之误。"怀"即怀来之"怀"。据正。

⑥末：北宋本原作"未"。《道藏》本作"末"。据正。绳绳：戒慎的样子。唯：北宋本原作"准"。《道藏》本作"唯"。据正。

⑦"即鹿"五句：见于《周易·屯卦》。即，就。鹿，喻百姓。虞(yú)，虞人。主管禽兽之官。几，期望。吝(lìn)，恨惜。

【译文】

道是万物的主导，德是天性的扶持，仁是积累恩德的见证，义是同人心相比并，而与众人适宜相配合。所以道消亡而后德被使用，德衰落而后仁义产生。所以上古之世体察道而不需要德，中古之世持守德而不需要安抚，末世之时国君谨慎小心只担心失去仁义。君子不用仁义就没有办法生存，失去仁义，那么就失去了他生存的基础。小人没有嗜欲就没有办法生活，失去嗜欲，那么就失去了他赖以生活的基础。所以君子担心失去仁义，小人害怕失掉利益。考察他们所害怕的，知道各自是不同的。《周易》中说："逐鹿没有虞人帮助，鹿入于林中。君子求鹿，不如舍弃它，往求会有恨惜。"

其施厚者其报美①，其怨大者其祸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无患者②，古今未之有也。是故圣人察其所以往，则知其所以来者。圣人之道，犹中衢而致尊邪③？过者斟酌，多

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愿于上④,以与其下交,谁弗载⑤?以其所欲于下,以事其上,谁弗喜?《诗》云:“媚兹一人,应侯慎德⑥。”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

【注释】

①美:美好。

②畜(xù):积聚。

③衢(qú):道路四达叫衢。致:通“置”,设置。尊:酒器。

④愿:仰慕。

⑤载:通“戴”,爱戴,拥戴。刘绩《补注》本作“戴”。

⑥“媚兹”二句:见于《诗·大雅·下武》。媚,爱。一人,指周成王。应,国名。故城在今河南宝丰西南。应侯是周武王之子,受封于应。慎德,遵循美德。《毛诗正义》本作“顺德”。

【译文】

他们的施舍多得到的报答就美好,他们的怨仇多得到的灾祸就深重。施予的少而想得到过分的报偿,积怨很深而想没有祸患,从古到今没有这样的事。因此圣人认真考察他过去如何做的,那么就知道他未来如何到达。圣人推行的大道,恐怕就像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中间放置酒樽吧?过路的人经过考虑,根据各人酒量的多少不同,各自取饮适量的酒。因此得到一人之心,就能得到百人之心。人们若用希望在上位者所具有的品质,来对待在下位的人,哪个不爱戴呢?人们若用要求在下位者所具有的品质,来事奉在上位者,哪个不欢喜呢?《诗》中说:“可爱的这个天子,应侯遵循它的美德。”遵循美德是重大的事,一个天子是小的事。能够做好小的事情,那就能做好大事情。

君子见过忘罚，故能谏；见贤忘贱，故能让；见不足忘贫，故能施。情系于中，行形于外。凡行戴情[1]，虽过无怨；不戴其情，虽忠来恶[2]。后稷广利天下，犹不自矜[3]；禹无废功，无蔽财，自视犹觖如也[4]。满如陷[5]，实如虚，尽之者也。

【注释】

①戴：通“载”，充满。情：诚。

②恶：于大成《缪称校释》：“恶”当作“患”。怨、患以古韵寒部字相协。

③自矜(jīn)：自我夸耀。

④觖(jué)如：不满的样子。

⑤陷：少。

【译文】

君子看到自己的过失能够忘掉处罚进谏者，所以才能有人进谏；看到贤德的人能够忘掉他的贫贱，因此能够谦让；看到生活不足的人能够忘掉他的贫困，所以能够施舍。感情联系着内心，行动表现在外面。大凡行为充满了真情，即使有过失也没有怨恨；不充满真情，即使是忠心也会招来恶意。后稷普遍地为天下人民谋利益，还不自我夸耀；大禹没有停止的工作，没有隐藏财物，然而自己还不满足。充满了好像缺少，充实了好像空虚，尽量使它完满。

凡人各贤其所说，而说其所快。世莫不举贤，或以治，或以乱，非自遁[1]，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贤[2]，而求与己同者，而欲得贤，亦不几矣[3]。使尧度舜则可，使桀度尧，是犹以升量石也。今谓狐狸[4]，则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尝见狐者，必未尝见狸也。狐、狸非异，同类也。而谓狐狸，

则不知狐、狸。是故谓不肖者贤，则必不知贤；谓贤者不肖，则必不知不肖者矣。

【注释】

①遁：欺骗。

②己未必得贤：《群书治要》引此无“得”字。

③几：近。

④狐：哺乳动物，犬科，肉食类。性狡猾多疑。狸：俗称野猫。又称“豹猫”。哺乳类猫科动物。

【译文】

大凡人们都把他们所喜欢的人认为是贤人，而喜欢他们所认为快乐的事。世上没有国君不举用贤人的，有的能使国家得到治理，有的却使国家混乱，这样不是自我欺骗造成的，而是各自寻求同自己志趣相同的人造成的。自己不一定是个贤人，却寻求与自己相同的人，而这样想得到贤人，不也是和自己相近了吗？让尧度量舜是可以的，使桀度量尧，这就像用升来度量石一样。现在人说的狐狸，那么必定是不知道狐，又不知道狸。不是不曾见到狐，就一定不曾见到狸。狐、狸不是异类，而是同类。而合称狐狸，那么就是不知道狐和狸的区别而形成的。因此把不肖的人说成是贤人，那么就一定不知道贤人；说贤人是不肖的人，那么必定不知道不肖的人。

圣人在上，则民乐其治；在下，则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寝关曝纩[①]，不得须臾宁。故《易》曰：“乘马班如，泣血连如[②]。”言小人处非其位，不可长也。

【注释】

①寝：病卧。关：门关。曝纩(pù kuàng)：曝晒蚕茧。许慎注：纩，茧也。曝茧，踊动摇不休，死乃止也。

②"乘马"二句：见于《周易·屯卦》。班如，回旋的样子。班，旋。连如，悲凄的样子。连，《四库全书》本作"涟"。

【译文】

圣人处于统治地位时，那么百姓就喜欢他的统治；不在位的时候，那么百姓就仰慕他的志向。小人处于统治地位时，就像病人躺在门关上曝晒蚕茧一样，不会得到一刻的安宁。因此《周易》中说："乘马遇险盘旋不定，就会有泣血悲凄的忧虑。"说的是小人处在不属于他的位子上，是不能够长久的。

物莫无所不用[①]。天雄乌喙[②]，药之凶毒也，良医以活人。侏儒瞽师，人之困慰者也[③]，人主以备乐。是故圣人制其剟材[④]，无所不用矣。

【注释】

①"物莫"句：郑良树《淮南子斠理》云：当作"物无所不用"。

②天雄：中药名。《本草经》：天雄，主大风，……强筋骨，轻身健行。乌喙(huì)：即乌头。喙，北宋本原作"啄"。《道藏》本"喙"。据正。

③困慰：困窘，怨恨。

④制：处理。剟(duō)：砍削，割取。

【译文】

万物中是没有什么不能被利用的。天雄、乌喙，是药物中毒性最大的，但是高明的医生却用它来治病救人。矮子、瞎子，是人类中困窘到极点的人，但是国君用他们来演奏音乐。因此圣人用人就像处理那些

砍割剩下来的木材,没有什么用不上的。

勇士一呼,三军皆辟①,其出之也诚。故倡而不和②,意而不戴③,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④,求诸己也。故上多故,则民多诈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闻也。说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⑤。感乎心,明乎智,发而成形,精之至者⑥。可以形势接⑦,而不可以照誋⑧。

【注释】

①辟:通"避",避让。按,此文亦见于《韩诗外传》卷六、《新序·杂事》四。

②倡:倡导。意:通"噫"。许慎注:恚声也。

③戴:通"载",行动。许慎注:嗟也。按,即招呼或应答声。《文子·精诚》作"意而不载"。

④王: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当为"匡"。匡,正也。《文子·精诚》作"匡"。

⑤感忽:精诚感动人心的样子。

⑥者:《道藏》本作"也"。

⑦形势:指精诚形成的力量。

⑧照誋(jì):教导、告诫。北宋本原作"照誌"。刘绩《补注》本作"照誋"。据正。誋,戒。《文子·精诚》作"照期"。

【译文】

勇士在战场上振臂一呼,三军都要避让,他的呼喊是真诚的。因此有人带头倡导而没有人应和,自己愤怒而别人不行动,是因为众人心里面必定有不愿意配合的事情。因此舜不离开坐席而统治天下,首先要

求自己要正直。所以国君多变故，那么百姓就会多欺诈。自身不端正而想求得身影正直，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简单说教不能达到的目的，靠表情动作就能达到目的了。靠表情动作不能达到目的，精诚感动人心就可以达到了。内心受了感动，智慧得以显明，做出来的事情就能成功，这是精诚所达到的要求。能够用精诚同他人进行交接，而不能单靠言语来教导告诫他人。

戎、翟之马[①]，皆可以驰驱，或近或远，唯造父能尽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贤或不肖，唯唐、虞能齐其美，必有不传者[②]。中行缪伯手搏虎[③]，而不能生也，盖力优而克不能及也[④]。用百人之所能，则得百人之力；举千人之所爱，则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树而引其本，千枝万叶，则莫得弗从也。

【注释】

①戎：古代对西北少数民族的通称。翟(dí)：通“狄”，古代北方少数民族。

②不传：许慎注：心教之微眇，不可传。

③中行缪(mù)伯：春秋时晋国大臣。力能搏虎。

④克：能。

【译文】

戎、翟的骏马，都可以奔驰，有的跑得近、有的跑得远，只有造父能够全部发挥马的气力；三苗的百姓，都能够使他们成为忠信之人。有的成为贤人、有的成为不肖之人，只有唐尧、虞舜才能够使他们的美德齐全，其中必定有不可言传的教化妙法。中行缪伯能够生擒猛虎，但是不能使老虎活下来，大概是力气无比而伏虎的能力达不到。采用一百个人的才能，那么就能得到一百个人的力量；举荐千人所爱戴的人，那么

就能得到千人的心愿。比如说砍伐大树而牵引树根，千枝万叶，那么没有不来随从的。

慈父之爱子，非为报也，不可内解于心；圣人之养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热，冰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赖其功者，若失火舟中①。故君子见始，斯知终矣。媒妁誉人②，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强饭之③，莫之爱也。虽亲父慈母，不加于此④，有以为则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来也；施死者，非专为生也。诚出于己，则所动者远矣。

【注释】

①"若失火"句：许慎注：言舟中之人同心救火，不相为赐。

②媒妁(shuò)：介绍婚姻的人。许慎《说文》：媒，谋也。谋合二姓。妁，酌也。斟酌二姓也。

③庸：被雇用的人。

④加：超过。

【译文】

慈父爱护自己的儿子，不是为了他的报恩，是因为不能够在内心里解除爱子之情；圣人爱戴老百姓，不是要求他们为自己所用，爱民的天性使他们不能停止。像火可以自己变热，冰能够自己变寒，本身又修炼什么呢？等到依靠其他的力量，依赖其他的功用，就像在舟中失火一样。所以君子看到开始，就知道终结。说媒的人称赞别人，不是对别人有什么恩德。招来的雇工强迫他吃饭，不是爱护他，而是想让他多出力。即使是亲生的慈爱的父母，也不能在自然本性上增加什么要求，如果爱子是用来达到某种好处，那么养育之恩就不能接续下去了。因此

送行归去的人，不是为了他再来；施予已死的人，不是专门为了生存的人。真诚出于自己的内心，那么被自己所感动的就很深远了。

锦绣登庙①，贵文也②；圭璋在前③，尚质也④。文不胜质之谓君子⑤。故终年为车，无三寸之辖⑥，不可以驱驰；匠人斫户，无一尺之楗⑦，不可以闭藏。故君子行斯乎其所结⑧。

【注释】

①登：进入。

②文：指华美的形式。

③圭璋：祭祀之玉器。

④质：指质朴的内容。

⑤“文不胜质”句：《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与此相参。胜，超过。

⑥辖（xiá）：装在车轴末端的挡铁，用以挡住车轮，不致脱落。

⑦一尺：《意林》作“五寸”。楗：门闩。

⑧斯：《道藏辑要》本作“期”，《四库全书》本作“思”。《论语·公冶长》：“再，斯可矣。”刘宝楠正义：“顾氏炎武金石文字记：唐石经斯作思。”斯、思皆是。结：要领、终结。

【译文】

锦绣丝织品送进庙中，是珍视它的文采；圭璋等玉器放在前面，是崇尚它的质朴。文采不超过朴实这样的人才叫君子。所以终年造车子，如果没有三寸长的车辖，就不能奔跑；木匠制造门扇，没有五寸长的门闩，就不能够闭藏。因此君子行事考虑的是它的结局。

心之精者①，可以神化②，而不可以导人③。目之精者，

可以消泽[4]，而不可以昭誋[5]。在混冥之中[6]，不可谕于人[7]。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乱，盖情甚乎叫呼也[8]。无诸己，求诸人，古今未之闻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诚在令外也。圣人在上，民迁而化，情以先之也。动于上不应于下者，情与令殊也。故《易》曰："亢龙有悔[9]。"三月婴儿，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爱谕焉者[10]，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旷旷乎大哉[11]！身君子之言[12]，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于内，感动应于外，故禹执干戚[13]，舞于两阶之间[14]，而三苗服。鹰翔川，鱼鳖沉，飞鸟扬，必远害也。

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15]。恩心之藏于中，而不能违其难矣。故人之甘甘[16]，非正为蹠也[17]，而蹠焉往。君子之惨怛[18]，非正为伪形也[19]，谕乎人心，非从外入，自中出者也。

义尊乎君，仁亲乎父。故君之于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为苟简易[20]；父之于子也，能发起之[21]，不能使无忧寻[22]。故义胜君，仁胜父，则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

【注释】

①精：明洁。

②神化：像神灵一样奇妙变化。

③导：教导。

④消泽：马宗霍《淮南旧注参正》："泽"之为言"释"也。消释犹消亡也。消亡者无形之意。

⑤昭誋：教戒。许慎注：照，道。誋，诫也。不可以教导戒人。按，

吴承仕《淮南旧注校理》:作"昭"作"照"者,皆当为诏。《尔雅·释诂》:"诏,道也。"

⑥混冥:指人心中。

⑦谕:知道,了解。

⑧情:指真实的感情。

⑨亢龙有悔:见于《周易·乾卦》。意为:池中之龙,水浅泥多,龙处其中,为困境所迫。亢,通"沆",池。

⑩谕焉:《道藏》本作"谕笃"。《文子·精诚》作"而慈母之爱愈笃者,情也"。《吕览·具备》作"谕焉"。谕,领略,晓悟。

⑪旷旷:广大的样子。

⑫身:体行。

⑬干:北宋本原作"于"。《道藏》本作"干"。据正。

⑭阶:台阶。

⑮出死:舍身死寇难。要名:求取名声。要,通"徼",求。

⑯甘甘:即甘其所甘,也就是乐其所乐之义。

⑰正:定。蹠(zhí):愿望。

⑱惨怛(cǎn dá):悲伤,痛苦。

⑲伪:刘绩《补注》本无此字。

⑳苟:苟合。简:王念孙《读书杂志》:"简"字后人所加。高注云"君不能使臣为苟合易行之义",则无"简"字明矣。易:变易。

㉑发起:生长。

㉒忧寻:即深忧。

【译文】

心灵的明洁,可以像神灵一样感化,却不能够教导人。眼睛的明洁,可以看到无形,但是不能够告诫人。在人心里头的东西,是不能够被人知道的。因此舜没有下坐席而天下治,桀没有下台阶而天下大乱,可见真挚感情是远远胜过大呼大叫的。自己没有正直之行,而去强求

别人实行,从古至今还没有听说过。百姓赞同你的言论而被大众相信,信用在言语之前。百姓赞同你的命令而大众受到教化,真诚在命令之外。圣人居于统治地位,人民受到影响而变化,首先是圣人的真情在起作用。国君在上面行动而臣下不响应,是真情和命令不同的缘故。所以《周易》中说:"处在水池中的龙有懊悔之心。"出生三个月的婴儿,不知道什么是利害,却能领略慈母之爱,是因为慈母动之以情。所以言语中能够被采用的,是非常少的一点!不需要说的话而被人采用的,确实是非常广泛啊!身行君子的教导,是讲究信用;符合君子的意图,是忠诚的表现。忠诚、信用在内心形成,受到它的感染行动就在外面表现出来,所以禹手执干戚,在两边台阶上舞蹈,而三苗便归服了。就像苍鹰飞翔在大川之上,鱼鳖就要潜伏到深潭之中,飞鸟就要高翔远离一样,必定要远远地离开祸害。

儿子为父亲而死,臣下为国君而死,世间有人是这样实行的,不是为了牺牲自己取得忠孝的名声。恩爱之心深藏于胸中,而不能够避开他们的灾难。因此人们乐其所乐,不一定是为了自己的愿望,但是愿望会随着到来。君子的悲伤,不是要矫正虚伪行止的缘故,而是要让人们心目中明白,真情不能从外面进入,而是从自己内心产生的。

大义比国君更重要,仁爱比父亲更亲。因此国君对臣下,能够使他或死或活,但是不能使臣下做出苟合改变品行的举动。父亲对于儿子,能够使他成长,却不能够使儿子没有深忧。所以大义能胜过国君,仁爱能胜过父亲,那么就会做到国君被尊重而臣下尽忠,父亲慈爱而儿子尽孝。

圣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与①?"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②?"故《诗》曰:"执辔如组③。"《易》曰:"含章可贞④。"动于近,成文于远。夫察所夜行,周公惭乎景⑤,故君子慎其独也⑥。释近斯远⑦,塞矣。

【注释】

①“太上”二句：许慎注：太上，皇德之君也。我性自然也。按，太上，最上。指远古之时。

②“其次”二句：许慎注：其次，五帝时也。其民如此，故我治之如彼。按，其次，指五帝之世。

③执辔如组：见于《诗·邶风·简兮》、《郑风·大叔于田》。组，用丝织的柔软宽带。舞者手拿缰绳，象征驾车。

④“含章”句：意为：武王克商，自以为可以成功。（采用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之说）。含，勘。章，通“商”，指商纣王。引文见《周易·坤卦》。

⑤“周公”句：《文子·精诚》作“圣人不惭于景”。

⑥慎独：在独居时谨慎不苟。其说亦见《礼记·中庸》。

⑦斯：《文子·精诚》作“期”。

【译文】

圣人处于统治地位，化育万物就像神灵驱使一样。最远古时代的圣人说：“我治民大概是依照他们的天然之性吧？”其次是上古五帝时圣人说：“不是这样的百姓，天下能像这样得到治理吗？”所以《诗》中说：“执着缰绳赶马合拍就像织组。”《周易》中说：“武王克商，自以为可以成功。”君子在近处的行动，可以在远处形成美好的影响。考察夜间行走的人，周公对自己的影子也不会感到惭愧，所以君子对他的独居是很慎重的。放弃自身的修养而期待有长远的影响，这是行不通的。

闻善易，以正身难。夫子见禾之三变也[①]，滔滔然曰[②]：“狐乡丘而死[③]，我其首禾乎[④]？”故君子见善，则痛其身焉。身苟正[⑤]，怀远易矣[⑥]。故《诗》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⑦]。”

【注释】

①夫子:指孔子。三变:许慎注:始于粟,粟生于苗,苗成于穗也。

②滔滔然:深沉的样子。

③"狐乡丘"句:据说狐死时头向窟穴。乡,通"向"。

④"我其"句:许慎注: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

⑤苟:假如。

⑥怀:归附。

⑦"弗躬"二句:见于《诗·小雅·节南山》。躬,自身。庶民,众民。

【译文】

听到好的言行容易,但用来端正自身很困难。孔夫子看到粟、苗、穗的变化,深沉地说:"狐死的时候头向着窟穴的山丘,我大概也像垂着的禾穗一样,头向着根吧?"所以君子看到好的言行,就会痛悔自己还存在不好的东西。自身假如端正了,使远方的人归附就很容易了。所以《诗》中说:"不是亲自去做,百姓不会相信。"

小人之从事也,曰苟得[①],君子曰苟义。所求者同,所期者异乎?击舟水中,鱼沉而鸟扬,同闻而殊事[②],其情一也。僖负羁以壶飧表其闾[③],赵宣孟以束脯免其躯[④]。礼不隆而德有余[⑤]。仁心之感,恩接而憯怛生[⑥],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则为恩厚,在其债人[⑦],则生争斗。故曰:"兵莫憯于意志[⑧],莫邪为下;寇莫大于阴阳,抱鼓为小[⑨]。"

【注释】

①苟:通"亟(jí)",急切。

②闻:北宋本原作"间"。《道藏》本作"闻"。据正。

③僖负羁:春秋时曹大夫。晋文公流亡过曹时,曹君无礼,僖负羁

送饭食慰问文公。后文公灭曹,令不入僖氏之闾。事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等。飧(sūn):同"飱",熟食。

④赵宣孟:即赵盾。春秋晋执政者。束脯(fǔ):一束干肉。赵盾在首山打猎,遇饿汉灵辄,送给饭食。晋灵公准备杀赵盾时,灵辄以死护卫。事见《左传·宣公二年》。

⑤隆:多。

⑥憯怛(cǎn dá):忧伤痛苦。

⑦债人:要债人。债,刘绩《补注》本改作"责"。责、债,古今字。

⑧憯:通"惨",残酷。

⑨抱:刘绩《补注》本作"枹",鼓槌。按,以上数句,化自《庄子·庚桑楚》。

【译文】

小人的行事,是急切求得;君子的行事,是急切求义。所求的想法是一样的,所期望的目的不是不同的吗?在水中击舟,游鱼沉底而水鸟高飞,它们听到的信号一样但表现不同,而它们害怕的心情是一样的。僖负羁因赠送重耳一壶饭食晋文公旌表僖氏之闾,赵盾赠束脯给饿人灵辄而自己免于被杀。虽然施礼不多但恩德却是有余的。仁爱之心感化他人,恩德能够接受而使人产生忧伤之情,这种深情刻骨铭心。同是大声喝叫,处在家中长老之位那么则是对子孙有厚恩了,如果这样对待债人那么就要产生争斗之事。因此说:"在军事作战中没有比违背意志伤害更大的了,而受到莫邪的伤害反而是小的;在受到的侵扰中没有比阴阳变化对人危害更大的了,而敌人击鼓进军带来的骚乱反而是小的。"

圣人为善,非以求名,而名从之。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故人之忧喜,非为蹠蹠焉往生也[①]。故至至不容[②]。故若眯而抚[③],若跌而据[④]。圣人之为治,漠然不见贤焉[⑤],终

而后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骐骥不能与之争远。今夫夜有求，与瞽师并，东方开，斯照矣。动而有益，则损随之。故《易》曰："剥之不可遂尽也，故受之以复⑥。"

【注释】

①"故人"二句：许慎注：言非为冀幸往生利意也。𧾷鹿𧾷鹿(lù)，冀幸。陶鸿庆《读淮南子札记》云：此文语不可晓。"𧾷鹿"疑"蹠"(zhí)字之误。当云："故圣人之忧喜，非为蹠生也，蹠焉往。"谓圣人之忧喜，非为愿欲而生，而其愿欲自至也。

②"故至"句：许慎注：至道之人，不饰容也。至至之人，即至道之人也。至至，刘绩《补注》本作"至人"。王念孙《读书杂志》："至至"即至道也。容，容饰。

③眯：芥子进入目中。抚：抚摸。

④据：依靠。

⑤漠然：冷漠的样子。

⑥"剥之"二句：参见《周易·序卦》："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十三经注疏》本)剥，剥落。复，复生。

【译文】

圣人推行善事，不是为了求得名声，但是名声会跟着来到。名声不和利益相期遇，但是利益却归附它。因此说人的忧愁欢喜，不是冀幸去感染他人而感化作用往往自然产生。所以说至德之人不需要加以容饰。就像眼睛吹入芥子自然用手去抚摸，又像跌倒在地要靠着起来一样。圣人治理国家，好像很淡漠地没有见到贤人一样，最后才知道圣人是能够包容广大的。就像太阳在运行，千里马是不能和它争夺远近一样。现在人们在夜里寻找东西，和瞎子是相同的，等到东方放明，万物都被照见，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人的举动会带来利益，那么损害也会随

之而来。因此《周易》中说:“剥落是不可能全部干净的,因此又用复生来承续它。”

积薄为厚,积卑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辉[①],小人日快快以至辱[②]。其消息也[③],离珠弗能见也[④]。文王闻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⑤]。非为日不足也,其忧寻推之也。故《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⑥]。”怀情抱质,天弗能杀,地弗能薶也[⑦]。声扬天地之间,配日月之光,甘乐之者也。苟乡善,虽过无怨;苟不乡善,虽忠来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诸人不如求诸己,得也。声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⑧],无非己者。操锐以刺,操刃以击,自召也貌[⑨],何自怨乎人?故筦子文锦也,虽丑登庙[⑩];子产练染也,美而不尊[⑪]。虚而能满,淡而有味,被褐怀王者[⑫]。故两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

【注释】

①孳孳(zī):通“孜孜”,努力不懈的样子。

②快快:肆意。刘绩《补注》本作“怏怏(yàng)”。当为误改。

③消息:消长。

④离珠:古代明目之人。刘绩《补注》本作“朱”。

⑤宿:止留。

⑥“周虽”二句:见于《诗·大雅·文王》。旧邦,悠久的国家。命,天命。

⑦薶(mái):同“埋”,埋葬。

⑧文自官也:《中论·贵验》作“人自官也”。《文子·上德》同。

⑨自召也貌:《四库全书》本、《文子·上德》无此四字,疑衍。

⑩“故筦(guǎn)子”二句：许慎注：筦仲相齐，明法度，审国刑，不能及圣，犹文锦，虽恶，宜以升庙也。按，筦子，即管仲。春秋齐相。文锦，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丑，丑陋。

⑪“子产”二句：许慎注：子产相郑，先恩而后法，犹练染为衣，温厚而非宗庙服也。按，子产，春秋郑大夫，曾为相。练染，指把生丝煮熟，使之柔软洁白，叫“练”。染，即染色。

⑫王：同“玉”。玉，《说文》本作王，隶加点以别王字。

【译文】

积累薄的多了就会变厚，积累低的多了就会变高，因此君子一天天勤勉努力而成就辉煌的业绩，小人一天天肆意放纵而逐步酿成耻辱。这些消长变化，就是离珠也不能够辨明。周文王听到好的行事自己就像赶不上一样着急，看到身上存有不善的行为就像遇到不祥一样。不是因为每天都做得不够，而是用自己的深忧来推断它的发展。因此《诗》中说：“周朝虽然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但它接受天命却是新的。”怀着真诚抱着质朴，老天爷不能够残杀他，大地不能够埋葬他。名声传扬在天地之间，可以同太阳、月亮的光辉相匹配，这是非常甜美、快乐的事儿。假如心里想着善事，即使有过错也没人埋怨；假如不是向着善事，即使是忠诚也会招来祸患。因此埋怨别人不如埋怨自己，要求别人去做不如要求自己去做，这样就得到了根本。声响要由自己发出，容貌要由自己显示，名字要由自己命名，官位要由自己取得，没有不是靠自己的。就是拿着利剑来行刺，操着快刀来出击，怎么能埋怨他人呢？因此管仲相齐像彩色花纹的丝帛，即使有丑行也可以升入宗庙；子产相郑像练丝染色，即使温厚华美也得不到尊荣富贵。空虚的时候能够充满，平淡之中却有滋味，就像穿着粗衣而怀揣美玉一样。因此身怀二心不能得到一个贤人，专心一意可以得到百个贤人。

男子树兰，美而不芳①；继子得食，肥而不泽②，情不相与

往来也。生所假也[3],无所归也[4]。故弘演直仁而立死[5],王子闾张掖而受刃[6],不以所托害所归也。故世治则以义卫身,世乱则以身卫义。死之日,行之终也,故君子慎一用之。

【注释】

①美:北宋本原作“芙”。《道藏》本作“美”。据正。

②泽:光泽。

③假:借。《精神训》“生寄也,死归也”,与此义同。

④无:《道藏》本作“死”。

⑤“故弘演”句:许慎注:弘演,卫懿公臣。狄人攻卫,食懿公,其肝在,弘演剖腹以盛之也。按,事见《吕览·忠廉》,亦载《韩诗外传》卷七。直,当,面对。

⑥“王子闾”句:许慎注:楚白公欲立王子闾为王,不可。一刺之以兵,子闾不受。按,王子闾,楚平王之子。白公胜得楚国,立王子闾,五次推辞。事见《左传·哀公十六年》。掖,指臂下。俗作“腋”。

【译文】

男子汉种植兰草,虽然很美丽但是没有芳香;有后母的孩子得到饭食,即使很胖但是脸上没有光泽,感情的鸿沟是不能相互沟通的。生存是借寓在世间,死了便是回归本宅。所以弘演面对正义而站着死去,王子闾张开胳膊而自愿挨刀,不因为寄托在人间而妨碍回归。因此社会得到治理之时就会用义护卫自身,世道混乱时那么就会用自身捍卫义。死了的时候,也是行事的终结,因此君子谨慎地使用它。

无勇者,非先慑也[1],难至而失其守也。贪婪者,非先欲也,见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见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祸之及已

也[2]。故至至之人,不可遏夺也[3]。

【注释】

①慑(shè):恐惧。

②“虞公”二句:虞公,虞国国君。姬姓。虞国在今山西平陆。事见《左传·僖公三年》。虢(guó),周初封国,即东虢。在今河南荥阳一带。虢公丑,前655年被晋国所灭。垂棘之璧:晋国垂棘出产的宝玉。

③遏:阻止。

【译文】

没有勇力的人,不是首先害怕了,是祸患到来而失去它的持守。贪婪的人,不是首先产生嗜欲,而是见到利益忘掉了他面临的祸害。虞国国君贪求垂棘的美玉,而不知道虢国的灾祸已经来到了自己的面前。因此持守最高的道德的人,不能用利益来阻挡而改变他的志趣。

人之欲荣也[1],以为己也,于彼何益?圣人之行义也,其忧寻出乎中也,于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独称[2];贫贱者多矣,而伯夷独举[3]。以贵为圣乎[4]?则圣者众矣[5]。以贱为仁乎?则贱者多矣。何圣、仁之寡也?独专之意[6]。乐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7],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归乎伯孟,必此积也。不身遁[8],斯亦不遁人。故若行独梁[9],不为无人,不兢其容[10]。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难[11]。情先动,动无不得,无不得则无莙[12],发莙而后快。故唐、虞之举错也[13],非以偕情也[14],快己而天下治。桀、纣非正贼之也[15],快己而百事废。喜憎议而治乱分矣。

【注释】

①荣:荣耀。

②三王:《楚辞·大招》王逸注指夏禹、商汤、周文王。

③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与弟叔齐互相让位。最后二人投周,反对武王伐纣。并见《史记·伯夷列传》。

④贵:北宋本原作"责"。《道藏》本作"贵"。据正。

⑤圣者众:杨树达《淮南子证闻》:"圣者众",当作"贵者众",此涉上"圣"字而误也。今误作"圣者众",则与下句文例不一矣。

⑥独专:独特、专有。

⑦滔滔:水流的样子。自新:自我更新。

⑧身遁(dùn):自欺。身,我。遁,欺。

⑨独梁:独木桥。

⑩兢:恐慌。

⑪蒙衣:覆盖,包裹。

⑫莙(jūn):通"菌",凝结不舒。

⑬举错:擢用和废置。

⑭偕:顾广圻《校淮南子》:"偕"疑当作"偝"。偝、背同字。

⑮正:定。贼:贼害、危害。北宋本原作"赋"。《道藏》本作"贼"。据正。

【译文】

人们想得到荣耀,认为是为了自己,那么对于他到底增加了什么?圣人推行大义,他们的忧思从自己的内心发出,那么对他到底有什么利益?因此古代帝王虽然很多,而只有三王被人们称颂;贫贱的人是很多的,而只有伯夷被人称举。凭借富贵就能成为圣人吗?那么富贵的人是很多的。认为卑贱就是仁吗?那么卑贱的人也是很多的。为什么圣人、仁人这么少呢?是因为圣人、仁人具有独特的意志。快乐啊、迅速啊!每天不停地改过更新,甚至忘记年老已经来到了自己的面前。开

始的时候很少，最后积累却很多，必定是这样积聚的。不欺骗自己，这样也不会欺骗别人。因此就像行走在独木桥上，不因为没有人看见，就不让自己恐慌的面容有所改变。所以使别人相信自己是容易的，想蒙蔽自己的信任是困难的。国君用情感引动万民，感动没有是不得人心的，没有不得人心那么上下便没有闭结，拨开心中的闭结而后人心大快。所以唐尧、虞舜的举止措施，不是用来背离情感的，它是使自己快乐而天下也得到治理。夏桀、商纣不是一定要来危害百姓，为了使自己快乐而百事废弃。国君对谏议的喜好与厌恶而导致天下治理与混乱的分别。

圣人之行，无所合，无所离，譬若鼓无所与调，无所不比[①]。丝竽金石，小大脩短有叙，异声而和。君臣上下，官职有差，殊事而调。夫织者日以进，耕者日以却[②]，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闻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视之，其母也[③]。艾陵之战也[④]，夫差曰[⑤]："夷声阳[⑥]，句吴其庶乎[⑦]？"同是声而取信焉异，有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乐，心乐而哭不哀。夫子曰："弦则是也，其声非也[⑧]。"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⑨]，而欲发外者也。以文灭情，则失情；以情灭文，则失文。文情理通，则凤麟极矣，言至德之怀远也。输子阳谓其子曰[⑩]："良工渐乎矩凿之中[⑪]。"矩凿之中，固无物而不周。圣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马，医骆以治病，同材自取焉[⑫]。

【注释】

①比：并列。

②却：指耕者却行。

③"申喜"三句：许慎注：申喜亡其母，母乞食于道。按，申喜，周人，

一说楚人。其事见于《吕览·精通》。

④艾陵:春秋齐地,在今山东莱芜东北。吴王夫差十二年(前484),吴师败齐师于此。事载《国语·吴语》,亦见于《史记·春申君列传》。

⑤夫差:春秋吴君,前496—前473年在位。曾破越败齐,与晋合盟,后被越人打败而自杀。

⑥夷:指吴国。《说文》:夷,东方之人也。阳:吉祥。

⑦句吴:《史记·吴世家》吴人自称"句吴"。《汉书·地理志》"号曰句吴"。颜师古注:句,夷俗语之发声也。庶:差不多。

⑧"弦则"二句:《北堂书钞》百六引《子思子》云:"其弦则是,其声则非也。"许慎注:闵子骞三年之丧毕,援琴而弹,其弦是也,其声切切而哀。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疑闵子骞三年之丧毕,援琴而弹"十二字,本是正文,在"夫子曰"上,而写者误入正文也。按,夫子,指孔子。一说指子思。

⑨情:情思、感情。北宋本原作"惟"。《道藏》本作"情"。据正。

⑩输子阳:人名。

⑪渐:习染。矩:画直角或方形工具。凿:木工挖槽或打孔的工具。

⑫"矩凿"六句:许慎注:矩凿之中,各取法度,或以治民,或以治马,或以治病,同材而各往从取治法之也。按,医骆,越医。自,从。

【译文】

圣人的行止,没有什么趋合,也没有什么偏离,就像鼓声没有什么乐器能和它合调,也没有什么乐器不能和它并列。管弦、金钟、石磬,大小、长短排列有次,发出不同的声音而又十分和谐。君臣上下之间,官职有差别等级,从事不同的工作而相当协调。从事织帛的人要一天天向前,踩着耒耕田的人要一天天退却,各自行进的方向相反,获得成功是一致的。申喜听到乞讨的人唱歌心中悲伤,出去看她,原来竟是失散的母亲。艾陵吴、齐之战的时候,吴王夫差说:"吴国歌声吉祥,恐怕会

得胜吧?”同样是听到歌声而取得的音讯是不同的,各人有他自己的情感成分。所以心里悲哀而听到歌声也不欢乐,心里高兴而听到哭声也不悲哀。(闵子骞三年之丧结束,拿起琴来弹奏。)孔子说:“他的弹奏方法是相同的,他的声调却不一样。”音声是用来交接外物的,情感维系在其中,而要在外部显露出来。用音声来湮灭情感,那么就会失去真情;用情感湮灭音声,那么就会失去音声。音声、情感条达通畅,那么就是凤凰、麒麟也会来临,说的是最高的德行可以使远方的人归附。输子阳对他的儿子说:“高明工匠技艺的逐渐提高是在矩尺和凿子之中。”在矩尺和凿子之下,确实是没有物体不能够周合的。圣明的君主用这个道理治理百姓,造父用它来驾驭车马,医骆用它来治病,在同一个矩凿之中,各自取用自己所需要的法度。

上意而民载,诚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伋于不己知者[①],不自知也。矜怚生于不足[②],华诬生于矜[③]。诚中之人[④],乐而不伋[⑤],如鸮好声[⑥],熊之好经[⑦],夫有谁为矜?

【注释】

①伋(jí):急切。

②矜(qín):不自大。怚(dá):王念孙《读书杂志》:《说文》:“怚,骄也。”字从且,不从旦。按,矜怚(jù),自傲。

③华诬:华美不实。矜(jīn):贪功。

④诚中:指志诚发于中。

⑤伋:通“彶(jí)”。《集韵》缉部:“彶彶,虚诈皃。”

⑥鸮(xiāo):一种类似猫头鹰的鸟。

⑦经:悬挂。

【译文】

国君有志向没有说话而百姓却能掌握实行它，这种志诚是从心中发出的。没有说话而得到信任，没有召见而能自己来到，或许事先就已经感动了他。对于别人不了解自己而非常急切的人，不知道这正是缺乏自知之明。骄傲的行为产生于知识不足，华美不实的言词产生于贪功。志诚从内心发出的人，自寻快乐而不虚伪做作，就像鸮鸟自己爱好鸣叫，熊爱好攀援，有谁是自傲的呢？

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①]。号而哭，叽而哀[②]，知声动矣。容貌颜色，理诎伸倨佝[③]，知情伪矣[④]。故圣人栗栗乎其内[⑤]，而至乎至极矣[⑥]。功名遂成[⑦]，天也；循理受顺，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为武王造之也；崇侯、恶来[⑧]，天非为纣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

【注释】

①"春女"三句：许慎注：春女感阳则思，秋士见阴而悲。按，春女，怀春之女。

②叽(jī)：悲哀。

③理诎伸倨佝(jù kòu)：《道藏》本作"理诎伸倔佝"。刘绩《补注》本作"理诎伸倨佝(xùn)"，有注云："后有'倨句诎伸'。疑此作'诎伸倨句'，衍'理'字。"按，《别雅》卷一：诎信，屈伸也。倔(jué)佝，曲直。则"伸"、"伸"皆为"伸"字之误。

④伪：通"为"，指变化。

⑤栗栗(lì)乎：恐惧的样子。栗，通"慄"。

⑥至极：最高的境界。

⑦遂：成就。

⑧崇侯：纣时诸侯。恶来：纣臣。

【译文】

怀春少女思念情人，秋节至士子心中悲伤，从而感知万物的自然变化。大声哭号，伤感而悲哀，从声调中可以知道感情的变化。容貌喜怒的神色，形体屈伸曲直的动作，可以知道情感的不同变化。因此圣人内心经常恐惧担心，从而达到他治政的最高境界。功业名声得到成功，这是天时的作用；遵循天理顺应人情，这是人为的作用。太公望、周公旦，不是上天替周武王创造的；崇侯、恶来，也不是上天替商纣王产生的。有那样的社会，就会出现那样的人。

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泽；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东户季子之世[①]，道路不拾遗，耒耜余粮，宿诸畮首[②]，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庆，兆民赖之[③]。

【注释】

①东户季子：古代国君。

②畮：古“亩”字。《说文》：六尺为步，步百为畮。

③“故一人”二句：见于《尚书·吕刑》。

【译文】

施行教化的根本在于君子，小人蒙受他的恩泽；追求财货的根本在于小人，君子也能享受他的利益。从前东户季子之世，道路上没有人拾取遗失的东西，农具和余粮，放置在田头，让君子和小人各自得到相宜的利益。因此说一个人干了好事，万民都会得到幸福。

凡高者贵其左[①]，故下之于上曰“左之”[②]，臣辞也；下者贵其右，故上之于下曰“右之”[③]，君让也[④]。故上左迁[⑤]，则

失其所尊矣;臣右还[6],则失其所贵矣。

【注释】

①“凡高者”句:许慎注:天道左旋。按,古者南面而立,以东为左,席位以左为尊。

②左之:即辅佐君。左,通“佐”。

③右之:即佑助臣。右,助。

④君让:许慎注:君谦让,佑助臣。

⑤左迁:由左变动。即离开君位。

⑥右还:许慎注:右,臣词也。而臣以再还,故失其贵矣。按,即从右位离开。

【译文】

大凡居高位的天子以左边为贵,因此臣下对国君称“佐君”,这是臣下的用词;地位低的臣下以右边为贵,因此国君对臣下称“佑臣”,这是国君的谦让之词。因此国君离开左位,那么就会失去他的尊贵了;臣下离开右位,那么也就失掉他的尊贵了。

小快害道[1],斯须害仪[2]。子产腾辞[3],狱系而无邪[4]。失诸情者,则塞于辞矣。

【注释】

①小快:小的痛快。

②斯须:须臾,片刻。北宋本原作“斯颜”。《道藏》本作“斯頿(xū)”。《四库全书》本作“斯须”。《说文》:“頿,待也。”段玉裁注:“今字多作需、须,而頿废矣。”据正。仪:礼仪。

③子产腾辞:许慎注:腾,传也。子产作刑书,人有传词诘之。按,

子产，春秋郑国著名政治家，曾为相。《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yí)子产书"，诘难此事。腾辞，指传递文辞。

④狱：案件。系：许慎注："烦，多也。"刘绩《补注》本作"繁"，注"繁，多也"。烦、繁皆是。而《说文》无"繁"字。"系"当为"繁"字之讹。

【译文】

小的痛快会损害大道，片刻的小利会伤害大义。子产造刑书有人传辞责问，案件增多但是禁止了奸邪。治政如果失去了情理，那么就会被世人的怨辞所堵塞。

成国之道，工无伪事，农无遗力，士无隐行①，官无失法。譬若设网者，引其纲而万目开矣②。舜、禹不再受命③，尧、舜传大焉④，先形乎小也。刑于寡妻⑤，至于兄弟，禅于家国⑥，而天下从风。故戎兵以大知小⑦，人以小知大。

【注释】

①士：北宋本原作"土"。《道藏》本作"士"。据正。隐行：隐蔽的行为。

②纲：北宋本原作"网"。《道藏》本作"纲"。据正。

③不再受命：说尧传位于舜，舜传于禹，不再受"天命"。

④传：禅让。

⑤刑：通"型"，指铸器之模型。引申有仪法、示范义。寡妻：国君对正妻的谦称。

⑥禅(shàn)：传。按，引文出自《诗·大雅·思齐》。

⑦戎：北宋本原作"戒"。《道藏》本作"戎"。据正。

【译文】

实现治国的措施，使工匠没有巧诈的事情，农民没有废弃的力量，士人没有隐蔽的行为，官吏没有犯法的过错。比如就像撒网的人，牵引纲绳而上万个网眼一起都张开了。舜、禹受命于人而不再受命于天，尧、舜禅让帝位是重大的举动，首先表现在微小方面。先对自己的嫡妻做出示范，而后推行到自己的兄弟，再传给诸侯和大夫，而天下人民就像随风一样跟随。因此战争凭借大的可以知道小的，人可以从小的知道大的方面。

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无载焉而不胜①，大而章②，远而隆③。知此之道，不可求于人，斯得诸己也。释己而求诸人，去之远矣。君子者乐有余而名不足，小人乐不足而名有余。观于有余不足之相去，昭然远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④，未之闻也。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子曰⑤："钧之哭也⑥。"曰："子予奈何兮乘我何⑦？"其哀则同，其所以哀则异。故哀乐之袭人情也深矣⑧。凿地漂池⑨，非止以劳苦民也⑩，各从其蹠而乱生焉⑪，其载情一也，施人则异矣。故唐、虞日孳孳以致于王⑫，桀、纣日快快以致于死，不知后世之讥己也⑬。

【注释】

①载：主宰。

②大而章：《文选·〈答宾戏〉》李善注引此文作："久而章。"章，显明。

③隆：高起。

④在：郑良树《淮南子斠理》云：疑当作"有"。谓中心有其情而不萌

见者，未之闻也。若作“在情”，则不可通矣。萌：萌发，萌动。

⑤子：许慎注中指孔子。按，杨树达《淮南子证闻》：《淮南书》称“子曰”者，他篇绝未见。盖此篇多本自《子思子》。《子思子》书多称“子曰”。

⑥钧：通“均”，同等。

⑦子予：疑为人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宰予字子我。利口辩辞。”“子曰：‘予之不仁也！’”疑指宰予。乘：欺凌。

⑧袭：符合，反映。情：北宋本原作“清”。《道藏》本作“情”。据正。

⑨凿地漂池：许慎注：人或有凿穿，或有填池。言用心异也。王念孙《读书杂志》：如高注，则“漂池”当作“湮池”。湮训为塞，故注言填池。

⑩止：王念孙《读书杂志》：“止”疑当作“正”。按，刘淇《助字辨略》卷三：“止，与只同，语已辞也。”亦通。

⑪蹠(zhí)：愿。

⑫孳孳(zī)：勤勉的样子。

⑬讥：讥讽。

【译文】

君子的治国之道，看似靠近却不能够达到，看似低下却不能够登临，像无人主宰而又无所不胜，广大而显明，久远而崇高。懂得了这样的治世之道，不能够向别人寻求，还得从自己身上得到。放弃自己而向别人寻求，离开治道就很远了。君子的快乐有余而名声是不足的，小人的快乐不足而名声是有余的。对于有余、不足之间相互距离的观察，可以清楚地看出是很遥远的。含怀内心而不向外吐露，心中有情而不萌发出来，还没有听说过。君子思考的是大义而不考虑小利，小人贪图的是小利而不顾大义。孔子说：“他们的哭声是相同的。”其中一个说：“子予怎么欺压我们呀？”他们的悲哀是相同的，但他们悲哀的原因是不同的。因此悲哀、快乐反映人的思想感情是很深刻的。有的要掘地、有的

要填池，不是正好用来使万民劳苦的，各自都是从他们的愿望出发而混乱就产生了，他们表达自己的感情是一致的，但是施予他人就会有善恶的不同。因此唐尧、虞舜一天天勤勉努力而成就了帝王之业，夏桀、商纣每天放纵情欲而招致灭亡，不知道后代人讥讽自己。

凡人情说其所苦即乐[①]，失其所乐则哀；故知生之乐，必知死之哀。

【注释】

①说：通“挩(tuō)”，解脱。

【译文】

大凡人的性情脱离了他的痛苦的事就快乐，失去他的快乐的事那么就悲哀；因此知道人生的快乐，必定知道死去的悲哀。

有义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惧，如饥渴者不可欺以虚器也。人多欲亏义[①]，多忧害智[②]，多惧害勇。

【注释】

①人多欲亏义：许慎注：欲则贪，贪损义。

②多忧害智：许慎注：贪忧闭塞，故害智也。

【译文】

有义行的人不能够用利欲来欺骗他，有勇力的人不能够用使他恐惧的办法来胁迫他，就如同饥渴的人不能够用空壶来欺哄他。人多贪欲就会有亏大义，多忧虑就会妨碍智力，多恐惧就会妨害勇力。

嫚生乎小人[①]，蛮夷皆能之；善生乎君子，诱然与日月争

光[②]，天下弗能遏夺[③]。故治国乐其所以存，亡国亦乐其所以亡也。

【注释】

①嫚（màn）：轻慢、侮辱。

②诱然：称颂赞美的样子。

③遏（è）：阻止。

【译文】

轻慢从小人之身产生，蛮夷之民都能具有这种品行；美好的言行从君子身上产生，光彩可以和日月争光，天下的任何人都不能遏止和强夺。因此治国的人以维系国家所以存在的公义为快乐，亡国的人也把促使国家灭亡的私利作为快乐。

金锡不消释则不流刑[①]，上忧寻不诚则不法民。忧寻不在民，则是绝民之系也[②]。君反本而民系固矣。

【注释】

①消释：融化。消，通"销"，熔化金属。流刑：流入模型。刑，通"型"，模型。

②系：维系。

【译文】

金锡不熔化那么就不会流入模型，国君不是真心忧虑百姓那么百姓就不会守法。如果忧虑不在于百姓，那么这样就是断绝了与百姓的联系。国君如果返回根本那么与百姓的联系就牢固了。

至德，小节备，大节举。齐桓举而不密[①]，晋文密而不

举[2]。晋文得之乎闺内,失之乎境外[3];齐桓失之乎闺内,而得之本朝[4]。

【注释】

①齐桓:春秋齐君,前685—前643年在位。春秋第一个诸侯霸主。举:全备。

②晋文:春秋晋君,前636—前628年在位。流亡十九年,回国执政。春秋五霸之一。

③"晋文"二句:许慎注:闺内脩而境外乱也。按,闺内,指宫廷内部。晋文公刚死,便与秦国发生崤之战,大败秦师。此后,秦伐晋,晋败。晋国从此衰落。

④"齐桓"二句:许慎注:闺内乱而朝廷治也。按,《史记·齐太公世家》: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桓公好内","桓公十有余子","五公子皆求立"。"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皆与《淮南子》说同。

【译文】

具有最高德行的人,小的节行是完备的,大的节行也会全备。齐桓公大节完备而小节疏漏,晋文公大节疏漏而小节全备。晋文公在宫内获得成功,在境外失败;齐桓公在宫内失败,而在朝廷上却得到了成功。

水下流而广大,君下臣而聪明。君不与臣争功,而治道通矣。筦夷吾、百里奚[1],经而成之[2];齐桓、秦穆[3],受而听之。

【注释】

①筦夷吾:即管仲,字夷吾。春秋齐相,曾助齐桓公建立霸业。百里奚:春秋秦大夫,曾助秦穆公建立霸业。

②经：治理。

③秦穆：春秋秦君，前 659 年—前 621 年在位。任用“五羖大夫”百里奚等，使秦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译文】

水向下流才能汇成广阔的大海，国君向臣下听取意见才能耳聪目明。国君不和臣下争功，而治乱之道就畅通了。齐相管仲、秦相百里奚，治理国家获得了成功；齐桓公、秦穆公，接受并听取了二位臣子的意见。

照惑者[①]，以东为西，惑也，见日而寤矣[②]。

【注释】

①照：通“诏”，告。

②寤：通“悟”，省悟。

【译文】

告诉方向错误的人，把东作为西，是糊涂了，看到太阳就省悟了。

卫武侯谓其臣曰[①]：“小子无谓我老而羸我[②]，有过必谒之[③]。”是武侯如弗羸之[④]，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论者也。

【注释】

①卫武侯：春秋卫君，前 812—前 748 年在位。时年 95 岁。

②小子：长辈、老师对后辈或学生的称呼。羸（léi）：疲弱、衰老。

③谒（yè）：陈述，告诉。

④如：陶鸿庆《读淮南子札记》：“如”当为“知”，字之误也。

【译文】

春秋晚期卫武公对他的臣下说："你们不要认为我年高而以为我衰老不堪了，有过错一定给我指出来。"这说明卫武公知道即使不说自己衰老，别人也一定认为他衰老了，因此虽然年老而不停止修身，可以说是通达存亡的变化道理了。

人无能作也①，有能为也；有能为也，而无能成也。人之为，天成之。终身为善，非天不行；终身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②，我也；祸福，非我也。故君子顺其在己者而已矣③。

【注释】

①作：创造。

②善否（pǐ）：善恶。

③顺：通"慎"，谨慎。

【译文】

人不能够创造出什么，要有能力去做事；有能力去做事，而不能必然成功。人的作为，是由上天促成它的成功。终身推行善事，没有天助不能实行；一生不干好事，不是天时不能使它灭亡。因此推行善恶，在于自己；而得到祸福，不取决于我。因此君子在对待自己方面要谨慎罢了。

性者①，所受于天也；命者②，所遭于时也③。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④？比干何罪⑤？循性而行指⑥，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⑦。不忍为非，而未能必免其祸。

【注释】

①性:指人性,亦有天性、本性等义。

②命:指命运、天命。

③时:时机,时运。

④太公:周初吕尚的称号。姜姓,吕氏,名望,字尚父,一说字子牙。佐武王灭商,齐国始祖。

⑤比干:商纣王叔父,官少师。因劝谏纣王,被剖心而死。

⑥指:志向。刘绩《补注》本作“止”。王念孙《读书杂志》:循性而行指,谓率其性而行其志也。

⑦必其得福:《文子・符言》作“必得其福”。

【译文】

人的本性,是上天授予的;人的命运,是由遭到的天时决定的。有那样的才能而不遇到相应的时代,这是天时决定的。姜太公有什么能力?比干有什么罪过?都是顺着天性而表达志向罢了,有的招致患害、有的得到利益,寻求实现理想有一定的规律,得到它们就在于命运了。因此君子虽能推行善事,而不一定能得到福气。不忍心去干坏事,而未必一定能免除灾祸。

君,根本也;臣,枝叶也。根本不美,枝叶茂者,未之闻也。[①]

【注释】

①“君”七句:于大成《缪称校释》:《意林》引《子思子》云:“君,本也。臣,枝叶也。本美而叶茂,木枯则叶凋。”

【译文】

国君,是国家的根本;臣下,则是国家的枝叶。根本不壮美,而枝叶却茂盛的,还没有听说过。

有道之世，以人与国[①]；无道之世，以国与人[②]。尧王天下而忧不解，授舜而忧释。忧而守之，而乐与贤，终不私其利矣。

【注释】

①以人与国：许慎注：若尧以天下与舜也。

②以国与人：《太平御览》卷六百二十《治道部一》“君”下有注云：“以贤人而与之国，尧、舜是也。以国与人，桀、纣与汤、武是也。”

【译文】

有道的社会，把人献给国家；无道的社会，把国家给予个人。尧统治天下的时候忧愁没有摆脱，把天子之位传给舜而忧虑彻底解脱了。有忧愁而能守持国家，而又能乐意地将国家给予贤人，终究不把天下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

凡万物有所施之，无小不可为；无所用之，碧瑜粪土也[①]。人之情，于害之中争取小焉，于利之中争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膊者[②]，必其甘之者也。同师而超群者，必其乐之者也。弗甘弗乐，而能为表者[③]，未之闻也。

【注释】

①碧：青色玉石。瑜：美玉。

②厚膊(pò)：许慎注：厚切肉也。按，王念孙《读书杂志》：“膊”当为“膞(zhuǎn)”，字之误也。《说文》：“膞，切肉也。”

③表：即圭表。许慎注：表，立见也。按，即立表见影义。

【译文】

大凡万物有所施用的地方，就是细小之处也能使用它；没有什么施

用的地方，即使是碧瑜也像粪土一样。在人的情感中，在祸害之中要争取少一些，在利益之中要争取大一些。因此在味道相同的食物中贪吃肥厚大肉，必定是它的味道特别鲜美的缘故。同样的师传而超群的学生，必然是乐行其道的人。不是特别甘美、不是特别喜欢，而能够立表见影的，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君子时则进，得之以义，何幸之有！不时则退，让之以义，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饿死首山之下[①]，犹不自悔，弃其所贱，得其所贵也。

【注释】

①“故伯夷”句：许慎注：伯夷，孤竹君之子，让国与弟，不食周粟，故饿也。按，首山，即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南。参见《左传·宣公二年》。“饿死”事亦载《史记·伯夷列传》。

【译文】

君子靠着时机就能取得进步，依靠大义就能取得成功，又有什么幸运的呢！君子没有合适的机遇就隐退，用大义来进行辞让，又有什么不幸的呢！因此伯夷饿死在首阳山，自己还是不后悔，抛弃了他所认为卑贱的东西，而得到了他认为高贵的大义。

福之萌也绵绵[①]，祸之生也分分[②]。福祸之始萌微，故民嫚之[③]，唯圣人见其始而知其终。故《传》曰[④]：“鲁酒薄而邯郸围[⑤]，羊羹不斟而宋国危[⑥]。”

【注释】

①绵绵：细微的样子。

②分分：通“纷纷”，杂乱。

③嫚(màn)：轻慢。

④《传》：即《庄子·胠箧》。

⑤“鲁酒薄”句：许慎注：鲁与赵俱朝楚，献酒于楚，鲁酒薄而赵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于赵，不与，楚吏怒，以赵所献酒于楚王，易鲁薄酒，楚王以为赵酒薄而围邯郸。一曰：赵、鲁献酒于周也。按，事见《庄子·胠箧》。

⑥“羊羹”句：许慎注：宋将华元与郑战，杀羊食士，不及其御。及战，御驰马入郑军，华元以获也。按，并见《左传·宣公二年》、《吕览·察微》。斟，舀，倒。《左传》中为人名羊斟。

【译文】

福气产生的时候是极其微小的，祸害产生的时候是很杂乱的。福气、灾祸开始的时候是那么细微，因此老百姓轻视它，只有圣人能够见到它的开始而知道它的终结。所以《传》中记载说：“鲁国的酒味淡而引起楚宣王包围赵都邯郸，因宋将华元所食羊肉汤不给御者品尝而使宋国危险。”

明主之赏罚，非以为己也，以为国也。通于己而无功于国者[①]，不施赏焉。逆于己便于国者，不加罚焉。故楚庄谓共雍曰[②]：“有德者受吾爵禄，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无一焉，吾无以与女。可谓不逾于理乎？”其谢之也[③]，犹未之莫与[④]。

周政至[⑤]，殷政善[⑥]，夏政行[⑦]。行政善，善未必至也[⑧]。至至之人[⑨]，不慕乎行，不惭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乐也，不知其所由然。

【注释】

①通:刘绩《补注》本作“适”。当是。

②楚庄:春秋楚君,前613—前591年在位。在布衣孙叔敖辅佐下,成就春秋霸业。共雍:楚臣。

③谢:遣回。

④莫:通“慔”,勉励。

⑤周政至:许慎注:至于道也。

⑥殷政善:许慎注:善施教,未至于道也。

⑦夏政行:许慎注:行尚粗也。

⑧“行政善”二句:王念孙《读书杂志》曰:当作“行政未必善,善政未必至也”。上脱“未必”二字,下脱“政”字,则文义不明。

⑨至至之人:至德之人。

【译文】

英明的国君施行赏罚,不是用来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利益。迎合于自己但是对国家没有功劳的人,也不施加赏赐。背离自己但是对于治国有利的人,也不施加惩罚。所以楚庄王对共雍说:“有德行的人我赏赐给他爵禄,有功劳的人。我给予他田宅,这两方面你一样也不具备,我没有什么赏赐给你。可以说没有超过常理吧?”他婉辞了共雍,还未尝不是勉励他。

周朝的政治达到了至道的标准,殷朝的政治善于施教,夏朝的政治比较粗疏。粗疏的政治未必达到施教的目的,善施教化未必达到至德之道。达到至德之道的人,对于粗疏的政治不羡慕,对于善施教化也不惭愧。含怀德行、履行道义,而上下便可以得到欢悦了,而且还不知道欢悦的原因。

有国者多矣,而齐桓、晋文独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坛焉①,而三王独道②。君不求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弥远,而

后世称其大；不越邻而成章[3]，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礼可为也[4]，而莫能夺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怀也。义载乎宜之谓君子，宜遗乎义之谓小人。通智得[劳]而不劳[5]，其次劳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劳[6]。古人味而弗贪也，今人贪而弗味。歌之脩其音也[7]，音之不足于其美者也，金石丝竹，助而奏之，犹未足以至于极也。人能尊道行义，喜怒取予，欲如草之从风。

【注释】

①七十：依注文当为“七十二”。坛：在山上用土筑高台，用以祭祀和盟誓等。

②三王：一说指夏禹、商汤、周文王。

③邻：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章：显明。

④孝己：许慎注：殷王高宗之子也，盖放逐而不失礼。

⑤[劳]而不劳：刘绩《补注》本、《文子·微明》无上“劳”字。北宋本当衍。

⑥病而不劳：《文子·微明》作“病而益劳”。病：忧虑、忧愁。

⑦“歌之脩”句：许慎注：此言乐所以移风易俗，歌长其音。

【译文】

据有国的诸侯是很多的，而只有齐桓公、晋文公名闻天下；在泰山之上立坛祭祀的有七十二君，而只有三王为人称道。国君不向臣下索求，臣下也不假借国君之威，这样境内得到修治而德泽可以影响很远方，后世将会称颂他的广大；不需越过邻里之地而成就显著，没有谁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因此像孝己那样的礼节是能够做到的，而没有人能够同他争夺名誉，必定是不具备他那样的胸怀。把大义充满在适宜的事理之中的称为君子，做事只管适合自己而忘掉大义的称作小人。通

达大道的人获得而不辛劳,下一等的人是辛劳而不忧虑,再下一等的人忧愁而更加辛劳。古代的人是知其滋味而不贪食,今天的人是贪食而不知它的味道。歌咏拉长声音,用歌声不能够足以达到美化的作用,加上金钟、石磬、弦管等乐器,配合起来演奏它们,还不能够达到很高的治化程度。人们如果能够做到尊重大道、推行大义,百姓的喜怒、取予,就像草之从风一样。

召公以桑蚕耕种之时①,弛狱出拘②,使百姓皆得反业脩职;文王辞千里之地,而请去炮烙之刑③。故圣人之举事也,进退不失时,若夏就絺绤④,上车授绥之谓也⑤。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⑥。列子学壶子,观景柱而知持后矣⑦。故圣人不为物先,而常制之其类。若积薪樵,后者在上。

【注释】

①召(shào)公:姬姓,名奭。又作邵公、召康公。因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而称召公。周代燕国始祖。《史记》有《燕召公世家》。

②弛(chí):放松。

③"文王"二句:许慎注:纣拘文王,文王献宝于纣,纣赏以千里之地,文王不受,愿去炮烙之刑。按,事见《吕览·顺民》、《韩非子·难二》。炮烙之刑,王念孙《读书杂志·天文》云:"炮格,谓为铜格,布火其下,置人于其上也。"

④絺(chī):细葛布。绤(xì):粗葛布。北宋本原作"纮"。刘绩《补注》本作"绤"。据正。

⑤绥(ruí):《说文》:绥,系冠缨也。刘绩《补注》本作"绥"。绥(suí),登车时用以拉手的绳索。《尔雅·释诂上》郝懿行义疏:"绥,又通作绥。"

⑥“老子”二句：许慎注：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齿刚。按，商容，老子之师。《说苑·敬慎》作“常枞”。

⑦“列子”二句：许慎注：先有形而后有影，形可亡而影不可伤。按，见《列子·说符》。列子，战国初期道家学者，郑国人。《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列子》八篇。今《庄子》有《列御寇》篇。壶子：列子之师，即壶丘子林。

【译文】

召康公在蚕桑和春播的大忙季节，放出监狱关押的罪犯，使百姓都能够返回修治本业；周文王请求纣王收回给自己的千里封地，来请求废除炮烙之刑。因此圣人的行事，进退不失去时机，就像夏天穿上绨绤，上车抓住拉手绳索一样。老子向商容求学，见到商容吐舌而知道持守柔弱的道理。列子向壶子学习，见到影柱而懂得后而不先的道理。因此圣人不在万物到来之前行事，但是能常常制服它的同类。这就像堆聚柴草一样，后放的常常堆在上面。

人以义爱，以党群，以群强[①]。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行者远；义之所加者浅，则武之所制者小。（矣）铎以声自毁[②]，膏烛以明自铄，虎豹之文来射，猿狖之捷来措[③]。故子路以勇死[④]，苌弘以智困[⑤]，能以智智，而未能以智不智也[⑥]。故行险者不得履绳[⑦]，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⑧]。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⑨]，人能贯冥冥入于昭昭[⑩]，可与言至矣。

【注释】

①“人以”三句：《文子·微明》作“人以义爱，党以群强”。党，五百家为党。

②(矣)铎(duó):许慎注:铎,大铃,出于吴也。梁玉绳《校庄本淮南子》:"矣"当为"吴",字之误也。《太平御览》卷四百五十九《人事部》一百引此,正作"吴铎以声自毁"。一说"矣"字归上读。

③措:刺杀。杨树达《淮南子证闻》:"措"假为"簎(cè)"。《说文》:"簎,刺也。"

④"故子路"句:许慎注:死卫侯辄之难。按,子路死事,见《左传·哀公三年》。子路,孔子弟子。

⑤"苌弘"句:许慎注:欲以术辅周,周人杀之。按,事见《左传·哀公三年》。苌弘,春秋时周大夫,通晓天文历象之学。《汉书·艺文志》"兵阴阳"有《苌弘》十五篇,已佚。

⑥"能以"二句:刘绩《补注》本下二"智"字作"知"。

⑦履绳:像踩绳子那样直。

⑧瞑目:两眼漆黑。

⑨"事有"二句:俞樾《诸子平议》:"至"当作"宜","害"当作"容",皆字之误也。容,用也。说见《主术训》。

⑩冥冥:黑暗。昭昭:光明。

【译文】

人们用大义爱人,用乡党结成群体,凭借群体而强大。因此德行所施予的地方是广博的,那么威力所行使的地方就深远;大义所施加的影响是肤浅的,那么武力所制服的地方就很小。吴铎因为声音大而自我毁灭,膏烛因为光明而自己熔化,虎豹因为美丽的文采而遭来射击,猿狖因为身体敏捷而被刺杀。所以子路因为勇猛而死于危难之中,苌弘因为出色的才智而遭受杀戮,能够凭借智慧知道事要,而不能凭借智慧知道以后发生的事。因此行走在险要道路上不能够像绳子那样直,从林中出来的人也不可能走直道,夜间行走两眼漆黑要向前伸手探路。事物中各自有它适宜的地方,而明目也有所不用的时候,人能够通过昏暗进入光明,便能够和他讨论最高的道了。

鹊巢知风之所起，獭穴知水之高下，晖日知晏[①]，阴谐知雨[②]。为是谓人智不如鸟兽则不然。故通于一伎，察于一辞，可与曲说[③]，未可与广应也[④]。

【注释】

①晖(huī)日：许慎注：鸩鸟也。晏，无云。天将晏静，晖日先鸣。

②阴谐：许慎注：晖日雌也。天将阴雨则鸣。按，鸩鸟，其雄谓之运日，其雌谓之阴谐。鸩(zhèn)鸟，毒鸟。

③曲说：片面之说。

④广应：广泛地应对。

【译文】

喜鹊筑巢可以随风力大小而确定高低，水獭挖穴可以知道水位的高低情况，晖日知道天放晴而鸣叫，阴谐知道天将降雨而啼鸣。因为这些便说人的智慧不如鸟兽那就不对了。因此通晓于一种技艺，考察清了一个词语，能够和他谈论局部的问题，不能够用来广泛应对万物。

宁戚击牛角而歌[①]，桓公举以大政[②]。雍门子以哭见孟尝君[③]，涕流沾缨[④]。歌哭，众人之所能为也；一发声，入人耳，感人心，精之至者也[⑤]。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谕人心，不可及也。简公以濡杀[⑥]，子阳以猛劫[⑦]，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于律者，其清浊一也[⑧]。绳之外与绳之内，皆失直者也。

【注释】

①宁戚：春秋齐国大臣。曾因贫困而替人喂牛。

②大政：王念孙《读书杂志》："大政"，本作"大田"。高注《诠言篇》、

《晏子春秋·问篇》作“大田”。按,大田,农官之长。

③雍门子:注见《览冥训》。

④缨:系在脖子上的帽带。

⑤精:指沟通情感的精气。

⑥简公:齐简公,春秋齐君,被田成子杀死。在位4年。濡:通“懦”,柔弱、软弱。刘绩《补注》本作“懦”。

⑦“子阳”句:许慎注:子阳,郑相也。尚刑而劫死。按,亦载于《吕览》之《首时》、《观世》、《适威》等篇。

⑧“故歌”二句:许慎注:虽清浊失和,故不中律全。按,比,合。清,即高音。浊,低音。

【译文】

宁戚敲起牛角而唱起商歌,齐桓公委以大田之职。雍门子用歌声求见孟尝君,孟尝君感动流泪沾湿帽带。歌唱悲哭,许多人都是能够做到的;一次发声,就能入人之耳,感动人心,这是精气达到最高的地步才能做到的。所以唐尧、虞舜的治国方法可以仿效,他的晓解人心,是不能够达到的。齐简公因为柔弱而被田成子杀死,子阳因为凶猛而被劫杀,这些都是不能得到大道的例子。因此唱歌的人虽不能和音律相合,但他们的清浊是一样的。绳墨画在内和画在外,都失去了直的特性。

纣为象箸而箕子叽[①],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②],见所始则知所终。故水出于山,入于海;稼生乎野,而藏乎仓。圣人见其所生,则知其所归矣。

【注释】

①“纣为”句:并见《说山训》,当出于《韩非子》之《喻老》、《说林上》。象箸(zhù),象牙制的筷子。箕子,纣王叔父,封于箕(今山西太谷东北)。谏纣不听,被囚禁。武王灭商,被释放。《尚书·洪

范》即为其所作。叽，通“唏”，实为“欷”，悲叹。《说山训》作“唏”。

②“鲁以”句：许慎注：偶人，桐人也。叹其象人而用之也。按，事载《孟子·梁惠王上》。桐人，即木偶人。

【译文】

纣王命人制造了象牙筷子而箕子悲哀，鲁国用土木偶人殉葬而孔子哀叹，看见开始就知道它的终结。因此水从山涧流出，向东注入东海；庄稼生在野外，而果实贮藏在粮仓。圣人看到它的发生的地方，就知道它的最后归向了。

水浊者鱼噞[①]，令苛者民乱，城峭者必崩[②]，岸崝者必阤[③]。故商鞅立法而支解[④]，吴起刻削而车裂[⑤]。

【注释】

①噞(yǎn)：鱼张口向上呼吸。

②峭(qiào)：高而陡。

③崝(zhēng)：同“峥”，峻峭。阤(zhì)：崩落。

④“故商鞅”句：许慎注：商鞅为秦孝公立治法，百姓怨之，以罪支解。按，事亦载于《史记·商君列传》等。商鞅，战国法家代表人物，曾为秦孝公变法。《汉书·艺文志》“法家”有《商君》二十九篇。

⑤“吴起”句：许慎注：吴起相楚，设贵臣相坐之法，卒车裂也。按，吴起，战国中期法家、兵家。曾为楚悼王令尹，主持变法。《汉书·艺文志》“兵家”有《吴起》四十八篇。

【译文】

水混浊鱼儿便会呼吸困难，法令苛烦便会引起百姓混乱，城墙高耸必然要崩塌，河岸陡峭必然会坠落。因此商鞅建立严酷的法令而被肢

解，吴起推行残酷的法制而被车裂。

治国辟若张瑟，大弦絙则小弦绝矣[1]。故急辔数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施于四海。是故禄过其功者损，名过其实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2]，祸福不虚至矣。身有丑梦，不胜正行；国有妖祥，不胜善政。是故前有轩冕之赏[3]，不可以无功取也；后有斧钺之禁，不可以无罪蒙也。素脩正者[4]，弗离道也。

【注释】

①絙（huán）：北宋本原作“组”。《道藏》本作“组”。据正。王念孙《读书杂志》：“组”当为“絙”，字之误也。字本作“搄”，又作“緪（gēng）”。《说文》：“搄，引急也。”又曰：“緪，急也。”按，即紧、急义。《韩诗外传》卷一：“大弦急则小弦绝矣。”可与此相参。

②副：相称，符合。

③轩冕（xuān miǎn）：卿大夫的车子和冕服。也指官位爵禄。

④素：平常。

【译文】

治理国家比如就像瑟上的弦一样，大弦紧了那么小弦就会断绝。因此拉紧马缰绳、频繁使用鞭子的，不是行驶千里的办法。有声的声音，不能传过百里；没有声的声音，可以延绵到四海。所以俸禄超过他的功劳的就会受到损害，爵名超过他的实际功德的就会受到蒙蔽，情理、行事符合而名称、实际相一致的，灾祸就不会平白地来到了。夜里即使做了噩梦，也不能抵得过正直的品行；国家有了不祥之兆，也抵不过美好的政治。因此前面有轩冕的丰厚赏赐，不能够没有功劳就能取得；后面有斧钺那样的严酷禁令，也不是没有罪过就能蒙受的。平常修

治正道的人，就不会离开大道。

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为大善；不为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1]，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是故积羽沉舟，群轻折轴，故君子禁于微。壹快不足以成善[2]，积快而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积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3]，千岁之积毁也。

【注释】

①不为：刘绩《补注》本作“不谓”。伤：危害，伤害。

②壹快：一次痛快。快，欢喜。

③谤：《文选·李萧远〈运命论〉》李善注引：《淮南子》曰：“桀、纣之恶，千载之积毁也。”与此异。

【译文】

君子不能够认为小的好事不值得干而舍弃它，小的好事积累多了而可以成为大的好事；君子不认为小的不好的事情没有损害而去干，小的坏事积累多了而可以成为大的坏事。因此说羽毛积累多了可以使舟下沉，许多轻的东西堆聚在车上可以折断车轴，因此君子对微小的坏事也要禁止。干一件痛快的事情不能够成为善事，积累很多快事便可以成为大德；一次遗憾的事不能够成为大错，积累很多遗憾就成为终身怨恨。因此称颂三代的善政，是千年的称誉积累而成的；对桀、纣的指责，是千年的毁谤集中而成的。

天有四时，人有四用。何谓四用？视而形之[1]，莫明于目；听而精之[2]，莫聪于耳；重而闭之[3]，莫固于口；含而藏之，莫深于心。目见其形，耳听其声，口言其诚，而心致之精[4]，

则万物之化，咸有极矣[5]。

【注释】

①形之：描绘它的形象特征。

②精之：指精通它。

③闭之：使它闭藏。

④精：精华。

⑤极：标准，准则。

【译文】

上天有春、夏、秋、冬四季变化，人有眼、耳、口心四种器官。什么叫四用？看到并描述形体特征，没有什么比眼睛更清楚的了；听到声音而且精通它，没有什么比耳朵更灵敏的了；持重而能够闭藏，没有什么比嘴巴更为牢固的了；含怀而包藏，没有什么比心灵更深厚的了。眼睛看到外物的形体，耳朵听到他的声音，口中表达他的诚信，而心中把精华都聚集到一起，那么万物的变化，就都有准则了。

地以德广[1]，君以德尊，上也；地以义广，君以义尊，次也；地以强广，君以强尊，之下也[2]。故粹者王，驳者霸，无一焉者亡[3]。

【注释】

①地以德广：许慎注：人君以德广益其土地也。

②之下：刘绩《补注》本删“之”字。

③“故粹”三句：亦见于《荀子·王霸》。粹，纯粹。驳，混杂。北宋本原作“骏”。《道藏》本作“驳”。据正。

【译文】

国君凭借德行增广土地,凭借德泽而得到尊重,这是属于上等的;国君用大义增广土地,凭借大义得到尊重,这是次一等的;国君靠武力强大增广土地,用武力强大得到尊重,这是下一等的。因此道德纯粹的国君称王,道德混杂的国君称霸,没有一样的国君灭亡。

昔二凤皇至于庭[①],三代至乎门,[周]室至乎泽[②]。德弥粗[③],所至弥远;德弥精,所至弥近。

【注释】

①二凤皇:王念孙《读书杂志》:此本作"昔二皇凤至于庭"。《文选》注、《艺文类聚》并引高注:"二皇,宓羲、神农也。"

②[周]室至乎泽:刘绩《补注》本"室"上有"周"字。北宋本当脱"周"字。

③弥:愈。粗:粗疏。

【译文】

从前伏栖、神农氏统治之时凤凰飞到庭院之中,尧、舜、禹三代凤凰来到门庭内外,周朝统治的时候凤凰飞到了大泽。德政越粗疏,所到达的地方也愈远;德政愈精粹,所到达的地方也愈近。

君子诚仁[①],于施亦仁[②],不施亦仁[③];小人诚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与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胜欲者昌[④],欲胜情者亡。

【注释】

①仁:《论语·颜渊》中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②于施亦仁:《道藏》本亦有"于"字。刘绩《补注》本删"于"字。疑衍"于"字。

③不施亦仁:许慎注:道无为而民蒙纯,此所谓不施而仁。

④情:真情。欲:贪欲。

【译文】

君子果真爱人,施行仁政会得到仁,不施行仁政也会得到仁;小人确实不仁,施行仁政不会得到仁,不施行仁政也不会得到仁。推行善政在于我,与其由小人,岂如君子施行仁德之兴盛。因此真情战胜私欲的可以使国家昌盛,私欲战胜真情的可以使国家灭亡。

欲知天道察其数[1],欲知地道物其树[2],欲知人道从其欲。勿惊勿骇,万物将自理;勿挠勿撄[3],万物将自清。察一曲者[4],不可与言化;审一时者,不可与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昼,日月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5]。能包天地,曰唯无形者也[6]。

【注释】

①数:指律历之类的技艺。

②物:相。

③撄:缠绕。北宋本原作"樱"。刘绩《补注》本作"撄"。据正。

④一曲:一隅、片面。

⑤函:包容、包含。

⑥曰:说的。

【译文】

要想知道天道的规律可以考察律历的规定,要知道大地的规律可以考察树木生长情况,要想知道人事的规律可以考察君子、小人的欲

望。不要惊恐、不要害怕,万物将会自己生息;不要扰乱、不要束缚,万物将会自己清静。只考察一件事情的人,不能和他讨论万物的变化;仅审查一个时节的人,不能和他谈论天地之广大。就像太阳不知道黑夜,月亮不知道白天,日月同辉这两者是不能兼顾的,只有天地能包含它们。能够包容天地的,说来只有无形了。

骄溢之君无忠臣,口慧之人无必信①;交拱之木②,无把之枝③;寻常之沟④,无吞舟之鱼。根浅则末短,本伤则枝枯。福生于无为,患生于多欲,害生于弗备,秽生于弗耨⑤。圣人为善若恐不及,备祸若恐不免。蒙尘而欲毋眯,涉水而欲无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发,祸由己生。圣人不求誉,不辟诽,正身直行,众邪自息。今释正而追曲,倍是而从众⑥,是与俗俪走⑦,而内行无绳,故圣人反己而弗由也。

【注释】

①口慧:口辩。即能言善辩。

②交拱:交缠,环绕。拱,抱。

③把:握。

④寻常:八尺为寻,倍寻为常。

⑤秽(huì):荒草。耨(nòu):锄草。

⑥是:指正理。从众:指追随世俗。

⑦俪(lì):并列。

【译文】

过分骄傲的国君没有忠臣,善辩之人没有可靠的信誉;交缠在一起的树木,没有超过一把粗的枝干;寻常深的水沟,没有能吞下大舟的巨

鱼。根基浅那么树梢就短，树根受伤那么枝叶就要枯死。福气产生在不违背自然规律之中，祸患从多欲中产生，灾害产生在不加防备之中，秽草从不勤于耕耘中产生。圣人推行善事像担心来不及一样，预防祸患像担心不能避免一样。蒙上灰尘而想要不眯眼，渡河而想不沾湿衣服，是不能够办到的。因此知道自己的人不会埋怨别人，知道命运的人不埋怨老天。福气是由自己兴起，灾祸是由自己产生。圣人不求取赞誉，不回避指责，自身正派、行事正直，众多邪气自然就平息了。现在抛弃正路而追求邪道，违背正理而追随世俗的人，他们是和陋俗并行，而内心缺少一定的准绳，因此圣人返回自身不由他人来决定。

道之有篇章形埒者[①]，非至者也。尝之而无味，视之而无形，不可传于人。

【注释】

①形埒(liè)：涯际、形迹。埒，界域。

【译文】

道如果有篇章内容和形迹，还没有达到一定境界。品尝它而没有味道，查看它而没有形体，不能够传达给他人。

大戟去水[①]，亭历愈胀[②]。用之不节，乃反为病。物多类之而非，唯圣人知其微。

【注释】

①大戟(jǐ)：草本植物。有毒，可入药。《本草经》：叶苦寒，主虫毒，十二水，腹满积痛。水：指腹水。

②亭历：又作“葶苈”。一年生草本植物。《本草经》：主积聚、结气、

饮食寒热，破坚逐邪，通利水道。

【译文】

大戟可以退去腹中积水，亭历可以消胀。如果使用它不加限制，就反而成为祸患。万物中多有类似而不是同类的，只有圣人能知道它们的细微差别。

善御者不忘其马，善射者不忘其弩①，善为人上者不忘其下。诚能爱而利之，天下可从也。弗爱弗利，亲子叛父。

【注释】

①弩(nǔ)：用机械发射的弓。

【译文】

善于驾车的人不忘他的马匹，善于射箭的人不忘他的弓弩，善于处在常人之上的人不忘他的下属。果真能够爱护而使他们有利，便可以让天下之人依从了。不爱护不使他们得到利益，亲生的儿子也会背叛父亲。

天下有至贵而非势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寿而非千岁也。原心反性①，则贵矣；适情知足，则富矣；明死生之分，则寿矣。

【注释】

①原心：使心回到本原。反性：返回自己的天性。

【译文】

天下有最珍贵的东西而不是权势地位，有最宝贵的财富而不是黄金美玉，有最长的寿命而不是享有千岁。使心回到本原、返回自己的天

性,那么这便是最尊贵的;适合自己的性情、知道已得到的满足,那么就是最大的富足;明确死生的区别,那么就会长寿了。

言无常是,行无常宜者,小人也;察于一事,通于一伎者[1],中人也;兼覆盖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2],圣人也。

【注释】

①伎(jì):技艺。

②“兼覆”二句:王念孙《读书杂志》:正文本作“兼覆而并有之,伎能而裁使之”。《文子·符言》同。“度伎”句,许慎注: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按,裁,制。

【译文】

言论没有固定的标准,行为没有一定准则的,是小人;考察清楚一件事情,通晓一种技艺的,是个中等人;兼覆天下而拥有一切美德,能度量才能而加以裁决使用的,是个圣人。

第十一卷　齐俗训

【题解】

本训题解中说："齐，一也。四宇之风，世之众理，皆混其俗，令为一道也。故曰《齐俗》。"

"俗"是不同时代、社会、制度遗留下来的礼俗制度。古今、南北、华夷各不相同，而成为"一世之迹"。本训首先对道、德给予了合理的解释，"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接着指出，万物各有长短，要承认事物的多样性，要"各便其性"、"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最终以道齐"俗"。

文中认为人性至善，要注重教化。"人之性无邪，久湛于俗则易"。对民族、民俗问题，要承认差别，以不齐为齐，统而包之。

作者主张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反对拘泥僵化。"是故世异即事变，时移则俗易。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

文中强调指出，真理是有客观性、具体性和针对性的，"至是之是无非，至非之非无是，此真是非也"。反对以"我"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本训发挥了《庄子·齐物论》的思想，用以处理人世间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充分显示了汉初黄老道家开放、发展、变化、包容而博大的精神境界。

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诂》：(此)"许注本也。"

率性而行谓之道[1]，得其天性谓之德[2]。性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3]，礼乐饰则纯朴散矣，是非形则百姓昡矣[4]，珠玉尊则天下争矣[5]。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

【注释】

①率性：依据本性。《礼记·中庸》："率性之谓道。"

②天性：天然的品质或属性。

③迁：离散。

④昡(xuàn)：日光。《道藏》本、《文子·上礼》作"眩"。《楚辞·离骚》王逸章句："眩，一作昡。"眩，迷乱。

⑤尊：《文子·上礼》作"贵"。

【译文】

依循本性而行事叫做道，得到它的天性叫做德。天性丧失而后珍视仁，道丧失然后重视义。因此仁义建立而道德离散了，修饰礼乐那么淳朴天真就消失了，是非形成那么百姓更加迷乱了，重视珠玉那么天下便开始争夺了。大凡仁义、礼乐、珠玉、是非这四种东西，都是衰败之世制造出来的，而用在末世。

夫礼者，所以别尊卑，异贵贱；义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友朋之际也。今世之为礼者，恭敬而忮[1]；为义者，布施而德[2]。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则失礼义之本也，故构而多责[3]。夫水积则生相食之鱼，土积则生自穴之兽[4]，礼义饰则生伪匿之本[5]。夫吹灰而欲无眯，涉水而欲无濡，不可得也。

【注释】

①忮(zhì):嫉恨。

②德:求得恩德。

③构:《道藏》本作“搆(gòu)”,搆怨义。

④穴:王念孙《读书杂志》:穴,“宍”字之误。自肉,谓兽相食也。《文子·上礼》作“自肉”。

⑤慝:通“慝”,邪。本:王念孙《读书杂志》:“本”当为“士”。《太平御览·礼仪部》二引此作“伪慝之儒”。

【译文】

礼,是用来区别尊卑,表明贵贱的;义,是用来和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关系的。现在世上推行礼的人,外表恭敬而内心嫉妒;实行义的人,把财物施给别人而求得恩惠。君臣之间相互非难,骨肉之间生出怨言,那么便失去了礼义的根本了,所以产生构怨而互相指责。水聚集在一起便会产生互相吞食的鱼儿,土聚积成丘就会产生自相残杀的野兽,修饰礼义便会产生虚伪奸诈之人。吹起灰尘而想不眯眼睛,渡河而想不沾湿衣裳,是不能够办到的。

古者民童蒙不知东西[①],貌不羡乎情[②],而言不溢乎行[③];其衣致暖而无文,其兵戈铢而无刃[④];其歌乐而无转,其哭哀而无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无所施其美[⑤],亦不求得。亲戚不相毁誉,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礼义之生,货财之贵,而诈伪萌兴,非誉相纷,怨德并行。于是乃有曾参、孝己之美[⑥],而生盗跖、庄跻之邪[⑦]。故有大路龙旂[⑧],羽盖垂绥[⑨],结驷连骑[⑩],则必有穿窬拊楗、抽箕逾备之奸[⑪]。有诡文繁绣、弱緆罗纨[⑫],必有菅屩跐踦、短褐不完者[⑬]。故高下之相倾也,短修之相形也[⑭],亦明矣。

【注释】

①童蒙：幼稚智能未开的儿童。东西：于大成《齐俗校释》：《文子·道原》、《道藏》朱弁注本作“西东”。

②羡：羡慕。

③溢：超过。

④“其衣”二句：《文子·道原》作“其衣暖而无采，其兵钝而无刃”。无“致”、“戈”二字。铢，通“錭（táo）”，钝。许慎注：楚人谓刃顿为铢。

⑤美：郑良树《淮南子斠理》：王鎣本“美”作“义”。

⑥曾参（前505—前436）：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人。名参，字子舆，孔子晚年学生。《汉书·艺文志》有《曾子》十八篇。孝己：殷高宗武丁之子，以孝著称。

⑦盗跖（zhí）：春秋末柳下屯人。名展雄。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被诬为“盗跖”。《庄子·盗跖》、《孟子·滕文公下》、《荀子·不苟》记载其事。庄跻（jiǎo）：战国楚将。曾起义攻下郢都。后率兵取巴、蜀、黔中地，为滇王。

⑧大路：天子之车。路，通“辂”。龙旂（qí）：蟠龙交错的旗子。旂，交龙为旂。

⑨緌（ruì）：下垂的帽带。

⑩驷：四匹马驾的车。

⑪穿窬（yú）：穿壁翻墙。指偷盗行为。窬，凿穿。拊楗（fǔ jiàn）：摇动门户之楗，指盗窃。楗，锁门的木插。抽：许慎注：掘也。按，抽箕，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抽箕”当为“扣墓”。《广雅》：“扣（hú），掘也。”“墓”与“基”字亦相似。“基”又以声误为“箕”耳。备：许慎注：后垣。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备”与“培”同。下文高注曰：培，屋后墙也。

⑫诡（guǐ）文：奇异的文采。弱緆（xī）：细布。緆，细布。罗：稀疏轻

软的丝织品。纨(wán):细绢。

⑬菅屩:草鞋、麻鞋。菅,茅草。跐踦(cǐ qī):李哲明《淮南义训疏补》:"跐踦"有不齐之义。短:通"裋(shù)",古时童仆穿的粗布衣。

⑭"故高下"二句:化自《老子》二章。

【译文】

古时候百姓幼稚纯真辨不清东西南北,外貌上表现不出美慕的情感,而言语上不超过自己的行事;他们的衣饰暖和而没有文采,他们的兵器不锋利而没有刀刃;他们的歌声快乐而不婉转,他们的哭声悲哀而不求声音。凿井而饮水,耕田而食用,没有什么地方施展他们的大义,也不贪求得到什么。亲戚之间不相互诋毁、赞誉,朋友之间也不互相埋怨、感恩。等到礼义产生,以财货为贵,这样欺骗虚伪便产生了,诽谤赞誉互相纷扰,怨恨恩德并行世间。在这个时候便有了曾参、孝己的美名,又产生了盗跖、庄跻的邪行。因此说有了天子龙车龙旗,以翠鸟羽毛为盖饰、车绥下垂,车驾连接不断,那必定就有翻墙撬门、掘墓盗宝的奸邪发生。有穿着奇彩锦绣、细布轻绢的人,必定就有草鞋不整、粗衣烂衫的人。因此高下呈现倾斜,长短互相对照,也是很明白的。

夫虾蟆为鹑[①],水虿为蟌莣[②],皆生非其类,唯圣人知其化。夫胡人见䴢[③],不知其可以为布也;越人见毳[④],不知其可以为旃也[⑤]。故不通于物者,难与言化。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⑥]。"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⑦]。"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⑧]。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⑨]。故《易》曰:"履霜,坚

冰至[10]。”圣人之见，终始微言[11]。故糟丘生乎象樠，炮烙生乎热升[12]。

子路撜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13]。”子赣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14]。”子路受而劝德，子赣让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远，通于论者也。由此观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齐于俗，可随也；事周于能，易为也。矜伪以惑世[15]，伉行以违众[16]，圣人不以为民俗。

【注释】

①虾蟆：指青蛙和蟾蜍。鹑(chún)：即鹌鹑。并见《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这是古人的误解。

②水虿(chài)：蜻蜓的幼虫，生活在水中。蟌莣(máo wáng)：许慎注：青蛉也。按，《说山训》：水虿为螅(cōng)。高诱注作“青蜓也”。王念孙《读书杂志》认为“蟌莣”即“螅”、“蔥(cōng)”之误。古人视青蛉、蜻蜓为一物。螅，同“蟌(cōng)”。《广韵》东韵：蟌，蜻蜓。

③黂(fén)：许慎注指麻子。按，一种粗麻，可以织成布。《本草经》叫“麻蕡”，养生功用是“久服通神明，轻身”。

④毳(cuì)：鸟兽的细毛。

⑤旃：通“氈(zhān)”，一种毛织物。

⑥尊尊：尊敬尊贵者。亲亲：亲其所当亲。指周朝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

⑦“举贤”句：许慎注：举贤上功，则民竞，故劫杀。按，上功，崇尚功勋。

⑧二十四世：从齐太公姜尚到战国齐康公，共二十四代。田氏代

之：许慎注：齐臣田氏夺其君位而代之。按，田氏，指田成子。春秋齐国贵族。齐简公四年(前481)，杀简公，任相国，从此由陈氏专政。

⑨三十二：鲁伯禽到鲁顷公，共三十二世，《氾论训》作“三十六”，应作“三十四”。《吕览·长见》高诱注、《史记·鲁周公世家》、《韩诗外传》卷十皆作“三十四”。

⑩“履霜”二句：见于《周易·坤卦》。

⑪言：孙诒让《札迻》：“言”当作“矣”。按，“昔太公望”以下，见于《吕览·长见》，并载于《韩诗外传》卷十、《史记·鲁周公世家》。

⑫“糟丘”二句：许慎注：纣为长夜之饮，积糟成丘者，起于象櫡。按，糟丘，酿酒所余的糟滓堆积如丘。櫡，即“箸(zhù)”，筷子。热升，《北堂书钞·服饰部》四引作“热斗”，即熨斗。

⑬“子路”四句：《吕览·察微》高诱注：《淮南记》曰：“子路受而劝德”，此之谓也。按，撜(zhěng)，拯救。

⑭“子赣”四句：《吕览·察微》高诱注：《淮南记》曰：“子贡让而止善”，此之谓也。

⑮矜(jīn)伪：矜持，虚伪。

⑯伉(kàng)行：高尚的行为。

【译文】

虾蟆可以变成鹌鹑，水虿可以长成蜻蜓，这些都不是同类的生物，只有圣人能够知道它们的变化。北方胡人看到麖，不知道它可以织成布；南方越人看见细毛，不知道它能够织成毡子。因此不通晓万物之情的人，难以和它谈论万物变化的情况。

从前太公望、周公旦受封在宫廷相见，太公问周公说：“用什么办法治理鲁国？”周公说：“尊敬尊者而亲敬亲者。”太公说：“鲁国从此就要削弱下去了。”周公问太公说：“怎样治理齐国？”太公说：“举用贤才而崇尚功德。”周公说：“后代必定有弑君夺权的人出现。”以后齐国一天天强

大，一直到称霸诸侯，但是二十四代后田常弑君而代之。鲁国一天天削弱，到了三十二代终于灭亡。因此《周易》中说："踏着寒霜，冰雪时节就要到来。"圣人的观察，由开始的微小变化而知道最后的终结。因此纣王饮酒积糟成丘产生于象牙筷子，酷刑炮烙产生于热斗。

子路救出溺水之人，而接受主人一条牛的谢礼，孔子说："鲁国人以后一定喜欢解救他人于患难之中。"子赣用钱赎回鲁国之人，子赣不愿到官府接受金钱，孔子说："鲁国以后不再赎人了。"子路接受牛谢而奖励行德之人，子赣谦让而制止了行善的行为。孔子的明智，在于凭借小事可以知道大事，凭借眼前的可以知道久远的事情，这是通晓大道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出，使用廉洁有一定的范围，而不可以到处推行它。因此行为如果合于习俗，人们就能够追随它；行事和能力相契合，就容易做得到。或用矜持虚伪来迷惑世人，或行为高尚而违背众愿，圣人是不能以此来齐同风俗的。

广厦阔屋，连闼通房[①]，人之所安也，鸟入之而忧；高山险阻，深林丛薄[②]，虎豹之所乐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积水重泉，鼋鼍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云》、《九韶》、《六英》[③]，人之所乐也，鸟兽闻之而惊；深溪峭岸，峻木寻枝，猿狖之所乐也，人上之而慄[④]。形殊性诡[⑤]，所以为乐者，乃所以为哀；所以为安者，乃所以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照諰[⑥]，使各便其性，安其居，处其宜，为其能。

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齿[⑦]，筐不可以持屋[⑧]，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铅不可以为刀，铜不可以为弩，铁不可以为舟，木不可以为釜，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即万物一齐，而无由相过。夫明镜便

于照形，其于以函食不如簞[9]；牺牛粹毛[10]，宜于庙牲，其于以致雨，不若黑蜧[11]。由此观之，物无贵贱，因其所贵而贵之，物无不贵也；因其所贱而贱之，物无不贱也[12]。

夫玉璞不厌厚，角觡不厌薄[13]，漆不厌黑，粉不厌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则均，其用一也。今之裘与蓑孰急？见雨则裘不用，升堂则蓑不御。此代为常者也[14]。譬若舟、车、楯、肆、穷庐[15]，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贤"者。言不致鱼于木，沉鸟于渊[16]。

【注释】

①闼(tà)：门。通房：房室连接相通。

②丛薄：草木丛深之处。薄，草木聚生。

③《咸池》：黄帝时乐名。《承云》：《吕览·古乐》认为是帝颛顼之乐。《九韶》：《山海经·大荒西经》认为是夏启之乐。《六英》：帝颛顼乐。

④慄(lì)：战栗。

⑤诡(guǐ)：异。

⑥照认(jì)：诏告。《文子·自然》作"所照"。刘家立《淮南内篇集证》作"照临"。即在上面照耀。按，"《咸池》"至"其能"，可与《庄子·至乐》相参。

⑦樀(dí)：剔。刘绩《补注》本作"摘"。王念孙《读书杂志》："摘"读若"剔"。

⑧筐：许慎注：小簪(zān)也。按，王念孙《读书杂志》："筐"皆"筳"字之误也。《玉篇》：筳(tíng)，小簪也。持：支撑。

⑨函：包容，盛。簞(dān)：古代盛饭食的圆形竹器。王念孙《读书杂志》："函食不如簞"，本作"承食不如竹算"。今本"承"误为

"函","箄"误为"箪",又脱去"竹"字耳。按,箄(bì),蒸锅中的竹屉。

⑩牺牛:用作祭祀的毛色纯一的牛。粹:纯粹。《文选·张景阳〈杂诗〉》注、《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三《鳞介部》五引,并作"骍毛"。而《时则训》高诱注:"粹,毛色纯也。""全粹"为仲秋选牺牲的重要标准,知"粹"字不误。

⑪黑螭(lì):许慎注:神蛇也。潜于神渊,盖能兴云雨。

⑫"由此观之"六句:化自《庄子·秋水》。

⑬角觟(jiǎo):覆盖刀剑外表的角饰。杨树达《淮南子证闻》:疑"觟"当读为"觿(xí)"。《说文》:"觿,杖耑(duān)角也。"按,指装饰在杖头的角制品。厌:嫌。

⑭常:陈昌齐《淮南子正误》:"常"当为"帝",字之误也。代为帝,谓裘与蓑迭为主也。按,疑北宋本误。

⑮楯:通"輴(chún)"。许慎注:泥地宜楯。《广韵》谆韵:輴,载柩车也。肆:沙中乘行的一种运输工具。刘绩《补注》本作"鸟(niǎo)"。《文子·自然》同。"四载"之说,载于《吕览·慎势》、《尚书·益稷》,亦见于《说文》、《史记·夏本纪》等。穷庐:古代游牧民族居徙用的毡帐。穷,通"穹"。许慎注:草野宜穷庐。

⑯"不上贤"三句:见于《老子》三章。

⑰木:北宋本原作"水"。《道藏》本作"木"。据正。

【译文】

高大宽敞的房屋,门相连室相通,这是人们安居的地方,但是飞鸟进入后便产生忧虑;高山险阻,茂林草丛,这是虎豹所喜爱的地方,而人们进入就非常害怕;大川深谷,深潭瀑布,是鼋鼍所栖息的地方,人进入便要死去;《咸池》、《承云》、《九韶》、《六英》,是人人所喜爱的,但是鸟兽听到它却十分惊恐;千丈深溪、陡峭的河岸,高大的树木、修长的枝条,是猿狖所喜爱的,人攀登而上就会发抖。形体不同天性迥别,鸟兽所感

到快乐的，人类得到的却是悲哀；人类所用来安身的地方，却是鸟兽认为最危险的地方。于是才有了上天覆盖、大地运载万物，太阳、月亮普照天地，使各种生物都能适应它们的天性，使它们居处安稳，使它们的生活环境适宜，发挥各自的才能。

因此愚笨的人有他擅长的地方，聪明的人有他所不足的地方。木柱不能够剔牙齿，小簪子不能够支撑大屋，马儿不能够负载重物，牛儿不能够奔驰，铅不可以制成刀，铜不可以制成弩，铁不可以做船，木头不能够制成锅，各自使用在适合自己特性的地方，施用在适合发挥作用的环境中，那么万物的功用便可以整齐划一，而不存在相互指责的地方。明镜是便于照形的，用它来蒸食物就不如竹箅；毛色纯一的牛，对于宗庙祭祀是适宜的，用它来求雨，就不如黑蜧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万物中没有贵贱之分，按照它的长处而珍视它，万物中没有不是可贵的；依据它的短处而认为它下贱，万物中没有不是低贱的。

对于玉石人们是不嫌它厚的，对于角觡不会嫌它薄，漆不嫌它黑，铅粉不嫌它白，这四种东西用处是相反的。但所急需都是相同的，它们的作用是一样的。现在使用的皮裘和蓑衣哪一个更急切？看到天下雨那么皮裘就用不上了，登入殿堂那么蓑衣就不能侍奉国君了。这就是互相更替担任主宰者。比如舟、车、楯、肆、穷庐，因此各种环境都有适宜的交通工具。所以《老子》中说："不崇尚有贤才的人。"说的是不把鱼送到木头上去，不把飞鸟沉到深渊中去。

故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①]，契为司马[②]，禹为司空[③]，后稷为大田师[④]，奚仲为工[⑤]。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⑥]，陵阪耕田[⑦]，得以所有易所无[⑧]，以所工易所拙。是故离叛者寡，而听从者众。譬若播棋丸

于地[9]，员者走泽，方者处高，各从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风之过箫也[10]，忽然感之，各以清浊应矣[11]。

【注释】

①司徒：官名，西周始置，掌管土地和人民。

②契(xiè)：传说中商的始祖，其母简狄，吞燕卵而生契。司马：掌军政、军赋的官员。

③司空：掌管工程的官员。

④后稷：周朝始祖，其母姜嫄，踏巨人迹而生后稷。大田师：王念孙《读书杂志》："师"字当在"工"字下。大田，田官之长也。

⑤奚仲：古代传说中车的发明者，黄帝之后，曾为夏代车正。工：《文子·自然》作"工师"。掌管百工和官营手工业。

⑥皋(gāo)：沼泽。网：北宋本原作"冈"。刘绩《补注》本作"网"。据正。

⑦阪(bǎn)：山坡。

⑧"得以所有"句：《文子·自然》作："如是则民得以所有易所无。"

⑨播：散。棋丸：即棋子。

⑩箫：排箫。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有排箫。

⑪清浊：指高音、低音。

【译文】

所以尧治理天下的时候，任命舜担任掌管土地之官，契担任军政主管之官，禹掌管工程建设，后稷为农业主管，奚仲为百工之长。他们引导万民的方法，让居住在水边的人以打渔为主，生活在山林中的人以采木为主，活动在山谷地区的人以牧业为主，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以农业为生。土地上要种植适宜的作物，不同的农作物要用适宜的器械，不同的器械要有合适的用途，使用器械要有适宜的人。河泽地区要织网捕捞，山陵坡地可以用来耕田，人民能够用他们所有的交换所没有的，用

他们制作精巧的产品交换他们不善制作的产品。因此离叛的人少，而听从王命的人多。比如就像把棋子撒在地上，圆的滚向注处，方者停留高处，各自随所处而安身，又有什么上下之别呢？就像风声遇到排箫的孔窍，忽然受到感触，风声、箫声凭着清浊之声相应和。

夫猿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狟貉得埵坊①，弗去而缘②。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③，而足迹不接诸侯之境，车轨不结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④。虚者，非无人也，皆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于末也⑤。有余者，非多财也⑥，欲节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也，民躁而费多也⑦。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⑧；其禁诛，非所为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⑨，以睦⑩；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于君，以欲；治欲者不于欲，以性；治性者不于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芜涉而不得清明者⑪，物或堁之也⑫。

【注释】

①狟(huán)：指豪猪。貉(hé)：似狐，善睡。昼伏夜出，皮毛珍贵。埵坊(duǒ fáng)：水坝，堤坝。

②缘：依靠，凭借。

③“是故”二句：见于《老子》八十章。

④“亡国”二句：亡国、存国，陶鸿庆《读淮南子札记》：“亡”、“存”二字当互易。按，《道藏》本、《文子·自然》与本文相同。

⑤徼(jiào)：趋向。

⑥“有余者”二句：陶鸿庆《读淮南子札记》：当与“不足者，非无货

也"二句互易。按,《文子·自然》与本文略同。陶校可备一说。

⑦躁:通"慅(sāo)",贪婪多欲。

⑧因:指依循一定的规律。《说文》:因,就也。

⑨以物:王念孙《读书杂志》:"以物"二字因下文而衍。《吕览·贵当》、《文子·下德》皆无此二字。

⑩睦:《说文》:一曰敬和也。按,《文子·下德》作"和"。马宗霍《淮南旧注参正》:"睦"当通作"陆"。以睦治物,犹言物统于地也。

⑪芜涉:污秽。涉,通"秽(huì)",不净。

⑫堁(kè):尘土。古楚方言。

【译文】

猿狖得到茂密的树林,不舍得离去而筑穴居住;豪猪和狟狢得到堤坝,不会离去而靠着休息。生物中没有避开对自己有利的,而靠近对自己有害的。因此国与国之间可以互相望得见,鸡鸣狗吠之声可以相互听得到,但脚步不踏进诸侯国家的边境,车马不连接到千里之外的地方,都是各自得到了他们的安居之处。因此混乱的国家好像很兴盛的样子,得到治理的国家好像很空虚的样子,存在的国家好像不足一样,灭亡的国家好像有余一样。空虚,不是无人的意思,而是人人都能尽忠职守。兴盛,不是指人多的意思,而是指人人都趋向末业。有余,不是指财物多,而是想节制事情使它减少的意思。不足,不是指没有货财,是指百姓贪婪多欲而用费极多的意思。因此先王制定的法籍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按照社会规律产生的;他们制定的禁止诛罚的规定,不是没有根据的,而是遵循一定的准则制订的。大凡治理万物不是凭借万物本身,而是依靠大地;治理大地不是依靠大地,而是依靠人;治理人类社会不是靠人群自身,而是依靠国君;治理国君不是依靠国君,而是依靠欲望;治理欲望不是依靠欲望,而是依靠天性;治理天性不是依靠天性,而是依靠德;治理德不是依靠德,而是依靠道。探索人的本性,污秽混杂而不能得到清静之性的原因,是万物中的灰尘掩蔽了它。

羌、氐、僰、翟①，婴儿生皆同声，及其长也，虽重象、狄騠②，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令三月婴儿，生而徙国，则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观之，衣服礼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夫竹之性浮，残以为牒③，束而投之水则沉，失其体也④。金之性沉，托之于舟上则浮，势有所枝也⑤。夫素之质白，染之以涅则黑⑥；缣之性黄⑦，染之以丹则赤⑧。人之性无邪⑨，久湛于俗则易⑩。易而忘其本，合于若性⑪。故日月欲明，浮云盖之；河水欲清，沙石涉之⑫；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圣人能遗物而反己⑬。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⑭。夫性亦人之斗、极矣，以有自见也⑮，则不失物之情；无以自见，则动而惑营⑯，譬若陇西之游⑰，愈躁愈沉。孔子谓颜回曰："吾服汝也忘⑱，而汝服于我也亦忘。虽然，汝虽忘乎，吾犹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

【注释】

①羌：古代西部的少数民族。《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氐(dī)：古代西部少数民族。僰(bó)：古族名，居西南，在长江三峡一带。翟(dí)：通"狄"，古代北方少数民族。

②象、狄騠(tí)：古代的通译官。《礼记·王制》中载：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dī)，北方曰译。

③残：剖开。牒(dié)：简札。

④体：指本身特性。

⑤势：情势。枝：通"支"，支撑。

⑥涅(niè)：《说文》：黑土在水中也。按，作为矿物，可作黑色染料。

⑦缣(jiān)：细绢。

⑧丹：即丹砂。

⑨无邪：即淳朴无邪。《荀子·性恶》主“性恶”，《孟子·告子上》主“性善”。《淮南子》主人性自然观。

⑩湛(jiān)：浸渍。

⑪若：此。

⑫涉(huì)：浊，污秽。《文子·上德》、《道原》作“秽”。

⑬遗物：抛弃外物。

⑭斗、极：北斗星、北极星。寤：通“悟”。

⑮以有：刘绩《补注》本作“有以”。《文子·下德》作“有以自鉴”。

⑯惑营：昏惑、迷乱。

⑰陇西：在今甘肃天水以西。

⑱服：思存。按，“孔子谓”至“不忘者存”，出于《庄子·田子方》。

【译文】

古代羌、氐、僰、狄等少数民族，婴儿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同声的，等到他们长大，即使多次用象、狄騠来翻译，也不能够沟通他们的语言，不同的教育使他们的习俗产生了差别。现在把出生三个月的婴儿，迁徙到其他国家，那么就不知道他原来的习俗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人们的服饰、礼节、习俗，不是人本身具有的天性，是受到外面环境变化而决定的。竹子的特性可以浮在水面，把它们剖开做成简札，捆束起来投到江里就会沉没，因为失去了它本身的特性。金属的特性是沉于水的，把它存放在舟上就会浮起，这种情势是有浮物支撑的缘故。素丝的特性是白色的，用黑色的涅染制就会变黑；细绢的特性是黄色的，用红色的丹砂染制就会变红。人的天性是淳朴无邪的，长久时间浸渍在流俗中就会变化。变化之后就会忘记根本，而趋合于其他的特性。因此日月要放光明，而浮云来掩盖它；黄河水要变清，而沙石来搅浑它；人的本性要平静，嗜欲便来危害它。只有圣人能够抛弃外物而回到自己本性上去。乘船航行迷失了方向，辨不清东西，看到北斗星、北极星就醒悟了。人的本性也是人的北斗星、北极星，用它来自我考察，那么就不会失去万

物的情理；如果不用它来自我照察，那么行动起来就会迷惑，比如到陇西去游历，心情越烦躁负担就越沉重。孔子对颜回说："我对你的存念很快就会忘记，而你对我的存念也很快就会忘记。虽然这样，你即使忘记了，我还有不能被遗忘的根本存留着。"孔子是懂得它的根本的人。

夫纵欲而失性①，动未尝正物②。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以入军则破③。是故不闻道者，无以反性。故古之圣王，能得诸己，故令行禁止，名传后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将举事，必先平意神清④。意平物乃可正⑤，若玺之抑埴⑥，正与之正，倾与之倾。故尧之举舜也，决之于目；桓公之取宁戚也，断之于耳而已矣。为是释术数而任耳目⑦，其乱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断也，反情性也。听失于诽誉，而目淫于采色，而欲得事正，则难矣。夫载哀者闻歌声而泣⑧，载乐者见哭者而笑。哀可乐者、笑可哀者，载使然也。是故贵虚⑨。

【注释】

①纵欲：放纵情欲，不加克制。

②动：指感动，影响。物：《文子·道原》作"也"。

③入军：指挥军队。

④神清：《文子·下德》作"清神"。

⑤意平：《文子·下德》作"神清意平"。

⑥玺(xǐ)：印。抑：按，压。埴(zhí)：本指制作陶器的黏土。这里指印泥。按，"若玺"至"与之倾"，见于《吕览·适威》。

⑦术数：指方术和历数。

⑧载：满。

⑨贵虚：许慎注：虚者，心无所载于哀乐也。

【译文】

放纵欲念就会失去本性,靠感动不能使外物端正。失去本性,用来治身就会有危险,用来治国就会发生混乱,用来治军就会使军队失败。因此不懂得道的人,就不能返归自己的本性。因此古代的圣王,能得到自己的本性,所以能够令必行禁必止,名声传遍后世,恩德施予四海。因此凡是将要行事的时候,必定首先平定意念精神清静。精神清静意念平定处理事物才能平正,就像玉玺按印封一样,按正得到的是正,按斜得到的是斜。因此尧推举舜,取决于自己的眼睛;齐桓公举用贫士宁戚,只决断在于自己的耳朵罢了。不过认为像这样便可以放弃方技术数而听任耳目,那么造成的混乱必定是很厉害的了。只凭耳朵、眼睛就能够决断,是违反情性的。听觉在诽谤、赞誉方面造成失误,视觉在彩色上被迷惑,而想能够行事正确,那就困难了。内心充满悲哀的人听到歌声也会哭泣,充满欢乐的人听见哭声就会发笑。悲哀可以使人欢乐、欢乐可以使人悲哀,内心承载的情感使人造成了这个样子。因此要珍视心里没有哀乐的虚空的情景。

故水击则波兴[①],气乱则智智[②];昏昏不可以为政[③],波水不可以为平。故圣王执一而勿失[④],万物之情既矣[⑤],四夷九州服矣[⑥]。夫一者至贵,无适于天下[⑦]。圣人托于无适[⑧],故民命系矣[⑨]。

为仁者必以哀乐论之[⑩],为义者必以取予明之[⑪]。人目所见不过十里,而欲偏照海内之民,哀乐弗能给也[⑫]。无天下之委财[⑬],而欲偏赡万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⑭]。故哭之发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⑮]。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寻也[⑯],夫有熟推之者[⑰]?故强哭者,虽病不哀;强亲者,虽笑不和。情发于中,

而声应于外[18]。故釐负羁之壶餐，愈于晋献公之垂棘；赵宣孟之束脯[19]，贤于智伯之大钟[20]。故礼丰不足以效爱[21]，而诚心可以怀远[22]。

故公西华之养亲也[23]，若与朋友处；曾参之养亲也，若事严主烈君[24]，其于养一也。故胡人弹骨[25]，越人契臂[26]，中国歃血也[27]，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三苗髽首[28]，羌人括领[29]，中国冠笄[30]，越人劗发[31]，其于服一也。帝颛顼之法[32]，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33]，拂之于四达之衢[34]。今之国都，男女切踦[35]，肩摩于道，其于俗一也。故四夷之礼不同，皆尊其主而爱其亲、敬其兄；猃狁之俗相反[36]，皆慈其子而严其上。夫鸟飞成行，兽处成群，有孰教之？

【注释】

①击：《文子·下德》作“激”。

②智智：《道藏》本作“智昏”。

③昏昏：《道藏》本作“智昏”。《文子·下德》作“昏智”。

④一：指万物之本，也即道。本书《诠言训》：一也者，万物之本也。

⑤既：尽。

⑥四夷：《原道训》高诱注指“海外”。九州：《淮南子》指大九州。见于《地形训》。

⑦适：通“敌”。

⑧托：北宋本原作“记”。《道藏》本、《文子·下德》作“讬”。据正。按，“故圣王”至“无适”，化自《吕览·为欲》。

⑨系：维系。

⑩论：杨树达《淮南子证闻》疑“谕”字之误。按，《文子·道原》亦作“论”。《说山训》高诱注：“论，知也。”知晓义。

⑪予：北宋本原作“子”。《道藏》本作“予”。据正。

⑫给(jǐ)：满足，给予。

⑬委财：积累财物。委，积。

⑭自然：天然，非人为的。

⑮愤：愤怒之情。

⑯寻：通“燂(xún)”，火热。

⑰熟：古作“孰”，谁。

⑱“故强哭”六句：化自《庄子·渔父》。病，《记纂渊海》五九、六十引“病”作“疾”。

⑲束脯(fǔ)：一束干肉。

⑳大钟：晋智伯欲灭仇由，赠送大钟。仇由君不听劝谏，迎大钟，而被智伯消灭。仇由，在今陕西阳泉市。事见《吕览·权勋》、《韩非子·说林下》、《战国策·西周策》。

㉑效：模仿。

㉒怀：来。

㉓公西华：孔子弟子，春秋末鲁人，比孔子小四十二岁。

㉔烈：残暴。

㉕胡人弹骨：许慎注：胡人之盟约，置酒人头中，饮以相诅(zǔ)。

㉖越人契臂：许慎注：刻臂出血。

㉗中国歃(shà)血：许慎注：杀牲歃血，相与为信。

㉘三苗髽(zhuā)首：许慎注：三苗之国，在彭蠡(lí)、洞庭之野。髽，以枲(xǐ)束发也。按，即用麻束起头发。

㉙括领：结扎领子。括，结扎。

㉚冠笄(jī)：帽子、簪子。

㉛劗(zuān)：翦断。

㉜颛顼(zhuān xū)：上古帝王。黄帝之孙。“五帝”之二。

㉝辟：通“避”。

㉞拂(fú):击打。《太平御览》卷七十九《皇王部》四引作:“拂音祓。除其不祥。”祓(fú),除灾求福。衢(qú):四通八达的路。

㉟切踦(yǐ):耳鬓厮磨相为偎依,形容十分亲昵。踦,近。

㊱猃狁(xiǎn yǔn):周代称北方少数民族,战国称匈奴。

【译文】

因此拍击水面就会产生波涛,精气混乱那么神智就会昏聩;昏聩神智的人不能够执政,波澜起伏的水面不能够平定。所以圣王持守大道而不会失去,那么万物的情理便可以探测清楚了,四夷九州人民便可以归服了。大道是天下最尊贵的东西,对于天下是无敌的。圣人依靠无敌的大道,因此百姓的命运就有所维系了。

实行仁政的人必须把悲欢之事让人知道,推行大义的人必须把取予之事让人明白。眼睛所看到的不过十里,而想要全部观照海内的人民,悲欢之情是不能完全给予他们的。没有天下积累的财物,而想普遍瞻顾天下万民,利益是不能满足他们的。况且喜怒悲欢,是有所感动而自然表现出来的。所以哭声从口中发出来,眼泪从眼睛中流出来,这些都是心中有了愤慨之情,而在外面表现出来的。比如说水向下游流去,浓烟升入空中,这些有谁推动呢?因此勉强哭泣的人,即使哭出病来也不悲哀;勉强亲爱的人,即使是开口欢笑也不和谐。感情从内心发出,而声音在外面应和。因此釐负羁赠送给晋文公一壶饭食,超过晋献公借以灭虞的垂棘之璧;赵宣孟的一束干肉,胜过智伯灭仇由所献的大钟。因此礼节周全不能够用来验证真爱,而真诚之心可以使远方之人归附。

因此公西华的奉养双亲,多和睦缺少敬爱,就像和朋友相处;曾参的奉养双亲,恭敬多于和睦,就像事奉庄严威猛的君主一样,他们对于奉养双亲是一致的。因此北方胡人把酒倒入人头骨中,东南越族人刀刻双臂以使出血,中央地区国家会盟时口含畜血,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是各不相同,但是对于守信是一致的。三苗族用麻束发,西方羌人把领子

结扎起来，中国居民戴帽子、插簪子，东南越人剪断头发，他们对于服饰的要求是一致的。帝颛顼的法规，已婚女子在路上不避开男子的，要在四达之路上遭受击打。现在的都会，男女偎依亲昵，肩膀相碰，但他们对于礼俗的要求是一致的。因此四方部族的礼俗是不同的，但都尊重他们的国君而爱护他们的亲人、敬爱自己的兄长；北方猃狁的习俗同中原相反，都爱护自己的儿子而对他们的国君很严厉。鸟飞翔起来有的排成行列，野兽居处成群结队，有谁教导它们呢？

故鲁国服儒者之礼，行孔子之术，地削名卑，不能亲近来远①。越王句践，劗发文身②，无皮弁搢笏之服③，拘罢拒折之容④，然而胜夫差于五湖⑤，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以朝⑥。胡、貉、匈奴之国⑦，纵体施发⑧，箕倨反言⑨，而国不亡者，未必无礼也。楚庄王裾衣博袍⑩，令行乎天下，遂霸诸侯。晋文君大布之衣⑪，牂羊之裘⑫，韦以带剑⑬，威立于海内，岂必邹、鲁之礼之谓礼乎⑭？是故入其国者从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讳，不犯禁而入，不迕逆而进⑮，虽之夷狄徒倮之国⑯，结轨乎远方之外⑰，而无所困矣。

【注释】

①来：使归附。

②劗(zuān)：剪，剃。文身：古代民俗，在身上刺画有色的图案花纹。《庄子・逍遥游》中载：越人断发文身。

③皮弁(biàn)：古冠名。用白鹿皮制成，为视朝的常服。搢笏(jìn hù)：插笏板于腰带之上。搢，插。

④拘：通“钩”，曲形。罢：通“椑(pí)”，椭圆。拒：通“矩”，方形。

⑤夫差：春秋吴君，在位22年。曾败越，伐齐，与晋争霸。吴灭后

自杀。五湖:《国语·越语下》韦昭注指“太湖”。

⑥泗上:泗水之滨。十二诸侯:指春秋时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十二诸侯。《史记》有《十二诸侯年表》。九夷:泛指四方的少数民族。《后汉书·东夷传》中载“夷有九种”。

⑦貉:通“貊(mò)”,古代东北部少数民族。

⑧纵体:松缓、不受约束。施:通“弛(chí)”,解开。

⑨箕倨(jī jù):伸两足,头据地,若箕状,为傲慢之容。倨,通“踞”,蹲。反言:《吕览·功名》高诱注:南方有反舌国,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按,疑指用卷舌音说话。

⑩裾(jū)衣:衣服宽大。裾,宽大。博袍:宽大的袍子。按,“楚庄王”至“于海内”,化自《墨子·公孟》。

⑪大布:粗布。

⑫牂(zāng)羊:母羊。

⑬韦:加工过的熟皮。

⑭邹、鲁:指山东邹县和曲阜,为孟子和孔子的诞生地。

⑮迕(wǔ)逆:背犯,违反。迕,字亦作“忤(wǔ)”,逆。

⑯徒倮(luǒ):袒裸。徒,袒露。

⑰结轨:车辙相连。

【译文】

因此鲁国推行儒者的礼节,实行孔子的学说,土地被削弱、名声很低下,不能亲近毗邻和安抚远方的国家。越王勾践,剪掉头发,身上刺上花纹,没有鹿皮礼冠、腰带不插笏板,没有或圆或方的容饰,然而在太湖之上战胜吴王夫差,南面而坐称霸天下,泗上儒学之乡和天下十二诸侯率领九夷君长前来朝拜。胡、貉、匈奴等国家,衣不合体、披散头发,坐如箕状、多用卷舌音,然而国家并不灭亡,未必是没有礼节。楚庄王身着宽衣大袍,命令能在天下推行,于是便称霸诸侯。晋文公身穿粗布衣,外套母羊皮裘,用熟皮系着利剑,威望在海内树立,难道一定是孔、

孟的礼节才叫礼节吗？因此进入他国便随从他国的习俗，进入他的家门便回避他家的忌讳，不违犯禁令而进入，不背犯忌讳而前进，即使到达东夷、北狄、赤裸之国，车子到达遥远的方外之地，也没有什么困惑的。

礼者实之文也[1]，仁者恩之效也[2]。故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3]，而仁发併以见容[4]。礼不过实，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丧[5]，是强人所不及也，而以伪辅情也。三月之服[6]，是绝哀而迫切之性也[7]。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终始[8]，而务以行相反之制，五缞之服[9]，悲哀抱于情，葬埋称于养。不强人之所不能为，不绝人之所能已[10]。度量不失于适，诽誉无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还之礼也[11]，蹀《采齐》、《肆夏》之容也[12]，以为旷日烦民而无所用[13]，故制礼足以佐实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陈钟鼓、盛筦箫、扬干戚、奋羽旄[14]，以为费财乱政，制乐足以合欢宣意而已[15]，喜不羡于音[16]。非不能竭国麋民[17]，虚府殚财[18]，含珠鳞施[19]，纶组节束[20]，追送死也，以为穷民绝业而无益于槁骨腐肉也，故葬埋足以收敛盖藏而已。昔舜葬苍梧，市不变其肆[21]；禹葬会稽之山，农不易其亩[22]；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俭之适者也。

乱国则不然，言与行相悖[23]，情与貌相反，礼节以烦[24]，乐优以淫[25]，崇死以害生，久丧以招行[26]。是以风俗浊于世，而诽誉萌于朝，是故圣人废而弗用也。

【注释】

①实:实际,真实。

②效:效验。

③节文:节制修饰。

④恲(pēng):容色。许慎注:色也。

⑤三年之丧:《论语·阳货》载孔子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知为儒家所提倡。

⑥三月之服:许慎注:夏后氏礼。

⑦迫切:强制切断。

⑧原:探究。

⑨五缞(cuī):许慎注:谓三年、朞、九月、五月、三月服也。按,缞,丧服衣。

⑩所能已:《文子·上仁》作"所不能已"。

⑪升降:即进退。槃(pán)还:环绕。杨树达《淮南子证闻》:"槃还"乃"般旋"之假。

⑫蹀(dié):跺、踏、顿。《采齐》、《肆夏》:许慎注:皆乐名也。按,《周礼·夏官·大驭》郑玄注:《肆夏》、《采荠》,乐章也。

⑬旷日:历时久远。

⑭筦(guǎn):管乐器。箫:排箫。扬:高举。干:盾牌。戚:斧子。皆舞具。奋:挥动。

⑮宣意:表达心意。

⑯羡:过分。

⑰"非不"句:依前文例,疑"非"前有"古者"二字。《晏子春秋·外篇》仅第一层有"古者"。糜:通"靡(mí)",浪费。

⑱殚(dān):耗尽。

⑲含(hàn)珠:古代丧葬塞在死者嘴里的珠玉。又作"琀"。《说文》:送死口中玉也。鳞施:许慎注:五[玉]田[甲]也。按,《吕

览·节丧》高诱注:鳞施,施玉于死者之体,如鱼鳞也。即金缕玉衣。

⑳纶(lún):青丝绶。组:丝带。节束:札束。

㉑"昔舜"二句:许慎注:舜南巡狩,死苍梧,葬冷道九疑山,不烦于市有所废。按,苍梧,在今湖南宁远。肆:店铺。

㉒"禹葬"二句:许慎注:禹会群臣于会稽,葬山阴之阳,不烦农人之田亩。按,会稽(kuài jī),山名,在今浙江中部绍兴一带。按,"昔舜"至"适者也",化自《吕览·安死》。

㉓悖(bèi):背离。

㉔节:《道藏》本、《文子·上仁》作"饰"。

㉕优:烦扰。《文子·上仁》作"扰"。

㉖招行:杨树达《淮南子证闻》:"招"当读为"翘",举止。招行,谓以孝行哗世。

【译文】

礼节是对朴实的文饰,仁惠是对恩德的效验。因此礼节应按照人的感情的不同而替它节制文饰,而仁惠之心显露表现在容色上。礼节不超过朴实,仁惠不超过恩德,这是治理社会的道理。儒家倡导的三年之丧,这是强迫人干做不到的事情,而用虚伪来辅饰他们的情感。夏后氏提倡的三月的丧礼,这是断绝人的哀思而强迫切断人的情感。儒家、墨家不去探究人的情感的来龙去脉,而务求推行与人情相违离的制度,实行五缞的服丧规定,在感情上长期怀抱着悲哀,把称颂埋葬看作比生养更重要。不强迫人们干不能做到的事,也不去阻绝人们所不能够停止的事。法度不在适宜的地方有所失去,这样诽谤赞誉便无法产生了。古时候不是不知道增加进退回旋的礼节,脚步踏着《采齐》、《肆夏》的音乐节奏而行容仪,只是认为这样历时久远烦扰百姓而没有什么用处,因此制订礼仪只是用来佐助真情表达心意罢了。古时候不是不能够陈设钟鼓、大摆管箫之乐、举起干戚、挥动彩羽旌旗来舞蹈演唱,只是认为这

样耗费资财、扰乱政治，制定音乐能够用来合欢大众表达心意就够了，欢乐之情不过分表现在音乐上。古时候不是不能够竭尽国力民力，使府库空虚耗尽资财，口含宝珠身披玉衣，青丝绶带捆束，来追念送葬死人，只是认为这样使百姓穷困断绝生业而对枯骨腐肉没有什么用处，因此埋葬只能够用来收敛盖藏尸体就够了。从前舜死葬在苍梧山，市面店铺不改变营业时间；禹东巡死去葬于会稽之山，农人不耽误种田的时机；他们对死生的区别是很明确的，对奢侈节俭的适度是很通晓的。

混乱的国家就不是这样，言论和行动相互背离，内心感情和外部容貌表现相反，用繁琐的礼节来粉饰，用过度的淫乐来协调，用崇尚死亡来危害生存，用长久服丧博取孝行以哗世。因此社会风俗一天比一天混乱，而非议在朝廷中产生，所以圣人废弃而不使用它。

义者循理而行宜也①，礼者体情制文者也②。义者，宜也；礼者，体也。昔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③；鲁治礼而削，知礼而不知体也④。有虞氏之祀⑤，其社用土⑥，祀中霤⑦，葬成亩⑧；其乐《咸池》、《承云》、《九韶》⑨；其服尚黄。夏后氏其社用松⑩，祀户，葬墙置翣⑪；其乐《夏籥》九成⑫，《六佾》、《六列》、《六英》⑬；其服尚青。殷人之礼，其社用石，祀门，葬树松；其乐《大濩》、《晨露》⑭；其服尚白。周人之礼，其社用栗⑮，祀灶，葬树柏；其乐《大武》、《三象》、《棘下》⑯；其服尚赤。礼乐相诡，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亲疏之恩、上下之伦。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传代之俗，譬由胶柱而调琴也⑰。

【注释】

①义：《释名·释言语》：义者，宜也。循理：按照道理。

②体情：体察情理。制文：节制文饰。

③“昔有扈(hù)氏”二句：许慎注：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

④体：事体，主体。

⑤祀：于鬯《校淮南子》：“祀”盖“礼”字形近而误。

⑥社：即土地神。

⑦中霤(liù)：室中央。古代五祀之一，也叫宅神。

⑧葬成亩：许慎注：田亩而葬。

⑨《咸池》：黄帝乐名。一说尧乐。一说黄帝、颛顼乐。《承云》：黄帝乐，或云颛顼乐。《九韶》：舜乐。

⑩夏后氏：古部落名，禹为其领袖，并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

⑪墙：古代柩车四周的帷幔。翣(shà)：许慎注：棺衣饰也。按，棺饰，形似扇，在路以障车，入椁以障柩。

⑫《夏籥》：又叫大夏。相传是歌颂大禹治水功绩的乐舞。乐曲共九段。九成：九变，即九段。《吕览·古乐》：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

⑬《六佾》：古代乐舞行列，一行八人叫一佾，六佾为四十八人。《六列》：三十六人排列的一种乐舞。《六英》：颛顼之乐，禹用之。

⑭《大濩》：刘绩《补注》本作“大濩”。商代著名乐舞。《晨露》：汤时乐舞，伊尹所作。

⑮栗：北宋本原作“粟”。《道藏》本作“栗”。据正。

⑯《大武》：西周建国初年乐舞，歌颂武王伐纣。《三象》：周初乐舞。《棘下》：周代之乐。

⑰琴：刘绩《补注》本作“瑟”。胶柱调瑟，鼓瑟时转动弦柱，以调节音调之高低。如胶其柱，则无法调节音的高下。比喻拘泥而不知变通。

【译文】

义是按照道理而实行合宜的事情，礼是体察情理节制文饰。义，就

是合宜的意思；礼，就是得体的意思。从前有扈氏为了道义而灭亡，他知道义而不知道合时宜；鲁国修治礼义而土地被削弱，只懂得礼节而不知道得体。有虞氏的礼节，祭祀土神，采用封土的办法，祭祀的地方在室中央，埋葬在田亩之中；他的音乐用《咸池》、《承云》、《九韶》；他的服饰崇尚黄色。夏后氏的礼节，祭祀土神采用种植松树的办法，祭祀的地方在户内，安葬在墙角放置棺衣；他的音乐用《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他的服饰崇尚青色。殷朝人的礼节，祭祀土神用石头，祭祀的地方在门内，安葬时种植松树；他的音乐用《大濩》、《晨露》；他的服饰崇尚白色。周朝人的礼节，祭祀土神用栗树，祭祀的地方在灶间，安葬时种植柏树；他的音乐用《大武》、《三象》、《棘下》；他的服饰崇尚红色。历代的礼节音乐相背离，服饰制度相反，虽然如此但是仍不失去亲疏之间的恩惠、君臣之间的道德关系。现在仅仅掌握了一代国君的制度，而指责历代相传的习俗，就像胶住弦柱而调节音调高低一样。

故明主制礼义而为衣，分节行而为带，衣足覆形[①]。从《典》、《坟》[②]，虚循挠[③]；便身体，适行步。不务于奇丽之容，隅眥之削[④]；带足以结纽收衽[⑤]，束牢连固，不亟于为文句疏短之鞻[⑥]。故制礼义，行至德，而不拘于儒、墨。

【注释】

①衣足覆形：刘绩《补注》本“足”下有“以”字。

②《典》、《坟》：即《三坟》、《五典》。伏牺、神农、黄帝之书为《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之书为《五典》。《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③循挠：马宗霍《淮南旧注参正》：“循挠”者，遵而行之之意。“虚”之为言“间”也。盖《典》、《坟》为先王之法籍，但可间取，不可尽

从，故又曰"虚循挠"耳。

④隅眥（yú zì）之削：指削杀衣领以为斜形，下属于襟，像斜眼角一样。隅眥，犹隅差。眥，北宋本原作"眥"。《道藏》本作"眥"。据正。

⑤纽：北宋本原作"细"。《道藏》本作"纽"。据正。衽（rèn）：衣襟。

⑥文句：圆文。疏短：方文。孙诒让《札迻》："短"疑当为"矩"。鞵（xié）：何宁《淮南子集释》："鞵"字疑"鞼（guì）"字形误。按，鞼，指有文采的皮革。

【译文】

因此英明的国君制订礼义若制作衣饰，分别操守节行如制作带子，衣饰足以能够覆盖形体。遵从《三坟》、《五典》的规定，只可间取不可全行；只求方便身体，适宜自己的行止。不务求奇异秀丽的容饰，不要求削杀衣领以图美观；衣带能够用来连接纽扣收敛衣襟，约束牢固，不急于在皮革上绣制圆形方形的花纹。因此制订礼义法规，推行最高的道德，而不拘泥于儒家、墨家的规定。

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所谓聪者，非谓闻彼也，自闻而已；所谓达者，非谓知彼也，自知而已[①]。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德则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视则明，以听则聪，以言则公，以行则从。故圣人财制物也[②]，犹工匠之斫削凿芮也[③]，宰庖之切割分别也，曲得其宜而不折伤[④]。拙工则不然，大则塞而不入，小则窕而不周[⑤]，动于心，枝于手而愈丑[⑥]。夫圣人之斫削物也，剖之判之[⑦]，离之散之，已淫已失[⑧]，复揆以一[⑨]。既出其根，复归其门，已雕已琢，遂反于朴[⑩]。合而为道德，离而为仪表；其转入玄冥[⑪]，其散应无形。礼义节行，又何以穷至治之本哉？

世之明事者，多离道德之本，曰“礼义足以治天下”，此未可与言术也[12]。所谓礼义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风俗，一世之迹也。譬若刍狗土龙之始成[13]，文以青黄，绢以绮绣[14]，缠以朱丝；尸祝袀袨[15]，大夫端冕[16]，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后，则壤土草蔺而已[17]，夫有孰贵之？

【注释】

①“所谓明者”至“自知而已”：化自《庄子·骈拇》。

②财：通“裁”，制。

③芮（ruì）：纳入。刘绩《补注》本作“枘（ruì）”，指榫（sǔn）眼、榫头。

④曲：曲折周到。

⑤窕：宽。

⑥枝：分散。

⑦剖：剖开。判：分析、辨别。

⑧淫、失：过度、放任。失，通“泆”。

⑨揆（kuí）：管理规划。

⑩遂：王念孙《读书杂志》：“遂”当作“还”，字之误也。《原道篇》及《说苑·谈丛篇》并云：“已雕已琢，还反于朴。”是其明证也。

⑪玄冥：暗昧。《庄子·秋水》作“始于玄冥”。冥，北宋本原作“冝”。《道藏》本作“冥”。据正。

⑫术：治世的道理。

⑬刍（chú）狗：结草为狗，供祭祀之用。土龙：土制的龙，用来求雨。

⑭绢：通“罥（juàn）”，缠束。北宋本原作“绡”。《道藏》本作“绢”。据正。

⑮尸：古代祭祀时代表死者受祭的人。祝：祭祀时祝祷的人。袀袨（jūn xuàn）：纯黑色的祭服。

⑯端冕：贵族所戴的礼帽。

⑰蒯(jiè)：即"芥"字，小草。按，"譬若"至"以送迎之"，化自《庄子·天运》。

【译文】

所说的视觉灵敏，不是说他的眼睛能看到别人的东西，而是说能见到自己罢了；所说的听觉灵敏，不是说能听到别人的什么东西，而是说能听到自己罢了；所说的心智通达，不是说能知道别人的东西，而是说能知道自己罢了。因此说人自身是道所寄托的地方，自身能够得到那么道也就能够得到。道能够得到，那么用来观察事物就能明察，用来听声音就能听得清，用来说话就能公正，用来行事就能有人听从。所以圣人裁制万物，就像工匠砍削榫眼榫头，厨师宰割分解牲畜一样，曲折周到方便适宜而不会折伤工具和手臂。笨拙的工匠就不是这样，大的榫头阻塞而无法进入，小的榫头就填不满而无法周圆，拙工在心里所想的，而作用到手上则更加丑陋不堪。圣人砍削万物，剖析它们，拆散它们，已经过度放任，又能够主宰统一。已经从根本离开，又能够回到大道之门，已经加以雕琢刻画，又能够返回质朴之中。聚合起来而能成为道德，分离开来而可以作为法规；它的旋转好像进入昏暗，它的离散可以应对无形。礼义节行，又怎么能够穷究大治的根本呢？

社会上的所谓明白事理的人，大多背离道德根本，说"礼义足以能够用来治理天下"，这些人不能够和他谈论治世的方法。所说的礼义，就是五帝三王的法令风俗，这是一个朝代留下来的陈迹。比如就像刍狗土龙开始做成的时候，用青黄色彩来文饰，绕着华美的丝织物，缠着红色的细丝；尸祝穿着纯黑色的祭服，大夫端正地戴着礼帽，来迎接送走它们。等到已经用过之后，那么就是土块和草芥罢了，又有谁尊贵它呢？

故当舜之时，有苗不服①，于是舜脩政偃兵②，执干戚而

舞之。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武王伐纣，载尸而行[3]，海内未定，故不为三年之丧[4]。禹遭鸿水之患，陂塘之事[5]，故朝死而暮葬。此皆圣人之所以应时耦变[6]，见形而施宜者也[7]。今之脩干戚而笑钁插[8]，知三年，而非一日，是从牛非马、以徵笑羽也，以此应化，无以异于弹一弦而会《棘下》[9]。

夫以一世之变，欲以耦化应时，譬犹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仪不可以百发[10]，一衣不可以出岁；仪必应乎高下，衣必适乎寒暑。是故世异即事变，时移即俗易。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尚古之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11]，七十余圣，法度不同，非务相反也，时世异也。是故不法其以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12]。夫能与化推移为人者[13]，至贵在焉尔[14]。故狐梁之歌可随也[15]，其所以歌者，不可为也；圣人之法可观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辩士言可听也[16]，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剑[17]，不可爱也，而欧冶之巧[18]，可贵也。今夫王乔、赤诵子[19]，吹呕呼吸，吐故内新[20]，遗形去智，抱素反真[21]，以游玄眇[22]，上通云天。今欲学其道，不得其养气处神[23]，而放其一吐一吸[24]，时诎时伸[25]，其不能乘云升假亦明矣[26]。

五帝三王，轻天下，细万物，齐死生，同变化，抱大圣之心[27]，以镇万物之情[28]，上与神明为友[29]，下与造化为人[30]。今欲学其道，不得其清明玄圣，而守其法籍宪令，不能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剑，不若得欧冶之巧；得百走马[31]，不若得伯乐之数[32]。

【注释】

①有苗:即三苗。事见《吕览·尚德》。

②偃:停止,停息。

③"武王伐纣"二句:许慎注:武王伐纣,伯夷曰:父死未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载尸"句,指周文王死,未及葬,载文王之木主而行。

④"故不为"句:许慎注:三年之丧,始于武王。按,王念孙《读书杂志》:当作"故为三年之丧",衍"不"字。张双棣《淮南子校释》:贾公彦《仪礼·丧服》疏:"唐虞之日,淳朴渐亏,虽行心丧,更以三年为限。"若此则"三年之丧"不始于武王也。

⑤陂(bēi)塘:池塘,即蓄水库。陂,是古代江淮流域常见的水利工程。

⑥耦(ǒu)变:应对变化。耦,合,适应。

⑦形:形势。

⑧镬(jué):大锄。插:《战国策·齐六》鲍彪注:插,锸同。刺土器。按,即铁锹。

⑨会:配合。许慎注:一弦会之,不可成也。

⑩仪:即弩(nǔ)把头。

⑪禅(shàn):祭地叫禅。梁父(fǔ):山名,在今山东泰安东南。

⑫化:指自然和社会的变化。

⑬为人:王念孙《读书杂志》:"夫能与化推移者",乃复举上文之词,"推移"下不当有"为人"二字。

⑭至贵:最可贵的东西。

⑮狐梁之歌:古歌名。狐梁,也作"瓠梁",古代善歌之人。

⑯辩士言:刘家立《淮南内篇集证》本"士"下有"之"字。

⑰淳均之剑:古利剑名。《览冥训》作"淳钩之剑"。

⑱欧冶:春秋时人,善铸剑。相传为越王铸五剑,又为楚王铸三剑。

⑲王乔:许慎注:王乔,蜀武阳人也,为伯人令,得道而仙也。按,即王子乔。亦见于《楚辞·远游》、《列仙传》等。赤诵子:许慎注:上谷人也,病疠入山,导引轻举。按,见于《史记·留侯世家》、《楚辞·远游》、《列仙传》、《韩诗外传》卷五等。

⑳"吹呕(xū)"二句:见于《庄子·刻意》。呕,吹。

㉑抱素:守其本真,不为外物所惑。反真:反本归真。

㉒玄眇:幽深微妙。

㉓养气:保养元气。处神:止留精气。

㉔放:通"仿",效法。

㉕诎:通"屈",弯曲。

㉖升假(xiá):升天。假,通"遐",远。

㉗大圣:至圣,品德高尚的人。

㉘镇:《道藏》本作"镜"。《文子·道德》亦作"镜",遍照义。

㉙神明:指神灵。

㉚造化:指大自然化育的人类。为人:相互依存。人,偶。

㉛走马:指千里马。

㉜数:指相马之术。按,"故曰"至"伯乐之数",化自《吕览·赞能》。

【译文】

因此在舜当政的时候,有苗不服从,在这个时候舜修治德政停息战争,手执干戚而舞蹈。夏禹的时候,天下发大水,禹命令百姓聚集土石堆积柴草,选择丘陵高地而居住。周武王讨伐商纣王,运载着周文王的木主行军,天下没有平定,所以才有三年之丧的规定。禹遭受到洪水的祸患,蓄水池塘泛滥成灾,因此早晨死去而晚上就埋葬。这些都是圣人用来应付时事的变化,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的适宜的对策。现在用舜修饰干戚之舞来取笑禹挥舞锄头铁锹,知道三年之丧,而非难一日之丧,这是随从牛而非议马、用徵音来取笑羽音,用这种办法来应对变化,同弹一根弦而来配合《棘下》之乐没有什么不同。

用一个时代变化了的礼制，要想用来适应每个时代的变化，就像冬天身穿葛衣而夏天穿皮裘。一个弩把头不能够用来射百发箭，一件衣服不能够穿过一年；弩把头必须同高下相适应，衣服必须适应四季寒暑的变化。因此世道不同那么行事就要发生变化，时代改变了那么习俗就要加以改变。因此圣人研究世道不同而设立法规，随着时代不同而行事。上古时代的君王，在泰山上筑坛祭天，在梁父山祭地，有七十多个圣明的君王，法度不同，不是务求相反，是因为时代社会不同了。所以不能效法他们已经成文的法规，而效法先贤所用来制定法律的方法。所用来制定法律的方法，就是要和万物变化共同转移。能够和万物变化一起转移，最可贵的东西就存在其中了。因此说狐梁之歌是可以随着歌唱的，但他作歌的玄妙，是不能够学到的；圣人的法律是可以看到的，他制定法律的原因，是不能够探究清楚的；雄辩之士的话是可以听从的，他这样说的原因，是不能够表达出来的；淳均这样的利剑，是不值得珍爱的，而欧冶子的技巧，是值得珍视的。现在王乔、赤诵子，出气吸气，吐出体内废气吸进新的元气，抛弃形体去掉智巧，守其本真返回本性，而游于幽深微妙之境，向上可以通达云天。现在要学习他的道术，没有得到他颐养元气安息精神的真谛，而只是模仿他的一吐一吸，时曲时伸的招式，这样的人不能够乘云升天也是很明白的。

五帝三王，看轻天子的权势，把万物看得很微小，齐一生死，等同变化，怀抱着高尚的理想，有用来遍照万物的情意，在上面可以和神明做朋友，在下面可以和大自然化育的人类在一起。现在要想学习他们的治世之道，得不到他们清虚神明的高尚道德，而只持守他们的法规条文，不能够治理天下也是很明确的。所以说得到十把利剑，不如得到欧冶子的巧技；得到一百匹千里马，不如得到一个伯乐的技艺。

朴至大者无形状①，道至眇者无度量②。故天之员也不中规，地之方也不中矩③。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

宇[4]，道在其间，而莫知其所。故其见不远者，不可与语大；其智不闳者[5]，不可与论至[6]。

昔者冯夷得道[7]，以潜大川；钳且得道，以处昆仑[8]。扁鹊以治病[9]，造父以御马，羿以之射，倕以之斫[10]，所为者各异，而所道者一也[11]。夫禀道以通物者[12]，无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钧也[13]。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为酸，或以为甘[14]，煎熬燎炙，齐味万方[15]，其本一牛之体。伐楩、枏、豫樟而剖梨之[16]，或为棺椁，或为柱梁，披断拨檖[17]，所用万方，然一木之朴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18]，其合道一体也[19]。譬若丝竹金石之会乐同也[20]，其曲家异，而不失于体。伯乐、韩风、秦牙、管青，所相各异，其知马一也[21]。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钧也。故汤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礼；桀、纣之所以亡，而汤、武之所以为治。

故剞劂销锯陈[22]，非良工不能以制木；炉橐埵坊设[23]，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24]，而刀以剃毛[25]；庖丁用刀十九年[26]，而刀如新剖硎[27]。何则？游乎众虚之间。若夫规矩钩绳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28]。故瑟无弦，虽师文不能以成曲[29]，徒弦则不能悲[30]。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悲也。若夫工匠之为连钒运开[31]，阴闭眩错[32]，入于冥冥之眇[33]，神调之极，游乎心手众虚之间[34]，而莫与物为际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师之放意相物[35]，写神愈舞[36]，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为平者准也，为直者绳也。若夫不在于绳准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术也[37]。

故叩宫而宫应，弹角而角动，此同音之相应者也。其于

五音无所比[38]，而二十五弦皆应，此不传之道也。故萧条者[39]，形之君[40]；而寂漠者，音之主也。

【注释】

①朴：指原始自然的质朴状态。也指道。《老子》三十七章：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②至眇：极其微妙。

③“故天”二句：此与“天圆地方”说及邹衍“大九州”说不同，这是“盖天说”的内容。

④“往古”二句：《尸子》卷下：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按，宙，指时间的无限。宇，指空间的无穷。

⑤闳（hóng）：宏大，宽广。

⑥论至：指讨论最精深的道。

⑦冯夷得道：许慎注：冯夷，河伯也。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

⑧“钳且”二句：许慎注：钳且得仙道，升居昆仑山。按，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淮南子》作“钦负”。

⑨扁鹊：许慎注：庐人，姓秦名越人，赵简子时人也。按，庐，在今山东长清南。

⑩倕（chuí）：许慎注：尧巧工也。按，一说黄帝时巧工。

⑪所道者：即得到道的规律。按，“昔者”至“一也”，化自《庄子·大宗师》。

⑫禀：执掌。

⑬钧：通“均”，平均。

⑭“或以为”二句：王念孙《读书杂志》：两“为”字皆后人所加。《北堂书钞·酒食部》四、《太平御览·资产部》八、《饮食部》二十一引此，皆无两“为”字。

⑮齐味万方：王念孙《读书杂志》："齐"读若"剂"。"齐味"当作"齐咊"，字之误也。"咊"即今"和"字也。《本经篇》："调齐和之适。"

⑯楩(pián)：南方大木名。枏(nán)：即楠木。豫樟：即樟木。梨：通"劙(lí)"，剖分。

⑰披：分开、分解。拨：分开。檖(suì)：许慎注：遂，顺。按，王念孙《读书杂志》："檖"字本作"遂"，故训为"顺也"。

⑱指奏：旨趣。

⑲一体：于鬯《校淮南子》：姚广文云："一体"倒。上下文可例。

⑳会：配合。《急就篇》第三章颜师古注：会，谓金、石、丝、竹、匏、土、革、木总合之也。《说文》：合也。

㉑"伯乐"三句：许慎注：四子，皆古善相马者。按，《吕览·观表》：古之善相马者，寒风是相口齿，管青相膹肳(fèn wěn)，秦牙相前。

㉒剞劂(jī jué)：雕刻用的曲刀。销：通"削"。

㉓橐(tuó)：冶铁用的风箱。埵(duǒ)：冶炉用的吹风铁管。坊：铸造器物的土模。

㉔屠牛吐：古代齐国的著名屠户。《韩诗外传》卷九作"屠牛吐"。《管子·制分》、《汉书·贾谊传》有"屠牛坦"。吐、坦上古音声纽相同，韵部鱼、元对转。音近，可通假。

㉕"而刀"句：王念孙《读书杂志》："刀"下当有"可"字。《白帖》十三、《太平御览·兵部》七十七、《资产部》八引此，皆有"可"字。

㉖庖丁：许慎注：齐屠伯也。

㉗新：始。剖：开。硎(xíng)：磨刀石。按，此记载出于《庄子·养生主》、《吕览·精通》等。

㉘所以巧也：王念孙《读书杂志》："巧也"上当有"为"字。《太平御览·工部》九引此，正作"非所以为巧"，《文子·自然》同。

㉙师文：乐师。

㉚徒：独。

㉛连钒(jī):连发之机。也称连弩。钒,以金为之。亦作“机”。运开:指机关相通。

㉜阴闭:许慎注:独闭也。按,似指自动关闭。眩错:许慎注:因而相错。按,疑指两眼昏花而错乱。

㉝冥冥:高远,深远。

㉞众虚:王念孙《读书杂志》:“众虚”二字,因上文“游乎众虚之间”而误衍也。《文子》无“众虚”二字。

㉟放意:放纵意志。相物:模仿万物。

㊱写神:描绘精神。愈舞:晓解舞形。愈,通“谕”,通晓。

㊲共:同。

㊳比:并列。按,“故叩宫”至“形之君”,以上化自《庄子·徐无鬼》。

㊴萧条:深静,寂寥。

㊵形之君:形体的主宰。

【译文】

自然中最大的朴是没有形状的,最微小的道是无法度量的。因此上天的圆形是不能够用规来测量的,大地的方形也是不能够用矩来测定的。往古来今叫作宙,四方上下叫作宇,道处在它的中间,而没有人知道它的处所。因此那些见识不远大的人,不能够和他谈论大道;智慧不宏大的人,不能和他议论最高的道。

从前冯夷得了道术,而潜入大川之中;钳且得到道要,而处于昆仑之中。扁鹊得到道要以用来治病,造父可以用来驾驭车马,后羿用来射箭,倕用来雕琢,所使用的地方各有不同,而得到道的规律则是一致的。执掌道的规律而通达万物,便没有什么能够相互非难的地方,比如说用同一个水塘来灌田,它承受的水是均匀的。现在屠杀牛而烧牛肉,有的把它做成酸的,有的把它做成甜的,加以煎熬烧烤,调剂配合成各种口味,但它的根本只是牛的身体。砍伐楩木、楠木、豫樟而把它们割裂开来,有的做成棺材,有的做成柱梁,砍断分割剖细,所用的地方各种各

样，然而都是出自一个木头的本体。因此诸子百家的言论，旨意是相反的，但是它们符合道是一致的。比如弦乐管乐金钟石磬的合乐是相同的，它们的曲谱各自是不同的，但是都没有不合体制的。伯乐、韩风、秦牙、管青，各自的相马技术是不同的，但是他们熟悉马的特性是一致的。所以三皇五帝的法令条文是不同的，但是他们得到民心是一致的。所以商汤消灭夏桀而使用它的法律，周武王战胜商纣而实行它的礼节；但是夏桀、商纣使用它而导致灭亡，商汤、周武王使用它却能得到治理。

因此把刻刀削刀锯子摆在那里，不是高明的工匠不能够用它来制成木器；把火炉风箱模具安装齐备，不是巧妙的冶工不能铸成铁器。屠牛吐一个早上可以宰杀九条牛，而刀还可以用来截断毛发；庖丁的一把刀使用了十九年，而刀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制的一样。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能游刃在众多的空隙之间。至于像规矩钩绳，这是非常巧妙的工具，但不是造成巧妙的原因。因此瑟要是没有弦，即使是古代乐师师文也不能用它弹成曲子，只是一根弦也不能表达出悲哀的感情。因此说瑟弦是表达悲哀感情的工具，而不是造成悲哀感情的原因。至于像工匠们制造弓弩机关可以连发，并可以自动关闭使人眼花缭乱，已经进入到高深微妙的境地，心智的运用已经达到了极点，而匠人的活动只在心、手之间，而不用器物来直接进行交合，这种奇技，父亲不能直接传给自己的儿子；瞎眼乐师尽情地模仿外物的声音，描绘神态晓解舞形，而在自己的琴弦上表现出来，这种奇技，兄长也不能使弟弟知道。现在作为平正的工具是水准，厘定正直的工具是绳墨。至于像不在水准绳墨之中，而可以成为平直的，这就是不与平常相同的道术。

因此叩击宫音而宫发声，弹奏角音而角发声，这是同音相应的例子。至于道术，它的应和对于五音来说没有办法同它并列，而二十五弦都能响应，这是不能够用口耳相传的道理。所以沉静是形体的主宰，而静漠是声音的主宰。

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谓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观之，事有合于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于心者[1]，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于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2]，去忤于心者也。忤于我，未必不合于人也；合于我，未必不非于俗也。至是之是无非，至非之非无是[3]，此真是非也。若夫是于此而非于彼，非于此而是于彼者，此之谓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4]；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择是而居之，择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谓是非者[5]，不知孰是孰非？

【注释】

①忤(wǔ)：违反，抵触。

②批：排除。施：通"迤(yǐ)"，斜行。

③至非之非：北宋本原作"之非至非"。刘绩《补注》本"之"、"至"倒。据正。

④隅(yú)曲：角落，局部。此文可与《庄子·齐物论》、《秋水》、《至乐》、《天下》、《寓言》相参。

⑤不知：王念孙《读书杂志》：《群书治要》引此，无"不知"二字。

【译文】

天下的是非没有办法确定，世上的人各自认为他们的是才是正确的，而认为别人的非是不正确的。他们所说的是和非各不相同，都是自以为是而以别人为非。从这里可以看出，事情有合乎自己心意的，而不一定是正确的；有背离自己心意的，但不一定有错误。因此寻求是的人，不是寻求正确的道理，是寻求符合自己心意的东西；抛弃非的人，不是排除不正之术，而是抛弃背离自己心愿的东西。同自己相背离的，不一定不合乎别人的要求；符合我的心意，不一定不被世俗所非议。最高

的是没有不正确的东西存在的；最高的非没有正确的东西存在的，这才是真正的是非观。至于认为这里是正确的而认为那里是不正确的，认为这里是不正确的而认为那里是正确的，这叫做一是一非。这里的一种是非观，只能适用于一个角落；而那里的一种是非观，可以适用于整个宇宙。现在我要选择正确的而处在其中，选择不正确的并抛弃它，不知道世上人所说的是与非，哪个正确、哪个不正确呢？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①]。"为宽裕者曰[②]："勿数桡[③]！"为刻削者曰："致其咸酸而已矣。"

晋平公出言而不当，师旷举琴而撞之，跌衽宫壁[④]。左右欲涂之，平公曰："舍之！以此为寡人失。"孔子闻之曰："平公非不痛其体也，欲来谏者也。"韩子闻之曰[⑤]："群臣失礼而弗诛，是纵过也。有以也夫[⑥]，平公之不霸也。"

故宾有见人于密子者[⑦]，宾出，密子曰："子之宾独有三过：望我而笑，是攓也[⑧]；谈语而不称师，是返也[⑨]；交浅而言深，是乱也。"宾曰："望君而笑，是公也[⑩]；谈语而不称师，是通也；交浅而言深，是忠也。"故宾之容一体也[⑪]，或以为君子，或以为小人，所自视之异也。故趣舍合[⑫]，即言忠而益亲；身疏，即谋当而见疑。亲母为其子治扢秃[⑬]，而血流至耳，见者以为其爱之至也；使在于继母，则过者以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从观者异也。从城上视牛如羊，视羊如豕，所居高也[⑭]。窥面于盆水则员，于杯则随，面形不变其故，有所员有所随者，所自窥之异也[⑮]。

今吾虽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窥我者乎[⑯]？若转化而与世竞走[⑰]，譬犹逃雨也，无之而不濡[⑱]。常欲在于

虚，则有不能为虚矣。若夫不为虚而自虚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于道者如车轴，不运于己，而与毂至千里，转无穷之原也；不通于道者若迷惑，告以东西南北，所居聆聆[19]；壹曲而辟[20]，然忽不得[21]，复迷惑也。故终身隶于人，辟若伣之见风也[22]，无须臾之间定矣。故圣人体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则几于免矣[23]。

【注释】

①"治大国"句：见于《老子》六十章。河上公《老子章句》注：鲜，鱼也。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治国烦则下乱，治身烦则精散。

②宽裕：宽容。

③桡：《道藏》本作"挠"，挠动。

④"晋平公"三句：事载《韩非子·难一》：晋平公与群臣饮，饮酣，乃喟然叹曰："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于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坏于壁。按，晋平公，春秋晋君，名彪，在位26年。跌，越过。衽(rèn)，衣襟或袖口。

⑤韩子：即韩非子(前280？—前233)。战国韩国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杀之。《汉书·艺文志》"法家"有《韩子》五十五篇。

⑥有以：有原因。以，因。

⑦"故宾有"句：刘家立《淮南内篇集证》：《群书治要》引此"宾"作"客"。下文"宾曰"，亦当作"客曰"。密子，即孔子弟子密子贱。比孔子小三十岁(一说四十五岁)。曾为单父宰。《说文》段玉裁注：密，为借字。宓(fú)为正字。

⑧攓(qiān)：简慢 。

⑨返：向宗鲁《淮南校文》云：此当从《御览》引作"叛"字为长。

⑩公:杨树达《淮南子证闻》:“公”盖假为“颂”。“颂”犹今言有礼貌。

⑪宾之容一体也:刘家立《淮南内篇集证》:当作“宾之容体一也”。按,“故宾”条化自《战国策·赵四》。

⑫趣舍:取弃。

⑬扢秃:秃疮。扢,通“顷(kū)”,秃。

⑭“从城上”三句:化自《吕览·壅塞》。

⑮“窥面”五句:洪震寰《淮南子中的物理知识》:这条材料表明,西汉时期人们已经知道了金属杯一类的反射面,也可以用来照出影象,不过有较大的象差。这里指出一般器物上的球形反射面,也具有专制球面镜的光学效果。随,通“椭(tuǒ)”。

⑯庸遽(jù):怎么,何以。遽,何。

⑰转化:转变。

⑱濡(rú):沾湿。

⑲聆聆(líng):通晓的样子。

⑳辟:通“僻(pì)”,邪僻。

㉑然忽:王念孙《读书杂志》:当作“忽然不得”。

㉒俔(qiàn):古代测量风力、风向的装置。许慎注:候风雨也,世所谓五两者也。按,通“綄(huán)”。《广韵》桓韵:綄,船上候风羽,楚谓之五两。

㉓“不化”二句:许慎注:无为以待有为,近于免世难也。几,差不多。

【译文】

《老子》中说:“治理大国就像烹小鱼一样。”作为宽容的人说:“不要多次挠动!”作为苛刻的人说:“多次挠动,达到盐醋合味才能停下来。”

晋平公说话不适当,师旷举琴砸向平公,琴越过平公衣袖砸到墙壁上。左右的人要把墙壁砸坏的地方补上,平公说:“留下它!用它来记

载我的过失。”孔子听到这件事说:“平公不是不痛惜自己的身体,想要以此使天下直谏之士归附。”韩非子听到后说:“大臣丧失礼节而不杀他,这是放纵过失。平公不能称霸,是有原因的了。”

故客带人谒见宓子贱,宾客走出后,宓子说:“你的宾客有三个过失:望着我发笑,这是简慢的表现;谈话却不称赞老师,这是背反师道;交接浅而谈的深,这是扰乱政事。”故客说:“望着您而发笑,这是恭敬的表现;谈话之中不称颂老师,这是变通的做法;交接浅而谈的深,这是忠诚的行为。”故人宾客的容貌是一样的,有的人认为是君子,有的人认为是小人,各人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因此取舍相合的人,就会因忠直之言而更加亲近;与自己疏远的人,就是谋划得当也要被怀疑。亲生母亲为儿子治疗秃疮,鲜血流到耳朵边,看到的人认为她的爱心是那样的深;假使这样做的是后母,那么经过的人就认为是出于嫉恨的原因。事情的状况是一样的,各人所观察的立场是不同的。从城楼上看牛像只羊,看羊像头猪,是因为站在高处的原因。从盆水中看面容则是圆形的,从杯水中看则是椭圆形的,人的面部形貌没有发生变化,而看起来有时是圆形、有时是椭圆形,这是自己所看的用具的不同而形成的。

现在我即使想使自己身形端正来对待外物,又怎么知道世上的人是怎样看待我的呢?如果转变和世俗之人一起争逐奔跑,这样就像躲避大雨一样,没有什么地方不被沾湿的。不变的欲望就在于无情无欲,那么就不会有嗜欲的情况发生了。如果不杜绝情欲之事而自我就无法达到无情欲的境界,这样我所慕求的就不能达到了。因此通达道的人就像车轴一样,不向自己方向运行,而却和车毂一起到达千里之外,转行在无穷无尽的原野之上;不通达道的人就像受了迷惑一样,告诉他东西南北,所居处的方位就明白了;一个转弯而走上偏僻小路,忽然又不能通晓,陷于糊涂的境地。因此终身隶属于他人,比如就像伣见到风一样,没有一刻的时间是平静的。因此圣人依据道而返回到本性上去,用不变化的道去对待万物的变化,那么就差不多可以免除世难了。

治世之体易守也[1]，其事易为也，其礼易行也，其责易偿矣[2]。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是以士无遗行，农无废功，工无苦事[3]，商无折货，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兴土功也[4]，修胫者使之跖钁[5]，强脊者使之负土[6]，眇者使之准[7]，伛者使之涂[8]，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而悖[9]，失处而贱，得势而贵。圣人总而用之，其数一也[10]。

【注释】

①体：王念孙《读书杂志》：《群书治要》引此"体"作"职"。《文子·下德》亦作"职"。

②责：通"债"。

③苦(gǔ)：粗劣。

④伊尹：商初重臣，名伊。尹是官名。为奴隶出身。土功：土木建筑工程。

⑤"修胫者"句：许慎注：长胫以蹋插者，使而入深。按，跖(zhí)，踏，踩。钁(jué)：王念孙《读书杂志》：《太平御览·地部》二、《器物部》九引此，"钁"并作"铧"。铧即臿(chā)。按，"臿"即铁锹。

⑥"强脊者"句：许慎注：脊强者任负重。

⑦"眇(miǎo)者"句：许慎注：目不正，因令睎。按，眇，斜眼，或只有一只眼睛。

⑧"伛(yǔ)者"句：许慎注：伛人涂地，因其俯也。按，伛，驼背。

⑨易事而悖：《文子·下德》作"易事而不悖"。

⑩数(shù)：道术。

【译文】

天下得到治理官吏职位是容易持守的，他们的事情是容易办成的，他们的礼节是容易实行的，他们的债务是容易偿还的。因此人们不必兼任官职，官吏也不兼管它事，士农工商，在各乡各州都是区别开来的。因此农民与农民谈的是力农的事儿，士和士谈的是品行的问题，工匠和工匠谈的是技巧的问题，商贾和商贾谈的是计算问题。因此士没有失去检点的行为，农夫没有废止的工作，工匠没有粗劣的制品，商人没有亏损的货物，各自安守他们的性命，不能够互相干扰。因此伊尹在兴建土木工程的时候，腿劲大的人让他们挖土，脊骨强壮的人让他们背土，眼睛斜视的人让他们测量地平，驼背的人让他们涂抹粉刷，各人都有自己适宜的工作，而人的特性就能得到统一的运用了。北方胡人便于骑马奔驰，东南越人便利乘船，不同的形体、殊别的种类，改变他们从事的工作就会引起混乱，失去居处的优势长处就会变成短处，得到形势的便利短处就会成为长处。圣人总括起来而使用它们，他的道术就完整了。

夫先知远见，达视千里，人才之隆也[①]，而治世不以责于民；博闻强志[②]，口辩辞给[③]，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敖世轻物[④]，不污于俗，士之伉行也[⑤]，而治世不以为民化；神机阴闭[⑥]，剞劂无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为民业。故苌弘、师旷，先知祸福，言无遗策，而不可以众同职也；公孙龙折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不可以众同道也[⑦]；北人无择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渊，不可以为世仪[⑧]；鲁般、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⑨]，三日不集，而不可使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为国俗。夫契轻重不失铢两[⑩]，圣人弗用，而县之乎铨衡[⑪]；视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准[⑫]。何则？人才不可专用，而度量可世传也。

【注释】

①隆：指特别突出者。

②博闻强志：见闻广博，强于记忆。

③口辩辞给(jǐ)：能言善辩，口齿伶俐。给，《集韵》缉韵：敏言也。

④敖世：高傲自负，轻视世人。敖，通“傲”。

⑤伉(kàng)行：高行。

⑥神机：神妙的机关。阴闭：隐密闭藏。阴，密。

⑦“公孙龙”四句：许慎注：公孙龙，赵人，好分析诡异之言，以白、马不得合为一物，离而为二也。按，公孙龙，战国名家代表人物。《汉书·艺文志》“名家”有《公孙龙子》十四篇。今仅存《白马》、《坚白》、《名实》等六篇。认为“坚白石三”，是三个相分离的概念。折辩：雄辩使人折服。顾广圻《校淮南子》：“折”当作“析”。抗辞：高深的言辞。按，以上化自《庄子·秋水》。

⑧“北人无择”二句：许慎注：北人无择，古隐士也。非舜，非其德之衰也。按，事载《庄子·让王》、《吕览·离俗》。清泠(líng)之渊：渊名。在今河南召县南。泠，北宋本原作“汵”。《四库全书》本作“泠”。据正。

⑨“鲁般”句：其事见于《墨子·鲁问》、《列子·汤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鸢(yuān)，即老鹰。

⑩契：通“挈(qiè)”，提着。铢(zhū)：二十四铢为一两。

⑪铨(quán)：称。

⑫浣准：用来测远、测平的仪器。浣，通“管”。

【译文】

具有先知远见，通晓千里之外的事物，是人才中的佼佼者，而治理国家则不能用这种标准来责求百姓；见闻广博强于记忆，能言善辩口齿伶俐，是人群才智中的俊美者，但是英明的君主不以此要求自己的臣下；高傲自负轻视外物，不被世俗所玷污，这是士人中品行高尚的人，但

是治国不以此作为民风教化的标准;神妙的机关隐密闭藏,雕造起来没有痕迹,这是人的技巧中的奇妙者,但是治理国家不能以此作为百姓的生业。因此苌弘、师旷,可以事先知道祸福,言语中不会有失策的时候,却不可以和众人共同任职;公孙龙子高深的辩词折服众人,能够区别同类和异类,离析“坚、白、石”之间的关系,但是不能够让他和众人同道而行;北人无择认为舜的品行丑恶,于是自己投到清泠之渊自杀了,他的品行不能作为天下人的仪表;鲁般、墨子用木头制造飞鸢而使它飞行,三天没有落下来,但是不能够让他们和众人一起担任工匠。因此高不可攀的人,不能够作为常人的衡量标准;品行特异而常人不能够达到的,不能够作为国民习俗。提起轻重的东西能够不差铢两,圣人不会使用他,而必须悬挂在秤上加以称量;观察高下长度可以不差尺寸,英明的君主不任用他,而必须求助于测远测平的浣准。为什么这样呢?人的特殊才能不可能世代独自使用,而法度准绳能够世代相传。

故国治可与愚守也,而军制可与权用也。夫待騕袅、飞兔而驾之①,则世莫乘车;待西施、毛嫱而为配②,则终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并用之③。夫骐骥千里④,一日而通;驽马十舍⑤,旬亦至之。由是观之,人材不足专恃,而道术可公行也。乱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而诛不敢⑥。民困于三责⑦,则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⑧,故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何⑨?力不足也。故谚曰:“鸟穷则噣,兽穷则触,人穷则诈⑩。”此之谓也。

【注释】

①騕袅:千里马名。见于《原道训》“要袅”。飞兔:马名。其行若

飞，故名。

②西施：春秋时越国美女，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吴亡后，传说与范蠡偕入五湖。毛嫱（qiáng）：古美女名。《群书治要》作“络慕”。

③因所有：《文子·下德》作“因其所有”。

④骐骥（qí jì）：良马名，一日千里。

⑤驽（nú）马十舍：于大成《齐俗校释》：“十舍”当为“不舍”。《荀子》、《大戴》并云“不舍”，可证。按，以上化自《荀子》之《劝学》、《修身》篇。《大戴礼记·劝学》亦载之。

⑥“高为量”三句：化自《庄子·则阳》。《吕览·适威》所载与此相似。危为禁，王念孙《读书杂志》：本作“危为难”。危，犹高也。《文子·下德》作“危为难而诛不敢”。

⑦三责：三种责罚。

⑧干：求。

⑨何：《四库全书》本有“者”字。

⑩“鸟穷”三句：化自《荀子·哀公》。并见《孔子家语·颜回》、《韩诗外传》卷五等。噣（zhuó），鸟啄食。角（chù），古“触”字。

【译文】

所以国家得到治理可以和愚人一起持守，而军队控制住了可以把权力交给别人使用。要等待骙褭、飞兔这样的千里马才乘坐，那么世上的人便没有车子可乘；必须等待西施、毛嫱这样的美女来作为配偶，那么终身就不能成家了。然而不需要等待古代的英俊之士，而人们能够自我满足的原因，就是按照各人所具有的才能，来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骐骥奔驰千里，一天便可以到达；劣马日行十舍，十天也可以到达。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的才能是不值得专门来依赖的，而道术则是可以公开地推行的。乱世的法律，制定法规的标准很高而处罚那些达不到要求的人，增加担负的工作而惩罚那些不能胜任的人，增大困难程度而诛杀那些不敢从事困难工作的人。老百姓被三种责罚所困扰，那么便千

方百计加以粉饰而欺骗君上，运用邪术而求得豁免，因此即使有苛刻的法律严酷的刑法，也不能够禁止奸邪的发生。为什么这样呢？百姓的力量是不能够达到的。所以谚语中说："鸟儿穷困了便要相互啄食，野兽穷困了便要互相抵撞，人穷困了就要相互欺诈。"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道德之论，譬犹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1]；驰骛千里[2]，不能易其处[3]。趋舍礼俗[4]，犹室宅之居也，东家谓之西家，西家谓之东家，虽皋陶为之理，不能定其处。故趋舍同，诽誉在俗；意行钧[5]，穷达在时[6]。汤、武之累行积善，可及也；其遭桀、纣之世，天授也。今有汤、武之意，而无桀、纣之时，而欲成霸王之业，亦不几矣。昔武王执戈秉钺以伐纣胜殷[7]，搢笏杖殳以临朝[8]。武王既殁，殷民叛之。周公践东宫[9]，履乘石[10]，摄天子之位，负扆而朝诸侯[11]，放蔡叔[12]，诛管叔[13]，克殷残商[14]，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后文，非意变也，以应时也；周公放兄诛弟，非不仁也，以匡乱也。故事周于世则功成，务合于时则名立。

昔齐桓公合诸侯以乘车，退诛于国以斧钺；晋文公合诸侯以革车，退行于国以礼义。桓公前柔而后刚，文公前刚而后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权制诸侯钧者，审于势之变也[15]。颜阖[16]，鲁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币先焉[17]，凿培而遁之[18]，为天下显武[19]，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20]，又况身乎？

【注释】

①指：通"旨"，意旨。

②驰骛(wù):奔走。骛,驰。

③易:王念孙《读书杂志》:《意林》及《文选·〈月赋〉》注引此,并作“改”。

④趋舍:取舍。

⑤钧:通“均”,平正。

⑥穷达:困穷与显达。按,“故趋舍”至“在时”,化自《吕览·长攻》。

⑦钺(yuè):大斧。青铜制,盛行于商周。伐纣:王念孙《读书杂志》:《太平御览·兵部》八十四引此无“伐纣”二字。

⑧搢(jìn):插。笏(hù):古代君臣朝会时所佩记事板,用玉、象牙、竹等制成。杖:执持。殳(shū):大杖。

⑨践:踩。东宫:太子所居之宫。也用以指太子。

⑩乘石:人君登车所踏之石。

⑪扆(yǐ):指帝王宫殿上设在户牖之间的屏风。

⑫蔡叔:名度,武王之弟,封于蔡(今河南上蔡西南)。

⑬管叔:名鲜,武王弟,封于管(今河南郑州)。周公平叛后,他被杀死。

⑭残:摧毁。商:纣灭后,武王封纣子武庚于商(今河南商丘),奉祀祖先宗庙。

⑮势:时势。

⑯颜阖(hé):战国鲁人。辞币不仕。颜阖事见于《庄子·让王》、《吕览·贵生》。

⑰币:帛,礼物。

⑱培:通“坏”,屋后墙。

⑲武:许慎注:楚人谓士曰武。按,《史记·淮南衡山列传》集解引徐广云:“淮南人名士曰武。”

⑳三族:《史记·秦本纪》集解指父母、兄弟、妻子。

【译文】

道德的学说，就像日月一样，不论在长江以南、还是黄河以北，都不能够改变它的意旨；就是奔走千里之地，也不能够改变它的居处。礼俗的取舍，就像选择住室一样，东面人家称他为西家，西面人家又称呼他为东家，即使皋陶给他们评理，也不能够确定他们的位置。因此取舍相同，非议赞誉在于习俗；意旨行事均正，困穷显达在于时运。商汤、周武王积累善行，是人们能够达到的；但他们遭到夏桀、商纣的时代，则是上天授予的。现在虽有商汤、周武王的志向，而没有遇到夏桀、商纣那样的时代，而想要成就霸王的业绩，也是不可能的。从前周武王握着戈执持黄钺，讨伐商纣王并灭亡了商朝，身为天子后，让大臣插着笏板手执木杖当朝处理政事。周武王已经去世，商朝遗民和管叔、蔡叔背叛了他。周公旦踏着东宫之位，踩着乘石，执掌天子之政，背靠着扆屏而使天下诸侯国君朝拜，流放蔡叔度，杀死管叔鲜，击溃殷人武装消灭商的残余势力，天下平定，在明堂祭祀周文王，七年后周公把天子权力交还成王。周武王首先使用武力而后实行文德，不是自己心意的改变，而是要适应时势的需要；周公旦流放兄长杀掉弟弟，不是不讲仁德，而是匡正乱世的需要。所以行事能够按照世情需要就能成功，致力事业符合时代需要那么名声就能建立。

从前齐桓公乘着安车去会盟诸侯，返回国内用斧钺进行诛杀；晋文公会盟诸侯时用兵车，返回国内的时候施行礼义。齐桓公前面柔弱而后面刚强，晋文公前面刚强而后面柔弱。但是命令同样都能在天下实行、权力同样能够制服诸侯，主要对时势的变化有了清楚的认识。隐士颜阖，鲁哀公想让他为相而颜阖不愿意，哀公派人先送来礼物，颜阖掘开后墙逃离了自己的家，成为天下显赫的人物。假使遇到法家商鞅、申不害，就会刑及三族，又何况自身呢？

世多称古之人而高其行，并世有与同者，而弗知贵也。

非才下也，时弗宜也。故六骐骥、驷駃騠[①]，以济江河，不若窾木便者[②]，处势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简于行而谨于时。今世俗之人，以功成为贤，以胜患为智，以遭难为愚，以死节为戆[③]，吾以为各致其所极而已。

王子比干非不智箕子被发佯狂以免其身也[④]，然而乐直行尽忠以死节，故不为也；伯夷、叔齐非不能受禄任官以致其功也[⑤]，然而乐离世伉行以绝众，故不务也[⑥]；许由、善卷非不能抚天下、宁海内以德民也[⑦]，然而羞以物滑和[⑧]，故弗受也；豫让、要离非不知乐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⑨]，然而乐推诚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从箕子视比干，则愚矣；从比干视箕子，则卑矣；从管、晏视伯夷，则戆矣；从伯夷视管、晏，则贪矣。趋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乐其务，将谁使正之？曾子曰[⑩]："击舟水中，鸟闻之而高翔，鱼闻之而渊藏。"故所趋各异，而皆得所便。故惠子从车百乘[⑪]，以过孟诸[⑫]。庄子见之[⑬]，弃其余鱼。鹈胡饮水数斗而不足[⑭]，鳝鲔入口若露而死[⑮]。智伯有三晋而欲不赡[⑯]，林类、荣启期衣若县衰意不慊[⑰]。由此观之，则趣行各异，何以相非也？

【注释】

①驷：假借为"四"。駃騠(jué tí)：许慎注：北翟之良马也。

②窾(kuǎn)：空。

③死节：为大节而死。戆(zhuàng)：愚笨。

④佯：假装。按，"箕子"事亦载于《史记·殷本纪》。

⑤致：有成就。

⑥务：务求。按，"伯夷"事见于《论语·季氏》。《史记·伯夷列传》

详载之。

⑦许由：事载《庄子·外物》，本书《原道训》、《精神训》亦载之。善卷：事见《列子·杨朱》、《庄子·让王》。

⑧滑和：扰乱天和。

⑨豫让：事见《战国策·赵一》，《史记·刺客列传》亦载之。要离：许慎注：吴王阖闾臣。按，事见《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吕览·忠廉》。

⑩曾子：孔子弟子，春秋末鲁人，小孔子46岁。以孝著称。《汉书·艺文志》"儒家"有《曾子》十八篇。

⑪惠子：即惠施，战国宋人，名家代表人物，庄子好友。《汉书·艺文志》"名家"有《惠子》一篇。

⑫孟诸：宋大泽名。在今河南。

⑬庄子：许慎注：名周，蒙人，隐而不仕。见惠施之不足，故弃余鱼也。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者，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庄子》五十二篇。

⑭鹈(tí)胡：水鸟名。好群飞，沉水食鱼。

⑮鳣鲔(wěi)：许慎注：鱼名。按，《说文》：鳣，鱼名。皮可为鼓。鲔，《氾论训》高诱注说：大鱼，亦长丈余。孙诒让《札迻》认为，"鳣鲔"当作"蝉蜗"。"死"当为"饱"。按，蝉，即知了。蜗，同"蜩(tiáo)"，即蝉。

⑯三晋：许慎注中指"智伯有范、中行之地"。赡：满足。

⑰林类、荣启期：隐士。其事载《列子·天瑞》。衰：同"蓑(suō)"，草雨衣。慊(qiàn)：恨。

【译文】

世人多称颂古人而认为他们的品德高尚，而对同时代和古人相似的人，却不知道尊重。不是因为才能低下，而是时势不适宜罢了。因此用六匹骐骥、四匹駃騠，来渡过长江黄河，不如一个空木头方便，所处的

形势决定了这样。所以立下功业的人,对于行事很简约而对于时势很慎重。现在世俗之人,把成就功业的作为贤人,把战胜患难作为智慧,把遭受困难作为愚笨,把为节义而死作为蠢事,我认为各自都实现了自己的终极目标罢了。

王子比干不是不知道箕子披头散发假装疯狂来使自身免遭灾难,但是他却乐意正直尽忠为大节而死,因此就不采取箕子的办法;伯夷、叔齐不是不能够接受俸禄担任官职而建立他们的功名,但是乐于离开世俗保持高节而辞别众人,因此不务求官爵;许由、善卷不是不能够安抚天下、平定四海用道德感化万民,但是耻于因外物而扰乱天和,因此不接受天子之位;豫让、要离不是不知道享受家庭快乐、安抚妻儿来苟且度过 一生,但是乐意奉行真诚的行为,一定要用行动为主子献身,所以不留恋家庭妻小。现在从箕子的角度看比干,那么就是愚笨的行为;从比干的立场看待箕子,那么就是卑下的行动;从管子、晏婴的观点看伯夷,则是蠢笨至极;从伯夷立场看待管子、晏婴,那么就是贪恋富贵了。取舍不同,喜好相反,而各自喜欢自己的追求,将有谁来使他们端正呢? 曾子说:“在水中敲打船,鸟儿听到高飞空中,鱼儿听到躲藏深渊。”因此各自的趋向是不同的,都能够得到自己的方便。所以惠施带着百辆车子,路经宋国孟诸,垂钓的庄子见了,把剩下的鱼都给抛弃了。鹈胡饮水几斗还不觉得满足,进入蝉蜗口中像露珠那样多的水蝉蜗就会死去。智伯有范氏、中行氏的土地而欲望还不满足,林类、荣启期衣服像悬挂着的蓑衣一样而心中一点也不怨恨。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么他们的取舍行止是各不相同的,怎么能够相互非议呢?

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①,立节者见难不苟免②,贪禄者见利不顾身,而好名者非义不苟得。此相为论③,譬犹冰炭、钩绳也,何时而合? 若以圣人为之中,则兼覆而并之④,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飞鸟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栖焉,穴

者穴成而得宿焉。趋舍行义，亦人之所栖宿也。各乐其所安，致其所蹠[5]，谓之成人[6]。故以道论者，总而齐之。

【注释】

①重生：重视生命的人。即贵生。

②立节：树立名节。

③相：指相互对立。

④兼：北宋本原作“篆”。《道藏》本作“兼”。据正。

⑤致：达到。蹠(zhí)：愿望。

⑥成人：指保全天性之人。

【译文】

重视生命的人不会因为利益而危害自己，树立名节的人即使有危难不苟且避免，贪图爵禄的人看到利益不顾念生命，爱好名誉的人不是义行就不苟且得到。这些相互对立的观点，就像冰块和炭火、钩曲和绳直一样，什么时候能够相合呢？如果圣人对他们进行中和，那么便可以兼有万方而覆盖万物，便没有是与非的区别了。飞鸟的根本在巢窝，狐狸的根本在洞穴；巢筑成了鸟儿能够得以栖息，洞穴成了可以得到安居之所。趣向舍弃品行道义，也是人们所栖息归宿的地方。各自喜欢所安居的地方，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这就是保全天性之人。因此用道来进行评论，就可以总括而齐同它们。

治国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烦治，士无伪行，工无淫巧[1]，其事经而不扰[2]，其器完而不饰[3]。乱世则不然，为行者相揭以高[4]，为礼者相矜以伪；车舆极于雕琢[5]，器用遽于刻镂[6]；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诋文者处烦扰以为慧[7]；争为佹辩[8]，久积而不决[9]，无益于治；工为奇器，历岁而后

成，不周于用。

故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⑩。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力者，无以揜形⑪。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溢⑫，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参，无所施其善，孟贲、成荆⑬，无所行其威。

【注释】

①淫巧：过度奇巧。

②经：法规、条理。

③完：通“院”，坚固。

④揭：标榜。

⑤舆：通“舆”。《道藏》本作“舆”。

⑥遽(jù)：急。《文子·上义》作“遂”。

⑦诋(dǐ)文：诽谤。吕传元《淮南子斠补》：“诋文”当作“调文”。《群书治要》引正作“调”。

⑧佹(guǐ)：刘绩《补注》本作“诡”。

⑨决：《道藏》本作“诀”。

⑩“故神农”至“天下先”：见于《吕览·爱类》，《管子·揆度》、贾谊《新书》等也有类似记载。《吕览·爱类》高诱注：当其丁壮之年，故不耕植，则谷不丰，故有受其饥者也。

⑪揜(yǎn)：掩盖。《方言》卷六钱绎疏证：揜，与掩通。

⑫溢：《文子·上义》作“裕”。

⑬成荆：古代勇士。其事见于《吕览·论威》、《战国策·韩二》。

【译文】

治理国家的方法，国君没有苛刻的法令，官吏没有繁琐的管理，士人没有虚伪的行为，工匠没有过分的奇巧，他们的政事任责清楚而不纷扰，他们的器具坚固而不加修饰。混乱的国家就不是这样，重视品行的人相互标榜自己为高洁，推行礼节的人相互傲视而以对方为虚伪；车子极力进行雕琢，器物急于刻镂；寻求奇货的人争着得到难得的东西而作为宝物，制造诽谤之文的人处在烦扰之中反以为聪明；争着进行诡辩，长久积累而不加解决，对于治国没有任何帮助；工匠制造奇巧的器物，经历多年才能成功，对于使用没有什么合适的。

因此神农的治国法规中说："成年的男子不耕作，天下之人有因他不耕而受到饥饿的；妇女当年不织布，天下的人有因她不织而受冻的。"因此自己亲自耕种，妻子亲手织布，以此作为天下人的表率。他的引导万民，不重视难得的奇物，不使用无用的器物。因此那时耕作不努力，就没有办法用来养生；纺织不尽力，就没有办法用来掩盖形体。那么有余的和不足的，各自都归于自身。衣食之资充足富裕，奸邪之人就不会产生了。平安快乐没有祸事，而天下就会公平无欺。因此孔子、曾参，就没有必要施行他们的善政，孟贲、成荆，也没有必要施行他们的威力。

哀世之俗，以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浇天下之淳[①]，析天下之朴，牿服马牛以为牢[②]，滑[乱]万民[③]。以清为浊，性命飞扬[④]，皆乱以营[⑤]；贞信漫澜[⑥]，人失其情性。于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乱其目[⑦]；刍豢黍梁、荆吴芬馨以嚂其口[⑪]；钟鼓管箫、丝竹金石以淫其耳；趋舍行义、礼节谤议以营其心[⑨]。于是百姓糜沸豪乱[⑩]，暮行逐利，烦挐浇浅[⑪]，法与义相非，行与

利相反,虽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则车舆衣纂锦[12],马饰傅旄象[13],帷幕茵席[14],绮绣絛组[15],青黄相错,不可为象。贫人则夏被褐带索[16],含菽饮水以充肠[17],以支暑热;冬则羊裘解札[18],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19]。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20],然贫富之相去也,犹人君与仆虏,不足以论之[21]。

【注释】

①浇:浅薄。淳:通"醇",纯厚。

②牿(gù):即养马牛的圈槛。牢:养牛马圈。

③滑[乱]:北宋本原无"乱"字。据刘绩《补注》本、《文子·上礼》本补。

④飞扬:放纵,任性。

⑤营:迷惑。

⑥贞信:操守,信誉。漫澜:离散的样子。

⑦翡(fěi)翠:翡,赤羽雀。翠,青羽雀。羽毛可作装饰品。黼黻(fǔ fú):指半黑半白、半青半黑的花纹。文章:文彩。

⑧刍豢(chú huàn):指家畜。芬馨(xīn):芳香。嚂(làn):贪求。

⑨谤议:诽谤,非议。

⑩縻沸豪乱:形容极其混乱。縻,通"縻(mí)",散乱。豪,通"毫",毛。

⑪烦挐(rú):纷乱,杂乱。浇浅:浅薄。

⑫纂(zuǎn):绘。

⑬傅:通"缚",束缚。

⑭茵席:褥垫,褥子。

⑮絛(tāo)组:丝带。

⑯则夏:《初学记·人部》中、《太平御览》卷四百八十五《人事部》一

百二十六引并作“夏则”。疑北宋本误倒。褐(hè)：粗衣。索：绳索。

⑰菽：豆类之总名。

⑱解札：许慎注：裘败解也。按，札，通“折”，断分。

⑲炀(yáng)：烘烤。

⑳编户：编入户籍的平民。

㉑论：《群书治要》作“伦”。引申有比较义。

【译文】

衰败之世的习俗，用他们的巧诈虚伪，粉饰许多无用的东西。把远方的奇货看得很珍贵，把难得的财物视为珍奇，颐养生命的资财不去积累；让天下之人的纯厚变得淡薄，使天下人民的质朴本性消失干净，像圈养制服牛马一样画地为牢，扰乱了万民的天性。把清净当作混浊，使人的性情放纵任为，天下之人都处于混乱而迷惑的境地；操守信誉都全部丧失了，人们失去了他的本来天性。在这种情况下便有了翡翠羽毛犀角象牙、五颜六色的衣服彩饰用来扰乱他们的眼睛；用肥肉美食、吴楚之国的芳香佳肴来使他们贪食美味；用钟鼓管箫、丝竹金石来使他们的耳朵混乱；用取向、舍弃，品行道义、礼节谤议来迷乱他们的心意。在这种条件下百姓就像粥沸毛乱，从早到晚追逐名利，人际混乱而又浅薄，法令和道义不相一致，品行和利益完全相反，即使有十个管仲，也不能治理。况且富贵人家就是连车子也要套上彩绘的锦绣，马儿身上栓缚着旄尾和象牙，挂起帷幕铺上褥子，配上彩绘的丝带，青黄色彩互相交错，不能够描绘它的形象。贫苦之人则夏天身披粗衣腰扎绳索，吃粗食喝生水来充塞饥肠，用来支撑夏天的酷热；冬天则身穿破烂不堪的皮羊裘，粗毛短衣无法掩盖形体，而只能偎依灶前取暖。人们作为编户平民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贫富之间的距离悬殊，就连国君和奴仆，也不能够来同他们相比。

夫乘奇技伪邪施者[①]，自足乎一世之间；守正脩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饥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由发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③]，害女工者也。农事废，女工伤，则饥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能不犯法干诛者[④]，古今未之闻也。

【注释】

①奇技：新奇的技艺。伪：通"为"，从事。邪施(yí)：邪行。施，邪。

②脩理：郑良树《淮南子斠理》：当作"循理"。"循理"与"守正"义正相对。循，犹顺也。

③组：北宋本原作"俎"。《道藏》本作"组"。据正。

④干：冒犯。

【译文】

那些凭借着奇特的技艺从事邪道的人，都能自我满足一生；坚持正道依循正理不愿苟且获得的人，免不了要受到饥饿寒冷祸患的威胁，而这样却要求老百姓离开末业返回根本，这就像要开通源头而去堵塞水流一样。雕琢金石刻镂器物，是危害农事的；丝带刺上花纹彩带描绘图案，这是妨碍女工的工作。农事荒废，女工受到损害，那么这是造成饥饿和寒冷的根源。饥寒一起来到，而能够不触犯法律冒着诛杀的威胁，从古到今没有听说过。

故仕鄙在时[①]，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败军之卒，勇武遁逃，将不能止也；胜军之陈，怯者死行[②]，惧不能走也。故江河决沉一乡[③]，父子兄弟相遗而走，争升陵阪、上高丘[④]，轻足先升[⑤]，不能相顾也。世乐志平[⑥]，见邻国之人溺，尚犹哀之，又况亲戚乎？故身安则恩及邻国，志为之灭[⑦]；身

危则忘其亲戚[8]，而仁不能解也[9]。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体有所痛也。夫民有余即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扣门求水[10]，莫弗与者，所饶足也；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11]，所有余也。故物丰则欲省，求赡则争止[12]。秦王之时，或人菹子[13]，利不足也；刘氏持政，独夫收孤，财有余也。故世治则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法弗能禁也[14]。

【注释】

①仕鄙：陈昌齐《淮南子正误》：当为"仁鄙"，字之误也。"仁"与"鄙"相反，"利"与"害"相反。《本经篇》："毁誉仁鄙不立。"

②行：行列，即战阵。

③沉：王念孙《读书杂志》："沉"当为"流"，字之误也。《群书治要》引此正作"流"。

④争：北宋本原作"事"。《道藏》本作"争"。据正。

⑤"轻足"句：王念孙《读书杂志》：《群书治要》引作"轻足者先"，无"升"字。

⑥平：北宋本原作"乎"。《道藏》本作"平"。据正。

⑦灭：尽。

⑧忘：北宋本原作"忠"。《道藏》本作"忘"。据正。

⑨仁：《道藏》本作"人"。《释名·释形体》：人，仁也。

⑩扣：通"叩"，敲。求水：王念孙《读书杂志》：《群书治要》、《意林》引此，皆作"求水火"。

⑪鬻(yù)：卖。

⑫赡：《道藏》本作"赡"。庄逵吉本作"澹"，淡，少。

⑬菹(zū)子：许慎注：生子，杀菹之。按，菹，肉酱。

⑭法:《群书治要》作“刑”。

【译文】

因此仁慈卑鄙在于时势,而不在于品行;或利或害在于命运,不在于智慧。败军的士兵,就是勇士也要隐遁逃跑,将帅是不能够制止的;胜利的军队,胆小的人也能够战死在队列中,就是害怕的人也不能够逃走。因此长江黄河决堤淹没乡里,父子兄弟相互丢下而逃命,争着爬向山陵高坡、攀上山丘,步伐轻快的人先上去,不能够互相顾及。而社会安乐心意平定,见到邻国的人溺死,尚且还为他哀痛,又何况是自己的父母呢?所以人身安定那么恩惠可以施及邻近的国家,邻国有事,尽心意为它奔忙;自身危险就会忘掉他的父母,而别人也不能帮他解救。游水的人不能拯救落水之人,是因为手脚有困难的地方;被火烧伤的人不能救火,自身有疼痛之处。百姓生活有富余就会谦让,不够就要发生争夺;谦让那么礼义就会产生,争斗那么暴乱就要兴起。敲门求水喝,没有人不给予的,是因为所有的水充足;树林中没有卖柴的,湖边没有卖鱼的,是因为有富余。所以物质丰盛那么嗜欲就会减少,需求少那么争斗就会停止。秦始皇统治的时候,有人杀掉孩子作肉酱来充饥,乃是因为饥饿造成的;汉朝天子执掌天下,独身老人也可以收养孤儿,这是因为财物有剩余的缘故。所以世道得到治理小人也可以持守正理,而利益不能够诱惑他;社会混乱君子也要干起奸邪的勾当,而法律也不能够禁止。

